



清世祖五臺山入定真相



此像係大內藏本，入定時之真相，服裝寶座悉係帝王制度。

序

玉溪藥轉之什。曠世未得解人。漁洋秋柳之詞。當代已多。聚訟大抵文人感事。隱語爲多。君子憂時。變風將作。是以子長良史。寄情於貨殖游俠之中。莊生寓言。見義於秋水南華之外。古有作者。夔乎尙矣。若夫傳奇紀異。誼不附於通人。因事成書。體自屈於小說。而實則僉載朝野。爲外史之別裁。實錄見聞。非稗官之正體。如世所傳紅樓夢一書者。其古今之傑作乎。大抵此書改作在乾嘉之盛時。所紀篇章。多順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親見親聞。兩代盛衰。可歌可泣。江山敝屣。其事爲古今未有之奇譚。閨閣風塵。其人亦兩間難得之尤物。聽其溼沒。則忍俊不禁。振筆直書。則立言未敢於是。託之演義。雜以閒情。假寶黛以況其人。因榮寧以書其事。將無作有本云。滿紙荒唐。推實入虛。難得一門風雅。而且萬方玉食公子。反作閒人。千古美人。知己最難。如願墜歡。可拾如聞兒女之喁喁。長恨難填。永見山川之寂寂。繪聲繪影。入妙入微。當其始也。門蔭方濃。華年正富。無猜兩小。有約三生。鬪草焚香。大好無愁之歲月。談詩賭酒。願居不老之天。荒無如美景不長。良辰難再。及其繼也。彩雲易散。飄零快綠之花。缺月難圓。掩泣瀟湘之竹。遂使讀者。男癡女怨。暮哭朝啼。把卷如親。恍入羣花之座。掩書致想。難勝臙粉之悲。是以飛走有年。流傳幾遍。舉絳瑛之蹟。則聞者眉開。述釵黛之名。則談者口豔。通都學子。拾來千百。遺聞闔閭。蛾眉。陪卻幾多淚債。然而動情易說。求事難真。但觀百美之新圖。豈識一朝之別錄。

在作者引人入勝設謎不宣。良有苦心。誠非得已。彼蓋以冲冠一怒爲興衰種族之由。喬木三遷亦巾幗離奇之跡。於是推原過始。痛包胥之哭。秦庭指斥。禍胎恨。褒姒之燃。夏燧酸辛。無限筆墨。差陳此一因也。又以傾國在人。悟空唯色。緣一情之未泯。薄萬乘而不爲。彼重色三郎。尙死馬前。妃子多情。漢武徒懷。帳裏夫人。孰能舉念全灰。掉頭不顧。悲生憫死。成釋迦帝子之功。削髮披緇。去開國君王之號。奇情駭世。尊諱難書。此又一因也。是以變幻離奇。烘托點染。託言閨闈。爲情史之專書。假設門楣。若盛朝之名。閱其實事。非一姓大異。諸姜放眼。波濤俱是。秦淮烟水。傷心城市。忽成異代衣冠。故欲吐有必茹之情。每隱有彌言之妙。葫蘆火化。本無悶人。終古之心。假語津迷。自有抵岸回頭之日。不佞謬參正諦。剖集遺聞。由假悟真。信太上以忘情爲貴。卽隱求事。知酸淚非作者之癡。遂敢洞抉藩籬。大弄筆墨。鈞沈索隱。矜攷據於經生。得象忘言。作功臣於說部。爲知爲罪。全俟後人見淺見深。仍由讀者自笑。好爲多事。直癡人說夢之流。何妨強作解人。尋頑石點頭之趣。悼紅若在。義或庶幾。

歲在癸丑嘉平月悟真道人識於滬上

## 例言

一紅樓夢書中所隱之事。細爲繙繹。皆有可尋。故爲索隱一書。逐段將真事指出。以免埋沒作者之用心。而開後來閱者之門徑。

一全書大旨。隱寓清開國初一朝史事。故先爲提要一卷。以發其凡。

一諸家評紅樓者。有護花主人。大某山民。各種批竅導窾。固已無義不搜。然其人用心。大抵不免爲作者故設之假人假語所囿。落實既謬。超悟亦非。於書中所指何事何人。全不領悟。眞知既乏。卽對於假人假語。亦不免自爲好惡。妄斷是非。故是書流行幾二百年。而評本無一佳構。下走不敏。卻於是書融會有年。因敢逐節加評。以見書中無一妄發之語。無一架空之事。卽偶爾閒情點綴。亦自關合映帶。點睛伏脈。與尋常小說演義者不同。以注經之法注紅樓。敢云後來居上。

一諸家評本。懵然妄斷。雖難切合。然其用心處。亦自不可沒。故本書特擇其語不離宗。於書中筆法語意。有道着處者。選存一二。借以廣益集思。本評加索隱二字於前。以示區別。餘則採某家者。則書其標題首二字。如大某山民。則曰大某評。護花主人。則曰護花評之類。以存其名。而標其異。衆僧說法。或得參解上乘。

一本評於事實攷證未精。參詳未確者。概弗妄列。有異聞。有歧說。有疑義。並著而出之。亦注經

攷史法也。

一事無可攷者。間亦評論其文。敷陳其意。於全書大小結構。及一切語言動靜。穿插照應。均爲一一指出。方不負作者當日經營慘淡之苦心。

一書中有脫略者。有偶誤者。有故意矛盾者。亦均揣作者之本意。爲之揭明。以免羣聲妄吠。

一。是書雖名索隱。然書中隱事有不可直道者。亦用曲筆以傳之。蓋不忍負作者之用心。明忌諱。存忠厚而已。

MG  
F207.411  
11

# 紅樓夢索隱

##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
| 第二回  |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
| 第三回  | 託內兄如海薦西賓 | 接外孫賈母恤孤女 |
| 第四回  |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
| 第五回  |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
| 第六回  |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
| 第七回  |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 赴家宴寶玉會秦鍾 |
| 第八回  |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
| 第九回  |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 噴頑童茗煙鬧書房 |
| 第十回  |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
| 第十一回 |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
| 第十二回 |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

目錄

A511342



3 1238 1911 6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第十五回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餽頭庵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識語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豔曲警芳心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怕惹相思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冢黛玉泣殘紅



-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雲軒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攬翠庵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昏齡畫藩癡及局外  
 囚麒麟伏白首雙星  
 百恥辱情烈死金釧  
 小肖種種大受答撻  
 銷裏錯以錯勸哥哥  
 更金鸞巧結梅花絡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第四十六回

蘼釵人難免蘼釵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第四十七回

獸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膾

第五十回

蘆雪亭爭聯卽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鐔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綵斑衣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第五十七回

慧紫鶯情詞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聾

-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墮鶯叱燕
-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賊
- 第六十二回 愁湘雲醉眠芍藥裯
-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姐
-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癡情歸地府
-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擊卿思故里
-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 絳雲軒裏召將飛符
-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 獸香菱情解石榴裙
- 死金丹獨豔理親喪
- 浪蕩子情貽九龍珮
-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 |       |          |          |
|-------|----------|----------|
| 第七十三回 | 癡丫頭誤拾繡春囊 | 懦小姐不問釁金鳳 |
| 第七十四回 |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 |
| 第七十五回 |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
| 第七十六回 |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
| 第七十七回 | 俏丫鬢抱屈天風流 |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
| 第七十八回 | 老學士閒徵婉孌詞 | 癡公子杜撰芙蓉詠 |
| 第七十九回 | 薛文起悔娶河東吼 | 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
| 第八十回  |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 王道士胡謔妬婦方 |
| 第八十一回 |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
| 第八十二回 |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 病瀟湘癡魂驚惡夢 |
| 第八十三回 |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 鬧閨闈薛寶釵吞聲 |
| 第八十四回 |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
| 第八十五回 | 賈存周报陞郎中任 |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
| 第八十六回 | 受私賄老官翻案牘 |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
| 第八十七回 | 感秋聲撫琴悲往事 |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

- 第八十八回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第九十回 失棉衣貧女耐噉嘈  
 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買家門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第九十五回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第九十六回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癡情  
 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怨  
 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警幽魂  
 第一百二回 寧國府骨肉病災履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鮑影杯弓顰卿絕粒  
 送菓品小郎驚叵測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水月庵掀翻風月案  
 失通靈寶玉知奇禍  
 以假混真寶玉瘋癲  
 洩機關擊兒迷本性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閨邸報老舅自擔驚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散花寺神籤占異兆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 |        |          |          |
|--------|----------|----------|
| 第一百三回  |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 味真禪雨村空遇舊 |
| 第一百四回  | 醉金剛小鰍生大浪 | 癡公子餘痛觸前情 |
| 第一百五回  |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 驥馬使彈劾平安州 |
| 第一百六回  |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
| 第一百七回  | 散餘資買母明大義 |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
| 第一百八回  |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
| 第一百九回  |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
| 第一百十回  |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 王鳳姐力緝失人心 |
| 第一百十一回 |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
| 第一百十二回 |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
| 第一百十三回 | 鐵宿冤鳳姐託村嫗 | 釋舊恨情婢感癡郎 |
| 第一百十四回 | 王熙鳳歷劫返金陵 |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
| 第一百十五回 |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
| 第一百十六回 |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
| 第一百十七回 |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

---

第一百十八回  
第一百十九回  
第一百二十回

挾微嫌舅兄欺弱女  
中鄉魁寶玉卻塵緣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警謎語妻妾諫癡人  
沐皇恩買家延世澤  
賈雨村歸結石頭記

---

紅樓夢索隱



# 紅樓夢索隱提要

紅樓夢一書。海內風行。久已膾炙人口。諸家評者。前廢後續。然從無言其何爲而發者。蓋嘗求之。其書大抵爲紀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爲時忌諱。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變例出之。假設家庭。託言兒女。借言情以書其事。是純用借賓定主法也。

全書以紀事爲主。以言情爲賓。而書中紀事不十之三。言情反十之七。賓主得毋倒置。不知作者正以有不敢言。不忍言之隱。故於其人其事。一念唯恐人不知。又一念唯恐人易知。於是故作離奇。好爲狡猾。廣布疑陳。多設閒文。俾閱者用心全注於女兒羅綺之中。不復暇顧及它事。作者乃敢乘人不覺。抽毫放膽。振筆一書。是又善用喧賓奪主法者。明修暗渡。非尋常文家之能事已也。

開卷第一回中。卽明言將眞事隱去。用假語村言云云。可見鋪敘之語。無非假語。隱舍之事。自是眞事。兒女風流。閨帷繡瑣。大都皆假語之類。情節構造。人物升沈。大都皆眞事之類。不求其眞。無以見是書包孕之大。不玩其假。無以見是書結構之精。作者雖意在書事。而筆下則重在言情。若不從情字看去。便無趣味。况無論爲眞爲假。其事皆由一情字發生。故閱者又當以情爲經。以事爲緯。

全書百二十回處處爲寫眞事。却處處專說假語。其正事正文。或反借閒筆。襯筆中帶出。或從閒雜各色人口中道出。是書本爲寶黛諸人作傳。其鋪陳家事。安插外人。不過視爲餘情點綴。豈知所謂正事正文者。大半卽流露於此。例如秦可卿之喪儀。劉老老之入府。賈元春之歸省。與寶黛諸人無涉。而當時之遺聞逸事。在焉。所謂借閒筆襯筆中帶出者。是也。又如倪二之醉言。焦大之嫖罵。賈璉乳母趙嬖嫖之絮語。又與兒女風情無涉。而當時之盛衰時況。見焉。所謂借閒雜各色人口中道出者。是也。(詳解均見分卷)

看紅樓萬不可呆板大抵作者胸中所欲言之隱。不過數人數事。若平鋪直敘。只須筆記數行。卽可了此公案。尙復有何趣味。惟將眞事隱去。演出一篇大文。敘述賈府上下幾三百人。煞是熱鬧。然本事固甚有限。以假例眞。儻拘拘一事一人。僵李代桃。張冠不得李戴。則全書不但人多無著。而且顛倒錯亂。牽合甚難。作者惟以梨園演劇法出之。說來方井井有條。亦復頭頭是道。蓋上下數百人中。不必一一派定腳色。或以此扮彼。或以彼演此。或數人合演一人。或一人分扮數人。或先演其後。半部再演前半部。或但用之此一場。卽不復問其下一場。如此變動。不居乃見。若大舞臺中佳劇。迭更名伶。百出無擁。擠複雜之病。不然粉墨借登。崑簫奏雖作者亦以人多爲患矣。

書中正寓夾寫。比賦兼行。大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不善讀者。一落迹象。謂寶黛實有其

人榮寧實有其地。刻舟求劍。便不足與言。紅樓夢。然全書行間字裏。亦自有其事。其人若一談玄。謂百二十回。一切皆子虛烏有。亦甚非紅樓之真知已也。天下解人最難。如是如是。以大學中庸講紅樓。期期不敢奉教。然作者實有得於經旨處。其美刺學詩其書法學春秋其參互錯綜學周易其淋漓痛快學孟子。

書中最重命名之義。一僮一婢。姓名皆具精心。況全書總名。更非漫然。著筆者其關合事實得絃外音。如是書原名情僧錄。天下因情而僧者。本不一。若出之富貴之家。金玉之質。則古今曾有幾人。此一可思也。其書又名石頭記。夫寶玉本無其人。通靈安有其玉。石頭一說。更從何來。其稱石頭者。大抵爲記石頭城之事。此二可思也。又名金陵十二釵。明言金陵。明言十二釵。則地屬江南。人爲閨閣。本有其事。實有其人。更爲明確。此三可思也。又名風月寶鑑。言風月則非閨門之常度。可知言警鑑。則寓箴規之大義。可想孰能當此事。甚離奇。此四可思也。其通稱之名曰紅樓夢。紅樓夢三字。出之太虛演曲中。實括全書大旨。故以爲名。是名殆有二說。自情僧言之。羅綺幾時。黃梁易熟。空山回首。一片平蕪。此專重一夢字對事實而言。一說也。自諸女子言之。本出風塵。致身貴顯。青樓未遠。好夢難全。此專以紅樓對青樓而言。又一說也。兼採二說。則事在其中矣。本此五者求之於全書大旨。思已過半。

人讀書忘目。不復措意及此。故至今不知何指。如第三十回目中。忽言椿齡三十一回目中。忽言白首。皆有意露洩春光處。不然求之本回書中。殆不可解。故閱者疑爲舛誤。其然豈其然乎。

(詳解見後)

作紅樓人必善作八股文。其全書皆剽詞造意。點題處。不過數語而已。

作紅樓人必善製燈謎。全書是一總謎。每段中又含無數小謎。智者射而出之。

全書中詞曲詩文謎語。皆關合事實者爲多。非漫然爲諸兒女作代筆。亦非故爲讖語爲假設之人卜身世也。

書中以葫蘆廟開始。是作者狡猾處。言將真事隱去。全裝天下後世於悶葫蘆之內也。然書中於士隱未去之頃。又言廟被火焚。火化葫蘆。可見作者用心。不過假設迷藏。仍留一線光明。出入於悶葫蘆之外。特閱者自墮情網。不復問咫尺。天中尙有何事。葫蘆深處尙有何人。是以迷障相傳。全不知作者本意。是非葫蘆之過。但打破葫蘆者無人耳。

書中又言賈雨村入迷津。始終不能渡過。作者蓋預知後世閱者必爲其假語所惑。終身不悟。故特著此筆言真事。雖在葫蘆之外。假語却引入迷津之中。誤盡天下多少聰明作書人。得無罪過。

偌大一部文章。處處傳事傳神。皆如親見親聞。無絲毫乖舛疎漏處。是妙在善用一實字。而其

流露正文。將伸復縮。全如蜻蜓點水。不脫不黏。又妙在善用一虛字。書中字字有來歷。是妙在善用一合字。處處寫影寫神。不著一重筆。不下一實筆。是又妙在善用一離字。虛虛實實。離離合合。乃演出一部神奇不可測之紅樓夢。

書中開口便言當日所有之女子。其行止識見。皆出我之上。又言閨閣中歷歷有人。又言亦可使閨閣昭傳。又言不過幾箇異樣的女子。又言半世親見親聞。這幾箇女子。可見作者用心。全爲當日異樣諸女子。作傳諸女子之行止識見。不必全軌於正。而其人皆由至賤以致極貴。或戀故主。或念故夫。雖曰不奇。有所不可作者。親聞親見。知爲千古所無。不能不記其奇。以告後世。然若而人者。謂之正。不可謂之邪。亦不可故第二回書中痛言正邪兩賦之理。偏重於優娼。僧道一流。此卽所謂異樣。所謂出人之上者也。無此諸女子。便無此情僧。亦無此種族興亡之世界。作者於此。有驚奇有隱痛。故專重諸女子立言。爲毀爲譽。殆有不能自定者。固亦傷心之作也。

是書成於悼紅軒中。曹雪芹先生增刪五次。此書中所明言者。雪芹爲世家子。其成書當在乾嘉時代。（書中明言南巡四次。是指高宗時事。在嘉慶時所作可知。）於明季清初諸女子事。隔百有餘年。斷難親聞親見。意者此書但經雪芹修改。當初搆造。另自有人。開卷第一回前半所言。乃初搆者一篇自敘。事係親聞親見。故有味乎其言之。揣其成書。亦當在康熙中葉。必及

見聖祖一朝之盛。乃云蘭桂齊芳。當順康之時。入關未久。天下文網尙不甚密。是書原本。豈不  
免有直率疎漏處。至隆乾朝事。多忌諱。檔案類多修改。聞內閣尙有未經改之檔案。光緒中  
人猶見之。紅樓一書。內廷索閱。將爲禁本。雪芹先生勢不得已。乃爲一再修訂。俾愈隱而愈  
不失其真。雪芹爲紅樓功臣。繪像當凌烟第一。然亦必當初原本。結構不凡。後來人乃肯爲盡  
力考史事者。不可不於馬遷二十餘人外。爲別龕以祀兩君也。

然則書中果記何人何事乎。請試言之。蓋嘗聞之京師故老云。是書全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  
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相傳世祖臨宇十八年。實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傷過甚。遁  
迹五臺。不返。卒以成佛。當時諱言其事。故爲發喪。世傳世祖臨終。罪已詔書。實卽駕臨五臺。諸  
臣勸歸不返。時所作語語。罪己其懺悔之意深矣。五臺有清涼寺。帝卽卓錫其間。吳梅村祭酒  
所爲清涼山讚佛詩四章。卽專爲世祖而發。廉親王允禩世子著目下舊見。載世祖七絕一首。  
末句云我本西方一衲子。黃袍換卻紫袈裟。近人清宮詞內。有清涼山下六龍來之句。皆咏此  
事。又一說世祖出家在天泰山。爲京西三山之一。都人有山前鬼王山後魔王之諺。魔王謂卽  
世祖。衆口一詞。流傳不禁。剃度時作詩數章。傳本不同。有來時鶴突去時迷。空在人間走一回。  
又百年事業三更夢。萬里江山一局棋等句。又我本西方一佛子。緣何流落帝王家。與目下舊  
見中所載小異。均爲世祖出家之證。康熙之世。聖祖屢幸五臺。並奉太皇太后而行。皆有所爲。

雖不死於兵。而瀕死於病。姬凡侍藥不閒。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卒。其致病之繇。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詳辟疆憶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傷。實堪令奉倩安仁閣筆也。

按此雖言琬死。而又特書其致死之由。與久病之狀。隱微難悉。傳誌向無此例。皆是特筆。有兵得我一語。則其言外之意。隱約可思。又嘗見辟疆詩中。往往寓小鳥雙棲。大鵬奪去之概。則是小琬未死。被奪於兵。蓋可見矣。

董妃卽小琬。雖不見於記載。然以張之傳冒之詩證之。已微露其意。今欲考信。全在紅樓夢一書矣。故紅樓夢爲史家秘寶。

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四首。所言皆帝王之事。內有陛下萬年壽。妾命如塵埃之語。又有南望倉舒墳。掩面添悽惻。戒言秣我馬。遨遊凌八極之語。又有長恐乘風去。舍我歸蓬萊之語。可見爲妃死出家者。而作不言所指。是當時忌諱。不敢明言。且自古無悼亡遁世之帝王。可見確爲清世祖而作。又第一首有云。玉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兩切董姓。又可見確爲董妃。而作董妃之爲小琬。不但冒詩張傳足證。梅村題董小白像紋中。語言含蓄。已見一斑。其詩中又云。相思千里草芊芊。此千里草字。卽與讚佛詩可憐千里草一聯相對。照兩用隱語指一人也。且末章云。墓門深更阻侯門。忽以侯門與墓門並言。意復側重。可見琬本未

死。深在。侯。明。益。信。爲。董。妃。卽。宛。之。證。詩。中。可。證。者。尙。多。不。克。盡。舉。分。卷。詳。之。梅。村。稱。爲。詩。史。信。然。信。然。

又。屈。大。鈞。道。援。堂。集。大。都。宮。詞。未。首。煞。尾。云。更。聞。喬。補。國。愁。絕。綠。珠。篇。綠。珠。一。言。亦。指。小。琬。被。奪。事。可。見。一。種。流。傳。久。而。未。絕。其。事。始。不。誣。也。梅。村。題。董。白。小。像。序。中。一。則。曰。時。遇。漂。搖。再。則。曰。奔。迸。流。離。中。數。語。忽。曰。苟。君。家。免。乎。勿。復。相。顧。其。詞。閃。爍。與。張。明。弼。小。琬。傳。語。意。略。同。傳。中。有。寧。得。我。而。釋。君。一。言。更。可。爲。小。琬。被。擄。實。證。梅。村。題。像。詩。云。鈿。盒。金。釵。渾。拋。却。高。家。六。馬。在。揚。州。然。則。小。琬。之。虜。殆。先。爲。高。傑。所。得。耶。韓。元。山。輓。詩。云。繭。絲。久。待。方。成。匹。紈。扇。無。緣。得。聚。頭。又。白。楊。未。種。俱。消。歇。何。處。春。風。燕。子。樓。其。語。意。中。但。有。室。邇。人。遠。之。悲。決。無。玉。碎。香。消。之。感。強。名。爲。輓。實。僅。弔。辟。疆。耳。當。日。名。流。人。人。弄。筆。殆。有。意。爲。後。來。考。信。地。也。

梅。村。題。董。君。團。扇。詩。云。半。折。秋。風。還。入。袖。任。他。明。月。自。團。圓。二。語。正。喻。夾。寫。頗。以。小。琬。齒。長。入。宮。爲。納。之。者。羞。又。以。他。人。聚。首。爲。辟。疆。羨。妬。又。古。意。六。首。之。一。云。珍。珠。十。斛。買。琵琶。金。谷。堂。深。護。絳。紗。掌。上。珊。瑚。憐。不。得。卻。教。移。作。上。陽。花。以。金。谷。喻。水。繪。詩。意。尤。爲。明。顯。漁。洋。山。人。題。冒。辟。疆。妾。圓。玉。女。羅。畫。三。首。之。二。末。句。云。洛。川。森。森。神。人。隔。空。費。陳。王。八。斗。才。亦。爲。小。琬。而。作。圓。玉。者。琬。也。玉。旁。加。以。宛。轉。之。義。故。曰。圓。玉。女。羅。羅。敷。女。也。均。有。深。意。神。人。之。隔。又。與。死。別。不。同。陰。全。書。爲。演。情。僧。之。事。故。端。端。注。意。鋪。敘。寶。玉。黛。玉。二。人。二。人。者。以。寶。玉。況。情。僧。以。黛。玉。況。妃。子。



也。故書中敘二人之事獨詳其餘諸人或數十見或十數見或三五見或一二見或數言擦過即不復見。全視其與寶黛有無關涉以爲疎密繁簡。作者毫無容心。故讀是書者自當以寶黛爲主。餘人爲賓。其以釵黛並衡者殆不知本義者也。

寶玉命名。非云自寶。言能寶愛此玉而已。玉指黛玉。即暗指小琬。（書中凡言玉大半皆用此例）寶玉一生見玉則明。離玉則暗。得玉則生。失玉則死。若專爲此玉而來者。故曰寶玉。書不以玉名而名石頭記者。殆以蘊璞不完喻小琬出身之賤而已。

黛之爲言代也。言以此人代小琬。

書中代情僧者不止寶玉一人。而寶玉爲大主腦。代小琬者不止黛玉一人。而黛玉爲大主腦。故全部中凡演二人必格外留意。一出場一開口一擡步處處皆以全神灌注。寫來迴不猶人譬之劇場。斯爲正腳。不能不令觀者矚彩也。

以寶玉演情僧。故時有與世祖關合處。作者雖不敢明露。然而帷燈匣劍。既蘊其光。馬跡蛛絲。自得其緒。如世祖臨字十八年。寶玉便十九歲出家。世祖自肇祖以來爲第七代。寶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昇天。又恰中第七名舉人。世祖謚章寶玉。便謚文妙。文章兩字可暗射也。不然和尚何必有謚。舉人亦安得賜謚。皆作者有意點醒處。

居寶玉於怡紅快綠。紅綠字樣。殆隱藏一青樓之青字。董白之白字。（小琬名白）曰怡曰快。以

見至尊所樂固在此也。名寶玉曰富貴閒人，富食萬方，貴有萬乘人，而至此斷不能閒。偏偏好作閒人，以見情僧性情自與人異。半閒宰相關麟，可娛天寶君王打鼓，是職作者命筆，殆有諷乎。

寶玉遇賈政書房，必先下馬，殆入朝則下過關，則趨之義。王者之制世子之禮也，非仕宦家所恆有。

寶玉畏政老如虎，可見周公負屨時，至尊有芒刺在背之苦。故名王死後，爵祿不終。寶玉生而啣玉，亦對照世祖生有瑞應而言，隱示非常人之意。

寶玉名玉，故其一輩人皆從玉。玉旁實一王字，蓋隱指諸王而言也。諸王因寶玉得王，則寶玉爲諸王首，其人可想。

世祖上侍文皇后，寶玉上侍史太君，文史一義亦暗射法也。

世祖頂髮高起，餘髮四圍，若前朝天生異相書中一再敘寶玉之髮，辮四圍，總結於頂心，亦隱指世祖與相處言髮辮，並以見其爲滿人也。

寶玉與世祖關合處甚多，分見各卷，不復詳舉。大抵皆幾微離合，迷離恍惚，不甚明顯。作者恐人不悟，故又有放膽明露處，名義顯然，特闕者不加察耳。如寶玉之伯名赦，（雖從文旁，人斷無以赦名者，取其音耳。）配邢夫人，父名政，配王夫人，總括言之，則爲赦爲邢爲政爲玉，直言

攝行政王四字而已。赦政在寶玉伯與父之間。攝政在世祖叔與父之間。兩相對照無不恰合。其後赦被革爵政又復職皆事實也。且順治初年攝政實有皇父之稱。雖檔案經後來修改。聞蔣氏東華錄中頗記其實。今王氏本則改稱皇叔父矣。惜蔣爲禁本難得。而內閣所藏順治初年殿試冊卷其中尙多有書皇父攝政王且單擡出格者。此亦徵文考獻者不可不知者也。

寶玉不讀書而文采甚茂。是言聖人天稟聰明處。世祖優於文學與寶玉正同。

寶玉一生兒女情深。不喜談家國正事。大有不重江山重美人之意。處處爲情。借張本。

寶玉與蔣玉函若卽若離。是一是二。蔣玉函者將玉函也。函者藏也。言此美玉他人不得而有。獨此人能蘊積藏之。金屋貯之以紫檀爲匣。可謂函之固矣。（玉函住紫檀堡）侯門似海。從此蕭郎大有爲。冒氏子慨乎言之之概。恐人不悟。故又以襲人嫁玉函以見佳人之終屬沙叱利也。襲人亦指小瓊不可不知。（解見後）

寶玉與北靜王若卽若離。是一是二。當開國時西南尙擾。惟北方大定。故曰北靜寶玉獨見重於北。是指開國時局勢而言。

寶玉與秦鍾若卽若離。是一是二。秦鍾猶言情鍾也。秦鍾眷智能不過三日。寶玉眷妃子已逾數年。然三日之情便爲情死。視寶玉之出家爲何如是。言情之過於寶玉者。作一陪客。一說

以秦鍾喻寶玉。以智能喻鳳姐。乃暗指叔嫂之事。非也。智能之說。殆推小琬。讀張明弼小琬傳。可以知小琬之智與能。書中譏叔嫂之事。意並不在寶玉鳳姐也。

寶玉與柳湘蓮。若即若離。是一是二。柳湘蓮言花柳相憐也。湘蓮心腸過冷。故號冷二郎。與寶玉之熱。正是反對。以尤三姐之美。珍瓊求之不得。獨見柳生憐。以身相許。湘蓮應如何愛重。而視之在有意無意之間。因一語。包羞便思捐棄。故人不如故。劍離合太易。棄取太輕。必俟三姐飲劍於前。當時殉烈。乃復知惜。知悔。以出家報之。跡其一生。全由心冷。雖同一遞世。然視寶玉之出家。爲何如是。情之不及。寶玉者。又作一陪客。

爲寶玉多延陪客。多分化身。乃易混人耳目。又以見富貴多姬。人出世之難。故爲奇特。書中寫寶玉。亦有時兼指辟疆。作者以若許人。寫若許事。全不拘定某之爲某。所謂梨園演劇法也。

寶玉關合情僧。處處可見。黛玉之與小琬。其關合處尤多。請言其略。如小琬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綠之意也。小琬書名每去玉旁。專書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專名玉。平分各半之意也。且小琬蘇人。黛玉亦蘇人。小琬在如皋。黛玉亦在揚州。小琬來自鹽官。黛玉來自巡鹽御史之署。巡鹽御史卽爲鹽官二字。謎語趣甚。書中用謎語者甚多。小琬入宮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祇十三。餘恰得小琬之半。老少相形。抑亦諺矣。不特此也。小琬愛梅。故黛玉愛竹。

小琬善曲故黛玉善琴小琬善病故黛玉亦善病小琬癖月故黛玉亦癖月小琬善裁種故黛玉愛葬花小琬能烹調故黛玉善裁翦小琬能飲不飲故黛玉最不能飲小琬愛聞異香故黛玉雅愛焚香小琬熟讀楚詞故黛玉好擬樂府小琬愛義山集故黛玉熟玉溪詩小琬有奩豔集之編故黛玉有五美吟之作小琬行動不離書史故黛玉臥室有若書房且小琬游金山時人以爲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號瀟湘妃子瀟湘妃子之義實從江妃二字得來不然閨人斷無以妃自名名人者蓋有本也況小琬實爲貴妃故黛玉不但有妃子之稱且現妃子之服又小琬著西洋襪紅衫人驚絕豔故瀟湘窗積獨言茜紗均有意關合處也（小琬事均見影梅菴憶語）

小琬姓千里草黛玉姓雙木林天然絕對巧不可階且黛玉之父名海母名敏海去水旁敏去文旁加以林之單木均爲梅字小琬生平愛梅庭中左右植梅殆遍故有影梅菴之號書中凡言梅者皆指琬也

小琬與黛玉均善病工愁大有西冷美人之態故曰顰顰故曰妃子

小琬一見辟疆便曰異人異人黛玉一見寶玉便吃一大驚亦是有意映照

小琬以母喪回姑蘇黛玉以父喪回姑蘇小琬教冒氏幼子讀詩黛玉教薛氏稚妾學詩亦是映帶筆墨

寶黛以中表之親。當兩小之年。不甚遠嫌。庶無不可。然初見。卽同起居。至年長入園。仍復把袂牽衣。捫手捉臂。似失大家規範。不知書中所影之人。本爲伉儷。故不傷禮。若呆呆看去。則紅樓直爲亂禮之書矣。

書中寫寶黛情況。在兄妹夫婦之間。忽從鳳姐口中。道出相敬如賓四字。明是露龍一爪作者。殆冒險嘗試。然故出諸不通文義人之語言中。又可瞞過閱者。猾狡殆無倫比。

唐人爲太真傳。樂天譜長恨歌。君王妃子之深情。當時並不以爲諱。何等大方痛快。至後世事多忌避。故天下皆不敢明言。變例爲書。適成佳構。寶黛名滿天下。傳之後世。人人豔而稱之。若當時按實立言。恐反無此美滿之筆。

寶黛好處。全在作爲未娶未嫁。若已娶已嫁。因多妻。互爭名分。雖切事實。然便乏味不足觀矣。黛玉針對小琬爲全書之主人翁。故寫得格外矜重。然小琬事蹟甚多。又爲兩嫁之婦。斷非黛玉一人所能寫盡。故作者又以六人分寫之。紅樓夢好分人爲無數。化身以一人寫其一事。此其例也。六人爲誰。一秦可卿。二薛寶釵。三寶琴。四晴雯。五襲人。六妙玉。

秦可卿爲人溫婉。得上下歡心。賈母以下兩府諸人。無不相憐相愛。賈珍夫婦。尤覺佳婿勝於佳兒。小琬之在宮中。人人悅服。太后眷之尤篤。故追封之詔。以得懿旨爲詞。世祖所爲。董妃傳中。敍妃事甚悉。均有與可卿相似處。妃之死後。宮人有欲以身相殉者。則寶珠一流人也。

小琬不得爲后。搃鬱而死。死後乃追封爲端敬皇后。故世祖所爲傳中。推美甚至。皆爲追封。張本紅樓夢。敘可卿才德亦從賈珍口中竭力道出。亦正爲重其喪儀也。溢美過情。事或相類。第十三回。死封龍禁尉一段。卽爲董妃贈后。而作不然。禁尉一職。妻封僅五品。宜人耳。何以鄭重書之。寫得如此密密層層。熱熱鬧鬧。直與辦理大喪無異。其後史太君之殯。遜此遠甚。正可見董妃之喪。當時因世祖過悼。故爲隆重。其儀奢侈。其費世祖罪已詔中。深以爲悔。卽言其喪踰濫。不經宜作者之染以濃筆也。

二說小琬因不得封。更多疑謗。自裁而死。故世祖痛悼。至於出家。紅樓書中。明言可卿病瘵。而第五回中。畫一美人懸梁。後來百十一回中。鴛鴦殉主時。獨見可卿在前。又似縊鬼作導。作書人於宮闈隱事。亦難深悉。故恍惚迷離。兩存其說。亦史家存疑法也。（清人集中亦有謂琬爲高傑所得。不得其死者。自縊一說。有由來也。）

又一說董妃妹貞妃。因世祖之去。自縊明貞。故康熙中特謚爲貞妃。鴛鴦所見。殆貞妃非小琬也。其說亦當。

紅樓夢萬萬不能以禮法繩者。如寶玉之與可卿。尤須活看。但就書中行輩而論。則可卿分爲姪婦。年歲雖長。然豈便登牀安能入夢。唯所指本君王妃子。固自無傷。以乖倫亂禮。目之是不善讀紅樓者。

寶釵在書中爲黛玉勁敵。而作者則不甚注重。但借以明正位。有人而已。然亦有一二處隱喻小琬者。小琬好焚蓬萊香。手製百丸。稱爲閨中異品。（見影梅菴憶語）寶釵冷香丸之製。卽由此脫胎。況釵號曰蘅蕪。若蘅蕪者。蘼蕪之屬也。古樂府採蘼蕪之詩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小琬之與情僧恰合此兩言。境地作者借寶釵一發。殆有慨乎其言之。紅麝串一說。當亦是琬娘常御之品。特言爲宮中所賜。其物可見矣。小琬肌膚香白。不類常人。作者旣一寫其香於黛之袖。又一寫其白於釵之臂。分傳其事。可見琬娘之美。本兼人可卿。又有兼美一名。亦是點睛之筆。

寶釵亦有時寫陳圓圓。因薛蟠類及之也。亦有時寫劉三秀。因周瑞家順帶之也。不可拘看。寶琴事蹟甚少。但云嫁梅翰林。又云手折紅梅。梅指影梅。當喻小琬嫁辟疆以前事。小琬未嫁時。游踪甚廣。楚越間屢泛蘭橈。書言寶琴幼隨父商。（小琬母死亦隨父）多歷山川異國。卽隱以指此。且小妹懷古之作。多藏古美人名。與小琬奩豔一編。專集古今閨秀者。亦相對照。作者於小琬一聞一事。無不借人以傳。是欲人作面面觀也。

晴雲爲黛玉影子。實亦卽小琬影子也。其性情剛婉。不必盡同。而情僧無緣。則與黛同。懺晴雲喻小琬處。最重在病中出園一事。清世家法。自妃以下。均不得死於宮中。視病危時。卽移之。苦祥房內。以待其斃。晴雲被逐出園。逾夕卽死。其被逐不過爲死之張本。不必默看。惟死時則明。



在園外矣。毓麟一室寂寞無人想見。吉祥房之慘狀。以妃愛眷之隆。而身賤不得爲后。其下場仍不出此作者殆深爲致惜歟。

襲人服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賈母。服侍寶玉時。心中眼中只有寶玉。此兩言似美。其用心之專。然天下之善改節人。隨時變志。何莫非由此而失。襲人嫁玉函。大抵一心亦只有玉函。畫雖未言而歇後可想。風塵中最多此類行。逕以琬之卓卓而亦不知所專在。冒氏則情深。在宮闈則恩重艱難一死兩負。夫君以花大姐稱之。見其究不免爲倚門人物而已。

寫襲人其先愈不能舍寶玉。愈足見其後來之無恥。小琬別辟壘時。是何情況。作書人殆不免想像存之。

妙玉似小琬處。但工於烹製杯茗一事而已。然其自命過高。終歸不潔。亦正合小琬前後身分。但其大段仍指圓圓。故關合琬處較少。

分寫小琬者七人。人各得其一體。而輕重濃淡。及抑揚褒貶。七人亦各不同。大抵七人之中。以黛玉專寓美。以寶釵專寓刺。以晴雯專寓美。以襲人專寓刺。以寶琴專寓美。以妙玉專寓刺。可卿則美刺兼之。千古美人作者不肯輕放一步。分合軒輊處。煞費苦心。

寶黛之婢。命名均有深意。襲人言襲人之巢。以得此人也。指來時而言晴雯。言晴天一霹靂也。指死時而言雪雁。言南人之在北也。指人地而言紫鵑。言帝子善啼血也。指情況而言均。暗合

事實無一閒筆。

紅樓夢敘諸女子。除釵黛數人外。惟四春姊妹最有關係。四春姊妹。蓋合沉陳圓圓一人者也。圓圓名沉。號圓圓。本玉峯哥妓。傳者所謂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者。（見陸士雲圓圓傳）明末時爲田貴妃父田宏遇所得。（鈕氏觚賸則謂爲周后父所進。後歸田氏）以思陵憂國。進之宮中。未久。旋出書中。蓋以元春入宮未久。卽歿。況其初一步也。圓圓後歸吳三桂。留京師。適李自成入京。爲其帥劉宗敏所得。以賊黨之貪淫昏暴。圓圓亦曲意事之。書中又以迎春誤。況其第二步也。自成敗走。圓圓仍隨三桂。以行。開藩滇南。卒以不返。書中又以探春遠嫁。況其第三步也。三桂建號。圓圓知不能久。遂請於三桂。削髮爲尼。三桂爲之築園以居。三桂死後。不知所終。書中蓋以惜春出家。仍居園內。況其末一步也。作者於小琬之外。最注意圓圓。爲其爲種族之禍所由起。故亦以數人分寫。蓋重之也。

元春名元。旣寓沉之半形。又兼圓之全音。其指圓圓最顯。恐人覺悟。故云生於元。且又加一春字。以別之。露尾藏頭。作者慣技。

一說。睿王妃死。用御寶追封其妃爲正宮元妃。故書中持著元妃二字。義或兼有。

元春入宮時。先有所謂周貴妃者。周字上半隱含一田字。言圓圓因田貴妃以進身耳。一說。崇禎后爲嘉定伯周奎女。圓圓卽奎所進。故先有周娘娘其人。此說亦當。

自成在京時。三桂疑圓圓已死。故書中有因訛傳逝一段文字。迎春稱二木頭亦自有說。傳者謂圓圓身事三桂而心忠於桂王。兩桂繫心故云。二木說亦有致。

迎春被孫氏子虐。蓋以赦老欠債故。孫氏子殆冀得財者也。自成搜括京師。宏遇被刑最重。一說宏遇被虐之日。圓圓雖受聘尙未適吳。仍在宏遇家。其同時遭遇荼毒亦可想見。中山狼蓋斥自成也。

一說逼必隆尙格格（卽郡主）曾有禁通母家。並叱辱欺凌事。順治初被人告發。書或指此理亦或然。是書隨意夾寫。原不必拘定一事一人。閱者不可呆看。迎春亦兼寫孔四貞事。應與湘雲合看。

探春才能出衆。矯然於姊妹行中。惟爲庶妾所生。若或自恨。圓圓在演儼居宮闈。三桂欲正其位。圓圓特以身賤辭以庶出。喻其出身之微。其意隱約可見。

圓圓在演。凡三桂軍國重事。皆有贊助。故探春有理家政一事。隱喻其能。

惜春因被盜之後。出家之念益堅。說者有謂其失身羣盜者。以時地考之。強暴誠爲可慮。然書中未言。正不必拘拘作實。但入三桂之手。亦與失身羣盜無殊。悔而披緝於理。亦當況明。知三桂不長。能不早自爲計耶。一說妙玉亦指圓圓。雖有自潔之心。終難出盜賊之窟。圓圓爲尼。仍

不能與三桂絕自污寶甚故作者譏之又諸家傳誌均言圓圓不知所終或者卒爲兵掠乎觀於妙玉之事殆可知矣

襲人本名珍珠亦兼指圓圓珠寓圓之意也圓圓身侍正僞數朝其圓熟可想以襲人譬之殆女中馮道一流也

圓圓亦善詞翰特不以詩名故書中言四春姊妹通筆墨獨不能詩探春更擅長書翰亦是針對圓圓處

湘雲有四說一說指眉樓顧夫人夫人字橫波嫁老夫而早死（橫波爲襲芝麓尙書妾）湘雲名湘卽取洞庭始波之意少孤而早寡與夫人同一傷心此一說可通也又一說指孔四貞四貞爲孔有德女有德殉難太后養之宮中位視和碩格格後嫁孫延齡延齡死復入宮中（順治末年有孔有德女應册封東宮皇妃之旨康熙初年又有孔四貞開藩廣西之諭不知爲一爲二相傳四貞爲聖祖所納當非無因）此一說亦可通也又一說兼指卞玉京卞嫩姊妹京善詠諧嫩復早寡故爲寫照此一說亦可通也又一說指明長平公主思陵殉國時公主尙幼故書中云湘雲早失父母思宗曾斷公主一臂故書中言湘雲獨口吃（書中凡言人一疵一美皆有用意特不必拘拘於部位耳鴛鴦有雀斑亦是此例解見後）清初求得公主太后恩養之仍待以貴主之禮然依人作嫁當時情遇可想故湘雲姓史獨爲太君內戚依叔父母

以居事事多不如意。景況與公主正同。公主早夭。湘雲早寡。其薄命更復相似。湘雲叔名史鼎。言鼎革之義。似此一說可通也。以全書考之。究以四貞爲近。

王熙鳳指豫王也。全書以女喻女。此獨以女喻男。故於熙鳳一出場時。便言自幼充男兒。教養又云。學名熙鳳。自明變例。特筆書之。閱者不可輕易略過。

寫豫王事。往往以熙鳳與賈璉合寫。豫王下。江南賈璉亦下。江南。豫王得小琬而歸。賈璉亦伴黛玉而歸。璉云。吾家安得再發一宗大財。說者謂璉得林氏資產。大非大非。殆指江南之子。女玉帛而言也。璉夫婦房中婢妾三人。一曰平兒。言平定南服也。一曰豐兒。言得財獨豐也。一曰彩明。言蹠破明社也。賈母見黛玉時。指鳳姐爲南邊所謂辣子。曰南邊曰辣子。可見薑桂之性。名在江南。受其荼毒者多矣。

豫王爲睿王弟。故獨得爲輔政。王賈璉夫婦以係王夫人內親。得乘榮府之政情勢。正合元春有歸省消息。賈璉回明鳳姐。將赴江南採辦幼女。鳳姐慮其不能事。此非閒筆。實一大段公案也。大兵下江南時。淫掠最甚。幾於逐戶窮搜。少有姿色者。輒被掠北去。平定後。仍絡繹道路。搜求不絕。美其名曰採辦秀女。曾有御史參奏。奉旨申飭。後江南民怨過甚。內廷知其不可。乃將豫王召還。並聞當時有內廷並無採辦秀女之詔。而孝莊文皇后亦以不准。纒足女子入宮之諭。懸鐵宮門。讀過墟志等書。知江南民間嫁娶紛紛。想見當時採辦之虐。賈璉本鳳姐羽翼。蓋

英王一流人也。

豫王名多鐸。其子名多尼。似以多爲姓者。賈璉所歡。曰多姑娘。是誠多其姓矣。多渾蟲之稱。當時或有此號。

寫璉鳳事。亦有時兼指睿王。亦或上及宮中。全不可呆看。以大觀諸人代寫一部史事。但重其事。不論其人也。

劉老老非閒人。閒筆亦當時一大段公案也。豫王下江南。得虞山黃亮功妻孀婦劉氏。以歸。氏年將老而色不衰。王初得之。誓死不從。王優遇之。被以花封。許以正位。以一媪從容說之。乃委曲相就。待王多年。大得寵幸。其母家亦常通往來。女若婿皆相依爲生活。後人有過墟志之作。蓋爲孀也。（墨餘錄中有孀姝奇遇一則。亦記此事。）書中明言姓劉。又明言老寡。又明言與婿家相倚。皆是有意點題。以老老見稱者。譏其年非少艾。女已有子而猶嫁也。孀受豫王殊知。故老老獨與熙鳳親密。處處關合。知其事者一覽可知。惟作者義主滑稽。故描寫村嫗情態。無微不至。孀雖齒長來自田間。特老不至是村氣。亦不至是作者意在相諷。故特重之。

孀有兩兄。仲氏乖巧。見孀遂留。故書中與老老偕來者。有青兒一人。青言有情也。伯氏拘執。見孀輒怒而去。書中又有板兒一人。板言迂板也。此等處皆不落空。

清白家風。一李執此讀紅樓夢。人人所恆言者。李執在書中誠一柏舟之賢婦。然作者本意則

借以反譏劉嬭也。名之曰紈。言嬭之見華袞而動也。字之曰宮。裁言嬭之著宮服以居也。且正以李之寡喻劉之寡。以李之節喻劉之不節。李之戴珠冠穿鳳襖。純俟子貴得來。若劉之焜耀冠帔對之。未免有媿太虛幻境。冊中咏紈之詩。大都皆反譏之筆。豈果爲紈云爾哉。

李紋李綺皆因紈而來。想見劉嬭得意時。母家往來之盛。命名亦用紋綺等字。譏劉嬭之榮心華袞也深矣。

姐巧。或謂指睿王之養子多爾博。多爾博本豫王子也。當睿王獄起之時。親巽敬謹端重。三王有推井下石之勢。多爾博收養於睿王。幸未得禍。正與賈環賈薔賈芸三人謀嫁巧姐事同。巧姐避居鄉間始免。後仍得歸。亦與多爾博終得復爵事相類。鳳姐以女喻男。故巧姐亦同。此例或謂巧姐指劉嬭之女而言。故獨爲鄉人婦。嬭之女卽可爲王之女也。此說亦通。

尤氏不必有所指。但一油滑之物而已。或謂指睿王妃博爾沛錦氏。或謂指朝鮮王女之爲初睿王妃者。二者皆有妹爲王所納。故以相譬。

尤二姐指肅王妃博爾沛錦氏也。肅王爲睿王幽繫而死。遂納其妃。與睿王妃本姊妹。行故曰二姐。二姐有夫張華爲鳳姐陷之獄。正與繫肅王事相類。肅王名豪格。豪與華義亦可通。

尤三姐或謂指世祖繼后而言。后亦姓博爾沛錦氏。年最幼。故曰三姐。世祖冷心舍去。其決絕有如柳二郎。故后可比之。尤三姐惟伏劍身死。則似又兼指貞妃。

邢岫煙亦不知何指。或云寇白門之在朱保國家。始雖貴盛。後以國變致貧。故有岫煙之苦況。一說指鴛水黃媛。介事媛介字皆令。歸楊世功。世功久在外。皆令甚貧。倚賣文爲活。依柳夫人如是絳雲樓以居。梅村曾有詩記其事。所謂鹿門獨有賣文錢者是也。

夏金桂指三桂妃也。其悍妬爲世所罕有。婢名寶蟾亦兼指圓圓寶蟾月也。月有圓之意。故以相況。觚臚言三桂妃悍妬絕倫。羣姬之豔而進幸者輒殺之。唯圓圓能順適其意。臚所謂順適其意者得毋助桀爲虐耶。書中描寫寶蟾殆有深意。

香菱本名英蓮。指三桂妾蓮兒也。蓮荷一類。故太虛册詠香菱詩中有根並荷花之語。蓮兒以香女子侍三桂以終。故詩中有兩地孤木魂返故鄉之歎。兩地孤木隱一桂字也。蓮兒與圓圓同侍三桂。故書中又多以香菱寫圓圓。

傅秋芳似指宏光選后中山徐女之倫。名在選中而未得嫁者。

鴛鴦亦書中佼佼者。其前半寫李香君。後半寫柳如是也。香君爲秦淮名妓。與侯生朝宗善。開府田仰聞其名欲致之。香君破面流血。血污素箋。卒不往。楊龍友就汚痕繪桃花。傳爲韻事。故後有桃花扇傳奇之作。（其事板橋雜記不載）鴛鴦剪髮以謝赦。老矢言以絕邢氏。且自此遂伴遠寶玉不交通。照鳳與香君不欲侯生通王將軍以絕阮大鍼之望者。正同鴛鴦面有雀斑狀香君之面有觸痕也。其後賈母壽終。鴛鴦卒以身殉。蓋蓄志有素者。其時喪費支絀。禍盜



將臨（看第一百十一回自知）必俟諸事井然。殯官將出。乃於前一夕從容就義。非忠與智兼何易幾。此是與柳夫人如是之殉。錢牧齋直同千古。相傳牧齋晚年多債。卒後諸無賴欺公子弱。將擾其喪。柳夫人以計扁之於家。身自縊死。遺書遣人告官府。乃置諸無賴於法。（事見柳夫人傳）柳縊死。鴛鴦亦縊死。柳以少殉。老鴛鴦亦以少殉。老柳布置井。并鴛鴦亦布置井。并柳死在無賴肆欺之日。鴛鴦死在羣奴召寇之時。情事並同。傷心無限。以鴛鴦一身寫兩奇女子。其美鴛鴦者深矣。

麝月亦取義圓圓。故人謂麝月爲襲人影子。

柳五兒取喻董年。董固小婉妹。後徵入宮者。卽貞妃也。五兒爲晴雯影子。承恩在將出家之前。情況亦與年似。

鴛兒言其巧言如簧。善於籠絡而已。（見三十五回）譏寶釵也。

抱琴司棋侍書入畫。四人蓋合寫圓圓之兼擅其能耳。故爲四春姊妹之婢。

小紅指洪文襄也。本侍怡紅。忽依巢鳳。明示改節大義。懷然小紅之明慧。可人正如文襄之通方能事小紅之善於詞令。正如文襄之優於文章。且紅與洪同音。稱曰小紅。意蓋輕甚。（本事

詳分卷中）

齡官指范忠貞承讓也。說詳分卷。

趙姨娘指睿王姬妾中之善妬者。周姨娘特反襯一筆。言其如雲之盛。賢否不同而已。一說指康熙時允禩一輩人亦確。

彩雲彩霞均易散之意。指睿王不久即敗而言。

金釧玉釧。殆亦合寫小琬姊妹。或曰乾隆時宮中隱事。意或然歟。

各房婢妾有名者極多。不必一一均有所指。劇場中有正腳。便有配腳。若人人著意。必致兵少將多。何以建此旗鼓。

書名十二釵。所指均金陵名妓。最重者二釵而已。陳董皆位列宮闈。身關世變。故書中反覆及之。餘則隨意拖帶而出。不必重寫其人。亦不必湊足其數。若因有十二釵之名。便欲向書中尋出十二人以當之。未免刻舟求劍。不知太虛幻境。正冊副冊。又副冊中。先缺額矣。看紅樓不可呆板。此類甚多。

寧榮先世名賈。代善。清初禮親王行輩最長。亦名代善。是有意指點處。

賈敬似指孝端文皇后好道獨居。故不與時政。

賈赦字恩侯。言睿王革爵復爵之事也。

賈政字存周。言開國之初攝政。若存自取之心。人亦無如何者。然王卒循周公撫成王之意。故曰存周。乾隆中復睿王爵時詔書。即申明此義。言存周賢之也。

賈珍當指肅王一輩人。其行事驕縱亦相等。亦有時兼寫睿王及三種之事。不可拘定。

賈璉言假廉也。想見下江南時之貪暴。

賈蓉言有容也能容其妻。能容其父。度量非人情所恆有。然容有忍之義焉。故睿王易敗也。

賈璣言強梁也。亦指下江南時事。

賈環言儂薄也。字義與敬謹。瑞重等字適相反。豫王死後。攝政命聖親敬謹。瑞重三王輔政。其

後陷睿邸者。卽三王也。環與芸薹同理家事。與三王時事正合。其讐鳳姐亦情實也。賈芸專爲

小紅而設。其命名之義詳分卷中。

賈芹言假情也。水月菴言鏡花水月也。當時以名妓而爲優婆夷。爲女道士者甚多。卽陳董之

高潔亦可以僧尼爲喻。一時王侯將相均在鏡花水月中。可付一慨。

賈瑞言其銳也。瑞之欲得鳳。正與豫王欲得劉嬭事相同。然玉以從容得之。瑞以過銳失之。讀

過墟志可以見王之煞費苦心。不能不笑。賈天祥之孟浪從事。有意反寫一段。故以鳳姐當之。

王公向不以字傳。故賈氏王字輩中人均有名無字。獨賈瑞有字者。言其獲遇劉氏。如得天之

祥。始狀其矜寵過甚之態。

薛蟠指吳三桂。其荒謬略同。蟠之爲言攀也。又三說見第一回雪澌澌註。其在京揮霍情

狀。則夾寫明時貴戚周奎田宏遇輩之驕縱豪華。雖犯法而不顧。蟠爲賈府外戚。故可乘喻。

甄寶玉是暗指福王。寶玉在北。甄寶玉在南。遙遙相對。福王不慧。而書中特反寫之。殆不忘故國之意。其抄家復職。亦言明季諸王屢興屢仆而已。

邢犬舅。指順治時之所謂國舅者。

冷子興。是書中一緊要人物。借以敘述賈府來歷。書中凡言冷。大抵均指滿族。言北方苦寒之族也。冷子興者。言滿人從此興盛。作者不無種族興亡之慨。

蕉犬言驕。且大故敢於使酒罵主。不必實有其人。特借其口中點明時事耳。又一說是指圖賴。解見分卷。

包勇亦指三桂。以明臣爲清滅寇。雖勇而未免包羞矣。倪王言二尼也。異親王名多尼。敬謹親王名尼堪。均敗睿王者。

書中凡隨時隨事命名者。均不必有所指。以音合者。如封肅。不過言素封。嬌杏。不過言微倖。詹光。言其沾光。聘仁。言其騙人。以意合者。如碧痕。不過言弄水。小鵲。不過言報信。茫茫渺渺。言其子虛大荒。無稽。言其難信。均此例也。

寧國榮國兩名。特言其過榮過寧。卒歸於不榮不寧耳。

書中寧字。常借以諷慈寧中人。

書中榮字。常借以諷睿王。王名多爾袞。取榮於華袞之義。故以榮字暗指。

大觀之名。有上林春苑。概園中布置有離宮別館規模。通靈玉及金鎖讚文。均與傳國璽文相似。亦隱指身分處。冒氏有水繪園。賈府有蕙芳園。惠繪同音。巧於關合。

全書最重人口吻。每一開談。惟妙惟肖。上下三等。人其口吻。人各不同。並顯然各有其等。書中襲似釵。襲似襲。而襲口吻。終遜於襲。襲終遜於釵。黛玉晴雯柳五兒三人亦同。是分上下三等也。格律精嚴。故人不覺其爲假語。

全書於宮廷制度。國家政令。言之最詳。可見其託體所在。

全書敘三教九流。五百技無所不有。是京師繁盛氣象。

書中有南安忠貞者。王是爲青荆國。尉異姓。恭順懷順。平西平南。諸王寫照。非賈氏。故知其爲異姓也。

全書敘兒女閒情。三五回後。必插寫一段眞事。閒情中亦往往隱寓譏諷。全不可忽略看過。分卷中一一指出。

書中明言恆王殉國事。是事在明亡以後。可知作者偏言朝代失考。而讀者又偏要考定朝代。一掩耳盜鈴。一捉縲尋馬。亦大可笑。

書中所寫爲滿人爲漢人爲滿裝爲漢裝。本迷離難考。然作者亦自有故意流露處。大抵宮闈

之內皆北地。臙脂惟董惟劉的是。南朝金粉故劉老。老到瀟湘館。忽提出繡鞋二字。則妃子爲蠻足可知。老老言詩。偏自滑倒。則劉寡亦不耐走。可知無意中針線穿成。直是天衣無縫。巧妙不可思議。

寶玉指明珠一說。但取姓名之對偶。餘無可證。雖傳者孔多。然非本旨。殆不足辨。

是書內廷進本。義取吉祥。特以湘雲匹寶玉。俾得兩不繲寡。故三十一回。有白首雙星之目。此說流傳已久。全無實證。殆不知本回所伏何事。故翹爲是言。豈知目中所包。正是老年夫婦並非他日雙星。與二十九回。參看自易明也。（分卷中略及之）

蕉太口中明言爬灰。則新臺之恥也。明言偷小叔。則陳平之辱也。其事何指。（並非指寶玉鳳姐）看第十三第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四回自知。（卷中略及之）

看紅樓須具兩副眼光。一眼看其所隱真事。一眼看所敘閒文。兩不相妨。方能有得。拘拘於年齒行輩時代名目。則失之遠矣。

看紅樓人。專有從曖昧著想者。如迎春受虐。爲非完璧。惜春出嫁。爲已失身。寶釵撲蝶墜胎。故以小紅墜兒二名。點醒其事。潛雲眠藥。禍是與寶玉和會。爲襲人撞見。故含羞向人。如此之類。亦自具隻眼。然非作者本意。所注重。故不必好爲刻深。

看紅樓須與吳梅村集參看。爲其多紀舊聞也。

看紅樓又當與王漁洋集參看其作證處亦不少

不看板橋雜記不可讀紅樓不知諸人來歷從何說起直夢中夢

不熟清初掌故不可讀紅樓不知當時大事何能看得親切

書中所隱之事所隱之人有爲故老所不傳載記所不道者索隱亦無能爲役然爲存一代史事故爲苦心穿插逐卷證明其鬪筭交關均已一一吻合神龍固難見尾而全豹實露一斑以例推之餘蘊亦復有限後來者更加搜訪似不難完全證出成爲有價值之歷史專書千萬世僅有之奇聞數百年不宣之雅謎彼雖善隱我却索而得之宣而出之以贈後人亦大快事譬之松之紀異於陳志誼何讓焉若以裴駟索隱於龍門則吾豈敢





紅樓夢索隱卷一

悟真道人戲筆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索隱)開卷第一回人人翻書便得望目可知作者何必津津道出此七字初看似覺呆氣不知此七字正有百折之心萬鈞之力如演劇開場之拍板平話開場之警木使人心思耳目一齊注射然後作者無限感傷義蘊乃可用影射筆墨短簡文詞一曲為傳出並非恐人不知首尾演此無謂開文大抵此書雖是野史稗官作者却是通人才子經史百家無所不讀故於著書體例研究頗精此七字來源直從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七字中化出是叫人著意考求本書來歷的意思一部大文此為開始必作者精神結聚處由此悉心探索其義總自心會神通況此段雖是開卷第一回而所說皆作書人之心曲並與第一回正文無涉可見作者意有所指不便明言故隱約其詞聊當一篇自敘叫人自讀自悟其不以自敘名篇必混於書內者義有所隱也既隱而復標此七字者有意警人使悟明其為開端之自敘也趙高指鹿為馬欲殿上人皆言馬也而人果皆言馬殿上人何其慧也癡者埋鑑防人竊發特標其上曰此地並未埋銀三十兩人果覺而扶去之扶藏人何其敏也此段明明非第一回而偏說是第一回用心之狡有若趙高用筆之癡有如繼主欲人善覺善扶而傳之二百餘年竟無一人發其竊者何其智之出殿上人與扶藏人下也不佞今為指出作者有知靈爽當為一慰可付轉輪以去歐陽永叔云言光片羽終不可沒其信然乎作者自云(索隱)此四字尤須重看是自承為自敘

非代石頭立言也。此段直至後文賈語村云：皆是作書人口氣，並與石頭無涉。如八股文之破承，全是自家說話。故標明作者自云四字，下一段乃移到石頭身上，插入石頭口氣，如八股文之起講，方是書歸正傳，序自爲序，書自爲書，割然分清，全不牽混。然粗看並無分別，特地加此四字，非是畫蛇添足，實是畫龍點睛。若以今新聞紙之例例之，當用特別加大出號鉛字排印而出，或仿市肆廣告之例，特加注意，高數字於上方，俾閱者深入腦筋，不可沒滅，方不負作者本意。會歷過一番夢幻之後（索隱）夢幻是身經國變，飽閱興亡，親見諸人之來歷，結果旁觀有悟，有如夢醒，故云夢幻之後非身在紅樓中打過盹來也。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索隱）明說真事隱去，是書中全有所指，可知明說借通靈說此書，是通靈不過借喻，並非實有，且並非通靈自說，可知但書中所記何人何事（索隱）此句最須著眼，是天下後世人所欲問，所應問者，作者故設一筆，逗醒衆人，以見所記果有實人實事，語在箇中，呼之欲出，天下後世善男信女，凡愛讀紅樓者，讀至此間精神皆爲一振，無不當三薰三沐，凝神屏息，疊肩聳耳，以敬聽下文，自己又云（索隱）方在落題，忽又一筆擡遠，答非所問，如黃河之水上來，作者何狡狴乃爾，大抵文人弄筆，凡有奇情幽怨，類不能直洩無餘，太史公自序一篇，每每欲吐復茹，周秦以後諸子，說到深隱處，每用詩曰、書云等字，了結上文，皆是善用此法，與作者一鼻孔出氣，作者多讀古書，故能變化不測，其詞若曰：不當若自其口出其狀，大似王顧左右而言他。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識見，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索隱）言當日所有之女子，是作書時其人皆已證果，可知言一一細攷較去，是諸女子毀譽之間，煞費斟酌，可

知此下數語，皆歸美諸女之詞，亦引起牢騷之意，以書中語意窺測，此書當是明季遺老仕清而又自悔者所為，書中熟於明季國聞及清初宮闈隱事，必前後均筮仕京朝者，乃能得之詳而言之切不然作一小說，那便講到魏梅等字，況書中言事多與梅村之詩相出入，是又必以文名被召與梅村同時相知而牢騷境遇又相等者，如芝麓牧齋一輩人，故書中專記諸人閨中事，當清初風教未同，種族界隔，諸人欲隱不能仕，又自悔，凡所聞見，根觸於懷，或紀以詩，或記以書，大都皆隱約其詞，為憔悴傷心之作，當日所有女子所指，均不出秦淮畫舫中人，如小琬，如圓圓，如如是，如鶯波，其人雖風塵下賤之身，而歸結皆殊榮奇過且圓圓三桂復明，小琬不忘故夫，抱鬱而卒，當時志在為后，亦或別有用心，故死甚，暗昧橫波如是，固長日以不仕清勸，龔錢兩公者，所謂妾勸郎死郎不死者是也，其人身世雖不見許於正人，而一為之詳細考較，行止謚見，誠哉出諸君子之上，書中特加細考較，去四字，大有用意，是諸女子固蒙西子之不潔，而於當日種族與亡却皆有所關係，視諸君子之汝汝改節者，有差故諸君子自命不如徒生愧悔，真無可奈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統袴之時，飲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並使其泯滅也。（索隱）看此一段紅樓底本，當又是冒辟疆所為，故熟於小琬之性情行事，言天恩祖德的是辟疆家世，言錦衣統袴的是辟疆身分，言閨閣有人不可因其不肖一並泯滅，是此閨閣中人與作者煞有關係者，不為表發人將無知其事而傳之者故云，一並泯滅非辟疆悲戀小琬之深，又知其為己而死，何能言之如此親切如此沈痛，且辟疆與梅村芝麓牧齋諸人皆忘年交，詩酒相逐，舍梅村外，閨人又皆一時秦淮名妓，通家往還，知

之甚。悉故書中並為橫波如是。諸人立傳，所謂歷歷有人也。此雖意揣之詞，然而不中不遠，故當此蓬牖茅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潤人筆墨。我雖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兩村言敷衍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兩村云云。

（索隱）不說不敢明言，偏說文詞不足，亦是一曲筆。○意在昭傳閨閣，又重言之，可見當日諸女子之奇，與作者不能忘情之篤，以俚語村言衍出，正為可以曲暢旁通，淋漓盡致。作者用意一在能隱，一在能詳，非身親者不能，是亦不為是也。是即非，辟，自亦必其契友所為，決非一時草率文字，更於書中間用夢幻等字，却是此書本旨。兼寓提醒閱者之意。（索隱）用夢幻等字，為書本旨，是書本非夢託之夢耳。明言提醒閱者之意，是不欲閱者視為夢也。其以為運，廣，長，舌，為衆生說法者，母乃癡甚。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玩深有趣味。却說那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四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那媧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峰下。

（索隱）作者多讀古書，沾染漢人積習，故好以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等說解釋名物，然用之小說中說來，如此莊重，亦是得未曾有。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自去自來，可大可小，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索隱）不得入選四字，已伏后妃遠脈，遂自怨自艾，日夜悲哀。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相不凡，手神迥異，來到青埂峰下，席地坐談，見著這塊鮮瑩明潔的石頭，且又縮成扇墜一般，甚屬可愛。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到也。

是箇靈物了。只是沒有實在好處。得再鑄上幾箇字。使人人見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索隱) 是開國時代。詩禮簪纓之族。(索隱) 是帝王家世。花柳繁華之地。(索隱) 是六朝金粉。溫柔富貴之鄉。(索隱) 是九重春色。以上所言。皆針對小宛。是寶玉所寶者之出處。非寶玉本身來歷也。須看得真。○又香扇墜。是喻人。姬妾之嬌。小者。書中言締如扇墜。正取此義。去走一遭。石頭聽了大喜。因問不知可鑄何字。攜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說畢。便袖了。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箇空空道人。(索隱) 以僧道開始。是歸重出家之義。茫渺不足繼。以空空極言。先是公而已。訪道求仙。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塊大石上面。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引登彼岸。的一塊頑石。上面敍著墜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庭瑣事。閨閣閒情。詩詞謎語。到還全備。只是朝代年紀失落無考。(索隱) 書中處處均明說滿清。而開首偏言朝代無考。全是反逼。若真無考。轉可假漢唐名目矣。讀者須勿為所混。後面又有一偈云。

無才可去補蒼天。(索隱) 小宛或有補天之志。耶抑以不得正位。乾坤為缺憾。耶。枉入紅塵。若許年。(索

隱) 此句亦似兼譏情僧之不理國政。故加一枉字。十九年。耶。三十餘年。耶。惜不寫出。此係身前身後事。(索隱) 一生結果已定。其事歷歷可考。故不忍泯滅。情誰寄去作奇傳。(索隱) 結明以小說傳奇自隱的意思。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曉得這石頭有些來歷。(索隱) 人自不凡。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

事據你自己說來有些趣味。故鑄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  
(索隱)又重言申明。發甚。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索隱)說到朝廷。偏又先說大賢大忠。避去君上一面。其實意正在彼不在此。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或微善。我縱然鈔去。也算不得一種奇書。(索隱)諸女子才色自皆不凡。然究亦未嘗作出些須事業。不過富貴溫柔一場歡夢。故以小才微善稱之。可見前段所言行止。諱見亦無非虛名。並無實在的好處。故書中美刺並存不少。假借石頭果然答道。我師何必太癡。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借假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情。理反到新鮮別致。況且那野史中。或訛謗。或相或貶人妻女。(索隱)險筆一開口。便說訛謗。相貶人妻女。作者會否避去。抑正借以自承。殊難捉摸。然作者感事特深。言婉而諷。與直書穢亂者。體自不同。仍是獨闢蹊徑。姦淫凶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最易壞人子弟。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豔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姓名。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索隱)小說家一齊低首。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箇女子。(索隱)女子圍圍字樣。一段中疊見。至此凡五作者有所不能忘。亦唯恐閱者之或忘。故一再可嘆如此。與後人追寫及勸壁虛造者。確乎不同。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觀其事蹟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於幾首歪詩。亦可以噴飯下酒。其間離合悲歡。

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只。願。世。人。當。那。醉。餘。睡。醒。之。時。或。避。事。消。愁。之。際。把。此。一。玩。不。但。洗。了。舊。套。換。新。眼。目。卻。也。省。了。些。壽。命。筋。力。不。比。那。謀。慮。遂。妄。我。師。意。爲。如。何。(索隱)此一小段中首言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次言親見親聞，又次言俱按跡循踪，不敢稍加穿鑿，末言不。比那謀慮遂妄，接連四筆，寫出是實人實事，而且親見親聞，珍珍重重，切切實實，可見書中所說，全是當日確有之事，作者全無附會，讀者以小說體裁，誤爲演義，以夢幻茫渺等字，誤爲子虛，大失作者諄諄告諭之意，據此段所說，實似辟羗所爲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大旨不過談情，亦只實錄其事。(索隱)四字有力，並無傷時淫穢之病。(索隱)全是傷時淫穢，惟不明言耳，方從頭至尾，鈔寫回來，問世傳奇，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索隱)地由石頭始，人以情僧終，故先名彼而後名此，一部情僧錄，演色空兩字而已，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索隱)以鑑名者大都（如千秋金鑑資治通鑑之類甚多）皆進御之書，言情僧後，繼以此名，可見爲帝王而作，作者依次點明，皆有深意，後(索隱)此一後字，閱百餘年，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索隱)明言披閱十年，增刪五次，是非由雪芹手，抑可知雪芹成書，當在嘉慶以後，設當時無此傳本，於國初見聞，業已茫渺，將有欲託無從者，雪芹通人，必知爲何人所抄，乃肯爲之盡力，特作者不露故改者，亦不肯露耳。○風月寶鑑之後，又名金陵十二釵，仍歸結到石頭城去，恐人忘其爲秦淮諸妓而發也。

並題一絕，卽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詩云。

滿紙荒唐言。(索隱) 假語。一把辛酸淚。(索隱) 真事。都云作者癡。(索隱) 原非說夢人固不知誰解其中味。(索隱) 黃絹幼婦終有解時。

石頭記緣起既明。正不知那石頭上記著何人何事。(索隱) 歸入假語。看官請聽。按那石頭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索隱) 又從盤古說起。作者有意弄筆。然亦是先明缺憾之意。這東南有箇姑蘇城。城中閭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閭門外。有箇十里街。(索隱) 言事理也。街內有箇仁清巷。(索隱) 言人情也。巷內有箇古廟。(索隱) 舍事理拋人情。專專入廟。是作書大旨。因地方狹窄。人皆呼作葫蘆廟。(索隱) 又將事理人情一齊裝入。葫蘆請君入。盡從此始矣。廟旁住著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索隱) 費廢也。言真事隱去。便成廢也。嫡妻封氏。(索隱) 封藏在内。亦隱之義。性情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也推他爲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秉性恬淡。不以功名爲念。每日只以觀花種竹酌酒吟詩爲樂。到是神仙一流人物。(索隱) 無志功名。有心仙佛。真事歸結於此。故全書亦發端於此。只是一件不足。年過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索隱) 英蓮。猶言應憐也。英蓮即香菱。書中寫香菱大半爲圓圓寫。照其所配。非偶人所應。耳。年方三歲。一日炎夏無事。士隱於書房閒坐。手倦拋書。伏几盹睡。不覺朦朧中走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索隱) 真事果然隱去。漸入迷離夢境矣。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攜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尙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



此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索隱)風流公案。風流冤家。是其事其人之的評確斷。那道人道原來

近日風流冤家。又將造劫歷世。但不知起於何處。落於何方。那僧道。此事說來好笑。只因西方

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索隱)銀河岸。三生石。皆是有緣不遇的故事。信手拈來。都成妙諦。有絳珠草一株。

(索隱)絳珠反喻綠珠。草千里草也。暗指董妃。那時這箇石頭。因媧皇未用。卻也落得逍遙自在。各處

去遊玩。一日來到警幻仙子處。那仙子知他有些來歷。因留他在赤霞宮居住。(索隱)清世祖降

生宮中紅光繞室。經久不滅。故曰赤霞宮。就名他爲赤霞宮神瑛侍者。(索隱)神聖神瑛英武。聖神英武。皆

開國君王氣象。他卻常在靈河岸上行走。看見這株仙草可愛。遂日以甘露灌溉。(索隱)君恩比

之雨露。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甘露滋養。遂脫了草木之胎。得換

人形。僅僅修成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飢餐祕情果。渴飲灌愁水。(索隱)秘情果。灌愁水。皆傷

語。亦狀妃子一生情態。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常說自

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並無此可還他。若下世爲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

淚。還他。也還得過了。(索隱)還淚之說。甚奇其類。以妃子之過。尙何可悲。長日宮中以淚洗面。豈新恩不足。抑舊

愛難忘乎。可令人思。因此一事。就幻出多少風流冤家。都要下凡造歷幻緣。那絳珠仙草。也在其

中。今日這石頭。復還原處。你我何不將他仍帶到警幻仙子案前。給他挂了號。同這些情鬼。(索

隱)情鬼二字甚確甚趣。下凡一了此案。那道人道。果是好笑。從來不聞有還淚之說。趁此你我

何不也下世度脫幾箇。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有一半落塵。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索隱) 已一半落塵。隱指陳董諸女子。年俱長於僧。卻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位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是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能大開癡頑。備細一聞。弟子洗耳諦聽。稍能警醒。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元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要不忘了我兩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元機固不可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爲何。或可得見否。那僧說。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索隱) 有一面緣。是親見的證據。作者必當日秦淮會與璇娘相識者。說著

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著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索隱) 夢境愈入愈深。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面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索隱) 真假有無。是言書中所指之事故。作迷離非超

悟語。

甄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索隱) 真事自不能入幻。忽聽一聲霹靂。若山崩地裂。士隱大叫一聲。定睛看時。但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又見奶姆抱了英蓮走

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裝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逗他頑耍。一面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道那僧癩頭跳足。那道跳足蓬頭。瘋瘋顛顛。揮霍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著葉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中作甚。(索隱) 書中凡說香菱。皆隱指三桂。三桂開。蕭建號。可謂有命無運。亡家。可謂無運。因沖冠一怒。致父母駢。亦可謂累及爹娘之物。見者大哭。非徒爲吳氏戚。亦爲朱明痛也。明職。指斥之深矣。作者偏以屬之香菱。(香菱亦何嘗累及爹娘)可見禍因愛姬。而作用筆精深。刻露全從史遷得來。梅村詩云。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顏照汗青。與此書意。旨相出入。士隱聽了。知是瘋話。(索隱) 何嘗是瘋話。然却故意作出瘋顛一類模樣。故士隱不悟而讀者亦不悟。也不佻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轉身欲進去。那僧乃指著他大笑。念了四句言詞。道是。

慣養嬌生笑你癡。(索隱) 指三桂宮中奢泰情形。菱花空對雪澌澌。(索隱) 菱花鏡也。鏡取圓圓

之意。故隱指圓圓三桂勢如冰山。故以雪爲喻。言易化也。且三桂字曰長白。自有雪之意。故凡言雪者。皆指三桂。空

對二字。具有意致。言圓雖贊助桂。不能從終易化耳。好防佳節元宵後。(索隱) 三桂當康熙十七年戊午

八月中秋之夕。方與圓圓詠隨軒玩月。忽聞其婿大將胡國柱降清。氣噎仆地。遂絕。書中以佳節元宵喻佳節中秋

也。便是煙消火滅時。(索隱) 烟消火滅。言其死之速。與敗之速也。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來歷。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路。就此分手。各幹營生。

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索隱）佛家言十年一小劫，三劫則三十年也。陳董死時年皆三四十以外故云三劫。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最妙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箇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人必有來歷。很該問他。一問如今後悔卻已晚了。這士隱正癡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箇窮儒。姓賈名化表字時飛。（隱索）賈化猶言假話。時非猶言實非也。別號雨村的。（索隱）揠假語村言之中兩字爲別號。極言其無一非設詞而已。走了來。這賈雨村原是湖州人氏。（索隱）言之不足而重言之。湖州猶言胡謔也。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索隱）末世言明季也。生於詩書仕宦之族。可見此善說假語之作書人。必是明時喬木故疑辟靈。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二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塞住了。暫寄廟內安身。（索隱）一片假話。將人裝入悶葫蘆矣。每日賣文作字爲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索隱）真事假話。互相往來。全書結構如此。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麼新聞。（索隱）舊時以不經見之事爲新聞。與後傳說新聞對照。可見此書爲傳新聞而作。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的狠。賈兄來得正好。請入小齋。彼此俱可消此永晝。說著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攜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隱索）嚴延也。將真事延之他所好讓假話開場。士隱慌的忙起身謝道。恕誑駕之罪。且請略坐。弟卽來奉陪。雨村亦起身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當造之客。稍候何妨。說著士隱已

出前廳去了。這裏雨村且翻弄詩籍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索隱)注意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來是一箇丫鬟在那裏插花。(索隱)插花二字有來歷。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秀。雖無十分姿色。卻也有動人之處。雨村已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插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方腮。(索隱)英雄氣概。這丫鬟忙轉身迴避。心下自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卻又這樣襤褸。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周濟他。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一定就是此人。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一兩次。(索隱)此一段全從梅村圓曲白。夏侯最少。年揀取花枝。慶回願。數語中化出言因。插花回願得意而已。雨村見他回了頭。便以爲這女子有意於他。便狂喜不禁。自謂此女子必是箇巨眼英豪。(索隱)圓圓於田。臨席上一見

三桂。疑是當時豪傑。便欲以身相許。三桂既爲登徒好色之流。亦有紅拂知音之感。故因圓圓一願。必欲得之。亦總算奇緣。奇遇書中於巨眼英豪上加自謂二字。又加必是箇三字。是雖以巨眼許圓圓。而語含輕薄。殆不以英雄許三桂也。風塵中之知己。(索隱)以陸天雲圓圓傳考之。圓圓自請納身於吳誠。爲三桂風塵知己。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門出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便也不去再邀。一日到了中秋佳節。(索隱)伏三桂死期。士隱家宴已畢。又另具一席於書房。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索隱)又說回顧可見所重在

此自謂是箇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頻添一段愁。悶來時歛額。行去幾回眸。自顧風前影。誰堪月下

儔。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頭。(索隱) 蟾光等字。仍取義團圓。

兩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歎。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櫝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索隱) 引起釵黛二人暗指小瑤團圓等風塵待價之時。一部

歷史從頭說起。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兩村兄真抱負不凡也。兩村忙笑道。不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期過譽如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索隱) 又點團字。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兩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著便同了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慢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飛觥獻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笙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兩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占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清光護玉欄。天上。一輪纔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索隱)

全詩說月說圓。說中秋皆指三桂。皆指團圓。當初。列爵滇南時。何嘗無萬姓仰頭之勢。特月盈則缺。雖沐清光。(清

指清朝)玉欄能久護耶

士隱聽了大叫妙極。弟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於雲霄之上了。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爲賀。雨村飲乾。忽歎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尙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掛名。只是如今行囊路費。一概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那能到得。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時。並未談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雖不才。義利二字。卻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只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捷。方不負兄之所學。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爲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卽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卽買舟北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憶昨夜之事。意欲寫薦書兩封。與雨村帶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謁箇仕宦之家。爲寄身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回來說。和尙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尙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爲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索隱)此一段士隱待雨村情形。彷彿董香光優遇三桂景況。三桂本武舉出身。故雨村爲孝廉。書中借題抒寫。處處可通。真是閉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士隱命家人霍啟。(索隱)霍啓者。禍起也。圓圓爲明之禍水。(無圓圓則三桂不降。清滅李乘滅明矣。是種族之禍所由起)若當時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一五

不落勾欄情事。或易故必以此僕失英蓮爲起禍之人。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著。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得霍啟直尋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妙。再使幾個人去找尋。回來皆云影響全無。(索隱)以圓圓才質。嘗出良家。當幼小時。或由看燈走失。爲竊者竊入青樓。故本姓郝。隨養母改姓陳氏。作者必知其詳。故誌原起。夫婦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煩惱。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顧性命。看看一月。士隱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搆病。日日請醫問卜。不想這日三月十五。(索隱)甲申之變。三月十九日自成破京師。明社遂屋。此言三月十五。隱隱指此。亦借用三月十五。薛觀八月十五。爲三桂卒於中秋作張本也。處處均有關合。葫蘆廟中作供。那和尚不小心。油鍋火逸。便燒著窗紙。南方人家。俱用竹籬木壁。也是劫數應當如此。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挂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了。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燒了多少人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成了一堆瓦礫場了。只有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急得士隱惟跌足長歎而已。與妻子商議。且到田莊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盜賊蠱起。官兵勦捕田莊。上又難以安身。(索隱)是寫離亂景況。只得將田地都折變了。攜了妻子。與兩個丫環。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雖是務農。家中卻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



田產的銀子在身邊。拏出來託他隨便置買些房地。以爲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用半賺的略與他些薄田破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封肅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喫嫻做。士隱知投人不著。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嚇。急急怨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弄出那下世的光景來。(索隱) 當時遺老大都如此情形。可巧這日拄了拐杖。擰到那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箇跛足道人。瘋狂落拓。麻鞋鶉衣。口內念著幾句詞道。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身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子孫誰見了。

(索隱) 功名莫加於天子。金銀莫富於王家。妻妾莫盛於宮闈。子孫莫蕃於宗室。(清世祖有子八人)得其一

拋舍已難。況棄其四。而情僧獨能得大解脫。拋離一切。悍然不顧以去。實爲人情所未有。此歌借衆人以況僧借之

難能亦借僧以警常人之迷。懸機巧靈變。意到筆隨。全爲帝王出家者作來龍伏脈。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呢。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

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夙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待我將你這好了歌。注解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就請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筓滿牀。(索隱) 明時朝見用筓。國變後故曰當年。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索

隱) 金陵城破後。應有此慨。宜與桃花扇傳奇中所載哀江南一曲同看。此解純從曲中得來。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索隱) 又是一朝盛況。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

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堆白骨。今宵紅綃帳裏臥鴛鴦。(索隱) 美人黃土之感。君王朝暮之歎。

世情恆有反照情。借金滿箱。銀滿箱。轉瞬乞丐人。皆謗。(索隱) 中山王後人。國變後乃至代人受

杖。以謀一飽。作者有慨言之。正歎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

梁。擇膏梁。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索隱) 陳董一輩人均括在內。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

(索隱) 清初滿員往往枷示。作者殆有不堪之意。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

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索隱) 為語二臣作一棒喝。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索隱) 為語二臣加一案。斷皆感傷種族之禍。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襖。搶了過來。背上。竟不回家。回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哄動街坊眾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索隱) 尋常紳士巨家。尚傳說新聞。况是天子。故應特記。封氏聞知此信。哭到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

各處尋訪。那討音信。無奈何。只得依靠著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鬟。伏侍至僕。三人日夜做些針線。幫著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每日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門前買線。(索隱)紅絲繫足。忽聽得街上喝道之聲。眾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丫鬟隱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過去。俄而大轎內擡著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丫鬟到發箇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到像在那裏見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許多人亂嚷。說本縣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應分爲五大段。自開卷第一回句起至賈雨村云云句止爲第一段。是言作書的大義。純爲自序。自更於篇中間用夢幻等字句起。至便是石頭記的緣起句止。並詩爲第二段。是言本書的作法。近乎義例。自石頭記緣起既明句起。至隨你去來句止爲第三段。是說寶玉黛玉二人生前的來歷。正是爲情僧小瑤寫照。以見其仙來仙去若有緣若無緣。正非尋常伉儷。籠罩全書。自卻說士隱俱聽得明白句起。至也只得罷了句止爲第四段。插入士隱家世。是揭明圓圓的來歷。圓圓本吳門名妓。梅村詩有家本姑蘇浣花里之句。其爲蘇人可知。故書從姑蘇說起。全書以小瑤圓圓爲主要。一關帝王之去。就一關種族之興衰。故開卷專從二人來源入手。徐則夾帶而已。自真是開處光陰容易過句起。至尾止爲第五段。專說士隱出家爲情僧伏一遠脈。此第一回之大較也。本回並不冗長。而將作書來由與全書要領亦均一一寫出。中間並敘述賈往還瑣事情。以映帶陳吳初見情形。而聯語詩詞錄

出不少，從從容容，毫不吃力，若易他手，此一部大文，不知將如何裝修開市門面，安能似此古雅清切，不善說者，往往謂紅樓以士隱始，以士隱終，中間過於忽略，不如直從賈府說起，不必借重外人，反覺痛快，此不思之論也。知本書全是史法鋪敘，國變前董陳諸人來歷，斷不能遽入正文，況此後大觀園中，仍不過緯珠英蓮化身，分布明其本旨，實一氣呵成也。況作者於夾敘夾議中，業已涵蓋不少，吐棄不少，視尋常人筆舉所省多矣，得慧眼人，當知非妄。  
〔護花評〕石頭記者緣寧榮二府在石頭城內也。按此二語雖作者命名，不因榮寧而起，然能知石頭記為記石頭城事，已是解人。以下謂悼紅軒即怡紅故址，便入魔障萬重，不可救藥。

〔又評〕謂葫蘆有二義，一謂實錄其事，並非捏造，所謂依樣葫蘆，此解甚顯。又一義謂演為小說，供人胡蘆一笑，則失之遠矣。紅樓可哭，那得可笑。

〔又評〕甄士隱向跛道人說走罷，即不回家，直伏一百十九回寶玉之一走，此評見地不差。  
〔大某評〕還淚之說甚奇，然天下之情，至不可解處，即還淚亦不足以極其纏綿回結之情也。書中林黛玉自是可人，淚一日不還，黛玉尚在，淚既枯，黛玉亦物化矣。此評尙秀。

〔又評〕卷首士隱出家，卷末寶玉出家，卻是全部書底回蓋前後對照，此評亦見得到。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卻說封肅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

不知什麼真假。既是你的女婿，便帶了你去面稟太爺便了。大家把封肅推擁而去。封家各各驚慌，不知何事。至二更時分，封肅方回來。衆人忙問端的。原來新任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女婿舊交。因在我家門首看見嬌杏丫頭買線，只說女婿移住此間，所以來傳。我將緣故回明。那太爺感傷歎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丢了。太爺說不妨，待我差人去務必找尋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又送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覺感傷。一夜無話。次日早有兩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一封密書與封肅，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得眉開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爺。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當夜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衙內去了。兩村歡喜，自不必言。又封百金贈與封肅，又送甄家娘子許多禮物，令其且自過活，以待訪尋女兒下落。卻說嬌杏那丫頭，便是當年回顧雨村的。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奇緣。也是意想不到之事。誰知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那兩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一子。又半載兩村嫡配忽染疾下世。兩村便將他扶作正室夫人。正是

偶因一回顧，便爲人上人。（索隱）此第一段全爲圓圓作影子。圓圓一顧三轉，遂爲平西王妃後。

且儼然嬪御，不謂不謂之微倖。（嬌杏猶言微倖見提要）亦不謂不謂之人上人。甄氏夙勝云：圓圓飯後，上將四合大盞回憶當年索羅幽谷挾瑟勾欄時，豈復思有此日。是以鶴市蓬塘探香，舊侶豈此奇逢。咸有咳唾九天之美。梅村圓圓曲云：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霜。教曲妓師憐，尙在浣花女伴憶。同行舊與共，是銜泥燕飛上絳。

頭變鳳凰。豈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擬侯王。可見圓圓遭遇之隆。舊俗人人歎羨。燕泥變鳳。夫婿侯王。大主人之說。絕非指尋常富貴而言。小璣贈后封妃。其際遇又非圓圓可比。書中著意異樣。諸女子。萬不料。風塵下賤。有此奇遇。故開卷先以嬌杏演之。此微倖直千古未有之微倖也。雖指圓圓而小璣亦一耶之。務大如言大愚也。封肅名諱。

可謂大愚。爾村收大愚州。其熱中亦自愚甚。然作者正借賈語以愚後人。是為本義。

原來兩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升了本縣大爺。雖才幹優長。未免貪酷。且恃才侮上。那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參了一本。說他性情狡滑。擅改禮儀。外沽清正之名。暗結虎狼之勢。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索隱) 寔田文鏡一輩人考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部文一到。本府各官無不喜悅。那兩村雖十分慚恨。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索隱) 亦是文鏡一輩人作用。交代過公事。將歷年所積宦囊。並家屬人等。送至原籍安頓妥當。卻自己擔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跡。那日偶又遊至羅揚地方。(索隱) 插入如皋。聞得今年鹽政。點得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索隱) 辟翼父名起宗。崇禎時進士。今已陞蘭臺寺大夫。奉旨婚蘇人氏。今欽點為巡鹽御史。(索隱) 起宗以副憲督漕。江上。本書以副憲影副憲。以鹽政影漕。是承襲兼稱鹽官二字。是餘義。到任未久。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只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甲出身。雖係世祿之

家。卻是書香之族。(索隱)冒氏世代通顯，而好學能文，等於書中所說林氏。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人下有限。雖有幾門，卻與如海俱是堂族。沒甚親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箇三歲之子。又於去歲亡了。雖有幾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只嫡妻賈氏生得一女。(索隱)將說黛玉，便先插入賈氏，可見黛玉之名，全由於假托。年方五歲，乳名黛玉。(索隱)五歲便能讀書，可見小琬之意。夫妻愛之如掌上明珠。見他生得聰明俊秀，也欲使他識幾箇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歎。且說雨村在旅店偶感風寒，愈後又因盤費不繼，正欲得一居停之，所以爲息肩之地。偶遇兩箇舊友，認得新鹽政，知他正要請一西席，教訓女兒，遂將雨村薦進衙門去。(索隱)一篇假話，送到黛玉身旁矣。這女學生年紀幼小，身體又弱，工課不限多寡，其餘不過兩個伴讀了。故雨村十分省力，正好養病。看看又是一載有餘，不料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學生侍奉湯藥，守喪盡禮。過於哀慟，素本怯弱，因此舊症復發。有好些時，不曾上學。兩村閒居無事，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信步至一山環水澗，茂林脩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頽，牆垣朽敗，有額題曰智通寺。(索隱)此書雖演假話，卻有真事，惟智者能通。門傍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云：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索隱)爲一般熱中人說法，均是出家的張本，亦言一片假

話說得人眼前無路不知所趨而已。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文雖甚淺其意則深也會遊過些名山大剎到不會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箇翻過筋斗來的（索隱）閱盡興亡勘明因果確確乎翻過筋斗來也未可知何不進去一訪走入看時只有一箇龍鍾老僧在那裏煮飯（索隱）當是黃梁雨村見了卻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又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仍退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杯以助野趣於是款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索隱）一部書全著重在奇遇二字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姓冷號子興的（索隱）都指北京也都中謂人離奇曰古董清初入關時人見滿人舉動不免離奇故或以骨董謂之冷子興猶言滿人興盛也說見提要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贊這冷子興是箇有作為大本領的人（索隱）此句專指睿王而言提兵掃寇誠有作為開國建都誠大本領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索隱）睿王武略勝而不文而好汲引名士故借重范文程馮銓洪承疇一輩人此亦暗調故二人最相投契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箇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看來二人閒談慢飲敘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到沒有甚麼新聞到是老先生的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索隱）重在新聞



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與笑道：「你們同姓，豈非一族？」（索隱）是同族，是異族，筆致迷離，語言含蓄。雨村問是誰家，子與笑道：「榮國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老先生的門楣。」雨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卻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卻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認他，故越發生疏了。」（索隱）滿州地方，在漢爲元菟、樂浪等郡，本是同文之國，後乃淪爲異域，書中從漢說起，故爲一家。賈復者，言其來源複雜也。子與歎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榮寧二府，也都蕭索了。」（索隱）滿人開國，正與盛時，偏說蕭索，雖是有意含混，然亦見建都北京以後，瀋陽故闕，便覺蕭條。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榮寧兩宅，人口也極多，如何便蕭索了？」冷子與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索隱）是說奉天，不是真說金陵。明人舊京在金陵，故曰應天府。清人舊京在瀋陽，故曰盛京，亦曰奉天府。作者有意影射，不可不知。因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索隱）點出石頭城三字，以見石頭記之所由始。偏借說奉天時，說出恐人悟到秦淮耳。從他老宅門。」（索隱）是說盛京故宮。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外雖冷落無人，隔著圍牆一望，裏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裏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蒼蔚溫潤之氣。那裏像個衰敗之家。」（索隱）盛京故宮規模不甚宏廓，僅併數宅爲之，故曰二宅相連，閱其無人，故曰冷落，象本非衰敗，故曰那像衰敗之家。從實話口中演來，無適非假，故反筆爲多，或謂此段言明人故宮，故有衰敗之說，亦頗近理。子與笑道：「虧你是進士。」

出身原來不通。(索隱)有意罵進士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索隱)帝王家與仕宦家比自然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索隱)可見開國時一味恬嬉諸事廢弛繁費匱乏的光景說宏光亦通。這也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の兒孫一代不如一代了。(索隱)指情僧好色還位兩言那及五祖一宗時之英武。雨村聽說也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這榮寧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歎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國公死後長子賈代化。(索隱)此指清太宗文皇帝也太宗名皇太極書中取太極兩儀生四象之義故為二昆四子隱含太宗之名在內不可階賈代化者假代話也與雨村名一義。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敷八九歲上死了只剩了一個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他心上。(索隱)長名敷次名敬隱合福晉二字滿州謂妃為福晉也太宗元妃孝端皇后好佛先孝莊后而卒肅王蒙格當其所出與世祖同源異派故別為一支。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索隱)甄也。睿王納肅王之妃作者以陳思感頭擬之故名為珍珍指肅王蒙格也。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索隱)滿人佞佛甚孽婦女尤甚故宮中亦然點一筆先為情僧伏脈。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

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廝。這位珍爺也到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索隱) 蓉隱之意。此對可卿之雌蕊而言。小說也。如今教老爺是一概不管。這珍爺那裏肯讀書。只一味高樂不了。把那寧國府竟翻過來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索隱) 可見當時豪格之豪縱。再說榮府你聽。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裏。(索隱) 一部大文。因此作起先連點異事二字。再說。惜惜實有奇文。其賞之意。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索隱) 人世代嬗而已。亦禮王名。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爲妻。(索隱) 博爾濟錦氏滿洲世族。清初后妃多出於此。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索隱) 點明攝政二字。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了官。爲人平靜中和。也不管理家務。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爲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索隱) 本有立蓉王一說。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卽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又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職。(索隱) 太宗遺命。鄧王睿王輔政。後睿王獨擅。鄧王無權。故云。赦老不理家務。睿王綜理萬幾。故曰。主事之職。主事猶今言主任也。事出先朝遺命。故曰遺本一上。此彼清開國之先。大概規模。著字無多。而端委並具。赦老指鄧王。不以親。遂論以職權論也。令其入部學習。如今現已升了員外郎。(索隱) 前數語指關外事。此言升員外郎是已奉命專征在外矣。故曰升員外郎。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索隱) 珠言諸人也。太宗有子十一人。多不壽。故命曰諸。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聚了妻。生了子。一病就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

大年初一就奇了。(索隱)世祖正月晦日生，此移爲朔，亦暗點之意。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胞胎，嘴裏便銜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你道是新聞異事，不是(索隱)脚玉而生，暗指紅光照室神龍繞衣諸瑞而言，玉則專指小鏡，五彩晶瑩見玉之美，許多字跡見事之奇，脚之口中見愛之專。(俗語口啣慮化之意)又說新聞異事，凡三見矣。兩村笑道果然奇異。(索隱)又說奇異，凡四見矣，可見作書人詭奇詭怪之旨，只怕這人的來歷不小。(索隱)開國之主來歷自然不小，世祖詩云：我本西方一佛子，可見生有自來。子興冷笑道：(索隱)有不滿之意，萬人皆如此說。(索隱)人且僥兆心理眼光當是一律。因而乃祖母愛如珍寶，那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玩弄。那政老爺便不喜歡，說他將來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甚愛惜，獨那太君還是命根一般。(索隱)抓週是滯人俗尚，當時必有此事，惜記載中無可考。說來又奇。(索隱)又一奇字。如今長了七八歲。(索隱)世祖御極時方六七歲，雖然淘氣異常，但聰明乖覺，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臭濁。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索隱)反照上面色鬼二字。兩村岸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元之力，者不能知也。(索隱)排斥衆論，獨闢玄機，可稱格致大家，可稱悟道知己。子興見

他。說。得。這。樣。重。大。(索隱)事本重大。忙請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索隱)名論。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晁周程朱張。皆應運而生者。(索隱)世祖何嘗非應運而生。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索隱)李自成張獻宗。何嘗非應劫而生。書中皆隱然道及。大仁者。修治天下。(索隱)世祖似不及此。大惡者。擾亂天下。(索隱)世祖又不至此。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祚永運隆之日。太平無爲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爲甘露。爲和氣。洽然。既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氣。不能洋溢於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中。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偶爾溢出者。值靈秀之氣。偶過。正不容邪。邪復妬正。兩不相下。如風雨雷電。池中相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索隱)此段議論。精微深奧。卻又實情實理。前人雖莊列亦未能痛挾此蘊。作者以清靈之筆。出之。直洩苞符之秘。非讀書多。積理富。足稱格致大家者。安能道其隻字。至風落雲摧一段。尤覺妙想入微。文情橫溢。使男女。(索隱)歸到情僧妃子。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爲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爲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認。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索隱)後世那得有此警闢文字。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爲情。

癡情種。(索隱)此筆是主指情僧一流人。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爲逸士高人。(索隱)此筆是資縱偶生於薄祚寒門，亦斷不至爲走卒健僕。甘遭庸夫驅制，駕馭必爲奇優名娼。(索隱)此筆是主中主指妃子一流人，是作者最著意驚奇處。如前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索隱)後主明皇徽宗三人是主，徐是賓，夾寫行中，使人不覺。劉庭芝之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索隱)可見爲明以後事故特加近日二字，再如李龜年黃繙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索隱)文君以下五人皆指小窈窕一流人，是主，徐是賓。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索隱)此一篇議論，直欲上追孟子，故以易地則同作結。何等氣魄何等識見何等文字，豈小說家所能有。作書大旨全因勘透此層，知情僧妃子之事，常人尊異者固非善識者，亦未爲是律以修齊平治之正，誠有曹孚親之愛，與君之尊，被以耽淫不肖之名，又大負其悟之超，與情之篤，皆非皆是無可歸類。苦思力索，始知由正邪兩賦而來，實亦古今有數人物，故爲傳奇，記異作爲紅樓夢一書，非發此一段名言，人幾不知命意所在。仍借兩村道出，亦託之假證而已。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了。(索隱)雖是一筆騰開，却也是正義兩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徧遊各省，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索隱)對前異樣女子說，又見男女皆正邪兩賦，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著了八九。也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索隱)是指宏光即位南京時事，體仁云者，言南京遙遙相對爲情僧敵體之人，亦一代帝王也。總裁者，云總攬萬幾之意也。以清爲實，以明爲顯，作者漢人當

有不忘故君之義，你可知道。子輿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就是賈府老親。他門兩家來往極親熱的。

(索隱) 崇禎以前，明人與建州往來無間，故云親熱。作者處處照應。至在下也，合他家往來，非止一日了。

(索隱) 此是作者特筆，非代子輿立言。可見作書人爲明時世族。兩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

我到甄府處館。(索隱) 一片假話，又送入福王身畔矣。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榮貴，卻是

箇富而好禮之家。到是箇難得之館。但是這箇學生，雖是啟蒙，卻比一箇畢業的還勞神。說起

來，還可笑。他說必得兩箇女兒伴著我讀書，我方纔認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我心裏自己糊

塗，又常對著跟他小廝們說：這女兒兩箇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

希罕尊貴呢。你們這種濁口臭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箇字最爲要緊，若使要說的時候，必

用淨水香茶嗽了口，方可設若說錯，便要鑿牙穿眼的。其暴虐頑劣，種種異常。(索隱) 箇箇是

宏光確切考語。只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變了一箇樣子。因

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的亂叫起來。

後來聽得裏面女兒們，挈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姐、妹妹，作什麼，莫不叫姐姐、妹妹去說情討饒。

你豈不愧煞。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痛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

一聲，果覺疼得好些，遂得了秘法，每痛疼之極，便連叫姐姐、妹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索隱)

宏光昏闇，又非情僧之比，然好色則同，故演此一段文字。爲他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我所以

辭了館出來的。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父祖基業。（索隱）宏光登極，期年而國亡身死，言之有概。從師友規勸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索隱）姊妹指宮眷而言，宏光宮中皆一時之選，後均籍入清宮，故加可惜二字。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箇也不錯。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因賢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索隱）元春指圓圓，觚賸言田妃擅寵，兩宮不協，烽火羽書，相望於道，宸居爲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警蹕歸蘇，將求色藝兼絕之女，由母后進之，以紓宵旰憂，且分西宮之寵，因出重資購圓圓，載之以北，納於椒庭云云。陸士雲圓圓傳亦言甲申春流氛大熾，思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宏，遇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兩說不同，一由周進，一由田進，未審孰是。然圓圓曾入明宮，充下陳，則確有其事也。故書中言作女史，且書中說元春亦往往兼指田貴妃，思宗悼田情，況與情僧悼董略同，故田妃亦爲董妃遠影。梅村永和宮詞爲田妃作，亦感於董妃而發也。一小姐乃是赦老爺姨娘所出，名迎春。二小姐政老爺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惜春。（索隱）迎春者言圓圓既出自成之手，三桂復迎之絳州也。觚賸載三桂迎圓圓事，謂於玉帳結五彩樓，備翟菲之服，從以香輿，列旌旂，簫鼓三十里，親往迎迓。梅村詩亦言燈炬迎來，在戰場，鄭重言之，可見當時迎禮之盛。故曰迎春。探春者言圓圓既失身辜盜，（圓圓傳謂爲自成所得，載其遺事，他書均言爲賊師劉宗敏所獲，不一其說，豈宗敏掠之進於圓耶，是不可知矣）復歸三桂，先說自成見舍，然後以書探三桂之意，乃得復聚，令其書詞，猶有傳者，故曰探春。一鶻，三桂之眷，一鶻，圓圓之諤也。惜春者，謂圓圓建議，桂不能從，終致進退失據，圓圓悔而披緇，空爲桂惜，故曰惜春。三春之名，隱指吳陳始末，況迎探皆言，庶出，喻圓圓出身賤也。惜春後獨出家，喻圓圓末路慘也。開卷



問名生平，已定史筆。史筆。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多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箇箇不錯，兩

村道更妙在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取。（索隱）明季秦淮佳麗命名多奇，如董白、陳

沅、下賽、頤文之類甚多，不可枚舉。用香豔字者絕少，因在江南，故曰甄家風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

玉等豔字。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

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排的，卻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證。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

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索隱）取梅字偏旁，說見提要。不信時你回去細訪

可知。兩村拍手笑道：是極。我這女學生名叫黛玉。他讀書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索隱）既舉

諱名之例，爲寶玉之名作襯，又提醒一密字，言中命名中均有秘密不言之隱意。寫字遇著敏字，亦減一二筆。

我心中每每疑惑，今聽你說，是爲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凡女

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生此女。今知爲榮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了。（

索隱）小琬傳言小琬喪母，養痾吳門，鍵戶二旬餘，此段中兩言黛玉喪母，又言舊症復發，有好些時不會上學，均是爲甄

寫照。子興歎道：老姊妹三箇，這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箇也沒了，只看這小一輩

的將來的東床何如呢。（索隱）看三桂結果。雨村道：正是方纔說政公已有了一箇銜玉之子。

又有長子，所遺弱孫，這赦老竟無一箇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又生子一箇，到

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卻不知將來何如。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次名賈璉，今已

二十來往了。親上做親。娶的是政爺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甄爺身上現捐的是箇同知。也是不喜讀書的。於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得。所以目今現在乃叔政老爺家住。幫著料理家務。誰知自娶了此夫人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甄爺到退了一舍之地。模樣又極標致。言談又極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一箇男人萬不及一的。(索隱)忽又說到賈璉。鳳是為豫王伏線。豫王為睿王弟。故云居。次豫王為輔政叔王。故璉捐同知。同知者。同平章事。參知政事之意也。豫王與睿王同母昆季。故為王夫人內姪女。內姪女者。言以私親見用也。輔政在攝政之下。故曰幫辦家務。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的這幾箇人。只怕都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索隱)提出正邪兩賦一路而來八字。將一時南北漢滿帝王后妃一齊斷定。子興道。正也罷。邪也罷。只願算別人家的帳。你也吃一杯酒纔好。雨村道。只願說話就多吃了幾杯。子興笑道。說著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即多吃幾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為不可。於是二人起身。算還酒錢。方欲走時。忽聽得後面有人呼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箇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要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分三大段。自卻說句起。至又游至維揚地方句止。為第一段。結明嬌杏的因緣。與雨村的遭際。無甚關係。第二段自開得今年鹽政句起。至不會上學句止。為第二段。揭明如海的家世。與黛玉的來由。亦是小小過脈。自雨村聞居無事句起。以至煞尾止。為第三段。此段借冷子興口中。說出寧榮支派。直是一部滿州源流考。而當中

雨村一大段議論微妙精奇。又似一篇先天太極說，況全書的綱領均括其中。且從冷子與口中說來，免敘許多來歷章法。楚楚均非尋常筆墨。可同前回說大如州。此回又說縣太爺州縣混淆，似是筆誤。大抵作者於此類多不經意，甚或有意亂書，以示借徑。讀者誦經禮佛，爲證真如，不必因廟門偶爾向東，遂謂佛不在是，廢然思返，廟門豈關佛旨，有如此書。

(護花評)智通寺者，言惟智者能通此書之義也。○兩語甚善，惜不能道其所以然。

(又)冷子與者，喻寧榮二府極熱鬧後必歸冷落也。○就書中言之，亦自可通。

(又)情癡情種，是寶玉黛玉品題。○是福王與世祖的分別，不是寶黛的品題。

### 第三回 託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恤孤女

卻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張如圭。(索隱)張如圭，言將子歸也。他係此地人，革後家居。(索隱)革後言鼎革後也。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索隱)清初召徵遺逸，故曰起復舊員。他便四下裏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知雨村。雨村歡喜，忙敘了兩句，各自別去回家。冷子與聽得此言，即忙獻計。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而別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前已遣了男婦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尙未行。此刻正思送女進京，因向蒙教誨之恩，未經酬報。遇

第三回 託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恤孤女

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弟已預籌之。修下薦書一封。託內兄務爲周全。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卽有所費。弟於內兄信中注明。不勞吾兄多慮。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曰。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進謁。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一家。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爲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之流。故弟致書煩託。否則不但有污尊兄清操。卽弟亦不屑爲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於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又說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吾兄卽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原不忍棄父而去。無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索隱)是小菀強別辟靈時慘狀。必欲其往。四字著眼。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已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甚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減我內顧之憂。如何不去。黛玉聽了。方灑淚拜別。隨奶娘及榮府中幾箇老婦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隻船。帶兩箇小童。依附黛玉而行。(索隱)一帆風順。將假話送入都門矣。一日到京都。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了宗姪的名帖。至榮府門上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卽忙請入相會。見雨村相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的是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扶危。(索隱)攝政初入關時。好引用文臣名士。故云。大有祖風。(索隱)清太祖太宗均注意文臣。故以計降洪文襄諸人。不厭煩瑣。況又係妹

丈致意。因此優待兩村。更又不同。便極力幫助。題奏之日。謀了一箇復職。不上二月。便選了金陵。應天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索隱) 州縣起復。何能遽選知府。不過為清初用官之濫。積習之多。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府打發轎子。並拉行李車輛伺候。這林黛玉常聽得母親說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索隱) 宮闈自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箇二等的僕婦。(索隱) 所謂蒲州太太之流。穿吃用度。已是不凡。何況今至其家。多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要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恥笑了去。自上了轎。進了城。從紗窗中瞧了一眼。其街市之繁華。人煙之茂盛。自與別處不同。(索隱) 京師自然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著兩箇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索隱) 禁苑內均朱門銅獸。門前列坐著十來箇華冠麗服之人。(索隱) 兩翼八旂侍衛人等。每門十餘人。王大臣入。則掛刀起立而喝。正門不開。只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索隱) 惟帝后得啟中門。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敕造寧國府五箇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的長房了。又往西不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卻不進正門。只由西角門而進。(索隱) 又點一筆。純是入宮實況。轎子擡著走了一箭之遠。將轉彎時。便歇了轎。後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另換了四箇衣帽周全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擡著轎子。衆婆子步下跟隨。(索隱) 東華西華門以內。便為紫禁城。外與不得入。婦人入宮。須乘穿朝椅(式如山輿)以外廷人役二人肩之。漢大臣賞騎馬者亦多乘此。餘俱步行。至一垂花門前落下。(索隱) 似指慈寧宮。非乾清門。乾清居中。慈寧偏左。故曰轉彎。賈母不居

正房，正指慈寧方位，不知者，甚無疑，政老之不孝，與賈母之貪幽也。衆小廝又退了出去。（索隱）外人例不得

入宮門，門以內皆中官矣。衆婆子上前打起轎簾，扶黛玉下了轎，林黛玉扶著婆子手，進了垂花

門，兩邊是超手遊廊，正中是穿堂，當地放著一箇紫擅架子，大理石屏風，轉過屏風，小小三間

廳房，廳後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挂著各色鸚鵡

畫眉等雀鳥，臺階上坐著幾箇穿紅著綠的丫頭。（索隱）是宮眷女嬪常在客廳之流，清例凡嬪御不奉

召，不得入室，皆坐簷下，以待呼喚，雖皇后對於太后亦然。一見他們來了，都笑迎上來說道：「剛纔老太太

還念呢，可巧就來了。」於是三四人爭著打簾子，一面聽得人說林姑娘來了，黛玉方進房，只見

兩箇人扶著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外祖母抱住，

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著大哭起來，當下侍立之人無不下淚，黛玉也哭箇不休，衆人慢慢勸

解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當下賈母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二舅母，這是你

先珠大哥的媳婦，大嫂，黛玉一一拜見，賈母道：「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初來，可以不必上學，

去。」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箇，不一時，只見三箇奶媽，並五六箇丫頭，擁著三位姑娘來了。

第一箇肌膚微豐，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沈默，觀之可親，第二箇削肩細腰，長挑

身材，鵝蛋臉兒，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箇身量未足，形容尙小，其釵環

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妝束。（索隱）本指一人，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廝認，歸了坐位。

丫鬢送上茶來。不過敘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女兒。所疼者獨有你母。今一旦先我而逝。不得見一面。教我怎不傷心。說著。攙了黛玉的手。又哭起來。家人忙相勸慰。方略略止住。衆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弱。不勝衣。卻有一段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索隱)小娥多病。傳與憶語中均及之。傳並言以勞瘁病卒。故曰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治好了。黛玉道。我自來如此。從會吃飯時。便吃藥。到如今。經過多少名醫。總未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記得來了一箇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親。一概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生這和尙瘋瘋顛顛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索隱)小娥被擄。必有威黨。繩其美於軍府者。

故小娥傳中言辟置在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欲以身後。寧使兵得我。則釋君。若其問我於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云云。此小娥北行之明證。又可見軍府之必欲得娥。非倉卒掠以北行者。書中言不見外親。一語當指辟置避兵鹽官時之投非其人而言。然借以兆寶黛終身適相符合。所謂美人細意。處貼平裁。縫盡針線跡者是也。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索隱)以小娥在弱。固應服此。然參爲違產。作者特拈此名。亦以見身屬遠人。處養榮之意。與後天王補心丹一例。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裏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休。只聽得後院中有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索隱)神來之筆。黛玉思忖道。這些人箇箇皆

是歛聲屏氣如此。(索隱) 宮闈靜肅氣象。 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誕無禮。(索隱) 清初豫王，最爲跋扈。

驕蹇不奉法度，以蒼王弟故，屢有犯者，僅罰錢，作書人處處照顧，均是史筆。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丫鬟擁

著一箇麗人從後房進來。這箇人打扮與姑娘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著金絲

八寶鑽珠，髻綰著朝陽五鳳掛珠釵，頭上戴著赤金盤螭，綵絡圈身上穿著縷金百蝶花大紅

雲緞窄袖襖。(索隱) 江南見聞錄載豫王入城時穿紅錦箭衣，大紅紅也雲緞錦也窄袖襖箭衣也。時明衣尚稱滿

衣尚約，初見甚異，故見聞錄特記之，作者亦特言之，無一閒筆。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著翡翠撒花

洋綉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掉稍眉。(索隱) 足見其威。 身量描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

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裏有名的

一箇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索隱) 豫王嗜殺，故有嘉定三屠揚州十日之

事，的是辣手，應有此稱。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衆姊妹都忙告訴黛玉道：這是璉嫂子。黛玉雖不

曾識面，聽見他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卽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

兒教養的學名，叫做王熙鳳。(索隱) 開國名王熙朝之鳳，命名之義亦美，亦識。 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

呼之。這熙鳳攜著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了一番，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索隱) 細心因

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物。我今日纔算見了。(索隱) 是豫王得小琬時，心中眼中的實況。 況且這

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索隱) 滿州人呼母曰奶奶，祖母曰太太，家長年老亦通稱曰老祖宗，小兒或但



呼老祖宮中稱太后皆稱老祖宗。看近人所著清季宮闈秘史可知。賈母指孝莊皇太后。卽此益見。的外孫女兒。竟是箇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刻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著。便用手帕拭淚。（索隱）假慈悲。那得一副急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到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休再題前話。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爲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歡。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攔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現吃什麼藥。在這裏不要想家。要什麼吃的。什麼頑的。只要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歇。說話時。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爲捧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索隱）事關熙是管家娘的口吻。是輔政王的身分。月錢指八旗月糧。亦兼指宮中月例。剛纔帶了人到後樓上找縵子。找了半日。也沒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擎出兩箇來。給你這妹妹裁衣裳的。等晚上想著。再教人去拏罷。熙鳳道。到是我先料著了。知道妹妹這兩日到。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箇老嫗。帶了黛玉去。見兩箇舅舅去。維時賈赦之妻邢氏。忙起身笑回道。我帶了外孫女過去。到底便宜些。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索隱）

宮例須奉明諭方能退休不然仍須伺於廊外。那邢夫人答應了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索隱)典禮秩然。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門前。早有衆小廝拉過一輛翠幄清油車來。邢夫人攜了黛玉坐上。衆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擡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索隱)京師顯宦家多如此。滿人尤嚴。門狹者往往以人曳轆倒置門內待婦女乘訖再曳出。駕騾作書人固無處不留意也。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入一黑油大門內。(索隱)賈赦兼指鄭王示非宮廷殿閣故曰黑油大門其實藩邸亦未門也。又睿王被罪後奉有墳園柱用黑色之論於赦之大門一書其色亦微旨也。至儀門前方下車來。邢夫人挽了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處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致。不似那邊的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好。及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妝麗服之姬妾丫鬢迎著。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令人到外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來回說。老爺說道。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傷心。暫且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懷。想家跟著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裏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著。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纔是。黛玉忙站起身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遲去不恭。異日再領望舅母容諒。邢夫人道。這也罷了。遂命兩箇嫵嫵。用方纜坐來的車子。送了過去。於是黛玉告辭。那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衆人幾句。眼看著車去了。方回去。一時黛玉進入榮府。

下了車，衆嫔嬪引著便往東轉彎。(索隱) 榮府指宮廷，應走乾清門之夾道，不能升階入門，故曰轉彎，此與慈寧均在保和殿後，前已敘入門形勢，故不再敘。走過一座東西的穿堂。(索隱) 是景運門，向南大廳之後。(索隱) 是乾清宮。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索隱) 是坤甯宮。兩邊廂房。(索隱) 是配殿。鹿頂耳門鑽山。(索隱) 宮廷大都繞以周廊，故多此式。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內室。(索隱) 是正宮。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索隱) 前通天安午門，後通神武地安等門。進入堂屋擡頭，迎面先見一箇赤金九龍青地大匾。(索隱) 宮廷匾式。匾上寫著斗大三箇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索隱) 著眼。大紫檀雕螭案上，設著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著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鑿金彝一，一邊是玻璃盒。(索隱) 是宮中陳設。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椅子，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著鑿銀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索隱) 著眼日月二字，是言帝王夫婦也。

堂前黼黻煥煙霞。(索隱) 著眼烟霞二字，是言山林結果也。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蔭拜手書。(索隱) 滿州肇祖名孟特穆，蔭與我同穆蔭者言皆穆之種子苗裔也。東安王云者，言其始偏安東野，稱王未帝也。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東邊的三間耳房內。(索隱) 歷代帝后，均不居正宮，多旁居於養心殿等處，宮內東廊西狹，讓地

第三回 託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恤孤女

爲西施，故書中多言偏東，均是指實，全非意造。於是老嫵嫵。（索隱）宮中亦有女僕，亦稱女官，皆內務府三旗婦女充之，呼曰媽媽，亦曰阿（平聲歌韻）媽（若阿讀仄聲，則滿人呼父之稱矣）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鋪著猩紅洋毯，正面設著大紅金綫蟒引枕，秋香色。（索隱）黃色也，非常人可用。金綫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几上汝窯美人觚，內插著時鮮花卉，並茗碗茶具等物。地下西面一溜四張椅子上，都搭著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腳踏，兩邊又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不必細說。（索隱）陳設一如滿宮形式，讀宮闈秘史自知。老嫵嫵讓黛玉上炕坐。（索隱）是伺候召見的光景。炕沿上卻也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就東邊椅上坐了。本房的丫鬢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吃了茶，打量這些丫鬢們妝飾衣裙，舉止行動，果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箇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一箇丫鬢走來，笑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嫵嫵聽了，於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索隱）是叫起的狀況，加以引字，以見爲引對之制，清宮叫起，閩人呼帶，帶亦引之義也。正面炕上。（索隱）滿人尙炕，故數言之。橫設一張炕桌，上面堆著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著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卻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這定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著半舊的彈花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讓他上炕，他方接王夫人坐了。王夫人乃說你舅舅今日驚戒去

了。(索隱) 國初時書畫位勢至由裝製後則能音入骨骨各院雖有積案從無下榻其間除戒葷酒者此可見是清初氣象。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三箇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偶一頑笑。都有箇儘讓的。但我最不放心。的卻有一件。我有一箇孽根禍胎。是家裏的。混世魔王。(索隱) 得天下而不居。可謂混世魔王。又京師後山魔王之謔。即指世祖。今日因廟裏還願去。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道了。你以後只不要俵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素聞母親說過。有箇內姪。乃脚玉而生。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所說。便知這位表兄。一面陪笑道。舅母所說的。可是脚玉而生的這位表兄。在家時。記得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索隱) 反筆。小名就叫寶玉。性雖憨頑。說待姊妹們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和姊妹同一處。兄弟們自另院別室。豈有得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一處嬌養慣的。若姊妹們不理他。他到還安靜些。若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了一句話。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許多事來。所以囑咐你莫俵他。他嘴裏一時甜言蜜語。(索隱) 以后相許。不可謂不甜。不可謂不蜜。一時有天無日。瘋瘋傻傻。只休信他。(索隱) 果辦不到。故不可信。書中預伏一筆。正不止爲寶黛作識。上文另院別室。數言。亦反示清初宮廷之屏雜。黛玉一一的都答應著。忽見一箇丫鬢來說。老太太那裏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攜了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甬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拖厦廳。北

邊立著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向這裏找他去。少什麼東西。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幾個纔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索隱)中宮。王夫人遂攜黛玉穿過一箇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索隱)慈寧本在極東。故須穿過一重宮廷方到。於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傍四張空椅。熙鳳忙拉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下。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左右不在這裏吃飯。(索隱)清制太后皆獨席。你是客。原該如此坐的。黛玉方告坐了。賈母命王夫人也坐了。迎春姊妹三箇告了坐。方上來。迎春坐右手第一。探春左手第二。惜春右手第二。傍邊丫鬢執著拂塵漱盂手帕。李鳳二人立於案傍勸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丫鬢雖多。卻連一聲咳嗽不聞。(索隱)規制井井。可與宮闈秘史參看。飯畢。各各有丫鬢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家教女。以惜福養身。每飯後必過片時方吃茶。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裏許多規制。不似家中。亦只得隨和著些。接了茶。又有人捧過漱盂來。黛玉也漱了口。又洗手畢。然後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索隱)宮中飯後用茶漱口。秘史中亦嘗言及。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說了兩句閑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什麼書。不過認幾箇字罷了。一語未了。只

聽外面一陣脚步響了，攷進來報道：寶玉來了。黛玉心中想這箇寶玉不知是怎生箇德性。人  
物（索隱）上文說記得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此處心中想這箇寶玉不知怎生人物，是與小瓊傳中聞人說賈子則亦  
胸次貯之兩言，反復相映。及至進來，原來一箇青年公子，頭上戴著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著二  
龍搶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著五采絲攢花結長穗宮綵，外罩石青起  
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著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  
畫，鼻如懸膽，眼似秋波，雖怒時而似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釧，纓絡又有一根五采絲，繫繫  
著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裏見過的，何等眼熟。（索  
隱）小瓊傳言一日姬方醉臥，聞賈子在門外，扶出相見於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已而回目，瞳視不發一言，辟還心，驚懼  
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琬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即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云云。書  
中此段，即由傳脫胎，專寫途如值夢四字，的心理，又回顧上文神瑛絳珠的舊案，筆致深婉，妙想入微。只見（索隱）  
是黛玉眼中看出，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索隱）是滿州宮廷習尚，凡宗室見尊長，必屈雙膝至地，謂之雙膝  
安，臣下謂之跪安，與打千不同，與滿洲尋常請安亦不同，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即轉身去了一回，再來時  
已換了冠服，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  
亮如漆。（索隱）清世祖有髮辮，頂髮獨高，故此言攢至頂中胎髮，特加胎字，見生而有異也。從頂至稍，一串四  
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腳。（索隱）世祖始定御用冠服之制，冠用東珠為頂，鑲金為座，書中特言大珠金墜，大珠即

東珠金墜猶言金座皆在下之義也。是特筆關照世祖。非濫寫寶哥裝飾。上文箭袖宮纓蕙褂朝靴。亦暗指滿清御用服色。然不必定爲世祖。此乃按寶。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著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索隱)滿人重佛。童年往往如此。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傅粉。脣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天然。一段風韻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卻難知其底細。後人有作西江月二詞批寶玉極確。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爲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索隱)此首是言情僧性與人殊。

富貴不知樂業。(索隱)此句著眼。貧窮難耐淒涼。(索隱)陪筆。可憐辜負好韶光。(索隱)出家時年僅二十有四。於國(索隱)著眼。於家(索隱)陪筆。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

不肖無雙。寄言紈褲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索隱)此首是不滿情僧所爲。

卻說賈母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妹。寶玉早已看見了一箇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忙來作揖。相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衆不同。兩鬢似蹙。非蹙。籠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鬢。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似嬌花。照水行動。疑弱柳。扶風心較比。千多一發。病如西子勝三分。(索隱)病字兩見。態度的是兩人。寶玉看罷。笑道。這病未幾。曾見過過詢。(索隱)佛家謂之夙因。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誰



然未曾見過。他然看書面善。心裏到像是舊相認識。恍若遠別重逢的一般。(索隱)小宛傳言。初值胃子。故懼舊感。兩意融洽。莫能舉似。書中說寶黛初見時胸中情況。實從小宛傳故懼舊感數語中脫胎。妙在照顧上文。自完首尾。賈母笑道。好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索隱)又照應兩意融洽一語。傳又載小宛正告辟羣曰。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滄珠草之所由來)磁石。(大荒石通靈玉之所由來)之鐵。氣有潛感。數亦有冥會。云云。此一段文字。皆敷陳小宛言中之意。推之紅樓全部。寶黛形影全不出頓牟磁石兩言。寶玉便走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量一番。因問妹妹可會讀書。黛玉道。不會讀書。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箇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道。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道。何處出典。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索隱)初見贈字。便欲畫眉。通考。古今人物。便知畫眉。為何如人。為何如事。此作者微旨。示寶黛人本同矣也。西方有石。卽西方佛子之意。顰顰二字。隱含吳宮故事。亦狀其人。皆爲黜醜。後人知二人爲君王妃子。其實黛非西方之石。典亦不出通考之書。隨意寫來。借資印證。豈如今小說家專以數典見長者所可比並哉。又梅村清涼山讀佛詩云。玉母攜雙成。(畫也)翠蓋雲中來。漢主坐法宮。一見光徘徊。結以同心盒。授以九子釵。之數言者。是誌漢主雙成相遇之結。一見光徘徊。其欣訝可想。的是寶玉初見黛玉時情況。況這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箇字。豈不甚美。探春笑道。只恐又是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杜撰的太多。偏是我杜撰不成。(索隱)點明杜撰。益令人思。又問黛玉可有玉。沒有。(索隱)此人人所當問者。書中時時以通靈美玉暗指小宛。然小宛多作小宛。實無

玉之迹象可尋。恐讀者好生別論，故設一難。衆人都不解。（索隱）衆人誠不解玉之何指。黛玉便忖度著，因他有玉，故問我有無。因答道：我沒有。那玉亦是箇罕物，豈能人人皆有？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狂病來，摘下那玉就很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人的高低不識，還說靈不靈呢。（索隱）小琬應愧此數言，我也不要這勞什子，嚇的地下衆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攙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索隱）是何地位是何家教，何苦摔那命根子。（索隱）真拿這玉當命根子，寶玉滿面淚痕泣道：家裏姐姐妹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這箇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箇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這妹妹原有玉來的，因你的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你妹妹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玉也是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著便向丫鬢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一想也就不生別論了。（索隱）此一段是一篇答客難，答明有玉，可知小琬初本作琬後乃省去玉旁，豈書作宛，借賈母口中圓說露出原有玉來四字，作者心細如髮。當下奶娘來問黛玉房舍，賈母便說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暖閣裏，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櫥裏，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索隱）故擬一筆，是文家欲擒先縱法。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櫥外牀上很妥當，何必又出來鬧你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回，說也罷了。（索隱）西廂記：今宵同

會碧紗櫥是雙樓的綺語。作者即採此語以入書，以示爲錫盒定情之始。評者每欲攷定時令，以冬用紗櫥爲作者之誤，母乃寔甚。每人一箇奶娘，並一箇丫頭照管。餘者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照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索隱）藕合皆匹配之意。作者於此段中處處點明是夫婦，至再至三，卻無一句違礙，不害其爲影，即畫籠直是神筆。並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箇人來。一箇是自己的奶娘王嬷嬷。（索隱）乳母姓王，將琬字偏旁湊足，可見原來有玉。一箇是十歲的小丫頭名喚雪雁。（索隱）北地雙飛之意。又點一筆。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索隱）小琬入宮時，情僧不過十齡以外，應有一團孩氣。王嬷嬷又極老。（索隱）此處言王嬷嬷，王應讀本字，不作玉字看，須與秦可卿事參合根究，便知作者本意，須念小琬北來時，豫王將何獻耶，此極可思。料黛玉皆不遂心。（索隱）或少或老，安能稱意，日還淚債，有由然也。將自己身邊一箇二等丫頭名喚鸚哥的。（索隱）唐人詩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作者此段設種種權詞，無非欲說宮中之事，然而驚寒欲墮，不敢直言，故造境設情，浪費許多筆墨，於段末標出鸚哥二字，揆之唐人詩意，可知其人何指其事，何居鸚哥之名，僅見於此，後不復見，殆已化爲望帝春心，耶故紫鵲之名繼之而起，是一是二，可勿拘拘。與了黛玉亦如迎春等一般。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箇教引嬷嬷。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箇丫頭外，另有四五箇灑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鬟。（索隱）是貴妃宮制，當下王嬷嬷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櫥內，寶玉之乳母李嬷嬷。（索隱）世祖乳母有李嘉氏，康熙中封佑聖夫人，葉黑勒氏封佐聖夫人，又樸氏封奉聖夫人，李嬷嬷即指李嘉氏諸人也。並大丫頭名喚襲人者。（索隱）襲人用拆字法，則龍衣人。

也。素女入櫛龍衣伴主其事已大可見。陪侍在外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素隱）隱用絲珠故事。又梅村題小琬詩云。珍珠無價玉無理。又古意詩云。珍珠十斛買鸞。皆指小琬言。本他人掌上珠也。

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襲人心地純良。遂與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素隱）花冠鳳襖。前是宮妝。又曾見前人詩句有花氣襲人知晝暖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素隱）作者恐人迷悟。故又自家圖謊。這襲人有些癡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寶玉。今跟了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素隱）襲王一會從此情深。心中目中。豈尚有二。吾水繪耶。馮貴與云。漢宮豈葉於昭。為異於宣。為祥。兩愛一身。冷炎。遠異。可為情。情。賀亦可為公子。悲矣。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每規諫。寶玉不聽。心中著實憂鬱。（素隱）御製董妃行傳中。備言妃之善諫。是晚寶玉李嫵已睡了。他見裏面黛玉。鸚哥猶未安歇。他自卸了妝。悄悄的進來。笑問姑娘。怎麼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姐姐請坐。襲人在炕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在這裏傷心。自己淌眼抹淚哩。（素隱）梅村詩云。爭傳娶女嫁天孫。纔過銀河拭淚痕。書中特著數言。以見渡河初淚。憤從此發。勸矣。說今兒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病。偷或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所以傷心。我好不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更奇怪兒。笑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狀。你多心。傷感。只怕你還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素隱）著眼笑話。還有四字。惜事秘年遠。不可盡聞。傷感不了一言。亦為小琬終身寫照。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著就是了。及敍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早起來。省過賈母。因往

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來的兩箇媳婦兒來說話的。雖黛玉不知原委。探春等卻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舅王子騰得了信。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索隱)讓王南下殺人多威勢過重。睿王親故多以為言。王亦知其不可。乃於順治二年七月召還京師。以貝勒勒克德渾為平南大將軍。同固山額真葉臣往江南代之。此段即專書此事。故以二王（王夫人熙鳳）當之。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共分四段。自首句起。至不在話下句止。為第一段。是說黛玉入都。小瑤北行之始。以雨村作伴。可見有熱中人撮合其間。中間帶出敝政名字性情。亦可見彼美初來。投止何地。與十三回參看。當有會心。且說黛玉自那日乘舟登岸時句起。至不過認幾個字句止。為第二段。專說宮廷宏制。與帝室常儀。為小瑤入宮之特證。中間帶出熙鳳的驕專。是以大營包小營。自一語未了句起。至方纔安歇句止。為第三段。此段專用迷離恍惚之筆。敘述小瑤一生概略。初見寶玉時光景。的是與薛璽相觀之情。況授居賜婢。又是入宮獲寵之始。基中有老小均不遜心一言。更可見小瑤初來頗艱於擇人而事。此中情事隱秘。不敢妄用管蠶。段末更如鸚哥襲人。一則為旁觀益明。一則為後來開徑。心思微細。筆法靈活。全如淵明琴趣。不勞絃上之音。又如海上仙山。瞻之在前。卽之已渺。一篇雅謎。打破殊難。而按實則字字皆真。語語有據。昔人詩云。細語人不聞。松風吹解帶。此段意境。彷彿似之。自次早起來句起。至段末止。為第四段。由黛玉眼中看出王夫人熙鳳內親黨護之事。筆致連帶。而情事截然。下啟上承。遠山無

盡

(護花評)賈雨村至京得缺到任，幾句撇開，即細敘黛玉正文，得隨起隨落之法。

(又)黛玉開口說病說癩頭和尚，說不要見哭聲，說不要見外親等語，已逗明一生因緣結果。

(又)王熙鳳出來另用一副筆墨，細細描畫，其風流能幹，有權陰薄氣象，已活跳紙上，真是寫生妙手。王夫人對黛玉說寶玉嬌養瘋傻樣子，已將日後同黛玉情況，隱隱伏出。

玉說寶玉嬌養瘋傻樣子，已將日後同黛玉情況，隱隱伏出。

(又)黛玉初見寶玉，便吃一驚，想著像在那裏見過，寶玉亦如此說，宿緣已見，鋪敘寶玉裝束面貌，更覺動人，卻先

心中想道，不知是怎樣慣慣人物，反挑一句文筆曲折生動。

寶玉一見黛玉便捧玉哭泣，黛玉亦因捧玉夜間淌淚，此時之兩淚，是一生眼淚根源。○以上數評，均靈醒可誦。

(大某評)點髮人之名，特用一個者字，作者之微意也。若他人出場，並無此例。○此評亦詳人所畧。

####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卻說黛玉同姐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

官司等語。(索隱)引入薛蟠，是言明季戚瑞田宏遇等驕橫實況，並述圓圓入都的原始。(舛贖謂圓圓為周所進

似不然)與第三回末一段所說雖同一事，而前回重在「小瓏故段」，末以「召豫王還京」作結，此回重在「圓圓故以周田強奪

入京」作引，派別流分，清可鑑底。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姐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

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索隱)忽又引入李純身上，是為寫劉老老入府張

本李執反況崑山劉孀趁豫王入京時急急補出來歷亦史家補傳定法蘭王者香也劉孀生子襲封親王殊榮極貴以一年中拏婦得之誠爲異事故書中特命執子爲蘭以示爲王者之意公羊開始便講母以子貴此段中書名特例其公羊家言耶○賈珠限於玉旁無可取喻僅言明亡後孀避奇遇故命曰珠珠之半爲朱指朱明也言已天亡可知爲南都既下以後事耳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索隱）守守節而終劉則異是曾爲國子祭酒（索隱）過墟志言虞山劉氏世業儒家雖落名楣也俗稱學究爲老祭酒故云族中

男女無不讀詩書者至李守中繼續以來便謂女子無才便爲德故生了便不十分認真讀書口不過將些女四書列女傳讀讀認得幾箇字罷了記得前朝這幾箇賢女便了（索隱）過墟志言三秀（劉孀名）慧而躡六歲母死父教之讀過目輒了了捉筆作楷秀逸獨絕志言父教秀讀而書中偏言父不重讀處處均用反筆卻以紡績女紅爲要因取名爲李執字宮裁（索隱）執有反正二義以字音論執者完也李執白首完貞應有完人之目名之曰執蓋誌善也在書中爲正筆在本事爲反筆以字義論執文綺也劉孀矢志不屈乃爲文綺所動卒致玉玷不完名之曰執蓋誌醜也在本事爲正筆在書中爲反筆是書論人有正寫有反寫即劉孀一事以劉老老正寫以李執反寫即李執一人以生子正寫以命名反寫變換不窮神奇莫測因此這李執雖青春喪偶且居處於膏梁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不問不聞（索隱）過墟志載劉才敏心細平日籌畫無不中其夫黃亮功死後持家禦侮尤有置井非此書言一概不問不聞又是反筆且槁木死灰亦有時復燃更爲反之又反惟知侍親教子外則陪伴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索隱）劉孀在黃固無子亦無小姑亦是反

筆。今黛玉雖客居於此。(索隱)又引回黛玉身上，明爲附傳之法。自有這幾箇姑嫂相伴。除老父之外，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索隱)如景、豈、竟、忘、耶。如今且說買雨村。(索隱)假話又復開場。授了應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拘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彼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箇丫頭。不想係拐子拐來賣的。這拐子自己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主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又悄悄的賣了與薛家。(索隱)指周田諧威臨以明史考之。周僅錄錄。田則駢縱不遵法度。好俠遊擊。園亭歌伎甲都下。此事似田所爲。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丫頭。無奈薛家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皆已逃走無踪跡了。只剩了幾箇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求太老爺拘拿凶犯。以扶善良。存沒感激天恩不盡。(索隱)想見當時威臨之橫。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等事。打死了人。竟白白走了。拿不來的發簽。差公人立刻將凶犯家屬拿來拷問。只見案旁立著一箇門子使眼色。不令他發簽。(索隱)想見當時脅殺之猾。雨村心下狐疑。只得停了手。退堂至密室。令從人退去。只留此門子一人伏侍。門子忙上前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入九年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卻十分面善。一時想不起來。門子笑道：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得當年葫蘆廟裏之事麼。(索隱)雨村本葫蘆出身。應以糊塗將事。雨村大驚。方憶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裏一箇小沙彌。因



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耐不得寺院淒涼景況，遂趁年紀尙輕，蓄了髮，充當門子。兩村那裏料得是他，便忙攔手笑道：「原來是故人，因令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兩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也。此係私室，但坐何妨？」這門子方告了坐，斜簽著坐了。兩村道：「方纔何故不令發簽？」這門子道：「老爺榮任到此，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案隱）想見當時官吏之巧。兩村忙問何爲護官符。門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箇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做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從前的官府都因礙著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的護官符來，遞與兩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牌云：「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箇史。東海缺少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案隱）詞語雋麗，類古歌謠。此四家隱指崇禎時外戚周袁田三家，玉堂金馬三家所同。阿房一聯指周，但具甲第之盛。東海一聯指袁，尙有推解之風。豐年一聯指田，獨尙揮霍之習。兩村尙未看完，忽聞傳點報王老爺來拜。兩村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來，問這門子：「門子道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案隱）想見當時黨援之盛。今告打死人之薛，就是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這王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案隱）

田亦世族本陝西人。流寓揚州。後入京師者。故曰在都。在外。老爺如今拿誰去。兩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門子道。如你這樣說來。卻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凶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並這拐賣的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箇被打死的。乃是一箇小鄉紳之子。名喚馮淵。(索隱) 冤孽相逢之意。父母俱亡。又無兄弟。守著這薄產度日。年紀十八九歲。酷愛男風。不甚好女色。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拐子賣丫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丫頭。立意買來作妾。設意不近男色。也不再娶第二箇了。所以鄭重其事。必待三日後方進門。誰知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索隱) 圓圓傳云。三桂葬其名齋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宏遇所得。千金往聘。必預有通情撮合者。當是定而未娶。田宏遇倚勢豪奪。捷足強登。亦可想見。書中言三日之待。正讓人先鞭之地。此處專寫傳中一先字。陳其年婦人集謂圓圓爲武安侯奴置別室。此段又專寫一劫字。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而逃。誰知又走不脫。兩家拿住。打了箇半死。都不肯收銀。各要領人。那薛公子豈肯讓人的。便喝令下人動手。將馮公子打了箇稀爛。擡回去三日竟死了。這薛公子原早擇了日子要上京去的。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丫頭。他便如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索隱) 梅村圓圓曲云。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卽此情事。並非爲此而逃。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僕在此料理。(索隱) 想見當時法紀之壞。這且別說。老爺可知這被賣之丫頭是誰。兩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旁住

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索隱)圓圓字璇芬，散香菱英蓮秋菱等名，均從花卉芬芬中化出。雨村駭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他自五歲被人拐去，卻如今纔賣呢。門子道：這種拐子，單拐的是幼女。養至十二三歲，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極相熟的，所以隔了七八年，雖模樣出脫得齊整，然大段未改，所以認得他。但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痣。(索隱)痣者圓圓之意，疑圓圓貌或有此。從胎裏帶來的。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

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說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是他親爹，因無錢還債，故賣的。我哄他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一時之事，這無可疑了。那日馮公子相見了，兌了銀子，因拐子醉了，英蓮自歎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二日後纔令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等拐子出去，又叫妻子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丫鬢相待。況他是箇絕風流人品，家裏頗過得素性，又最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略解些，自謂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了與薛家。若賣與第二家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他做霸王，最是天下第一箇弄性尙氣的人。(索隱)梅村詩永和宮詞云：外家官拜金吾尉，平生游俠多輕利。細客因催博進錢，當筵便殺彈爭伎。詞咏田妃，可見宏遇當時弄性尙氣，至於此極，無怪有跋霸王之稱。而且使錢如土。(索隱)輕利之謂。這打了箇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箇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

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歎。雨村聽了。亦歎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上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纔得了箇頭路。且又是箇多情的。若果聚合了。到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爲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索隱) 聲伎甲天下之謂。未必及馮淵。定情於一人。這正爲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索隱) 又映到僧妃身上。梅村圓圓曲云。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惟有淚沾衣。書中此段全寫此兩句。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割斷纔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箇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卽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做箇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的。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正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枉法。是實不忍爲的。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言。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爲君子。依老爺這說。不但不能報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爲安。雨村低了頭。半日方說。依你怎麼樣呢。門子道。小人已想了箇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簽拿人。凶犯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不依。自然將薛家族人及奴僕人等拿幾箇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箇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

只說卮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係宿孽。今狹路相遇。原因了結。今薛蟠已得了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而死。其禍皆由拐子而起。除將拐子按法處治外。餘不略及等語。小人暗中囑拐子令其實招衆人見卮仙批語。與拐子相符。自然不疑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了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爲的是錢。有了銀子。也就無話了。(索隱)小沙彌乃隸達世情如此。全書中有僧而俗者。有俗而僧者。智愚賢不肖。何如此種種。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壓服口聲也罷了。二人計議已定。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千有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少。不過藉此欲得些燒埋之銀。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便疾忙脩書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之言寄去。此事皆由葫蘆廟內沙彌新門子所爲。(索隱)中間忽如此一筆。大書特書。書地書爵。書職而不書名。以史家書法攻之。當是一絕大關係。以至書論其重要。本在新門閫中之小沙彌。特以葫蘆。闕人姓名。不著以本回論其重要。全在公門中之善知識。糊塗了事。民命何堪。作者慨明季吏治不修。至以門子參謀。扶卮斷獄。天下變亂。安得不亡。鄭重書之。殆有傷心無限者。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意。後來到底尋了他一箇不是。遠遠的充發了纜罷。(索隱)從謫官吏。請作法自斃。其沙彌之謂乎。當下言不著雨村。(索隱)假話撇開。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

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箇獨根孤種。(索隱)薛蟠又指三桂以孤獨陪禮三字。以根種烘託桂字。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至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著內帑銀糧。(索隱)外戚恩俸。採辦雜料。(索隱)明史田妃傳言妃宮中供設皆自江南輦致。故曰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起。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略識幾個字。(索隱)婦人集言侯武人也。故曰略識幾個字。又三桂以武舉起家。故反襯曰文起。終日惟有鬥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索隱)猶言皇親。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上舊日情分。戶部挂箇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索隱)吳克善與睿王爲內親。兩面說得。今年方四十上下。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索隱)釵差也。言婚姻差錯。非所寶愛。隱指世祖元后。科爾沁王吳克善女也。后被幽廢。梅村詩所謂金屋有人空老大。任他無事拭啼痕者是也。生得肌骨瑩潤。舉止嫺雅。當時他父親在日。極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安慰母心。他便不以書字爲念。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爲母親分憂代勞。近因今上崇尚詩禮。徵探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索隱)有意撇開實事正議。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報名達部。以備選擇。爲公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爲才人贊善之職。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諸事。便趁勢拐騙起

來。京都幾處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來送妹待選。(索隱) 吳克善於順治二年送女入京。久乃成禮。故曰待選。二來望親。三來親自入都。銷算舊帳。再計新支。其實只爲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檢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起身。不想偏遇了那拐子賣了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囑託了族中人。並幾箇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等。竟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他卻視爲兒戲。自謂花上幾箇臭錢。沒有了的。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又聞得母舅王子騰。(索隱) 王子指卷王騰言上昇也。吳克善到京時卷王已死。陞了九省統制。(索隱) 時十八省皆入清版圖。折半言之。故曰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索隱) 卷王死於喀喇屯。故曰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母舅管轄。不能任意揮霍。如今陞出去。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嗒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年來沒人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著租賃與人。須得先著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嗒們這進京去。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舅處。或是你姨爹家。他們家的房舍。極是寬廠的。嗒們且住下。再慢慢的著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舅正陞了外省去。家裏自然忙亂起身。嗒們這回子反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舅舅雖陞了去。還有你姨娘家。況這幾年來你舅舅姨娘兩處。每每帶信捎書接嗒們來。如今

既來了。你舅舅雖忙著起身。你賈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咱們且忙忙的收拾房子。豈不是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著舅舅姨母住。未免拘緊了你。不如各住好。任意施爲。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別了。這幾年。卻要厮守幾日。我帶了你妹妹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而來。那時王夫人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纔放了心。又見哥哥陞了邊缺。正愁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略加寂寞。過了幾日。忽家人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在門外下車了。喜的王夫人忙帶了人。接出大廳來。將薛姨媽等接了進去。姊妹們暮年相見。悲喜交集。自不必說。敍了一番契闊。又引著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厮見過。又治席接風。薛蟠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著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庶務。在外住著。恐怕又要生事。咱們東南角上梨香院一所。(索隱) 梨香院梨園也。故女伶居之。團圓亦女伶出身。因樓於此。按唐時梨園教坊。與今優伶有別。皆肺腑宮中。次於嬪御。故得與宮中住。還十來間。白空閒著。叫人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原要留住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裏住下。大家親密些。薛姨媽正欲同居二處。方可拘緊些。若另住在外。恐薛蟠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口費。俱給。一概免卻。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於此。遂亦從其願。從此後薛家母子就



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又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索隱)似指今禁城內三所地方爲前代養靜之所。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與王夫人相敘。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黹。到也十分樂意。只是薛蟠起初原不欲在賈府中居住。生恐姨父管束不得自在。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過去。誰知自此間往了不上一月。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已認熟了一半。都是那些執穉氣習。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二則現在房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都是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事爲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著棋而已。況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這些子弟們。(索隱)點出子弟二字。以見其爲梨園。可以放意曷懷。因此遂將這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未知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共分四段。自首句起。至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句止爲第一段。歸結黛玉引出李執是一小小過脈。自如今且說賈雨村授了應天府句起。至當下言不著雨村句止。爲第二段。是專言圓圓爲豪家強賺入京時事。

中間帶出門子指授兩村一層是寫明季官方之製但以逢迎豪貴爲事胡蘆律判斷胡蘆云者言糊塗人用糊塗法了此糊塗公案而已西廂記所謂糊塗腿是也且且說那買了英蓮句起至比當日更壞十倍句止爲第三段是敘述薛氏來原處處影單田隴並兼影三桂敘香菱正好引出寶釵說寶釵不肯放空以送入選一層影出世祖元后之事面面俱到可謂一發五豹自雖說賈政訓子有方句起至未句止爲第四段專爲補出梨香院三字之本義費許多筆墨引出子弟二字以湊足梨園子弟四字之意以見爲女伶所居恐人不知指圓圓耳統本回觀之專重

在圓圓入京與此一回亦窺入京兩相對照爲全書綱領薛姨媽爲寶釵母意有兩用當開世祖后原因以吳克善安爲養玉折聘定且係其私親故意不愜此段特標明薛姨媽與王夫人姊妹正爲證明私親是以薛姨媽代科爾沁王福晉也此筆是陪又圓圓之養母陳媪撫圓圓極慈圓圓亦終身孝養之（見脈贖）書中言釵分釵代勞且終身不別正是釋養假母之意是以薛姨媽代秦淮陳媪也此筆是正恐人不悟乃居之以梨香院仍恐人不悟乃標出子弟二字以實之仍恐人不悟後乃以此院專住女戲子是明示捷此地者爲女伶耳圓圓來女伶以香菱代之以寶釵兼寫寶釵奪黛玉之位因得爲后故帶出科藩送女一事爲後來張本書中僅言送選並不言果入選否一者已有成議也者正爲科藩寫照也八面靈通作者真神乎其技

（護花評）薛寶釵是主英蓮是賓卻先叙英蓮後叙寶釵是因賓及主法○全書中寶釵自重於香菱然此段應以香菱爲主蓋借說圓圓入京時強買情事如移到寶釵身上便說不去

第五回 寶釵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買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而迎春惜春探春三箇孫女。到且靠後。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較別箇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止同息。(索隱)是何情況。真是言和意順。似漆如膠。(索隱)是何譬喻。正是新承恩澤時也。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箇寶釵。年紀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麗。人謂黛玉所不及。而寶釵行爲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深得下人之心。(索隱)自古奸雄詭觀非分者。大抵皆從籠絡下人入手。寶釵深險。黛玉孤高。當權時。盡犯之不德。爲后始忌之者多。而博爾灑灑。抵死以內親善籠絡。故一得一失耳。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與寶釵頑笑。(索隱)爲三十四回中寶釵指小丫頭說。我和誰頑。一語伏線。可見寶釵之多僞。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之意。寶釵却渾然不覺。(索隱)所謂外寬而內深。豈真不覺者。是奸雄手段。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索隱)着眼孩提二字。清世祖初生第一阿哥時。年僅十四齡耳。況自天性所稟。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兄弟。皆出一意。並無親疏遠近之別。如今與黛玉同處。買母房中。坐臥故畧。比別箇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爲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在房中獨自垂淚。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漸回轉來。(索隱)可見黛玉居常情狀。因東邊寧府花園內梅花盛開。(索隱)說小玩事。往往以梅字點睛。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具。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

先帶了賈蓉夫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於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索隱) 園名會芳會聚羣芳也。亦初會幽芳之意。先茶後酒。不過是寧榮二府眷屬家宴。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索隱) 作者注意本不在此。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索隱) 引入正文。賈母命人好生陪著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索隱) 秦指秦淮。亦情之同音字也。便忙笑道。我們這裏有給寶叔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親向寶玉的奶娘丫環等道。嫵嫵姐姐們。請寶叔叔。我這裏來。賈母素知秦氏是極妥當的人。生得嫵嫵纖巧。(索隱) 小琬模樣。行事又溫柔和平。(索隱) 小琬品格。是重孫媳婦中第一箇得意之人。(索隱) 小琬寵眷。見他去安置寶玉。自是安穩的。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擡頭看見是一幅畫。貼在上面。人物固是好。其故事乃是懋蓀圖。他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對聯寫道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及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裏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索隱) 情僧乖僻。亦何至此。秦氏聽了。笑道。這裏還不好住。那裏去呢。不然往我屋裏去罷。寶玉點頭微笑。(索隱) 意態可惡。有一嫵嫵說道。那裏有箇叔叔。往姪兒媳婦房裏睡覺的禮。(索隱) 危哉。情僧以睿豫爲叔。以小琬爲姪。秦氏笑道。噯。約不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麼。上月你沒有看見我那箇兄弟來了。雖然和寶叔叔同年。兩箇人若同站立在一處。只怕那一箇還高些呢。

索隱)用烘託之筆，知妃子長於情僧者多矣，又引出秦鏡妙極。寶玉道我怎麼沒有見過他，你帶他來我瞧瞧。衆人笑道：隔著二三十里，那裏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說著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中，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索隱)影梅憶語云：兩人如在蕊珠宮，衆香深處，小琉璃善製香者也。寶玉便覺得眼餒骨軟。(索隱)形容之筆，至雋。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大虛寫的一副對聯。

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

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著趙飛燕立著舞的金盤，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陽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寶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索隱)鏡也盤也，木瓜也寶榻也，連珠帳也，而屬於武后飛燕太真壽陽同昌，何一非宮闈故實，可知所指。寶玉含笑，道：這裏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的。(索隱)指僧而言，又引出警幻妙極皆雙關之筆。說著親自展開了西施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索隱)抱衾與襦，其境地可想。於是衆奶姆服侍寶玉臥好了，款款散去，只留下襲人秋紋晴雯麝月四箇丫鬚爲伴。秦氏便吩咐小丫鬚們好生在檐下看著貓兒打架。(索隱)何不說狗兒打架，殆隱含某老禪師叫春詩意。那寶玉纔合上眼，便恍恍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索隱)甘與子同夢，其境地更可想。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索隱)雙宿雙飛。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玉砌，綠樹清溪，真是人跡不逢。

飛塵罕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箇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裏過一生。雖然失了家也願意。（索隱）是情天耶。是佛地耶。清涼高處可了一生。強如天天被父母先生刻責。忽明思之。聞聽見山後有

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寄言衆兒女。何必覓閒愁。

寶玉聽了是女兒的聲氣。歌音未息。早見那邊走出一箇麗人來。蹣跚嬾娜。與凡人不同。（索

隱）凡者常也。情僧日常所見。多北來人。忽觀吳儂。自然驚絕。故曰與凡人不同。警幻亦小婉影子也。有賦爲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蘭麝之馥郁。荷衣欲動兮。聽環佩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脣綻櫻顆兮。榴齒含香。盼纖腰之楚楚。楚楚兮。風迴雪舞。耀珠翠之輝煌。嗚綠鵲兮。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顰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姑爍文章。愛彼之容貌兮。香溫玉篆。美彼之態度兮。鳳鸞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蕙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豔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嬋。奇矣哉。生於孰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若斯之美也。（索隱）通篇套洛神。大有陳思感甄之意。作者好以古來宮闈穢事作襯。全爲啓悟後人。賦中曰。鳴綠指地也。曰鶻黃指衣也。曰西子曰王嬋。指人與位也。曰美曰素曰愛曰美。指相眷之深情。

也。曰生於孰地。曰來自何方。指其來無端。兵間所得也。皆有用意。並非空落。警幻之美。

寶玉見是一箇仙姑。喜的忙來作揖。笑問道。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裏來。(索隱)是過去事。如今要往那裏去。(索隱)是未來事。我也不知這裏是何處。(索隱)眼前境地。是現在事。之數語。均帶禪機。望乞攜帶。帶那仙姑道。吾居離天之上。(索隱)情僧。灌愁海之中。(索隱)妃子。乃放春山。遣香洞。(索隱)三吾水繪。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問之。風情月債。掌人世之怨男癡因。近來風流。窈孽纏綿於此。(索隱)近來二字。可見是作書人親見親聞。又可見是當時一樁風流孽案。是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相思。(索隱)何嘗是警。直是引。不是警。幻仙姑直是散相思的五瘟使矣。今日與爾相逢。亦非偶然。(索隱)孽緣。此離吾境不遠。(索隱)仙境佛境。一念可至。故曰不遠。與後一百十八回寶玉所謂說遠就遠。說近就近。兩言相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索隱)小琬傳言食譜茶經。無不精曉。此兩句亦借警幻正點。素練魔舞。(索隱)魔王部下。故曰魔舞。魔字甚新。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索隱)點名。仙曲十二支。可試隨我一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大字。兩邊一幅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索隱)此書全是真假。假有有無。無不可捉摸。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橫書四箇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副對聯大書道。

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爲古今之情。何爲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略。領略(索隱)。情僧方幼。教孫升木爲玉。發願者其輩如平。孟子言人少則慕少艾。而情僧則是寶玉。只顧如此。一想不到。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扁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幾處寫著的是癡情司。結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麼。仙姑道。此中各司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爾凡眼塵軀(索隱)。看書人皆凡眼塵軀。故不能知其究竟。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裏肯依。復央之再三。警幻便看這司的匾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略隨喜。隨喜罷。寶玉喜不能勝。擡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索隱)。貴至宮妃命不爲薄。然究以不得正位而死。故可云然。兩邊寫著對聯云。

春恨秋悲皆自惹(索隱)。自惹二字可傷。花容月貌爲誰妍(索隱)。爲誰二字可畏。

寶玉看了。便加感歎。(索隱)。應傷薄命。進入門中。只見有十數箇大廚。皆用封條封著。看那封條上皆有各省字樣。寶玉一心。只揀自己的家鄉封條看。只見那邊櫺上封條大書金陵十二釵正冊(索隱)。書中正主腦。實只二釵。餘俱附帶。寶玉因問何爲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卽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爲正冊。寶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十二箇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裏上上下下。就有幾百箇女孩兒。警幻微笑道。貴省女子固多。不過譯其緊要者錄之。



索隱 專錄緊要。是書中大旨。兩邊二欄。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册可錄矣。寶玉再看下首一廚上。寫著金陵十二釵副册。又一廚上。寫著金陵十二釵又副册。寶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册廚門開了。拏出一本册來。揭開看時。只見這首册頁上畫的既非人物。亦非山水。不過是水墨滌染。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幾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難逢。(索隱)不圓。彩雲易散。(索隱)早死。心比天高。(索隱)志在爲后。不爲不高。身爲下賤。(索隱)出身是伎。不爲不賤。風流靈巧。招人怨。壽夭多因。誹謗生。(索隱)以情僧之所欲。封竟不能得。則當時宮中一般議論可知。多情公子。空拳念。(索隱)此公子二字。是指情僧言。妃死而公子悼亡不已也。○此首說晴雯。是說小琬結果時事。多情公子。因之出家。全書注重在此。故列第一。不然何必從又副册始哉。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著一簇鮮花。一牀破席。也有幾句言詞道。(索隱)破席亦有意致。

枉自溫柔。和順。(索隱)性情。非不過柔。然而枉矣。著意枉字。空云似桂如蘭。(索隱)氣質。非不芳。

潔然面空。矣著意空字。枉與空皆大不滿意之詞。堪羨優伶。有福。(索隱)優伶。指玉函。暗指情僧。劇場。

中凡年少帝王。均用且貼充扮。多讀傳奇者。自知是書以傳奇爲例。(前云遺誰記去。傳奇傳其意可見。故以優

伶爲比。義例精嚴。絕非孟浪。誰知公子無緣。(索隱)此公子二字。乃指賈公子。辟還爲明季四公子之一。

舊有此稱。亦非妄贈。○此首說襲人是說小琬被掠時事。生卒高自期許。而節乃不終。有願無緣。悲歎異主。云空。

第五回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枉讓之深矣。開章二首，一為小琬命遇悲，一為小琬節操惜。全部紅樓大旨均括其中，故以又副開端。僅僅二人而止，其詩全視書中所指之事為序，無等級名次之可言。若不求其事之所以然，則詩曲中掛漏既多，又無倫次不幾疑為闕文史耶？豈知先後重輕，自有深意，明其本事一以貫之矣。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箇去。開了副冊廚門，拏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畫著一枝桂花。  
(索隱) 三桂。下面有一池沼。(索隱) 昆明。其中水涸泥乾。(索隱) 滇事已敗。蓮枯藕敗。(索隱) 圓圓不知所終。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索隱) 圓圓名沅，沅在湘蘭，皆蓮荷一類，故云。平生遭際實堪傷。(索隱) 遭際本奇，自從兩地生孤木。(索隱) 兩地兩土也。孤木木旁也。湊一桂字。致使芳魂返故鄉。(索隱) 言死於桂所也。其實不知所終，以後文妙玉証之，殆未必果不以魂返。○此首說圓圓。

寶玉看了又不解，又去取正冊看，只見頭一頁上面畫著兩株枯木，木上懸著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釵，也有四句詩道：

可歎停機德，誰憐詠絮才。玉帶林中挂，金簪雪裏埋。(索隱) 此句不過空點釵黛二字，了無意緒，聊以備名應景而已。在作者當自視為湊數之文。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知他必不肯洩漏天機，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往後看時，只見畫著一張弓。(索隱) 弓宮也。弓上挂著一香櫛。(索隱) 櫛圓也。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辨是非（索隱）三桂于順治十五年戊戌入滇至康熙十七年丁巳而死恰二十年辨是非云者

圓圓頗知審順逆也。榴花開處照宮闈（索隱）三桂以癸丑五月建號故曰榴花開處儼然妃后故曰宮

闈。二春怎及初春景（索隱）初開藩時何等盛旺惜不能保其終故有三春初春之別字而亦切春

虎兔相逢（索隱）圓圓後三桂而死若以詩虎兔二字之意考之當在丙寅二月則後三桂死已八年矣其然

乎否乎已不可考一說虎指三桂兔指中秋之月而言三桂於中秋望月時死故云大夢歸（索隱）指死與

敗也。

後面又畫著兩人放風箏（索隱）箏爭也言三桂據地而爭也。一片大海（索隱）滇池也。一隻大船

（索隱）船舟也。三桂建號曰周取其音也。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詩云。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清明（索隱）三桂於乙酉春率師西發。涕送江邊

望（索隱）江海等字均陪瀆字。千里東風一夢遙（索隱）雲南萬里故以千里喻其遙。東風言吹舟西

去也。此首仍指圓圓。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爲。襁褓之間父母違（索隱）圓圓依假母長成。轉眼弔斜暉。湘江水逝楚雲

飛（索隱）此首亦借湘雲指圓圓。借圓圓指三桂。三桂建號湖南未久即敗入成都故曰湘江水失楚雲飛省弔

三桂之意也。前首榴花言其時此首湘楚言其地。

第五回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後面又畫著一塊美玉落在污泥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可憐金玉質。終掉陷泥中。(索隱) 此首亦指圓圓言其下場

時也。甄賡言圓圓幼從陳姓。本出於邢府中。皆稱邢太太居久之。延陵潛蓄異謀。邢窺其微。以齒長請為女道士。龔冠星帔。日以藥爐經卷自隨。延陵訓練之暇。每至其處。清談竟晷而還。癸丑歲延陵造逆。丁巳病歿。戊午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穉蕙嬌鶯。聯轡接軫。俱入禁掖。邢之名氏。獨不見於籍。其元機之禪化耶。其紅線之仙隱耶。其盼之終於燕子樓耶。是不可知。據此所言。是圓圓下場不甚可考。而他書亦言不知所終。殆為諸將所得而去。以詩意及書中妙玉。証之作書人當知其飄墜矣。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有欲啖之意。其書云。

子係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閨花柳質。一載赴黃梁。(索隱) 此首借迎春喻圓圓追寫

在都為自成所得時事。○亦似言三桂殺永曆並太后事。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裏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其判云。

勤破三春景不長。縐衣頓改昔年妝。可憐繡戶侯門女。獨臥青燈古佛旁。(索隱)

此首借借春以喻圓圓追寫其矢志出家時事。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索隱) 言睿王不久即敗也。上有一隻雌鳳。其判云。

凡鳥偏從末世來。(索隱) 明之末世。都知愛慕此生才。一從二令(索隱) 冷字。三火木。

(索隱) 來字言北方苦寒之族來居中國也。又言由北京來定江南也。哭向金陵事更哀。(索隱) 言下

江南時慘狀可哀可哭。關合熙鳳即是咏歎豫王。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索隱) 指廬山大橋村也。有一美人在那裏紡績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家亡莫論親。(索隱) 此言黃亮功死後遇亂劉媪適丁其艱。偶因濟劉氏。(索隱)

嬌搖其兄仲之子七多年分家財與之乃適為所賣。巧得遇恩人。(索隱) 巧七巧指劉七也。言媪雖為七恩

養之人而七之報之也。慘又反言雖濟劉氏以財而反為七所賣。恩離顛倒適巧相值。○此借巧姐以喻劉媪被掠

前事大綱。園中本無巧姐可論。列者尚多而太虛冊中乃獨取巧姐者蓋為傳劉媪非泛傳衆美也。

詩後又畫一盃茂蘭傍有一位鳳冠。(索隱) 劉媪因得鳳冠乃貶節故作書人將注重焉。霞蔽的美人

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索隱) 媪歸豫王未久即生一子故曰結子。到頭誰似一盃蘭。(索隱) 媪所生

子承襲王爵故有到頭誰似之羨。如冰。(索隱) 言冰操水好。(索隱) 言魚水之好。一守一嫁之別。空

相妒。(索隱) 言以劉媪與李純嘏耻獨為小人者或反妒人之能守。枉與他人作笑談。(索隱) 富貴幾

時徒貽笑柄。詩後又畫一座高樓上有一美人懸梁自盡。(索隱) 小宛果不得其死耶抑其妹耶二者必居其一。其

判云。

第五回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情天情海幻情深。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榮出。(索隱) 榮禧堂政之所居。蓋指攝

政。又容王名多爾袞。王府後為廢斥。取榮於華袞之意。故以榮指容王。造孽開端實在寧。(索隱) 寧寧

宮太后所居。蓋指孝莊。此首借可卿以統論其事。言一朝穆史千古奇聞。固由榮之不善。其身然開淫亂之端。啓後

來之變。情僧隱忍待發者久矣。故容王死即革爵者。實慈寧也。此指宮廷之禍。而言一說榮指三桂。言清人入關

固由於三桂之請師。而追溯禍原。端實在於江寧有圓圓而始。寧指秦淮諸地。是禍水之來源也。此指種族之禍。而

言一說均有可通。冊中詩共十四章。所咏僅董陳劉三人。為其人均遭遇過奇。亦與當世大有關係。故特傳之。其他

碌碌不足數矣。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洩漏天機。(索隱) 作者玄機。亦防洩漏。便掩

了卷冊。笑向寶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索隱) 點出悶葫蘆三字。可知作

者好用葫蘆之意。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朱簾繡幕。畫棟雕

簷。說不盡的光搖朱戶。金鋪地。雪照瓊樓。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好箇所在。又聽

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索隱) 似鴉兒喚妓。一言未了。只見房中走出幾箇仙子來。

皆是荷袂蹁躑。羽衣飄舞。嬌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

客。忙的接出來。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箇絳珠。(索隱) 絳紅也。珠光也。世祖感紅光之異。而生靈與同

宮而居。故曰絳珠宮。與赤霞一義。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索隱) 伏後魂歸離恨一筆。故我等久待。何

故引了這濁物。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索隱) 曰濁曰污，可見秦淮女兒均有西子不潔之憾，而東鄰禮教未興，所爲雜沓，亦作書人所最心悼者也。寶玉聽如此說，便嚇得欲退不能，果覺自形污穢不堪。(索

隱) 滯人初入關時，大都壯偉有餘，秀潔不足，豈亦妃子淚漬之一端。警幻忙攔住寶玉的手，向衆姊妹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經過，偶遇榮寧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已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者。惟嫡孫寶玉一人，秉性乖張，性情怪譎，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可望先以情慾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或得使彼跳出迷人圈子，入於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中上中下(索隱) 董上劉中陳下，恰止三人，以分際言，不以品節論也。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尙未覺悟，故引彼再到此處，令其歷飲饌聲色之幻，或冀將來一悟，未可知也。說畢，攜了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不知所聞何物。寶玉遂不住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所無，爾何能知。此係諸名山勝境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爲羣芳髓。」(索隱) 從小瓶所製，蓬萊香中化法，故曰名山異卉。寶玉聽了，自是羨慕而已。大家入座，小鬟捧上茶來。寶玉自覺清香味美，迥非常品。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遺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索隱) 埋香之意，言萬紫千紅，同歸一穴。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畫

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睡。緘。套。問。時。漬。粉。汚。  
此二句爲照董妃之死。壁上亦有一副對聯云。  
(索隱) 殘脂賸粉，針線猶存，是悼亡時情況，忽插

幽微靈秀地。(索隱) 指五臺而言。梅村清涼讀佛詩云：此中畜靈異，無可奈何天。(索隱) 指惜僧而言。

讀佛詩又云：官家未解菜，對案不能食。又云：南嶽倉舒墳，掩面添悽惻。又云：苦無不死方，得令昭陽起，皆無可奈何實況也。

寶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癡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少刻有小鬟來調桌安椅。擺設酒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此饌之盛。寶玉因此酒香冽異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麩。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風乳之麴釀成。因名爲萬豔同杯。(索隱) 杯。杯也。亦美人黃土之意。寶玉稱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箇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調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他歌道是。開關鴻濛。方歌了一句。警幻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別。又有南北九宮之調。此或詠歎一人。或感懷一事。(索隱) 微露本旨。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非箇中人不知其中之妙。(索隱) 解人難得。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索隱) 作者頗以善用閩語。蘆負一語料盡後人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曲。反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鬟取了紅樓夢的原稿來。遞與寶玉覽



玉接過來。一面目視其文耳聆其歌曰。

(紅樓夢引子)開闢鴻濛誰爲情種。(索隱)自古所無。都只爲風月情濃。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悲金悼玉。(索隱)悼琬也。悲金是陪筆。的紅樓夢。(終身誤)都道是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索隱)指如皋舊愛而言。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索隱)亦說如皋。歎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索隱)如此富貴而來。路去路均不佳。可謂美中不足。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索隱)雖入宮受寵多年。而未必心降意順。二句描畫當時琬娘心事。

(枉凝眉)一箇是閨苑仙葩。(索隱)宮中之小琬。一箇是美玉無瑕。(索隱)如皋之小琬。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索隱)如皋九年有如夢值。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話。(索隱)封后不成。疑謗而死。君王寵眷皆虛矣。一箇是枉自嗟呀。(索隱)又是說宮中悼亡太息。一箇是勞牽挂。(索隱)又是說如皋舊情難斷。一箇是水。一箇是月中月。(索隱)稍縱即逝。是如皋的慘景。一箇是鏡中花。(索隱)仙曇一現。是宮中的悲史。○連用一箇者。六將小琬前後情形說盡。是以思小琬之人對舉。非以小琬與情僧對舉。確有兩人亦非故作疊筆。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索隱)說到小琬身上。

卻說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未見得好處。但其聲韻淒婉。竟能消魂醉魄。因此也不問其原。

委也。不究其來歷。(索隱) 閱者過病。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面道。

(恨無常)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索隱) 說自成破京師。眼睜睜把萬事全拋蕩悠悠。芳魂銷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裏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早。(索隱) 此曲是言三桂以刎頸殉國望其父母之意。

(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索隱) 出關請兵。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索隱) 闖殺吳襄家。三千餘人。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索隱) 此首是言三桂決意滅關時事。三桂作書與父母訣詞甚嚴厲。內有父不能為忠臣。兒又安能為孝子。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刀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諸語曲中以分兩地。莫牽連等字。概之。饒有訣絕氣象。

(樂中悲)襁褓中。父母歎雙亡。(索隱) 插入圓圓少孤情事。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索隱) 青樓中人。同此境地。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索隱) 圓圓才略並長。自是女中豪傑。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繫心上。(索隱) 傳言圓圓以不得事吳為快。快頗悼知音之希。是其心屬英雄。絕非尋常兒女。好似霧月光風耀玉堂。(索隱) 圓圓曾一入明宮。故云玉堂梅村曲云。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此曲三句狀圓圓有薰天意氣之概。亦從吳詩得來。厮配得才貌仙郎。(索隱) 志在事吳。卒成其志。若或可喜。才貌二字亦從吳詩白。暫通候句得來。博得箇地久天長。(索隱) 兩句皆有意持滿。反撲有力

準折得少年時坎珂形狀。(索隱)又逗一筆。終久是雲散高唐。(索隱)襄王易逝。水涵湘。  
江。(索隱)長沙易陷。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索隱)此首言圓圓三桂始末。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索隱)圓圓字晚芬。故云。才華馥比仙。(索隱)圓圓雅善文翰。天生  
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羶。(索隱)假猩猩之意。視綺羅俗厭卻不知好高人。愈  
妒過潔。世同嫌。可歎。這青燈古殿人將老。(索隱)以康熙十七年計之。圓圓此時已四十以外。故曰  
將老。孤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骷髏違心愿。(索隱)恐為亂兵所掠。故  
諸書均言不知所終。好似無瑕白璧遭泥陷。(索隱)仍欲潔何曾潔之意。又何須王孫公子  
歎無緣。(索隱)圓圓負盛名。破演時。當道豈無欲得之者。而滇府籍中獨無邢之名。非圓圓之豫謀。即諸將之  
隱飾。後宮花草。獨少吳娃。故有王孫公子之歎。○此首言圓圓之終歸泥陷。

(喜冤家)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索隱)此中山郎似指孫延齡。延齡因妻孔四貞得聞  
藩廣西。後乃奪四貞權。喜怒唯意。復降三桂。又欲反正。卒為三桂所害。四貞以書為三桂養女。被拘入滇。雲南平乃  
還京師。其在滇時事。不問可想。此曲殆兼指孫吳也。延齡以丁巳年見殺。次年戊午雲南平。故曰。載芳魂之說是  
託言。已死不欲言其究竟。書中類此者甚多。一味的驕奢淫蕩。貪歡嬉。觀著那侯門豔質。同蒲柳  
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索隱)說孫亦並說吳。歎芳魂豔魄。一載蕩悠悠。(索隱)此首言

三桂之謬。

第五回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索隱)知三桂必敗，應自為計。桃紅柳綠，待如何把只韶華打滅。那清淡天和說什麼天上天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挨過。(索隱)由盛思衰，三桂又以秋死詞藻至佳。則見那白楊村裏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著連天衰草遮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謝。(索隱)又指桂說。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索隱)圓圓出家的本意。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著長生菓。(索隱)此首言圓圓之虛敗遁禪。

(聰明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總有箇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大廈將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歎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索隱)劉媪之女王珍，適同邑半塘錢氏，屢為劉七所窘，故曰忽遇恩人，反言譬也。幸娘親，幸娘親，積得陰功。(索隱)劉不私內親，養劉七無此一段陰功，便無此一段公案。是為陰功所累，故反言之。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很舅。(索隱)指劉仲名聲周劉之嫁費，即為仲所賣。姦兄。(索隱)指劉七七謀珍不得，乃繩姑之美於季成棟，劫之而去。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索隱)黃亮功娶陳媼而利其費，陳以療亡復娶於劉，黃奇吝多詐，卒致妻為人虜，獨絕鬼蜮，不得謂非天之報也。

(晚韶華)鏡裏恩情。(索隱)劉本強迫嫁於貴故曰鏡裏情其假也。更那堪夢裏功名。

(索隱)攀心富貴當非一日故曰夢裏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索隱)年已三十餘矣。再休題。

繡帳鴛鴦。(索隱)舊恩已斷。只這戴珠冠披鳳襖。(索隱)過墟志言劉甯死不願充下陳滿姬會

意乘間語王王遂以金鳳花冠一品命服為賜劉手受冠服顏色甚和滿姬言定例側室有子卽冊封為妃今服止

一品耳後或更有貴於此者至夜王以御賜金蓮蠟炬導劉入寢云云是劉之改節全由珠冠鳳襖誤之也故作

特以為言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索隱)劉十四歲時黃亮功年四十

餘黃週甲而死則劉年至少當在三寸以外且女已生子故書以莫受老來貧反言譏之雖說是三字甚刻謹而虛

矣也須要陰騰積兒孫。(索隱)劉生二子皆貴又恭維一句與上一句一氣氣昂昂頭戴簪纓光

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爵祿高登。(索隱)寫足王妃的服色氣象反撲有力昏慘慘黃泉路近

(索隱)年老何求點醒癡迷不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索隱)以將相為比亦是為洪金語人致惜也

也只是留得箇虛名兒與後人欽敬。(索隱)貪實利而忘虛名獨不為身後著想耶作者又為二臣

婦進一鞭諫○此首言劉嬭之貪榮敗節

(好事終)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索隱)暗指懸梁之事箕裘

(索隱)二字著眼。頽墮皆從敬。(索隱)敬有兩說一說容王追封其妃為敬孝忠誠正宮元妃世祖追封

董貴妃為端敬皇后二者皆用敬字家法相傳不可為訓故曰箕裘頽廢故曰皆從敬一說容王與世祖惡感之所

由來亦從端敬而始。故箕、裴、類、廢、皆從敬。敬字專指端敬一人。家事消亡首罪寧。(索隱)指慈寬也。寶母若能持正家事之紛亂。何至於此。故首罪之宿孽總因情。(索隱)秦秦淮也。言因秦淮一妓而事之奇特。至此不能不謂之宿孽。○此首總論。答王太后情僧。妃子。

(飛鳥各投林)爲官的家業凋零。(索隱)革爵。富貴的金銀散盡。(索隱)查抄。有恩的死裏逃生。(索隱)賈辟靈。無情的分明報應。(索隱)黃亮功。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索隱)小瓊。冤冤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微倖。(索隱)劉三秀。看破的遁入空門。(索隱)情僧。圓。癡迷的枉送了性命。(索隱)三種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索隱)此首總結。

歌畢還又歌副歌。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歎癡兒。竟尙未悟。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臥。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閣繡閣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鮮豔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嫵娜。則又如黛玉。(索隱)可見釵黛本合指一人。正不知何意。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繡閣煙霞。皆被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爲解。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卽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女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索隱)一語斷

定較二十四字之尊證切近多矣後主明皇去聲友色以情僧相警則好仍不專故情僧應推古今第一 寶玉聽了

嚇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於讀書。家父母尙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尙幼。不知淫爲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與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爲意淫。(索隱)是濫淫之反。此號非賤情僧。乃作書人自況。言全書不涉淫濫。而意境則較尋常淫書描寫爲深。故加意淫二字。若情僧則不止意淫矣。惟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謂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誕。百口嘲謗。萬目睚眦。(索隱)情僧遁迹之事。雖當時禁傳。而已道路紛然。至今未絕也。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爲我閨閣增光。而見棄於世道。故引子前來。醉以美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索隱)兼人之美。表字可卿者。(索隱)可以卿卿。許配於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婚。不過令汝領略些仙閣幻境之風光。尙然如此。何況塵世之情景哉。而今而後。萬萬解釋。改悟前情。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寶玉入房中。將門掩上。自去。那寶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輕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忽然至一箇所在。但見荊榛遍地。狼虎同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來。

說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寶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萬丈。遙  
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箇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撐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  
者。渡之。爾今偶遊至此。設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話猶未了。只聽迷津  
內響如雷聲。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嚇得寶玉汗下如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  
我。（索隱）迷津深入。見棄於世道也。必矣。非至橋木死灰時。終難出此。嚇得襲人衆丫鬢忙上來攙住。  
寶玉不怕。我等在這裏。卻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好生看著貓兒狗兒打架。忽聞警  
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裏從無人知道。他如何知得。在夢中叫出來。正  
在不解。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共分兩段。自首句起至那黛玉方漸漸回轉來句止。為第一段。是段專寫寶黛同居的狀況。為前一  
回之尾聲。全書層層銜接而下。皆用此法。自因東邊甯府梅花盛開至末句止。為第二段。是段專寫寶玉夢游。看戲  
聽曲。為大觀諸人作識。實即作者對於董陳劉三人的史論傳贊。通部大旨。隱括其中。詩與曲大致略同。皆先重女  
陳。次劉。為一定章法。作者所謂異樣女子。即指此三人。餘皆附庸。不甚經意。於此三人。有美有刺。而事關興亡盛衰。  
故多微言婉諷。反復並及其所事之人。若假設之寶黛諸人。無非借為傀儡。先後有無。全無次序。亦不甚切其終身。  
讀者若但就以下書中之人。未免味同嚼蠟。將為警幻所笑矣。詩中有不盡之言。輔之以曲。曲詞婉而盡。更為顯明。  
亦點醒閱者之意。且曲皆意造。本無牌調可言。其曲名亦因事定之。前無所仿。如言甲申之變。便名曰恨。無常言吳。



襲家人之慘死，便名曰分骨肉言三桂、湖南之敗，便名曰樂中悲言圓圓、眉顰之遊，便名曰世難容言三桂之納四貞，便名曰喜冤家言圓圓之料三桂，便名曰虛花悟其名留餘慶者言劉嫖之蔭及子女也，其名晚韶華者言三秀之老而後榮也，通篇總論故曰好事終散場，同盡故曰飛鳥各投林，種種命名皆望而知其大意之所在，作者恐人不悟，處處透光，時時傳響，其用心何其熱乎？又此回言寶玉得可卿爲知警之始，寓言情僧得妃子爲好色之初，十數齡人，便因老妓破戒，又安得不爲東宮藩邸罪乎？一則曰不肯榮出，開端在甯，再則曰顏廢從敬，消亡在甯，其旨微矣。

〔護花評〕一回至四回已將賈王史薛親戚家世大略敘明，黛玉寶釵已與寶玉合併一處，入後應細敘居恆情事，然十二金釵尚未點明，若逐人另敘，文章便平蕪瑣碎，故以畫冊歌曲將各人一生因果逐一暗暗點出，後來便都有根蒂，但又不便如賈氏宗支，可借冷子興口中細說，所以撰出一夢，在虛無縹緲之境，夢是幻仙筆亦仙幻。

〔又〕甯府賞梅，爲入夢之由，梅者媒也，容者容也，秦者情也，命名取氏，俱有深意。

〔又〕秦奶媽散去，襲人等四丫鬟，秦氏吩咐在簷下看貓，此時秦氏理應出去陪侍賈母及邢王夫人，書中並不敘及，是深筆，不是漏筆。○此評甚慧。

〔又〕警幻仙一賦，不亞於巫女洛神。

〔又〕又副冊第一幅是晴雯金釧等，二幅是襲人。

副冊一幅是香菱，卽英蓮。

第五回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正冊一幅是林黛玉薛寶釵，第二幅是賈元春，第三幅是賈探春，第四幅是史湘雲，第五幅是妙玉，第六幅是賈迎春，第七幅是賈惜春，第八幅是王熙鳳，第九幅是巧姐，第十幅是李紈，第十一幅是秦氏，鴛鴦其替身也，十二金釵正冊畫止十一幅，黛玉是寶玉意中人，寶釵是寶玉鏡中人，故同爲一幅，文法亦不板。

茶名千紅一窟，酒名萬盞同杯，言目前雖有千紅萬盞，日後總歸坏土一穴，同是點化語，不是贊仙家茶酒。

紅樓夢第一曲是總領，第二曲終身恨指薛寶釵，第三曲枉凝眉指林黛玉，第四曲恨無常指賈元春，第五曲骨肉指賈探春，第六曲樂中悲指史湘雲，第七曲世難容指妙玉，第八曲喜冤家指賈迎春，第九曲虛花悟指賈惜春，第十曲聰明累指王熙鳳，第十一曲留餘慶指巧姐，第十二曲晚韶華指李紈，第十三曲好事終指秦氏，第十四曲飛鳥各投林是總結。

金釵十二人畫止十一幅，曲則十四拍，亦是變動法，意淫二字甚新，迷津難渡，只有心如稿木死灰，方免沈溺。

第五回自爲一段，是寶玉初次幻夢，將正冊十二金釵及副冊二三妾婢點明，全部情事俱已籠罩在內，而寶玉之情寶亦從此而開，是一部書之大綱領，○諸評均尙清晰。

(大某評)此回是大開，一百十六回是大合，此回以前之四回是緣起，一百十六回以後之四回是餘波，○此評未盡，是然尙有見地，姑爲存錄。

# 紅樓夢索隱卷二

##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卻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在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喝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剛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冷一片沾淫。嚇的忙伸出手來。問是怎麼了。寶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箇聰明女子。年紀又比寶玉大兩歲。(索隱)又點明大兩歲。近年也漸省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羞得紅漲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了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吃過晚飯。(索隱)胡亂二字有趣。心不在焉。食不知味。過這邊來。襲人趁衆奶娘丫嬛不在旁時。另取出一件中衣。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道。好姐姐。千萬別告訴別人。襲人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裏流出來的那些髒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知了。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與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索隱)可卿以夢遇襲人以身試。皆爲影照小琬。襲人自知係賈母將他與了寶玉的。(索隱)造孽開端首罪寧。小琬入宮。當是慈寧所命。今便如此。亦不爲越理。遂和寶玉偷試了一番。幸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箇不同。襲人待寶玉越發盡職。暫且別

無話說。按榮府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事雖不多，一天也有  
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沒有個頭緒，可作綱領。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個人寫起，方妙，卻  
好忽從千里之外，（索隱）城鄉相距，安得千里，書中爲指崑山，故言其遠，芥豆之微，（索隱）鄉鄙之婦，可云  
芥豆，小小一箇人家，（索隱）大橋黃氏，僅備奴子，可謂小小人家，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索隱）萬靈菟  
附亦奇，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倒還是箇頭緒，原來這小小之家姓王，乃  
本地人，（索隱）不言籍貫，以本地二字概之，有上文千里之外一言，可知非五陵三輔，其祖上曾做過一箇小  
小京官，（索隱）連說三個小小，可見其出身之微，黃氏祖爲陳氏，奴書中特叙及其祖以小小京官爲譬，意甚賤之，  
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索隱）黃之祖名元甫者，奴於  
陳氏，乾沒多資，此亦暗影，認作姪兒，（索隱）奴僕必長稱其家主，無平肩者，故曰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  
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知也，目今其祖早故，只有一  
一個兒子，名喚王成，（索隱）黃名亮功，此曰成者，取成功之意，因家業蕭條，（索隱）反對暴富而言，仍搬  
出城外原鄉中住了，（索隱）元甫由石浦復歸崑山塘市，王成亦相繼身故，有子小名狗兒，（索隱）  
言大子耳，此下又移入直塘錢氏，娶妻劉氏，（索隱）即劉孀之女劉珍，嫁錢郎者，生子小名板兒，（索隱）板言  
錢也，故今銅元亦曰銅板，又生一女名青兒，（索隱）取青錢之意，亦暗點錢姓，又珍生三字，寫其二故，曰一子一  
家四口，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看

管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老接來（索隱）劉自黃死爲劉七所擄謂婿曰是不可居我將依汝先舉什器運至直塘三日後遷越二日有半而難作一處過活這劉老老乃是箇久經世代的老寡婦（索隱）三秀治家銀盜心細才長年已半老可謂久經世代膝下又無子息（索隱）三秀在黃不育僅有一女只靠兩畝薄田度日（索隱）黃本以農致富如今女婿接了養活豈不愿意遂一心一計幫著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閒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老老看不過乃勸道姑爺你別噴著我多嘴。僭們村莊人家那一箇不是老老成成守著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時託著那老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定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了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僭們雖離城住著終是天子腳下（索隱）插入近畿鄉鎮這長安城中徧地是錢只可惜沒人會去拏罷了在家跳踢也沒用狗兒聽了道你老只會在炕頭上坐著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去不成劉老老說道誰叫你打劫去呢也到底大家想箇方法兒纔好不然那銀子會自己跑到僭們家裏來不成（索隱）妙語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做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老老道這倒也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僭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索隱）劉生而有紅氣異香之瑞自應受菩薩保佑得遇奇緣也未可知我倒替你們想出一箇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一

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就踈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索隱) 睿王福晉爲孝莊之妹。故曰二小姐。著實爽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他們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布施。(索隱) 滿洲婦女無不佞佛。國初尤盛。如今王府雖陞了邊任。只怕二姑太太還認得。僭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還念舊。有些好處。亦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僭們的腰還壯呢。(索隱) 專說粗話。形容鄉氣。其實劉媪固秀而文者。劉氏一旁接口道。你老說得是。你我這樣嘴臉。(索隱) 江寧勝婦。三百餘人。王府僅選四人。其餘嘴臉可想。又劉氏此言。借以反襯劉媪母女皆絕美。怎麼好到他門上去。只怕他那門上人也不肯去通報。沒的去打嘴現世。(索隱) 劉媪所爲。可謂打嘴現世。特點一筆。誰知狗兒利名心重。(索隱) 大似劉仲。聽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老老既如此說。況且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試試風頭看。劉老老道。噯。噯。可是說的。候門似海。(索隱) 幾生修到。我是箇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道。不妨我教你箇法兒。你竟帶了外孫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索隱) 金藤七載。故曰周瑞。指睿王而言。與睿共政者爲孫。故曰陪房。又白魚入舟。爲周之瑞。以白魚喻媪婦也。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索隱) 果然一見傾心。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本極好的。(索隱) 與錢交好。又一密語。劉老老道。我也知道。只是許多時不走

勳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說不得的了。你又是箇男子。這樣箇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也難賣頭賣脚去。(索隱)劉之見賞於王府總管。所謂滿洲太太並掌家婆二太者。先以頭臉。後以纓足。故曰賣頭賣脚。加一賣字。反照以年輕二字。可見老不知恥。聽人料量。讀過幾志。自知其事。倒還是捨了。我這副老臉。(索隱)直決痛快。罵殺三秀。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也。大家有益。(索隱)隱照珍夫婦因嫌得官事。謹甚。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了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見帶了他進城。去。便喜的無不應承。於是劉老老帶了板兒進城。(索隱)劉固挾資入府者。定情之夕。卽犒衆四百金。故曰帶了板兒進城。至寧榮街來。至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只見簇簇的轎馬。劉老老便不敢過去。且揮揮衣服。又教板兒幾句話。然後蹲在角門前。(索隱)下一蹲字。村氣可想。亦微寫婦初虜時。蕭棚露宿之狀。只見幾箇挺胸凸肚。(索隱)清初滿兵強盛。門衛應是此項人。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門上。說東談西的。劉老老只得挨上前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量了他一回。便問是那裏來的。劉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保他。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在那牆脚下等著一會子。他們家裏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誤了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老老道。那周大爺往南邊去了。(索隱)豫王南下。又點一筆。他在後一帶住著。(索隱)豫王府在西城三條胡同。地近極北。故曰後一帶。他娘子卻在家裏。(索隱)豫王妃忽喇氏在京病薨。你從這邊繞到後街門上找就是了。劉老老謝了。

遂攜著板兒繞至後門上。只見門上歇著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要的物件。鬧吵吵二三十箇孩子。在那裏廝鬧。劉老老便拉住一箇道。我問哥兒一聲。有箇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箇周大娘。我們這周大娘有三箇呢。(索隱)三王輔政還有兩位周奶奶。(索隱)容鄭三王輔政不知那一行當上的。劉老老道。他是太太的陪房。孩子道。這箇容易。你跟我來。引著劉老老進了後院。至一院牆邊指道。這就是他家。忙又叫道。周大媽。有箇奶奶來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老老迎上來。問了箇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老老你好呀。你說這幾年不見。我就忘了。請家裏坐。劉老老一面走。一面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了。那裏還記得我們。說著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雇的小了頭倒上茶來吃著。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倒長了這麼大了。又問些別後閑話。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老老便說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著幾分來意。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之力。(索隱)平定江南伊誰之力作者殆暗罵降臣中人。今見劉老老如此。心中難卻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便笑說老老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箇不教你見箇正佛去的。(索隱)與劉媪同獲選者四人王親過目。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卻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裏都是各占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時帶著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



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只因你老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箇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與你通個信去。但只一件。老老有所不知。我們這裏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大理事。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了。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的內姪女兒。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劉老老聽了。納罕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的。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了他。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有客來。都是這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寧可不見太太。倒要見他一面。纔不枉走這一遭兒。(索隱) 歸到豫王。劉老老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說。老老說那裏話來。俗語說的。自己方便。與人方便。不過用我一句話兒。那裏費我什麼事。說著便喚小丫頭。去到廳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裏擺了飯沒有。小丫頭去了。這裏二人又說了些閒話。劉老老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不過二十歲罷了。(索隱) 豫王死時年僅三十有四。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嘻。我的老老。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卻比別人都大呢。如今出跳得美人一般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他呢。回來你見了就知道。就這一件待下人未免嚴了些。(索隱) 是豫王的評贊。說著小丫頭回來說。老太太屋裏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裏呢。周瑞家的聽了。忙起身催著劉老老快走。這一下來。他吃飯是空兒。俗們先等著去了。若遲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著

一齊下了炕，整頓衣服，又敎了板兒幾句話。(索隱)三覆筆寫去，似真似畫，的是村人入城的實況，隨著周瑞家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先至側廳。(索隱)王府回事處，多在側廳，周瑞家的將劉老老安插在那裏，畧等一等。自己先過影壁，走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著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的。(索隱)平兒亦寫三秀，因得正位，與王並肩，故曰平兒。周瑞家的先將劉老老起初來歷說明。(索隱)書中已將將三秀來歷敘明，又說(索隱)插入進府後事，今日大遠的來請安。當日太太是常會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等奶奶下來，我細細回明，諒奶奶也不責我莽撞的，平兒聽了，便作了個主意。(索隱)滿洲太太便有挑選之權，故借平兒說作了主意，叫他們(索隱)他們二字，暗影四人入選者，不然板兒僅一附屬品，們字難加進來。(索隱)志言攤四婦登興進王府，先在這裏坐著就是了。(索隱)至暮王乃命待酒，故先寫等候一層，周瑞家的方出去領了他們進來，上了正房台階，小丫頭打起了猩紅氈簾，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便似在雲端裏一般。(索隱)致身青雲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暈目眩。劉老老此時點頭，呷嘴念佛而已。於是引他到東邊這間房裏，乃是賈璉的大女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老老兩眼，只得問個好，讓了坐。劉老老見平兒徧身綾羅，插金戴銀，花容月貌的，便當是鳳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只見周瑞家的說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趕著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體面的丫頭，於是讓劉老老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

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們倒上茶來。吃了劉老老只聽見咯噔咯噔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羅櫃。飾麪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箇匣子。底下又墜著一箇秤鈞。般一物。卻不住亂晃。劉老老心中想著。這是什麼東西。有煞用呢。正默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倒嚇了一跳。展眼接著又是一連八九下。(索隱)借自鳴鐘寫出入夜戌亥之間。故鐘連鳴九十響。不然午飯之後。應十二響矣。方欲問時。只見小丫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兒與周瑞家的忙起身說道。老老只管坐著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索隱)候召人侍可見。已有成約說著迎出去了。劉老老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箇婦人。衣裙悉索。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又見三兩箇婦人都捧著大紅漆捧盒。進這邊來等候。聽得那邊說道。擺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去。只有何候端菜幾人。半日鴉雀不聞。(索隱)王府規模。忽見兩箇人擡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擺列。仍是滿滿的魚肉在內。不過畧動了幾樣。(索隱)吃飯隱喻侍宴之意。板兒一見了便吵了要肉吃。劉老老一巴掌打了開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老老會意。於是帶著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唧了一會。方躡到這邊屋內。只見門外銅鉤上懸著大紅灑花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條氈。靠東邊板壁立著一箇鎖子錦靠背。與一箇引枕。鋪著金心線閃緞大坐褥。傍邊有銀唾盒。那鳳姐家常帶著紫貂。(索隱)王者服色。昭君套。圍著那攢珠勒子。穿著桃紅灑花襖。石

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緞銀鼠皮裙。粉光脂豔。端端正正坐在那裏。(索隱) 王者氣象。手內拿著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邊。捧著小小的一箇填漆茶盤。盤內一箇小蓋鍾。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擡頭。只管撥手爐的灰。慢慢的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擡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箇人。立在面前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嗔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老老已是在地上拜了數拜。(索隱) 言老劉初侍王之夕。尚關行九叩禮。向王三拜三叩。王以爲知禮。問姑奶奶安。(索隱) 是滿入請安時口吻。鳳姐忙說。周姐姐攙著不拜罷。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甚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箇老老了。鳳姐點頭。劉老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便躲在他背後。百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說人家棄厭我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裏沒有人似的。劉老老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裏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看著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教人惡心。不過借賴著祖父虛名。作箇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過是箇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二門子窮親呢。(索隱) 引用恰合。何況你我。說著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閒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應去了。這裏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剛問了幾句閒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

婦兒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裏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要緊的，你就帶進來現辦。」（索隱）現辦二字是都院吏胥辦公名詞，非過家口吻。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問了沒什麼要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閒，二奶奶陪著便一樣的多謝費心想著。白來逛逛呢便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老老道也沒甚的說，不過是來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戚們情分。周瑞家的便道沒有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老老。劉老老會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爲何來，只得忍恥道。」（索隱）忍恥二字說盡劉媪論理。今日初次見姑奶奶，卻不該說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裏來，少不得說了。剛說到這裏，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裏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止道：「劉老老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裏呢？」只聽一路靴子腳響，進來了一箇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天喬，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老老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莫處藏。鳳姐笑道：「你只管坐著，這是我姪兒。劉老老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孀子，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孀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箇琴緊的客，借去略擺一擺，就送過來的。」鳳姐道：「遲了一日，昨兒已給了人了。」賈蓉聽說，便嘻嘻的笑著在炕沿子上下箇半跪道：「孀子若不借，我父親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了一頓好打呢。」孀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

西都是好的。(索隱)王家東西是好的直刺劉嬪之隱。你們那裏也放著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東西纔罷。一見了就要想拿去。賈蓉笑道。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碰壞一點。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上鑰匙。傳幾箇安當人來擡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著便起身出去了。這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賈蓉回來。外面幾箇人接聲說請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轉回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方慢慢退出。(索隱)老老說話間。忽插賈蓉借屏一段。又從鳳姐口中道出王家東西都是好的一語。在文法固不平。在紀事似無取。不知此正紀實也。志言王以金鳳花冠一品命服爲賜。既宣命。張媼私語劉王。今尊禮至此。宜若何從。劉雖不言。而手受冠服。顏色甚和。滿媼從屏隙中窺知其隱。云云。此段插入賈蓉是蓉鏡之意。言媼容色之和。鏡中可見。玻璃是可鑑人之物。以玻璃爲屏。喻由屏可窺人顏色也。劉妃之。不有其躬。何莫不由屏中一窺。始哉。鳳姐不語出神情。狀。卽劉媼當日受命不言。情狀。鳳之舉。茶。撥火。如媼之捧服。弄冠。脈脈含情。神傳言外。且書中先說蓉兒舉止形容。並特言華冠。美服。鳳姐見之。忘神。可見媼既慕青年。又驚華服。久已心許。故至夜。以御賜金蓮蠟炬。導侍王寢。不復支。書中晚飯後。再說一言。便是入夜成雙之意。不用雅詞。謎語。直言。晚飯後。再說傳神傳意。餘味曲包。作者是何心肝。靈慧至此。這劉老老身心方安。便說道。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不爲別的。只因他爹娘在家裏。連吃的也沒有。天氣又冷了。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著又推板兒道。你爹在家裏。怎麼教你的。打發僭

們來作煞事的。只顧吃菓子呢。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老老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呢。劉老老忙道。一早就往這裏來。那裏還有吃飯的工夫。鳳姐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那邊屋裏。過來帶了劉老老和板兒過去吃飯。(索隱) 劉孀被虜。安然進食。作者所譏。故特寫吃飯一段。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著些兒。我不能陪了。於是過東邊房裏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道。方纔回了太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原不是一家。是當初他們的祖與老太爺在一處做官。因連了宗的。這幾年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了。卻也從沒空過的。今來瞧瞧我們。也是他的好意。不可簡慢了他。便有什麼話說。叫二奶奶裁度著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怪道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索隱) 本不是一家子。那裏有影兒。說話間劉老老已喫完了飯。拉了板兒過來。擔唇囉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了。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也知道了。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有照應纔是。但如今家中事情太多。太太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是有的。況我接著管事。都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一則外面看著雖是烈烈轟轟。不知大有大的難處。說與人也未必信呢。今你既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兒向我張口。怎好教你空手回去。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索隱) 王初賜婦衣服一箱。金銀錠各一盤。故曰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二十言兩盤也。還沒動呢。(索隱) 王賜物時。劉惟偃臥。俱置不

省書言還沒動可見後來還是要動的用筆刻磨之至

你不嫌少且先拿了去用罷那劉老老聽見告艱

苦只當是沒想頭了又聽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得眉開眼笑(索隱)極意形容道我們也知

艱難的但俗語道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些憑他怎樣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呢

(索隱)又說村人語特傳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笑而不保叫

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拿一串錢來都送至劉老老跟前鳳姐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

且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無事只管來逛逛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不虛留你

們了到家該問好的都問箇好兒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了(索隱)牌子不小劉老老只是

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走至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怎麼見了他倒不會說

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輕些(索隱)劉之培錢即因

王婆得母待以培福耶此亦暗譬那蓉大爺纔是他的姪兒呢(索隱)回顧一筆不孤他怎麼又跑出

這樣姪兒來了劉老老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愛還愛不過來那裏還說得上話兒

來二人說著又至周瑞家中坐了片刻劉老老要留下一塊銀與周瑞家的孩子們買菓子喫

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裏執意不肯劉老老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未知劉老老去後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

此回分兩段自首句起至別無話說是歸結上文自按榮府一宅中句起至末句止是專言劉老老入府



借喻劉三秀（即劉嫺）進入王宮事，中間有奇有正，有案有斷，有明譏，有暗諷，有冷嘲，有熱罵，把一箇劉嫺寫得隱微畢露，纖細靡遺，惟尙未言侍寢一層。但有飯後之約，正留爲下回地步。大抵本書所重，首董次陳次劉，故開卷二回分敘董陳來歷，三四回敘董陳入都，五回總掣全綱。本回便敘劉來歷，下回敘劉改節，與前四回同一章法。太虛詩曲中亦無不先董後陳後劉，成爲定例。此書用筆雖變幻不測，而章法則井然不亂，蓋亦微示人以看書頭緒也。不然，叙黛初來，可言正夥，何反插入閒人，作此無謂之筆墨？不知書中所重者三人，已舉其二，安得不急急敘出哉？讀者不審所以然，以老老爲書中陪襯，若劇中之小丑，殆誤之甚。豈有正文尙未敘明，便著陪筆作者，豈若是之枯耶？劉嫺事全見過墟志，近人毛對山墨餘錄嫺姝奇遇一則，卽點竄過墟志而成原文錄下，以資印證。

（墨餘錄嫺姝奇遇篇）明末虞山劉氏，世業儒，家雖落，名楣也。兄弟守田廬，伯曰賡，虞邑諸生，品行修飭。仲曰肇，周則狡黠嗜利，不務恆業，有妹曰三秀，慧而黠，生時母夢紫氣繞室，醒有異香，六歲母死，父教之讀，過目輒了。捉筆作楷，秀逸獨絕。時里有黃亮功者，居任陽之大橋，素雄於財，亮更善居奇，崇禎間吳中水旱頻仍，物價騰貴，藉之囤盈糶虛，家益富，亮貌溫厚而中多機詐，蓄資鉅萬，節縮常若寒士，年逾二十始議娶嫺，則喪夫而挾重資者，父曰整也。里多請婚者，何必是亮曰：我以車往，彼以賄遷，整何害，遂娶焉。婦姓陳，善操持，勤紡績，相夫二十年，其業因之愈熾，亮素聞三秀之美，適陳病瘵死，乃挽郁某爲媒，曰：果字我，聘儀惟命。冰上人亦當厚報耳。郁乃商之劉仲，仲曰：吾兄素迂闊事，必不諧，若能以二百金爲聘，四十金酬我，我當曲爲成之。亮如命，仲遂乘間言於伯曰：妹年十四矣，凡求婚者，卜感不合意，良緣或自有在。頭郁某來云：大橋黃氏，擁資百萬，宅第連雲，婢僕數十輩，現以喪偶之內助，欲爲我妹議姻，弟思

此事得成，殊終身可以無憾。伯默然頷之，仲復言曰：「事固有不可執者，憶我母孀留時，執妹手願父及我兄弟言曰：『此女吾所愛，他日務嫁家之裕於我者，無與寒士酸秀才能有幾人，自奮爲妻孀者，但願其安享朝夕，不至碌碌井臼，榜我目隕矣。』其言猶歷歷在耳。若今黃氏之富，羅綺盈箱，倉庾如櫛，母若在，必諧無疑矣。伯頓作色曰：『汝何言！我家雖貧，固儒也，豈貪富厚而以妹爲賈人妻者？且彼之先，陳氏奴也，本姓王，以背主而易爲黃，居崑之石浦，乃祖名元甫，復歸虞家塘市，元母爲某宦乳媪，官有田三千畝在虞，以媪故，委元課租，元自正犒外，復蝕其十之三，謊言農欠，積久而成小康，乃父洪尤凶暴，嘗悅一佃女，乃假佃以金，初不責償，越三年權之，遂擢其女爲妾，不久愛弛，將轉鬻，女聞而縊，時某宦已死，子弟皆執袴，不問生產，田皆分裂授他姓，洪欺宦無主，吞匿其半，自是大營宅地，居然爲鄉里富人，然里之衣冠士，未嘗與之接也。今亮之爲人，固稍斂跡，然計升斗，權子母，剝剝圖利，亦足稱黃之胥子，且妹年十四，彼已四十餘，年既不若，門戶又不相當，何可婚乎？仲知言不能入，事遂寢，無何伯幕遊山左，至維揚，見婚嫁者絡繹，詢其故，緣訛傳朝命有中使至江浙，探民女以充掖庭耳，乃寄書於仲曰：『此信至吳，亦必驚擾，然是訛言，萬不可信，誤妹終身事，仲得書喜曰：『四十金入我囊矣，因招郝曰：『前議可成，然宜速爲擇音，遂覆書於伯曰：『兄書未至，事已徧傳通國，不擇人而婚嫁者，不下數百家，司里恐臨期不克應命，預禮煨戶，欲將妹之年貌登冊，不得已仍諾黃請矣。』然此番作合，非由人謀，幸勿以爲弟罪，伯得書撫膺頓足，復作書讓仲，書未至而婚已成，婚之夕，亮忽患眩暈，草草成禮，廟見時，木主無故倒地，家人咸疑不祥，逾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我掌上珍也。』因名珍，時有熊耳山人者，善推五行，言多奇中，適游虞山，劉延至家，使推珍命，山人曰：『是命能富貴其夫，一生無蹇運，劉喜，乃以己造令推，山人沈吟久之，拍案大叫：』

曰安所得是命而給我哉。女子坐台垣，有執政王家氣象。鄉村婦安得有是，問命中有子否，曰有二，且生而即貴，已而推亮，則搖首曰：此如病腸人，馨香滋味，羅列滿前，而欲啖不得，縱使腰纏十萬，亦難享用一錢也。問何時得子，又搖首曰：命中無子，爾時舉座闕然，咸笑其妄。然劉以星家言，每爲嗣續慮，有張媼者，爲劉乳媪，寡而無子，依於劉，劉嘗私與語曰：癯老年半百，只一女，猶兀兀然朝夕持籌握算，竟不思身後倚託者爲誰也。將若何，媼曰：俗有先取他姓子養爲己兆而引之者，往往如所願。盡試之，劉點首。時刻伯兄有子三，季曰金印，始受讀，溫文俊雅，劉愛之，欲撫爲義子，乃言於亮，並以劉才敏心細，平時爲亮籌畫，無不中，久已奉若神明，劉卽庸奴其夫，亦不敢違顏色。因曰：諾，乃治饌邀二劉，時伯歸里已五六年矣，而未嘗一至黃所，劉恐其固却也，私遣張媼致書，大略言妹非私奔，旣歸此家，前事宜姑含忍，兄妹之倫，義不可絕，今謹薄具杯酌，爲戚里一申款洽，念兄素憐妹，來則愈有光，不然則是張其賤也，珠亦置，願無地矣。伯見書不得已，乃偕仲往，始與亮相見，宴畢入辭，劉謂伯曰：珍將就學，苦無伴，金哥來此依我，與珍同塾，可乎。伯曰：嬰孩不能離母，且徐之。仲聞遽曰：我家七舍可來也。劉未應，而仲卽於次日攜子往，初劉之爲亮謀也，以伯品誼爲鄉里所重，故藉以修好，卽爲後日門戶地。仲則其素所心鄙者，其子亦凡猥不足數，而亮見伯落落難合，不如仲之易籠絡，因反德惠之，遂留焉。七性暴戾，比長而橫益甚，嘗戲珍，珍怒白於劉，劉撻之，遂宿之外舍，食亦不令同席，任其去來。七乃日逐羣惡少游，虎而翼矣，無何劉字珍於直塘錢氏，錢籍婁東，徙於虞，翁年五十餘，僅一子，美秀而文，嘗侍其母，出觀渡，鄰舫則劉與珍也，兩家通問，知里居近接，乃各過船，款語甚洽，錢母歸語翁曰：黃氏婦固情麗，其女則尤嫻雅淑婉也，翁遂請婚，劉亦以親見，故遂許焉。七忽怒，嘗曰：父會囑我勿游蕩，姑將以珍字我也，故撫我，今乃背約別字。

將焉置我，劉聞怒甚，邀仲呼七而痛笞之。且詰以珍字汝何據，七無以應。因謂仲曰：「七第欲我娶婦耳，然直言亦何害。乃敢以橫語突激哉。」爰以白金爲七婚娶，復置莊房一所令居，且以己之舊田三十畝畀之，曰：「劉產仍歸劉氏，願汝守之。若蕩廢無入我門矣。」七好博，未逾年而田屋盡售，妻無所依，自溺死。仲亦惡其無賴也，屏弗予。七遂寄身博場，錢生則游蕩，出贅於黃，劉愛珍及婿，一應衣服之需，盤殮之奉，倍極豐美。既彌月，生奉父命告歸課舉業，劉慰留不獲，始飲餞焉。時七爲敗類，苦饑寒，常仰給於劉。一日適遇珍，七曰：「珍姊，向問爾幾時招婿，輒怒罵，前日衣藍衫冠方巾者誰耶？珍不答。又曰：「婦夫歸矣，姊寂寞否？」珍怒遂入，及晚，珍於寢所覺有異，急出呼父曰：「房中似有賊，亮率僕婦持挺入搜至牀下，得一足痛擊之，賊大號，視之七也。劉忿極，以剪擗其股，流血盈地，縛而閉之室，厥明仲聞而至，欲投之河，劉不可，令仲錮於家。甫一日，仲妻復陰脫之，自是七遂欲甘心於黃矣。黃年及周甲，而嗜利益甚，催租索逋，事必親歷，碌碌城鄉，日無刻暇。一日晨起持簿書將至劉寢，忽撲地，家人急扶至寢處，日未中而氣絕矣。亮死，劉痛哭成禮，既殮，七自外至，突入繡帳，憑棺呼爹爲號泣狀，既而呼劉曰：「娘，取斬衰來。」劉曰：「死者無子，安用衰？」七曰：「我固子也。」劉厲聲曰：「汝自姓劉，與黃何涉？」七曰：「幼而撫我，長而室我，田疇畀我，雖非親生，亦是義子。今黃乏嗣，婿外人，能獨享此乎？」劉曰：「汝今何欲？」七大言欲分遺資，劉怒甚，令僕婦之有力者縛諸庭，自取臼杵痛擊數十，曰：「此我分汝之資也。」七初出惡言，繼以不勝楚號呼求免，遂釋之。七出且走，且誓曰：「必有以報。」劉乃集童僕，人給鉞一具，戒以每晚即持此分布四野，伺有所聞，當即相應。無何果有盜自簷而下，劉急令媼啟小門於宅後鳴鉦，四處鉦聲齊起，盜遂驚逸。家人咸相慶，劉曰：「未也，乃更坎室之行道爲阱，穴壁數處，中貯石灰末，而承以風車，數日後復有盜數十，艤舟屋後之水門，夜將半，各明火執。」

仗斬門而入，將及內寢，前導者遇坎即陷，餘盜知有備，方倉皇間，壁穴中灰未驟飛，盡眯賊目，乃各棄械，竄燭之，落陷者七也。跣足散髮，皂衣黑面，形同鬼魅。劉曰：我固知此賊所爲，候天明當鳴之官。珍曰：鳴官恐傷舅氏心，不若縱之。劉乃驅使出，自是里中無七之跡矣。劉連被驚擾，心常恐，因謂珍曰：盜猶可禦，縱火奈何？我當先安死者，即菲亮於柳湖之祖塋，事竣謂瑤曰：此不可居，我將依汝。於是先舉什器運至直塘，遣珍歸，以一冊付之曰：除汝房中物，餘俱在此冊。囊米二百餘斛，每貯銀二錠，須親檢收，大小衣箱六十有四，各有銀若干，櫃三十七，或貯銀，或貯錢，皆有號可稽。汝先發，我將踵至也。乃僱工百人，連運數日既畢，劉復徧召鄉里貧戶，飫以酒肉，盡焚其積年債券，且開倉廩，人給米二斗，麥半之，棉花五筋，菽五升，衆雜拜曰：夫人施恩，猶及我等，將何以報？劉曰：報何敢言，第有積粟二千餘石，諸君能爲我運至直塘否？衆曰：惟命。時值歲饑，鄉間富室囤穀，每爲貧民攘奪，劉反得而用之，不三日而運已盡。時劉本欲即赴直塘，視曆連日不宜遷徙，三日後乃吉。越二日夜將半而難作矣，先是明總戍李成棟既降滿清，統兵南下，過輒殘破，所擄婦女十餘艘，爲嘉定鄉民所焚，死與逸各半，成棟責兵弁務掠吳妹，以償所失，旋奉命征粵，乃囑其弟侍母居松江，令麾下某統兵守之，某有汎卒七黨也，當七受杖而逃，即走松投卒，得近某將，因言任陽黃氏嘗黨逆，家私千萬，虎噬鄉里，得數百人剿之，既除民害，且實軍餉，某乃令裨將率衆，由劉河經崑山，至七浦塘而進，是晚劉方與張媪封樓房，處細事，待旦而發，忽聞門外礮聲轟然，響震屋瓦，李兵破扉而入，啟廩廩空，搜房房洗，徧索無一物，裨將恚甚，俄見衆擁劉至，注視久之，曰：頑有此，不然何以復主帥？衆以勞而無獲，怒七之誑，殺七，縱火燒黃居，掠近村數十家，遂擄劉去。張媪從焉，珍聞變驚絕，終日長號，錢翁令子赴松探耗，途次即聞成棟以粵東叛降永歷，親屬被收，所擄婦女悉於南

京安置，生遂邀劉仲偕往江寧，覓至一部統署，見有遵奉令條，凡逆棟所據，婦女俱準親人具領，錢喜甚，方欲投訴，適有武弁自內出，錢揖而告之，弁曰：「我本以吳人投旂，與汝豈無鄉誼？乃擲錢手至靜處，語之曰：『王爺固有是令，但司其事者爲墨都統，非阿堵物不可。』錢問所欲，則曰：『視年貌以定多寡，美而少者必需百金，錢以所持不足，遂偕仲歸，珍曰：『誠得我母金何足惜，遂以千金促生復往。』錢至即覓所識，弁且許事成後另酬五十金，弁以諸婦女係掌家婆，二太所管，每百兩例予十金，曰：『可。』弁即取劉之年貌籍貫，久之出謂錢曰：『無其人也。』錢皇遽曰：『余已訪確，何乃無之？』弁曰：『我亦欲得爾金，豈給爾者適據二太言，三百餘人中，徧詢竟無有，得無誤耶？』仲曰：『事已至此，果否乞查一確據，當有以報。』弁躊躇間曰：『得之矣。』疾趨入，有頃袖一冊至，謂二人曰：『此確據也。』錢閱至末頁，果有黃劉氏及從媪張氏，而硃圈標其上，傍註選入王府，如是者共有四名，弁曰：『如何？我不爾誑。』錢神呆僵立，仲亦無如何也。暗然反虞，擬籌別策，乃不數日而劉晝至，初劉被擄至松，李母見而悅之，曰：『此必官家女，姑以母事。』行將送汝還也，未幾成棟，家屬皆檻送京師，一應婢僕悉置南京，俱聽本旂發遣，劉亦墨名籍中，爲墨都統承管，媼女三百餘，初至江寧，簾棚露宿，幾不欲生，越日而滿州太太至，蓋王府中總管老媪也，年已七十餘，髮白如雪，髻簪花架，衣履皆男子式，善漢語，滑稽多智，至則都統以下皆跪迎之，掌家婆二太上前叩首，恭引至棚，媪先作漢語曰：『諸姊妹無恐，我來作降福符官耳，特不知誰真有福者。』乃側身入隊，擇當意者拽裙使行，令至別所，排列共三十餘人，媪上下睨視，指曰：『彼太長，此略短，甲似肥，乙似瘦，乃去其半，令留者至前，諦視髮膚掌臂，復隔衣捫其乳，十又去七，僅存其五，乃列坐待茶，殷勤問訊，審其音而耳屬焉。』婦聲微微，復去之，旋起立語四婦曰：『無動，我欲一觀履式，因以指量其履，戲語曰：『無乃唐突，然不爾則不見真才耳。』

徐向一婦微笑曰：塞楞塞楞，塞楞者滿語蓋言最好，其婦卽劉是也。因顧二太作滿語曰：雅海沁兀律罕，言渠婢令隨去可也。俄擁四婦登與進王前，劉持張媼痛哭曰：入此萬無見珍時，我亦命不久矣。至暮王宴，命四婦侍酒，滿媼誠之曰：至王前宜各叩首俯伏，命起乃起，頓毋哭泣。致王怒也。已而三媼如所言，劉獨倚左柱向壁側立，而額光煜煜，時與燈燭光相射，自泪暈暈微紅，如曉花含露。王見甚異，問何籍，不應。問年幾何，又不應。問有夫否，劉忽大慟曰：我民間孀婦，爲李兵所擄，以戀戀於一女，故不遽死。今至此已矣，盍速殺我。我良家女，決不肯爲奴婢，聲嘶嚔如嬌爲囀樹，俄以首觸柱，徑然有聲。滿媼抱持之，劉且踊且號，鬢髮盡解，髮長委地，光墨如漆。王憐之，命媼引去，囑善護持，勿令悲損。媼遂引劉入已寢，以安之。朝夕進糜飲糜粥，糖霜果品，滿几案。劉勺粒不入口，坐臥惟泣。張媼憂之，私語滿媼曰：劉之悲毀，痛念其女耳。前在松江，傳聞李兵復擾直塘一帶，及今三旬無耗。若得通一音，以慰其念，飲食或可少進。滿媼爲啟於王，王曰：速令作書，當命疾足往探耳。媼告劉，劉乃修書寄珍，首言我生不辰，疊羅險難，河干一途，豈意竟爲長別。中言七獸肆虐，擄往松方，幸李母仁慈，生還有日，不料署名眷籍，忽又送入掖庭，所以不卽死者，誠欲得汝一音，以慰我目。又云直塘一帶，是否亦遭焚掠，或七獸未遂所欲，致汝家爲破巢之卵，亦未可知。我書得達，急盼歸鴻，末言雲鶯驚婦，現已密製相衣，潔身自守，倘羅橫暴，願投清風之崖。汝尙自愛，弗我念云。珍接書且讀，且泣，方與鏡生議，覆而劉適至，反復閱書，作咄嗟狀，謂珍曰：汝母亦太拘矣。王非他，乃入關時從龍第一功臣也。下江寧，降宏光，平兩浙，以懿親典樞，功高威重，但得爲王婢，亦足安樂半生。何必峻拂其意，回書宜勸其遇事婉從，設使激發雷霆，恐我與若俱無瞧却耳。珍覆書始慰，以無恙。後云：母生兒亦生，母死兒亦死，情殊依戀，而恰無激勸語。仲乃私致書盛言王功蓋

寰宇得侍爲幸，又云妹固女中智士，小諒宜所不爲，矧釋昔年熊耳山人之言，或者事有前定，未則告以房嫻無歸，塔家究是外人，難以倚託，不如自發根枝，使余等亦叨庇蔭，乃於書尾署伯名，而已附之，先是劉知王爲發書，心頗感之，已日進粥糜，及回書至，知珍無恙，色爲之喜，繼閱兩兄書沈吟久之，忽愠曰：此非伯兄言，乃劉二所爲耳，豈四十金未滿，渠願以故，又欲賈我乎？趣張嫻火之，無何王妃忽喇氏薨京邸，訃至，設位中堂，按滿清制，本旂婦女窻下者，例各哭臨，在外則穿素而已，滿嫻語嫻，嫻以告劉，劉曰：業啖此間飯，曷敢不遵大典，乃縞衣練裙而出，王適遇之於中霽，淡冶若仙飄，時日光恰兩射，王曰：此非觸柱求死者乎？何亦雅素乃爾，因語滿嫻以劉骨相不凡，當善視，無與羣婢爲伍，自是滿嫻侍劉愈謹，啟事輒跪，未幾王賜劉滿漢衣服各一箱，越日又賜襪十勛，東珠百顆，劉若弗聞，旋又賜首飾一篋，宮扇二柄，荷包帕各四件，金銀錠各一盤，滿嫻跪告，此皆王爺所賜，意良重，又曰：王賜宜叩謝，劉惟假臥，俱置不省，是夜王命劉侍寢，劉乃大號曰：果也將婢妾我也，我難婦耳，生長良家，豈有罪而輸爲城旦者？任彼朝朝暮暮，耶王聞卽已，滿嫻殊訝之，私謂張嫻曰：劉自入府以來，王待之者，恩禮亦已備至，無論饋食沃盥等事，俱不令值，且又賞給稠疊，實爲非常異數，王尙無子，今忽喇氏薨，羣婢中亦無寵幸者，而獨注意於劉，此大福將至時也，乃劉尙有不豫色者，何哉？嫻曰：劉此何抗，居家喜南面坐，諸婢僕屏息，聽指揮惟謹，今一旦欲其卑躬屈膝，辱充下陳，宜其寧死不願也，滿嫻微會意，乘間語王，王遂以金鳳花冠一品命服爲賜，旣宣命，張嫻低語劉，王今尊禮至此，宜若可從，時劉雖仍不言，而手受冠服，顏色甚和，滿嫻從屏隙中窺知其隱，卽宣言朝廷定例，凡正室不孕而側室有子者，奏聞後卽卅立爲妃，今限止一品夫人耳，或尙有貴於此者，至夜王以御賜金蓮燈，燈導劉入寢，劉顧嫻謂獨忘拜謝天恩乎，王卽命移炬中。



堂王中立，劉立其後之左偏，齊行九叩禮，至寢，劉徐卸冠，易補服，向王三拜三叩起，王見其知大體，有淑嫻，喜極，幾無復平時威重，是夕劉侍寢，次日王賞蒲媪錢六十緡，率閹府男婦三百餘叩賀，劉出白金四百兩，酌犒之，衆皆感悅，有貂璫二，陳某劉某，係故明宦者，年皆七十餘矣，王以二監給劉聽使，令劉乃作書，飭令賈赴虞山，以慰珍，曰：汝母受王恩禮，此身已不及自持矣，特念汝父生前，初無一語忤我，以故覆水之勢，雖成，而故劍之思，彌切，今爲之計，莫如訪立本宗，授以半產，繼宗祧而綿血食，既盡生者之心，卽安死者之魄，善體我意，是誠望汝來，監乃先廟內臣，同日歸旂者，須加禮款，使知汝非寒儉家兒也，東珠十顆，可爲甥孫帽飾，京樣手鐲一副，俾汝佩之，如見我耳，書發，二監未至，錢生先偕劉氏伯仲赴江寧探信，適王以浙西民叛，奉旨往撫，三人得徑入王府，劉見之，涕泣不能發聲，得劉仲慰勸，始漸破涕爲歡，既而蒲媪奉茶至，皆跪進，稱鼻爺姑爺，時劉伯猶未知改節事，見妹盛飾華服，及頰指氣使處，心甚疑之，私以問仲，仲曰：妹已處於王宮，又何疑？伯大恚，作書絕妹，拂衣竟歸，仲閱書，笑曰：腐儒語耳，何可舍妹見遂火之？既而錢將告歸，劉私語之曰：我欲玉成汝名，汝入京，姑勿見我，且我行踪南北，亦尙未定，爲語珍探的後，音書頻寄可也，錢遂歸，仲獨盤桓府中，結劉監爲宗人，共處值房，未幾王自浙歸，仲上謁，得司府中出納冊，俄王內召還京，途次濟寧，而劉病氣逆，牽輿輒輟，王檄中丞召醫診視，或言溼阻，或云水土不服，各擬方進奉，劉閱未畢，卽碎而謾罵，以王未解吳俗，語乃強起擁被坐，牽王袖於臥所附耳曰：我病姪耳，羣奴習用利導之劑，豈欲以之殺我耶？王聞大喜，越數日，劉體果安，乃就道，抵京，陛見，回奏一二軍國事後，上問王年已四十，何尙無子，對曰：臣在江南，納本族婦，劉現有身上喜曰：男也，則亟告宗人府，以聞，未幾劉果生男，上聞，賜人棧果品等物，太后復賜洗兒錢百萬，例冊劉氏爲某王妃，如適。

遇皇太后萬壽，劉遵例統率福晉等入宮慶賀。太后見劉問曰：聞某夫妻美，此其是乎？又問年幾何矣？以劉三十有五對，太后曰：如二十許人耳，更問何籍及進身始末。劉以實對，曰：不意民間乃有此婦。翌日又賜錦緞百端，糖果八盒，黃金四十錠，玉帶一圍。時朝廷新開科舉，命王監閱國學錄科試牘。劉得徧視諸卷，則其婿錢生與焉。錢以拔萃生入京肄業，因遵劉誡不入見。劉乃語王曰：頃見諸生錄科卷內有錢姓名沈瑩者，我婿也。王不語。及榜發而錢已以經魁獲。偕明年復成進士，選部曹。始因公詣王第，王即延入中堂，令劉出見。劉服黃錦袍，垂紫貂皮，銀鼠帽，首珠額翠，刺皂靴。款步喜形於色，謂錢曰：我思珍久，近已爲之置宅一區，汝歸可速挈眷來。仲兄現患消渴，恐不測，汝當偕之還。錢遂偕行。半途仲死，護柩歸。即攜珍至都，劉年四十，復生一子，嘗爲漢裝，安車紫蓋，女從百餘。過珍寓歡宴累日，一日謂錢曰：我昨夢處故居，簿書文券，積几案，宛如黃氏盛時，覺而感然。我前以立後嗣汝今得之否？錢自黃直塘市遷任陽之大橋，三世單傳，別無支派，其先自虞而崑，復自崑而虞，系皆無考，故雖徧訪以示求後意，竟無應者。劉聞愴然，姑出金錢，遣紀綱起泖爲黃修墓道，且擬置田供歲祀。至則墓木已刊，四壁平曠，野水橫流，兆域無由別識。蓋兵燹之餘，已毀其墓爲河道矣。僕乃封土三杯，藉以覆命。時珍已舉三子，劉囑以次甥嗣黃，俟其長成，卽於遺址營第，奉黃祀。珍諾之，乃不二年而錢次子死，更命其季，季又殤，黃遂無嗣。劉後安富尊榮，又二十年，薨時歲已週甲，康熙癸丑，張熈以年老歸，爲述其顛末如此。錢余客金閩，嘗於殘書舖中得是事，藥本前後百紙，草率多譌，標面曰過墟志，感首篇卽載任陽事。後半類日記，而無撰人名。近閱紀載墓篇，知曾采輯，則直目爲過墟志，并有聖西逸序，然係琉璃廠排版刷，以牟利者，僞賞新奇，一過卽已，故其篇雖較藥本爲約，而亦未遑翦裁。余以其非見聞所習也，因特芟繁就簡，且別其目爲

姊妹殊遇，其間雖儘有點實，而無失本真，將廣其傳，後遂鑄入是錄云。

（護花評）按著秦氏房中之夢，便寫與襲人試演，可見寶玉一生淫亂，皆從秦氏房中一睡而起。

（又）頭緒萬端，直無從說起，借劉老老敘入，曼文情閒逸，且為巧姐結果伏線，不是閒逸之筆。

（又）寫劉老老在家商量，及到門上問話，周瑞家引進榮府，看見服食陳設，見王熙鳳說話，活畫出一鄉裏老嫗到富貴人家光景，真是寫生之筆。

（又）賈蓉借玻璃炕屏，何必寫眉眼身材衣服冠帶，作者自有深意，鳳姐先假不允，賈蓉屈膝跪求，始允借給賈蓉，出去又喚轉來，鳳姐出神半日，笑說罷了，晚飯後你再來，再說這會子有人等語，神情閃爍飄蕩，慧眼人必當看破，○看破何事。

### 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寧國府寶玉會秦鍾

話說周瑞家的（索隱）用周瑞家的一線穿成，可見本回所說，仍是劉媪之事。周瑞家隱指滿洲太太暨寧家二太太一流人，專事撮合者也。送了劉老老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丫嬛們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出東角門至東院往黎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嬛金釧兒和一個纔留頭的小女孩兒，站在臺磯上頑，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來回，因向內努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語（索隱）歸入家務人情三秀已入箇中矣。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裏間來，只見薛寶

釵。(索隱)釵亦劍之類也。薛王賜婦首飾盈篋，其明皇金釵定情之意，故以釵引，故以釵代乎家常打扮。頭上只挽著鬚兒，坐在炕裏邊，伏在小炕几上。(索隱)是三秀未被召以前，假臥不起的景況。同丫嬛鶯兒。(索隱)伴婦者為張姐，此言鶯兒又隱合會真記中張生為鶯兒故事，無筆不巧，正描花樣子呢。(索隱)為花冠所動，心中正在打稿兒，亦刺隱之筆，妙在曲曲折折。周瑞家由府而院，由堂而室，規制井然，又恰合閨中養病景像，作者可謂心靈手敏。見他進裏來，寶釵便放下筆，轉身來，滿面堆笑。(索隱)濃寫此四字，一以見寶釵世故之深，一以見三秀顏色之霽，真是雙管齊下，讓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道：姑娘好，一面炕沿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沖撞了你不成。(索隱)用一帶筆，一以見寶玉常日之嬌癡，一以見薛王初時之孟浪，全是雙寫，並可回映情僧不令寂寞。寶釵笑道：那裏話，只因我那種病。(索隱)是那種病，急切待問，又發了兩天。(索隱)稿木生春，死灰蘊燭，受寇之後，殆有如此兩廂所謂陡地上心頭者，故說又發了兩天。作書人何等輕薄，何等尖利，直可謂之意淫，妙在恰是閨人說病，故隱其詞的口吻，此等處不可放過，須看他靈慧心肝，所以且諍養兩日。(索隱)恐按不住，故加一且字。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索隱)恐是先天下得種子，故曰病根。此病根便是情種，看下半回自知也。該趁早請個大夫。(索隱)為三秀請醫診孕伏脈，認真醫治，小小的年紀。(索隱)三十有五，方在壯盛之年，倒作下個病根，也不是頑的。寶釵聽說笑道：再不要提起為這病根，也不知請了多少大夫，喫了多少藥，花了多少錢，越總不見一點效驗。(索隱)此等病豈藥可醫，後來還虧了一個禿頭。

和尙。(索隱)和尙自是禿頭，何消說得作者意在滑稽，殆不免象形會意，那作書人遇劉嬪，事不厭過，情不憚痛，嘗借以抒憤，故處處描摹，盡致，至以穢語，極不堪之意，擬之還虧了三字，有舍此無它之概，可謂譏而虐矣。專治無名之病。(索隱)可見非月事之病，其病殆不能名，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裏帶來的。一般熱毒。(索隱)飲食男女，生人大欲，誠由先天得來，故曰胎裏帶的，慾發於火，故曰熱火，醫已久，猝發，遂不及自持，故曰毒。作者筆筆刻薄，直爲劉嬪作探源之論，與借妙玉走火以刺圓圓同一筆法，非好刻深實，深惡而痛絕耳。幸而我先天結壯。(索隱)又補一筆，可見火力方熾，還不相干，若吃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索隱)可對曰房中術如此，固秀豈有亂服游僧海上方者，有意譏諷，故疊用驚詞，使人覺察，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索隱)果何藥耶，某未達，不敢嘗，異香異氣的。(索隱)自非當歸芍藥常服之品，應有異香異氣，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索隱)一丸就好四字，乃京師市井相習慣用之名詞，亦輕薄少年伎院相調之村語，作者忽採方言，及此特獵游僧口中道出，視寶釵三秀爲何如人，太史公若在，當曰詞不雅馴，荅紳先生難言之。倒也奇怪。(索隱)人之常情，倒不奇怪，這倒效驗此。(索隱)自然效驗古今來不知治得多少，熱毒病西廂記云：還須出陣風流汗，是病前又云：早醫可九分不快，是臨症書中此句，是病後請閱者仔細思量，當爲一察。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佳麼？海上方姑娘說了，我們也好記著，說與人知道，偷遇見這樣的病，也是行好事的。(索隱)西廂記與可憐我爲人在客，也是望人行好的意思，當與此參看，妙在一也字，寶釵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這方兒真真把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概都有，有限易得的，只難得可巧二字。(索隱)有藥婦見藥夫而欲奪。

之難得一線一寡真是可巧。豫王方志在得嫻時王妃，忽獲可謂天緣，真是難得，真是可巧。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心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梅蕊十二兩。(索隱)連用白字，是弄女弄娥之意。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曬乾。(索隱)玉於順治元年甯下，次年得嫻而歸，故將云次年，和在未藥一處。(索隱)是孟光接了梁鴻案，故曰和在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天落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笑道：「暖約，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日不下雨，可又怎麼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裏有這樣可巧的雨？」(索隱)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只好再等罷了。(索隱)巫山行雨，自有其時，早晚等得，還要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罈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索隱)又點用十二分黃柏。(索隱)柏舟之苦，茹之已久，故曰十二分，殆剝極而復一陽將生時耶？(索隱)太平閒人，好用易講紅樓，全無可取，今姑以謔語學步，何如？煎湯送下。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索隱)若不巧極，奇極，作者亦不注意記載，妙在真將王妃巧死了等十年，都未必這樣巧呢。(索隱)劉非妃，非為等得幾日，便過妃死，細思真是天緣奇巧，若掛謾然。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索隱)主在江南時，間「可巧都得了」。(索隱)豫王傾國之思，有志竟成，好容易配成一料。(索隱)若必調護，費盡折騰，乃成佳耦，配字着眼，好容易三字，中有無限曲折。如今從南帶至北。(索隱)「匹配之後，隨王北上，由金陵以達京都，入宮正位，故特寫一筆，現埋在梨花樹下。」(索隱)梨花淚

白仍回映嬌姝的身分。此段事特借梁香院寫出。意含譏諷。白中有香言。芬而獲寵也。周瑞家的又道。這藥本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這也是癩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索隱)亦素娥耐冷之意。白以色言。冷以穢言。均取喻。齷齪。冷香與梁香同意。恐人不悟。故重言之。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麼樣。(索隱)問得奇細。難乎回答。寶釵道。也不覺什麼。(索隱)本無礙於飲食起居。只不過喘嗽些。(索隱)劉病氣逆。故言喘嗽。至此方歸入正文。前字皆描摹劉之意境。極言心許。此下乃實以事。吃一丸也就罷了。(索隱)一九二字三覆。全爲目錄中一戲字。作前鋒。寫得有力。周瑞家的還要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道。誰在這裏。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便回了劉老老之事。(索隱)一大段傳神寫文章。用寶釵權時作代。仍歸入劉老老身上。可見書中所指之事。全重在劉。畧等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種東西。你帶了去罷。說著便叫香菱。簾櫳響處。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丫頭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麼。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裏的花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錦匣兒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裏頭作的新鮮花樣。堆紗花十二支。(索隱)簾隱金蓮燈。十二支暗合聚寶釵時十二對宮燈之數。亦是點題。昨兒我想起來。白放著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得巧。(索隱)又一巧字。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位二支。下剩六支。送林姑娘二支。那四支給鳳姐兒罷。(索隱)歸入正文。王夫人道。留著給寶丫頭戴也罷了。又想著他們薛姨媽道。姨媽不知寶丫頭古怪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

兒粉兒的。(索隱)不是兆後來之葬，是說從前之葬，妙在可以變用總之以葬喻寡而已。說著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裏曬日陽。(索隱)盛飾朝陽，冷香近熱矣。拍題又繫一老。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時常說的臨上京時買的，爲他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丫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他。正說著，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這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僧們的東府裏蓉大奶奶的品格。(索隱)拍到可卿身上，可見圓圓小瑞均南人有相似處。金釧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邊？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裏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爲歎息感傷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太多，一處擠著倒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卻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後房三間抱廈內居住。(索隱)三春移居暗指圓圓出之宮廷，納之王邸，故有此筆。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裏來，只見幾個小丫頭兒都在抱廈內聽呼喚，默默迎春丫頭司棋與探春的丫頭侍書。(索隱)司棋言參軍談侍書言司筆札，皆圓圓事。抱廈內聽呼喚，默默坐一層，可見王府規制亦復如此。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裏都捧著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著，也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索隱)黑白相爭，又喻西平與圓圓境地。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頭們收



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回說四姑娘不在房裏。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丫嬛們道：在那屋裏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邊屋裏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兩個一處頑笑。(索隱)帶出智能爲秦鍾地步，亦爲惜春出家伏脈，仍暗指周圓。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裏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可巧兒又送了花來，若剃了頭，卻把這花戴在那裏。(索隱)舊語可玩，妙在就地取材。說著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嬛入畫來收了。(索隱)圓圓亦工繪事，故曰入畫。周瑞家的因問智能：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秃歪刺那裏去了？智能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過太太，就往奈老爺府裏去了。叫我在這裏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道：不知道。惜春聽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著？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著。(索隱)愚信言愚人崇信也。惜春聽了，笑道：就是他師父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趕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就是爲這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勞叨了一回，便往鳳姐處來。(索隱)到題。穿夾道，從李紈。(索隱)兩帶李紈，又是以一寡喻寡。後窗下，越過西花牆，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鳳姐的房門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索隱)是何景象。叫他往東屋裏去。周瑞家的會意。(索隱)會意者何事，劉媪際過，全從老媪會意得來。忙的躡手躡腳的往東邊房裏來。(索隱)是何景象。只見奶子拍著大姐兒睡覺呢。(索隱)點醒點，即用陪

筆。周瑞家的悄悄問奶子姐兒睡中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搖頭兒。（索隱）是何景象，須會意。正問著口聽那邊一陣笑聲，卻有賈璉的聲音。（索隱）到此方作實迹，矩躡行，再拜侍寢的勾當，寫明調笑，方足見劉媪此際，夙病已癒，居然破涕為笑，寫明賈璉聲音在內，不但示為夫婦同居之事，亦借以示事屬豫王所為，痛罵兩言，便將一矢志之姊妹結果，與上回賈玉襲人之事，皆用特筆書出，作者非好以淫穢入書，實非設想及此，不足以誅劉輩之心，而悲兩人之節也。接著房門響處，平兒拿著大銅盆出來，叫豐兒盥水進去。（索隱）是何景象，○匆匆了過，卽不復言，故紅樓非淫書可比。平兒便進這邊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來作什麼。（索隱）又字著眼，往來如水上人。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送花來。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支，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裏拿出兩支來，先叫彩明來。（索隱）劉媪全為文彩分明所誤，此又一點，吩咐他送到那邊府裏，給小蓉大奶奶戴。（索隱）加一小字，殆以劉媪入港之初，尚居小星地位，讀紅樓一字不可放過。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的女兒打扮著，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說：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裏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裏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嚶，今兒偏生來了個劉老老，我自己多事，爲他跑了半日。這會子被姨太太看見了，叫送這幾支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完呢。你這會子來，一定有什

麼事情的。他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倒會猜著。實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因前兒多喫了幾杯酒，和入分爭起來，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索隱）豫王還京，上問王無子，王以納本族婦劉有身對後生子，例得封妃，萬壽入宮，太后問何籍及進身始末，劉乃以實對，可見未入宮之前，實稱本族婦女。豫王動與人爭財貨，人未必無以此相訐者，作者特插此一段，正非閒筆，為存當時遺事也。告到衙門裏，要遞解還鄉。（索隱）鄉在崑山原籍，當時被訐或不至此，然恐礙封，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這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知道的。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你且家去等我。我送這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就回家來。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索隱）太太指蓉王，二奶奶指豫王，有二王何事不了，你回去等我。這有什麼忙的他女兒聽說，便回去了。還說媽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兒家沒經過什麼事的，就急得這樣的說著，便到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裏，卻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索隱）本回中連環不斷，皆寫劉媪之事，故說解九連環。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著我送花來與姑娘戴。寶玉聽說，便說什麼花拿來與我看。一面便伸手接過來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兩支宮製。（索隱）宮製二字著眼，見是御賜堆紗。（索隱）堆紗二字著眼，見是錦繡羅綺。新巧的假花。（索隱）假花二字著眼，見是新巧的人物。○亦係指上賜燈炬而言，籠以紗燈，刻以金蓮，故為堆紗假花。兩炬導燈，故為二支，仍回顧上文。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二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的。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支是

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不言語。寶玉問道。周姐姐。你作什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裏。我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的。寶玉道。寶姐姐在家裏作什麼呢。怎麼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寶玉聽了。便和丫頭們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姐姐。問姐姐是什麼病。喫什麼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裏回來。也著了些涼。改日再親來。說著。茜雪便答應去了。

(索隱) 茜雪者。遠往薛氏而已。無甚深意。僅此一用。故後不多見。說茜雪也。紅鴻同音。取隋書因緣之意。仍無映正文。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來周瑞家的。女壻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索隱) 冷子興言北方滿族也。仍說豫王正當興盛之時。故特權建蜀。近日因賣古董。(索隱) 好貨者何所不要。恐即後文石獸子一類之事。和入打官司。故叫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著主子的勢。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求鳳姐兒便完了。至學燈時。(索隱) 前言下盡。茲下夜。鳳姐已卸了妝。(索隱) 應是何景象。又回顧一筆。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偕們送他的。趁著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交給他帶了去了。(索隱) 甄家指福王。送來東西。不外子女玉帛。○送鮮猶送俘虜也。又照應豫王下江南一筆。亦是點醒王夫人。鳳姐又道。臨安伯。(索隱) 臨安指地。隋宋建郡之所。隱指晉王。又見豫王有平浙之功。老太太生日的禮。(索隱) 生日恐是反說。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鬧著。叫四個女人去就完了。(索隱) 平浙者。貝勒博洛固山額驍拜夷圖阿山及總兵王

之仁，四人就完了三字，有教。又來問我。鳳姐又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去逛逛，明日倒沒有什麼事。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害不著什麼。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倒該過去走走，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季執迎探等姊妹們，亦各定省畢，各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逛去。鳳姐只得答應著，立等換了衣裳，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侍妾丫環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笑一陣，一手攏了寶玉，同入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便說：你們請我來作什麼？拿什麼東西來孝敬？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應，幾個媳婦先笑道：奶奶今日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你了。大家正說笑著，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因問大哥，哥今日不在家麼？尤氏道：今日出城請老太爺安去了。（索隱）主人遠出，殆寫豫玉死後事。又道：可是你怪悶的，坐在這裏，何不出去逛逛。（索隱）世祖當微服出行，故梅村詩有而，今馳馬遊梁車之踪，此段當是寫微行入王邸之事。秦氏笑道：今日可巧。（索隱）又一可巧更有奇峯在上矣。上回寶叔要見我兄弟。（索隱）此回秦鍾，似指三秀文章連環而下，蓄意甚深，當與四十一回參看。今兒也在此裏，想在書房裏寶叔何不去瞧一瞧。寶玉卽下炕要走。尤氏便吩咐人小心跟著，別委曲著他。倒比不得跟著老太太過來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著，何不請進這小爺來，我也見見。難道我是見不得他的。

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僑們家的孩子。胡打亂摔。跌慣了的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慣了的。不像你這潑辣貨形像。倒要被你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我不笑話就罷。竟叫快領去。賈蓉道。他生得腴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嬌子見了。沒得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道。我不敢強。就帶他來。一會兒果然帶了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畧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索隱)本是說女兒。故有此筆。與鳳姐開場便說充男兒。作一反比例。腴腆含糊的。(索隱)「腴」則可。何謂含糊。含糊二字。可見作者有心含混。向鳳姐作揖問好。(索隱)此處鳳姐便是陪客。前半用周瑞家的穿插。後半用鳳姐穿插。不過示前後所指一人而已。故爲連環筆法。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攜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旁坐下。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叫秦鍾。早有鳳姐跟的丫嬛媳婦們。看見鳳姐初見秦鍾。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與秦氏厚密。遂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鏢子。(索隱)也是尺頭鏢子。與豫王賜劉媪衣服金銀對照。可謂投其所好。交付來人送過去。鳳姐還說太簡薄些。秦氏等謝畢。一時喫過了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寶玉秦鍾二人隨便起坐說話。那寶玉自一見秦鍾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索隱)大有六宮粉黛無顏色之勢。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獸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

泥猪癩狗了。(索隱) 初見劉如便爾傾慕可恨我爲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若也生在寒儒(索隱) 詩書之族薄宦之家(索隱) 世宦之家此兩語似指賈弄功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索隱) 天人之別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美酒羊羔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索隱) 數語又似針對三秀立言故從綾錦紗羅著想枯株朽木是三秀從前身分泥溝糞窟是三秀以後濫評借寶玉口中自喻喻人作者有八面玲瓏之筆富貴二字(索隱) 是三秀所重不啻遭我荼毒了(索隱) 穢亂春宮罪難獨坐秦鍾自見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浮更兼金冠繡服(索隱) 應從三秀眼中看出著意在此豔婢嬌童(索隱) 有珠玉在前之憾果然怨不得人人溺愛他(索隱) 溺字著眼人人二字更須著眼可恨我(索隱) 對照前文偏生於清寒之家(索隱) 平民之婦故曰清寒之家其實劉本富家妻也那能與他交接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界上大不快事(索隱) 蒲榴仙云作一得意想則樓臺傾刻而成作一失意想則骸骨有時而朽之數言者的是秦鍾此時心理三秀掌心富貴一至於此作者不彈力爲描寫直可謂如見肺肝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索隱) 針芥相投當已目成心許寶玉又問他讀什麼書秦鍾見問便依實而答(索隱) 劉固知書應以實對特加依實二字亦從三秀召對慧寧事影來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發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果喫著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喫酒把果子擺在裏間小炕上我們那裏坐去省得鬧你們於是二人進裏間來喫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酒果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姪兒年小偷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

看著我。不要保他。他雖胸臆。卻性子左強。不大隨和。些是有的。(索隱) 當倚柱求死時。自是左強。自是不隨和。然而易發。易止。是有的。三字。無限譏諷。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索隱) 假猩猩。已為所覺。復何可言。秦氏又囑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九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喫什麼。外面有。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著。也無心在飲食間。(索隱) 只在男女。只問秦鍾玉。近日家務等事。秦鍾因言業師於去歲辭館。家父年紀老了。有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議及延師。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必須有一二知己為伴。(索隱) 至此又似在王邸得一相知之才。召入內院伴讀者。豈錢郎耶。時常大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道。正是呢。我們家卻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親戚子弟。可以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著。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且溫習著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裏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耽擱著。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為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在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鍾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裏的義學。倒好。原要來和這裏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裏又有事忙。不便為這點小事來絮聒的。寶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索隱) 孝莊曲成之意。可揣。又可以得朋友之樂。(索隱) 世祖典學與一時文士路分信精。



頗得他山之助。故曰朋友之樂。豈不美事。(索隱)誠哉美事。寶玉道：放心放心。僭們回來先告訴你姐夫。姐姐和璉二嫂嫂。今日你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稟明了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分。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算帳時。卻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喫這東道。一面又喫了晚飯。因天黑了。尤氏說派兩個小子送了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鍾告辭起身。尤氏問派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那個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鳳姐道：成日家說你太輕弱了。縱得家裏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也不理他。因他從小兒跟著老太爺。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裏把老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著餓。卻偷了東西給主子呢。兩日沒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吃。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著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爲他。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好酒。喝醉了。無人不罵。(索隱)焦大隱指圖穎。穎隨清太宗伐明有功。太宗伐明之後。糧盡援絕。至食木葉。故清宮每年八月二十六日忌用酒肉。不設七筵。以念先人之勞。此段書中即寫此事。穎倉卒先朝。又性剛直。不容人過。嘗啟攝政王曰：圖穎之心。亦猶效力於太宗。不避諸王。貝勒公嫌怨。見有異心。不爲容隱。大臣以下。牛錄章京以上。亦不徇隱。其過惡等語。是無人不罵四字之實證。我嘗說給管事的。以後不要派他差事。只當他是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嘗不知這焦大。到底是你們沒主意。何不遠遠的

打發他到莊子上去就完了。說著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衆媳婦們說伺候齊了。鳳姐也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口。見燈火輝煌。衆小廝們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知賈珍不在家。因趁著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索隱）賴二指賈王，故曰大總管。賴者賴條蔭得爵也。賈王有同母兄，故曰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好差事派了別人。這樣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焦大老爺蹣起一隻腿。比你的頭還高些。二十年頭裏的焦大老爺。眼裏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的雜種們。正罵得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來。衆人喝他不住。賈蓉忍不得便罵了幾句。叫人網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那焦大那裏有賈蓉在眼裏。反大叫起來。趕著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能够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再說別的。俗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還不早些打發了沒王法的東西。留在家裏。豈不是害親友知道。豈非笑話。俗們這樣的人。連箇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是了。衆人見他太撒野。只得上來了幾個揪翻綑倒。拖往馬圈裏去。（索隱）順治三年。攝政王於午門譴諫奏罪。圖頹厲聲謂王曰。爾何將譴奏之罪。延三日不給。攝政王怒謂圖頹曰。爾爭動亦太妄矣。雖遣流賊至慶都。分兵前進。因諸將爭先。爾曾諂讓於肅親王豫親王英郡王。且睡於諸王之前。今又

以言惱我。我不能堪。似此怒色疾聲。將違威於誰耶。予與諸王非先帝子弟乎。語畢。還府。聞諸王執圖賴議罪。返而言曰。圖賴雖聲色過厲。然非退有後言可。比且爲我効勳矢忠。無他咎也。解其縛釋之。此段事東華錄及圖賴傳均載。其人之恃勞。拉上可知。書中言焦大自述勳勞。是從効勳矢忠四字中化出。喃喃醉語。是從聲色過厲四字中化出。衆人上來掀翻。倒。是從執圖賴議罪一段中化出。故確知爲指賈。焦大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要往祠堂裏哭太爺去。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偷雞戲狗。（索隱）本回書即偷雞戲狗之事。下半回尤穩不可言。爬灰的爬灰。（索隱）父盜子媳曰爬灰。○順治時睿王稱皇父。養小叔的養小叔子。（索隱）解詳後第十七回。不指寶玉鳳姐。○賈蓉與鳳姐有染。此兩回中已描摩盡致。是以姪盜甥也。其影射何事不能確知。然豫爲叔王。劉妃嘗爲叔母。宮庭燕見或不無傳疑耳。○此回所說似非下報之事。而焦大口中卻不及上蒸。可見當時並無實事。我什麼不知道。僭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裏藏。衆小廝見他說出來的話有天沒日的。嚇得魂飛魄喪。便把他細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也遙遙聽得都妝作不聽見。（索隱）文是會意。不但此兩人能會意。閱者亦須因會兩人之意。寶玉在車上聽見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的爬灰是什麼。（索隱）寶哥何獨驚心。此一句隱懺那預兆耶。下一句何獨不聞聲入心通耶。兩情默許。耶妙在於此回中寫來。爬灰盜叔。全是陪筆。全是反襯。作者處處用比例。斷意。閱者當知本回所指。秦鐘爲何如人矣。鳳姐連忙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裏胡嘍。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倒細問。等我回不太太仔細捶你不捶你。嚇得寶玉連忙告好姐姐。我再不敢說這些話了。鳳

姐哄他道：「好兄弟，這纔是等回去借們回了太太，打發人家學裏說明了，請了秦鍾家學裏念書去要緊。」說著，自回榮府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所說前後皆一人，卻用無數人影代，故分兩大段。兩大段中，前半又分無數小段，後半又分兩大段，自首句起至「一丸就罷了」句止，爲前半回中第一小段，是說寶釵病狀，卻迷離恍惚，不真不切，全是說蕩婦思春，直從劉嬭受冠後，心坎中爬出一段文字，有如宋儒責人專求其存心之所在，劉無失身事人之意，固早已裂冠而擲之矣。作者刻意描摹，原不爲過。況寶釵在書中本爲作者所最賤，故此等戲筆，非釵則襲當之，亦自有一定書法。自周瑞家的還要說話句起，至便往鳳姐處來句止，爲前半回中之第二小段，忽然插入三春姊妹略帶圓圓故事，在小說穿插家，庭原無不可。然紅樓章法嚴密，從無空閒，突如筆墨，況本回明言爲尤連環書法，從王交接入，以周瑞家的一人直寫到戲風事完，並接至了詎以後，全爲寫劉嬭受寵前後情形，及至下半回，仍不出劉妃之事，中間忽然將三春插入，映帶琬娘，殊屬無理。紅樓斷不如此枯窘，草率凌雜，自亂其例，細思乃知有爲蓋欲騰出假設潔白之李，統不欲加以絲毫曖昧，純用反況，不用正寫，故特以多人作伐，而獨不及統，恐人疑及統，本射劉本回何反不見故，一則曰移住後房，令李統陪伴，照料再則曰往鳳姐處來，從李統簾下經過，蓋既置之靜所，不入歡場，卻又三姑六婆避不與見，可謂潔之至矣。按紅樓書法，如非有意閃開，當周瑞家入房時，必補李統問話一筆，今故從闕，殆明明示人以意，俾知作者存心忠厚，雖假設之嬌，豈肯不肯輕污一字，况屬實人實事，豈肯冒昧譏評，惟事在則然，故以書法示例爲好，爲醜人自爲之作者，無容心亦無誤筆也。自穿夾道句起，至纔往賈母處來句止，爲前半回第三小段，此段揭出正文，正如西廂

記之後候，多用盤旋之筆，一拍到題，簡明敘過，不傷淫濫，讀者不悟前半所說，爲何事，直疑本回目錄，以戲鳳爲言，而戲鳳一層在書中，反若不經意，率然而止，幾疑目錄有誤，且尋常青年夫婦午夢同酣，亦恆有事，紅樓非金瓶梅之比，何必敘述及此，不知作者本回用意，全爲誅三秀之心爲洪（文襄）金（文通）之流設，鑑故不能不寫三秀之迹，俾人知其從前矯枉全非，本心何以一入彀中，便成歡笑作者處處史筆，大不滿於改節諸人，故雖明言暗嘲，筆微入細，全不傷於忠厚，後此書小紅之事，書齡官之事，或褒或貶，無一不從源頭溯來一字，是非千秋，生死春秋，作而亂賊，灑作紅樓者，殆亦隱然自命，故不憚大言，炎炎手斧，鉞華衰以予奪人也，噫，危乎，凜矣，自過了穿堂句起，至就急得這樣的句止，爲前半回中之第四小段，是專借冷子興敘劉媪來歷，不明實事，媪之被擄，記傳不載，然讀墨餘錄中劉以實對一言，亦可見當時情況，紅樓夢全爲補諸家傳記之未備，故爲可貴，特須表而出之，以存史事，若事方求證於傳記，則紅樓轉可無書矣，自說著便到黛玉房中去了，句起至說著茜雪便答應去了句止，爲前半回中之第五小段，此段似純是閒筆，然借此點出九連環章法，令人索解，又點出宮製假花等字，令人識微，既不致拋荒寶黛二人，亦可引起下半回寶鍾之會，文家過渡繁榮，若貫珠矣，自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句起，至晚間只求鳳姐兒便完了句止，爲前半回中之第六小段，此段回顧上文，仍用周瑞家的作骨，可謂到底不懈，統此六小段，皆言豫王得劉媪北歸時事，始則侍寢之先，繼情已露，既爲受孕，張本又爲失節，源頭繼則入宮之後，謗議橫生，既見來路不明，又見權勢可畏，自至掌燈時句起，至各歸房無話句止，爲前半後半兩回中交關處之一小段，歸結上文，折入下文，純是八股文家截搭題之渡下法，然妙在回眸一笑，百媚橫生，鳳姐卸妝時情態，卽劉媪卸冠時情態也，中又插入甄家臨安伯等事，全

爲豫王下江南作襖，零金碎玉，筆筆生春。自次日鳳姐梳洗了句起，至言定後日喫這東道句止，爲後半回中之第一小段。此段所隱之事，有不可以筆墨陳者。吳漢、龐、唐開國時，何所不有？讀者知其意焉可矣。末著喫東道一筆，正爲第十一回張本。且書中原是尤氏請鳳姐，不可因寶鍾之事，將正客拋荒，路殺打牌，亦正合閨人雅集，自一面又喫了飯句起，至末句止，爲後半回中之第二小段。此段所言，專重在焦大口中道出爬灰兩語，借以夾襯後半回所含情事。看似穿刀直入，卻仍架鼓凌空，兩面作陪，並不犯本事一字。是作者溫柔敦厚處。此等事不欲直言也。全書敘事之多，頭緒之繁，無如本回者。然從實際思量，卻是一氣呵成，一絲不亂。載劉媪之事，既推開隱情，又現身說法，仍復層層遞進。直將媪之後半生，全行括入，寡婦盜污之後事，有不可問者矣。全回共分九段，故爲九連環法。千變萬化，不離其宗，可謂極敘記之能事。

（太某評）此回上半，照鳳文字，與寶釵無涉也。而先敘冷香丸，下半回秦鍾文字，與熙鳳無涉也。而重敘送表禮，乃上半以數行字了之，下半以再問答了之，令人費想。○評者恐想不到。

（又）賈璉鳳姐夫婦也。上半回目錄著以戲字已奇，而書中又寫得曖昧蹊蹺，或曰男女居室，不應以書故耳。此乃呆話。看把花分送秦氏，末後焦大罵，則得之矣。作者既不欲明寫，聞人亦不忍透評。從周瑞家的眼中耳中寫一戲字，旋即平兒問又來作什麼，是既帶劉老老去而又來也。初試一進之案，到此方了。○見地不差。

（護花評）迎春探春在一處，惜春獨同小姑子頑笑戲說剃頭，直伏後來出家根苗。且爲十五回鳳姐弄權秦鍾得起伏筆。

(又)周家女兒爲婿求情。周瑞家全不在意。鳳姐之平日弄權。於斯可見。

(又)鳳姐以宮花分送秦氏。明日秦氏婆媳又單請鳳姐。中多藏筆。須以意會。○會意何事。

(又)鳳姐帶寶玉同赴寧府。引出秦鍾。惹起焦大。即借焦大醉罵。露出諸醜。讀者勿以醉後胡罵。視作無關緊要。

(又)第七回專寫鳳姐與寧府往來親熱。爲後來治喪埋根。中間帶出秦鍾寶玉相聚。而先寫鳳姐夫婦白晝宣淫。以作陪襯。又埋伏惜春出家。寶釵結局。香菱可傷等事。至於焦大醉罵。黛玉妬花。皆文人深筆。○諸評均尙有慧心惜未道出所以然。

## 第八回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話說寶玉和鳳姐回家。見過衆人。寶玉便回明賈母要約秦鍾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奮。又著實稱讚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一旁幫著說。改日秦鍾還來拜老祖宗呢。(索隱) 爲劉老老二進榮國府伏線。卽爲影劉妃入宮觀后一事。作張本也。說得賈母喜歡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高年。卻極有興頭。至後日尤氏來請。遂攜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靜的。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而罷。卻說寶玉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竟欲還去看戲。又恐攬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寶釵近日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索隱) 又拍到寶釵。仍與上回銜接。同爲劉妃之事。讀者會意。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

纏擾。又恐遇他父親。更爲不妥。寧可繞遠路而去。(索隱)又寫微行出宮的景象。當下衆嫵嫵丫嬛伺候他換衣服。見不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嫵嫵丫嬛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邊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轉北繞廳後而去。(索隱)此廳後似指坤寧宮。當是出神武門。繞道至東城三條胡同。豫王邸也。偏頂頭遇見了。(索隱)加此五字。可見避人獨出。門下清客相公。(索隱)必內廷執事。或暗指內三院內翰林等。詹光單聘仁。(索隱)沾光。善騙人。的是清客。的是弄臣。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趕上來笑著一個抱住腰。(索隱)清初頗沿滿洲舊習。以抱見爲大禮。乾隆朝猶偶行之。後不復用。一個攜著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索隱)清人重佛。宮中近侍每呼上宮佛。爲菩薩。父在時呼阿哥。故有菩薩哥兒之稱。亦借以影照出家之事。我說做了好夢呢。好容易遇見了你。說著請了安。又問好。(索隱)政老清客。在寶玉爲父執。自應寶玉先施。而此獨相反者。明其爲臣下見君之禮也。此請安乃雙脛著地之雙腰安。看後文自知。勞叨了半日。纔走開。老嫵叫住。因問你二位爺是往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爺在夢坡齋。(索隱)坡。婆也。攝政開國。大都無離廢官禮之盛心。以政老況之。雖字存周。而不能行周之道。故不夢周公而夢周。婆善作諛詞。借示譏諷。小書房裏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於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來。(索隱)據此又似出東華門北穿東四牌樓而去。書中凡敘述地理方向。皆意在指實。非漫然者。故應思而明之。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索隱)庫房重在賬冊。吳新登者無心登也。內荒外荒。可見上好下莠。與倉房的頭目名喚戴良。(索隱)倉儲應量入量出。戴良者怠量也。全說當時。恬嬉不事事的。實



況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七個人。(索隱)當時內設衙門十三處。此言其半。從帳房裏出來。(索隱)當是內務府。一見寶玉走來。都一齊垂手站立。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索隱)錢華者錢猜也。可見當時內府侵蝕之重。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趕來打千兒。(索隱)打千即請安。一足後曳。一手下垂。蹲身為之。是滿人相見普通禮節。漢書東夷傳跪拜屈一膝。即指此禮。為滿人請安之原始。請寶玉的安。寶玉忙含笑拉他起來。衆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索隱)御筆福壽字。皆用斗大方紙書。用以賜漢滿大臣。及內廷執事。世祖頗善大楷。故此云云。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處看見了。衆人道。好幾處都有。(索隱)親筆不多見。故得者為榮。都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索隱)內廷易得。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索隱)中官尤易得。可持以易錢。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閒言少述。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屋裏來。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嬛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住。他抱入懷中。笑說這麼冷天。(索隱)此回暗寫。全用冷字陪襯。使人喻意。此冷字初見埋根。我的兒。難為你想著來。快上炕來坐著罷。命人倒滾滾的茶來。(索隱)反襯冷酒。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索隱)又男子出外。與上回賈珍不在家同一筆法。可見無旁坐典辭之人。可恣為樂。昔人詠牛女詩云。年年一度一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寶玉初會。以至結緣。全是誓牛。諺女何事無。三字。大可移贈。作者此等處。皆用特筆。其心至微。薛姨媽歎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裏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

前兒又想著打發人來瞧他。他在裏間。不是你去瞧他。那裏比這裏暖。你那裏坐著。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索隱)老虔婆工於撮合。善於讓隙。此時寫薛姨媽。當是過端志中張姐一輩人。寶玉聽了。忙下炕來。(索隱)忙字有神。可見來意所在。至裏間門前。只見吊著半舊的紅綢簾。(索隱)一舊簾何必著意寫出。不過示場可藏春之意。既密且暖。與下文冷字反映。寶玉掀簾一步進去。(索隱)一步二字有神。有心癢難搔。急不可待之勢。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索隱)先就見三字有神。可見目不他瞬。亦見室內無人。頭上挽著黑漆油光的鬢兒。(索隱)第一筆先寫髮何意。蓋過端志言劉嫻髮長委地。光黑如漆。受豫王之知。始此受情僧之知。亦始此矣。處處映射本事。以待人悟。作者苦心。密合色錦。祇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掛。葱黃綾綿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索隱)嫻居之服。故著此筆。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索隱)鉛華弗御。當是豫王死後情形。臉若銀盆。眼如水杏。半言寡語。人謂裝愚。(索隱)裝愚二字罵煞。安分隨時。(索隱)可謂與時變通。不矜細行。自云守拙。(索隱)自云二字罵煞。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只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多謝記掛。著說著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卽令鶯兒倒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又問別的姊妹們好。一面看寶玉。(索隱)與前回劉老老看賈蓉服色。上回秦鍾看寶玉服色。均對照。可見劉心目中之所重。頭上戴著纍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著二龍捧珠金抹額。身上穿著秋香色。(索隱)秋香色。淡黃色也。亦曰葵黃。清制惟上服葵黃。親王等均服杏黃。其色較深。此言秋香色。可見爲帝制立號。(索隱)清制凡喜慶著花衣。分行

龍坐龍兩稱，昂首上出爲行龍，蟠首在中爲坐龍，龍爲君象，故百官所服通稱蟒袍，亦稱花衣，立蟒卽行龍也，行龍唯上龍親王以次便有別，此言立蟒，又黃色，其人可知，白狐腋箭袖，繫著五色蝴蝶帶，繡線（索隱）香能引蝶，實借蝶意，其意可想，項上掛著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墮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索隱）看玉爲媒，細細二字有味，我今兒倒要瞧瞧（索隱）入發說著，便挪近前來（索隱）是何言詞，是何景象，寶玉亦湊了上去（索隱）是何言詞，是何景象，一挪一湊，一前一上，噫嘻妙合而凝矣，西廂記事，皆壞在半，推紅樓夢事，卻壞在一，湊爲處，子固嘗有拒有迎，三秀老婦，自是有迎無拒者，此等筆墨，繪聲繪影，餘味曲包，推爲意淫，允無愧色，從項上摘了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五色酥花，絞纏護著（索隱）珠圍翠繞，那得晶瑩，酥字甚爲看官們須知道（索隱）加此六字，叫人著意尋思，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峯下的那塊頑石幻相（索隱）說明是幻相，可想此時此際，是何情事，不然，既看過第一回，誰不知通靈卽補天遺石者，何消再說，作者全是聲東擊西，借物立言，不可畧過，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索隱）是一誤，又向荒唐演大荒（索隱）是再誤，全說劉媪失去幽靈真境，界（索隱）冰操已失，幻來新舊臭皮囊（索隱）玉安得有皮囊，言新歡舊愛，又幻出兩人，也，好知運敗金無彩（索隱）富貴何爲堪，歎時乖玉不光（索隱）瑕疵難掩，白骨如山忘姓氏（索隱）玉安得有姓氏，書中則賈薛二人，又安得忘姓氏，蓋箇中隱事，不欲明指其人，何必使白骨蒙羞，流傳後世哉，無非公

子與紅粧。(索隱)說玉之詩，偏說到公子紅粧。公子紅粧，又有何事，全意在言外。令人作三日思。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索隱)此處方說到通靈玉，卻仍點明是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於後。但其真體最小，方從胎中小兒口中銜下。今若按其體畫，恐字跡過於微細。使觀者大費眼光，亦非暢事。故按其形式，無非略展放些。使觀者便於燈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不至以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銜此狼狽大之物為謗。(索隱)此數語全是假話，全是幻境，偏能癡癡言之，故真假相掩，人不易悟。

通靈寶玉正面圖式

獬

通

靈寶玉正面圖式

靈 莫失莫忘

靈寶玉正面圖式

寶 仙壽恆昌

玉

玉

通靈寶玉反面圖式

六除記

一除邪祟

功療風疾

二療冤病

或銜珍

三知禍福

寶釵看畢，又從新翻過正面來細看。口裏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索隱）仙壽二字，點出家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裏發呆作什麼。（索隱）此處忽出鶯兒，是原在室中，是後來步入，故作渺茫之筆，使人莫得而窺，使是在室中，則當如上回描花樣之例，先寫一筆，此獨先隱後現，當知兩人挪湊之際，但能著窗外紅娘不能容榻前宮婢事畢入房與前平兒盥水又同一例，作者故爲挑逗，又特寫寶釵回頭笑顧之態，均是傳神會意筆，寫生讀者呆板求之全不解，畫家繪正午牡丹全在繡睛作視之妙矣，在這裏上加一也字，大有文章發跡下，加作甚麼三字，故留語病全可會心，鶯兒嘻嘻的笑道。（索隱）塵世難逢開口笑，鶯兒必有快然於心者，方呈此態，我聽這兩句話，倒像和姑娘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索隱）成雙之意，不是未來，是現在，寶玉聽了，忙笑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索隱）欲蘊彌蓋，寶玉央道。（索隱）是何情狀，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索隱）是何口吻，寶釵被他纏不過。（索隱）是何況味，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鑿上了，所以天天帶著，不然沈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扣。（索隱）西廂記中之扣兒，從裏面大紅襖上。（索隱）好妝束，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索隱）劉好此，故特著此八字，的瓔珞摘將出來。（索隱）西廂記中之帶兒解，寶玉托著鎖看時，果然一面四個字，兩面八個字，共成兩句吉識，亦曾按式畫下形像。

### 金鎖篆文

第八回 賈寶玉奇緣證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不  
不  
不  
不

音云 不離不棄

芳  
齡  
永  
繼

音云 芳齡永繼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八個字倒與我的是一對兒。(索隱)又作實一筆八個字是世俗納彩用年庚的別名。鶯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要在金器上。(索隱)不忘金器故劉孀難中尚購京樣手鐲句句直刺寶釵不待他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索隱)若儂深喜接人之錢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裏來寶玉此時與寶釵相近。(索隱)相近二字又作實一筆。裏極只聞一陣陣香氣不知是何氣味。(索隱)三秀生時亦有異香之瑞遂問姐姐熏的是何香我竟從未聞過這氣味兒寶釵笑道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煙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說是了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氣。(索隱)口香相接更變卻妙在無痕寶玉笑道什麼冷香丸這樣好聞姐姐給我一丸嚐嚐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丸藥也是混吃的。(索隱)劉孀偃臥求死而日進菴粥混吃藥一言爲劉棒喝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擺擺的來了一見寶玉便笑道噯喲我來的不巧了。(索隱)反映上回可巧二字驚破鴛鴦可謂不巧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齊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明兒我來如此間錯

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來了。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如何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面罩著大紅羽緞對襟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子們說下了這半日了。(索隱)門外雪深一尺。而人猶不覺何事。至此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寶玉道。我何曾說要去。不過拏來預備著。寶玉的奶姆李嬷嬷因說道。天又下雪。也要看早晚的。就在這裏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姨媽那裏擺茶菓兒。我叫丫頭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兒們散了罷。寶玉應了。李嬷嬷出去。命小廝們都散了。這裏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留他們喫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邊府裏珍大嫂子的。好鵝掌鴨信。薛姨媽連忙把自己糟的取來與他嘗。寶玉笑道。這個須要酒方好。薛姨媽便命人灌了上等的酒來。李嬷嬷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倒罷了。寶玉笑央道。媽媽我只吃一杯。李媽道不中用。當著老太太。那怕你喫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給了你一口酒。喫。葬送得我挨了兩日的罵。姨太太不知他性子又可惡。喫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又儘教他喫。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喫。何苦我白賠在裏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管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喫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頭來。讓你奶奶去。也喫杯。搪搪寒氣。那李嬷嬷聽如此說。只得且和衆人喫酒去。這裏寶玉又說不必燙暖了。我只愛喫冷的。(索隱)魚水之後。忌服冷酒。特著此筆。以見寶哥少年。銀娘老練。將以上情事追逼而出。夕陽。反照。其妙無窮。薛姨媽道。這可

使不得。(索隱)此時如何使得，喫了冷酒，寫字手打顫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喫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喫下去，便凝結在內，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索隱)此時自然更受害，無怪母女可憐。從此還不改了，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燙來方飲。(索隱)當時神情畢肖，雙方會意，聲入心通。黛玉磕著瓜子兒，只管抿著嘴笑。(索隱)當時情形，旁觀者清，自應發笑，又襯一筆，更爲明顯。此時之黛玉並無所指，不過借爲旁觀而已。可巧黛玉的丫鬟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因含笑問道：是誰叫你送來的，難爲他費心，那裏就冷死了我。(索隱)冷酒一杯，常人亦復何礙，那裏就三字是旁觀心胸無忌畏的口吻，那解局中微意，反襯更爲有力。雪雁道：紫鵲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的，比聖旨還快些。(索隱)寶哥性情，若非當時因有畏忌，恐未必遵從，又觀此筆，既借以見黛玉之含酸，亦見寶哥之失常度。聖旨二字，並點身分，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覆之詞，只嘻嘻的笑一陣罷了。(索隱)三人皆不言而喻，應同歸一笑，果是奚落何事，閱者思之。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保他。(索隱)只可無言。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單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著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裏，倘或在別人家，豈不要惱的，難道看得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巴巴兒的從家裏送個手爐來不說，丫頭們太小心，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慣了呢。(索隱)勸郎忌



冷也是一種輕狂，從黛玉口中搗出，更覺傳神。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有這些心。  
（索隱）細心人方知此中情事。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嬷嬷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那心甜意洽之時。  
（索隱）心甜意洽，四字傳神，可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又兼姐妹們說說笑笑的，那裏肯不喫。  
（索隱）又兼二字，明是以上，還有一層，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喫兩杯就不喫了。李嬷嬷道：你可仔細。今兒老爺在家，提防著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悅，慢慢的放了酒，垂了頭。黛玉忙說：掃了大家的興，舅舅若叫你，只說姨媽留著呢。這個嬷嬷他吃了酒，又拏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悄推寶玉，使他賭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囔說：別理那老貨，偕們只管樂偕們的那李媽也素知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兒你不要助著他了，你倒勸他。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爲什麼助他，我也不犯著勸他。  
（索隱）李嬷嬷飲一段，全爲逼出此一句來，反襯上文寶釵有爲而勸，黛玉無事，故以犯不著爲言，層層點綴，作者應嘔出心肝。你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喫，如今在姨媽這裏多喫了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裏是外人不當在這裏的也。未可知。  
（索隱）不當在這裏五字，雙管齊下，夏商之游，易內之飲，自屬理不當爲，而特借以爲嬰兒失利反激之說，來全無痕跡。此段書險意全在酒上，文人設境，妙想如環。李嬷嬷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利害。  
（索隱）嚴於斧鉞。我這話算什麼，寶釵也忍不住笑著，把黛玉腮上一擰，說道：真真這個響丫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  
（索隱）找補上文，薛姨媽一面又

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裏。沒好的你喫。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裏。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喫。有我呢。越發喫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著我睡罷。因命再燙些酒來。我來陪你喫兩杯。就喫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嬖嬖因吩咐小丫頭。你們在這裏小心著。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由他的性兒多喫了。說著便家去了。這裏雖還有兩三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索隱) 扣馬無人。見李嬖嬖走了。也都悄悄自尋方便去了。只賸兩個小丫頭。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喫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笋雞皮湯。(索隱) 酸醋意。笋損也。都人謂嘲謔曰損。雞皮言老嫗也。指書中人之爲徐娘也。紅樓夢一名一物。全有關合。無意者。寶玉痛。喝。了。幾碗。(索隱) 痛喝二字極趣。又喫了半碗多碧梗粥。(索隱) 碧梗。性寒。故少食。以半碗與痛喝對照。亦是反襯。一時薛林二人也喫完了飯。又釀釀的喫了幾碗茶。薛姨媽方放了心。(索隱) 幸不中冷。雪雁等三四人也喫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七。斜。倦。眼。道。(索隱) 是何情景。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偕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說著二人便告辭。小丫頭忙捧過斗笠來。寶玉便把頭低一低。叫他戴上。那丫頭就便將這大紅猩猩斗笠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了罷了。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別人戴過。讓我自己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過來我與你戴罷。寶玉忙近前來。黛玉用手輕輕籠住束髮冠兒。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管纒。(索隱) 此一段專爲

引出此四字。絳絨響纒者，紅絨結頂也。清制爲君上常服冠，頂親王以下，非特賞不能戴也。扶起顛巍巍，露於笠外。(索隱)笠是空心露頂，扶響外出，可見居中上，是清制之冠，頂非旁響之絨球。整理已畢，端像了一會，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且略等等。寶玉道：我們倒去等他們。有丫頭們跟著也罷了。薛姨媽不放心，吩咐兩個婦女跟著。送了他兄妹們去。他二人道了擾，一徑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喫了酒，遂命他自回房中歇著，不許再出來了。命人好生看待著。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衆人：李奶子怎麼不見？衆人不敢直說他家去了，只說纔進來的。想有事又出去了。寶玉跟賈母回顧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索隱)一可見奉聖倍聖，非世祖所喜，故康熙時始封。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己內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道：好好，叫我研了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丟下筆就走了。哄我等了這一天，快來給我寫完了這些墨纔罷。寶玉方纔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裏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裏過那府裏去，囑咐我貼在門斗兒上的。(索隱)又指御筆斗，斗方貼門斗上，故名爲斗。世祖常御書福字賜羣臣，故內廷有賜福蒼生之筆。(筆名)我生怕別人貼壞了，親自爬高上梯，貼了半日。這會兒還凍得手僵呢。寶玉道：我倒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著，便伸手攜著晴雯的手，同看門斗上新寫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

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見是絳芸軒二字。(索隱) 絳紅也。芸香也。世祖感紅光異香之瑞而生。故云。此時寶玉尚居賈母房內。名絳芸軒。後移怡紅院中。作書人仍以絳芸標目。可見地名皆是假設。隨時可用。不必拘拘。笑道。個個都好。怎麼寫得這樣好法。明兒也替我寫個匾。(索隱) 口齒尖利可愛。不言書聯。獨言書匾。亦意在關合賜額。以見非尋常書手。寶玉笑道。又哄我呢。說著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裏間炕上努嘴。寶玉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著。寶玉笑道。好太睡早了些。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邊喫早飯。有一碟兒豆腐皮的包子。我想著你愛喫。和珍大嫂子說了。只說我留著晚上喫。叫人送過來的。你可曾見麼。晴雯道。快別提了。一送來。我便知道是我的。偏纔喫了飯。就擱在那裏。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喫了。拏去給我孫子喫罷。就叫人送了家去了。正說著。茜雪捧上茶來。寶玉還讓林妹妹喫。茶衆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還讓呢。(索隱) 揣摩醉態。一以見寶哥今日之樂意。關心一以見情僧今日之不勝酒力。處處追寫。各有含蓄之意。寶玉喫了半盞茶。忽又想起早晨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斟了一碗楓露茶。(索隱) 楓但經霜。安能得露。此偏名為楓露茶。可見人比晚紅。思如洪露楓柏等字。亦指贅婦其人可知。又一說。楓露言徹出晚歸。不避風露之意。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出色的。(索隱) 此語諷極。一窠再窠。閱人多矣。故曰三四次後出色二字。是借點。是村語。茶固無此耐久者。且出色二字亦不切合。明明是作者有意取笑。這會子怎麼又斟上這個茶來。茜雪道。我原是留著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喫了去。寶玉聽了。將手中杯子。順手往地下一擲。豁那一聲。打個粉碎。(索隱) 破甌

不。斷。潑。了。茜。雪。一。裙。子。(索隱) 覆水難收。○凡開合劉嬀事均用茜雪亦是晚紅之意。又跳起來問著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樣孝敬他。不過是我小時候喫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慣的比祖宗還大。擡了出去。大家乾淨。說著立刻便要回去回賈母。擡他乳母。(索隱) 此段事必循聖等所為。或因得罪。惜當時遺聞。無他書可證矣。原來襲人實未睡著。不過是故意妝睡。引寶玉來。攔他頑要。(索隱) 以睡為引。無怪古今僑隱。大抵皆先高臥山邱。且引來作何事。亦可想見。恐寶哥不勝其體矣。先聞得說字問包子等。也還可以不必起來。後來擡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碰了鍾子。一面又勸寶玉道。你立意要攛他也好。我們都願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擡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沒好的來伏侍你。寶玉聽了。方無言語。被襲人等挾至炕上。脫了衣裳。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麼。只覺口齒纏綿。眉眼愈加飭澀。(索隱) 二語傳神。不但是醉態。故有愈加二字。忙伏侍他睡下。襲人摘下那通靈寶玉來。用手帕包好。擡在褥子下。次日帶時。便冰不著賴子。(索隱) 又陪襯冷字。那寶玉到枕就睡著了。彼時李嬀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也就不敢上前。又悄悄的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鍾來拜。寶玉忙接出去。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縹緲。舉止溫柔。(索隱) 此寫劉妃入宮。親見孝莊皇后事。縹緲溫柔。豈男子考語。孝莊見劉妃問曰。甚王妻美。此其是乎。又曰。如二十許人耳。是縹緲溫柔之質。證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

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愛秦氏，見了秦鍾，是這樣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索隱）孝莊賜劉妃錦緞百端，黃金四十錠，是入宮覲見後事。取文星和合之意。（索隱）特補合和二字，可見雙星已渡。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不便只管住在我這裏，只和你寶叔在一處。」（索隱）始則留茶留飯，繼復留宿，並緊接一句與寶叔一處，可見此後往來無阻，帝榻常有客星矣。與後四十一回參看自悟。又順治十一年奉諭停止福晉命婦入宮陪侍后妃之例，以杜嫌疑。當時之事，有難言者，別跟著那「不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鍾」一一的答應。回家裏知他父親，他父親秦邦業。（索隱）秦陳音近，登萊間讀陳爲秦，書中亦屢以秦喻陳。秦邦業者，言陳榜眼也。邦榜一音，業眼一音之轉。急讀則陳榜眼三字自出。陳榜眼指清初內三院大學士溧陽陳名夏等，名夏亦崇禎癸未探花，皆以鼎甲降清，而仍不終其代。劉媪，此後則以父子二人合況之遷，並同時大學士溧陽陳名夏等，名夏亦崇禎癸未探花，皆以鼎甲降清，而仍不終其祿。故以陳榜眼三字爲諧，大抵書中所言非再醮之婦，卽失節之巨，揭醜揚羞，形容盡致，律以春秋之義，不爲苛也。現任營繕郎。（索隱）世祖爲開經筵，與翰林講明義理，以內院非日講之地，特修文華殿，急催竣工，故有現任營繕之喻。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索隱）來歷不明，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兒。（索隱）的是可兒，長大時生得形容嫵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秦邦業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索隱）此處秦鍾指名夏之子陳掖，因去歲業師回南。（索隱）以回南二字，插入江寧之事，在家。（索隱）在籍也。溫習舊課，正要與賈親

家商議附往他家塾中去可巧遇見寶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司塾的乃賈代儒現今之老儒。秦鍾此去可望學業進益從此成名。因也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澀。那邊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少了拏不出來。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挪西湊。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贖見禮。帶了秦鍾到代儒家來拜見。然後聽寶玉揀的好日子。一同入塾。至塾之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 本回共分一大段、兩小段。一大段中又分數小段。自首句起至盡歡至晚而罷句止。為一小段。是承上啟下。自初說寶玉送賈母回來句起。至閒言少敘句止。是一大段中之第一小段。純用急脈緩受法。寶玉微行。偏與多人相遇。寶玉心切。多人偏纏繞不休。不但讀者難耐。讀者亦復難耐。而作者必夾敘此段。方覺蓄勢有力。且可見宮廷人衆。規制多端。擯行甚非易事。此為事前之一段。自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句起。至一語未了句止。為一大段中之第二小段。是本回正文。用確證照影法。將上回心許自成之事。一一作實。雖不必如第六回中之寫襲人以代小琬。第七回中之寫熙鳳以代劉妃。皆用現身說法。而此段微言婉喻。殷殷指點。亦正相去無多。讀者留心。自然能悟。畫劉是明納。為妃故明寫。此段是幽期暗會。故暗寫房幃曖昧之事。作者不欲直言。故用此幾微離合之筆。以存其事。非得已也。此為事中之一段。自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句起。至一經回至賈母房中句止。為一大段中之第三小段。此段專以冷酒作襯。反跌中段所隱之事。一噴一醒。且筆筆傳事後之神。與第七回純摹事前之態。者正相對。照妙在兩回兩事本隱。一人故均以寶釵作代。以秦鍾接替作者章法。一絲不亂。慧心人自能有悟。此為事後之近一段。自賈母尚未用飯句起。至方放心散去句止。為一大段中之第四小段。專為敘寶玉之醉。以為中段餘波。亦反襯以見其疲並著。飭經。

等字，以見其蕩，此爲事後之遠一段，合此四小段，皆用借賓定主法，曲繪形容，故正文反可不露一字，文家得此謂之妙文，畫家得之，亦是名畫，自次日醒來句起，至末句止，爲一小段，引出秦鍾入學，其前半是與寶釵合寫劉妃一人，自他父親句下，便又插入二陳，另爲一事，作者心靈手活，或虛或實，或或，或或，各而爲之，頭頭是道，使人不能盡識，又不至全然不解，真筆下有神也。

（太平評）薛姨媽寫得不堪，竟有鴛母光景，用一李嬷嬷直破之，此從水滸傳李逵罵宋江處套出，而噉言獨絕。

（護花評）寶玉繞路至梨香院，偏遇見清客家人，兩番問安索字，固是文筆曲折，亦寫盡趨奉公子情態。

（又）第八回專敘金玉配合之緣，故將寶釵面貌服飾，及寶玉之妝束，又極力描寫一番。

### 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煙鬧書房

話說秦鍾父子，專候買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於要和秦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索隱）順治十年五月，有將文華殿作速起造，以便講求古訓之諭，十二年三月，又有舉行日講，深有裨益，刻不容緩，即選滿漢詞臣八員，充日講官，傳諭禮部速擇開講吉日之諭，三月，加馮餘少師兼太子太師，金之俊少傅兼太子太傅，陳之遴少保兼太子太保，是月遂開日講，書中一急字，賅括靡遺，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牀沿上發悶。（索隱）未免有不合之意，見寶玉起來，只得（索隱）二字傳神，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門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裏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



了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要是念書的時節。想著書不念書的時節。想著家。(索隱) 輒語中微露別有所眷之意。終別和他門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時時體諒。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裏冷。好歹想著添換。比不得家裏有人照顧。腳爐手爐也交出去的了。你可逼著他們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索隱) 溫存周至。使人如飲醇。如挾纊。拾紅氈。福幾生修到。寶玉道。你放心。我出外頭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可也別悶死在這屋裏。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耍纔好。說著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來早。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閑話。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裏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斃了我這地。靠斃了我這門。(索隱) 何至於此。衆清客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索隱) 順治初元。廷臣卽奏請開講。攝政以上在冲齡答之。其後屢有言者。迄未實行。至此忽急急從事。可令人思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著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

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奶媽之子名喚李貴的。（索隱）李貴指內院大學士涿州馮銓，銓曾任明又降李闖，後復入清，攝政時，經人參揭其降闖時事，醜行彰著，曾為李氏臣，故曰李貴，譏之甚矣。因向他道：你們成家跟他上學。（索隱）可見典學已久。他倒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索隱）市井穢詞，在肚子裏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索隱）精緻的淘氣五字，匪夷所思，可見尋常房幃之樂，兒女之歡，尚是粗疎的本領，必有進而益上者。等我閑一閑，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進的算帳。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索隱）朝廷規制，請罪則免冠，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闐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索隱）內三院之宏文院，本為教太子而設，職兼保傅，親政後，忽以其人其地為非日講之地，急修文華殿，以詞臣八人進講，又月必面試新翰林二人，當時一種流言，或有誤會，書中加掩耳盜鈴四字，則當時人人必知其事矣。此回書以陳榜眼三字領起，事必與陳之遴相涉，之遴獲罪不誅，徙之盛京，未久賜環，當時必有足以取悅者，大有可思。又梅村讀史偶述第三首云：新更小篆譯蟲魚，一夜橫經在玉除，訝道年來親政好，近前一卷是尙書。第四首云：直廬西近御書房，插架牙籤舊錦囊，燕寢不須龍鳳飾，天然臺榭曲迴廊。第五首云：圍門春帖點霜毫，玉尺量身賜錦袍，問道尙牙裁製巧，路人爭擁看枚臯。第十一首云：新語初成左右驚，一言草歲盡歡聲，多應絳灌交歡久，馬上先行薦陸生。數詩皆咏世祖好學，憐才之事，並有言外意也。你去請學裏太爺的安，就道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

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揮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著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憐兒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曲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索隱）此一段敘李貴受申飭，是說馮相國當時實事，講筵以銓為首領，責在一人，當時孝莊愛心，或以訓詞加勉，保傅理所應有，而書中則以親政後馮銓屢受申飭，又因與成克鞏呂宮回奏保舉巡按郝浴一疏，有旨切責，下王大臣議應革責，從寬降三級，故誌其辱，是時陳名夏獄起，明臣降清者，人人自危，陳之遷未久，逐矣，黨正雅見機退矣，馮銓雖僅獲微譴，而其時惴懼可想，書中特以陳事類及，並明以承申飭標目，無非言諸二臣之可危，雖媚骨天成，究難免禍，為之太息痛恨而已。說著又至賈母這邊，秦鍾早已來了。（索隱）此下秦鍾均指名夏之子陳掖臣，秦鍾者言陳氏種子也，賈母正和他說話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來，未辭黛玉，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妝，聽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躑宮折桂了。」（索隱）此筆雙指，既預兆寶玉之中舉，又隱喻書房為兔窟，餘桃之福，應如鏡宮裏峨眉也，我不能送你。」（索隱）影照中舉時黛玉已先卒。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索隱）一心之鴻鵠，乃在於此，嘖嘖了半日，方抽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了問道：「你怎麼不去辭辭你寶姐姐來？」寶玉笑而不答。一徑同秦鍾上學去了。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不能延

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爲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爲族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爲塾師。（索隱）此是言宗室覺羅官學的制度，宗學亦自國初始立，廢學蒙古文，專課滿文、漢文，會奉旨規定。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兼之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鍾一住三五天。（索隱）常留宿宮中，又指劉妃自己重孫一般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兩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裏便熟慣了。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癩性，又向秦鍾悄悄說，偕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況又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兄弟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敢當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索隱）京卿也，六部及通大都謂之大九卿，各府寺院謂之小九卿，四五品以上皆謂之京卿。此陳京卿當指陳侍郎也，只得混著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姪，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膈腆溫柔，未語先紅，怯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索隱）略分言情，便不免有形迹嫌疑之處，莫須有事，可勿追求。背地裏你言我語，話諍謠，佈滿書房內外。（索隱）當日或有風傳，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曬

網白送些束脩禮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穿喫。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名姓。只因生得斌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他兩個外號。一叫香憐。二叫玉愛。雖係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於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秦寶二人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免縫縫羨愛。亦皆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人心。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卻八目勾留。或設言託意。或詠桑寓柳。遂以心照卻外面。爲避人眼目。不料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他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要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索隱) 瑞銳也。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學。應卯了。因此秦鍾趁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鍾先問他家裏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顧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的。(索隱) 當指左都御史金之俊。榮者言貪榮敗節也。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有話不分明說。瞧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俸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

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著又拍著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喫去。秦鍾香憐二人又氣又忿。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著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去管約。反助紂爲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不怨薛蟠喜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了。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千人。也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叱呵秦鍾。卻拿著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著實搶白了幾句。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意。搖頭擺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座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裏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對兒論長道短之言。只顧得志亂說。卻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薔。(索隱) 薔強也。強貌相爭。安得不鬥。亦係寧府中之正派元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著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他兄弟二人最相親厚。常共起居。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豈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誣評謠諑之辭。賈

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薈搬出寧府。自己立門戶過活去了。(索隱) 賈治初諸王養子。類此者甚多。多稱博即其一。肅王諸子。睿王常召射至邸。橫被邸員書罵。可見當時凌亂無章。這賈薈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敏。雖然虛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耳目而已。仍是鬪雞走狗。賞花閨柳爲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於他。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欲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聲口。又不傷臉面。想畢也妝出小恭去。走至後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煙。(索隱) 名煙也。言姓名煙沒不傳耳。喚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這茗煙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薈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你的爺寶玉都牽連在內。不給他個知道。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茗煙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賈薈助著。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是什麼東西。賈薈遂躁一躁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裏茗煙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臊屁股不臊。管你毡靴相干。橫豎沒臊你爹就罷了。你是個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老爺爺。嚇的滿室中子弟都茫茫的癡望。賈瑞忙喝茗煙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

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剛轉出身來，聽得腦後腰的一聲，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却打了賈藍賈菌。（索隱）藍，調也，菌，搆也，此一篇至污極穢之文，作者自醜，亦曰搆，拾當時謔語而已。的座上這賈藍賈菌亦係榮府的近派重孫。這賈菌少孤，其母疼愛非常。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座。誰知這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煙，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壺打了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囊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著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打那人。賈藍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僂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見，按住硯磚，他便兩手抱書篋子來，照這邊搆了來，終是身小力薄，却搆不到。反搆至寶玉秦鍾案上，就落下來了。只聽豁哪一響，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的碗碎茶流。那賈菌即便跳出來，要搆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裏經得舞動長板，茗煙早喫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動手？寶玉還有幾個小廝，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撥起一根門門，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信他的話，肆行大亂。衆頑童也有幫著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膽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著手亂笑，喝著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



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裏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此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煙等四個。一頓攆了出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索隱打去油皮一層。是實事。解見下。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擦。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著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煙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爲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煙。連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裏念書麼。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爲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倒顯的僂們沒禮似的。依我的主意。那裏的事情那裏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裏。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裏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著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開了罷。寶玉道。撕羅什麼。我要回去的。秦鍾哭道。有金榮在這裏。我是要回去了。寶玉道。這是爲什麼。難道別人家來得。僂們倒來不得的。我必回明白衆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友。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弟兄們和氣。茗煙在窗外道。他是東街裏橫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麼硬掙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

璜大奶奶是他姑媽。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璜二奶奶跪著借當頭。我眼裏就看不  
起他那樣主子奶奶。李貴忙喝道。偏這小狗養的知道。有這些蛆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  
的親。原來是璜嫂子的姪兒。我就去問他。說著便要走。叫著煙進來包書。若煙進來包書。又得  
意洋洋的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他。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子拉  
進去。當著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抽了你。然後回  
老爺太太。就說寶哥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裏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  
鬧了學堂。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倒往火裏奔。若煙方不敢做聲。此時賈瑞也生惡鬧不  
清。自己也不乾淨。只得委曲著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  
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個不是。  
索隱。賠禮是實事。解亦見下。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  
不過。只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還不依。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偷  
語云。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未知金榮從也不從。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共分兩段。即自錄中之兩事也。前一段影馮銓之充任師傅後。屢屢奉旨切責。後一段影議政大臣章完  
我奏參陳名夏父子之事。原參謂名夏父子居鄉暴惡。士民怨恨。全家避江寧國公花園。秦鍾之常任兩府。泥此一層。  
也。原奏又謂名夏子陳掖臣橫行江寧中。賈蕪之無人敢惹。泥此一層也。又謂鬧至總督學。賠禮。保放。若煙之太爾。金

蔡之賄禮。況此一層也。又謂乞降旨將名夏人家長班嚴加拷訊。不惟教子爲惡之情得。並其他奸宄情形亦必吐露矣。此奏以家人長班爲言。故此段書中專以茗煙並李貴掃紅鋤藥墨兩諸人爲主。標目二語。已足賅括正文。其一切淫穢爭鬪情形。不過文人筆墨。拈點熱鬧。既隱名夏父子之事。似與典學無關。後人正不必以陳榜眼爲師。疑及講席也。

（太平評）此篇下半回文字。另開生面。是險境。是絕徑。而能掉臂遊行。毫無阻滯。穿插映帶。頭緒如麻中。一一隨案隨斷。中間又橫出賈珍一段奇文。龍門復生。未必見過。乃在本書不多見之筆墨。

（護花評）寶玉於女色自幼親近。且自秦氏房中一睡。襲人試演一番。已深知其味。而於男色尙未沈溺。又有秦鍾同學。後此男女二色。皆迷入骨髓矣。

（又）秦者情也。秦鍾者情種也。

## 第十回

###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鍾叩了頭。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自己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仗著寶玉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多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裏。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懼他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索隱）胡氏猶湖州之謔言無其人也。

## 第十回

###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聽見他咕咕唧唧的說。你又耍管什麼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裏。二奶奶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著人家。僭們家裏。還有力量請得起先生麼。況且人家學裏。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裏念書。家裏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因你在那裏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也幫了僭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掉了這個學房。若再要找這樣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回子。睡你的覺去。好多著的呢。於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也自睡覺了。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來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璣。(索隱)天潢一派。但其族人。那裏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璣夫妻。守著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裏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並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裏走走。瞧瞧寡嫂並姪兒。閒話之際。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府學房裏的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璣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怒從心上起。(索隱)有自恃之心。是宗室氣概。說道。這秦鍾小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別要太勢利了。況且多做的是什麼有臉的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著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和秦鍾的姐姐說說。叫他評評這個理。這

金榮的母親聽了。急的。了不得。忙說。這都是我的快嘴。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說罷。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偷或鬧出來。怎麼在這裏站得住。若站不住。家裏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說道。那裏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坐了望寧府裏來。到了寧府。進了東角門。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的。妻子尤氏。未敢氣高。(索隱)已餒一半。殷殷勤勤。(索隱)盛氣何在。敘過了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怎麼不見蓉大奶奶。(索隱)折入正文。借敘小琬之病。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怎麼。經期有兩個多月沒有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下半日。就懶怠動了。話也懶怠說。眼神發眩。我叫他。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來。還有我呢。就有長輩。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攔他。不許招他生氣。(索隱)來意何如。叫他好生靜養。靜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喫。只管到我這裏來取。倘或他有個好歹。你再娶婆。這一個媳婦兒。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兒。只怕打著燈籠也沒處去找呢。他這爲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長輩。不喜歡他。(索隱)與十二回賈珍所說相印證。所以。我這兩日。好不心煩。偏生今兒早起。他兄弟來。瞧他。誰知他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告訴他。(索隱)針鋒相對。直是迎頭一棒。就受了萬分委曲。也不該當著他說。(索隱)此兩句指金文通事而言。解見下。誰知昨日學房裏打架。不知是那裏附學的學生。倒

欺負了他。裏頭還有些不乾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姐姐。你是知道的。(索隱) 轉開噫人。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的。他可心細心又多。不拘聽見什麼話兒。多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從這用心太過上得來的。(索隱) 又是說小琉璃瓶。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他。的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搬是非調三惑四氣的。是爲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裏吵鬧他爲了這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喫。我纔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又勸解了他的兄弟。幾句我叫他的兄弟到那邊府裏找寶玉去了。我又瞧著他喫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的。嬌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索隱) 一席話正是背上的芒刺頂上的焦雷。況目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裏如同針扎一般。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媳子家的那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瓜窪國裏去了。(索隱) 幸未多言。多言敗矣。反照姜通事。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也沒聽見人說什麼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別叫人混治。倘若治錯了。可了不得。尤氏道正是呢。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問尤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讓這大奶奶喫了飯去。賈珍說著話。便向那屋裏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負他姪兒的事。聽見秦氏有病。連提也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甚好。因轉怒爲喜的。又說了一會子閒話。方回家去了。(索隱) 此上一

段與金文通事相類，以金寡婦提綱，以金姑媽作結。一則貪榮忘辱，一則求榮反辱。統言金氏有如此之舉，讓文通耳。（書中言金姓者，多指文通，與四十回參看。）康熙初年，文通予告在籍，有匿名揭帖攻其私，文通自恃先朝舊臣，率請將軍總督入告，本意在根究羅織人罪。後乃奉旨嚴飭，惶懼而止。事見東華錄。與金寡婦之入寧府來勢正同。虎頭蛇尾，徒貽笑柄。書中於改節之臣，大抵以寡婦為喻。此段目錄標題為金寡婦三字，而此中所敘卻重在賈大奶奶，可見作者用心。但以目錄載明實事，其書內文詞，便隨意揮寫。總之，言金氏事而已。至於貪利權受辱一層，是又指文通之另一事。一以金寡婦為其入仕之初，一以金姑媽寫其晚境之辱。相傳文通入清，初無降志，以孝莊皇后之善勸，勸以功名，炫以利祿，乃復變計，此受辱二字，是指改節貪利。一說是指受官，若離若合之中，已將文通生平賅括盡矣。無論前一事後一事，大抵均不值一錢。作者予奪之權，全在標目數字。若紫陽通鑑之有綱書法，全在於此。若篇中文字，轉不足重輕矣。此數回中多譏馮陳諸人，故文通亦連類而及，雖不十分按切，而事自相類。況有標目八字，自有脈絡，可尋讀者詳審思之，不以詞害意可也。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尤氏答道：「倒沒什麼說。一進來，臉上倒像有些著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的病，他倒漸漸的氣色平靜了。你又叫留他喫飯，他聽見媳婦這樣的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著，又說幾句閒話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麼事。」（索隱）堂堂正正而來，掩旗息鼓而去，不知文通當日亦計及旁觀齒冷否。如今且說媳婦這病。

（索隱）一語扣題，急急要寫此下一段，以為十三回伏脈。你那裏尋一個好大夫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耽誤了。現今偕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裏要得一個個都是聽著人的口氣，見人怎麼說，他也添幾

句文話兒說一遍。(索隱)一語道破時將秘訣。可倒殷勤的很。三四個人。一日輪流著。倒有四五遍來看脈。大家商量著。立個方兒。喫了。也不見效。倒弄得一日三五次換衣服坐起來。見大夫其實與病人無益。(索隱)此言宮廷診脈也。太醫遇內宮有恙。每日須數人輪值。隨時請診。日必數次。每次亦數人。遞診病者不勝其勞。與尋常人家請醫不同。看清季宮闈秘史。可得大概。書中加病人無益一言。是論宮廷尙文之過。院方大抵皆不著痛癢。或公議一方。或分擬數方。候上裁定。直兒戲也。書中有此數語。可見爲宮妃染恙。專指董妃。若王公邸第。尙無此排場也。賈珍說。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又脫脫換換的。偷或又著了涼。更添一層病。還了得。任憑什麼好衣裳。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體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索隱)梅村讚佛詩。百萬何容惜。此其見端。我正要告訴你。方纔馮紫英來看我。(索隱)指馮銓。紫英言。騰青紫也。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索隱)子婦有病。亦何至此。問我是怎麼了。我告訴他媳婦身子不大爽快。因爲不得個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礙無妨礙。所以我心裏實在著急。馮紫英因說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索隱)言方將有事也。指小璉之喪。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極精。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著呢。這樣看來。或者媳婦的病。該在他手裏除災也。未可定。我已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請了。今日天晚。或未必來。明日想一定來的。且馮紫英又回家親替我求他。務必請他來瞧的。等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

是太爺約壽日。到底怎麼辦法。賈珍說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裏



去請安。纔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願意往你門。那是非場中去。你們必要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些衆人的頭。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陰。騰文給我。叫好好的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強百倍呢。（索隱）忽插賈敬一段。是爲十三回可卿之喪與六十三回賈敬之喪。遠違伏脈。借以比較。倘或明日後日這兩天。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裡好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又帶許多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陞來。（索隱）來生作壽。今生休矣。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了賈蓉來。吩咐來陞。照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裏。請老太太。太太。二太太和你。二姨子來逛逛。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已打發人請去了。想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答應著出去了。正遇著方纔到馮紫英家去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拏了老爺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纔這裏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上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脈。須得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馮大爺和府上。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著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索隱）寫紫英薦醫。

如此真切。必當董妃病重時。涿州相國。或有此薦。內院與上得隨時燕見。此等事當恆有也。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和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陞。吩咐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陞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門上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日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敬。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於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堂。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脈何如。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竟先看脈。再請教病源。爲是我初造尊府。本也不知道什麼。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脈息。看小弟說得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就是了。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脈息。可治不可治。得以使家父母放心。於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靠著。一面拉著袖口。露出手腕來。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脈上。調息了至數。凝神細診了半刻工夫。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了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於是同先生到外邊屋裏炕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茶畢問道。先生看這脈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脈息。左寸

沈數。左關沈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沈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沈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今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氣滯血虧者。應脇下痛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應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者。必定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脈當有這些症候纔對。或以這個病的爲喜脈。則小弟不敢聞命矣。(索隱) 董妃心志抑鬱。自應有此等症。況小珣傳言以癆瘵卒。雖卒之一字。不必果真。而癆瘵之病。則植根已久。此段亦當與劉妃參看。劉妃在途染恙。醫用導利之劑。剗碎其方。附耳語豫王曰。我病姪耳。云云。前第七回之冷香丸。即預爲劉病伏線。此回董非姪而醫多誤。爲姪與劉之實姪而誤爲病者。正背道而馳。書此數言。既預伏董妃之喪。又反襯上文未盡之義。一描雙影。語不落空。旁邊一箇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得如神。倒不用我們說的了。如今我們家裏。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著病。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有的說道是喜。有的說道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這位又說怕冬至前後。總沒有個真著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說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衆位就攔了。(索隱) 可見太醫院之誤人。要在初次行經的時。就用藥治起。只怕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就誤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起來。病倒尚有三分治得。喫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間睡的著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脈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

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索隱)活畫董妃心性來。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長過的。先生聽道。是了。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服養心調氣之藥。何至於此。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火旺的症來。待我用藥看。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白朮 雲苓 熟地 歸身 白芍 黃耆 川芎 柴胡 香附 懷山 阿膠

延胡 炙草 引用建蓮七粒去心 大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了。喫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索隱)董妃於順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卒。八月十九日。方交八月中秋。正是秋分。此言春分。亦是聲東擊西。暗扣小琬死日。賈蓉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於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脈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痛快。想必用藥不錯的。賈珍道。他原來不是混飯喫的。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的。有了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

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買的那一觔好的罷。賈蓉聽說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噢，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即按目錄平分兩段，前一段分兩小段，金孀婦之能忍辱爲一小段，金姑媽之不敢言又爲一小段，兩段合況金文通前後情事，僅儘大端相似，其中語言細密，無甚關合，而掩卷思量，其情形又畢現紙上，真絕技也。後一段因十三回欲鋪揚小琬之喪，不能不先事埋根，故急急寫出病源，並請醫等事，又微露賈珍著急形狀，及賈蓉淡漠形狀，賈蓉爲本夫，而懸心轉不若乃父，故有請父母放心之言，又有不往下問之態，文章閃爍，內有含蘊一層，大抵爲形容賈珍又遙對小琬本夫胃氏子而言，地位分離，故轉淡漠，筆致兼到，面面俱圓。

〔護花評〕張友士細說病源，莫止作病看，須知是插出一副色慾虛怯情狀。

〔又〕第十回將完結秦氏公案，故細說病源，以見是起之症，又帶出賈敬生日引起下回。

〔大某評〕秦氏抱病，而乃翁擔憂，已預爲第十三回治喪伏筆。

---

紅樓夢索隱 卷二

# 紅樓夢索隱卷三

##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索隱) 書中凡言宮中事皆假託榮府凡言諸王公府第事皆假託寧府此言賈敬壽辰不能定爲睿王壽爲他王壽當時逸事似此瑣瑣不傳者多矣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的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著賈蓉帶領家人送與賈敬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起來。說父親違太爺的話不敢前來。在家裏牽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蓉聽罷。卽率領家人去了。這裏漸漸的就有人來。先是賈璉賈薈來看了各處的坐位。並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算計本來請太爺今日家來。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索隱) 明季清初頗重十番過錦諸戲讀梅村詩可知都在園子裏戲臺上預備著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裏。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遞了茶。因笑道：老太太原是箇老祖宗。我父親又是箇姪兒。這樣年紀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來。但是這時候天氣又涼爽。滿園的菊花盛開。(索隱) 是九月天氣請老祖宗過來散散悶。(索隱) 是請孝端孝莊臨邸。看看衆兒孫熱熱鬧鬧的。是這箇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賞臉。鳳姐兒未等王

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呢。因為晚上看見寶兄弟吃桃兒。(索隱)穉李天桃是王姬下嫁的故事。他老人家又嘴饒了。吃了有大半箇。五更天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大爺。今日斷不能來了。(索隱)孝端未至。說有好吃的要幾樣。還要很爛的呢。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箇緣故。這就是了。王夫人說。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哥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麼樣。尤氏道。他這箇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索隱)畫妃八月中秋後三日死。故說得病在中秋。還跟著老太太頑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日以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了。又懶得吃東西。這將近有半箇多月。經期又兩箇月沒來。那夫人接著說道。莫是喜罷。正說著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門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裏尤氏復說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來他幼時從學過的一箇先生。醫道很好。瞧了說不是喜。是一箇大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略好些。別的仍不見大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日子。再也不肯不掙扎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裏見他的。他強扎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箇好的上頭。還戀戀的捨不得去。鳳姐聽了眼圈兒紅了一會子。方說道。天有不測風雲。(索隱)是晴雯命名之義。人有旦夕禍福。這點年紀。偷或因這病上有箇長短。人生在世。有甚麼趣兒。(索隱)此之謂美中不足。正說著賈蓉進來。給那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請了安。



方回尤氏道。方纔我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並不敢來。太爺聽了甚歡喜。說這纔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嬖子。並哥哥們。還說那陰鷲文。叫他們急急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還得快出去打發老爺們。並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著。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麼。賈蓉皺著眉頭說道。不好麼。嬖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於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裏吃飯。還是在園子裏吃去。有小戲兒。現在園子裏預備著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這裏很好。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擺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他與鳳姐兒。寶玉都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原來爲給大老爺拜壽。這豈不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麼。鳳姐兒說。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麼一說。就叫做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得滿屋裏都笑起來。尤氏的母親。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了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裏去。賈蓉進來。向尤氏道。老爺們並各位叔叔。哥哥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裏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去了。別的一家人爺們。被龜二叔並大老爺都讓過去聽戲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索隱) 清初吳歌諸王。均封郡王。有定南靖南平西平等號書中以安代

定以靜代靖，以東代西，以北代南，其實即指此四王。四王未開藩時，均在京邸，並鎮國公。（索隱）清制親王郡王貝子貝勒以下，爲鎮國公輔國公牛府。（索隱）每王公府內，均分若干牛家，即若干佐領也，以轄旗多寡爲等第，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索隱）史府指明齋也，蜀漢爲中山靖王之後，此以中靖爲喻，有望明復興之意，一說指秦莊外戚，理亦或然，等八家。（索隱）清初八家公爵最貴，恩遇皆同，故有入八分公不入八分公之制，都差人持名帖送壽禮來，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帳房裏，禮單都上了檯子了。（索隱）文卷簿籍皆謂之檯子，有黃檯紅檯等稱，領謝的名帖都交給各家的來人了，來人各照例賞過，都讓吃了飯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嬖子都過園子裏去坐著罷，尤氏道：也是纔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媳婦去，我再過去罷，王夫人道：很是，我們都要去瞧瞧，倒怕他嫌我們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索隱）若胸無所鬱，病自病耳，何用開導，然觀下文可卿所言，家人相睦，又何所鬱，作者從夾縫中，作文字，故用雙峯對峙法，逼出一箇畫妃失志的情形來，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裏來，寶玉也要跟著鳳姐兒去瞧瞧秦氏。（索隱）不說寶玉探病，似乎拋題太過，故夾寫此層，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去，那是姪兒媳婦呢。（索隱）句中有眼，於是尤氏請了王夫人那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寶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進了房門，悄悄走到裏間房門，秦氏見了要站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來，看頭暈，於是鳳姐兒緊行了兩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就瘦的這樣子，於是就坐在秦氏坐

的褥子上。寶玉也問了好。在對面椅子上坐了。(索隱)秩序井然，不露痕迹。賈蓉叫快倒茶。嬌子  
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吃茶呢。秦氏拉著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  
婆當自家的女兒似的待。嬌娘你姪兒雖說年輕，卻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  
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嬌子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和我好的。如今得了這箇病，  
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有了。公婆面前，未得孝順一天兒，就是嬌娘這樣疼我，我就有十  
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著未必熬得過年去。」(索隱)及秋而死。寶玉正把眼瞅  
著那海棠春睡圖，並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在  
這裏睡醒時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在出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  
不覺流下來了。(索隱)明是情債應有之痛，偏要繞到夢裏一層，以見爲情極至，情並非立談爲人痛哭。鳳姐兒  
見了心中十分難過，但恐病人見了這箇樣子，反添心酸，倒不是來開導他，勸解他的意思了。  
說寶玉你忒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樣說，那裏就到這田地。況且年紀又不大，略病  
病就好。又回向秦氏道：「你別胡思亂想，豈不是自家添病了麼？」賈蓉道：「他這病不用別的，只吃  
得下些飯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叫你快些過去呢。你倒別在這裏只管這麼著  
倒招得媳婦也心裏不好過。太太那裏又慌著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寶叔過去。我還略坐  
坐呢。」賈蓉聽說，即同寶玉過會芳園去了。這裏鳳姐兒又勸解了一番，又低低說了許多衷腸。

話兒。(索隱)大有隱情。外人難悉。尤氏打發人催了兩三遍。(索隱)可見意難言長。一時難已。均暗指董妃不得意情形。鳳姐兒纔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著。我再來看你罷。合該你這病要好了。所以前日遇著這箇好大夫。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他是神仙。治了病。治不了命。嬌子。我知道這病不過是捱日子的。鳳姐兒道。你只管這麼想。這那裏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好。況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僂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也難說了。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別說一天二錢人參。就是二斤人參。也吃得起。好生養著罷。我就過園子裏去了。秦氏又道。嬌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閒了的時候。還求過來瞧瞧我呢。僂們娘兒們坐坐多說幾句閒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眼圈兒又紅了。說道。我得了閒兒。必常來看你。於是帶僂來。向婆子媳婦們。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裏面繞進園子的便門來。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陂。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索隱)若耶天台。皆遇仙之地。石中清流滴滴。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疎林如畫。西風乍緊。猶聽鶯啼。(索隱)又是秋行春令。喻人之老有少心。暖日當暄。又添瑩語。遙望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樹。近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座。別有幽情。(索隱)此句更著眼。可見有鬧中取靜之人。別圖良遇。羅綺穿林。(索隱)遮遮掩掩。穿芳徑。是幽會的情況。倍添韻致。通篇皆說西風晚景。暗渡春潮。亦指穿者而言。

鳳姐正看園中景致。一步步行來。正讚賞時。猛然從假山石後。(索隱)可見平日巖巖氣象。非真敢日

假山石後。走出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一驚。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索隱)有存周有周瑞。此處又有瑞大爺綿連而下。合指一人。賈瑞說道。嫂子(索隱)重在此二字。當與焦大語參看。連我也認不得了。(索隱)功高望重。安能不識。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想不到是大爺在這裏。(索隱)壽字方開。反尋幽徑。作書人故從鳳姐口中點一筆。可見當日不免人疑。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索隱)以陳平自薦。其事可知。我方纔偷出了席。(索隱)可見蓄意來此。在這裏清淨地方。(索隱)是一幽字。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這不是有緣麼。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觀看鳳姐。鳳姐是箇聰明人。見他這箇光景。如何不猜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道。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箇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邊去呢。不得合你說話。等閒了再會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裏去請安。又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又假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索隱)一家骨肉四字。須著眼看。賈瑞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得此奇遇。那情景越發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看他們拿住了。罰你的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的走著。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腳兒放遲了。見他去遠了。心裏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裏有這樣禽獸的人。(索隱)口誅筆伐。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裏。他纔知道我的手段。(索隱)以美人計。定圖除奸。自古皆有。於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了一

重山坡兒見兩三箇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見鳳姐兒笑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不來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你們奶奶就是這樣急腳鬼兒似的。」鳳姐兒慢慢的走著，問戲文唱了幾齣了。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齣了。」（索隱）以其時考之，可知其久，說話之間已到天香樓後門。（索隱）不但國色，且是花香，見寶玉和一羣丫頭小子們。（索隱）中官宮婢人等，那裏頑呢。（索隱）又點寶玉，可見各尋方便，均以看戲爲名耳。鳳姐兒道：寶兄弟別忒淘氣了一箇丫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著呢。請奶奶就從這邊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尤氏已在樓梯口等著。尤氏笑道：「你們娘兒兩箇忒好了。見了面總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和他同住罷。」（索隱）前之密語，後之同住，皆指董妃與劉妃相交親睦的光景。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於是鳳姐兒至邢夫人王夫人前告坐。尤氏拿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太太們在上，如何敢點。邢夫人王夫人說道：我們和親家太太點了好幾齣了。你點幾齣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接過戲單來，從頭一看，點了一齣還魂。」（索隱）還魂是牡丹亭故事，杜麗娘再生塚柳夢梅，意指先好後娶，一齣彈詞。（索隱）是李龜年演說天寶當年的故事，作者隱以龜年自況也。遞過戲單來，說現在唱的雙官誥完了。」（索隱）雙官誥是王春娥受封的故事，作者用意，在取「雙」字，言新夫故夫，兩重祭誥也。再唱這兩齣，也就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心裏又不靜。」尤氏說道：太太們又不是常來的。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纔有趣。天氣還早呢。鳳姐兒立起身來。

望樓下一看。(索隱)何事注意。說爺們都往那裏去了。傍邊一箇婆子道：爺們纔到凝曦軒。(索隱)愛日春暉之義。帶了十番那裏吃酒去了。鳳姐兒道：在這裏不便宜。背地裏又不知幹什麼去了。(索隱)妙在一文字。尤氏笑道：那裏都像你這麼正經人呢。(索隱)刺骨。於是說說笑笑。點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擺下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纔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人媳婦們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姪。在車傍侍立。都等候著。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嬌子。明日還過來逛逛。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兒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也要歇歇。於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猶不住掣眼看著鳳姐兒。賈珍進去後。李貴纔拉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裏賈珍同一家子的兄弟子姪吃過飯。方大家散去。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不時親自來看秦氏。也有幾日病好了些。也有幾日歹些。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值鳳姐兒往寧府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索隱)又指秋分。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未見添病。也未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箇症候。遇著這樣節氣。不添病。就有指望了。(索隱)書中敘秦氏不添病一層。似微露死不由病的意思。賈母說：可是呢。好箇孩子。若有箇長短。豈不叫人疼死。(索隱)情至語隱。指情情。說著一陣心酸。向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們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再看看他去。你細細

瞧瞧他的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那孩子素日愛吃什麼。你也常叫人送些給他。鳳姐兒一一答應了。到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裏。看見秦氏光景雖未添甚病。但那臉上身上的肉都瘦乾了。於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閑話。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了。如今現過了冬。又沒怎麼添症。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嬌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餠的山藥糕。我到吃了兩塊。倒像尅化的動的似的。鳳姐兒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婆那裏瞧瞧。就要趕著回去。回老太太話去。秦氏道。嬌子替我請老太太安罷。鳳姐兒答應著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瞧。媳婦子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箇就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給他料理。料理。沖一沖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慢慢的辦著罷。於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緩的說。別嚇著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給老祖宗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沈吟了半日。因向鳳姐說。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鳳姐兒答應著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家中沒有什麼事麼。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



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哼了一聲。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索隱）又說畜生。又說作死。果然這畜生死不透了。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回道。這瑞大爺是爲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裏。（索隱）到此方點九月九字著重。在寧府園子裏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沒人的混帳。東西起這樣念頭。（索隱）又罵一句。叫他不得好死。（索隱）果然客死邊城。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敘賈瑞之事。與可卿之事。互相往來。約分五段。自首句起。至必定有簡緣。故這就是了。句止。爲第一段。是專說慶壽的開場。來人的熱鬧。不但筵瓊。觴羽。羣季。偕臨。而且鳳鸞。翔衆。仙齊。下書中著意敘季秋時景。而不一露九月字樣。以書例求之。又是以九字作謎。地當在九王府也。（睿王稱九王）自王夫人說句起。至必常來看你句止。爲第二段。專敘可卿之抱病日深。爲後文發喪的張本。並敘鳳姐與可卿之密。爲日後常往的根由。鳳指豫王。故衆爲邸中人作代。劉妃爲江南人物。與董妃一片土。不但鄉里誼近。而且同況相憐。更以上回秦鍾之事證之。往來宮中。自不爲官家所禁。此中隱事。非所能知。但必有一番衷腸。話不足爲外人道矣。自於是帶著跟來的婆子媳婦們。句起。至不必細說句止。爲第三段。是叔嫂相遇言情之始。書中却不明言。相傳清開國之初。賢王功高震主。宮中常以帝位爲慮。因王好色。宮中又有絕美之人。故以計籠絡。俾安其鼎。非心所願。出於一時之不得已。故有鳳姐胸中一篇打算。

王後果不久即卒，豈非謀定後動乎？此在開創之時，本不能以常情論。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不折兵，此正千古英傑所爲。後人應識其大，不計其小。至乾隆、嘉慶、咸、同、光、緒，禮法加密，河間紀文、達公等始相與譏言其事。子孫人臣之誼，亦自不得不然而時事不同，正未可因中葉文勝所譏言致沒開創亂臣（有婦人焉）之偉績。況相傳洪金之政節亦皆由宮中謀畫勸導，而然則諛之忠知人之明，更非尋常婦人所能及。滿洲初進中國，本未可概以禮法繩唐之太宗，何嘗不珍兄納嫂，後人不以爲醜，而偏致重於遠塞，戎衣之世不亦儻乎？雖以清開國定位之功，全歸邑姜，不爲過也。敢附此論以齊世之治國，諒史事者自此後鳳姐不時親自來看秦氏，句起至歇歇去罷，句止爲第四段，又是說可卿之語，並寫明鳳姐常往看病的情形，合之尤氏搬來同住一言，再證以前之秦鍾入學後之劉老辭眠，則是外眷入宮，不但門籍通，且並常不返矣。此中微旨，讀者自尋。自鳳姐答應著出來句起，至末句止，爲第五段。又回顧上文賈瑞之事，作書人於胸中欲記諸人，前十回中業已安根立腳，大致說明，自本回起，便欲敘奇聞，新人耳目，故本回以空中樓閣，分立兩人之案，一以賈瑞事爲第十七、十八兩回立案，一以可卿事爲十三、十四兩回立案，說來全有次序，而中間亦映帶實事，並不全空。非莽漢率爾撰，便欲以史家自命也。讀紅樓，教遍自使人心細氣沈。

（護花評）單寫寶玉淚下，秦氏歎無一言，因賈蓉鳳姐在坐也，讀者思之。

衷腸話必須低低說，含嗔入妙。  
賈瑞見色蔑倫，因邪喪命，亦從寧府而起，可見一切醜事皆由寧府，謂之首罪，誰曰不宜。  
尤氏笑說你娘兒兩箇見面，總捨不得，你明兒搬來和他同住罷，雖是戲言，作書人卻有深意。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卻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索隱）此回之瑞大爺，雖與上回同是一人，而所指卻非一事。此回殆指洪文襄鳳姐命請進來罷。賈瑞見請，心中暗喜，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坐讓茶。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索隱）如此打扮，不知是何打扮，說來無根，不知即指上回所說烘的家常衣服也。瑞在寧府見鳳是盛粧，此時換家常衣服，另是一種打扮，作者著意寫此，亦自有爲。而然蓋文襄松山之役，被擒太宗，震其名特合體。送盛京，百計勸降，不從，絕糧多日，太宗問降人洪何好，有以餌之者，否皆以好色對。太宗大喜，即飭美女數輩，往卒無效。時孝莊方爲太宗妃，貌絕美，冠一時，乃效婢裝，以進，遂降。文襄書中，忽及改裝一事，即指此也。越發酥倒，因餓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緣故。」賈瑞笑道：「別是路上有人絆住了腳，捨不得回來了。」鳳姐道：「可知男人家見一箇愛一箇，也是有的。」（索隱）以此測人，十八而九文襄，卽爲所累。賈瑞笑道：「嫂子這話錯了，我就不是這樣。」（索隱）文襄初尙自持，仍是未見所欲。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箇呢？」十箇裏頭也挑不出一箇來。（索隱）松山之敗，與文襄同被執者，明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總兵祖大樂、兵備道張斗、姚泰王之類，副將江濬、饒勳、朱文德，共十人，偏將以下百餘人，除大樂獲免外，餘俱被殺。獨織送文襄至盛京，拔識於囚虜之中，有管仲釋囚的隆，遇與翠屏，不同恰是十人，故曰「十箇裏挑不出一箇來」。此等筆墨，若嚼若譽，餘意無窮。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天天也悶得很。」鳳姐道：「正是呢。只盼箇人來說話解解悶兒。」賈瑞道：「我倒天天悶著。」（索隱）七

十餘日不死可謂天天爾著。若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悶兒可好麼。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裏肯往我這裏來。賈瑞道：我在嫂子面前若有一句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箇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嚇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是箇有說有笑，極疼人的，我怎麼不來。（索隱）太宗七大恨誓天滅明，待明臣自然利害，如何敢降，獨厚於文襄，固應感激圖報，一片轉圜之意，由賈瑞口中道破，矣，死了也，情愿。（索隱）已矣，鞠躬之誼。鳳姐笑道：果然你是箇明白人，比賈蓉兄弟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裏明白，誰知竟是兩箇糊塗東西，一點不知人心。（索隱）兩箇指同時被擒，洪祖二人而言，糊塗無人心，罵得痛快，作者全是借口罵人，勿拘拘作情話看。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湊，覷著眼看鳳姐的荷包，又問帶的什麼戒指。鳳姐悄悄的道：放尊重些，別叫丫頭們看見了。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索隱）四字可見當日開命自天，悚惶無地的光景，罵煞賈瑞，罵煞文襄，謂人重佛，滿洲即曼殊之轉音也，蒙人有大曼殊大皇帝之稱，宮中又有老佛爺之號，皆是佛語二字的來歷。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好很心的。嫂子。鳳姐兒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裏也不方便，你且去。等到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西邊穿堂兒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是那裏人過得多，怎麼好躲呢。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邊門一關了，再沒有別人來。賈瑞聽了，喜之不盡，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內以為爲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裏摸入榮府，趁掩門

時鑽入穿堂。果見黑漆無一人來往。往賈母去的那邊門未關。側耳聽著。半日不見人來。忽聽咯瞪一聲。東邊的門也關上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出聲。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一撼。關得鐵桶一般。此時要出去。亦不能了。(索隱) 被擒被檻。囹圄守多人。那能進去。只好歸降。南北俱是大牆。要跳也無可攀援。(索隱) 是牢禁的景象。這屋內又是過門風。空落落的。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凜。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索隱) 文襄入盛京在三月。關外向寒。太宗曾有貂裘之賜。好容易盼到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因誤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索隱) 文襄被擒。思宗料定必死。故輟朝賜祭。非飲卽賭。嫖娼宿妓。那裏想到這段公案。(索隱) 文襄子弟在京業已開喪。受吊。撰狀。送人。真那裏料到這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著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家去的。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出去了。據此也該打。何況是撒謊。因此發很掇倒。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命他跪在院內讀文章。(索隱) 文襄初降。跪盛京午門外請罪。定要補出十天功課也。方罷。賈瑞先凍了一夜。又遭了打。且餓著肚子。跪在風地裏。讀文章。其苦萬狀。此時賈瑞邪心未改。再想不到鳳姐捉弄他。過了兩日。得了空。仍來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

賈瑞急的賭咒發誓。鳳姐因他自投羅網（索隱）已入彀中。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索隱）下一改字。非改悔之改。是改節之改。鳳姐方令其死。又何慈恕之可言。可見作書人下字之妙。亦可見勸降之計。再試乃效。筆筆雙關。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這裏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裏。那間空屋等我。可別冒撞了。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來哄你。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來。來。死也要來。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安。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裏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索隱）太宗之於文襄。純以計降。范文肅測之於始。孝莊后成之於終。設兵。派將。設下。圈套。八字足以賅括。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裏親戚又來了。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又等他祖父安歇。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裏來等著。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左等不見人影。右聞也沒聲響。心中害怕。不住猜疑道。別是又不來了。又涼一夜不成。正是胡猜。只見黑魃魃的來了一箇人。賈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皂白。等那人剛至面前。便如餓虎撲食。貓兒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著。抱到屋裏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裏親爺親娘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做聲。賈瑞扯了自己的褲子。硬幫幫就想頂入。忽見燈光一闪。只見賈薈舉著箇蠟台照道。誰在屋裏。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偷我呢。賈瑞一見。卻是賈蓉。直臊得無地可入。不知怎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脫。被賈薈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璉二爺已經告到太太跟前。說你調戲他。他暫用了脫身計。哄你在那邊等著。太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來拏你。快跟我去見太太去。賈

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你只說沒有我。我明日重重謝你。賈薈道。放你不值什麼。不知你謝我多少。況且口說無憑。寫一欠契來。賈瑞道。如何落紙呢。賈薈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帳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賈薈翻身出來。紙筆現成。拏來命賈瑞寫。他兩個做好做歹。只寫了五十兩銀子。畫了押。賈薈收起來。然後撕攤賈薈。賈薈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評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薈做好做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薈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擔著不是。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來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走。偷或遇見了人。連我也不好。這屋裡你還藏不住。少時就來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拉著賈瑞。仍息了燈。出至院外。摸著大臺階底下。說道。這窠兒裏好。只蹲著。別哼一聲。等我來再走。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臺階下。正要盤算。只聽頭頂上一聲響。唵。唵。唵。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來。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案隱)從此遂蒙不潔。作者惡之深。故証之醜。賈瑞忍不住。嚙一嚙。忙又掩住口。不敢聲張。滿頭滿臉。皆是尿尿。渾身冰冷打顫。只見賈薈跑來。叫快走快。走。賈瑞方得了命。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中。天已三更。只得叫開了門。家人見他這般光景。問是怎麼了。少不得撒謊。說天黑了。失腳掉在茅廩裏了。(案隱)一失足。成千古恨。是失脚二字。的來。歷。妾身已作沾泥絮。是掉在茅廩四字。的註解。一面即到自已房中。更衣洗灌。心下方想到鳳姐頑他。因

此發一回。再想到鳳姐的模樣兒。標致。又恨不得一時撲在懷裏。胡思亂想。一夜不曾合眼。自此雖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等兩個常常來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思想尙且難禁。況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來歲人。尙未娶親。還來想著鳳姐。不得到手。未免有些指頭兒告了消乏。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因此三五年裏。外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內無滋味。脚下如綿。眼中似漆。黑夜作燒。白日常倦。下瀨遺精。咳痰帶血。如此諸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於是不能支持。一頭跌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說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調治。諸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喫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條又臘盡春回。這病更自沈重。代儒也著了忙。各處請醫調治。皆不見效。因後來吃獨參湯（索隱）文襲絕粒多日。太宗百計誘食。皆不效。氣垂絕。孝莊救婢。放貯棧汗於壺。勸少飲。而後就義。以壺承唇。文襲不得已。少沾飲焉。逾時竟不死。后復進文襲。連飲愈不死。精神加充。遂進饑。意轉乃降。此言獨參湯。即指此。事筆婉而達。意隱而識。文襲見之。當有媿色。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裏來尋王夫人。命鳳姐秤二兩給他。鳳姐回道。前兒新進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留著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索隱）當指祖大壽。祖大樂等而言。皆為總兵。故曰提督。為妻子完聚而降。故曰太太。楊字當從松山杏山二名中化出。亦是旁敲之筆。偏偏昨兒我已著人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偕們這邊沒了。你打發個人往那邊你婆婆處問問。或是你珍大哥那裏有。尋些來湊著。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們的好處。（索



隱) 青崖鳳姐應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將些渣末。湊了幾錢。(索隱) 渣末二字有神。孝莊本以茗進。雜參其中。故云渣末。喻其微也。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來的。再也沒有了。(索隱) 由婦人之手而來。故云太太送來的一飲。即起。故云再也沒有了。筆致極妙。然後向王夫人只說都尋了來。共湊了有二兩送去。那賈瑞此時要命心急。無藥不吃。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來化齋。口稱專治冤業之症。(索隱) 瀕危復活。真是冤業。賈瑞偏生在內聽了。直著聲叫喊。說快去請進那位菩薩來救命。一面在枕上叩首。衆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那道士歎道。你這病非藥可醫。(索隱) 明與之藥。恐未必吃。我有個寶貝與你。你天天看時。此命可保矣。(索隱) 天天看鏡中人。自不願死。天天看紅樓夢。如此痛詆。又恐恐不死。兩面俱可講得。說畢從搭連中取出正反。面皆可照人的鏡。背上面。鑒著風月寶鑑四字。(索隱) 即是全書本名。隱指此書記實之意。又以見自古英雄。大半皆敗於女色。故以寶鑑命名。待人領悟。以文襄之鑒。忍求死。而一經美人。便貼便爾。盛氣全消。此鑑照人。不知玉步改變時。應有幾人。低首。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元境。(索隱) 元字對鑑字說。空靈殿上。(索隱) 須心上空靈。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妄動之症。(索隱) 文襄本拚一死。已至垂危。忽焉為情所感。遂飲嗽。如常可謂邪思妄動。有濟世。(索隱) 一代元勳保生。(索隱) 不為溝瀆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來。單與聰明俊傑。(索隱) 賈瑞說不到聰明。更說不到俊傑。加此四字。是專說文襄一輩人。風流王孫。(索隱) 風流王孫。又指情僧一輩人。至此以下。即以風月寶鑑。當作本書人的代名詞。言作此者。流行於世。專為一般豪傑。而甘心自貶。與

王孫而雅好風騷者作鑑等看照。(索隱)可見作此書全有用意爲世法戒千萬不可照正面。(索隱)是表一層只照他的背面。(索隱)是真一層以人言之色是表面空是裏面以書言之賈語是表面真事是裏面以洪文襄諸人言之相君之面不過封侯是表面相君之背留名千古是裏面此兩語賅括甚宏要緊要緊。(索隱)叮嚀反覆爲後世失身失足者垂戒深矣。二日後吾來收取管叫他好了話畢偷伴而去衆人苦留不住賈瑞接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倒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起風月寶鑑來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索隱)見色而動者恐一時思不及此立在裏面嚇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帳如何嚇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麼想著便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裏面點首兒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床上嚶啣了一聲一睜眼鏡子從新又掉過來仍是反面立著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攤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拿鐵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只說這句就不能說話了旁邊伏侍的人只見他先還拿着鏡子照落下來仍睜開眼拾在手內末後鏡子掉下來便不動了衆人上來看看已慳了氣身子底下冰冷精濕一大攤精這纔忙著的穿衣抬床。(索隱)善讀紅樓者須體會背面勿爲正面所勝致成賈天祥之結果代儒夫婦哭的死

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毀此鏡遺害世人不小遂命人架火來燒。(索隱)乾隆以後此

書將爲禁本，仕宦之家，教戒子女，多以爲淫書，不准府目，並有善社焚燒，均是只看正面，自誤，尤人，一何可哂！此一假筆墨，應是雪芹增入，至妙至妙。只聽空中叫道：誰叫你們瞧了正面了的，你們自己以假爲真。（索隱）說出真假二字來，可見作書人一片機詞，無非假說，求其真際，正在君臣父子夫婦之間，讀者妄動邪思，要與金瓶梅肉蒲團等書同看，是不善讀之過，非作者之過，爲何燒我此鏡。（索隱）留照千古，忽見那面鏡子從空飛出，代儒出門看時，只見還是那個跛足道人，喊道：誰毀風月寶鑑，說著搶了鏡子，眼看著他飄然去了。（索隱）此雪芹自著存書之功，當時廷尉雜燒，懷挾有禁，獨能鑽研魯壁，爲伏申一綫之傳，後世流行，飄然遠矣，斯文不毀，非雪芹從焚餘著力，安能至此，自合馨香報之。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二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鐵檻寺。（索隱）縱有千金鐵門檻，總須一個土饅頭，鐵門檻言防死之法，土饅頭言墳塚也，書中用此，輒一時貪名畏死之臣，亦以檻內檻外，指僧俗而言，與情僧關合。日後帶回原籍，一時賈家衆人，齊來弔問，榮府買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也是二十兩，甯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其餘族中人貧富不一，或一二兩三四兩不等，外又有各同窗家中分資也湊了二三十兩。（索隱）賈瑞之喪，稍稍鋪敘，以見明時君臣爲文襄飾，終發理之隆重，贈銀數目，統合爲九十兩，隱括崇禎賜祭九壇之事，然未筆云，二十兩故作無定之詞者，緣方賜祭第九壇時，文襄生降之信，至與禮不終，故其數在八九之間，此等處，正作者極著意之筆，知其事者，必能見其用心之刻，用筆之靈，就事思，量不禁失笑，作者可謂諷諫之流矣。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得此幫助，到也豐豐富富，完了此事。（索隱）指文襄富貴以終其身，筆刻而諷，誰知這年冬底。（索隱）小疏於崇禎壬午春喪父，故云如海。

冬底得病，林如海因爲身染重疾，特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打點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阻。於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他帶回來。（索隱）自此首卷至此，小璉之入宮獲寵，大段已明，下一回中，即敘其喪，首尾並完，若不別開途徑，以後將無可敘。

作者特用倒裝之法，先用此十二回敘明諸人大概始末，故用送黛玉回南一筆騰開，又隱喻董妃回南葬父一事，再由小璉在途時事說起，以後或前或後，隨意可書。若史家當之，必用先是二字，追溯而上。小說中有此章法，後人夢想不到。可卿黛玉本指一人，彼可卿之喪，黛玉不出場近景，出場又近復，故借喪父一層，將黛玉送之南下，別用金鼓開場，真是妙絕。泉湧層出不窮，又文中賈璉送去一筆，爲寫豫王下江南之事，仍叫帶回來一筆，爲寫豫王得小璉之事，處處提綱挈領，盛冰不瀟。一應土儀盤費，不消煩絮說，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衆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索隱）小璉葬父於蘇，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從上回脚接而下，而所敘卻是兩人兩事。鳳姐與平兒口中之賈瑞，爲上一回之賈瑞，是指當時權貴，故用王旁之名。鳳姐與蓉蓍設計引逗之賈瑞，爲本回之賈瑞，是指當時降臣，故用天祥之字。賈天祥者，言假文天祥也。標目之間，已分界限。文襄初入盛京，矢志不移，與文山之被執於元土室，作正氣歌時，其蒙難堅貞，相差有幾，惟一則發於正氣，一則動於邪思，正則斬柴市而不辭，邪則飲殘湯而不悔，故其究也，一則以狀元宰相身被萬世之名，一則以豪傑聰明甘入二臣之傳，其人同其事，同其聰，明豪傑同其狀元宰相亦同，然各爲芳臭，以貽後世，作書人善於心事，文字賈盡，曰天祥天祥而假，可知從前抗節，皆非本心，無限惋惜痛恨之心，二字盡之矣。本回共分兩大段，中附

兩小段自首句起自失脚掉在茅廁裏句止爲一大段，是說熙鳳設局以色身示人爲清初計降明臣遠遠設譬，自一面即到自己房中句起，至這纔忙穿着穿衣拾床句止爲第二大段，是說賈瑞之自動邪思，知面而不知背，全爲文裏針砭邪思二字，是從文文山正氣歌反面化出，正面背面四字，是從史記淮陰侯傳中蒯生之言中化出，全有來歷，誅心照膽，使人無可推委，無可託詞，自代儒夫婦句起，至完了此事而止爲附尾之第一小段，爲了結上文，並述文裏降後明人待遇的光景，寫來更覺有力，令人無地自容，中間帶出燒書情形，亦自有說，相傳清初叔嫂之事，成之者范文肅主之者洪文襄，至中葉後恨文襄所爲，乃報之以二臣傳，因並燒當時記載之書，此紅樓之得遺留，全由雪芹增刪之力，是此書存廢與文襄煞有關係，故類及之，自誰知這年冬底句起，至末句止爲附尾之第二小段，專爲安排黛玉以避可卿之喪，並記董妃回南之事，一北一南，一生一死，一前一後，開後來無數法門。

（太平評）前半之妙，妙在無文字處，如素日聞得人說鳳姐急接言賈蓉，而賈瑞撞在心坎上，夾縫中有許多事迹在。

（護花評）第二次賈瑞說死也要來，說出一個死字，是諷語，又是伏筆。

###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擁爐倦繡，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睡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來，含笑說道：「嬌」

嬌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嬌嬌。故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嬌嬌。別人未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願。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你是胭脂粉隊裏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索隱)自開國以至乾隆初年。將近百載。書中借一點蟹。可見書成在乾隆之世。又自肇祖開國至入關。亦百年內外。諺亦可通。一日樂極生悲。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索隱)清初人大抵以滿洲為胡人。故著

眼猢猻二字。豈不虛稱了一世詩書舊族了。(索隱)清初經營陪都。顧全根本。全為後嗣勢敗退守之計。詩

書對武功說舊族二字。本足以當之。鳳姐聽了此話。心中不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又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嬌嬌好痴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所能常保的。但如今能於盛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事業。亦可以常永保全了。即如今日諸事俱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日後可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索隱)福陵昭陵均在關外。順治時遷東京。諸陵於與京。守衛錢糧之制。尚未確定。第二家塋雖立無一定的供給。(索隱)順治時已立八旗宗學。惟用款取之部庫。並不必分秦盛之餘。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索隱)指盛京陵寢官地而言。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

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索隱)指盛京八旗官學而言。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周流又無爭競也沒有典賣諸弊便是有罪。(索隱)明照下文抄家其實暗指亡國他物可以入官這祭祖產業連官也不入的。(索隱)帝王陵寢斷無廢衛入官之理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索隱)八旗子弟從龍入關一味驕奢淫逸全不能講生計國初人已汲汲慮之眼前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索隱)明指元春歸省暗刺當時朝筵不經之典真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索隱)當時典禮之隆可想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索隱)指睿王早死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若不早為後慮只恐後悔無益了。(索隱)可卿此一番話似畫妃臨終時告世祖之言順治十七年十一月詔書內有端敬皇后彌留時諄諄以於恤秋決為言之語梅村詩亦有微聞金鷄詔亦自玉妃出之句可見畫妃臨死時大有叮嚀遺奏陵寢宗學二事順治時本未完全畫妃由盛思衰預為規畫是細心人作用據世祖所為妃傳觀之妃之賢明其用心當能及此且妃以八月死世祖於九月幸昌平明陵並先數日詔示禮部謂歷代帝王陵寢守護司員人戶地畝數少以致各陵祭品備辦不敷並親定春秋二祭之例觀此則畫妃所言乃意在悟上守護明陵又可知矣因陵寢宗學之事借以堅清人保全明陵明裔之心妃之不忘故君用心殊可敬假作書人行止誠見相許誠非過譽故特著遺聞以告後世妃固明之功臣也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索隱)故作一逗奏氏道天機不可洩漏。(索隱)作者欲吐不吐讓心人斷難窺透只是我與嬌嬌好了一場臨別贈你而

旬話。須要記著。因念道。

三春去後諸芳盡

各自須尋各自門

(索隱) 據此兩言似言吳耿三藩平定之後清室大定而

飄已無可爲有志明社諸臣均須早自爲計與本回事無甚關涉或謂此兩言因董妃意在保全明陵明裔故並及之實際照睿豫諸王始末三春指睿英豫三王三王獲罪之後諸王之權以次盡削故有此兩言又或謂科爾沁巴圖魯王之女選進宮中於順治十五年三月病歿追封悼妃當世祖時宮中待年之女不一而足死亡當亦時有而進封者則僅此一人可見爲世祖所鍾愛妃死在三月故云三春妃死之後不三年而再董妃相繼歿故曰諸芳盡各自尋門一說指僧出世也其說亦自可通

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悶。都有些疑心。(索隱) 此句大有文章是病死是凶死當時人人必有可疑之點方起疑心豈董果爭而非病耶抑入宮見妬有以醫藥死之者耶不然娠而不育違自裁耶作者於可聊之死著筆離奇意在不言之表不然請醫問疾病已多時死亦何可疑者此必當時傳聞有異詞也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的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病惜賤愛老慈幼之恩莫不悲號痛哭。(索隱) 世祖著董妃傳極言董妃死後上自太后下至宮監莫不悲懷涕泣既感且哀世祖重視妃喪意必以凡哀號之節爲功過故梅村詩云小臣助長號賜衣或一襲只愁訃史筆急淚難時得其言謹而諷可以思當時事矣閉言





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索隱) 以吳詩王母擔變成之句證之是妃必由孝莊賞拔入選考之御製妃傳種種之詞是妃必為孝莊所最鍾愛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著又哭起來。(索隱) 賈珍過甚之詞亦應妃傳中盛言諸后妃之無能而設情僧賞之大有西宮南內更無人之感故作者有意形容 衆人批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正說著只見秦業秦鍾並尤氏的幾個眷屬尤氏姊妹也都來了。(索隱) 此處之秦邦業忽稱秦業蓋指內大臣新封三等伯之鄂碩非前之陳榜眼矣秦鍾當指貞妃董妃妹也故下文即寫尤氏姊妹云云既為三三姐出場地步又見董妃有妹若即若離面面俱到且移之尤氏身上更不顯痕迹並可見宮眷哭臨者之多賈珍便命賈璉賈琛賈璘賈蔭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零八僧衆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鬼魂另設一壇於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於會芳園中靈前另外五十衆高僧五十位高道對壇接七作好事。(索隱) 尋常仕宦之家嗚經送聖斷不能延僧道如此之多可見是大喪的規制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自爲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故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且說賈珍恣意奢華。(索隱) 世祖罪己詔曰端敬皇后於皇太后克盡孝道輔佐朕躬內政事修仰奉慈綸追念賢淑喪祭典禮過從優厚不能以禮制情諸事踰禮不經是朕之罪一也云云此回書全由過從優厚踰禮不經八字中化出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

薛蟠來弔。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我們本店裏有一副板叫作什麼檣木。(索隱) 檣木即桅木。杉

也。閩地多產物。本尋常人多用以為殮具者。何奇之有。加以什麼二字。其物非檣可知。特恐駭人聽聞。被以檣之名耳。出

在潢海。(索隱) 產珊瑚之地。鐵網山上。(索隱) 網珊瑚之具。作了棺木。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

帶來的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用。(索隱) 乾隆時追諡睿王為睿忠親王。睿

義一聲之轉。義忠親王。即指睿王也。睿王被革時。詔言其庫貯珍寶不勝計。又言府庫之財。任意靡費。可見當時。必欲以珊

瑚為棺。死時世祖積憾已深。雖未明擬其罪。而其府中已知欲盜。僅私以黃袍束珠置棺內。因以獲證。其不敢擅用此棺。明

矣。現在還封在店裏。也沒有人買得起。你若是要。就來看。賈珍聽說甚喜。即命擡來。大家看

時。只見幫底皆厚八寸。紋若板櫛。(索隱) 珊瑚有旋紋。故如板櫛。味如檀麝。(索隱) 設詞陪襯。珊

瑚安得有味。以手扣之。聲如金石。(索隱) 今格致家由蟲豸積成。本非木質。○紋也。味也。聲也。皆言之矣。何獨不

言其色。論材木者。能遺色。耶。可見珊瑚之說。當時不敢明言。故隱此層。緣其色。緋木中無可掩飾之品也。大家稱奇。賈

珍笑問道。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拏著一千兩銀子。只怕沒買處。什麼價不價。賞他們幾兩銀子

作工錢。便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鑄造成。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索隱)

何嘗是尋常人。即后妃亦安有享此者。相傳惟董妃用珊瑚梅村體佛詩。咏妃冥器之盛云。珊瑚高八尺。當即指此高八尺

足為棺矣。歸之冥器。殆有所諱。書中以厚八寸為言。其諱不明言。亦猶梅村意耳。賈珍如何肯聽。(索隱) 當時或有

張釋之南山之談。忽又聽見秦氏之丫環名喚瑞珠的。見秦氏死了。也觸柱而亡。(索隱) 瑞珠。大珠

也可見董妃殉殞之修梅村詩所謂瑟瑟大秦珠也。又妃傳中言宮人有欲身殉者數人。此亦暗指。此事可罕。合族

多稱歎。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殯殮之一併停靈於會芳園之登仙閣。又有小丫環名寶珠的。

（索隱）珍寶珠玉也。因秦氏無出願為義女。請任擇喪駕靈之任。（索隱）梅村詩割之施精靈千佛莊嚴

飾持來付一炬。泉路誰能識。可見當時以珠寶飾幡幃。故云擇喪駕靈之任。擇喪俗禮然擇字中亦有持來一炬之意。深致

惜也。賈珍甚喜。即時傳命。從此皆呼寶珠為小姐。（索隱）世祖加禮於諸殉之宮人。故著即時傳命四字。

是哀切中行事的情狀。那寶珠按未嫁女之禮。在靈前哀哀欲絕。（索隱）小姐善哭善裝點。作者善寫善嘲

罵。於是合族人下。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索隱）方有孝端后之大喪。故曰舊制。自不得錯

亂。賈珍因想道。賈蓉不過是個鬻門監。靈旛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

自在。（索隱）董妃以不得封后而死。世祖既為之歎。然又以不正分定名。無以隆其喪葬。故追封焉。實作隘濫二字。可

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索隱）假用大名目也。掌宮內監戴權。（索隱）戴代也。權權

詞也。世祖追封董妃。權詞奉皇太后懿詔。其實代也。先備了祭禮。遣人來。次坐了大轎。打道鳴鑼。親來上

祭。賈珍忙接陪讓坐。至逗蜂軒獻茶。（索隱）逗蜂陡封也。可見不經延議。徑下封詔。作者字字有來歷。賈珍

心中早打定了主意。因而趁便說。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為喪禮上風光

些。（索隱）世祖意固云爾。賈珍忙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

員龍禁尉。缺了兩員。（索隱）龍禁尉三字甚新。明指侍衛。暗指皇后。清人內廷稱后曰關防。關防者。禁之意也。又

世祖三后一廢一停等奏是當時缺其二矣。董妃追封爲三故曰三百員缺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索隱）指科爾沁鎮國公綏爾沁的兄弟老三。（索隱）博爾沁錦氏當時爲后妃者三故曰老三。來求我現擎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裏。你知道俗們都是老相好。不拘怎麼看著他爺爺的分上。（索隱）世祖綽爾沁世代功臣故封其女爲后。胡亂應了。（索隱）當時選后無甚當意者故加以胡亂應了四字。後亦不愜。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要與他孩子捐。我就沒工夫應他。（索隱）馮胖或馮銓耶。然非外任。且未聞其女有入宮者。當別有指。永興節度使應指當時之爲盛京將軍者。其人不可考矣。既是俗們的孩子要捐。快寫個履歷來。（索隱）一席話的是圈套口吻。且又籠罩事實。可謂極筆墨之能事。賈珍忙命人寫了一張紅紙履歷來。上寫著江南應天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丙辰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道回去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日我來兌銀子送過去。小廝答應了。戴權告辭。賈珍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問銀還是我到部去兌。還是送入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兌。你又吃虧了。不如稱准一千兩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因說待服滿後親帶大小犬到府叩謝。於是作別。接著又聽喝道之聲。原來是忠靖侯的夫人來了。史湘雲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正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索隱）太平間人謂錦川壽山皆石名。爲石頭生色。

數語極當石指魂也。三家祭禮也。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珍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計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人往。花簇簇官來官去。賈珍令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誥授賈門秦氏宜人之神位。(索隱) 順治十七年八月念一日。禮部奉上諭。皇貴妃董鄂氏於八月十九日薨逝。奉聖母皇太后諭旨。妃佐理內政有年。淑德彰聞。宮闈式化。條爾薨逝。予心深為痛悼。宜追封為皇后。以示褒崇。朕仰承慈諭。用特追封。加之諡號。證曰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其應行典禮。禮部詳察。速議具奏。云云。靈牌神疏一律書題諡號。故書中敘得如此莊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索隱) 或云董妃以從獵時卒。喪禮於南苑舉行。故書中言會芳園停棺。不在宮中也。梅村詩從獵至上林。小隊城南隈。亦為從獵南苑之證。考之東華錄。董妃受封時。上實在南苑。葬時上固在宮。豈傳者誤耶。抑妃久居南苑耶。是不可得而知矣。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截。(索隱) 宮中大喪。鼓樂執事均陳於兩陛之下。有鑾儀衛官員監管。按行鼓立。無或凌亂。故云刀斬斧截。極言整齊之意。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牌。豎在門外。大書道。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索隱) 大喪樹丹旒於宮門之外。帝左右。右此言硃牌。是影射。對面高起。著宣壇。僧道對壇榜上。大書世襲寧國公家孫婦防護內廷。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宜人之喪。四大部洲。至中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神聖。恩普錫神威。遠振四十九日消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及繁記。

索隱)此言僧道之盛。梅村詩云。黑衣詔詰公。(道)白馬駭羅什。(僧)(梓宮奉移以白馬百對前道上覆多羅經被)焚香廣道場。(道)廣坐楞伽譯。(僧)資彼象教恩。輕我人王力。數言亦誌二氏助喪者盛也。只是賈珍雖然心滿意足。但裏面尤氏又犯了舊症。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因寶玉在側。便問道。事事都算妥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便將裏面無人的話。告訴了他。(索隱)此一段又是敘述世祖深痛宮內無人之意。讀董妃傳可知。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保妥當。(索隱)寶玉之薦。喻出上命也。賈珍忙問是誰。寶玉見座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向賈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勝。笑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著。拉了寶玉。辭了衆人。便往上房裏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裏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嚇的衆婆娘。唵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於悲痛。因拄個拐跛了進來。(索隱)是杖期生光景。世祖因痛妃致疾。故輟朝五日。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也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拄拐。扎掙著要躡身跪下。請安道。那夫人等忙叫寶玉攙住。命人擎椅子與他坐。賈珍不肯坐。因勉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嬌嬌。并大妹妹。那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說道。嬌嬌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又病倒。我看裏頭著實不成體統。要屈尊大妹妹

一個月在這裏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那夫人笑道：原來爲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家，只和你二嬸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何曾經過這些事。偷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倒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嬸嬸的意思，姪兒猜著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從小兒大妹妹頑笑時，就有殺伐決斷。（索隱）此四字豈尋常婦女所能當，惟劉妃之能，或可證此。熊耳山人所謂女子坐臺垣有執政皇家氣象者也。況劉之禦賊機謀萬端，待劉七亦有殺伐決斷，以書中之言揆之，權理宮中喪儀者，必劉妃也。如今出了閣，在那府裏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可求了。嬸嬸不看姪兒與姪兒媳婦面上，只看死的分上罷。說著流下淚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起，被人見笑。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心中已活了幾分。卻又眼看著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攪事好賣弄能幹，今見賈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又見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說得如此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問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算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料理清了，不過是裏面照管。（索隱）可見董妃當日覲宮中大確死後無人管理，故須擇人權宮，是指內政，不指外廷，故書無紀載，有以爲派王大臣總理喪儀者，非是。便是我有不知的。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得有理，便不出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裏先與大妹妹行禮。等完了事，我再到那府裏謝謝。說著便作揖下去。鳳姐連忙還禮不迭。賈珍便命人取了寧國



府對牌來。命寶玉送與鳳姐。說道：妹妹要怎麼就怎麼樣辦？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去取，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要好看爲上。二則也同那府裏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看著王夫人、王夫人道：珍哥既這麼說，你就照着照看罷了。只是別自作己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一聲兒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裏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賈珍又問妹妹還是住在這裏，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我這裏趕著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過這幾日，倒安穩。鳳姐笑說：不用那邊也離不得我，倒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說也罷也罷。(索隱)往來兩府可見非宮中本有之人，此段書大可尋味。然後又說了一回閑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鳳姐道：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回去，不在話下。這裏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厦內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無專管，臨期推諉三件，需用過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黔，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寔是寧府中風俗。(索隱)前四件是歷來宮中的積弊，後一件是滿人開國時的特病。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全敘可卿之喪，專爲董妃封后喪儀踰濫而發。前一段特記遺言，數語了過，中一段鋪敘棺殮之厚，殉物之多，典禮之隆，法事之盛，又特書死封一節，以見爲死後追封，非生前冊命，又敘來賓之雜沓，僣仗之望，齊處鋪

張無非爲監，二字作註，末一段寫宮中無人喪事散漫之況，故以熙鳳兼之。本回書目著重「死字」一協字，其中包孕無窮事蹟，不可漫然讀過也。

（護花評）秦氏死後，不寫賈蓉悼亡，單寫賈珍痛媳，又必覓好棺，必欲封誥，僧道薦徽，開喪送極，盛無以加，皆是作者深文。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都總管來陞（索隱）內廷太監有總管副總管等項名目，聞知裏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索隱）各王府向有東府、西府之稱，如今醇王邸稱北府，是也，然亦惟府邸中人稱之外人不知也。裏頭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須要小心伺候。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息，不要把老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裏面也該得他來整治，治都忒不像了，正說著，只見來旺媳婦（索隱）來陞來旺等，大約皆指投旗之奴僕而言，故加以來字也。拿了對牌來領呈文經榜紙，剖桌上開著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旺抱著回來，旺媳婦一路來至儀門，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造冊簿，即時傳了來陞媳婦，要家口花名冊查看，又限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府聽差。大概點了一點數目單冊，問了來陞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那寧國府中婆

子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與來陞媳婦分派衆人執事。不敢擅入。在窗外打聽。聽見鳳姐和來陞媳婦道。既託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著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裏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著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清白處治。說罷。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叫進來。看視。一時看完。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內單管人客來往倒茶。別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也不管別事。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挂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也不管別事。這四個人專在內茶房收管杯碟茶器。若少一件。四人分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分賠。這八個人單管收祭禮。這八個人單管各處燈油燭紙。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人。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接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桌椅古玩起。至於痰盒。掃帚。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問這看守之人。賠補來。陞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打架拌嘴的。立刻來回我。休要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索隱)太祖時投旗。至順治時已歷三世。故云三四輩子。如今都有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都有鐘表。不論大小事。皆有一定時刻。橫豎你們上房裏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已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

在午初二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鎖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借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大爺自然賞你們的。說畢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雞毛擲子筭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毡席痰盒腳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物件。開得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檢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迷失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不比先時紊亂無頭緒。一切偷安竊取等弊一槩都蠲了。鳳姐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索隱) 加以威重令行四字。可見重視董妃之喪。故以全權相界。亦見劉妃不愧執政王家四字。因見尤氏犯病。賈珍也過於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熬了各樣細粥精美小菜。令人送來勸食。(索隱) 劉妃之精細可想。那府中二字。指豫邸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內單與鳳姐。(索隱) 情憎之愛重可想。鳳姐不畏勤勞。天天按時刻過來點卯理事。獨在抱厦內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羣。便有眷客來往。也不迎送。(索隱) 儼然宮內之大總管。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園君拘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旛。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磬。口拜水懺。又有十二衆青年尼僧。搭繡衣。靸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索隱) 作者色色內行。故寫得如此熱鬧。那鳳姐知道今日客來不少。寅正便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兩口奶子。漱口已畢。正是卯正一刻來。

了。(索隱)寫得如此詳細，要見劉妃之質弄精神，事事不落人後，有平明踏馬入宮門之概。來旺媳婦率領衆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索隱)一層前面一對明角燈，上寫榮國府三個大字。(索隱)二層來至寧府大門首門燈朗挂。(索隱)三層兩面一色蠶燈，照如白晝。(索隱)四層白汪汪穿孝家人兩行侍立。(索隱)五層請車至正門上小廝退出。(索隱)六層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索隱)七層鳳姐下了車。(索隱)八層一手扶著豐兒。(索隱)九層兩個媳婦執著火把燈照著。(索隱)十層撮擁鳳姐進來。(索隱)十一層寧府諸媳婦迎著請安。(索隱)十二層鳳姐款步走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索隱)十三層一見棺木，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來。(索隱)十四層院中多少小廝垂手侍立，伺候燒紙。(索隱)十五層鳳姐吩咐一聲供茶燒紙。(索隱)十六層只聽一棒鑼鳴。(索隱)十七層諸樂齊奏。(索隱)十八層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索隱)十九層鳳姐坐了，放聲大哭。(索隱)二十層於是裏外上下男女都接聲嚎哭。(索隱)二十一層寫鳳姐早起過府祭靈，不過數行筆墨，而內中夾敘二十一層事，隨初見天未明時之景象，次見寧府布置之周密，又次見府中規制之嚴肅，又次見貴人局度之從容，又次見靈前設備之完整，又次見奠祭禮節之次第，至末乃見王秦二人之交好，與鳳姐臨事之尊儀，並見滿人治喪以多人嚎哭爲貴，謂之唌喪，有以錢備人爲之者，宮庭中則宦官宮妾每日三餐有輪班值哭者，梅村所謂小臣助長號者是也。一段中密密層層，無缺無遺，作書人非熟於宮廷規制及貴人舉動，安能道得如此井井。一時賈珍尤氏令人勸止鳳姐方止住，來旺媳婦倒茶漱口畢。(索隱)滿清宮

中均以茶漱口。第三回黛玉入府時，已點一次，茲又重點，以見爲宮中之事而已。鳳姐方起身到了族中，諸人自入抱厦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俱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卽令傳來。那人惶恐。鳳姐冷笑道：「原來是你誤了。你比他們有體面，所以不聽我的話。」那人回道：「小的天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初次。」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索隱）言王府中人興盛也。來在前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卻問王興媳婦來作什麼。王興媳婦近前，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着將個帖兒遞上去。鳳姐令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每根用珠兒線若干觔。」鳳姐聽了數目相符，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國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的。鳳姐問他們要了帖念過，聽了一共四件，因指兩件道：「這個開銷錯了，再算清了來領。」說着將帖子擲下。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才家的，（索隱）張大其才也。在旁，因問你有什麼事。張才家的忙取帖子回道：「就是方纔車轎圍做成，領去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取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過，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與張才家的去了一面，又命念那一件。是爲寶玉外書房完竣。（索隱）文華殿完工，在董妃死前此不過順帶一筆。支領買紙糊表。鳳姐聽了，卽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才家的繳清再發。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來遲了，後兒我也來遲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就難管別人了。不如開發的好，登時放下了。」

臉命帶出去打二十板子。衆人見鳳姐動怒，不散怠慢，拉出去照數打了進來回覆。（索隱）宮中有刑，專管內監婢媼人等，以竹爲短杖，黃衣襲之，有掌刑太監，專司其事。鳳姐又擲下寧府對牌，說與來陞革他一月銀米。（索隱）內監人等所食錢米，謂之吃錢糧，遇事每常加罰，然其人並不恃此爲活，吩咐散了罷。衆人方各自辦事去了。那時被打之人，亦含羞飲泣而去。彼時榮寧兩處領牌交人，往來不絕。鳳姐又一開發了，於是寧府中人，纔知鳳姐利害，自此各兢兢業業，不敢偷安。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人衆，恐秦鍾受了委屈，遂同他往鳳姐處坐坐。鳳姐正吃飯，見他們來了，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寶玉道：同那些渾人吃什麼。（索隱）董妃死後，情僧觀宮中諸人，皆有厭棄之意，且滿族人多厚重，故曰渾人。原是那邊，我還同老太太吃了來的。（索隱）董妃死後，世祖侍膳慈寧宮中。說著，一面歸坐。鳳姐飯畢，就有寧府一個媳婦來領牌，爲支取香燈。鳳姐笑道：我算著你今兒該來取支，想是忘了，要終久忘了。自然是你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畢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鍾因笑道：你們兩府裏都是這牌，偷別人私造一個，支了銀子去怎麼？鳳姐笑道：依你說，卻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麼僭們家沒人來領牌子支東西？鳳姐道：他們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你們多早晚纔念夜書呢？寶玉道：巴不得今日就念纔好。（索隱）又見急急與諸臣講學，只是他們不快，給收拾出書房來。（索隱）文華殿自興工至竣工。

爲時頗久，也是沒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也不中用。他們該做到那裏的時候，自然有了。鳳姐道：「就是他們做，也得要東西攔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寶玉聽說，便捱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說好姐姐給他們牌，好支東西去收拾。鳳姐道：「我乏的身上，生痛還攔的住你這採搓。」（索隱）句中有服，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紙裱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與寶玉看了。正鬧著，人來回蘇州去的，昭兒來了。（索隱）昭者招也，鳳姐細問供招，故用此名。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麼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沒的。」（索隱）此林姑老爺，即指小琬之父，蓋先卒久矣。此時特歸葬耳。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爺的靈柩到蘇州。（索隱）此又似追殺小琬初歸豫王之始，大約趕年底就回來。（索隱）豫王於順治二年十月班師，時屆冬令，故曰年底。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裏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偕們家住長久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麼樣呢。說著，蹙眉長歎。鳳姐見昭兒回來，因當著人不及細問，實躡心中自是記望，待要回去，奈事未了畢，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復令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包裹，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裹交與昭兒，又細細吩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時勸



他少吃酒。別勾引他。認得混賬女人。(索隱)如劉妃者當不止一人。回來打折你的腿。趕亂完了。天已四更。睡下不覺。早又天明。忙梳洗過寧府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看寄靈所在。(索隱)董妃之喪。世祖親踏看殯所。故梅村詩云。高原營寢廟。近野開陵邑。南望倉帝墳。掩面添悽惻之句。與此書相合。又一。囑咐住持色空。(索隱)色即是空。為因情而僧張本。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便接靈使用。色空忙備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及進城。竟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次日早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飭停靈之處。並厨灶等項。接靈人口。(索隱)既按后禮。應有跪接儀注。總喪王大臣。應先往預備。鳳姐見日期有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索隱)后妃福晉等送殯。統指之曰王夫人亦佳。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索隱)為下回饅頭巷伏線。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那二夫人又去上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索隱)以上三事。皆是陪襯。無所指實。又有胞兄王仁。(索隱)亡仁也。指劉仲。連家眷回南。(索隱)劉妃婿錢沈。成進士後。回南接眷。劉因仲兄病消渴。令與偕行。連眷回南。指此也。此事在順治三年。而董妃死在十七年。特將此層敘入。此間者。欲令人知此時之鳳姐。為劉妃而已。一面寫家信。(索隱)致女珍之信。稟叩父母。(索隱)反言之。並帶往之物。(索隱)京樣手鐲之類。又有迎春染病。(索隱)迎春行次。二借以喻劉仲有疾。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啟帖。症源藥案。各事冗雜。亦難盡述。(索隱)敘治喪。卻添此數層閒文。非鋪

做鳳姐之忙，實點明劉妃之事。紅樓書法，大都皆以閒筆陪筆點睛待人，自悟不然，此等事亦不足以見才不殺可也。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得鳳姐茶飯無心，坐臥不寧。剛到了寧府，榮府的人跟著，既回到榮府，寧府的人又跟著。(索隱)又特點明兼兩府之事，可見非宮中之人。鳳姐雖然如此之忙，只因素性好勝，惟恐落人褒貶，故費盡精神，籌畫得十分整齊。於是合族上下，無不稱歎。這日伴宿之夕，裏面兩班小戲，並要百戲的，與親朋等件宿。尤氏猶臥於內室，一切張羅款待，獨自鳳姐一人周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也有羞口羞腳的，也有不慣見人的，也有懼貴怯官的。(索隱)讀清季宮闈秘史，可以見諸命婦初入宮者之情狀，種種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大雅，言語典則。因此也不把衆人放在眼裏，揮霍指示，任其所爲，旁若無人。(索隱)順治后妃均不及劉妃之才，故劉妃敢於專擅。況清世家法有太后在，皇后局促如隸，下駒劉妃協理當奉慈命，益可爲所欲爲矣。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至天明吉時，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誥封一等寧國公家孫婦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壽賈門秦氏宜人之靈柩。(索隱)官衙累累，暗嘗端敬證號之多，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新做出來的，一色光彩奪目。(索隱)恣意奢侈，即梅村紅顏尚焦土百萬無吝惜之意。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擗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平，修國公侯曉明之

孫世襲一等子侯孝貞。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得來。這六家與榮寧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索隱) 清初八公如柳指葉。箭鳥指高寒。餘可類推。此皆天潢一派。此下乃異姓王公。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索隱) 指三藩之子。如吳應熊尙之信等。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遊擊謝鯤。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光。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也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輻不下百十餘乘。連前面各式執事。陳設百要。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上綵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棚是東平王府的祭。第二棚是南安郡王的祭。第二棚是西寧郡王的祭。第四棚便是北靜郡王的祭。(索隱) 獨提北靜王一段。爲點明世祖親送。原若但言寶玉不能顯明。故加此筆。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最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世榮。(索隱) 言世享榮華也。年未弱冠。生得秀美異常。情性謙和。近今寧國府家孫婦告。因想當日彼此祖父有相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擗喪上祭。(索隱) 可見非冒然送殯者。如今又設路奠。命廳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鼓入朝。公車一筆。便換了素服。(索隱) 指退朝以後。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旁擁住。軍民人衆不得喧譁。(索隱) 是鑿鑿的氣象。王公那能及此。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

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等報與賈珍。賈珍即命前面札駐。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索隱) 明指國禮可知。為誰順治時。因百官向親王跪拜。會論禁止。世榮在轎內欠身。(索隱) 郡王安得如此尊。偁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不自大。賈珍道。大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蔭生輩何以克當。世榮笑道。世交至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史官主祭代奠。(索隱) 非欽派專員。無代奠之禮。決非王公可知。賈政等一旁還禮。(索隱) 是諭祭賜奠的儀注。不是王公尋常慶弔之禮。復親身來謝恩。(索隱) 謝恩二字。更顯王公。何能當此。世榮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御玉而誕者。久欲得一見為快。今日一定在此。何不請來。賈政忙退下。命寶玉更衣領他前來。謁見那寶玉素聞得世榮是個賢王。且才貌俱全。風流跌宕。不為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不克如願。今兒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瞥見那世榮坐在轎內。好個儀表。不知近前。又是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 本回共分六段。自首句起至查冊子與寶玉看了句止。為第一段。補敘上回鳳姐協理寧府之實跡。心口並用。耳目兼營。想見宮中遇喪事。雜言龐的景象。又想見劉妃治事。令行禁止的全功。自正鬧著句起。至忙梳洗過寧府來句止。為第二段。插入林如海之喪。著重惟在九月初三病歿一言。必琬兩歸之日也。自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句起。至接靈人句止。為第三段。特敘賈珍親自踏看殯所。為世祖寫照。是過從優厚。未能以禮正情之明證。自鳳姐見日期有限句起。至無不稱歎句止。為第四段。(索隱) 此段中。自劉中。以證明。為劉妃有意。請。不可。因其

草草數言，視為無端之過，厥自這日停宿之夕句起，至便是北靜王的句止，爲第五段，專敘伴宿出殯情形，並列敬嘗時宗室異姓諸王公姓名，大抵皆是謎語。陳也俊，係指陳之遴，衛若蘭，係指魏裔介之類，不克勝舉。崇禎書此，全爲陪出北靜王來，自原來四王句起，至末句止，爲第六段，專敘世祖親自送喪之實，泥以北靜王作代，而處處卻皆帝，亦是有意點醒後人，俾知其事。統此一回，全爲記董妃之喪，惟中間蘇州昭兒一層筆致，迷離不可究詰，然果細爲細釋，必與董妃事有相連，其由揚而蘇者，大抵與二吾水繪亦必有涉，惜無記載之書，不易考證，殊愜然也。

（護花評）極寫鳳姐之勤，能喪儀之華盛，及弔祭之熱鬧，皆係反視後來賈母之喪，潦草雜亂。鳳姐靈前大哭，是真哭，不是假哭，秦氏靈前聽敏，是鳳姐知心，其情亦大略相似，惺惺惜惺惺，安得不慟。鳳姐在寧府辦事，夾寫榮府巨細諸事，足見部署裕如，不慌不忙，然皆是有餘氣象。

## 第十五回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巷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世榮，頭上戴著淨白簪纓銀翅王帽，穿著江牙海水五爪龍白蟒袍，繫著碧玉紅鞵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參見，世榮忙從轎內伸手挽住，見寶玉帶著束髮銀冠，勒著雙龍出海抹額，穿著白蟒箭袖，圍著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世榮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問銜的那寶貝在那裏，寶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出，遞與世榮。世榮細細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世榮一面極口稱奇，一面理順綵絲，親自與寶玉帶上，又攜手問寶玉幾歲，現讀何

書寶玉一一答應。世榮見他語言清朗，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於老鳳聲，未可量也。」賈政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禎，果如所言，亦蔭生輩之幸矣。」世榮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此資質，想老太太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溺愛，溺愛則未免荒失了學業。昔小王曾蹈此轍。」(索隱)「是二不可捉摸，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索隱)「故為離合其實此時之北靜王，即寶玉之化身，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卻多蒙海內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垂青眼。」(索隱)「誰不願作天子門生，是以寒第高人頗聚。」(索隱)「景運門外，修蓋值廬，翰林輪值，以備討論，又屢開書館，以名士輩之高人不爲不衆，令郎常去談談會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道：「是世榮又將腕上一串念珠。」(索隱)「念珠者念此麗姝也。」卸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猝無敬賀之物，此係聖上所賜。」(索隱)「上賈之物，何能贈人，標明聖上所賜四字，可見贈物者即聖上，是移花接木法也。」(索隱)「山樵隈峇，亦思西方美人之意，紅樓好以小小名物寓情，多如此類。」念珠一串，權爲敬賀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謝過了，於是賈赦、賈政等一齊上來請回輿。(索隱)「世祖臨郊送殯，王大臣必有此請。」世榮道：「逝者已登仙界，碌碌你我，塵寰中人，也。」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輪而進也。(索隱)「可見乘輿行香輓之後，亦是特筆賈赦等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索隱)「以禮考之，此時此際，號爲妃父之三等卿內大臣，應謝恩而退，命手下掩樂停音。」(索隱)「尊崇避讓，至此

蕭郎安見當之。將殯過完。方讓世榮過去。不在話下。(索隱)作者當時必值身萬頭撥動之中。故得其詳如此。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又有賈赦賈珍等諸同寅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而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因記聖著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著寶玉。惟恐有閃失。因此命小廝來喚他。寶玉只得到他車前。鳳姐笑道。你是一個尊貴人。(索隱)至此將途間親臨的儀注敘明。便以寶玉代至尊矣。同女孩兒一般。人品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俗們姐兒兩個同車。(索隱)有女同車。頭如舜華。當時或有此事。世祖善騎。能於馬上作翻騰諸式。梅村讀史。偶述第九首。所謂側坐翻身馬上輕。官家絕技羽林驚者是也。此云猴兒在馬上可見其控縱自如。有據鞍顧盼之樂。寶玉聽說便下了馬。爬上鳳姐車內。二人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那邊兩騎馬。直奔鳳姐車下馬。扶車回道。這裏有下處。奶奶請歇歇更衣。鳳姐命請王邢二夫人示下。那三人回說。太太們說不歇了。叫奶奶自便。鳳姐便命歇歇再走。小廝帶著轎馬擠入人羣。往北而來。寶玉在車。急命請秦相公。(索隱)插入陳掖臣為寫尼卷一段公案。那時秦鍾正騎著馬。隨他父親的轎。(索隱)當時內院諸臣必皆扈從。特名夏前已正法。但補記其事耳。忽見寶玉的小廝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鍾遠看這寶玉所騎的馬。搭著鞍轡。隨著鳳姐的車往北而去。(索隱)又敘舍馬而車。或當與婦妃並登耶。便知寶玉同鳳姐一車。(索隱)又一筆皆有點刺。非閒贅也。自己也帶馬趕出。

來。同入一莊門內。那莊農人家無多房舍。婦女無處迴避。那些村姑莊婦。見了鳳姐。寶玉。秦鍾的人品衣服。幾疑天人下降。(索隱)本是鸞鳳來游。鳳姐進入茅屋。先命寶玉等出去頑頑。寶玉會意。因同秦鍾帶了小廝們各處遊玩。凡莊家動用之物。俱不曾見過的。(索隱)執帚子弟且不能知何況天子。寶玉見之。都以爲奇。不知何名何用。(索隱)若史家見之。必曰勤求民隱。不引作幽風詩。便繪作無逸圖矣。小廝中有知道的。一一告訴了名目。並其用處。寶玉聽了。因點頭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正爲此也。一面說。一面又到一間房內。見炕上有個紡車。(索隱)無怪清聖祖要繪耕織圖。是不忘乃父之志。越發以爲稀奇。小廝們又告以紡織布之用。寶玉便上炕搖轉作耍。只見一個村莊丫頭。約有十七八歲。走來說道。別弄壞了衆小廝。忙喝住了寶玉。也住了手。說道。我因不曾見過。所以試一試。頑兒。那丫頭道。你們不曾見我轉給你瞧。秦鍾暗拉寶玉道。此鄉大有意趣。(索隱)意淫。寶玉推他道。再胡說。我就打了說著。只見那丫頭紡起紗來。果然好看。忽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來。那丫頭丟了紡車。一徑去了。寶玉悵然無趣。(索隱)意淫。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了衣服。問道。換不換。寶玉道。不換也就罷了。僕婦們端上茶食菓品來。又倒上香茶來。鳳姐等喫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賞封。賞了那莊戶人家。那莊婦人等來謝賞。寶玉留心看時。並不見紡紗之女。走不多遠。却見這二丫頭懷裏抱了個小孩子。想是他的兄弟。同著幾個小女孩子。



說笑而來。寶玉情不自禁。(索隱) 意淫。然身在車上。只得以目相送。(索隱) 意淫。一時電捲風馳。回頭已無踪跡了。說笑間。(索隱)可見仍是同車。忽已趕上大殯。早又前面法鼓金鑼。幢幡寶蓋。鐵檻寺僧衆。已列路旁。少時到了寺中。另供佛事。重設香壇。安靈於內殿偏室之中。寶珠安排寢室爲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就告辭的。一一謝過之後。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至未刻。方散盡了。裏面的堂客。皆是鳳姐陪伴接待。(索隱)上面已敘一筆。是在家裏照料。此處又敘一筆。是在廟中照料。無一漏筆。先從誥命散起。直到晌午。方散完了。只有幾個近親本族。等做過二日道場後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回家。便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寶玉回去。寶玉乍到郊外。那裏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著。王夫人只得交與鳳姐而去。原來這鐵檻寺。當日是寧榮二公修造的。現今還有香火地畝。以備京中老少人口在此停靈。其中內外兩宅。俱是預備妥貼的好爲送靈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後人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情性參商。有那家艱難安分的。便住在這裏了。有那有錢勢尙排場的。只說這裏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莊或尼菴尋個下處。爲事畢宴退之所。卽今秦氏之合族中諸人。皆權在鐵檻寺下榻。獨鳳姐嫌不方便。因遣人來和饅頭菴的姑子淨虛說了。讓出兩間房子來做下處。原來這饅頭菴就是水月菴。(索隱) 鏡花也。水月也。土饅頭也。皆是歡會不長。葬玉埋香之悲痛語。亦曠達語。因他庵裏做得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渾名。(索隱)又圓說。離鐵檻寺不遠。(索隱)可怕可怕。鐵檻方。墜土饅。已近不遠。二

字喚人冷汗。當下和尚工幹已完。吃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有幾個妯娌陪著女親。便辭了衆人。帶了寶玉。秦鍾往水月菴來。(索隱)大喪送殯。凡貴人均另備下處。行在自應預備佳地。原來秦邦業因年邁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鍾等待安靈罷。那秦鍾只跟著鳳姐寶玉。一時到了水月菴。淨虛(索隱)虛靈不昧是徐義。盡是虛假是本義。帶領智能(索隱)指鳳姐。卽是指劉妃。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至淨室更衣洗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色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裏去。淨虛道。可是這幾日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裏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裏。叫請幾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來請奶奶的安。不言老尼陪著鳳姐。且說寶玉秦鍾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鍾說。禮那東西作什麼。寶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房裏。一個人沒有。你攙著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秦鍾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寶玉道。有沒有的。也不管你們。你只叫住他。倒碗茶來我吃。就丟開手。秦鍾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必要我說呢。寶玉道。然我叫他倒的。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倒碗茶來。那智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常與寶玉秦鍾頑笑。如今長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智能走去倒了茶來。秦鍾笑道。給我。寶玉又叫給我。智能兒抵嘴笑道。一碗茶也爭。難道

我手上有蜜。寶玉先搶得了。喝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菓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菓。他兩個那裏吃這些東西。略坐一坐。仍出來頑耍。鳳姐也略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己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小婢。(索隱)南來之張嫗。應在其內。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有一事要到府裏求太太。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問何事。老尼道。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善才菴內。(索隱)是指保定非京師也。故加當日我先在五字。以見非本城本地。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廟裏來進香。不想遇見長安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一心看上。要取金哥。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執意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爲難。不料守備家一知此信。也不問青紅皂白。便來作踐辱罵。說一個女兒許幾個人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官司告起狀來。那家急了。只得著人上京來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使雲老爺。(索隱)節度使便是指巡撫。以順治十七年後考之。保定巡撫王登聯。此言雲老爺。取登青雲梯聯步青雲之意。與府上相契。(索隱)此是說豫王府。不是營中。可以求太太與老爺說一聲。發一封書。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聲。不怕他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愿。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倒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張了。鳳姐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

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歎道。雖如此說。只是張家也知我來求府裏。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禮。倒像府裏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說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兩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了。喜之不勝。忙說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拉篷扯擇的圖銀子。這三千兩銀子。不過是給打發去說的小廝們作盤纏。使他們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便是三萬兩。我此刻還拿的出來。(索隱) 江南玉帛全在其手。老尼忙答應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得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跟前。不知就忙的不知怎麼樣。若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穀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見奶奶大小事都妥貼。越發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貴體。才是一路奉承奶奶。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便攀談起來。誰想秦鍾趁黑晚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那裏洗茶碗。秦鍾便撲著親嘴。智能急得躁足。說做什麼。就要叫喚。秦鍾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日再不依我。我就死在這裏。智能道。你想怎麼樣。除非我出這牢坑。離了這些人纔好呢。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火。說著。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坑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掙掙不起。又不好叫得。少不得依的。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

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出聲。他二人嚇得魂飛魄散。倒是那人嘖的一聲笑了。方知是寶玉。秦鍾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算什麼。寶玉道。你倒不依。僧們就喊叫起來。羞得智能趁暗中跑了。寶玉拉了秦鍾出來道。你可還和我強。秦鍾笑道。好人。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算帳。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裏間。秦鍾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索隱)是宮中規制。女僕女婢輪值。有盪者二人。謂之看燈花。皆妃嬪爲之。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令人拿來。攙在自己枕邊。寶玉不知與秦鍾算何帳目。未見真切。此係疑案。不敢纂創。(索隱)故提明疑案二字。可見當日以官家起居不慣。不免動人疑謗。其事之有無本難確指。此處說秦鍾暗指熙鳳所代之人。既納玉枕邊。又睡下算帳。皆是因乘輿遠出。與外藩婦女同宿郊垵。未免人言嘖嘖。究竟人多目衆。是否借夢巫山人何從而知。況在後世不詳求焉可矣。一宿無話。次日一早。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裏肯回去。又有秦鍾戀著智能。挑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些小事未安排。可以借此再住一天。(索隱)可見是借名逗留。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索隱)爲慈寧救命計。二則又可以完了淨虛的那件事。(索隱)太平閒人批。財字妙。三則順了寶玉的心。(索隱)太平閒人批。一色字亦妙。因有此三益。便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裏逛。少不得越發辛苦了。明日是一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日必回去。

的。於是又住了一夜。(索隱)東華錄載順治十七年十月辛卯(初五日)上幸南郊(看明是南郊非南苑蓋送董妃喪也)甲午(初八日)上還宮前後四日應宿三夜此書叙前後三日猶從少數言之鳳姐便命人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著主文的相公。(索隱)主文者治王府文書者也。假託賈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之遙。索隱)可見是保定之清苑縣。爲直隸省首縣。故曰長安。示爲畿輔首治也。去京甚近。故曰百里之遙。兩日去來俱已妥洽。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欠賈府之情。這些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不在話下。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著他三日後往府裏去討信。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裏多少幽期密約。(索隱)劉老老二進榮國府伏線。且示往來無間也。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恨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執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另派婦女相伴。索隱)不言下落。或身殉矣。要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段落分歧錯雜。頭緒甚多。而全爲送殯而起。故又一線穿成。大致約分十段。而所說却僅有四字。自首句起。至不在話下句止。爲第一段。仍補敘上回北靜王送殯的始末。當中與寶玉談話情形。疑卽梅村詩馬上薦陸生之事。以茶香念珠及後來造一假玉之事。揆之必才人見攬往來。翰苑值廬之中。且與小琬確有關係者。或爲辟璣一類人。或爲小琬。董妃入宮之始均難確定。然必樣樣同。概遺像難忘。則有可想見也。且自說尊府送殯句起。至回頭已無踪跡了。句止爲第二段。專爲敘寶鳳同車並入村舍的情事。既見乘與安幸。又見並載非人。而且笙歌樵唱。花卉稻芒。

同歸斯人懷抱可謂用情普遍細大不捐自說笑間句起至只得交與鳳姐而去句止爲第三段爲衆散獨留的過脈自原來這鐵檻寺句起至不言老尼陪著鳳姐句止爲第四段專爲寫離衆別居的原委董妃移殯當在彰義門外天靈寺金魚池一帶等處梅村讀史偶述第十九首詩云金魚池上定新巢楊柳青青已放梢幾度平津高閣上秦壇春望記南郊卽指其地書中之寺與巷應在此也自且說寶玉秦鍾二人句起至仍出來頑耍句止爲第五段敘述秦鍾智能躍躍欲試的情形下段方不嫌過突自鳳姐也略坐片時句起至更攀談起來句止爲第六段專敘老尼賂託鳳姐干預訟事一樁公案此事甚小記載無聞然當日必傳之道路故作書人拾而特記之既見潛初綱紀之不嚴又見劉妃晚節之多玷墨悲絲染良有以也自誰想秦鍾趁黑晚無人句起至不敢篡創句止爲第七段作者故用明顯之筆記秦鍾智能二人復用存疑之筆記賈秦算帳一事中間以鳳姐與玉同枕作一小小過脈可見此中所記爲何事矣讀紅樓者人人知情稱爲寶玉之徽稱智能爲熙鳳之佳謎此段指桑說槐意本可會惟說寶與鳳究竟何所在仍須掩卷思量當自得也自一宿無話句起至於又住了一天句止爲第八段專說借詞延住一事史家記述無可措詞甘泉之幸卜夜已非竹林之游連宵愈險惜長卿不在無人諫獵回車耳自鳳姐便命人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情起至不在話下句止爲第九段敘明干訟之實跡雲光當指王登聯由大理遞升巡撫在京年久或與諸貴邸往還欠情之說當不誣也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句起至末句止爲第十段收束上文爲喪事之結果有首有尾方不拋荒本題當中常出寶珠不肯回家一層又是當時實事董妃行傳言之甚詳清初人以殉喪爲美談如太宗則有數臣身殉豫王則有兩福晉身殉董妃之宮人或亦有仿而欲爲此其情僞久暫究竟不可知矣本回以明寫情種智能二人野

合爲正文，意本兩有所影，然與上回情種，屬看實又兼寫陳名夏父子被罪實事，不僅掩映他人，寧完我參名夏，奏中有故朋吏部吳時昌女姦逃執訊名夏子陳掖臣，鬪江寧各官釋放爲尼，因而包占等語，書言智能爲尼，又恰爲陳榜眼之子，包占兩相關合處，處可通或以秦鍾爲指翰苑中人受世祖賞拔者，或別一事爲此爲彼，指實無從矣。

（護花評）寫鄉村女子紡紗等事，直伏巧姐終身。

（又）淨虛說倒像府裏沒手段，深得激將法，三姑六婆真可畏哉。

（又）來旺是鳳姐鷹犬，於此回點眼。



# 紅樓夢索隱卷四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且說寶玉秦鍾二人跟著鳳姐自鐵檻寺照應一番坐車進城到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到自己房中一夜無話。至次日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案隱）東華錄順治十四年八月甲戌諭禮部經筵大典理當早舉向因文華殿未建有旨暫緩今思稽古興學有關治道難以再遲應於保和殿先行開講丙子上御經筵癸亥復禮部日講之典已於十二年四月內舉行後因文華殿未建暫行停止今思講學要務不可復遲欲於十月內開講先期應於弘德殿告祭是為二次興學之明證約定了與秦鍾讀夜書偏生那秦鍾秉性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繾綣未免失於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怠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只在家中調養不能上學寶玉便掃了興然亦無法只得候他病痊再議了那鳳姐卻已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退了前聘之物誰知貪財愛勢的父母卻養了一箇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退了前夫另許李門他便一條汗巾悄悄的尋了箇自盡那守備之子聞知金哥自縊他也是箇情種遂投河而死可憐張李二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裏鳳姐卻安享了三千兩王夫人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膽識愈壯以後所作所為諸如此類不可勝數。（隱索）特補此層可見劉之多行不義一時都下必嘖有煩言今代遠年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擇傳其事者少矣。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索隱)生辰一說當是指大婚與萬壽同日舉行可謂又是龍燈又是會又是政老母八十歲矣。寧榮一二處人下都齊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報道。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索隱)都太監即總管也。夏夏下嫁之意。特來降旨。賈政賈赦一千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啟中門跪接。早見都太監夏秉忠乘馬而至。又有許多跟從內監的。那都大監也不曾負詔捧勅。(索隱)內監往來口傳諭旨。恆有之事。直至正廳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奉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吃茶。便乘馬去了。賈政等也猜不出是何兆頭。只得即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探信。有兩箇時辰。忽見賴大等三四箇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率領太太等進宮謝恩等語。那時賈母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守候邢王二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聚在一處。打聽信息。賈母又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莊門外伺候。裏頭消息一概不知。後來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偕們家的大小姐。晉封爲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索隱)鳳藻宮尚書。仍是朱明制度。作者有意影射。然順治十五年一月。禮部等衙門會云。議宮開女官名數品級及供事宮女名數。乾清宮設夫人一位。秩一品。淑儀一人。秩二品。婉侍六人。秩三品。柔婉二十人。俱秩四品。尚宮局尚宮司記司言司簿各二人。司闈四人。女史六人。尚儀局尚儀一人。司樂二人。司籍司贊司饗各四人。女史三人。尚服局尚服一人。司依四人。司賓司衣司綿女史各二人。尚食局尚食一人。司饌四人。司醴司藥司供

女史各二人。尙書局尙書一人。司設司監各四人。司與司苑女史各二人。尙書局尙書一人。司製四人。司珍司綬司計女史各二人。宮正司宮正女史各二人。俱秩六品。禁衛宮設真容一人。秩二品。慎容二人。秩三品。勤待無品。級定數。鳳藻宮尙書一說。當指乾清宮夫人而言。宮中秩一品者僅此一人。與尙書同品。故曰尙書。賢德妃三字。當由端敬皇后四字中化出。亦映照淑儀也。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又往東宮去了。(索隱)順治時實有東宮之稱。見冊封孔有德女上諭。後不經見。速請老太太們出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安。一時皆喜見於面。於是都按品大妝起來。賈母率領邢王二夫人並尤氏。一共四乘大轎。魚貫入朝。賈赦賈政亦換了朝服。帶了賈璉賈蓉。侍奉賈母前往。於是寧榮兩處上下內外人等。莫不欣喜。獨有寶玉置若罔聞。(索隱)以數語考之。似又不指董妃。或指靜妃。或董之僅於封妃爲不得已。故情僧有所不快於心。你道什麼緣故。原來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入城。來找秦鍾。秦鍾(索隱)包占賈賸。不意被秦業知覺。(索隱)被議政大臣奏參。將智能逐去。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了。二五日光景。嗚呼哀哉了。(索隱)陳名夏奉旨款決。故云嗚呼哀哉了。秦鍾本自怯弱。又帶病未痊。受了笞杖。(索隱)當時刑訊。故云。今見老父氣死。此時痛悔無及。(索隱)可謂禍延顯考。又添了許多病症。因此寶玉心中悵悵不樂。雖有元春晉封之事。那解得他愁悶。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府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箇皆視有如無。毫不介意。(索隱)別有所注。因此衆人嘲他越發厭了。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了。寶玉聽了。方纔有些喜意。細

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引見。(索隱) 豫王班師與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尚善公圖彞等偕歸，其中無似雨村之人，當別有指，皆由王子騰累上薦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兄弟。(索隱) 殺黛玉葬父歸，偏又將雨村夾入，此人必有所指。此次之黛玉，似指小璉阿妹董年而言，故特標同宗兄弟四字，遙相映射。董妃業已晉封必因漢王重色拔茅，連茹遂及其妹，或妃有南歸葬父之事，或即令從前進妃之人在南募，致故特地又敘雨村一筆，可見當時銜緣干進之士，問所不爲，累列薦章，蓋有爲也。此中詳細今已不可得聞，然脈絡不明，其意可見。作者面面俱到，讀者亦面面俱到，可耳。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索隱) 必小璉問字之師，因璉而獲仕者，是當時一文芸閣也。由此致思，亦可知爲何如人，故一路同伴而來。(索隱) 伴送入京，儼然國舅，林如海已葬入祖塋了。(索隱) 小璉厚葬其父，事必有與劉嬭之欲遷葬其夫同一人情所不禁也。須知書中此等處，皆無閒筆，無非紀當時所聞，特不能拘定如何寫法，不定借何人何事，一爲流露耳。諸事停妥，賈璉此番進京，若按站而走，本該出月到家。(索隱) 當時必馳驛而行，故有按站二字，因聞元春喜信。(索隱) 董妃封詔或在途聞命耶，抑聞太后喜詔耶，以備考之，當是後二層，遂晝夜兼程而進。(索隱) 若是專說黛玉，以孱弱之身，當新喪之後，豈能因他人喜事如此奔波，即賈璉有事亦不足以牽率阿璉，可知書中是說與受封有關係之人，不是呆寫黛玉行程也。若果舍命奔馳，尚何成爲黛玉，讀者一思可得。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了黛玉平安二字，餘者就不在意了。(索隱) 當時江南初定，可問之事正多，而情信心目中但欲得美人無恙，故書中特著除不在意四字，以護其重色而輕政，是與三桂之間，陳娘無恙，情事若同，可謂君臣一德，古今有幾，好容易。(索隱) 百廟後候一駒，前半篇文字，全作好容易三字，可見急待盼切之心，盼到

明日午。初果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集。未免大哭一場。又致慰慶之詞。寶玉心中忖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索隱)新自南歸。必有一種淡雅妝飾。故加以超逸二字。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索隱)小魂不離書史。此行當取舊時牙籤。帶歸宮闈。忙著打掃臥室。安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與寶釵。迎春。寶玉等。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賜香串。珍重取出。轉送黛玉。黛玉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這東西。遂擲而不取。(索隱)以上敘奏。鍾寶玉北靜王等事。內中均含蓋有外。觀情事。在內。君王。斷袖。不知所。何人。特敘此層。以臭男人三字。提醒一則見小魂之輕狂。一則見情僧之多。亂念珠之爲上。實爲進獻。不必拘。寶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且說賈璉自回家見過衆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事繁。無片刻閒空。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少時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的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洗塵。不知可賜光謬。領否。(索隱)借園房戲。諷寫出國舅老爺四字。意在元春之昆季。在專護同行進。妬者內大臣。鄂。領。冒。稱。妃。也。父。者。因。妃。封。三。等。伯。或。即。往。來。勤。護。之。人。耶。非。只。國。舅。直。國。丈。矣。鄂。之。受。封。當。時。不。免。朝。野。驚。訝。故。敘。此。層。無。非。嘲。罵。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衆。丫。鬟。參。見。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中。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辛。苦。鳳。姐。道。我。那。裏。管。得。這。些。事。來。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箇。棒。槌。我。就。認。作。針。臉。又。輕。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裏。就。惹。悲。了。況。且。又。沒。經。過。大。事。膽。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連。覺。也。睡。不。著。了。我。苦。辭。了。幾。回。太。

太。又。不。許。倒。說。我。圖。受。用。不。肯。學。習。殊。不。知。我。是。捨。著。一。把。汗。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僭。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那。一。箇。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抱。怨。坐。山。看。虎。鬪。借。刀。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油。瓶。不。扶。(索隱) 都人調坎語。繫繫如貫珠。的是能婦人口吻。都是全掛子的武藝。況且我年紀輕。不壓人怨。不。得。不。放。我。在。眼。裏。更。可。笑。那。府。裏。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著。討。情。只。要。請。我。幫。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做。情。允。了。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關。了。箇。馬。仰。人。翻。更。不。成。箇。體。統。了。(索隱) 一片得意之詞。至今珍大哥還抱怨後悔呢。你明兒看見了他好歹播補播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了他。(索隱) 齒真乖。竟說著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了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我方纔見姨媽去。和一箇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箇對面。生得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僭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問姨媽。方知是上京買來的那小丫頭名喚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索隱) 又一箇好徽號。作了房裏人。開了臉。越發出跳的標緻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鳳姐道。哎。往蘇杭走了一輪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還是這樣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拿平兒去換了他來。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著碗裏。瞧著鍋裏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爲香菱兒。不能到手。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索隱) 飢荒一層。又是說到田碗要圓圓的故事。梅村。面面。

曲云當時祇受聲名累，貴威名豪，競延致此。二句有謂指在南強買而言的，有謂指由明宮出付時而言的，以本書之意考之，不說打官司，卻說與姨媽打飢荒，可見由明宮出付時，亦是多人欲得費多少，周折多少，飢荒非田妃寵冠後宮，改竄名籍宏遇，亦不易得之也。那姨媽看著香菱模樣兒好，還是小事，其爲人行事更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還跟不上他，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與他做了妾。（案隱）此層又說到三桂要圓圓的故事，上過了沒半月。（案隱）三桂納圓圓未久，即奉命出關，一說未及成禮，而去梅村曲中所謂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煞軍書底，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者是也。書中沒半月三字，即指此時而言也。也看的沒事人一大堆了，我倒心裏可惜他。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裏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麼事。巴巴兒的打發香菱來。平兒道：那裏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撒箇謊兒。奶奶你說，旺兒嫂子越發連箇成算也。沒有說著，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說道：奶奶的那利銀，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偏送這箇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裏碰見，不然他走了來回奶奶，二爺少不得要知道。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裏的還要撈出來花呢。知道奶奶有了體己，他還不大著膽子花麼。所以我趕著接過來，教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我故此當著二爺面前，只說香菱兒來了。鳳姐聽見笑道：我說呢。姨奶奶知道你二爺回了，忽刺巴的反打發箇房裏人來了。原來你這蹄子鬧鬼。（案隱）此一段指劉妃私植貨利的情形，說著賈璉已進來了。鳳姐命擺上酒饌來。夫妻對

坐鳳姐雖善飲，卻不敢任興，只陪侍著。（索隱）影梅菴憶語：「言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別人數杯而已，書中借趙鳳道出此層，可見全不拘定某人指某人，不過總之以若干人寫若干事而已。」賈璉的乳母趙嬷嬷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嬷嬷執意不肯，平兒等早於炕沿設一几，又有小腳踏。趙嬷嬷在腳踏上坐了，賈璉向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几上自吃。鳳姐又道：「媽媽很嚼不動那箇沒的，倒咯了他的牙。」因問平兒道：「早起我留那一碗火腿燉肘子，很爛。」（索隱）影梅菴憶語：「言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柏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姬細考之食譜，四方都廚中一種偶異，即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為之，莫不妙異。」書中因飲酒而及食肉，故亦從憶語中探出。正好給媽媽吃，你怎麼不拿了去趕著叫他們熱來。又道：「媽媽你嚐一嚐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索隱）是江南之物。趙嬷嬷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鍾，怕什麼？只不要過多就是了。我這會子跑了來，倒也不爲酒飯，倒有一件正經事，奶奶好歹記在心裏，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嘴裏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他這麼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跳牙兒的。我還再三的求了你幾遍，你答應的倒好，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一這一件大喜事來，那裏用不著人，所以倒來和奶奶說是正經靠著我們爺，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的兩個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還有什麼不知他，那脾氣的，拿著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人身上貼，可見現放著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



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著是外人。他卻看著是內人。一樣呢。(索隱)是說滿漢界限及虜掠婦女。說著滿屋裏人都笑了。趙嬷嬷也笑箇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裏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帳緣故。我們爺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攔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纔慈軟呢。(索隱)已刺豫王重色的行選。他在俗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索隱)見了所欲便是兒女不見便是英雄。豫王當時威猛亦是因人而施。卽劉編事可見。趙嬷嬷道。奶奶說的太有情了。我也樂了。(索隱)有情二字被他揭破。再喫一杯酒。從此我們奶奶作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趣笑道。你們別胡說了。快盛飯來喫。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誤了正事。剛纔老爺叫你說什麼。賈璉道。就爲省親的事。(索隱)點出大題目。是說謠傳所謂太后下嫁的故事。以君后下臨臣下之家。比於王姬歸省。鳳姐忙問道。省親的事竟准了。賈璉笑道。雖不十分准。也有八九分了。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隆恩。歷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索隱)真從古未有之奇聞。趙嬷嬷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箇緣故。(索隱)借此一問發明委原。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索隱)一稽古今未有的奇事。卻拿孝字來作骨世傳。當時因大婚典禮頗有恩認。賈其略曰。太后盛年。舜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貴爲天子。以天下養。乃獨能養口體而不能養志。使聖母以喪偶之故。日在愁煩。抑鬱之中。

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父攝政。王現方歸居。其身分容貌。皆爲中國第一。人太后顯。顯紆尊下。嫁朕仰體慈懷。敬謹遵行。應典禮著所司。豫辦云云。此一篇文字。爲當時真本。爲後世傳抄不可深究。然姑就諸傳看去。卻是至仁純孝。有普天無怨曠的規模。書中借趙姬一問。發出此段議論。可知所謂歸省之事。爲何如事。矣。想來父母兒女之情。皆是一理。(索隱)四字。不平。列言父母。亦有兒女之情。可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孝之至也。不在貴賤上分的。(索隱)漢時公主往往再醮。居室之情。豈因貴賤而異。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索隱)皇父之稱。尙不能略盡孝意。(索隱)卽詔中不能養志的意思。因兒宮裏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豈有不思想之理。且父母在家。思想女兒。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亦大傷天和之事。(索隱)其何以教天下之孝。故啟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省視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諭旨。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關團體儀制。(索隱)徑往宮中。未免有傷國體。故須別營院宇。以便雙棲。母女尙未能慳懷。(索隱)可謂體貼入微。竟大開方便之恩。(索隱)真是大開方便之恩。此七字。可謂詭極。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索隱)入宮有定期。故不能暢意懷。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者。(索隱)關防者。行幙也。后出則翼之而行。以資嚴密。故稱后關防。其實凡宮中妃嬪。至宮門以外。皆需此遮護。無不關防也。此言關防。是指慈寧而言。重宇別院。乃指睿王私邸。順治八年。王大臣議睿王罪狀。內有蓋造府第。與宮闈無異之語。十二年。因彭長庚許備安。上疏稱頌睿王功德。王大臣議罪狀。內又有睿王蓋造伊府及伊弟豫王與英王子。勞親第宅。糜費帑金數百萬。又於海子內起建選

痘處所動用內帑苦累官工等語可見容邸之大啟宏規非僅有重宇別院書中不便明指故彈括言之不妨啟請內廷變輿入其私第（索隱）是下嫁實沉容王日令王公貝勒候其府前不入朝理事可見變輿常設有從此君王不早朝之樂庶可盡骨肉私情（索隱）詭語共享天倫之樂事（索隱）可謂匹夫匹婦皆得其所此旨下了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妃的父親已在家裏動工了修蓋省親的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母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索隱）周諷也吳無也自古無妃嬪歸省之事安有蓋造別院之人爲諷爲無極言設筆陪襯實無其事這豈非有八九分了趙嬷嬷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起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以見個大世面了（索隱）這大世面古今人能見者有幾可恨我小了幾歲年紀我若早生二三十年（索隱）此下說南巡的古事又自恨晚二三十年未能趕上可見作書在乾隆之世但及見高宗之南巡而未及見聖祖之南巡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索隱）此一段全是硬行牽入恐是後來人補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索隱）指清聖祖仁皇帝即康熙此處是說康熙南巡仿舜巡的故事（索隱）舜南巡蒼梧之野不說南巡說舜巡的事用典恰切比一部書還熱鬧索隱南巡盛典本有專書故說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赶上趙嬷嬷道噯喲喲那可是千載難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著接駕一次把銀子花的似像淌海水似的（索隱）指揚州鹽商接駕之事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裏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

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索隱)此作者自言也。聖祖二次南巡。即駐蹕雪芹之父曹寅鹽院署中。雪芹以童年召對。故有此筆。趙嬷嬷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箇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噯噯。好世派。獨他家接駕四次。(索隱)聖祖南巡四次。此言接駕四次。特明爲乾隆時事。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索隱)點明親見。可見作書者在乾隆四次南巡以後。告訴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罪過可惜四箇字。竟顧不得了。(索隱)可見當時爭妍鬪靡的光景。鳳姐道。我嘗聽見我家太爺說。也是這樣的。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樣富貴呢。趙嬷嬷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掌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索隱)仕宦之家。固不待言。即鹽商亦有所爲。而爲維持兩淮綱引。當時正非易也。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索隱)夾敘夾議。不煩言而解。正說著。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喫完了飯。不會。鳳姐復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喫了飯。撇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裏琴薺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著盃盃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說什麼話。鳳姐因亦止步。只聽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借著東府裏花園起。至西北丈量了一共二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索隱)依所指並借著東府花園一層。當是西苑地方。西苑亦稱海子。即睿王所蓋避痘所也。避痘所。當亦是諱言詭避之稱。已經傳人畫圖樣去。明日就得。叔叔纔回

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說：「多謝大爺費心體諒。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主意纔省事。蓋造也容易。若採買別的地方去。那更費事。且倒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話。」賈蓉忙答應。幾箇是賈璉又近前回說。下姑蘇請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索隱）順治十二年七月。給事中李開生奏。近日臣之家人自通州來。遇吏部郎中張九徵回籍。其船登被使者封去。據稱奉旨往揚州買女子。恐奉使者不能仰體宸衷。借端強買。小民無知。未免驚慌。必將有嫁娶非時。骨肉析離之慘。而奸棍挾仇捏報。官牙釀利。挪移諸弊。斷不能無。（給諫借封船說起。可見當時揚州一帶。強買諸弊。本回賈璉自揚而蘇。亦即此類之事。）乞皇上速收成命。得旨前內官監具奏。乾清宮告成。在即。需用陳設器皿等項。合往南省買辦。故命發庫銀遣人往買。初無買女子之事。（乾清宮女官數十人。將從何取足。）太祖太宗制度。宮中從無漢女。（董妃何人。且朕素奉皇太后慈訓。豈敢妄行。即天下太平之後。尚且不爲。何況今日。朕雖不德。每思效法賢聖之主。朝夕焦勞。屢次下詔求賢。上書禁勿稱聖。惟恐所行有失。若買女子入宮。成何如主耶。李開生身爲言官。果忠心爲主。當言國家正務。實事。何得以家人所聞。茫無的據之詞。不行訪確。輒妄捏瀆奏。肆誣沾直。甚屬可惡。著革職。從重議罪。具奏。尋部議。應杖一百。折贖。流尚陽。從之。觀給諫此疏。語語落實。世祖此詔。句句迴護。可見赴南採買女子之事。本非無因。至十二年乾清宮成。更將廣搜博取。以過墟志。及聊齋諸書。參看當時人家有子女者。匆匆嫁娶。恐入掖庭。其事殆不虛也。置備樂器。行頭等事。（索隱）暗指兼買陳設器皿等事。大爺派了姪兒。索隱）當時奉使之入。必入旗親貴。帶領著來管家兩

簡兒子還有單聘仁（索隱）帶善騙人最妙卜固修（索隱）帶不願羞更妙兩箇清客相公（索隱）必有南人在內作線一同前往所以命我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薈打諒了一回笑道你能設法在行麼這箇事雖不甚大裏頭卻有藏掖的（索隱）其中不實不盡處太多賣放嫁名何事賈有賈薈笑道只好學習著辦罷了賈薈在身傍燈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索隱）當又是劉妃參贊其間以劉之深被帶眷故眷王之獄英王獲隨獨豫王受過有限二子襲本年（順治十二年）復封其次子索尼為貝勒當是子以母貴有以逢官家所好也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難道大爺比俗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喫過豬肉也看見過豬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箇坐纛旗兒難道是認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呢依我說很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要駁回少不得要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薈道剛纔也議到這裏賴爺爺說竟不用從京裏帶銀子去江南甄家還收著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兩剩二萬兩存著（索隱）可見發帑銀之語不確或由虞山黃氏支取或由江寧藩庫動用均無不可等置辦綵燈花燭（索隱）又引回大婚之事彩燈花燭四字須著眼並各色簾帳帳幔的使用賈璉點頭道這箇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薈道既這樣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個便宜了你呢賈薈忙陪笑道正要和嬌娘討兩個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嬷嬷彼時趙嬷嬷已聽話聽厭了平兒忙笑推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

箇。叫。趙。天。棟。(索隱)暗指李成棟李成棟二人。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幹我的去了。說著便出去了。賈蓉忙跟出來悄悄的向鳳姐道。嬌娘要什麼東西吩咐了開個帳兒給我兄弟帶去接帳置辦了。來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擺呢。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說著一徑去了。這裏賈薈也是問賈薈要什麼東西。順便織來孝敬賈薈。笑道。你別興頭纔學著辦事。倒先學會了。這把戲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裏。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著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賈薈乏了。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待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賈薈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國府中來合同老管事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繪畫省親殿宇。一面參度辦事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全。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寧府會芳園牆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已盡拆去。當日榮寧二宅。雖有一小港界斷不通。然這小港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絡。會芳園本是從北牆角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樹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許多財力。縱有不敷。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胡老名公。(索隱)胡字是假說。號山野子。(索隱)京師有善堆山子石者。外號山子石。趙當指此人。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於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薈賴大來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

安插擺佈。堆山鑿池。起樓豎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又有山野子調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臥。(索隱) 睿王不入朝視事的光景。有芥豈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節略。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璉已起身往婚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鬧熱鬧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自是暢快。無奈秦鍾之病。日重一日。也著實懸心。不能快樂。這天一早起來。纔梳洗了。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煙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做什麼。茗煙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寶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還明明白白。怎麼說不中用了。茗煙道。我也不知道。剛纔是他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寶玉聽了。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派安當人跟去。到那裏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寶玉忙出來更衣。到外邊車猶未備。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煙等跟隨。來至秦家門首。悄無二人。遂蜂擁至內室。唬的秦鍾的兩箇遠房嫡母並幾箇兄弟。都藏之不迭。(隱索) 忽然軍駕臨幸。出人意表。放避之不迭。此時秦鍾已發過兩三次昏了。已易簣多時矣。寶玉一見。遂不禁失聲。李貴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打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鍾面如白蠟。合目呼吸。展轉枕上。



寶玉忙叫道。鯨哥。寶玉來了。連叫了兩三聲。秦鍾不保。寶玉又叫道。寶玉來了。那秦鍾早已魂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那秦鍾魂那裏肯就去。又記念著家中無人。掌著家務。又記著智能尚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鍾道。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關礙處。正鬧著。那秦鍾的魂魄忽聽見寶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慈悲。讓我回去。和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了。衆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孫子。小名寶玉的。都判官聽了。先就唬慌起來。忙囑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等的請出個運旺時順的人來纔罷。衆鬼見都判如此。也皆忙了手腳。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火礮。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是陰。怕他亦無益於我們。(索隱)運旺時。盛衰過於開國帝王。本已氣絕之人。因禍臨復甦。真有鬼神避舍之勢。寫此一段。爲紀其事之奇。亦視爲天子零星親視其後。畢竟秦鍾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開首分三小段。第一段自首句起。至一夜無話句止。專結束上文。第二段自次日句起。至只得候病痊再議了句止。專爲秦鍾死伏線。第三段自那鳳姐卻已得了雲光的回信句起。至不可勝數句止。專爲敘明賈政官司之事。並敘若人所作所爲非止一人。一畢皆紀實也。自此以下分三小段。自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句起。至暫且無話

句止爲第一大段，敘元春選妃的始末，衆人皆欣欣向榮，獨寶玉不樂，可見當時大婚，非出至尊所願，故專以妃子之歸爲喜，此段夾敘黛玉，是襯出寶玉之隱憤不樂，亦可見董妃方始入宮，宮闈之間，各唯其欲，蓋難之矣，自且說賈璉句起，至漱口要走句止，爲第二大段，專從賈璉與趙嬪媵問答語中，帶出大孝人情的議論，千古異事，一代奇文，數言說盡前事，畧帶圓圓的身世，俾不落空，後半又說到南巡，均是滿清貽人口實之事，故因類而及，自又有二門上小厮回東府，容齋二位哥兒來了句起，至一宿無話句止，爲第三大段，是專說因大婚赴南方採辦物件，並帶出歷年採買女子的事蹟來，一箭雙鵰，全不呆板，此下又分兩小段，頭一段自次早賈璉起，至暫且無話止，專敘起造花園爲省親張本，亦影照容王、建蓋西苑，並功高驕蹇情事，後一段自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至末句止，又敘到寶玉看鯨卿之病，因鬼神退避一篇胡話，現出是帝王親臨，並於寶玉口中帶出去非一次，當時世祖與諸翰苑朝夕，譚詠盤桓，日久，自不能無筆硯之情，小臣無臨其私第之儀，故微行往視，世祖常輕車減從而出，過臣下之家，如宋太祖趙普故事，故梅村詩屢道及之，至謂必有餘桃之愛，則非所能知矣。

〔護花評〕鳳姐備酒接風，戲趣語，描盡美俊口吻，其自謙處，正是自發才能，善用反挑筆法。

〔又〕薛蟠收香菱爲妾，借平兒說誑帶筆敘明，既不須另起頭緒，又帶出鳳姐放債平兒知心情事，可謂八面玲瓏。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話說秦鍾既死，寶玉痛哭不止，李貴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還帶餘哀，賈母幫了幾十兩銀子外，〔索隱〕當時必有供奉內廷之詞，臣死而蒙太后頒賻者，又另備奠儀，〔索隱〕廣儲司給發治喪銀兩，寶玉

去甲喪（索隱）親臨奠醢。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記述。（索隱）秦鍾之事，是指世祖經筵進講之人，世祖優禮儒臣，或不拘拘形迹，生則存問其疾，死則臨奠其喪，正君臣契合之隆，不必疑以他事也。只有寶玉日日感悼，思念不已，然亦無可如何了。又不知過了幾時纔罷。（索隱）君之失臣，如魚失水，自應有不盡之思。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的賈政聽了，沈思一會說道：「這匾對倒是一件難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觀其景，亦難懸擬。若待貴妃遊幸時再請題，若大景緻若干亭榭無字標題，任是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箇主意，各處匾對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如今且按其景緻，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來。暫且做出燈匾對聯懸了。」（索隱）當時爲元宵燈火，亦爲請太后親題不敢擅定之意。此層當是實情。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聽了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便用。若不妥，再將兩村請來，令他再擬。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兩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於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疎了。縱擬出來，未免迂腐古板，反使花柳園亭因而減色。轉沒意思。衆清客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所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爲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說著起身，引衆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衆人，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

鍾憂傷不已。賈母常命人帶他到新園中來戲耍。此時方纔進去。忽見賈珍來了。向他笑道：「你還不快出去。一會子老爺來了。」寶玉聽了，帶著奶娘小廝們，一溜煙就出園來。方轉過灣，頂頭撞見賈政引著衆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傍站了。賈政近因聞得塾師稱讚他專能對對，雖不喜讀書，偏有些歪才，所以此時便命他跟入園中。（索隱）順治七年，世祖年已十三，或有與睿王同遊西苑，欽定匾額之事，今不可考。意欲試他一試。寶玉未知何意，只得隨往。剛至園門，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旁邊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閉了。我們先瞧外面，再進去。」賈珍命人將門關上。賈政先秉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銅瓦泥銹脊，那門欄窗櫺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羣牆，下面白石臺階，鑿成西番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隨意亂砌，自成紋理，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一帶翠障，擋在前面。衆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能想到這裏。」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嶺，或如鬼怪，或似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斑駁，或籐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徑。賈政道：「我們就此小徑游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徧覽。」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己扶了寶玉，逶迤走進山口。擡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有的也有說該題「錦障」句，又有說「香虛」句，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箇。原來衆客

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才。故此只將些俗套來敷衍。寶玉亦知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來。寶玉道。嘗聞古人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況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莫如直書古人曲徑通幽。（索隱如此正大題目。一入手使用此四字。作者有意嘲諷。關合幽會的意思。不是當日真有此標題也。這舊句在上。倒也大。方衆人聽了道。是極妙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當過獎他。他年小的人。不過以一知充千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擇。說著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籠葱。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爲欄。環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銜吐。橋上有亭。賈政與諸人到亭內坐了。問諸公以何題此。衆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罷。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爲稱。依我拙裁。歐陽公句瀉於兩峰之間。竟用他這一箇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鬚尋思。因叫寶玉也擬一箇來。寶玉回道。老爺方纔所說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歐陽公題醜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也用瀉字。似乎不妥。況此處既爲省親別墅。亦當依應制之體。（索隱說出應制二字可見前題是謎。用此等字。亦似粗俗不雅。求再擬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何如。方纔衆人編新。你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寶玉道。用瀉玉二

字。則不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鬚點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稱讚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對來。寶玉四顧一望。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又稱讚不已。於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著意觀覽。忽攔頭見前面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箇所在。於是大家進入。只見進門便是曲折遊廊。階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兩明一暗。裏面多是合著地步打的牀几椅案。從裏間房裏。又有一小門出去。卻是後園。有大株梨花。(索隱)含有白字之意。在內。指蘆白池並芭蕉(索隱)合爲粉白黛綠之意。綠亦言草也。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牆下忽開一隙。得泉一脈。開溝僅尺許。灌入牆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倒還好。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也不枉虛生一世。說著便看寶玉。嚇的寶玉忙垂了頭。衆人忙用閒話解說。又二客說此處的匾該題四箇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箇道。是淇水遺風。(索隱)的是鄭衛之風。賈政道。俗又一箇道。唯園遺跡。賈政道也。俗。賈珍在旁說道。還是寶兄弟擬一箇來。賈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是箇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爲亂道。先說出議論來。方許你做。方纔衆人說的可。有使得的否。寶玉見問。便答道。都是不安。賈政冷笑道。怎麼不安。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

所。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做。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索隱)儀是匹配之意。非威儀之意。歸省何能。用來儀字。作者通人。斷不誤用。可見爲王姬下嫁之所。故亦入門第一。所在用此四字。點醒餘則或切或不切。未便全露矣。衆人鄙爾然叫妙。(索隱)不禁叫絕。賈政點頭道。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閒煙尙綠。幽窗棋罷指猶涼。

賈政搖頭道。也未見長說畢。引入出來。方欲走時。忽想起一事來。問賈珍道。這些院落屋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麼。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准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叫人去喚賈璉。一時來了。賈政問他共有幾種。尙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桶中取出靴掖內裝的一箇紙摺。節略來看。一看。回道。粧蟒繡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綢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俱得了。外有猩猩氈簾二百掛。湘妃竹簾二百掛。金絲籐紅漆竹簾二百掛。黑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索隱)裝潢之華麗。用物之崇闊。斷非人家所有。的是宮廷氣象。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牀裙几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說。一面走著。

忽見青山斜阻。轉過山隈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枝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裏面數楹茅屋。外面卻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種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白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桔槔輓轆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索隱爲劉妃自田間來而設。卻也是應布之景。賈政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雖係人力穿鑿。而入目動心。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去。忽見籬門外路旁有一石。亦爲留題之所。衆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索隱道旁沒字碑帖。殆黃氏穿婦待樹之貞珉。耶。何爲一入青雲。便洗盡田家風味。作者處處。心密語須費參詳。此間爲李執所居。故關合到劉穿婦。立此一碣。又覺許多生色。非范石湖田家之詠。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衆人云。方纔世兄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爲妙。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好。只是還少一箇酒幌。明日竟做一箇來。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不必華麗。用竹竿挑在樹梢頭。賈珍應了。又回道。此處竟不必養別的雀鳥。只養些鵝鴨雞之類。纔相稱。賈政與衆人都道妙極。賈政又向衆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村名。直待請名方可。衆容都道是呀。如今虛的。卻是何字樣好。大家想想。寶玉卻等不得了。也不等賈政的命。便說道。舊詩有云。紅香梢頭掛酒旗。今莫若且題以香帘在望四字。（索隱香爲黃色。帘。旗。之類。在望。示非駐蹕之所。僅望見黃屋耳。又關合本事。衆人都道好。箇在望。索隱點出用意。又音合杏花村的意。索隱有玉樓。



人辭香花天之意。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香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唐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用稻花村的妙？衆人聽了，越發同聲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道幾箇古人，能記得幾首舊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纔那些胡說，也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說認真了，說著引衆人步入茅堂裏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卻厭寶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忙悄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爲佳，那裏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嘗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寶玉牛心，都怪他默癡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天然反不明白？天然者，天之自成，而非人力之所爲也。寶玉道：可又來，此處置一田莊，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遠無隣村，近不附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過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爲其地，非其山，而強爲其山，卽百般精巧，終不相宜。（索隱）築園風堂，以觀稼，是帝王重農的意思。華屋中，忽別開生面。半村榆柳，一帶茅茨，初看自饒雅興，然失卻天然，終無深趣。作者借寶玉口中道破，可令強作雅人者，捫舌而退，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掙出去，纔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潯葛處。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聽了搖頭道：「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荼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來到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於石澗，上則蘿薛倒垂，下則落花浮蕩，衆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衆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寶玉道：「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索隱）當日內廷供奉諸臣，擬題匾額，其寬泛不倫，當與清客等，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聽了道：「更是胡說。」於是賈政進了港洞，又問賈珍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座船一隻，如今尙未造成。」（索隱）世祖常與內院諸臣乘龍舸以游西苑，故專補有船一筆。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蔽日，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渡過橋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房，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賈政道：「此處這一所房子，無味的很，因而走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羣繞，各式石塊，竟把裏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巖，或穿石腳，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階，或如翠帶飄飄，或如金繩蟠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

味香氣穠非凡花之可比。賈政不禁道：「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薛荔，藤蘿，那得有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衆草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薜蘿，那一種大約是薜蘿。這一種大約是金葛，那一種是金荳蔻，這一種是玉露藤，紅的自然紫，紫的綠，綠的定是青芷。想來那離騷文選所有的那些異草，有叫作什麼藿納薑橐的，也有叫什麼綵組紫絳的，還有什麼石帆水松扶留等樣的，見於左太沖吳都賦。又有叫作什麼綠萼的，還有什麼丹椒蕙蕪風連見於蜀都賦。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索隱）美人香草，正是由騷經化出，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嚇得寶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邊俱是抄手遊廊，便順著遊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著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清雅不同。賈政歎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香矣。此造卻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云：何一人道：「我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引古詩：「麝蘭蕪滿院，泣斜陽句。（索隱）以寶釵喻靜妃，日抱長門之怨，故採蕪與泣懷舊情，深亦爲通。看特引此句，借之點醒梅村詩，所謂金屋有人空，大任他無事，試啼痕者是也。釵亦象喻蓋。衆人云：「頹喪頹喪。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請公評閱評閱。念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鬚沈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擡頭見寶玉在傍。不敢作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了。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蕙明月洲渚之類。若這樣著迹說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接著你的頭。教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說這匾上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豈惹詩猶豔

睡足茶糜夢也香(索隱)又引回本事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為奇。衆人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尤覺幽雅活動。賈政笑道。豈有此理。說著大家出來。走不多遠。只見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些。(索隱)提明正殿。示非妃嬪所得。有也提明太富麗了。示當時用祭過多也。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尚節儉。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為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箇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在那裏見過的一般。卻一時想不起那年的事了。(索隱)太虛幻境與大觀園是一是二。本難分晰。賈政又命他題詠。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

當他受了這半日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作難逼迫。著了急。或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道罷了。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跟你一日。明日題不來。走不饒你。這是第一要緊處。所要好生作來。說著。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至此。纔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來回。有兩村處遣人回話。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了。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出去。也可略觀大概。說著。引客行來。至一大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源之正流。即名沁芳閣。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於是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爲垣。或編花爲門。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因半日未嘗歇息。腿酸腳軟。忽又見前面露出一所院落來。賈政道。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說著。一徑引入。繞著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遮垂。賈政與衆人進了門。兩邊盡是遊廊相接。院中點綴幾塊山石。一邊種幾本芭蕉。那一邊是一株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金縷。葩吐丹砂。衆人都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從沒見過這樣好的。賈政道。這箇是叫做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索隱) 睿王納朝辭女爲妃。此亦暗點。此時此地。尚不屬寶玉。故著意在睿王一邊。以下乃拍入寶玉。暗喻董妃。俗傳出女兒國。故花最繁盛。亦荒唐不經之說耳。衆客道。畢竟此花不同。女兒之說。想亦有之。寶玉道。大約騷人韻士。以此花紅若施脂。弱

如扶病（索隱）指黛玉之善病，故特加此層，其實與花不甚貼切，然亦新雅，近乎闢閣風度。故以女兒命名。世人以訛傳訛，都未免認真了。衆人都道：領教妙解。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下榻上坐了。賈政因道：想幾箇什麼新鮮字來題。一客道：蕉鶴二字妙。又一箇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箇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又說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著紅綠二字在內。（索隱）意有暗蓄，恐人不知，故特借寶玉看破，道出紅綠二字。本雙照情僧，妃子僧感紅光之異而生，故用紅字。曰赤霞，曰絳珠，曰絳芸，無一非紅也。妃姓董，董有千里草之稱，故用綠字。其蘅蕪一院，芳草滋多，無一非綠也。寶釵亦兼喻小環，故所居亦以草作欄，續博物志：董藥者，婆羅門云，阿苗根似白芷，故前題特拈蘅蕪清芬四字，亦有爲也。若說一樣遺漏一樣，便不足取。（索隱）但知怡紅院住寶玉，而不知內有妃子，便失作者殷殷告語之意。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索隱）紅香，即絳芸之意。綠玉，言爲董爲瓊也。此四字最該括最簡顯，故作意道出。方兩全其美。（索隱）在天比翼，在地連理，謂之兩全。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說著引入進入房內，只見其中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萬福，或萬壽。（索隱）常人用五福百壽足矣，花樣中亦帶身分。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玉的，一榻一榻，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構式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團錦簇，玲瓏剔透。條幅五五，少朝，竟系小窗，條幅綵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牆皆是隨

依古董玩器之形。擺成的槽子。如琴劍爐瓶之類。俱懸於壁。卻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贊道。好精緻。難爲怎麼做的。原來賈政走了進來。未到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也有窗。暫隔及到跟前。又被一架書櫥。住回頭。又有紗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一起人與自己形相一樣。卻是一架玻璃鏡。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多了。（素隱政者到此目眩神迷。直與煬帝迷樓相似。亦爲與四十一回伏線）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此門出去。便是後院。出了後院。倒比先近了。引著賈政及衆人轉了兩層紗廚。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轉過花障。只見清溪前阻。衆人詫異道。水又從何而來。賈珍遙指道。原從那闢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坳裏。引到那村莊裏。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裏。仍舊合在一處。從那牆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著。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迷了路。（素隱極言曲折）賈珍笑道。隨我來。乃在前導引。衆人隨著由山腳下一轉。便是平坦大路。豁然大門現於面前。衆人都道。有趣有趣。搜神奪巧。至於此極。於是大家出來。那寶玉一心。只記掛著裏邊姊妹們。又不見賈政吩咐。只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來道。你還不去。恐老太太記念。難道你還逛不足麼。寶玉方退了出來。至院外。便有跟賈政的小廝上來抱住說道。今日虧了老爺喜歡。方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幾次。我們回說。老爺喜歡。若不然。老太太叫你進去了。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說你纔那些詩。比衆人都強。今兒得了彩頭。該賞我們了。寶玉笑道。每人一帛。衆人道。誰沒見

那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著一箇箇都上來解荷包解扇袋。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解去。(索隱)浦人好配帶荷包扇套小刀火鏢之類內意強解是見情僧少年好弄御下寬宏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箇箇圍繞著送至賈母門前。那時賈母正等著他。見他來了。知道不會難為他。心中自是歡喜。少時襲人倒了茶來。見身邊佩物一件不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林黛玉聽說。走過來一瞧。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箇荷包也給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毀了。說畢。生氣回房。將前日寶玉囑咐他做而未完的香袋。拿起剪子來。就銕寶玉。見他生氣。便忙趕過來。早已剪破了。寶玉曾見過這香袋。雖未完工。卻也十分精巧。(索隱)傳稱小琉鏡神曲盡無所不通無故剪了。卻也可氣。因忙把衣解了。從裏面衣襟上將所繫的荷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道。你瞧瞧。這是什麼東西。我何曾把你的東西給人。林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裏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剪了香袋。低著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你是懶意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如何說畢。擲向他懷中。而去。黛玉越發發氣。得哭了。拿起荷包。又剪寶玉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黛玉將剪子一擗。拭淚說道。你不用合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擗開手。說著賭氣上牀。面向裏。倒下拭淚。禁不住寶玉上來。妹妹。妹妹。短陪不是。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衆人回說。在林姑娘房裏。賈母聽說道。好好讓她們一處頑頑罷。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開心。一會



子罷。只別叫他們拌嘴。衆人答應著。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說著往外就走。」寶玉笑道：「你到那裏我。跟到那裏。一面仍拿荷包來帶上。」黛玉忙伸手搶道：「你不要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說著。」噤的一聲笑了。寶玉道：「好妹妹。明兒替我做箇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瞧我的高興罷了。」(索隱) 恃寵而驕。當是妃子宮中常態。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寶釵亦在那裏。此時王夫人那邊熱鬧非常。原來賈薈已從姑蘇採買了十二箇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於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舊會學過唱的衆女人們。如今皆是皤然老嫗。著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薈總理。其日月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件帳目。又有林之孝來回探訪聘買得十二箇小尼姑。小道姑都到了。連新做的十二分道袍也有了。外又有一箇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自幼多病。買了許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這姑娘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十八歲。取名妙玉。(索隱) 妙喻也。喻圓圓。亦喻小宛。如今父母俱已亡故。(索隱) 邢氏夫人身邊只有兩箇老嫗。一箇小了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典也極熟。模樣也極好。因聽說長安郡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索隱) 是指四川峨嵋山。或言圓圓在此修真。故特點遺跡。遺文。兩事強拉入長安縣。以便與大觀諸人同敘。亦是一過渡法也。去年隨師父上來。(索隱) 師父指秦淮陳媼。現在西門外那

牟尼院住著。他師父精演先天神數。於去冬圓寂了。遺言說他不宜回鄉。在此靜候。自有結果。索隱)恐不是好結果。妙在含蓄不盡。所以未曾扶靈回去。王夫人便道。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之孝家的回道。若接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道。他既是宦家小姐。自然要傲些。就下箇請帖請他何妨。林之孝家的答應著出去。叫書啟相公寫箇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開端數語。了結上回秦鍾病死事之。分一大段兩小段。自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句起。至寶玉方退了出來句止。為一大段。專敘省親別墅的景物佈置。因下回專敘典禮。雖亦可帶照風景。然不能將山水樹木花草宮室陳設器具簾幃等等。說得如此清楚。如此詳細。故特演此段。俾人人可當臥遊。益見當日奢侈情形。為容王獲罪之因。亦借以帶出世祖冲齡。便有才思。親題匾額長者。弗如。又借標題之中。映照本回所隱的事實。更於怡紅瀟湘蘅蕪三處示意。為僧妃起居之所。非僧妃常駐西苑。各占一宮。特因書中人居處之常。點出其人何指。紅樓全部均用此例。不能呆呆以離宮別館三十六。所遂謂漢主有三十六寵妃也。開端罪寧。此其大者。自至院外句起。至那也瞧我的高興罷了句止。為一小段。夾敘寶黛尋常相處。忽曠忽喜的情形。妃子之得上歡心。正不必一味溫柔。其中或不無操縱迎拒之術。引人入勝。得此彌工風塵中人。安不得神。此技者。泥楊華協靈君有童心掩袖之啼。剪髮之狀。其承恩當更在。嬪姬玉環上也。自一面說句起。至段末止。為又一小段。此段為鋪寫女伶女僧女尼典景之熱鬧。觀甲午年孝欽萬壽。由頤和園至宮中。每數里一經棚。一戲臺。相間可見。滿人尙儂。以嘩。與梨園同重。並明示從始。蘇採買而來。以見當

日以南方女子爲貴。又因女尼一扇，引到妙玉身上。爲後來敘述陳玩的事蹟。合居二美，聚萬里於一堂。作者真有縮地補天的能事。

（護花評）大觀園工程告竣，若祇請賈政一看，毫無意味。今以聯匾爲題，則此一看最爲要緊之事。不徒爲遊玩起見，而各處亭臺樓榭，殿閣山水，即可揆次細敘，不覺瑣煩。非善於敘景者，不能有此想。

（又）寶玉不待傳喚而適相撞見，省卻多少閒筆。

（又）借探辦小尼帶出妙玉，不必另起頭緒，省筆最好。

（大某評）此回賈政遊園，自正殿以外，特詳寫稻香村怡紅院瀟湘館蘅蕪院四處。○可見作者重在敘董陳劉三人而已。

###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逞才藻

話說彼時有人回工程上等著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庫找紗綾。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王夫人並上房了鬢等皆不得空閒。寶釵說：「俗們別在這裏礙手礙腳說著。」同寶玉等往迎春房中來。王夫人日日忙亂，直到十月裏纔全備了。監督（索隱：惟國家管理工程得派監督提調等項名目。若王府邸斷不能有此，足證爲奴工）都交清帳目。各處古董文玩俱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自仙鶴鹿兔以及雞鵝等俱買全。交於園中各處飼養。賈薈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戲來。一班小尼姑道姑也都學會念佛經咒。於是賈政方略心安意暢。（索隱：借賈政以形容寶玉）

之盼切。若就書中之賈政而論，但可云放心無所謂賜意。又請賈母等至園中，色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些微不當之處。賈政纔敢題本。本上之日，奉旨於明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貴妃省親。（索隱）睿王元妃於順治六年十二月卒，睿王悼亡，不樂七年十二月，王亦卒。是年正月，納肅王妃博爾濟錦氏，東華錄不書，日以紅珠證之。殆即上云之日耶。孝莊與肅妃同爲博爾濟錦氏，史家竊削，挪移或有所影射規避，而不能直書，遂僅以肅妃當之。賈府奉了此旨，一發日夜不閒，連年亦不會好生過的。轉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索隱）一層，何處燕坐。（索隱）二層，何處受禮。（索隱）三層，何處開宴。（索隱）四層，何處退息。（索隱）五層，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帶了許多小太監來，各處關防擋圍幙。（索隱）六層，指示賈宅人員何處出入。（索隱）七層，何處進膳。（索隱）八層，何處啟事。（索隱）九層，種種儀注。（索隱）內廷稱后曰關防，稱妃以下曰主位，以上各種儀注，非主位所得僭也。又有工部官員。（索隱）非帝后有大典出入，工部不預聞，並五城兵馬司打掃街道，攆逐閑人。（索隱）十層，此十層文章，寫出是預備大典，非尋常妃嬪與丹闈（即椒房之戚）交接之禮。妃嬪向無歸寧例，無可援仿，即有之，亦斷無此等儀注。作者有意鋪陳，可知非某寫爲元妃也。賈赦等監督工人，札花燈煙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會睡。至十四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大妝。（索隱）朝儀，大觀園內帳舞蟠龍，簾飛彩鳳。（索隱）龍鳳對舉，非無意之筆。金銀煥彩，珠寶生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靜悄悄無一人咳嗽。（索隱）是候爵的光景，凡乘輿所至，最禁喧嘩，故御殿文朝，先三響靜鞭，報駕至，寂無人聲矣。賈赦等在

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用圍幙擋嚴。正等的，不耐煩。忽然一箇太監騎四馬來了。（索隱）是警蹕傳籌之意。初來者謂之頭籌。賈政接著問其消息。太監云：「早多著哩。未初用晚膳。未正還要到寶靈宮拜佛。酉初進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樣。老太太與太太且請回房。等到了時候再來。也未爲晚。於是賈母等且自便去了。園中賴鳳姐照料。鳳姐命執事人等帶領太監們去喫酒飯。一面傳人挑進蠟燭。各處點起燈來。忽聽外面馬跑之聲不一。有十來箇太監。喘吁吁跑來拍手兒。這些太監都會意。知道是來了。（索隱）是宦官常用的手語。各按方向站立。賈赦領合族子弟在西階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太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兩箇太監騎馬緩緩而行。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幙之外。便面西站立。（索隱）從從西來。按內廷儀注。凡前導之人。每一駐足。卽應面西。不得側身而立。亦不得直立向東。示君以背。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索隱）按禮。應有王公捧如意前導。方聞隱隱鼓樂之聲。（索隱）樂奏昇平之章。一對對龍旗鳳翼。雉羽宮扇。（索隱）帝后出宮。非大典不用儀仗。又有銷金提爐。焚著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索隱）應有九鳳。作者因書中所言爲妃。故減其二。金黃傘。（索隱）曲柄傘。非帝后無之。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著香巾。繡帕。漱盂。拂塵等物。（索隱）太后每出。則宮監僕婦婢女等。盡取其日用之物。執之以行情季。宮中秘史中所謂數十人分持一裝室者是也。妃以下安得有此。各有宮監。盡持數事而已。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箇太監。（索隱）八人與亦非帝后過大典不能乘。擡著

(索隱)應曰捧一頂金黃繡鳳鑾輿。(索隱)妃以下均乘車，黃輿非帝后不得乘，緩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跪下。早有大監過來扶起賈母等。那鑾輿擡入大門儀門。往東一所院落。門前有太監跪請下輿更衣。於是擡入門。太監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元春下輿。(索隱)規制井井，可見宮中太監亦有迴避，日常給事者，諸女職而已，然亦慈寧坤寧，方得全備。貴妃以下，無此多人。只見院內各式花燈爛灼，皆係紗綾紮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燈，寫著體仁沐德四箇字。(索隱)體貼人情，沾沐恩澤，意在言外。元春入室更衣。出復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煙繚繞，花影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隨。說不盡這太平景象富貴風流。(索隱)四字最確切，若尋常賀慶，大可用此四字作禱題，卻說賈妃。(索隱)此處忽云賈妃示假，妃非真，妃也王之妻，曰妃在轎內看了此園內外光景，因點頭歎道：太奢華過費了。(索隱)用帑過多，至順治初年，政費不足，雖肅王復爵，而不能給俸，以財賈也。忽又見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下輿登舟，只見清流一帶，勢若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式風燈，點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卻用各式綢綾紙絹及通草爲花，黏於枝上。(索隱)是隨煬宮中頃刻花也。豈當時點景諸臣，欺王不學，果爲此耶？無怪王之未久而亡於此已兆。每一株懸燈萬盞，更兼池中荷荇鳥鷺之屬，亦皆係螺蚌羽毛做成的。諸燈上下爭輝。(索隱)奢靡至此，直越阿房，非作者親聞親見，斷意想不到，亦寫不出。真是琉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又有各種盆景燈，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燈，明現著蓼汀花溼四字。看官聽說這蓼汀花溼四字，及有鳳來儀等字，皆係上

回賈政偶試寶玉之才。何至便認真用了。想賈府世代書香。自有一工名手題詠。豈似暴發之家。竟以小兒語搪塞了事呢。只緣當日這寶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寶妃乃長姊。寶玉爲幼弟。寶妃念母年將邁。方始得此弟。是以獨愛憐之。且同侍賈母。刻未相離。那寶玉未入學之先。三四歲時。已得寶妃口傳授受。教了幾本書。識了數千字。在腹中。雖爲姊弟。有如母子。(索隱)放膽寫出有如母子四字。不是補筆。是特筆。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兄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眷念之心。刻刻不忘。前日賈政聞藝師讚他儘有才情。故於遊園時聊一試之。雖非名公大筆。卻是本家風味。(索隱)本家風味四字。真是刻謹。且使寶妃見之。知愛弟所爲。亦不負其平日切望之意。(索隱)相傳孝莊母教極嚴。因此故將寶玉所題用了。那日未題完之處。後來又補題了許多。且說寶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溲二字便好。何必蓼汀。(索隱)敘述一段有如母子的陳事後。緊接此筆。重在一蓼字。殆隱言廢蓼莪之意也。笑林中所謂有限精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者。豈想及此耶。不然此等題詠。多二字少二字。殊無出入。作者過人。不應浪費筆墨。故知其有意作謎也。侍座太監聽了。忙下舟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即刻換了。彼時舟臨內岸。去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巖。石牌坊上正現天仙寶境。(索隱)指天台劉阮故事。四箇大字。寶妃命換了。省親別墅四字。(索隱)用省親字樣掩蓋了洞裏仙緣是從。僞非從實。是作書人弄鬼。不是書中人弄才。於是進入行宮。只見庭燎燒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鱗。

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乃問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奏道。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不語。禮儀太監請升座受禮。兩階樂起。二太監引賈赦賈政等於月臺下排班上殿。昭容傳語曰。免。乃退出。又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升月臺下排班。昭容再諭曰。免。於是亦退。(索隱)秩序井然。筆亦典重。茶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室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索隱)此處用筆簡老。是史家敘禮之文。與尋常敘事不類。作者之浸潤於班馬者深矣。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索隱)不卒然即行家禮。先園後家。絕不魯莽。作者必有所聞而然。不然前無所仿。何從命筆。賈母等俱跪止之。賈母垂淚。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箇滿心皆有許多話。俱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俱在旁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不笑。反倒哭箇不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能一見呢。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邢夫人忙上來勸解。賈母等賈妃歸坐。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執事人等在外廳行禮。其媳婦丫鬻行禮畢。賈妃歎道。許多親眷。可惜都不能見面。王夫人啟道。現有外親薛王氏及寶釵黛玉在外候旨。外眷無職。不敢擅入。賈妃卽命請來相見。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命免過。上前各敘闊別。又有貴妃原帶進宮的丫鬻抱琴叩見。賈母連忙扶起。命入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



侍從人等寧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箇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敘些久別情形。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於內行參等事。又向其父說道。田舍之家。羹鹽布帛。得遂天倫之樂。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淚啓道。臣草莽寒門。鳩羣鴉屬之中。豈意得徵鸞鳳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於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體天地好生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豈能報於萬一。惟朝乾夕惕。忠於厥職。伏願我君萬歲千秋。乃天下蒼生之福也。賈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爲念。更祈自加珍愛。惟勤慎肅恭。以侍上。庶不負上眷顧隆恩也。賈妃囑以國事宜勤。暇時保養。切勿記念。(案隱)借父女問答中。稍露曠典奇恩。養身報國之意。說來處處可通。說田舍家得遂天倫之樂。一層特加鹽鹽布帛四字。豈是父女之詞。并白糟糠。其意可想。更以骨肉分離。終無意趣八字作結。更明指怨曠寡歡情事。當時喜語。即由此立言。此固正文正義也。賈政又啓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請即賜名爲幸。賈妃聽了。能題。便含笑說道。果進益了。賈政退出。因問寶玉。因何不見。賈母乃啓道。無職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引進來。小太監引寶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命他近前。攜手攬於懷內。又撫其頸。頸笑道。比先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尤氏鳳姐等下來啓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之中。諸般羅列。進園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芳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眺望徘徊。一處

處鋪陳不一。一椿椿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了。此皆過分。既而來至正殿。諭免禮歸坐。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捧羹把盞。元妃乃命筆視伺候。親拂羅箋。擇其善者賜名。題其園之總名曰大觀園。(索隱)暢春園明諸園均在後。此園當日錫名。今已無考。作者以大觀名之。頗有用意。大觀宋徽宗年號也。徽宗大觀中太后劉氏以不謹聞。遂自殺。作者豈徵取其意耶。正殿

匾額云。

顧恩思義。(索隱)即顧名思義也。特改一思字以混人耳。自言人視大觀之名須思大觀之事也。故敘園名後緊

接此筆與前夢汀一例。

對聯云。

天地啓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索隱)古今萬國所無。聯

語堂皇。卻毫與省親無涉。全是言外示識。

又改題

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索隱)爲居黛玉故名。小苑在如皋所居曰湘中閣。是瀟湘館所本。

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索隱)兩意相歡故曰怡。快賜名怡紅。完。(索隱)截去一半。獨以怡紅命

名是爲寶黛分居。故各占其一。

蘅芷清芬賜名蘅蕪院。(索隱)仍以草名。並兼下山採蕪之意。

杏帘在望。賜名滌葛山莊。(索隱) 葛潭之詩，爲后妃歸寧而作。於此略顯書中正文，卻仍未久即改。

正面樓曰大觀樓。

東面飛樓曰綴錦閣。(索隱) 是言點綴景物，亦可謂錦上添花。

西面飛樓曰含芳閣。(索隱) 是言涵濡芳澤，亦可謂流芳百世。 兩面飛樓，是仿保和殿兩旁文淵閣東閣之制。

更有蓼風軒。(索隱) 指父母，藕香榭。(索隱) 藕指夫婦，紫菱洲。(索隱) 紫菱指顏色將老，荇葉渚。(索隱) 荇葉

指后妃所職等名。

又有四字匾額如梨花春雨。(索隱) 梨花，一枝春帶雨，是玉妃初幸故事。桐剪秋風。(索隱) 春風，桃李秋雨，梧

桐是上皇南內故事。荻葉夜雪。(索隱) 潯陽，秋夜楓葉，荻花是老大嫁商人故事等名。不可勝紀。(索隱) 命

名全有深意，妙在不過用花草間名，藏而不露。

又命舊有匾聯不可摘去。於是先題一絕句云：

銜山抱水建來精。多少工夫築始成。天上人間諸景備。芳園應錫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於吟詠，姊妹們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

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索隱) 當時文學侍從之班，當有記述，並省親頌。(索隱) 開當日獻頌者

極多等文，以記今日之事。(索隱) 今夕何夕，妹等亦各擬一匾一詩，隨意發揮，不可爲我微才所縛。

且知寶玉竟能題詠。一發可喜。此中瀟湘館蘅蕪院二處。我所極愛。(索隱)又說到情僧愛蓋妃事上。故專指此二處。次之怡紅院。滌葛山莊。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詠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索隱)是歐陽賢母。不是憲英賢姊。寶玉只得答應了下來。自去構思。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中。要算探春又出於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難與薛林爭衡。只得勉強隨衆塞責而已。李紈也勉強湊成一律。賈妃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匾曠性怡情。(索隱)即前暢意之說。

迎春

園成景物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境。遊來寧不暢神思。(索隱)一羞字。

暢字微示其意。

匾萬象爭輝。(索隱)專切上元燈火。

探春

名園築就勢巍巍。奉命多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盡。果然萬物有光輝。(索隱)無甚深意。

匾文章造化。(索隱)此篇文章暗過天下後世。卻仍一絲不走。真是巧奪天工。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開日月光輝裏。景奪文章造化功。(索隱)日月光輝。

匾指帝王夫婦與第三回上房對聯同意。

匾文采風流。(索隱)孝莊美而多才。或有即夕賦詩之事。作者拈此四字。殆有自魏勿如之意耶。昔人詩云。文采風流。

流我不如用之省親曠典。毫不貼切。按之所隱之事亦馬援戒兄子勿刻鵠之意耳。

李 統

秀水明山抱復回。風流文采勝蓬萊。(索隱)西苑瀛臺孤懸水中仿海上三山之式。綠裁歌扇迷芳艸。紅襯湘裙舞落梅。(索隱)草字梅字歌扇湘裙皆暗藏小琬在內。紅綠字又兼藏情僧在內。爲全書逗筭。

珠玉自應傳盛世。(索隱)當時喜詔賀表贊詠謳歌極一時之盛。作者或猶及見。今不傳矣。神仙何幸下

瑤臺。(索隱)瑤臺西王母所居。說歸省亦說得去。意在雙關。名園一自邀遊賞。(索隱)應制煞尾。明明應用

宸游字樣。偏故避去。改用邀游便生硬。故令人思。未許凡人到此來。(索隱)禁地豈凡人所能得到。

區 凝暉鍾瑞。(索隱)泛寫上元曠典。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索隱)指實在西。知爲西苑。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鶯出谷。(索隱)佳人出谷。忽遷高柳。此意可思。修篁時待鳳來儀。(索隱)仍正瀟湘區額之意。文風已著宸游夕。孝化應隆

歸省時。(索隱)與詔書相映。睿藻仙才瞻仰處。自慚何敢再爲辭。

林黛玉

區 世外仙源。(索隱)是避人出處之意。

宸游增悅豫。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氣象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

寵。宮車過往頻。(索隱)黃鸞翠華臨幸當非一次。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愚姊妹所及。原來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不想賈妃只命他一區一詠。倒不好違諭多做。只胡亂做一首五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還才藻

言律應命罷了。彼時寶玉尙未做完。纔做了瀟湘館與蘅蕪院兩首。正做怡紅院一首。起稿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寶釵轉眼瞥見。便趁衆人無理論。推他道。貴人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纔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又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分馳了。況且蕉葉之典故頗多。再想一箇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汗說道。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來。寶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道。綠蠟可有出處。寶釵悄悄的啞嘴點頭笑道。看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唐朝韓翃詠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煙綠蠟乾。都忘了麼。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意。笑道。該死。眼前現成之句。一時竟想不到。姐姐直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只叫你師傅。再不叫姊妹了。寶釵亦悄悄的笑道。還不快做上去。只姊妹妹妹的。誰是你姐姐。那上頭穿黃袍的纔是你姐姐呢。一面說笑。因怕他耽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寶玉續成了此首。共有三首。此時黛玉未得展才。心上不快。因見寶玉構思太苦。走至案傍。知寶玉只少香箔在望一首。因叫他抄錄了前三首。却自己吟成一律。寫在紙條上。擲向寶玉跟前。寶玉打開一看。覺比自己做的三首高得十倍。遂忙恭楷贖完呈上。

(索隱)世祖曾因太后萬壽。自製詩三十首。爲序以進。此夕或亦有作。賈妃看是。

有鳳來儀。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竿竿青欲滴。个个綠生涼。迸砌防階水。穿簾礙鼎香。莫搖分碎

蘅芷清芬。

蘅蕪滿靜院。蘿薜助芬芳。輾觀三春草。柔拖一縷香。輕煙迷曲徑。冷翠溼衣裳。誰詠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綠蠟春猶捲。紅妝夜未眠。憑欄垂絳袖。倚石護清煙。對立東風裏。主人應解憐。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莊。菱荇鵝兒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索隱)四詩均無甚關合處。惟好夢初長。應制自不能有此句。殆以含夢蝶戀之意也。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爲四首之冠。遂將澣葛山莊改爲稻香村。又命探春將方纔十數首詩。另以錦箋謄出。令太監傳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妃又命以瓊酪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此時賈蘭尚幼。未諳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而已。那時賈薈帶領一班女戲子在樓下正等得不耐煩。只見一箇太監飛跑下來。說做完了詩了。快拏戲目來。賈薈忙將戲目呈上。並十二箇人的花名冊子。少時點了四

齣戲。

第一齣豪宴。第二齣乞巧。第三齣仙緣。第四齣離魂。(索隱)四戲取義者半，取字者半，豪

宴言賜宴之盛乞巧言定情之始仙緣言恩遇之奇離魂言亡身之速

賈薈忙張羅扮演起來。一箇箇歌有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裝演的形容。却做盡悲歡情狀。剛演完了一大監執一金盤糕點之屬進來。問誰是齡官。賈薈便知是賜齡官之物。連忙接了。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做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薈忙答應了。因命齡官做游園驚夢二齣。(索隱)游園驚夢為牡丹亭中柳夢梅與杜麗娘夢中幽會故事。中借喻本回不但游園且成好夢運用自然初合不求本事所在但就歸省言之便無取矣。齡官自以為此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從。定要相約相罵二齣。(索隱)相約是金釵記中八月中秋花園夫婦相會的故事。相罵是了鬚雲香催娶與老旦相罵言老旦為老不賢云。又有誰位皇位也要坐語語均是本地風光。賈薈扭他不過。只得依他做了。(索隱)二語中亦似有含蘊。不然人家菊部固無自由演唱者。況貴人臨觀耶。賈妃甚喜。命莫難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疋宮綢。兩箇荷包。並金銀鏢子食物之類。然後撒筵。將未到之處復又游玩。忽見山環佛寺。忙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索隱)四字刻薄慈字尤妙。又額外加恩與一班優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按例行賞。乃呈上節略。賈妃從頭看了無語。即命照此而行。太監下來。一一發放。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



柄沈香拐杖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潤四正福壽綿長宮。潤四正翠金鐲。如意鐲十錠。吉慶有餘銀鐲十錠。邢夫人等二分。只減了如意拐杖四樣。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寶墨二匣。金銀盞各二雙。表禮按前。寶釵黛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硯一方。新樣格式金錠鐲二對。寶玉亦同。鐲二對。金銀項圈二箇。金鐲二對。尤氏李執鳳姐等皆金銀四錠。表禮四端。另有表禮二十四端。青錢一千串。是賞與賈母王夫人及各姊妹房中奶娘衆丫。寶璉賈珍賈環賈蓉。皆表禮一端。金銀鐲一對。其餘綵緞百疋。白銀千兩。御酒數瓶。是賜東西兩府及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又有青錢五百串。是賜廚役優伶百戲雜行人等的。衆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啟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淚來。卻又勉強笑著。拉了賈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再四叮囑。不須牽掛。好生保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內省親一次。(索隱)十六回言二六日准入宮。月當有六次。此回又言一月許省親一次。得勿誤耶。不知所隱本事出入。本可自由。不拘次數。園中之會。特歡外。尋歡耳。然既借省親言之。便不能不先言有人宮省親之例。既通門籍。原無限。制書中欲示於嚴。故忽多忽少。隨意揮寫。極言本無定例。小說家因事造言耳。見面儘容易的。(索隱)此句是實話。何必過悲。偷明歲天恩仍許歸省。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咽難言了。賈妃雖不忍別。奈皇家規矩。違錯不得的。只得忍心上輿去了。(索隱)忍心二字。下得有情。並雙關可用尤妙。這裏諸人好容易將賈母勸住。及王夫人攙扶出園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首尾一事來去分明，初敘工程陳設，一一布置停妥，乃題請日期（清初用題，至同治軍興後，乃一律改題爲奏），深合體制，奉旨定期後，人人格外加忙，亦是實情實況，是日預備，爲臨幸前之第一步，次敘屈日變與未至時，如何景象，將至時如何景象，漸漸爐香扇羽，緩緩行來，人語諠譁，一時都寂，使讀者如身臨其境，注眸西望，直亦不敢輕嗽一聲，是爲曰候駕，爲臨幸前之第二步，既而貴人蒞止，更衣登輿，換舟涉水，色色儀注，一絲不漏，中間寫出風燈樹彩，鳧藻揚輝，說不盡的繁華，描不盡的錦繡，是曰宸游，爲臨幸時之第一步，本回之第三步，因游覽，遂及各處，庭院，因庭院游及各種標題，因標題引出，有如母子一段文字，苦心安插，爲讀者放一線光明，而鋪張揚厲，中忽來追寫家庭，清空筆墨，章法亦覺不板，游至正殿，登座受禮，唐皇正大，用筆亦古簡不支，是曰受賀，爲臨幸時之第二步，本回之第四步，行禮已畢，復行更衣，另備車駕，至賈母上房，敘家人之禮，意者先御正殿，後入寢宮，所謂骨肉不分，天倫有樂者，即在此耶，內宮眷屬，執事，中官，一一在此行禮，典禮絲毫不亂，確合宮幃體制，殿上受禮，惟王公在階，百官在階，其宦官宮妾等人，無從屏入，作者深明掌故，故敘來層次井然，是曰入宮，亦曰入府，爲臨幸後之第一步，本回之第五步，接見衆人，後與政老數言問答，情文並至，語語得體，而作書人却又借兩人口中，微露正義，然莊言奏對，仍不溢情（非以父女作夫婦之問答，特借語氣詞句間，略有映帶，看紅樓不可拘拘於假設之人，若何行輩，若何行事，皆代作者傳意而已），是曰歸省，亦曰同宮，爲臨幸後之第二步，本回之第六步，父女見後，姊弟相見，題詩獻賦，禮罷言情，想見此夕筵宴之多，頌揚之衆，就中夾敘寶哥拭汗急不成章，其爲實事爲設，境已不可知，而極熱鬧，中加一二閒筆，方

有情趣亦太史公一定行文之法也是曰賦詩爲臨幸後之第三步本回之第七步文事既闌笙歌初奏戲名中全有用意是本書慣例知其事者一覽可知一層一層敘述到此方是酒闌吟罷粉墨登場正暢心樂意之時亦至豔極濃之境是曰聽戲爲臨幸後之第四步本回之第八步聽戲之後應有一層藏而不露的文章書中不言便可勿勞著想但就歸省而論時已交丑正宮廷睡起之時啟請回輿爲時將屆於是補游佛寺盥手進香清世宮人見佛必拜的是實況又借點出苦海慈航四字餘味曲曲並可不冷落一班女冠優尼亦是題中應有之義書中雖未言奉經而其事可想有額外加恩四字更可見貴人重佛而尙僧是曰聽經爲臨幸後之第五步本回之第九步將次啟變先願恩賞有按例二字故又可由執事太監開單歸省爲勅例特恩按例二字何解可見事非歸省內外廷人人受賞皆照留職按格頒行卽以歸省言之亦應有此嘉惠特書中按例二字爲異耳是曰頒賞爲臨幸將歸之第一步本回之第十步以下明敘回變依依不舍恩禮兼至大難爲情是曰催歸爲臨幸將歸之第二步本回之第十一步忍心登輿回宮覆命赫揚揚一椿曠古未有之大典至此終矣是曰回輿爲臨幸畢之第三步本回之十二步三層十二步將全事始末禮節仗景物詞章私情關例爲正爲喻爲巨爲細一一詳詳細細密密層層寫得絲毫漏不是一篇典重文字足能稱得若大題目也

(護花評)第十八回省親是第一曠典第一大事故全用正筆細寫

(又)補敘寶玉三四歲時曾經元妃教讀以見上回擬題聯匾是有意不是無心元妃初見賈母王夫人三人執手一句話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情景真切下文臨別時賈母等別無一言更妙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逞才藻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並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綵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天方完。第一箇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閑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挣著與無事的人一樣。第一箇寶玉。卻是極無事最閑暇的。偏這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喫年茶。(索隱)小璠母早卒。父又新喪。此間所言之母。或為後母。為叔母。為假母。不可得而知。否則。鄂頌家會。冒稱為母者。也。宮人。外入。私家。有干例禁。或董妃恃寵。破例為之。晚間纔可回來。因此寶玉只和衆丫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正在房內頑得沒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裏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出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索隱)清人嗜尚。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喫此物。(索隱)小璠或能勉進。恐未必深喜。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了郎認父。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太公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條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內中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索隱)宮中演劇大半。鬼神之事。為多。尊重。砌末。布景。取其繁華熱鬧。戲臺三層。神自上。降鬼自下。昇離奇。鑿非外間所有。緣以宮庭不便演家國興亡及男女愛戀等事。故特製此按時。隱節。詞目。甚多。聞者耳。雙。潤者。自。陰。中。葉。以。後。以。數。見。不。辭。稍。雜。外。間。奇。

都矣。滿街上箇箇都讚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索隱) 首暑即昇平暑。教坊也。皆官官充之。其處又節日外間斷不能有綠衣裝景物。每劇均須特製坊市樂圍。方何能及。大家蓄優者亦不敢學。故別為一種流傳。宮庭深遂。雖金繁華亂外間亦不得聞。或夜靜風多。傍宮牆略聞。寬裳聲響耳。作者此筆是欲明示宮中之戲與外間不同。寶玉既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埋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索隱) 性根不濁。便走往各處閒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並丫頭姬妾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會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謎行令。百般作樂。縱一時不見他在坐。只道往裏邊去了。也不理論。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因此偷空。也有會賭錢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喫年茶的。或賭或飲。都私自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都鑽進戲房裏。瞧熱鬧去了。寶玉見一箇人沒有。因想素日這裏有箇小書房內。曾掛著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裏自然無人。那美人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索隱) 此句是一篇之正文正義。卻舍人言畫果然喚出真真矣。作者凡記事無一不用曲筆。直欲嘔出心肝。想著便往那廂來。剛到窗前。聞得房內呻吟之聲。寶玉倒唬了一跳。想著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乃大著膽。砥破窗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卻不會活。卻是茗煙按著一箇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腳踹進門去。將那兩箇唬開了。抖衣而顫。若烟兒見寶玉忙跪下哀求。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標緻。倒白淨。

些微亦有動人心處。(索隱) 意淫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蹀躞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的去了寶玉又趕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別人的急得茗煙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丫頭十幾歲了茗煙道大約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煙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正新鮮奇文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一箇夢夢得了一正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的卍字樣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萬兒(索隱) 情僧從大抵皆刑餘之閣宦斷無此事若文學侍從雖在內廷而規制極嚴似又不能與宮人幽會作者寫此一段當非無謂既特意標寫其名蓄意當即在此接此上回董妃喪父南行意或製其妹董平同返先寓於外情僧入殼後乃納之宮中此事即書於寶玉往襲人家之前大約是以董婢偷情代喻情僧外倖之事其夢如錦其名爲萬固明隱藏一年字錦固有萬年錦也紅樓書事往往一回中多人所爲皆一人之事在讀者穿插融會而得之此亦然耶寶玉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來有些造化(索隱) 一朝還在君王側自是造化不凡說著沈思一會(索隱) 此句無限包羅思其命名之意耶思其造化之高耶可見此老胸中大有事在茗煙因問二爺爲何不看這樣的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逛逛就遇見你們了這會子做什麼呢茗煙微微笑道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逛去一會兒再往這裏來他們就不知道了寶玉道不好仔細花子拐去了且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煙道就近地方誰家可去

這卻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俗們竟找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做什麼呢？茗煙笑道：好好。我倒忘了他家。又道：他們知道了，說我家引著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呢。茗煙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索隱）梅村詩：十萬羽林空，夜值無人攬，讒微行是爲世祖，好微行之證。又詩云：一自便門，踏道啟穿宮，走馬看花來，是爲出宮，有便門之證。故本回書目中，特地標題解語花三字，可知三郎所好，不在凡花也。幸而襲人家不遠，（索隱）必安置近處，以便臨幸。不過一半里路程，轉眼已到門前。茗煙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索隱）或指甄頌。此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箇外甥女兒。（索隱）陪筆幾箇姪女兒。（索隱）幾個兩字，仍是陪筆。姪女兒三字，方是正文。板橋雜記言：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姊妹行，豔冶之名，亦相頡頏，是又證年與琬僅爲族從，並非同懷姊妹。故爲琬母之姪女。張紫泥悼小宛詩中一首有云：美人在南園，余見兩雙成。又云：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是可證年之死，亦有類乎琬，其未死也明矣。本回專爲寫此人，其意隱約可見。

正喫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箇，唬的驚疑不定。連忙抱下寶玉來，自院內嚷道：寶二爺來了。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爲何忙跑出來迎著。寶玉一把拉著，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麼呢。襲人聽了，纔把心放下。來說道：你也胡鬧了，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煙：還有誰跟來？茗煙笑道：別人都不知。只我們兩箇。襲人聽了，復又驚慌說道：這還了得！倘或撞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馬蹶，有箇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膽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煙挑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嫵嫵們

打你茗煙撇了嘴道：二爺罵著打著叫我引了來的。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要來罷。不然我們還去罷。花自芳忙勸道：罷了已自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草檐草舍，又窄又不乾淨。爺怎麼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箇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臉通紅。（素隱：與萬兒顏色相映）花自芳母子兩箇恐怕寶玉寒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桌，又忙倒好茶。襲人笑道：你們不要白忙。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了，不敢亂給他東西喫。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箇椅子上。寶玉坐了，用自己腳爐墊了腳。向荷包內取出兩箇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仍蓋好，放於寶玉懷內。然後將自己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彼時他母兄已是忙著齊齊整整的擺上一桌子菓子，菓子來襲人見總無可喫之物，因笑道：既來沒有空去的，理府歹嚐一點兒也。自來我家一輪說著便拈了幾箇松子，飄吹去細皮用手帕托著送與寶玉。寶玉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因悄悄襲人道：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因見寶玉穿著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說道：你特爲往這裏來，又換新衣服。他們就不問你往那裏去的。寶玉笑道：原是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回去罷。這箇地方不是你來的。寶玉笑道：你也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著好東西呢。襲人笑道：悄悄的叫他們聽著什麼意思。（素隱：意淫）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項上來，將通靈玉摘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



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稀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盡力瞧了。再瞧什麼稀罕物兒。也不過這麼箇東西。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索隱)寶玉之玉。往往爲寶玉之化身。寶釵、炕邊鳳姐、枕下固已不言而喻。此回又令姊妹行看玩。雙玉自然璧合。靈犀一點。已通。遠山無皺。遠水無波。畫象傳神。不在筆墨。讀者須解。絃外音也。仍與寶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或僱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索隱)馬來與往非僅蔽藏。亦示好夢初成。畏行多露之意。與前忌飲冷酒同一筆法。國初時。京師多用小轎。後乃無之。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索隱)男子粗魯。那及女兒。體貼入微。亦是故。這一筆。襲人道不爲不妨。(索隱)可見不是怕跌。特補一筆。爲的是碰見人。(索隱)此亦正義之一半。花自芳忙去僱了一頂小轎來。衆人也不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些菓子與茗煙。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叫他不可告訴人。蓮你也有不是一面說著。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著上轎。放下轎簾。(索隱)周密。茗煙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煙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得我同一爺還到東府裏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索隱)仍入座聽戲。花自芳聽了有理。忙將寶玉抱出轎來。(索隱)可見身材尚小。送上馬去。(索隱)周密。寶玉笑說。倒難爲你了。於是仍進後門來。俱不在話下。卻說寶玉自出了門房中。這些丫環們。都越發恣意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索隱)富貴人家。新年兒。女意象逼真。偏他奶母李嬭。攆拄拐進來請安。瞧瞧寶玉。兒寶玉不在家。丫環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因歎道。自從我出去。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樣兒了。別的嬭嬭

越不敢說你們了。那寶玉是箇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己的。只知嫌人家醜。這是他的屋子。由著你們遭。越不成體統了。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二則李嬷嬷已是告老卸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不著他們。因此只顧頑笑。並不理他。那李嬷嬷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喫多少飯。什麼時候睡覺。丫頭們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箇討厭的老貨。李嬷嬷又問道。這盞碗裏是酥酪。(索隱)梅村詩云紛紛茗酪圖。如何點就茶經定。不磨移得江南來。禁地迴龍山。糞撥松羅是宮中用蓋碗。酪的實證。怎不送與我喫。說畢。拿起就喫。一箇丫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著的。回來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認。別帶累我們受氣。李嬷嬷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了腸子。別說我喫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箇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我的血變的奶喫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喫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喫了。看他怎麼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裏調理出來的。毛丫頭什麼阿物兒。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丫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還送東西孝敬你老人家去。豈有爲這箇不自在的。李嬷嬷道。你們也不必妝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爲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索隱)奉聖揆長挾券。當不爲至尊所喜。或有因茶逐宮人事。其與董妃斤斤爭厚薄。亦人情之常。明兒有了不是。我來領說。賭氣去了。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躺在牀上不動。寶玉因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倒是贏。

的。誰知李老太太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寶玉道：你們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著，襲人已回。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喫飯。多早晚回來。又代他姊妹問諸同伴姊妹。好一時換衣卸妝。寶玉命取酥酪來。丫環們回說：李奶奶喫了。寶玉纔要說話。襲人便忙笑說道：原來是留的這箇。多謝費心。前日我喫的時候好喫。喫過了好肚子疼。鬧的吐了纔好了。他喫了倒好擱在這裏。白遭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喫。(索隱)董妃之善解上意事多類此。讀其傳可知。你替我剝栗子。我去鋪牀。寶玉聽了。信以爲真。方把酥酪丟開。取栗子來自向燈前檢剝。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箇穿紅的是你甚麼人。(索隱)一篇中此是正文。故特從寶玉口中致語。以示警心者在此。襲人道：那是我的兩姨妹子。(索隱)不說是族妹。偏說是姨妹。又是故弄狡獪。防人窺破。寶玉聽了。讚歎了兩聲。(索隱)春風銅雀。情見乎詞。襲人道：歎什麼。我知道你心裏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裏配穿紅的。(索隱)裝傻賣乖。寶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樣的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我因爲見他實在好得很。怎麼也得他在僭們家就好了。(索隱)得隴望蜀。愛屋及烏。昭陽姊妹並承恩。故加一也字。襲人冷笑道：我一箇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纔往你家來。(索隱)不是奴才命。是娘娘命。清世家法。后妃見至尊亦稱奴才。此一役是此中正文。卻借襲人口中反說。寶玉聽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僭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

是我纔冒撞沖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索隱)此一句是通篇之主，卻仍正言反敘。寶玉笑道：你說的這話，怎麼叫人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裏，沒的我們這種濁物倒生在這裏。(索隱)天生麗質，當以金屋貯之。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倒也是嬌生慣養的。我姨父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裝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寶玉聽了，出嫁二字，不禁又瞎兩聲。(索隱)如今是我無緣小生壽命，正不自在。(索隱)多慣是冤家不自在。又聽襲人歎道：只從我來纔幾年，姊妹們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寶玉聽這話內有文章，不覺喫一驚，忙丟了栗子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議，叫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越發忙了，因問爲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們這裏的家生女兒，我一家都在別處，獨我一箇人在這裏，怎麼是箇了局？寶玉道：我不叫你也難。襲人道：從來沒有這理，便是朝廷宮裏，(索隱)特意選到宮廷一筆，俾閱者勿忘箇中本色也。也有定例，或幾年一選，幾年一入，沒有遠留下人的理。(索隱)定例，女子年過念五出宮，然曾經上幸者不與。別說你家，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不從你也難。襲人道：爲什麼不放我？果然是箇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太太必不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幾兩銀子留下，然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箇最平常的人，比我強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跟著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幾年。(索隱)黛玉下江南時，世

祖繼六七齡耳。董妃入京，必先有所止，後爲孝莊所喜，或即削之宮中，或先養之外戚，不能確知。然以年歲考之，至少必五六年後，方能侍上。既有伏侍史大姑娘幾年一說，當是在孝莊威臨中，也。內大臣鄂碩，儻亦椒房姻眷，如今又伏侍你幾年。（索隱）董年入宮，必在董妃見孝數年之後。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若說爲伏侍你好，不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伏侍的得好，是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又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成不得的。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心裏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只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慢些和他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箇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僭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爲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喫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斷不肯行的。（索隱）未得其新，先失其舊。未得其二，先失其一。是此中人之欲擒先縱，是作書人之借往明來，使人三思不厭。寶玉聽了，思忖半晌。（索隱）與前沈思一會相映，看他鬱鬱不得的情態。乃說道：依你說來，說去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箇人，這樣薄情無義呢。乃歎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該弄了來。（索隱）此數語又影照後來再嫁，借以敲擊薛蟠，見景生情。隨筆夾寫，臨了剩我一箇孤鬼兒。（索隱）清涼山坐化時，何嘗不是孤鬼。說著便賭氣上牀睡了。原來襲

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喫。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箇看著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箇地方。喫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況如今爹雖沒了。你們卻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原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回來。再多拘摸幾箇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必了。這會子又贖我做什麼。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鬧哭了一陣。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了。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著買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伏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衆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因此他母子兩箇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光景。他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發一塊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索隱)又敘襲人母兄一段心事。借阿姊之不出。以代寫阿姊之將入意外二字。可見其家人榮幸之態。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惡頑。自是出於衆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索隱)天生情種淫根。近來仗著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縱馳蕩。任意恣性。最不喜正務。每欲勸諫。料不能聽。(索隱)賤警戒且。自是賈后妃的行徑。無怪愛之者譽之不容口。讀傳可知。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索隱)真是魏徵魏瓘。今見寶玉默默睡去。知其情

之不忍氣已餒墮。自己原不想粟子喫。只因怕爲酥酪生事。又像那蘅雪之茶。於是假粟子爲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索隱) 妃傳中言董妃善爲下人緩頰者多類此。於是命小丫頭子們將粟子拿去喫了。自己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淚痕滿面。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麼傷心的。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寶玉見這話有因。便說道。你倒說我。還要怎樣留你。我自己也難說。襲人笑道。偕們素日好處。自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擱在我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了。(索隱) 靠不住。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三兩件。就是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同看著我。守著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還不好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般輕煙。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索隱) 涅槃真如之理不外一空字。情性根中有色。有空故能發出此一段議論。莊子謂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亦是此義理。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願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裏去。就去了。急得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我正爲勸你這些。更說的狠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索隱) 滿州好吉祥宮廷尤多忌諱。寶玉道。改了。再說你就擰嘴。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罷。只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諛謗。只作出箇喜讀書的樣子來。也叫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裏想著我家世代讀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但不喜讀書。已經他心裏又氣又惱了。而且背前背後亂說些。

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箇字叫做祿蠶。（索隱）朝廷所見之讀書人，大概真是祿蠶，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索隱）世祖專講明心見性之學，故重此一語，此數事非婢妾所能知所能道，及世祖恆言者，作者特注筆借襲人口中一露，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編纂出來的。（索隱）世祖天寶聰明識解超悟，非常人所及，此論雖過執，然理自可通，這三話怎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時打你。（索隱）睿王或常有撻伯禽之舉耶，觀於本書三十三回及諸書所載，睿王專擅行動，均有可見，叫別人怎麼想你。寶玉笑道：「再不可毀僧說了。那時我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誇道調脂弄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事，再不許喫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索隱）真是奇癖，真是意淫。寶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麼快說。」襲人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你若果然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擡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這裏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索隱）以后相許，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箇福氣，沒有那箇道理。（索隱）董妃傳言廢后之時，本擬封妃爲后，后自辭讓，故云有那福氣，沒有那箇道理，那福氣是可得也，沒那道理是得而不居也，意頗關合。總坐了也。沒甚趣。（索隱）李夫人以倡進千古難創此名，一時遠貴亦復何趣，二人正說著，只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天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嫫嫫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正亥正。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體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扎掙的住，次後挨不住，只要睡著，因而和衣躺



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診視。(索隱)加一傳字，便非常人延醫可知。說道：「不過偶感風寒。」(索隱)董妃在弱偶一出宮，便受感冒，寫其病爲證其勞。「噢，一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他蓋上被窩，渥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彼時黛玉自在牀上歇午。丫環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繡線簾，進入裏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裏。忙走上來推他道：「好妹妹，纔喫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黛玉見是寶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事小，睡出病來的事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著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開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裏去？見了別人，就怪膩的。』黛玉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裏，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著，俗們說話兒。』寶玉道：『我也歪著。』黛玉道：『你就歪著。』寶玉道：『沒有枕頭。』黛玉道：『放屁！外面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著。』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箇腌臢老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請枕這一個。』說著，將自己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拿一個來枕了。二人方對面倒下。黛玉回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又是誰的指甲括破了？」寶玉側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括的，只怕剛纔替他們淘澄胭脂膏子，濺上了一點兒。」說著，便找手帕子來要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內說道：「你

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帶出幌子來。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著那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吹到舅舅耳邊裏。又大家不乾淨惹氣。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卻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索隱)梅菴憶語。小琉善薰香。懷袖香皆手製。非肆料可比。作者故以叙黛合泥之。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衣袖扯住。要瞧籠著何物。黛玉笑道。這等時候。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道。既如此。這香是那裏來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櫃子裏頭的香氣。衣服上薰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球子香袋子的香。(索隱)是梅菴憶語所謂如風過伽楠。露沃薔薇。熱磨琥珀。酒傾犀笋之味耶。抑所謂鬱勃氤氳。間有梅英半箭。荷鵝梨蜜脾之氣。靜參鼻觀者耶。不然。則所謂久蒸衾枕。和以肌香。甜豔非常。夢魂俱適者是矣。作者探芳獵豔。融蒼而一之。故宛不言其香之何自發。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兒兒霜兒雪兒。替我泡製。我的有不過是那些俗香罷了。(索隱)憶語中。記賈子與董姬選才細製。諸費料量。自是雅人深致。然纏卿口語。肆製謂之俗香。則此可稱為雅香。亦佳名也。書中花兒兒霜兒雪兒。及親哥哥親兄弟等詞。均記賈董開情。閨中精選合製之樂。不然。默霸王之粗莽。亦於冷香何與哉。況董已入宮。香或獨製。溯前知後。作者亦意想得之。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些。不給你箇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著。翻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便伸手向黛玉膈肢窩內兩脇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寶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著喘不過氣來。口裏

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說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髮。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問什麼。暖香。黛玉點頭笑。說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寶玉方聽出來。笑道。方纔求饒。如今便說狠了。說著。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著。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個不住。黛玉便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要去不能。俗們斯斯文文的。論著說話兒。說著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怕蓋上臉。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黛玉只不理他。寶玉問他幾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情。黛玉不答。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便哄他道。噯。你們揚州衙門裏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見他鄭重。又且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問什麼事。寶玉見問。便忍著笑。順口謊道。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箇林子洞。黛玉笑道。這就扯謊。自來也沒有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著呢。你那裏知道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謊道。林子洞裏原來有一羣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說明日乃是臘八日。世上人都是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菓品短少。須得趁此打劫些來。方好。及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小耗。前去打聽。二巡小耗回答。各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裏菓米最多。老耗問米有幾樣。菓有幾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菓品有五種。一紅裏。二栗子。

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老耗聽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香芋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芋。只見一箇極小極弱小耗應道。我願去偷香芋。老耗並眾耗見他這樣。恐不諳練。又恐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卻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此去管比他們偷得還巧呢。眾耗忙問如何得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變。也變成箇香芋。滾在香芋的堆裏。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卻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眾耗聽了。都道妙卻妙。只是不知怎麼箇變法。你去先變箇我們瞧瞧。小耗聽了。笑道。這箇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說變。竟變了一箇最標緻美貌的一位小姐。眾耗忙笑道。說變錯了。原說變菓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這菓子是香芋。卻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索隱）的香玉呢。此一段不過爲拈立香玉二字。然就上文看起。襲人歸省感寒。此間諸談破睡。當是情僧眷護董妃病時情事。神光離合。全在讀者參詳。黛玉聽了。翻爬起来。按著寶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騙我呢。說著便擰。寶玉連忙告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爲聞見你的香氣。忽然想起這箇典故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典故呢。一語未了。只見寶釵來了。笑問誰說典故。我也聽聽。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還有誰。他饒罵了。還說是典故。寶釵道。原來是寶兄弟。怪不得他。他肚子裏

的故典原來多。只是可惜一件。凡該用故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裏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倒想不起來。(案隱)情僧上元應制時。或有從臣捉刀助字之事。時本童年亦無足異。見別人冷的那樣。他急得只出汗。(案隱)神形如繪者。亦珥筆塵中耶。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黛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倒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手了。可知一報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到這裏。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吵嚷起來。未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案隱)本回但記世祖微行入董妃家事。董妃南行。挈年同返世祖就宮中演劇之際。偶幸及之後。遂因緣入宮。亦奇聞奇事也。本回書其事於歸省之後。前回又言黛玉因有此大典。晝夜兼程。是可見年之久。宮當在順治七年正月以後。世傳太后下嫁一事。或非無因而發。王臺沼經營於上元之夕。請慈駕臨幸西苑。亦屬意中之事。事在庚寅正月。喪人之病。黛玉之酸。均喻董妃陪宴侍遊之態。則其事在游幸以後。概可知矣。董妃於順治十三年始封貴妃。意其初不過。王邸給事或內大臣。養女出入慈寧。(清初本有福晉命婦入宮陪侍之例。至順治十一年夏四月奉諭停止。諭云。歷代以來。無命婦更番入侍之例。所以殿上下之體。杜絕嫌疑也。今蒙天眷。奄有洪基。內外倫常。首當隆重。朕曾奏請聖母。皇后將隨侍皇后及王貝勒等。福晉命婦。概行停止。奉皇太后懿旨。此言甚是。隨我命婦。我自裁定。其皇后及王貝勒。福晉貝子。公夫人。隨侍命婦。俱著停止。其隨侍王貝勒貝子。父母之命婦。各該王貝勒。列名具奏。候旨入侍。大朝日期。大臣命婦。照例上朝云云。本無拘禁考之十一年。上諭開國時。漢裝婦女。出入宮禁者。至多相傳。自世祖因董妃出家。孝莊愆前。遂乃頒不准纏足婦女入宮之鐵券。隨侍之例。始一概革除。當初直不問嫌疑。盡人可以混。

入未受封之始本無定名定分出宮歸省不爲破例雖可出則年可入不煩言可解或謂元春歸省一段文章即暗藏董妃出入內大臣家之事不知妃固微服便出且未受封安得有此堂皇之接駕書中於歸省之後夾帶襲人歸省一層且敘明爲賈斷之梅香未始無記異詭奇一翻而無不翻之意董之有家其歸當非一次此次因敘年並及並著其事於大典之後以意揣之上好下甚情僧必有所見乃敢放意徵求董妃細心人亦必知不足以動慈威始不以秦毓入宮爲懼謂歸省指斥董妃非事實也本回起首數言爲了結上回之事自偏這一早句起專提接襲人回一事爲慰望伏案以下接敘寶玉無聊光景適有賈珍請看戲一事趁人衆誼鬧之際乃敢放膽微行中間提出各戲名皆大內所有可見爲宮中演劇否則大典未久西苑尙在熱鬧場中以下敘慰望畫中人一層偏偏遇鴛鴦野合此爲本書慣例正文所不言往往另撮一二小事作影此一段既影董年之名又特點明造化之貴可見因慰望此美而得彼美幽房相聚便如若煙萬兒所爲小琬之引類呼朋媒勾引殆不得謂之無罪矣以下敘到襲人家穿紅之女一見傾心雖不言結果何如而襲人之三約既從想公子之千金不吝同居二美自在箇中讀者就襲人先激後諷各種語氣中求之又言其妹如何嬌愛如何將嫁何一非先難後獲虔婆擡價的口吻卻又借反言道出花銀子買進來一層說得易如反掌更可見其究竟必不出此既蒙天眷恐幾兩銀子亦不必花矣以下敘襲人既歸而病黛玉午倦而眠全是董妃還宮後情僧愛護情況書中標花解語玉生香數字作目上一層言妃之善解人意下一層言妃之懷袖生香數端大事均已紀明就宮中閒情說起解語花爲明皇愛妃的故事玉生香爲藍田種玉的根由吐屬風流謂人韻事繁華鉅極之後繼以綺麗纖情章法尤當行出色不同直可作一大段看故不必細爲分疏也

(證花評) 尊府演劇，較爾神鬼亂出，忽又奴屬畢露，及揚揚過會佛號行者，一派邪亂空虛，暗照寧府行爲結局。

(又) 說見與茗煙乘間私通，可見寧府家教之疏。

(又) 寶玉若非厭看熱鬧戲，何由一人走至小書房，若非撞見茗煙與兒偷情，何由尋至襲人家，文章善於引綫。

(又) 襲人不肯出賈府心事，後文補寫，卻先與寶玉眼中看見，看兩眼爾紅，問也哭，子參陽犬，筆則甫寫一昏，更不讓突。

(又) 襲人說前日喫酥酪肚痛嘔吐，善於排解。

(又) 襲人試探寶玉，實是解語花。

(又) 寶玉說等我化成輕煙，被風吹散，憑你們去，直伏後來出家走散。

(又) 黛玉同寶玉雖是兩箇枕頭，卻是對面同睡，又看見寶玉左腮紅點，湊近手撫用帕揩拭，兩人恣意戲謔，若非寶釵走來，恐有不堪問處，作者借寶釵截住，又借李嬖噪鬧走散，是以藏蓄筆作截斷。

(又) 花解語玉生香，自然巧對。

(又) 此回寫襲人一心跟定寶玉，反照後來改嫁蔣伶，寫黛玉自然有香，正照寶釵丸藥生香。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卻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

「索隱」何等體貼何等調護。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己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聽。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喚呢。那襲人待他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揎他。可見老背晦了。」（索隱）寫妃子之不善籠絡小人。多中其忌。寶玉忙欲起過去。（索隱）寫借爲妃子言所動。寶釵一把扯住道：「你別和你媽媽吵。才是他老糊了。倒要讓他一步爲是。」（索隱）寫妃子之敵。專能得小人之心。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見李嬪嫻拄著拐杖。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索隱）書中數寫襲李之事。意必奉聖以至於寵貴妃。故尋其隙。忘了本的小娼婦。一語施之襲人。過當施之董妃。適揭其短的是忌者。意中之所必言。妃之不得正位。宮中箠以此故。書中特錄李嬪嫻野爲指實也。我擡舉你起來。」（索隱）妃之入宮。奉聖有力。故有挾騙動爭。禍敷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大樣的。躺在炕上。見我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妝狐媚子。哄得寶玉。哄得寶玉不理。我只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幾兩銀子買來的毛丫頭。這屋裏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箇小子。看你這妖精似的。哄人不哄人。」（索隱）書中未封貴妃以前。恆有之事。襲人先只道嬪嫻不過爲他瞞著生氣。少不得分辨。說病了纔出汗。蒙著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後來聽見他說。哄寶玉。又說配小子。由不得又羞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索隱書中之襲人。何等得人。心傳中之董妃。何等獲人。望而李嬪嫻與襲人。可見情猶猶。看過後。足動人。忌寶玉雖聽了這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他分辨。病了喫藥。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丫頭們。李嬪嫻聽了這話。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著那起。狐狸。那



裏還認得了我。叫我問誰去。誰不幫著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跟前。去講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喫不著奶子。把我丟在一旁。(索隱)可見一時。嬪御都俯首降心。無怪追封詔中有宮闈式化一語。逞著丫頭們要我的強。(索隱)此為中怨之根。一面說。一面也哭起來。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來勸道。媽媽你老人家擔待他們些就完了。李嬷嬷見他二人來了。便訴委曲。將當日喫茶。茜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叨叨。說箇不了。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算了輸贏帳。(索隱)算賬輸錢不過是觀筆。此照鳳不知指何人。不外諸王福晉之恆入宮中。為太后所喜者。聽得後面一片聲嚷動。便知李嬷嬷老病發了。揜排寶玉的人。(索隱)上之眷。人所共曉。借端趨奉。以博上歡。此為解紛之本意。專寫此筆。以見後來董妃之死。下石者仍此輩人。董妃當日之寵貴。驚人。明趨暗誘。良有以也。正值他今日輸了錢。遷怒於人。(索隱)此層是陪筆。其怒亦因人而施。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嬷嬷笑道。嬷嬷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剛喜歡了一日。(索隱)大節下是上元節。那喜歡一日。是所喜果何事。那看十八回當能確指。此亦借端補出寫事後。人情你是老人家。別人吵嚷。還要你管他們。纔是難道。你反不知規矩。在這裏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燒的滾熱的野鷄。快跟我來。喫酒去。一面說。一面拉著走。又叫豐兒替你拿奶奶拿著拐棍子。擦眼的手帕子。那李嬷嬷腳不沾地。跟了鳳姐兒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索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討箇沒臉強似受那媳婦的氣。(索隱)又點媳婦二字。李雖憨蠢。然既久。處大家又

當諸女郎前豈能以此言譽未嫁之女不過作書人借指後面寶釵黛玉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他這一陣風來把箇老婆子撮了去寶玉點頭歎道這又不知是那裏的帳只揀輒的欺負又不知是那箇姑娘得罪了上在他帳上了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說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做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認不犯著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著寶玉道爲我得罪了一箇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爲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彀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索隱）龍在一身人言何怕此飛燕所以召千人之指也妃子當日將母同平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熱火燒自己守著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著病別想那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爲這些事生氣這屋裏一刻還住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如此吵鬧可叫人怎麼過呢你只顧一時爲我得罪了人他們都記在心裏遇著坎兒說得好說不好聽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勉強忍著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端了一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叫他起來便自己端著與他就枕上喫了即令小丫環們鋪炕襲人道你喫飯不喫飯倒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做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好寶玉聽說只得依他去了簪環看他躺下（索隱）真能細心體貼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喫飯飯畢賈母猶欲同那幾箇老管家的嫵嫵鬪牌寶玉記著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朧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熱鬧

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見驪月一人在外間房裏燈下抹骨牌。寶玉笑道：「你怎麼不同他們去？」驪月道：「沒有錢。」寶玉道：「牀底下堆著那些，還不穀你輸的。」驪月道：「都頑去了。」這屋子交給誰呢？那一箇又病了。滿屋裏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婆子們都老夭拔地，服侍了一天。也該叫他歇歇。小丫頭們也服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頑去，所以我在這裏看著。寶玉聽了這話，公然又是一箇襲人，因笑道：「我在這裏坐著，你放心去罷。」驪月道：「你既在這裏，越發不用去了。」偕們兩箇說話頑笑，豈不好？寶玉道：「偕們兩箇做什麼呢？怪沒意的也罷了。早晨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罷。驪月聽了，便道：「就是這樣說著，將文具鏡匣搬將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梳篦，只篦了三五下，見晴雯忙忙走來取錢，一見了他兩箇，便冷笑道：「哦，交盃盞還沒喫，倒上了頭了。」（索隱）此一段似寫妃子掖入宮後，承恩之始，羊車偶幸，尚未定名，故借晴雯口中道出。寶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這麼樣大福，說著拿了錢，便捧了簾子出去了。」寶玉在驪月身後，驪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寶玉便自鏡內笑道：「滿屋內就只是他磨牙。」驪月聽說忙向鏡中擺手。寶玉會意，忽聽一聲簾子響，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偕們倒得說說。驪月笑道：「你去，你的罷，何苦又來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著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索隱）更補實一筆，仍在虛步。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著一徑去了。這裏寶玉通了頭，命驪月悄悄的服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次

日清晨起來。襲人已自夜間發了汗。覺得輕省些。只喫些米湯靜養。寶玉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來閒逛。彼時正月內。學房中放年學。闈閣中忌針黹。(索隱)京俗正月望前二月二日闈人不動針。謂之札龍頭。札龍眼。忘者有鬼。宮中亦尚其說。常言謂之媽媽經。都是閒時。因賈環也過來頑。(索隱)太宗十二子。世祖次九。有第二人。此不知何指。正遇見寶釵香菱鶯兒三箇人圍棋作耍。(索隱)諸王貝勒爲帝親子。至年十八。謂之及歲。方分邸。未及歲者。仍隨母居宮中。常日起居有所謂阿哥。所以殿內外賈環此來。當是入正宮謁后。賈環見了。也要玩寶釵。昔看他。也如寶玉。並沒他意。今兒聽他要頑。讓他上來坐了一處頑。一弄十箇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歡喜。誰知後來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著急。趕著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若擲箇七點便贏。若擲箇一點亦該贏。如其擲三點就輸了。因拿起骰子來。很命一擲。一箇坐定了五。一箇亂轉。鶯兒怕著手只叫么。賈環便瞪著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環急了。伸手抓起骰子。然後就拿錢。說是箇六點。鶯兒便說分明是箇么。寶釵見賈環急了。便啾鶯兒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鶯兒滿心委屈。見寶釵說。不敢出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啣嚙說。三箇做爺們。還賴我們這幾箇錢。連我也不放在眼裏。前日和寶二爺頑。他輸了那些。也沒有著急。剩的錢還是幾箇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就忙喝住了。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我不是太太養的。說著便哭。寶釵忙勸道。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

你又罵鶯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況。問是什麼了。賈環不敢做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弟的怕哥哥。(索隱)滿人頗尚此禮。為王者弟。更不待言。卻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索隱)世祖不尚威嚴。殆即東華錄等書所稱為寬仁大度者耶。他想著兄弟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多事。反生疎了呢。況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看待。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了他。(索隱)是仁是恕。有漢惠同寢明皇大被之風。庶出一層。又見為他妃所生。與上不同母。更有箇獸意思存在心裏。你道是有何獸意。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薛寶釵等人。他便料定天地靈淑之氣。只鍾於女子。男兒門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叔兄弟之倫。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只得聽他幾句。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索隱)專意綺羅。無心及此。並不想自己是男子。須要為子弟之表率。(索隱)內藏是身為天子。表率諸王之意。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索隱)其地位可怕。其性情不可怕。大非世宗待兄弟所可同語。卻怕賈母。纔讓他三分。(索隱)上忌孝莊。現今寶釵生怕寶玉教訓他。倒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寶玉道。大正月裏哭什麼。這裏不好。到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譬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捨了這件。取那件。難道你守著這件東西哭會子。就好了不成。(索隱)毫無嚴厲訓斥之語。是婉勸。是禪機。是敷衍了事。面面俱有。是當日世祖訓弟情詞。你原來自取樂的。倒招的自煩惱。不如快回去呢。(索隱)明於勸人。暗於勸己。諸妃

何嘗不是取樂的。賈環聽了，只得回來。（索隱）究竟不敢違旨，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是那裏墊了蹄窩來了。（索隱）太平閒人註：蹄窩，車溝也。人被屈壓爲墊蹄窩，北人俗語也。賈環便說同寶姐、姐頑來著。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擗盤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裏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正說著，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聽在耳內，便隔窗說道：大正月裏，怎麼了？兄弟們小孩子家，一點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樣話做什麼？憑他怎麼去，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家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橫豎有教訓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的出來。趙姨娘也不敢出聲。鳳姐向賈環說道：你也是箇沒性氣的東西。時常說給你，要喫要喝要頑要笑，你愛同那一箇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同那一箇頑。你總不聽我的話，反教這些人教的你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自己又不尊重，要往下流裏走。安著壞心，還只怨人家偏你呢。輸了幾箇錢，就這麼樣兒。因問賈環你輸了多少錢？賈環見問，只得諾諾的說道：輸了一二百錢。鳳姐道：虧你還是爺們，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串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樣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訴學裏，皮不揭了你的。爲你這不尊重，你哥哥恨得牙癢癢，不是我攔著，窩心腳把你的腸子踢出來呢。喝令去罷。（索隱）嫂嫂威至，此反以形況之不處，此段事或出諸王，或出諸福晉，已不可深考。孝莊初始，亦太宗一妃，後以子貴，尊爲太后，同列妃嬪，有

子者相忌相畏。本在人情。前寫熙鳳拉李媽是顯世祖。此寫熙鳳斥趙妾是顯孝莊。帝王家專以位號定貴賤。尊卑其差異。乃相懸如此。劉妃有統率衆福晉之位。望又以能名此事。或其所爲亦殊難定。書中借此爲環鳳結恨之始。亦佳。賈環諾諾的跟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索隱)漸爲所動。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寶玉聽了攥身就走。寶釵笑道。等著。僭門兩箇一齊走。瞧瞧他去。說著下了炕。同寶玉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了他兩箇。忙問好。厮見。正值林黛玉在旁。因問寶玉在那裏來。寶玉便說。在寶姐姐家來。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裏絆住。不然。早就飛來了。(索隱)史大姑娘時常往來。當時喻孔四貞之出入宮禁。黛玉酸語。意應逼真。寶玉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裏一遭。就說這話。(索隱)大有玉環妬梅妃的光景。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說著。便賭氣回房去了。(索隱)恃寵而驕之態。寶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句話。你倒底也還坐在那裏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自己來納悶。黛玉道。你管我呢。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作踐了身子呢。(索隱)真能刻意溫存。其多情在後。主明皇以上。黛玉道。我作踐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大正月裏。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要說死。我這會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如何。(索隱)梅村贊佛詩。陛下萬年壽。妾命如塵埃。即此一段。語氣可見。董如勳。好言死。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的鬧。我還怕死呢。倒不如死了乾淨。林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這

樣鬧。不如死了乾淨。寶玉道：我說自家死了乾淨，別錯聽了話。賴人正說著，寶釵走來說：史大妹妹等你呢。說著便推寶玉走了。(索隱)前之一拉，後之一推，不免特意爭流。這裏黛玉越發生氣，悶向窗前流淚。沒兩盞茶時，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箇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聽黛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死活憑我去罷了。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耍，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會笑。(索隱)似指董年，否則指靜妃或四貞。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來作什麼？寶玉聽了，忙上前悄悄的說道：你這箇明白人，難道親不隔疎，後不僭先。(索隱)年初入宮，冊立新后與冊封孔妃，均在小環入宮之後，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卻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僭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姊妹。(索隱)是映照上文襲人之妹。論親戚他比你疎。第二件，你先來。僭們兩箇一桌喫一牀睡。自小兒一處長大的，他是纔來的，豈有箇爲他疎你的？黛玉啐道：我難道叫你疎他？我成了什麼人呢？我爲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爲的是我的心。你的心難道就知道你的心？絕不知道我的心不成。黛玉聽了，低頭不語。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惱人難受。就拿了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些。怎麼你倒脫了青氍披風呢？寶玉笑道：何嘗不穿著。見你一惱，我一暴躁，就脫了。(索隱)既見世祖心專意擊，又見薛旺性燥，與上寶釵所說出汗相映。黛玉歎道：回來傷了風，又該餓著吵喫的了。(索隱)滿人遇感冒，以淨飯爲主。至今世家中多有行之者。可見宮中亦然。黛玉哭泣



中仍照料周至。情僧安得無情。二人正說著，只見湘雲走來，笑道：「愛哥哥。」（索隱）四真生長湘桂之間，其舌自獻讀，二如愛是湘南之音，非咬舌也。書中敘此特見不壞京音，作南蠻語者為四真耳。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箇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了。」（索隱）似四真學京音而未純熟，故宮中人以爲笑書中，指咬舌亦是春色，暗藏寶玉笑道：你學慣了。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是，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著見一箇打趣一箇。」（索隱）董妃自高身價，必好嘲弄其儕，亦遭急的種子。我指出一箇人來，你敢挑他麼？我就服你。」黛玉便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箇好的。」（索隱）以此揆之，此時之寶釵當指靜妃，時尚爲新后，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裏敢挑他呢。」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索隱）兩姑之間難爲情，情僧頗難爲情，故早爲岔開，免令圖窮七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著明兒得一箇咬舌兒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阿彌陀佛。」那時纔現在我眼裏呢。」（索隱）此又暗指情僧，遠人語亦舌強，說的衆人大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雜糅而成，專寫一妬字。第一段爲李嫵之妬，隱喻奉聖之妬，董妃第二段爲趙姜之妬，專寫太宗妃之妬。寶玉妬孝莊第二段，黛玉妬釵，亦妬黛玉隱喻宮中之互相妬，而足與小宛抗衡者惟此一入，末段插入湘雲，又見四真尚不足以敵妃，聊借他人以自壯。一箇妬從首至尾無一非暗闕蛾眉也。照鳳非正言之人，而偏有彈妬之事。

當時至尊親政臣妾咸諂事東宮抑弱扶強的是小人慣技加以正言二字足見徒尙虛章奏劾人曰彈就彈字思之或隱指馮銓等力爭廢后之事后之廢由於妃之妬書中寫寶釵種種爭寵情況當是中忌的根本末復由湘雲反激當是發難的原由不言黛玉復作何詞則武墨藏心驪姬夜泣慧心不遠已不言可知矣一時疏爭廢后之人未必皆端正士而釣名沽直迎合慈寧之入之言與鳳姐相去有幾書中加一彈字以見其事重一妬字以露其由並以謔語相戲含酸相鬪面面稱托故知此回敘宮中爭寵並及外廷建言也不然鳳姐正言指挾李璉行時那指在趙美窗外耶兩皆可系事太平常作紅樓人豈好推此釐墨殆始則以見妃之不免後其長繼則以見情僧之不能率其家雨面烘托全神自見在讀者於言外求之也本回明分兩段實言一事故不復代爲爬梳

(護花評)元妃省親後正月未過無事可寫故敘婢女們賭錢以見富貴之家新正熱鬧氣象

(又)借李嬖噪罵寫襲人之能忍借襲人之病睡逗起麝月晴雯爲後文伏筆

(又)借賈環之稚蠢寫趙姨之嫉妬亦是伏筆

(又)鳳姐於李嬖噪罵用好言勸解於趙姨之妒忌則用正言彈壓一是愛憐襲人一是憎嫌趙姨而趙姨之敢怒而不敢言其結怨亦始於此

(又)借史湘雲之來寫黛玉之賭氣說出倒不如死了等語亦是伏筆

# 紅樓夢索隱卷五

##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輕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絆倒了。那裏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遭兒罷。林黛玉拉著手說道。我要饒了雲兒。再不活著。湘雲見寶玉攔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腳笑道。好姐姐饒我這遭兒罷。却值寶釵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箇看寶兄弟面上。都丟開手罷。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寶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說你。四人正難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那天已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來睡。(索隱)寫湘雲新至。寶玉至貪戀寢。次早。天方明時。便披衣靴鞋往黛玉房中來。(索隱)此處之黛玉。不知指宮中何人。湘雲則指四貞也。孔有德傳云。有德闖門死難。世祖與太后憫其死於王事。止遣一女令送入宮中。爲太后養女。咸愛四貞。及四貞年十六。太后爲擇佳婿。四貞自陳有夫。蓋有德存。且已許配偏將之子。延齡矣。又云。四貞美而才。喜出入宮掖。據此。則四貞未嫁時。恆居宮中。嫁後亦時相往來。位號和碩格格。在內。必無專宮。可居故晉中。謂與黛玉同房。意蓋本此。此段寫寶玉之朝夜過從。卽隱含情僧眷愛四貞之事。

順治十三年六月禮部上諭奉聖母皇太后諭定南武壯王女孔氏忠勤嫡裔淑順端莊堪翊靈輿宜立為東宮王妃爾部即照例備辦儀物候旨行冊封禮云云世祖欲以四貞為妃故傳中有為擇佳婿之語後四貞自陳有婿乃詔求延齡入京賜婚仍為夫婦前詔作罷梅村仿唐人本事詩四首皆為四貞而作第一首所謂聘就蛾眉未入宮待年長能主恩空者是也書中此段情形必四貞待年之時業已滄桑眷際特冊封未定或尙無他耳卻不見紫鵲翠縷二人（索隱）翠縷乃湘雲之婢合孔雀之孔雀只有他姊妹兩箇尙臥在衾內那黛玉嚴嚴密密裹著一副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那史湘雲却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彎雪白膀子摺於被外又帶著兩箇金釧子寶玉見了歎道睡著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索隱）四貞才大志驕為武人或染湘南垣秦雄直之氣故曰湘雲一面說一面輕輕替他蓋上（索隱）形跡之間不能無情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著定是寶玉因翻身一看果不出所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寶玉說這早晚還早呢你起來瞧瞧黛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出至外間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裳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臺傍邊只見紫鵲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臉翠縷便擎殘水要潑寶玉道站著我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著便走過來彎腰洗了兩把紫絹遞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裏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箇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呢寶玉也不理他忙忙的要青鹽搽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妹妹替我梳上頭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

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呢？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戴冠子，勒子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說著，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一一梳篦。（索隱）事甚盡肩，情味可想。在家不戴冠子，並不總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索隱）又指世祖理髮之異，總編一根大辮，紅絲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腳。湘雲一面編著，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丟去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了，不防被人揀了去，倒便宜他。黛玉傍邊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去了。（索隱）世祖多情，必常有不寶珠玉，隨意贈人之事，為後宮所察見，故有此筆妙在關合寶釵，亦不露痕跡。寶玉不答，因鏡臺兩邊都是雜奩等物，順手拏起來賞玩，不覺順手拈了臙脂，意欲往口邊送，又怕湘雲說，正猶豫間，湘雲在身後，伸手過來，拍的一下，將臙脂從他手中打落，說道：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改。（索隱）亦是雅癖，何必改卻？但南朝有井北地無山，恐君王不宜出此耳。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見這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裏去了？襲人冷笑道：寶兄弟那有在家的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歎道：姊妹和氣，也有箇分寸禮節，也沒有黑夜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旁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倒別看錯了這箇丫頭，聽他說話，倒也有些見識。寶釵便在炕上坐下，慢慢的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

深可敬愛。(索隱)結黨陷人，小人慣技，是爲毀譽紛交之始。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般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麼？」那裏知道你們的緣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又動了真氣了？」襲人冷笑道：「我那裏敢動氣，只是你從今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不必支使我，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索隱)此段寫董妃因情情多愛，有意納諫，然入宮見嫉，四貞或不樂居，否則爲董所尼，故不果封。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寶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爲駭異，禁不住趕來勸慰。那襲人只管合著眼不理。寶玉無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了？」(索隱)按書中之例，應說你襲人姐姐，此但言姐姐，不提名字，在書中論，可見襲人與之親厚，就本事論，董年本爲小璉之妹，故不必提名，作者寫麝月一層，特地襯出，爲璉年南人之事，其有意指點，均在此等處也。麝月道：「我知道麼？問你自己便明白了。」寶玉聽了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說道：「不理我罷，我也睡去。」說著，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睡下。襲人聽他無動靜，微微的打盹，料他睡著，便起來，拏一領斗篷來，替他蓋上。只聽聽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仍合目妝睡。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後我也只當啞了，再不說你一聲。何如？」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麼了？你又勸我，你勸也罷了，剛纔又沒勸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著是爲什麼。(索隱)杏子合酸的真情況，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的是什麼話兒。襲人道：「你心裏還不

明白。還等我說呢。正鬧著。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吃了幾碗飯。仍回至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索隱)又點一筆。特示為姊妹花也。一並連麝月也不理。(索隱)情況逼真。揭起輕簾。自往裏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致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著出來。喚兩箇小丫頭進來。寶玉擎一本書。歪著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只見兩丫頭在地上點著。一箇大些的。生得十分清秀。寶玉便問你叫什麼名字。那丫頭答道。叫蕙香。寶玉又問是誰起的這箇名字。蕙香道。我原叫芸香。是花大姐改的。寶玉道。正應該晦氣罷咧。什麼蕙香呢。又問你姊妹幾箇。蕙香道。四箇。寶玉道。你第幾箇。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日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箇配。比這些花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索隱)小斑姓董。字青蓮。董與芸均草類。蓮與蕙均花類。作者恐人不知此間之襲人為代何人。故又借四兒名字上喚醒。一面說。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半日。抵嘴兒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出房門。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拈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喚家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箇四兒。是箇乖巧不過的丫頭。見寶玉用他。他便變盡方法。籠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眼饒耳熱之餘。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卻冷冷清清的。一人對燈。好沒興趣。待要趁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已後越來勸了。(索隱)此之謂智足以拒諫。若拈出作土人的模樣。鎮唬他們。似乎無情太甚。說不得橫了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

家也要過的。(索隱)果真死了，便過不成，便權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燭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華經。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擢亂六律，鑠竽瑟，塞瞽矐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備棄規矩，僮工垂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著酒興，不覺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毀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愛戀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索隱)世祖天姿穎悟，雅尚釋老，故善擬莊，續畢，擲筆就寢，頭剛著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著，看凍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厮鬧，若真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转，自己反不得主意。真一夜沒好生睡，今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回意轉，便索性不探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索隱)嬌態動人，情意安易喪滅。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倒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裏去梳洗，再遲了。



就趕不上了。（索隱）是異言是諛語，委婉可聽。寶玉道：我過那裏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嗎？你愛那裏去，就過那裏去。從今偕們兩箇，丟開手，省得雞爭鵝鬪，叫別人笑橫豎。前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箇什麼四兒五兒伏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得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著呢。比不得你，拏著我的話當耳傍風。夜裏說了早起就忘了。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拏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簪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箇樣子。寶玉道：你那裏知道我心裏急？襲人笑道：你也知道著急麼？可知我心裏怎麼。（索隱）更急，快起來洗臉去罷。說著，二人方起來梳洗。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見寶玉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是筆竄一絕云。

無端弄筆欲何云。

勦襲南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卻將醜語詆他人。

果有其事，特字句未必同耳。

（索隱）琬善吟詠，惜僧亦有才思，詩與文或

題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兒病了，正亂著請大夫診脈。大夫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症。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

不好。大夫道：症雖險，卻順。倒還不妨。預備桑蟲、豬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擎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掃淨室，款留兩位醫生，輪流斟酌診脈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案隱） 鼓巧，如發痘，如此慎重，乃因國初滿人入關，初有痘疹，往往致命，故視之甚重。英王、福晉均死於痘，豫王亦死於痘，睿王建避痘所，復奉世祖至關，外避痘，可見當日之畏視。此疾書中獨言巧姐患痘，蓋指豫王之病而言，病中不潔，因而短折，故隔房之說尤真切也。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鳳姐與平兒都隨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暫將小廝內清俊的選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箇極不成才，破爛酒頭廚子，名喚多官人，見他懦弱無用，都喚他作多渾蟲。（案隱） 滿人名多者，最夥。豫王名多鐸，雷子一曰多爾博，一曰多尼滿人之名首，一字人即呼以爲姓多渾蟲，或卽豫王之微稱，否則府中旗員有名此者也。因他父母給他娶了一箇媳婦，今年方二十歲，也有幾分人才，又兼生性輕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蟲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榮寧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媳婦妖嬈異常，輕浮無比，衆人多呼他作多姑娘兒。（索隱） 似指府中旗婦，如今賈璉在外煎熬，往日也見過這媳婦，垂涎久了，只是內懼嬌妻，外懼嬰童，不會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有意於賈璉，只恨沒空。今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也要走三四輪去，招惹賈璉，似飢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小廝們計議，多以金

帛相許焉有不允之理。況都和這媳婦是舊交。一說便成。是夜多渾蟲醉倒在炕。二鼓人定。賈璉便溜進來相會。一見面早已神魂失據。也不及情談款敘。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遍體筋骨癱軟。使男子如臥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賈璉此時恨不得渾身化在他身上。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兒。供著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爲我腌臢了身子。快離了我這裏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那裏還有什麼娘娘。」(索隱) 俗稱后妃曰娘娘。此一筆又指豫王身分。那媳婦越浪起來。賈璉不禁醜態畢露。一時事畢。兩箇又盟山誓海。難捨難分。自此後遂成相契。一日大姐毒盡癩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地祀祖宗。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婿不如遠別。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細說。」次日早起。鳳姐往上房裏去後。平兒收拾外邊拏起來的舖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綰青絲來。平兒會意。忙藏在袖內。便走至這邊房內。拏出頭髮來。向賈璉笑道：「這是什麼？」賈璉一見。連忙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從手中來奪。平兒笑道：「你是沒良心的。我好意瞞著他來問你。你倒賭狠。等他回來。我告訴了。看你怎麼樣。」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你賞我罷。我再不敢賭狠了。」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賈璉聽見。鬆了不是。搶又不是。只叫好人。別叫他知道。平兒纔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找鳳姐見了賈璉。忽然

想起來。便問平兒。前日拏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沒有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細細查了。並沒少一件兒。鳳姐道。可多什麼。沒有平兒道。不少。就罷了。怎麼還有得多出來。鳳姐又笑道。這箇半月。難保乾淨。或者相厚的。丟下的東西。戒指。汗巾等物。亦未可定。一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在鳳姐身後。只望著平兒。殺雞抹脖。使眼色。求他遮蓋。平兒只作着不見。因笑道。怎我的心。就和奶奶一樣。我怕有這麼的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奶不信。親自搜一搜。鳳姐笑道。傻丫頭。他便有這些東西。那裏就叫我們搜著。說著。拏了樣子去了。平兒指著鼻子。搖著頭兒。笑道。這件事。你該怎麼謝我呢。喜得賈璉眉開眼笑。跑過來。撲着心肝腸兒。肉兒亂叫。平兒手裏。拏著頭髮。笑道。只是一輩子。把柄兒。好就好不好。僭們就抖出這箇來。賈璉笑著。央告道。你好生收著罷。千萬可別叫他知道。口裏說著。蹩他。不提防。一把便搶過來。笑道。你拏著。終是禍胎。不如我燒了。就完了。事了一面說。一面掖在靴。摺子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過了河兒。就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呢。賈璉見他嬌俏。動情。便撲著。求歡。平兒奪手跑了。出來。急得賈璉。彎著腰。恨道。死促狹。小娼婦兒。一定滾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平兒在窗外。笑道。我滾我的。誰叫你動火。難道圖你受用。叫他知道了。又見不得我呀。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罐子。打箇稀爛。他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似的。只許他同男子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姪兒。

（索隱）孫王爲叔與前卷八回參看此照鳳當指劉妃。大的小的（索隱）小字尤著眼，指十數語之童子耳。此語是作書人之點點，非孫王口中果有此語，豫死時至尊尙不及十二齡也。說說笑笑就不怕我吃了已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他買蓮道：你兩箇一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纔叫你們都死在我手裏呢。一句未了，鳳姐走過院來，因見平兒在窗外便問道：要說話怎麼不在屋裏跑出來，隔著窗子是什麼意思。買蓮在內接嘴道：你可問他，倒像屋裏有老虎吃他呢。平兒道：屋裏一箇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麼。鳳姐笑道：正是沒人纔好呢。平兒聽說便道：這話是說我麼。鳳姐便笑道：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著也不打簾子一徑往那邊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來，說道：平兒丫頭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我來了。仔細你的皮要緊。買蓮聽了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從此倒伏了他了。鳳姐道：都是你興的，他我只和你算帳就完了。買蓮聽了啐道：你兩個不睦，又拿我來墊喘兒。我躲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裏去。買蓮道：我有處去說著就走。鳳姐道：你別走，我有話和你說呢。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索隱）此段之平兒當指劉妃之別一妃，劉以有子得爲正妃，豫王死時曾有兩福晉身殉，當有如平兒其人者在內也。

（索隱）此回共分八大段，自首句起至後往王夫人處來句止，爲第一大段，說寶玉湘雲之狀泥爲世祖與四真寫照。

因四貞之事，並敘及董妃納諫之事，其事果爲孔，爲非孔亦不易指，實宮中之事，類此者正多，不必專屬之四貞一人，惟四貞會奉諫冊封東宮，皇妃加一皇字，寵貴無比，將有立后之意，董之注意此人，亦事所必有，故作者得此事書之也，自誰知鳳姐之人大姐兒病了，句起至末句止，爲第二大段，專敘豫王府曖昧之事，王以痘後不潔，致亡書中殆有意鋪序，並因平兒之事，以見劉妃之寵固專房，他人不敢近，禁稱名王，威重至此，不行，所謂行三軍，困雖薄也，全書百二十回，篇幅長大，當時要事奇聞，有限而止，故將閒情敘入，俾免爲急管繁絃，亦正借此以見宮中府中，其穢亂妬媚情形，自爲一體，無非紀董劉遺事而已。

(護花評) 天色纔明，寶玉卽披衣緞鞋，往黛玉房中，描出寶玉夜間雖睡在自己房中，卻一心只在黛玉湘雲處，與西廂梵王宮殿月輪高句，一樣筆法。

(又) 湘雲剃水殘香，寶玉以爲鮮潔非常，描盡意淫二字。

(又) 湘雲替寶玉梳頭，查看失珠一顆，暗補從前梳洗，已非一次。

(又) 寶釵聽襲人說話，有心賞識，留神探問，爲後文伏筆，且暗喻寶釵端重，與湘雲黛玉不同。

(又) 四兒纔伺候寶玉，便想設法籠絡，已伏將來被撵之由。

(又) 寶玉續南華經，雖是一時興趣，卻是後來勘破根苗，但此時寶玉在忽迷忽悟之時，且欲釵玉花麝自己焚散，戕滅，並非自能解脫，故隨即斷簪立誓，仍纏綿於色魔也。

(又) 黛玉題詩戲謔，說不悔自來無見識，說得極是，此卽作者之意。

(又)賈璉私通多兒，爲後來私通鮑二妻及私娶尤二姐引子。

(又)平兒搜得頭髮，既壓服主人，又卽以示恩，真是可人。

(又)賈璉說不論小叔小姪兒，說說笑笑，卻也看出破綻。平兒說，別叫我說出好話來，是皮裏陽秋。

(大某評)湘雲跑出，黛玉趕上，寶玉攔住，寶釵勸以看寶兄弟面上，丟開手罷。四人情況何如，好箇酸醋世界，我爲爾詐，爾爲我處。

##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識語

話說賈璉聽鳳姐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索隱)此薛妹妹當指世祖之繼后，康熙朝所謂仁憲皇太后者是也。正月二十一日爲后之千秋節，你倒底怎麼樣。賈璉笑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倒沒有主意了。」鳳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規矩，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竟糊塗了。現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麼給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做就是了。」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麼想了，但昨日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索隱)后於順治十二年冊封，其時年僅十五，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了。老太太說要替他做生日，自然與往年給林妹妹的不同了。(索隱)借此點出后妃之禮節不同。賈璉道：「既然如此，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麼想。」

著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笑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罷了。我還怪你說著一徑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賈母因說：『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聽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件鍼線活計取來，爲寶釵生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箇生辰，便自己蠲資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與他備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箇老祖宗，給孩子們做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席，既高興，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花費。幾兩老庫裏的體己，這早晚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做東，意思還叫我們賠上果然，拏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措我們舉眼，看看誰不是你老人家的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索隱）世祖遜荒於五臺，此間特地一露，且孝莊亦曾幸五臺，故說來確不可易。而外面看，又純乎滿洲婦女重佛諱死遊戲，尊長前的口吻。但此語卻非人所恆言，都人恆言者，應曰：送你老人家上西天，此換一山名換一頂字，便形容出聖祖奉太皇太后幸五臺，降輦懷重的光景，真是妙人妙筆。那些東西，只留與他。我們如今雖不配使也別苦了我們這箇戲酒的戲的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了。怎麼說不過這猴兒？」（索隱）都人嘲笑稱小巧乖覺尖利者曰猴，大都尊長用之於卑下，童年錫此號者爲多。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就和我擲阿擲的，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沒處出訴冤，倒說我。」



強。講著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到晚上。衆人都往賈母前定省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素喜者說了一遍。賈母更加歡喜。(索隱)仁憲之得立爲后。以孝莊內親。當亦善伺喜怒。次日先送過衣服玩物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人。皆有隨分的。不須細說。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內院中搭了家常的小巧戲臺。定了一班新出小戲。崑弋兩腔俱有。就在賈母上房擺了幾席家宴酒席。并無一箇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林黛玉。到他房中來尋。只見黛玉歪在枕上。寶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聽那一齣。我好點。黛玉冷笑道。你既這樣說。你就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與我聽。這會子犯不上借著光兒問我。(索隱)畫妃有和形見緝之勢。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明兒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著俗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攜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面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只得點了一齣西遊記。(索隱)五臺在京之西。故曰西遊。仍指世祖爲僧之事。賈母自是歡喜。然後便命鳳姐點。鳳姐雖有王夫人在前。但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譎笑科諢。便先點了一齣。卻是劉二當衣。(索隱)點明鳳姐喻劉妃當衣爲諷劇喻劉妃之善滑稽。爲孝莊所喜。賈母果真更又喜歡。然後命黛玉點。黛玉又讓王夫人等先點。賈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著你們取樂。俗們只管俗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爲他們不成。他們

在這裏白聽白吃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點戲呢。說著大家都笑。黛玉方點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春探春惜春李紈等俱各點了。按齣扮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魯智深醉鬧五臺山。(索隱) 卽醉打山門仍五臺之事。寶玉道：你只好點這些戲。(索隱) 屢點均不外和尙出家之齣。借寶釵點出借寶玉看出再借寶玉一請寶釵將詞句道出無非是說五臺山當和尙的結果。寶釵道：你白聽了這幾年戲。那裏知道這齣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好。寶玉道：我從來怕這些熱鬧戲。寶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還算你不知戲呢。你過來我告訴你。這一齣戲是一套北點絳唇。鏗鏘頓挫。那音律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隻寄生草。填得極妙。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近來夾告道：好姐姐。念與我聽聽。寶釵便念道：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挂。那裏討。煙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索隱) 此曲移到借僧身上。全說得去。故特由釵娘口中敘述。一過不然。通行坊曲。何消說得。此之謂六經註我。隨地取材。

寶玉聽了。喜的拍膝搖頭。稱賞不已。又讚寶釵無書不知。林黛玉道：安靜看戲罷。還沒唱。山門你就裝瘋了。(索隱) 拍到寶玉身上尤妙。說的湘雲也笑了。於是大家看戲。到晚方散。賈母深愛那做小旦的。與一箇做小丑的。(索隱) 隱喻孝莊喜愛董劉二妃。鳳姐爲丑。劉二借衣一齣。前已說明。故此處特補黛玉爲小旦。同蒙慈眷。全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一發可憐兒。因問年紀。那小

日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索隱)劉入宮時年三十五。董二十七。相差八歲。此云十一並九。當是暗藏一大數。十一者三十一也。九歲者三十九也。亦相差八歲。仁憲入宮時年十五。而董固倍之。因前說寶釵年紀。故補此一筆。借以形容董之齒長。爲后不倫。特反言之。大家歎息了一回。賈母令人拏些肉菓與他兩箇。又另賞錢兩吊。鳳姐笑道。這箇孩子扮上。活像一箇人。你們再看。不出寶釵心內也知道。只點點頭不說。寶玉也點了點頭。亦不敢說。史湘雲便接口道。倒像林姐姐的模樣。寶玉聽了。忙把湘雲撇了一眼。使箇眼色。衆人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說果然像得很。(索隱)拍到黛玉身上。結出正義。並不言小旦唱何戲。可見此處說董童在年紀之大小。不在戲文之離合。一時散了。晚間湘雲便命翠縷把衣包收拾了。翠縷道。忙什麼。等去的那日包。也不遲。湘雲道。明早就走。還在這裏做什麼。看人家的嘴臉。寶玉聽了這話。忙近前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箇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我。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我。豈不辜負了我。若是別箇那怕他得罪了十箇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擗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望著我。說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別人拏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他是主子小姐。我是奴才丫頭。得罪了他。寶玉急的說道。我倒是爲你爲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踐踏。湘雲道。大正月裏。少信口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話。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瞞治你的人。聽去。別教我啐你。說著

至賈母裏間屋裏，忿忿的唬著去了。寶玉沒趣，只得又來尋黛玉。誰知纔進門，便被黛玉推出來，將門關上了。寶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聲叫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不語，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再不能勸，那寶玉只呆呆的站著。黛玉只當他回去了，卻開了門，只見寶玉還站在那裏。黛玉不好再閉門，寶玉因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箇緣故，說來人也不委曲，好好的就惱了，到底是爲什麼？」黛玉冷笑道：「問的我倒好，我也不知爲什麼。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拏著我比戲子給衆人取笑。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你也並沒有笑你爲什麼。』我唬唬你，你還要比我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辨，黛玉又道：『這一節還可恕你爲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麼心，莫不是他和我頑，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們原是貧民家的丫頭。」（索隱）此段又敘董之妬，孔爲定南王女，故曰公侯的小姐，蓋爲冒明經妾，故曰貧民家的丫頭，不然書中之黛玉固列孫女也。他和我頑說如我回了口，豈不是他白惹輕賤你，是這箇主意，不是你卻也是好心，只是那一箇不領你的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拏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肯惱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索隱）劍蕉抽齒，全是女兒家使心弄性的口吻，不知作者何以能想得到說得出。寶玉

聽了，方知纔與湘雲私談，他也聽見了，細想是已原爲怕他二人生隙，故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的貶謗，正與前日所看南華經內「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邀

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本自竄。源泉自盜等句。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幾箇人。尙不能應酬妥協。將來猶欲何爲。(案隱)不能齊家。安能治國。平天下。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寡妻言妻少也。多妻者本不能御家。邦。宜情惜之。決然舍去也。想到其間。也毋庸分解。自己轉身回房。林黛玉見他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會發。便也回思無趣。不禁自己越添了氣。便說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了。也別說話。那寶玉不理。竟回來躺在牀上。只是悶嘴咄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說。只得替他事來解說。因笑道。今兒看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一定要還席呢。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與我什麼相干。襲人見這話不似往日口吻。因又笑道。這是怎麼說。好好的大笑道。正月裏。娘兒們姊妹們都喜喜歡歡。你又怎麼這箇行景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歡喜不歡喜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他人隨和。你也隨和些。豈不大家彼此都喜歡。寶玉道。什麼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案隱)又把五臺山僧之事拍緊。一筆可謂現身說法。言及此句。不覺淚下。襲人見此景況。不敢再說。寶玉細想這一句意味。不禁大哭起來。翻身站起來。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可云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

寫畢。自己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又填一隻寄生草。寫在偈後。又念一遍。自覺心中無有掛礙。便上牀睡了。誰知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假以尋襲人爲由。來視動靜。襲人回道。已

經睡了。黛玉聽了，就欲回去。襲人笑道：「姑娘請站著，有一箇字帖兒，瞧瞧是什麼話。」便將寶玉所寫的與黛玉看。黛玉看了，知寶玉爲一時感忿而作，不覺可笑可歎，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兒，說畢，便拏了回房去。」與湘雲同看。次日，又與寶釵看。寶釵念其詞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著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疏密，從前碌碌卻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索隱）全是爲出家根本。陳康祺郎潛紀聞載：章皇帝萬幾之暇，

時召木陳玉林諸禪僧講究宗旨。按此則世祖本通內典，雖此偈詞，非必果幾暇所爲，而類此者亦不少矣。

看畢，又看那偈語，又笑道：「這箇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是我昨兒一隻曲子惹出來的。這些道書機鋒，最能移性。明兒認真起來，說些瘋話，存了這箇念頭，豈不是從我這一隻曲子起。我成了一箇罪魁了。」說著，便撕了箇粉碎，遞與丫頭們，叫快燒了。黛玉笑道：「不該撕了，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箇癡心邪念。三人果往寶玉屋裏來。黛玉先笑道：「我問你至貴者寶，至堅者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寶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這樣愚鈍，還參禪呢。」湘雲也拍手笑道：「寶哥哥可輸了。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來，還未盡善。』我還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寶釵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宏忍在黃梅，他就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確

米。聽了這偈說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將衣鉢傳他。(索隱)又引出一大篇出家的故事來。以小瑤明慧。當日宮中。或常以禪宗相切。剛故情僧入之甚深。今兒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這句機鋒。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爲出奇了。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箇所知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禪呢。寶玉自己以爲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己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尙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笑道。誰又參禪。不過是一時的頑話兒罷了。說畢。四人仍復如舊。(索隱)直套左傳句法。可愛。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箇燈謎來。命他們大家去猜。猜後每人也作一箇送進去。四人聽說忙出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箇小太監。擎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燈。專爲燈謎而製。上面已有了一箇。衆人都爭看亂猜。小太監又下諭道。衆小姐猜著。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暗的寫了一。齊封送進去。候娘娘自驗。是否寶釵聽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早猜著了。(索隱)寫寶釵深險。諳熟世故。寶玉黛玉湘雲探春四箇人都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一。并將賈環賈蘭等傳來。一齊各揣心機。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於燈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道。前日娘娘所製。俱已猜著。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

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著也將寫的拏出來。也有猜著的。也有猜不著的。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著之人。每人一箇宮製詩筒。一柄茶筴。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以爲頑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環便覺得沒趣。且又聽太監說三爺所作。這箇不通。娘娘也沒猜著。叫我帶回問三爺是箇什麼。衆人聽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麼。寫道。

大哥有角只八箇。二哥有角只兩根。大哥只在牀上坐。二哥愛在樑上蹲。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是一箇枕頭。一箇獸頭。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己一發喜樂。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燈來。設於堂屋。命他姊妹們各自暗暗做了。寫出來黏在屏上。然後預備下香茶細菓。以及各式玩物。爲猜著之賀。(索隱)

順治時宮中雅尚燈謎。故梅村讀史偶述第三十七首云。七寶琉璃影。百層滄海月。色漾寒冰。詞臣主客詩闌。進御帖。題萬壽燈。卽紀宮中燈謎事。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況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寶玉一席。王夫人寶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地下婆子丫環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裏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便問怎麼不見蘭哥兒。地下女人們忙進裏間問李氏。李氏起身笑著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去叫他。他不肯來。婆子回復了賈政。衆都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賈環與兩箇婆子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邊坐了。抓菓子與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闊論。今日賈政在這裏。便唯唯而已。



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質，卻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自措口禁語。黛玉本性嬌懶，不肯多話。寶釵原不妄言輕動。此時亦是坦然自若。故此一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酒過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他去。好讓他姊妹兄弟們取樂。因陪笑道：「今日原聽見老太太這裏大設春燈雅謎，故也備了綵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與兒子半點？」賈母笑道：「你在這裏，他們都不敢說笑，沒的倒教我悶的慌。你要猜謎，我便說一箇你猜。猜不著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受罰。若猜著了，也要領賞呢。」賈母道：「這箇自然，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梢。打一菓名。（索隱）反映上文樹倒猢猻散之句，亦指睿王。

賈政已知是荔枝，故意亂猜。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著了。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箇燈謎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體自堅硬。雖不能言，有言必應。打一用物。（索隱）言睿王有挾而求。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寶玉、寶玉會意。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一想，果然不錯。便說是硯臺。賈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彩獻上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燈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心中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那屏上都是他姐兒們做的，再猜一猜我聽。賈政答應起身。

至屏前只見第一箇是元妃的寫著道。

能使妖魔膽盡摧。身如束帛氣如雷。一聲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打一

物（索隱）此指圓圓當三桂反時朝野俱震未幾即平。

賈政道這是爆竹呢。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迎春的道。

天運人功理不窮。有功無運也難逢。因何鎮日紛紛亂。只爲陰陽數不同。打一

物（索隱）亦指圓圓有功無運謂三桂雖有戰功而無帝王之命徒撥擾耳。

賈政道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

階下兒童仰面時。琴邊衿裏兩無緣。游絲一斷渾無力。莫向東風怨別離。打一

物（索隱）亦指圓圓出京時事。

賈政道好像風箏探春道是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

朝罷誰攜兩袖煙。清明妝點最堪宜。曉簾不用雞人報。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光陰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變遷。打一

物（索隱）此指董妃全說宮中景況末寓早卒之意。

賈政道這箇莫非更香。寶玉代言道是賈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打一物（索隱）此指世祖故用帝舜故事世祖嘗攝

政時百事容忍曲從。大有宋二句之態。此謎爲政老打破尤妙。

賈政道：好好。我猜鏡子妙極。（索隱）果是爲老政寫影。果然妙極。寶玉笑回道：是。賈政道：這一箇卻

無名字。是誰做的。賈母道：這箇大約是寶玉做的。賈政就不言語。往下再看寶釵的道是。

有眼無珠腹內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葉落紛紛別。恩愛夫妻不到冬。打一

物。（索隱）此首指孝憲皇后。喻守活寡也。

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倒有限。只是小小年紀。（索隱）映上文十五歲。世祖出家時。后年不逾

二十。作此等言語。更覺不祥。看來皆非福壽之輩。想到此處。愈覺煩悶。大有悲感之狀。只是垂

頭沈思。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想到他身體勞乏。又恐拘束了他。衆姊妹不得高興頑耍。卽對

賈政道：你竟不必在這裏了。安歇去罷。讓我們再坐一會子。也就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忙答

應幾箇是。又勉強勸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來覆去。甚覺悽惋。（

索隱）此段說燈謎事。又特地引出賈政蓋爲寫容王也。謎語八雖各切本人的結果。然合之容王。身世亦均可通。妖靡

推。一首言掃平流寇也。有功無運。一首言功高而不自帝也。游絲一斷。一首言出遊遊外而死也。光陰荏苒。一首言宮中相

處憂鬱情形也。南面而坐。一首言世祖尊侍容王太后光景。北面一語。則知容王遇朝參大典。未改臣節也。有眼無珠。一

言雖有上元之喜。然至冬而容王。莫是不足一年也。通體關合。容故有賈政悽惋一筆。不然與政何涉乎。這裏賈母見

賈政去了。便道：你們樂一樂罷。一語未了。只見寶玉跑至圍屏燈前。指手畫腳。信口批評。這一

箇這句不好。那箇破的不恰當。如同開了鎖的猴子一般。黛玉便道：還像方纔大家坐著說說笑笑。豈不斯文些兒。鳳姐自裏間屋裏出來。插口說道：你這箇人就該老爺每日合你寸步不離方好。剛纔我忘了。爲什麼不當著老爺攬掇。叫你作詩謎兒。這會子不怕你不出汗呢。（索隱）又說出汗。可見情僧七步之才。臨文往往汗下。說的寶玉急了。拉著鳳姐兒廝纏了一會。賈母又與李宮裁並衆姊妹等說笑一會。覺有些困倦。聽了聽交四鼓了。因命將食物撤去。賞與衆人起身道：我們安歇罷。明日還是節呢。該當早起。明日晚上再頑罷。於是衆人散去。要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共分兩段。卽目中兩事也。若大一部書中。若專說當時大關節。目恐不及數回而止。於宮中閒情無暇鋪敘。便使讀者寡之興趣。此書自第十八回後。卽寫大觀園中兒女閒情。就中亦帶出遺聞不少。如此回四人仍復如初。初上。爲上一段。全寫寶釵作壽一事。而其中黛玉之不憚寶玉之解悟。皆是董妃與情僧。泥借孝。盡千秋節。襯出董妃之弗如其鬱鬱而死的根由。全伏於此。自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箇燈謎來。卽下爲下一段。全寫宮中尙燈謎之戲。而其中點點各出身分。並點點蓉王之始末。全不落空。而敘述詳明。委婉盡致。直可作王建花蕊宮詞讀也。（護花評）寶釵生日。賈母獨捐資辦戲。已見賈母屬意寶釵也。黛玉悶睡房中。必待寶玉拉起。然後出來。是暗寫醋意。（又）寶釵點醉鬧五臺山。念出寄生草一曲。分明是寶玉後來避入空門樣子。

（又）史湘雲心直口快。說出小旦像黛玉。當下並不提黛玉著惱。直至大散後。方說破。而黛玉惱湘雲光景。已活現紙

上妙極。若於席間露出，則與賈母特辦戲酒面上不好收入。此文章於事後追補法。

(又)寶玉一揭一詞，卻已入悟境，不過尙有人我相。若後文六祖之偈，真是離一切諸相。

(又)黛玉結偈之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固爲超脫，而其不壽，亦於此可見。

(又)寶釵引語錄，是不要寶玉談禪，但以冰阻水，冰消水長，恐寶玉禪心，因此更深，不特寄生草一曲，悞了寶玉，也是文章暗深一層法。

(又)各人燈謎，就是各人的小照，與紅樓夢曲遙遙相應。

(又)寶釵燈謎，是竹夫人，未曾說明，是藏閃法。

##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豔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詠，命探春依次鈔錄妥協，自己編次，敘其優劣。又令在大觀園勒石爲千古風流雅事。(索隱)對歸省說，只能謂之盛事，不能謂之風流雅事。茲拈此四字，殆擊宮宮應擊商商應之意歟。

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大觀園磨石鐫字。(索隱)攝政不學無術，一時文臣獻諛晉頌，醜不可言，猶復及南山，可謂牆茨不掃。賈珍率領賈蓉賈萍

等監工。因賈藩又管理著文武等十二箇女戲子，並行頭等事，不得空閒。因此又將賈萑賈菱喚來監工。(索隱)當時親貴甚多，如多羅郡王傑書，貝勒拜尹圖屯，齊尙善等，皆受封於攝政時，爲睿王所役使者。

此不知果何指，要不外一時宗室王公貝勒而已。一日湯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箇玉

皇廟並達摩庵兩處。一般的十二箇小沙彌。並十二箇小道士。如今挪出在大觀園來。賈政正想發到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索隱)書中凡無可指實之人。大抵不曰胡。即曰周。周也。正打算到賈政這邊。謀一箇大小事件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邊有事。便坐車來求鳳姐。鳳姐因見他平日不大拏班做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應承的。倘或散了。若再用時。可又費事。依我主意。不如將他們都送到家廟鐵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箇人拏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是了。說聲用。走去叫一聲就來。一點兒不費事。王夫人聽了。便商之於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便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聽我說話。若是別的事。我不管。若是爲小和尚小道士們的那事。好歹依我這麼著。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聽了。把頭一梗。筷子一放。腮上帶笑不笑的。瞅著賈璉。道。你當真還是頑話兒。(索隱)神情逼肖。賈璉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要件事管管。我應了叫他等著。好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去了。鳳姐兒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上。娘娘說了。還叫多多的種松柏樹。(索隱)後文但言種樹。不提所種何樹。此處特地預伏一筆。知是松柏。是陪襯著重在一松字。讀者須看明字記。與後文貫串。方知此中趣意。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索隱)又陪一筆不單。等這件事出來。我包

管叫芸兒管這工程。賈璉道：果然這樣，也倒罷了。但只一件：昨日晚上，我不過是要改箇樣兒，你就扭手扭腳的。（索隱）言談家務中，忽涉淫語，自是少年夫婦愜愜然作者加此，乃為陪上回璉鳳之戲，所謂無往不復，無奇不耦也。作者於文章一道，肆力極深。鳳姐聽了，嘖的一聲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索隱）傳神。賈璉一徑笑著去了。（索隱）傳神。走到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爲小和尙的事。賈璉便依了鳳姐的主意，說道：看來芹兒到大大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辦。橫豎照在裏頭的規例，每月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小事，聽賈璉如此說，便依允了。賈璉回至房中，告訴鳳姐。鳳姐卽命人去告訴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感謝不盡。鳳姐又做情先支三箇月的費用。他寫了領字，賈璉批票書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箇月的供給來。白花銀三百兩，賈芹隨手拈了一塊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吃了茶罷。於是命小廝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登時雇箇腳驢自己騎。（索隱）是閑散宗室行徑。又雇幾輛車子。至榮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箇人來，坐上車子，一徑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如今且說賈元春在宮中，編大觀園題詠之後，忽想起那園中的景致，自從幸過之後，賈宅必定敬謹封鎖，不叫人進去，豈不辜負此園。況家中現有幾箇能詩會賦的姊妹們，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想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又怕冷落了他。恐賈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須得也命他進去居住。方安。命太監夏忠到

榮府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在園中居住。不可封錮。命寶玉也隨進去讀書。(索隱)世祖常駐蹕西苑。往往夜半召羣臣入對。或與講官談經。即潛紀聞。頗載此事。賈政王夫人接了諭。命夏忠去後。便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牀帳。別人聽了。還猶自可。惟寶玉喜之不勝。正和賈母盤算。要這箇。要那箇。忽見丫環來說。老爺叫寶玉。寶玉呆了半晌。登時掃了興。臉上轉了色。便拉著賈母。扭的扭股兒糖似的。死也不敢去。(索隱)讀東華錄。睿王常對親近大臣。錫翰冷僻。機哈世屯等。輿上臨幸。忽臨而又議錫翰等請弒之罪。當時之跋扈不臣。喜怒唯意。亦可概見。懿親重望。分屬周公。上之敬禮而畏忌之。當視漢宣之與霍光。加倍遜矣。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況你做了這篇好文章。(索隱)世祖於上元之喜。必有親製之表文。或願贊之類。故有此筆。不然。其來也無根。想是娘娘叫你進園去住。他吩咐你幾句話。不過是怕你在裏頭淘氣。他說甚麼。你只好生答應著。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箇老嫗。嫗來吩咐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唬著他。老嫗嫗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二寸。踏到這邊來。可巧賈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鳳繡鸞繡鳳等。眾丫頭都在廊簷下站著呢。一見寶玉。都抵著嘴兒笑他。金釧一把拉著寶玉。悄悄的說道。我這嘴上是纔擦的香漬的胭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索隱)金釧必睿王近侍。此間點逗一筆。為三十二回張本。彩雲一把推開金釧。笑道。人家心裏正不自在。你還要奚落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得挨門進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裏間呢。趙



姨娘打把簾。寶玉挨身而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排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人都坐在那裏。一見他進來。惟有探春。惜春。和賈環站了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又看見賈環人物委瑣。舉止粗糲。(索隱)是世祖與睿王子多爾博之比較。忽又想起賈珠來。再看看王夫人。只有這一箇親生的兒。素愛如珍。自己的鬚鬚。將已蒼白。因這幾件上。把平日厭惡寶玉之心。不覺滅了八九分。(索隱)睿王忌上之心。或因孝莊而稍殺。半响說道。娘娘吩咐你說。日日在外邊嬉遊。漸次疎懶。如今。蔡管你同姊妹們在園裏讀書。你可好生用心習學。再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寶玉連連答應了幾箇。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邊坐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索著寶玉的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沒有寶玉答應道。還有一丸。王夫人說。明早再取十丸來。天天臨睡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寶玉道。自從太太分付了襲人。天天臨睡打發我吃的。賈政便問道。誰叫襲人。王夫人道。是箇丫頭。賈政道。丫頭不拘叫箇什麼罷了。是誰起這樣刁鑽的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曾記古人有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丫頭姓花。便隨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寶玉說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爲這些小事生氣。賈政道。其實也無妨礙。不用改。只可見寶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詞艷詩上做工夫。說畢。斷喝了一聲作孽的畜生。

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去罷。怕老太太等吃飯呢。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釧兒笑着伸伸舌頭。帶着兩箇老嫗。一溜煙去了。(索隱) 如魚縱壑。如虎出柙。形態絕妙。剛回至穿堂門。只見襲人倚門而立。(索隱) 倚門佇望者。豈不止侍妾一輩人。見寶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問道。叫你做什麼。寶玉告訴沒有什麼。不過怕我進園淘氣。吩咐吩咐。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黛玉正在那裏。寶玉便問他你住在那一處好。黛玉正盤算這事。忽見寶玉一問。便笑道。我心裏想着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隱著一道曲欄。比別處幽靜。寶玉聽了拍手笑道。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叫你那裏去住。我就在怡紅院。偕們兩箇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議。就有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二日是好日子。哥兒姐兒們好搬進去。這幾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寶釵住了蘅蕪院。(索隱) 凡敘過釵黛之事。大抵均釵在前者。后先於妃也。林黛玉住了瀟湘館。(索隱) 小瓊在冒氏居湘中閣。故諸家挽者。多以湘君湘娥譬之。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爽書齋。惜春住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索隱) 李喻劉。示爲農家婦也。寶玉住怡紅院。(索隱) 紅與綠分。而怡紅去瀟湘最近。是仍分而合也。每一處添兩箇老嫗。四箇丫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丫頭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索隱) 宮廷規制如此。至二十二日。(索隱) 兩院宮庭相接。乘輿往還。東華錄不書。一齊進去。登時園內花招繡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閒言少敘。且說寶玉自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別樣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

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鬪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他會有幾首四時卽事詩。雖不算好。卻是真情真景。

春夜卽事云。

霞綃雲縷任鋪陳。隔巷蛙聲聽未真。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  
盈盈燭淚因誰泣。點點花愁爲我嗔。自是小鬟嬌懶慣。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卽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鸚鵡喚茶湯。窗明麝月開宮鏡。室繭檀雲品御香。  
琥珀盃傾荷露滑。玻璃檻納柳風涼。水亭處處齊紈動。簾捲朱樓罷晚妝。

秋夜卽事云。

絳雲軒裏絕暄嘩。桂魄流光浸茜紗。苔鎖石紋容睡鶴。井飄桐露溼樓鴉。  
抱衾婢至舒金鳳。倚檻人歸落翠花。靜夜不眠因酒渴。沈煙重撥索烹茶。

冬夜卽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褥鴉衾睡未成。松影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  
女奴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卻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索隱) 四詩大抵由世祖御製詩中化出。

不說寶玉閒吟。且說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做的。(索隱)順治元年世祖六歲。此爲順治七年事。恰十三歲。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等輕薄子弟。愛上那風流妖豔之句。也寫著扇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讚。(索隱)世祖詩詞。警動一時。因此上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寶玉一發得意。每日家做這些外務。(索隱)世祖富於偏才。一時臣下贊譽稱神。當以求題求書爲迎合。誰想靜中生動。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爛漫之時。坐臥不避。嬉笑無心。那裏知寶玉此時的心事。那寶玉心內不自在。便懶在園內。只在外頭鬼混。(索隱)未親政以前。日無所事。或時至外廷嬉戲。卻又癡癡的。若煙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寶玉頑煩了的。只有這件。寶玉不會看見過。想畢。便走到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索隱)妙在全是后妃。與那傳奇歌本。買了許多來引寶玉。(索隱)閣官逢迎上意。何所不至。國初時宮中雅尚傳奇小說。經筵餘暇。未嘗不與諸文臣談論及之。梅村讀史偶說第三首云。新更小義譯。蟲魚乙夜橫。經在玉除。無怪年來親政。好近前一卷是尙書。蓋言尙書列前。稗官列後。掩人耳目也。又郎潛記聞載給諫阿什通順治初翻譯大學中庸孝經諸書。刊行之。以教旗人。時稗官小說盛行。滿人多翻譯給諫上言學者。宜以聖賢爲期。經史爲導。此外無益雜書。當屏絕云。世祖之好閱雜書。於茲可見。寶玉一看。如得珍寶。若煙又囑咐道。不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喫不了兜著走呢。(索隱)襲人當是指董妃。私進雜書之宦豎。必不願爲妃所知。恐干太后之怒。寶玉那裏肯

不拿進園去。躊躇再四，單把那文理雜這些的，揀了幾部進去，放在牀上。無人時方看。那些粗俗過露的，都藏於外面書房內。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閣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閣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寶玉正躊躇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裏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卻是林黛玉來了。肩上擔著花鋤，花鋤上掛著紗囊，手內拿著花帚。寶玉笑道：「好好來把這箇花掃起來，摺在那水裏去罷。」我纔摺了好些在那裏呢。」林黛玉道：「摺在水裏不好，你看這裏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麼沒有，仍舊把花糟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箇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裏，埋在那裏，日久隨土化了，豈不乾淨？」寶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幫你來收拾。」黛玉道：「什麼書？」寶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索隱）當時所閱，當是清文新譯諸書，大學中庸，有阿什通譯本，可以影射。故曰大學中庸。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兒給我瞧瞧，好多著呢。」寶玉道：「妹妹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別告訴別人。真正這是好文章，你若看了，連飯也不想喫呢。」一面說，一面遞了過去。黛玉把花具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將十六齣俱已看完，但覺詞句警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卻只管出

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寶。玉。笑。道。我。就。是。箇。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林。黛。玉。聽。了。不。覺。連。腮。帶。耳。通。紅。登。時。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怒。薄。面。含。嗔。指。著。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好。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說。這。些。混。帳。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二。字。就。把。眼。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著。了。忙。上。前。攔。住。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裏。叫。箇。癩。頭。龜。吃。了。去。變。箇。大。王。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駁。一。輩。子。碑。去。說。的。林。黛。玉。撲。嗤。的。一。聲。笑。了。一。面。揉。著。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這。箇。調。兒。還。只。管。胡。說。呷。原。來。也。是。箇。銀。樣。蠟。鎗。頭。寶。玉。聽。了。笑。道。你。說。說。你。這。箇。呢。我。也。告。訴。去。林。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寶。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了。罷。別。提。那。箇。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裏。沒。找。到。摸。在。這。裏。來。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索隱)是指春王有病王本多病之軀也。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索隱)世祖常臨春王邸第探視王病。快。回。去。換。衣。服。罷。寶。玉。聽。了。忙。拿。了。書。別。了。黛。玉。回。襲。人。回。房。換。衣。不。提。這。裏。林。黛。玉。見。寶。玉。去。了。聽。見。衆。姊。妹。也。不。在。房。中。自。己。悶。悶。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牆。角。外。只。聽。見。牆。內。笛。韻。悠。揚。歌。聲。宛。轉。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箇。女。子。演。習。戲。文。雖。未。留。心。去。聽。偶。然。兩。句。吹。到。耳。內。明。

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林。黛。玉。聽。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步。側。耳。細。聽。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歎。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耽。悞。了。聽。曲。子。再。聽。時。恰。唱。道。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癡。站。立。不。住。便。一。躡。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箇。字。的。滋。味。(索隱)此八字頗合僧尼的境地故特揭出見僧妃日用心於小曲詞說中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詞。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閒。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索隱)自傷身世。正。沒。箇。開。交。忽。覺。背。後。有。人。擊。他。一。下。及。回。頭。看。時。原。來。是。箇。女。子。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共分五段。自首句起至當下無話句止爲第一段。是敘上元大典後之一切布置。磨石鑄文。分住僧道。借以引出賈芸。並爲寶玉等移居園中的起脈。自今且說賈元春在宮中句起。至閒言少敘句止爲第二段。是紀衆人入園的原始。自且說賈玉自進園來句起。至每日家做些外務句止爲第三段。專述寶玉在園情形。並引出世祖御製西苑卽景詩四首。其詞句則不同也。自誰想靜極生動句起。至回房換衣句止爲第四段。此段是本回正文。專寫世祖篤嗜雜書。好看淫詞艷語。中間帶出黛玉葬花一段。既見瓊娘之愛惜餘芬。又見妃子之與花同慨。末後一段。黛玉聽曲。

是因小說類及傳奇，又因葬花引出落花佳句，全爲薄命人寫照而已。此回亦宮中閒情逸事，間帶大典餘文，一年之許在春，正是燦爛初陳時景象，然作者有卽盛與衰之感，故以落紅作結，文字嫵潤，全書莫逾此數回矣。

〔護花評〕金釧戲言，可見寶玉喫渠胭脂，已非一次矣，不但爲後事伏筆，且爲前事補筆。

〔又〕寶玉四景詩，是後來詩會聯句引子。

〔又〕寶玉一見小說傳奇，視同珍寶，黛玉一見西廂，便情意纏綿，淫詞艷曲，移人如此，可畏可畏，此處直伏四十二回情事。

〔又〕花塚埋花，卻是雅事，卻是黛玉結果影子。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林黛玉正在情思縈迴，綿固結之時。（索隱）上回之末，說黛玉聽曲文，有感到不過，因年華易暮，觸景傷情，此回開首，便言情思固結，又似別有懷抱，大抵隱隱中寫小琬回念如皋之事，冒董因緣，如珠聯璧合，人豔羨可謂如花美眷，九年情好，忽爾摧離，可謂似水流年，沉水流花，謝雨無情之句，亦正是天各一方的情意，天上人間之句，更是候門似海，蕭郎路人的況味，花落水流紅，閒愁萬種，恰是琬娘此時睹物思人，渺渺予懷的時候，獨坐石上，心動神馳，又是望夫化石的典故，將此數語合之，琬娘心中事，一一貼實，乃知情思縈迴，纏綿固結，八箇字，確有堪羨，不然如專爲寶黛寫情，則兩小輪心之際，自應別採豔詞麗句，以逗黛玉之情思，亦必寫出黛玉一段生恐有緣，不過的胸懷，方能加此八字，但泛作傷春之慨，甚無趣也。讀者細爲探想，當知其用意之深。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下。（索隱）背人花下感



舊忘神。故身後有人不覺。說道：你做什麼一箇人在這裏？（索隱）可見一人坐久。林黛玉道：你這箇（索隱）半截語有神。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卻是香菱。（索隱）又是箇江南人物。林黛玉道：你這箇丫頭。唬我一跳。你這會子打那裏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尋我們姑娘的。總找不著他。你們紫鵑也找你呢。說連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來給你的。回家去坐著罷。一面說。一面拉著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來。林黛玉和香菱坐了。談講些這一箇繡的好。那一箇刺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只見鴛鴦歪在牀上看襲人的針線。呢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裏去了。老太太等著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安去。還不快去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牀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著水紅綾子襖兒。青緞子背心。束著白綉綢汗巾兒。臉向那邊低著頭。看針線。脖子上帶著札花領子。寶玉便把臉湊在脖項上。聞那香氣。不住用手摩撫。其白膩不在襲人以下。（索隱）一筆寫兩美。何等神通。此處鴛鴦又似代貞妃。故繞上襲人一筆。便挨上身去。涎臉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喫了罷。一面說。一面扭股糖似的黏在身上。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他。還是這麼著。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寶玉道：左勸也不改。右勸也不改。你倒是怎麼樣。你再這麼著。這箇地方可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衣服。同鴛鴦往前面來。見過賈母。出到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

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傍邊轉出一箇人來。請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生的容長臉。長挑身材。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生得著實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默。連他也不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母親好。這會子怎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找二叔說句話。」寶玉笑道：「你倒比先越發出跳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給你做兒子。」寶玉笑道：「今年十幾歲。」賈芸道：「十歲了。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巧的。聽寶玉說像他的兒子。便笑道：『俗說說的好。搖車鈴兒的。爺爺拄拐棍兒的。孫子。』雖然年紀大山高遮不住太陽。只從我父親死了這幾年。也沒人照管。若寶叔不嫌姪兒蠢。認做兒子。就是姪兒的造化了。」(索隱) 此處之賈芸。必理事三王中之一人。能於未親政前。納身世祖。故能推倒釵王。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了兒子。不是好開交的。說著就進去了。」寶玉笑道：「明兒你閒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我不得閒兒。明兒你到書房裏來。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裏頑去。」說著。扳鞍上馬。衆小廝隨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問的話。便喚人來。帶進哥兒去。太太屋裏坐著。寶玉退出來。至後面。到上房。邢夫人見他。先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又命人倒茶。茶未吃完。只見賈琮來問。

寶玉好。(索隱)賈琮者假宗也。容主無子，以孫王子爲子，故此處寫那夫人是非親出的模樣。那夫人道：「那裏找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索隱)但賈盛乳母，可知無生母，不是庶出，是抱養，弄得你黑眉烏嘴的那裏，還像箇大家子讀書的孩子，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叔兩箇也來請安。那夫人叫他兩箇在椅子上坐著，賈環見寶玉同那夫人坐在一箇坐褥上，那夫人又百般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便向賈蘭使箇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起身，也就要一同回去。那夫人笑道：「你且坐著，我還和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那夫人向他兩箇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各人母親好罷。你們姑娘姊妹們都在這裏呢。鬧的我頭昏，今兒不留你們喫飯了。」賈環等答應著便出去了。寶玉笑道：「可是姊妹們都過來了，怎麼不見那夫人道：他們坐了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裏去了。」寶玉說：「大娘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那夫人笑道：「那裏什麼話，不過叫你等著同姊妹們喫了飯去，還有一箇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兒。娘兒兩箇說著，不覺又晚飯時候，請過衆位姑娘們來，調開桌椅，羅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喫畢了飯，寶玉辭別賈赦同衆姊妹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話下。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聽可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說：「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嬌娘再三求了我，給了賈芹了。他許我說明兒園裏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箇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那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著罷。」

叔叔也不必先在嬌娘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做什麼？我那裏有這工夫說閒話兒呢？明日還要到興邑去一走，必須當日趕回來才好。你先去等著，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早了，我不得閒說著，便向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箇主意來，便一徑往他舅舅卜世仁家來。（索隱）卜世仁不是人也。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纔從鋪子裏回來，一見賈芸，便問爲什麼事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幫襯，要用冰片麝香，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節按數送了銀子來，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日也是我們鋪子裏一箇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總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犯了，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箇貨也短，你就拏現銀子到我們這小鋪子裏來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到扁兒去。』」（索隱）到扁兒者，京師市塵俗語，謂向同行中取貨充爲己有也。背地借錢借物，均可用此名詞。這是一件二則。你那裏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管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家很不知好歹也要立箇主意賺幾箇錢，弄弄穿的喫的。我看著也歡喜。賈芸笑道：「舅舅說的有理，但我父親沒的時節，我年紀又小，不知事體，後來聽母親說都還虧舅舅們與我們去出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是不知道的？還有一畝地兩間房子在我手裏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來，叫我怎麼樣來還虧是我呢？要是別箇死皮賴臉的三日兩頭兒來。」

纏。舅。舅。要。三。升。麥。二。升。豆。子。的。也。就。沒。有。法。兒。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箇。算。計。你。但。凡。立。得。起。來。到。你。大。房。裏。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著。便。下。箇。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嬉。和。也。弄。箇。事。兒。管。管。前。兒。我。出。城。去。撞。見。你。三。房。裏。的。老。四。騎。著。大。叫。驢。帶。著。四。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尙。道。士。往。家。廟。裏。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這。樣。的。事。到。他。了。賈。芸。聽。了。嘮。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急。的。這。樣。喫。了。飯。去。罷。一。句。話。尙。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著。沒。有。米。這。里。買。半。筋。麪。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妝。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筋。麪。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二。三。十。箇。明。日。就。送。來。還。的。夫。婦。兩。箇。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幾。箇。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不。言。卜。家。夫。婦。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舅。家。門。一。徑。回。來。心。下。正。是。煩。惱。一。邊。想。一。邊。走。低。著。頭。不。想。一。頭。就。碰。在。一。箇。醉。漢。身。上。把。賈。芸。一。把。拉。住。罵。道。你。瞎。了。眼。碰。起。我。來。了。賈。芸。聽。聲。音。像。是。熟。人。仔。細。一。看。原。來。是。緊。鄰。倪。二。（案隱）

倪二指奸民李應試，別名黃鷹李三者是也。順治初年，在京盤踞黨羽多人，交結官長，包抽貨稅，地方官莫敢誰何。後奉旨拏辦，諸大臣俱得罪。這倪二是箇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喫飯，專愛喝酒打架。（案隱）讀順治九年十二月拏辦李三上諭可知。李三所為，與倪二正同。此時正從欠錢人家索債歸來，已在醉鄉。不料賈芸碰了他，就要動手。賈芸叫道：老二住手。是我沖撞了你。倪二一聽他的語音，將醉眼睜開一看。

見是賈芸忙鬆了手。趨趨著笑道：「原來是賈二爺。這會子那裏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箇沒趣兒。」倪二道：「不妨有什麼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憑他是誰，若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索隱）醉金剛三字，即從黃騰之黃字上生出，的街鄰管教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你別生氣，聽我告訴你這緣故。」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道：「要不是二爺的親戚，我便罵出來，真正氣死我也罷，你也不必愁。我這裏現有幾兩銀子，你要用，只管拏去。我們好街坊，這銀子是不要利錢的。」一頭說，一頭從搭包內掏出一包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倪二雖然是潑皮，卻也因人而施，頗有義俠之名。（索隱）西都賦言五陵豪傑，鄉里游俠之徒，可見京師地方自古有此輩人。李三能以財賄樹黨，故干大法，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倒恐不美。不如用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就是了。因笑道：「老二，你是箇好漢，既蒙高情，怎敢不領。回家照例寫了文約送過來便了。」倪二大笑道：「這不過是十五兩三錢銀子，你若要寫文契，我就不借了。」賈芸聽了，一面接銀子，一面笑道：「我便遵命罷了，何必著急。」倪二笑道：「這纔是了。天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還有點事情到那邊去，你竟請回。我還求你帶箇信兒與我們家，叫他們閉門睡罷，我不回家去。倘或有事，叫我們女孩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找我。」（索隱）李三與馬販潘文學，表裏為奸，同日奉諭鞫辦法，一面說，一面趨趨著腳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碰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稀罕。想那倪二果然有些意思，只是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

日加倍要來。便怎麼處。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還得起他。因走到一箇錢鋪內。將那銀子稱一稱。分兩不錯。心上越發歡喜。到家先將倪二的話。揀與他娘子。方回家來。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那裏去了一天。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提卜世仁的事來。只說在西府裏等璉二叔的。問他母親喫了飯不曾。他母親說喫了。還留飯在那裏。叫小丫頭拏過來與他喫。那天已是掌燈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安歇。一宿無話。次日一早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街。在香鋪買了香麝。便往榮府來。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箇小廝。拏著大高的簪帚。在那裏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裏出來。叫小廝們先別掃。奶奶出來了。賈芸忙上去笑道。二姨娘那裏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正說著。只見一羣人簇擁著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愛排場的。忙把手逼著。恭恭敬敬。搶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只問他母親好。怎麼不來。我們家逛逛。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好。倒時常記掛著。二姨娘要瞧瞧。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你會撒謊。不是我提起。他就不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雷打。就敢在長輩跟前撒謊。昨日晚上還提起。二姨娘來說。二姨娘身上生得單弱。事情又多。虧二姨娘好大精神。竟料理得周周全全。要是差一點兒的。早累的不知怎麼樣了。鳳姐聽了。滿臉是笑。不由的止了步。問道。怎麼好好的。你娘兒兩箇在背地理。嚼說起我來。賈芸道。有箇緣故。只因我有箇極好的朋友。家裏有幾箇錢。現

開香鋪因他身上捐了箇通判。前月選了雲南。不知那一府。連家眷一齊去。他這香鋪也不開了。便把貨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像這箇貴重的。都送與親友。所以我得了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親商量。賤賣了可惜。若送人也沒有人家配使這些香料。因想孀娘往年間還擎大包的銀子買這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箇端陽節所用。也一定比往常要加上十幾倍。故此孝敬孀娘。一邊將一箇錦匣遞過去。鳳姐正是辦端陽節的禮。須用香料。便命豐兒接過去。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著你這樣知道好歹。怪道你叔叔常提起你來說你好說話。明白心裏有見識。賈芸聽這話入港。(索隱)可見輔政代時大小差派非賈不成。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常提我的鳳姐兒。問便要告訴給他。事情管的話。一想又恐被他看輕了。只說得了這點香料。便混許他管事了。因又止住。且把他種花木工程的事。都不提。隨口說了幾句淡話。便往賈母房裏去了。賈芸也不好提起。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著。故此喫了飯。便又進去。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散齋書房裏來。(索隱)綺散隱一霞字。仍紅光之意。此書齋當指文華殿宏德殿等處。世祖所嘗臨幸者。只見茗煙改名焙茗的。(索隱)茗煙用之闢書房。暗喻怒罵不靈之意。此改焙茗。不過與鋤藥等一例。無甚深意。並鋤藥兩箇小廝下象棋。爲奪車正拌嘴呢。(索隱)的是宦宦所爲。還有引泉掃花挑雪伴。鶴四五箇在旁簪下崗小雀兒頭。(索隱)無不通會。賈芸進入院內。把鄙一蹴。說道。猴兒們淘氣。我來了。衆



小廝們看見了他，都纔散去。賈雲進書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寶二爺下來沒有。焙茗道：「今日總沒下來。二爺說什麼？我替你悄悄探去。」說著便出去了。這裏賈雲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別的小子，都頑去了。正在煩悶，只聽門前嬌音嫩語的叫了一聲哥哥。（索隱）宮人無外至書齋之理，此不過為迎合賈雲小紅二人為寫降臣的逸事。賈雲往外瞧時，只見是一箇十五六歲的丫頭，生的倒也十分精細乾淨。那丫頭見了賈雲，便抽身躲了。恰值焙茗走來，見那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正抓不著箇信兒。」賈雲見了焙茗，也就趕出來問怎麼樣。焙茗道：「等了這一日，也沒箇人兒過來。這就是寶二爺房裏的。」因說道：「好姑娘，你進去帶箇信，就說廊上二爺來了。」那丫頭聽見，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是從前那等迴避，下死眼把賈雲釘了兩眼。聽那賈雲說道：「什麼廊下廊上的，你只說雲兒就是了。」半晌，那丫頭冷笑道：「依我說，二爺且請回去罷。明日再來。今日晚上得空兒，我回一聲。」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喫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來。難道只是要二爺在那裏等著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正經，就便回來有人帶信，不過口裏答應著，他肯給帶到嗎？」賈雲聽這丫頭的話，簡便偷聽。（索隱）貌則精細乾淨，言則簡便偷聽，然後宮十四位之號，尚在末階，安得不抱屈，待要問他名字，因是寶玉房裏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倒是我明日再來，說著便往外去了。」焙茗道：「我倒茶去。」二爺喫茶再去。賈雲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喫茶，我還有事呢。」口裏說話，眼睛瞧那丫頭。

還站在那裏呢。(索隱)目送那賈芸一徑回來。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喚住。隔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膽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日你叔叔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嬌娘休題。我這裏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一起頭就求嬌娘。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你那裏沒成兒。昨日又來尋了。賈芸道。嬌娘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箇意思。若有這意。昨兒還不求嬌娘。如今嬌娘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丟下。少不得求嬌娘好歹疼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難早告訴我一聲兒。什麼不成了。多大點兒事。就誤到這會子。那園子裏還要種樹種花。我只想不到箇人來。早說不早說了。賈芸笑道。這樣嬌娘。明日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箇我看著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裏的煙火燈燭。那箇大宗兒下來。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嬌娘。先把這箇派了我罷。果然這件辦的好。再派我那件。鳳姐笑道。你到會拉長線兒罷了。若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喫了飯。就過來。你到午燈時候來領銀子。後日就進去種花。說著。命人駕起香車徑去了。賈芸喜不自勝。來至綺散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裏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來。便寫箇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了出來。單要了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交與賈芸。賈芸接看那批上批著二百兩銀子。心中喜悅。翻身走到銀庫。

上領了銀子。回家告訴他母親。自是母子俱喜。次日五更。賈芸先找了倪二。還了銀子。又拿了五十兩銀子。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裏去買樹。(索隱) 不言買何樹。蓋前已言多種松柏。矣。松椿同類。此言方椿。亦是暗指。故特姓方言相方耳。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自這日見了賈芸。曾說過明日著他進來說話。這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裏還記在心上。因而便忘懷了。這日晚上。卻從北靜王府裏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索隱) 與後文鶯兒打結子對照。又見寶釵與襲人親密。晉人私語。不言可知。是小人同利爲朋的行徑。秋紋碧痕

兩箇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親病了。接了出去。麝月又現在家中病著。還有幾箇做粗活聽使喚的丫頭。料是叫他不著。卻出去尋影兒伴的去了。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寶玉在房內。偏生的寶玉要喫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箇老婆子走進來。寶玉見了。連忙搖手說罷。不用了。老婆子們只得退出。寶玉見沒了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拈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等我來倒。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接了碗去。寶玉倒唬了一跳。問你在那裏的。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笑著回道。我在後院裏。纔從裏間後院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腳步響。(索隱) 有運辯細碎之聲。紅娘必是繡足。故特自表。寶玉一面喫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丫頭。穿著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挽著鬢兒。容長臉面。細巧身材。卻十分俏麗甜淨。(索隱) 中選。寶玉便笑問道。你也是我這屋裏的人麼。

那丫頭道是。寶玉道。既是這屋裏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丫頭聽說。便冷笑一聲道。不認得的。也多呢。豈止我一箇。(索隱) 乾清女官多至百數十人。安得人人盡識。從來我又不遞茶遞水。拏東拏西。眼前的一件也做不著。那裏認得呢。寶玉道。你爲什麼不做那眼前的事。那丫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昨日有箇什麼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焙茗回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裏去了。剛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唏唏哈哈的笑著進來。兩箇人共提著一桶水。一手擦衣裳。趑趑趑趑潑潑撒撒的。那丫頭便忙出去迎接。那秋紋碧痕正對抱怨。你溼了我的衣裳。那箇又說你蹣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箇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小紅。(索隱) 出小紅二字。文法不平。二人便都詫異。將水放下。忙進房看時。並沒別人。只有寶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只得且預備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邊房內。找著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裏作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裏的。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去。不想二爺要喫茶。叫姊妹們。一箇也沒有。是我進去倒了碗茶。姊妹們便來了。秋紋兜臉啐了一口道。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到教我們去。你可做這箇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我們倒跟不上你麼。你也拏那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索隱) 乾清侍御分司定品。各有階級。故特著此層。不然人家婢女。亦何所謂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拏東西的事。僮們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道。這麼說。

還不如我們散了。單讓他在這裏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著。只見有箇老嫗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緊些。衣服裙子。別混曬混晾的。那土山一帶。都攔著幃幃。可別混跑。(索隱)著眼土山二字。上言種松。此言土山一帶合松山二字。秋紋便問明日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老婆子道。什麼後廊上的芸哥兒。秋紋碧痕俱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心內明白。知是昨日外書房所見的那人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因玉字犯了寶玉黛玉的名。便單喚他做小紅。(索隱)此數段中之小紅專寫洪文襄降滿之事。文襄名承疇。而太宗時人多稱之為老洪。此處特言小紅不以名稱。加一小字。反映老洪之說。原來是府中世僕。(索隱)洪文漢軍旗籍。他父親(索隱)是老洪。現在(索隱)是作書時代。順治年間也。收管各處田房事務。(索隱)洪經略七省。為清人收定疆域不少。按證法。開疆拓土。曰襄。故曰收管各處田房事務。收字內含勘定之義。不然。應曰掌管。這紅玉年十六。(索隱)洪降時年已將老。此特反說。進府當差。把他派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索隱)洪初在內三院當差。故曰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姊妹及寶玉等進大觀園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寶玉點了。這小紅雖然是箇不諳事體的丫頭。因他原有三分容貌。心內妄想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千人。都是伶牙俐爪的。那裏插得下手去。不想今日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話。心內正灰了一半。(索隱)是說未降時文襄心事只灰得一半。是以復燃。全是譏諷。視梅村松山哀為尤刻。正悶悶的。忽然聽老嫗說起賈芸來。不覺心中

一動便悶悶回房睡在牀上。暗暗思量。翻來掉去。正沒箇抓尋。忽聽窗外低低的叫道。小紅。你的手帕子。(索隱) 洪未降求死時。清太宗遣范文程往視時。洪方拂衣上座。范謂洪必不能舍一衣。安能舍性命耶。太宗極力籠絡之。乃降。書中寫小紅動情在一手帕。暗喻老洪惜衣之事。因一帕牽兩人之好。猶老洪受兩朝爵命。其最初關鍵在一衣耳。我拾在這裏呢。小紅聽了。忙走出去看。不是別人。正是賈芸。小紅不覺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裏拾著的。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那小紅轉身一跑。(索隱) 胸中懸慕却外面躲閃。是怨女的情懷。是降臣的微隱。却被門檻絆倒。(索隱) 打不出生死之關。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 本回全寫賈芸小紅之事。緩緩引起。絕無鹵莽痕迹。句首至不在話下一小段。了結上回黛玉觀物思人餘意。以下又至不在話下為一段。敝寶玉探赦老病。引出途遇賈芸。以下又至不在話下。敝芸尋下世仁賒借香料不得。引倪二借銀事。為後文倪二伏脈。以下至賈芸一徑回來為一段。敝賈芸以香料賂鳳姐。趁便到寶玉書房。與小紅初見。姑則下死眼釘了兩眼。臨行卻還站在那裏。小紅之傾心賈芸。亦是磁石引針。一遇便合。不多贅字。而兩情相洽。已如繪如描。有遠山無盡之妙。以下又至不在話下為一段。敝賈芸因賄得差。為入圍禪樹的來歷。為寫松山二字。特地演出如許文詞。妙在仍合當時諸王專政。明納苞苴的實況。作書人明寫一字。暗又寫一事。不知其心血多人幾斗。以下至知是昨日外書房所見的那人了為一段。敝小紅思乘便進身。卻為衆人排擠。合之前文四兒之事。可見宮中階級之嚴。把持之衆。忌嫉之深。而且寶玉時到北府。又與探病同為一事。可見當時睿王尚在全非浪筆。小紅因不能在寶

玉前出色，乃眷賈雲之意，愈深，處處說來，都有深意。以下至末為一段，乃敘小紅懷思雲兒之事，方是正面文章，自開首便欲敘此一層，而恐其突如故曲曲折折，分寫六段文章，乃將正文正義微吐露，且仍在顯前一面，尚不落實，千溪萬派，皆匯於海，極空極實，極詳極簡，有不止於局度安詳者，真太史公魏其武安傳敘事法也。

（護花評）下世仁不肯賒給賈雲香料，反襯倪二之義助，又伏一百四回情事。

（又）賈雲送香料，正在端節需用之時，宜鳳姐之欣然收受，可謂善於鑽營者。

（又）鳳姐向雲兒買情，雲兒即將賈璉撇開，真是善於逢迎者。

（又）小紅不見手帕，於秋紋碧痕查問時說出，不露雲兒拾得痕迹，善用藏筆法。

（又）小紅之屬意賈雲，是秋紋碧痕譏諷奚落逼之使然，否則必專心勾引寶玉矣。

（又）小紅一夢，是一小紅樓，妙在入夢時，不先說破，讀者幾疑窗外真有雲兒叫他，化工之筆。

（大某評）小紅與秋紋等年紀不相上下，而言語不敢相抗者，亦朝廷尙儉之意。

##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話說小紅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雲要拉他，卻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嚇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幾箇丫頭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面水。這小紅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手，腰中束一條汗巾，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兒見了他，也就留心。若要指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

多心。二則又不知他是何性情。因而納悶。早晨起來。也不梳洗。只坐著出神。一時下了窗子。隔著紗屨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幾箇丫頭打掃院子。都擦臉抹粉。插花帶柳的。獨不見昨日那二箇寶玉。便鞦了鞋。走出了房門。只妝做看花。東瞧西望。一擡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下欄干傍。有一箇人倚在那裏。卻爲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前進一步。仔細一看。正是昨日那箇丫頭。在那裏出神。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索隱) 情爲之動。正想著。忽見碧痕來請他洗臉。只得進去了。(索隱) 只得二字。無限低徊。不在話下。卻說小紅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我們的噴壺壞了。你到林姑娘那邊借來一用。小紅便走向瀟湘館去。到翠煙橋擡頭一望。只見山坡高處。(索隱) 又點山字。都攔著帷幙。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種樹。原來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裏掘土。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監工。(索隱) 連點山字。小紅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索隱) 與寶二爺之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同一心理。只得悄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而回。無精打彩。自向房中倒著。衆人只說他是身子不快。也不理論。過了一日。原來次日是王子騰的夫人壽誕。那裏還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去。也便不去了。倒是薛姨媽同著鳳姐兒。並賈家三箇姊妹寶釵寶玉一齊多去了。至晚方回。王夫人正過薛姨媽房裏坐著。見賈環下了學。命他去抄金剛經。說諷誦。那賈環便來到王夫人炕上坐著。命人點了蠟燭。拏腔做勢的抄寫。一時又叫彩雲倒杯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剪蠟花。又說金釧擡了燈。



亮兒衆了。髮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他。只有彩霞和他合得來，倒了茶與他。因向他悄悄的道：「你安分些罷，何苦討人厭？」賈環摺眼一瞅，道：「我也知道，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不大理我，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著牙，向他頭上戳了一指頭，道：「沒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歹。」兩人正說，只見鳳姐同著王夫人都過來了。王夫人便一長一短問他。今日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不多時，寶玉也來了。見了王夫人，也規規矩矩說了幾句話，便命人除去了抹額，脫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裏。王夫人便用手摩挲，撫弄他。寶玉也扳著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王夫人道：「我的兒，又喫了多酒，臉上滾熱的，你還只是揉搓。」一會子，鬧上酒來，還不在這裏靜靜的躺一會子去呢。說著，便叫人拿枕頭寶玉，因就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著。寶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只向著賈環。寶玉便拉他的手，說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我就嚷了。」二人正鬧著，原來賈環聽見了，素日原恨寶玉，今見他和彩霞頑耍，心上越發按不下這口氣，因一沈思，計上心來，故作失手，將那一盞油汪汪的蠟燭向寶玉臉上只一推，（

脚雞似的。我說你上不得擡盤。趙姨娘平時也該教導教導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遂叫過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黑心種子來，也不教訓教訓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一發得了意，一發上來了。那趙姨娘只得忍氣吞聲也上去幫著他們替寶玉收拾。只見寶玉左邊臉上起了一溜燎泡，幸而沒傷眼睛。王夫人看了又心疼，又怕賈母問時難以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罵一頓，又安慰了寶玉。一面取了敗毒散來敷上。寶玉說有些疼，還不妨事。明日老太太問，只說我自己燙的就是了。鳳姐道：「便說自己燙的，也要罵人不小心。橫豈有一場氣的。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的門，便悶悶的。晚間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知道燙了，便親自趕過來，只瞧見寶玉自己拿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一臉藥。林黛玉只當十分燙的利害，忙近前瞧瞧。寶玉卻把臉遮了，搖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潔，故不要他瞧。黛玉也就罷了，但問他疼得怎樣。寶玉道：「也不狠疼。養一兩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會回去了。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自己承認自己燙的，賈母免不得又把跟從的人罵了一頓。過了一日，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到府裏來。（索隱）馬道婆是指喇嘛、禪格隆等，嘛與馬同音也。見了寶玉，唬了一大跳，問其緣由，說是燙的，便點頭歎息。一面向寶玉臉上用指道畫了幾畫，口內唧唧嚶嚶的，又說誦了一回說道：「包管好了。」（索隱）與後文變真持誦對照。這不過一時飛災，又向賈母道：「老祖宗老菩薩，那裏知道那佛經上說的利害，大

凡王公卿相人家子弟。只一生長下來。暗裏便有許多促狹鬼跟著他。得空便擰他一下。或招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坐著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問道。有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便說道。這箇容易。只是都替他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保兒孫康寧。再無撞客邪祟之災。賈母道。倒不知怎麼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說。也不值什麼。不過除香燭供奉以外。一天多添幾觔香油。點了箇大海燈。這海燈便是菩薩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我也做箇好事。馬道婆說。這也不拘多少。隨施主願心。像我家裏。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安南郡王府裏太妃。他許的愿心。大一天是四十八觔油。一觔燈草。那海燈也。只比缸略小些。錦鄉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觔油。再有幾家。或十觔。八觔。三觔。五觔的。不等也。少不得要替他點。賈母點頭思忖。馬道婆道。還有一件。若是爲父母尊長的多捨些。不妨。若老祖宗爲寶玉。若捨多了。怕哥兒擔不起。反折了福。要捨大則七觔。少則五觔。也就是了。賈母道。既是這樣說。便一日五觔。每月打總兒來關了去。(索隱是京師婦女恒有之事)馬道婆道。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叫人來吩咐。以後寶玉出門。拿幾串錢交給他小子門。一路施捨與僧道貧苦之人。(索隱)京師貴家亦恆有此事。說畢。那道婆便往各房間安閒逛去了。一時來到趙姨娘房裏。二人見過趙

姨。娘。命。小。丫。頭。倒。茶。給。他。吃。趙。姨。娘。正。黏。鞋。呢。馬。道。婆。見。炕。上。堆。著。些。星。綢。緞。因。說。我。正。沒。有。鞋。面。子。奶。奶。給。我。些。零。碎。綢。子。緞。子。不。拘。顏。色。做。雙。鞋。穿。罷。趙。姨。娘。歎。口。氣。道。你。瞧。那。裏。頭。那。裏。還。有。塊。成。樣。的。麼。就。有。好。東。西。也。到。不。了。我。這。裏。你。不。嫌。不。好。挑。兩。塊。去。就。是。了。馬。道。婆。便。挑。了。幾。塊。掖。在。懷。裏。趙。姨。娘。又。問。前。日。我。打。發。人。送。了。五。百。錢。去。你。可。在。藥。王。面。前。上。了。供。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歎。氣。道。阿。彌。陀。佛。我。手。裏。但。凡。從。容。些。也。時。常。來。上。供。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瓊。哥。大。了。得。了。一。官。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功。德。還。怕。不。能。麼。趙。姨。娘。聽。了。笑。道。罷。罷。再。不。提。起。如。今。就。是。榜。樣。兒。我。們。娘。兒。們。跟。得。上。這。屋。裏。那。一。箇。兒。寶。玉。兒。還。是。小。孩。子。家。長。的。得。人。意。兒。大。人。偏。疼。他。些。也。還。罷。了。我。只。不。伏。這。箇。主。兒。一。面。說。一。面。伸。了。兩。箇。指。頭。(索隱) 允初爲二阿哥此特暗指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瓊。二。奶。奶。趙。姨。娘。嚇。的。忙。搖。手。起。身。掀。簾。子。一。看。見。無。人。方。回。身。向。道。婆。說。道。了。不。得。提。起。這。箇。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箇。人。馬。道。婆。見。說。便。探。他。的。口。氣。道。我。還。用。你。說。難。道。都。看。不。出。來。也。虧。你。們。心。裏。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倒。也。好。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誰。還。敢。把。他。怎。麼。樣。呢。馬。道。婆。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你。們。沒。本。事。也。難。怪。明。裏。不。敢。怎。麼。樣。暗。裏。也。算。計。了。還。等。到。如。今。趙。姨。娘。聞。聽。這。話。裏。有。話。心。內。暗。暗。的。歡。喜。便。說。道。怎。麼。暗。裏。算。計。我。倒。有。箇。心。只。是。沒。這。樣。的。能。幹。人。(索隱) 康熙之季諸阿哥

各立黨徒，招致奇才異能，以為己用。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大大的謝你。馬道婆聽了這話，打攞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我那裏知道這些事？罪罪過過的，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睜的看人家來擺布死了我們娘兒兩箇不成？難道還怕我不謝你麼？」馬道婆聽如此，便笑道：「若說我不忍你們娘兒兩箇受別人委曲，還猶可。若說謝我還想你們什麼東西麼？」趙姨娘聽這話，鬆動了些，便說：「你這麼箇明白人，怎麼糊塗了。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人絕了這家私，還怕不是我們的？」（索隱）家私是指帝位，允禩有奪嫡自立之意。那時候，你要什麼不得呢？」（索隱）果然，繼統富貴，可恣所求。馬道婆聽了低頭半日，說那時節，事情安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娘說這有何難？我攢了幾兩體己，還有些衣服首飾，你先拿幾樣去。我再寫箇欠銀文契，給你到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使得。」趙姨娘將兩箇小丫頭也支開，連忙開了箱櫃，將衣服首飾拿了些出來，並體己的散碎銀子，又寫了五十兩一張欠約，遞與馬道婆道：「你先拿去作箇供養。」馬道婆見了這些東西，又有欠字，遂不願青紅皂白，滿口應承，伸手先將銀子拿了，然後收了欠契，向趙姨娘要了張紙，拿剪子，鏤了兩箇紙人兒，遞與趙姨娘，叫把他二人的年庚寫在上面，又找了一張藍紙，鏤了五箇青面鬼，叫他併在一處，拿針釘了。我在家中作法，自有效驗的。說完，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道：「奶奶可在這裏？」太太等你呢。二人散了，不在話下。」（索隱）此段寫趙姨娘賂求馬道婆，全為允禩等重用喇嘛，候客許以事成厚報的遠。

卻說林黛玉因寶玉燙了臉。不大出門。倒時常在一處說閒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篇書。又同紫鵝等作了一會針線。總悶悶不舒。一同行步出來。看庭前纔出的新笋。不覺出了院門。來到院中。四望無人。惟見花光鳥語。信步便往怡紅院來。只見幾箇丫頭舀水。都在迴廊上看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笑聲。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釵都在這裏。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又不來了。兩箇黛玉笑道。今兒齊全。誰下帖子請的。鳳姐道。我前日打發人送兩瓶茶葉與姑娘。可還好麼。黛玉道。我正忘了。多謝想著。寶玉道。我嚐了不好。不知別人嚐了怎麼樣。寶釵道。味倒好。只是沒甚顏色。鳳姐道。那是暹羅國貢的。我嚐了也不覺甚好。還不如我們常吃的呢。黛玉道。我吃著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麼樣的。寶玉道。你說好。把我的都拿了去吃罷。鳳姐道。我那裏還多著的呢。黛玉道。我叫丫頭取去。鳳姐道。不用。我打發人送來。我明日還有一事求你。一同叫人送來。林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是吃了他家一點子茶葉。就使喚起人來了。鳳姐笑道。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衆人都大笑不止。黛玉紅了臉。回過頭去。一聲兒不言語。寶釵笑道。我們二嫂子。諛語是好的。黛玉道。什麼諛語。不過是貧嘴賤舌的。討人厭罷了。說著。又啐了一口。鳳姐道。你替我家做了媳婦。少些什麼。指著寶玉道。你瞧瞧。人物兒。配不上門第兒。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那一點兒玷辱了你。黛玉起身便走。寶釵叫道。孽兒急了。還不回來呢。走了。倒沒意思。說著。站起來拉住。纔至房門。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

兩箇人都來瞧寶玉。寶玉與衆人都起身讓坐。獨鳳姐不理。寶釵正欲說話。只見王夫人房裏的丫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奶奶姑娘們出去呢。李宮裁連忙同著鳳姐兒走了。趙周兩人也辭了出去。寶玉道：「我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又說林妹妹。你略站一站。與你說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林黛玉道：「有人叫你說話呢。便把林黛玉往後一推。和李執一同去了。這裏寶玉拉了黛玉的手只是笑。又不說話。黛玉不覺又紅了臉。掙著要走。（索隱先寫一段。開情然後正文。來得奇特。）寶玉道：「噯。好頭疼。」黛玉道：「該阿彌陀佛。」寶玉大叫一聲。將身一跳。離地有三四尺高。口內亂嚷。盡是胡話。黛玉並衆丫環都嚇慌了。忙報知王夫人與賈母。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裏。都一齊來看。寶玉一發掙刀弄棍。尋死覓活的鬧的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一見嚇的抖衣亂戰。兒一聲。肉一聲。放聲大哭。於是驚動了衆人。連賈赦那夫人賈珍賈政並麝蓉芸芹薛姨媽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千人。上中下人等。並丫環媳婦等都來圍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沒箇主意。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犬殺犬。見了人。隨著眼就要殺人。（索隱）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廢皇太子。詔書內有肆惡虐宗。暴戾淫亂。難出諸口等語。逾數日。又諭內大臣。允禩行事與人。大有不同。居處失常。語言顛倒。兇狂易之。疾似有鬼物憑之者。逾數日。復諭大學士允禩。宮人所居。掘芳殿其地。陰黯不潔。居者輒多病亡。允禩時常往來其間。致中鬼魅。不自知覺。以此觀之。種種舉動。皆有鬼物使然。大是異事。逾日。復召集王公百官。諭曰：「允禩幼時。朕親教以讀書。今忽爲鬼魅所憑。蔽其本性。忽起。忽坐。言動失常。時見鬼魅。不

安寢處屢遷其居，啖飯八九碗，尚不知飽，飲酒二十三觥，亦不見醉。匪特此也，細加訊問，更有種種駭異之事。次年二月，復諭佟國維曰：「今有人因染癩，狂持刀砍人，安可不行拘執等語？」以上爲允禩爲鬼物所憑之明證。又諭諸王子曰：「拘禁允禩時，允禩奏允禩所行卑污大失人心，相面人張明德曾相允禩，後必大貴，今欲誅允禩，不必出自皇父之手，言至此，朕爲之驚異。允禩倘果與允禩殺害允禩，其時但知逞其凶惡，豈暇計及於朕躬有礙否耶？」又審相面人張明德供內有「王太子暴戾若遇我當刺殺之」又云「我有異能者十六人當招致兩人刑張明德論內復有彼有好漢可謀行刺之語」以上種種爲允禩等欲害允禩之明證。十一月諭領侍衛內大臣等：「今允禩之疾漸已清爽，詢問前事，竟有全然不知者。又云「我心內略明白，猶懼父皇聞知治罪，未至用刀刺人，如或不然，必有殺人之事矣。是爲太子瘋時有持刀殺人之明證。十月貝勒允祉奏：「臣牧馬廠蒙古喇喇巴漢格隆自幼習醫，純爲咒人之術。大阿哥知之，傳伊到彼同喇嘛明佳喇嘛卜楚馬星喇嘛布楚時常行走，上命將明佳喇嘛布楚巴漢格隆並直郡王府護衛喬楞雅突等鎖拿交侍郎滿都侍衛拉錫查審，供稱直郡王（卽允禩）欲呪誣廢太子，令我等用術鎮壓，是實。隨侍衛納拉等掘出鎮壓物十餘件，交顯親王等嚴議具奏。逾數日，諭領侍衛內大臣侍衛等大阿哥允禩素不端，今一查其行事，嚴呪親弟及殺人之事，盡皆顯露，所遣殺人之人俱已自縊。其母惠妃亦奏稱其不孝，請置之於法。十月復諭內大臣等：「一切暗中搆煽悖亂行事，俱係索額圖父子（按索額圖爲八阿哥允禩之妻舅，允禩受制於其妻，曾見上諭）十月十七日查出，歷魑廢皇太子之物，是日廢皇太子忽似瘋癲，備作異狀。雖至自盡，過此片刻，遂復明白。又四十八年四月上諭：「朕亦有用和尚喇嘛道士之處，並不見伊等占驗，所以不爲所欺。今論歷之事，發覺者如此，或和尚道士等更有鎮壓之事，亦未可知。以上種種爲允禩因呪誣魑魅致失常度之明證。書中以經



鳳二人分敘其事不露痕迹。然細爲揆合確書允初之事無疑。○近人有記甯陽女僕事者。內言皇太子持刀入宮亦可與本回相印證。衆人一發慌了。周瑞媳婦帶著幾個力大的女人。上前抱住。奪了刀。擡回房中。平兒豐兒等哭的哀天叫地。賈政也心中著忙。當下衆人七言八語。有說送崇的。有說跳神的。有薦玉皇閣張道士捉怪的。整鬧了半日。祈求禱告。百般醫治。並不見好。日落後。王子騰夫人告辭去了。次日。王子騰也來問候。接著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並各親戚。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薦僧道的。也有薦醫的。他叔嫂二人。一發糊塗。不省人事。身熱如火。在牀上亂說。到夜裏更甚。因此那些婆子丫環。不敢上前。故將他叔嫂二人。都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著人輪班看守。(索隱) 叔嫂二人移至一處。明其本爲一人也。允初初於行在被。執到京。安置於上。賜院命皇四子允禩。允禩看守此中。輪班看守一層。由此化出。十一月諭王公大臣云。皇太子前因。歷。歷。以至。本性。汨沒。因召。至。左右。加意。調。治。今。已。痊。矣。書中。移至。王。夫人。上。房。一。層。由此。化。出。賈。母。王。夫人。邢。夫人。並。薛。姨。媽。寸。步。不。離。(索隱) 十一月。諭。中。有。朕。嘗。令。人。護。視。仍。時。加。訓。誨。不。離。朕。躬。等。語。書。中。此。層。由。此。諭。內。化。出。只。圍。著。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了。上。下。不。安。賈。赦。還。各。處。去。尋。覓。僧。道。賈。政。見。不。效。驗。因。阻。賈。赦。道。兒。女。之。數。總。由。天。命。非。人。力。可。強。他。二。人。之。病。百。般。醫。治。不。效。想。是。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去。賈。赦。不。理。仍。是。百。般。忙。亂。看。看。三。日。光。陰。那。鳳。姐。寶。玉。躺。在。牀。上。連。氣。息。都。微。了。合。家。都。說。沒。了。指。望。了。忙。的。將。他。二。人。的。後。事。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等。更。哭。的。死。去。活。來。

只有趙姨娘外面假作憂愁。心中稱愿。至第四日早。寶玉忽睜開眼。向賈母說道。從今以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發我走罷。賈母聽見這話。如同摘了心肝一般。趙姨娘在旁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於悲痛。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免他受些苦。只管捨不得他。只口氣不斷。他在那裏也受罪不安。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帳老婆。怎麼見得不中用了。你愿意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別作夢。他死了。我只合你們要命。都是你們素日調唆著。逼他念書寫字。把膽子嚇破了。見了他老子。就像箇避貓鼠兒一樣。都不是你們這起小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他。你們就隨了心了。我饒那一箇。一面哭。一面罵。賈政在旁。聽見這些話。心裏越發著急。忙喝退了趙姨娘。委婉勸解了一番。忽有人來回。兩口棺木都做齊了。賈母聞知。如刀刺心。一發哭著大罵。問是誰叫做的棺材。快把做棺材的人拿來打死。鬧了箇天翻地覆。忽聽見空中隱隱有木魚聲。念了一句南無解冤解結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崇逢凶險的。我們善醫治。賈母王夫人便命人向街上找尋去。原來是一箇癩和尚。同一箇跛道士。那和尚是什麼模樣。

鼻如懸膽兩眉長。目似明星有寶光。破衲芒鞋無住跡。脛臍更有一頭瘡。

那道人是如何模樣。

一足高來一足低。渾身帶水又拖泥。相逢若問家何處。卻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因命人請了進來。問他二人在何山修道。那僧笑道。長官不消多話。因知府上人口欠安。特來醫治的。賈政道。有兩個人中了邪。不知有何方可治。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之寶。可治此病。何須開方。賈政心中便動了。因道。小兒生時雖帶了一塊玉來。上面刻著能除凶邪。然亦未見靈效。那僧道。長官有所不知。那寶玉原是靈的。只因爲聲色貨利所迷。故此不靈了。你今將此寶取出來。待我持誦持誦。就依舊靈了。賈政便向寶玉項上取下那塊玉來。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擎在掌上。長歎一聲道。青埂峰下。別來十三載矣。人世光陰迅速。塵緣未斷。奈何奈何。可羨你當日那段好處呵。

天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只因煅煉通靈後。便向人間惹是非。可惜今日這番經歷呀。

粉漬脂痕汚寶光。房櫳日夜困鴛鴦。沈酣一夢終須醒。冤債償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了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之臥室檻上。除自己親人外。不可令陰人沖犯。三十三日之後。包管好了。賈政忙命人讓茶。那二人已經走了。只得依然而行。鳳姐寶玉果一日好似一日的。漸漸醒來。知道餓了。(索隱) 允初自四十七年九月初三日被廢。至十月十七日以後。疾已。音尾約四十餘日。賈母王夫人纔放了心。衆姊妹都在外間聽消息。林黛玉先念一聲佛。寶釵笑而不言。惜春道。寶姐姐笑什麼。寶釵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度化。

衆生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他成就。你說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一時林黛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都不是好人。再不跟著好人學。只跟著鳳丫頭學的貧嘴。一面說。一面掀簾子出去了。欲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首一段草草數言。歸結上回小紅之事。留其不盡。爲下一回深寫地步。中一段敘寶玉出門。賈環抄經。用蠟油燙害寶玉。爲歷魔之前導。結怨之近因。下一段即敘趙姨之密商馬道婆。是本回正文正義。趙姨娘隱指大阿哥允禔之母。惠妃亦兼指八阿哥允禩之婦。大約當時謀陷太子不外此。一般人聖祖上諭中。本有惠妃請置允禔於法之語。似允禔所爲。惠妃未必與聞。然不奏揭於未事以前。乃請罪於拘繫。允禔亦草草看守。允禩革爲閒散宗室。以後是當時情事。已不問可知矣。上諭中云。一切往來。構煽均出。索額圖。索額圖爲允禩妻舅。允禩妻又夙以悍名。此次陷太子。若成允禔等。本歸心於允禩。有輔翼爲太子之意。則允禩妻之主持於內。亦可概見。書中不言賈環害寶玉。卻說因環成讐。偏用趙姨娘作正主。腦大約當時之事。雖諸阿哥爭位。實皆謀之婦人。故曲爲合傳。歷歷言之。如此作者可謂善擒王者矣。歷魔允禔全用喇嘛。後皆倭遲處死。喇嘛同音又喇嘛。內有馬星葛下楚一人。故道婆姓馬。聖祖言和尙道士亦未必無呪詛之事。和尙喇嘛道士皆與道婆一類。故用道婆。皆爲穢明。本事處處有意也。初以喇嘛致疾。寶玉卻以和尙道士得瘳。既關照本書。茫渺兩人。又隱喻和尙道士尙無其事之意。亦由聖祖上諭中反面化出也。此事在康熙朝爲最大之案。故爲敘及。大約紅樓原作僅八十回。內皆言順治一朝之事。曹雪芹刪改後。又增四十回。散見書內。因去國初世遠。特就其及身親見之事。仿原書例。仍用原書中一人一暗。爲寫出故書中往往有康熙乾隆三朝。

遺事四朝聞見會爲一書故爲野史中之至寶。此爲例實爲一精怪法門。此類者改者功不可沒。處此回即補入四十回之一也。段末仍用釵黛等戲謔引回正文。顧盼生姿。饒有餘韻。與中一段鳳姐語言相映。又見寶釵之事事動心。妬不可忍。真妙文也。

(護花評)二十回中寶玉臨說賈環鳳姐正斥趙姨。及此回中之寶玉戲彩霞。鳳姐之提醒王夫人。俱爲趙姨呪詛根由。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又)鳳姐之鐵檻寺弄權。是淨虛尼說合。趙姨之給衣物歷歷。是爲道婆作法。三姑六婆。爲害不淺。

(又)五鬼將作祟。前夾寫鳳姐戲謔一段文字。雙真解釋邪祟後。夾寫寶釵譏笑黛玉一番說話。便覺精彩陸離。寫趙姨勸賈母。暗描小人以爲得計。反跌出空中木魚聲來。

(又)此回實寫趙姨馬婆之惡跡。爲後來報應證據。且見寶玉之塵緣未斷。鳳姐之惡貫未盈。故雙真特來解救。爲一部書中結上起下之肯綮。

---

紅樓夢索隱  
卷五

# 紅樓夢索隱卷六

##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二十三天之後。(索隱)允初被幽四十四日，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復。仍回大觀園去。(索隱)允初開釋後居咸安宮，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著家下小廝坐更看守。(索隱)賈芸在此處是暗指世宗並允禩等爲看守允禩者也。借此帶出歸入正文，一人兩用絕妙絕妙。晝夜在這裏，那小紅同衆丫環也在這裏守著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混熟了。(索隱)暗指撫芳殿中諸宮人借點小紅亦妙。小紅見賈芸手裏拿著手帕子，倒像是自己從前掉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索隱)大有發乎情止乎禮義之勢，宛是可兒。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著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索隱)是在上山一帶種松樹，此句極有關係。緣此段皆書洪文襄降清之事，其敗自松山故遙遙伏脈，以松山作來源。這件事待放下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索隱)連用此等文法暗誅文襄之心，言其被擒之初雖外示不屈而隱微之地實一生一死兩念交縈，正是猶豫不決。(索隱)加以猶豫不決，可見文襄當日無必死之心，已爲人窺破。若果一蹶不願，罵敵不屈，必早被棄市之刑矣。神魂不定。(索隱)太宗動以美色文襄益難自持，故有神魂不定之說。忽聽窗外問道：姐姐在屋裏沒有？小紅聞聽，在窗眼內往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頭名叫佳蕙的。(索隱)佳蕙者嘉惠也，太宗窺洪不死，必欲降之。

頌賞稱譽故曰嘉惠紀實也。因答說在家裏呢。你進來罷。佳蕙聽了。跑進來就坐在牀上。笑道。我好造化。(索隱) 譏刺語。借佳蕙口中。形容而出。纔在院子裏洗東西。(索隱) 隱喻文襄拂衣上塵之事。游拂皆取潔也。妙在正合租使了環的身分。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裏送茶葉。(索隱) 回映上文照風之戲言。傳出寶玉之癡念。處處打動黛玉。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給林姑娘送錢來。(索隱) 太宗賜文襄金銀衣物甚夥。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索隱) 此中含意。兩層。一言太宗之賞多至不可計數。一言文襄之意高臥不經。你替我收著。(索隱) 全不自為政。任人收受。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小紅總替他一一五十一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陣子。心裏到底覺怎麼樣。(索隱) 降不降。雨念。究有決定否。扣題益緊。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瞧。吃兩劑藥就好了。(索隱) 絕粒多日。非藥不能挽回。小紅道。說那裏的話。好好的家去做什麼。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索隱) 看官須知。林姑娘藥中有人。參。小紅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索隱) 與前寶釵說寶玉口氣一樣。彼刺劉嫻之求死而進藥。此刺文襄之絕粒而飲參。天下安有矢死不屈之人。至臨危時。肯輕管他人勸進之藥者。加以胡說二字。又特標混吃二字。可見文襄當日如絕口不入。或達而後嘗。便成萬世之名。寧入二臣之傳。惟以情不可。卻徑取入唇。明知則是無堅死之心。不知則適為自亂之賊。書中藥也是混吃的。六字。若進文襄而語之一生。大節關頭。全敗於此。恐不免聞而汗下矣。作者下語尖利。警醒輕輕一句。直當得胡致堂史論數十百言。即事求之。乃知紅樓真春秋之筆也。佳蕙道。(索隱) 佳蕙又似言



佳人之惠文襄之不死文莊之賜也。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索隱)文襄於崇德七年(即明崇禎十五年)二月被擒三月檻送盛京五月乃降中更七十餘日若果求死則首碎於柱者久矣惟文襄無決志故得延長至盛京時乃一意絕粒粒絕則死易故云不是長法兒諷其有苟延之意也是反刺語又懶吃懶喝的(隱是絕粒時形狀銜)終久怎麼樣(索隱)死耶降耶必有一究竟窺其被擒之始則似不死窺其絕粒之頃則似不降故孝莊得以乘間試之小紅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倒乾淨(索隱)早死便留潔白之名故曰干淨妙在亦是怨女口吻全用借口說話能如此針針見血真絕大神通住慧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索隱)得天下共功名何必求死是勸降者必有之詞小紅道你那裏知道我心中的事(索隱)恐早為太宗窺破矣不然何不憚煩至此固知公為假猩猩也住慧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你這個地方本也難站(索隱)文襄內相外將久已獨當一面豈肯屈為人下滿庭當日方草創經營事無紀律滿人專政文襄恐難與處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伏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查了愿教把跟著的人都按著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裏頭我心裏就不服(索隱)借上回之事演出滿廷待過滿漢臣之殊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索隱)滿廷當時頒賞以分論(分讀去聲)故有八分公之說也不惱他原該的說句良心話誰還能比他呢(索隱)暗喻當時親貴用事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拚不得只可氣晴雯綺霞(索隱)當是指剛林黛玉程一派人亦當日表表者文襄初來當出其下他們這幾個都算在上等裏去仗著老子娘的臉面衆人倒捧著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

小紅道也不犯著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索隱）改節人口吻，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索隱）文襄初降，未始無李陵報漢之心。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由不得眼圈兒紅了。（索隱）可爲痛哭，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只得勉強笑道：你這話說的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索隱）文襄降後，太宗賜第宅衣服器用甚備，倒像有幾百年的熬煎。（索隱）果然以清臣終，雖榮遇多年，然心中未必不自針刺，故曰熬煎。小紅聽了，冷笑兩聲，方要說話。（索隱）妙在冷笑，妙在要說而又未及說，全留有餘不盡。只見一個未留頭丫頭走進來，手裏拿著些花樣子並兩張紙，說道：這兩個花樣子，叫你描出來呢。（索隱）文襄心中花樣已一一描出，寫小紅是依樣葫蘆，說著向小紅擲下。回轉身就跑了。小紅向外問道：到底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你，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小紅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裏了，怎麼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想了一會。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索隱）明示爲借筆書寫，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著我替他拿箱子，你自取去罷。小紅道：他等著你，你還坐著閑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著，自己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徑往寶釵院內來。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嬾嬾從那邊來。小紅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裏去了？怎

麼打這裏來。李嬷嬷站住將手一拍道。(索隱)老嫗嫗態描寫逼真。你說好好的。又看上了什麼雲哥兒。兩哥兒的這會子逼著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裏聽見。可又是不好。小紅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信著他去叫麼。李嬷嬷道。可怎麼樣呢。小紅笑道。那一個要是知好歹。就回不進來。纔是。(索隱)既見宮廷非臣下所宜入。又見小紅情切借探雲兒之來不來。巧思妙合。李嬷嬷道。他又不傻。爲什麼不進來。小紅道。既是進來。你老人該別同他一齊兒來。回來叫他一個人亂闖。可是不好麼。(索隱)其辭若憾其實深喜。李嬷嬷道。我有那們大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著。拄著拐一徑去了。小紅聽說。便站著出神。且不去取筆。(索隱)有心相候。不多時。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見小紅站在那裏。便問道。紅姐姐。你在這裏作什麼呢。小紅攥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索隱)墜言墜節也。小紅道。那裏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著。一徑跑了。這裏小紅剛走至蜂腰橋門前。(索隱)前言沁芳亭。此當是沁芳橋。忽提蜂腰橋三字。大有可思。蓋言文蕙之身事爾朝。其改節處僅在此。蜂腰之細耳。只見那邊墜兒引著賈芸來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紅一溜。那小紅只妝著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卻好四目相對。小紅不覺把臉一紅。扭身往蘅蕪院去了。(索隱)小紅注意賈芸。是亦有說。芸香草也。人參氣厚。味重。果有清香與茶湯。有別文蕙飲水而不辨。爲參。豈未覺其香味耶。沁芳二字。意亦在此。加一沁字。尤見立澱齒牙。斷難含混。以文蕙精細。烏能不辨。特心甘。飲耳。生死。懦烈之殊。全在此區區。芳香之細。沁芳之亭。蜂腰之橋。皆言文蕙改節之大。

其至要關。鍵卻在極微。以芸兒引動小紅。見洪之爲香所誤而已。不在話下。這裏賈芸隨著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種著芭蕉。那邊有兩雙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著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五間小小抱厦。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上懸著一個匾。四個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這四個字。正想著。只聽裏面隔著紗窗子笑說道。快進來罷。我怎麼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見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擡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閃爍。卻看不見寶玉在那裏。(索隱)又引到寶玉是乾清宮的布置。宗室驚親亦不能到。一回頭。只見左邊立著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對兒十五六歲丫頭來。說請二爺裏頭屋裏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櫥。只見小小一張填漆牀。上懸著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寶玉穿著家常衣服。鞞著鞋。倚在牀上。拿著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帶笑立起身來。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頭一張椅子坐了。寶玉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裏來。誰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福。偏偏又遇著叔叔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大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著。只見有個丫鬟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口裏和寶玉說話。眼睛卻膩那丫鬟。細挑身子。長容臉兒。穿著銀紅襖兒。青緞子背心。白綾

細摺兒裙子。那賈芸只從寶玉病了。他在裏頭混了兩天。都把有名人口記了一半。他看見這丫鬟知道是襲人。他在寶玉房中。比別人不同。如今端了茶來。寶玉又在旁邊坐著。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麼替我倒起茶來。我來到叔叔這裏。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倒罷了。」寶玉道：「你只管坐著罷。」丫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叔房裏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案隱示爲宮中有位號之人。是小宛未封前顏色。一面說。一面坐下喫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裏只得順著他說。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明兒閒了。只管來。仍命小丫頭子鑒兒送出去了。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脚步慢慢的停著些。走口裏一長一短。和鑒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寶叔房裏幾年了。一個月多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鑒兒見問。便一樁樁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纔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鑒兒笑道：「他就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倒揀了一塊。鑒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手帕子的。我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著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知是

這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小紅問墜兒。知是他的。心內不勝喜幸。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中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我的。墜兒滿口裏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找小紅。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打發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牀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牀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你悶的狠。出去逛逛不好。寶玉見說。攔著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寶玉道。可往那裏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就好了。只管這麼蕩蕩。越發心裏膩煩了。寶玉無精打彩。只得依他。就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自院外。順著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著一張小弓兒。追了下來。一見寶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裏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做什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閒著做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索隱)賈蘭本指豫王之子。此處卻似指王子之養於宮中者。否則指肅王子壽富爾。世祖頗加恩眷。滿人尚騎射。世祖亦善馬善弓矢。郎潛紀聞。載上書房壁間。多有世祖習射痕。寶玉道。把牙磕了。那時候纔不演呢。說著。順著腳。一徑來至一個院門前。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卻是瀟湘館。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牕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索隱)蓬萊平。黃熱平。必

畫手製之香。絕非肆料可比。故曰幽香。寶玉便臉貼在紗窗上。往裏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歎了一聲道。鎮日家情思睡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索隱)意淫再看時。只見黛玉在牀上伸懶腰。(索隱)情態可想寶玉在窗外笑道。爲什麼鎮日家情思睡昏昏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裏妝睡著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扳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了進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來再請罷。剛說著。黛玉便翻身坐了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著了。說著。便叫紫鵲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牀上。一面擡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麼。寶玉見他星眼微錫。香腮帶赤。(索隱)是一幅海棠春睡圖。情態更可想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說什麼。黛玉道。我沒說什麼。寶玉道。給你個榧子喫呢。(索隱)京師受人愚弄。謂之喫榧子。蓋榧實多朽敗易空。言無實也。市井無賴。以拇食兩指相激作聲。謂之打榧子。皆俗語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鵲進來。寶玉笑道。紫鵲。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喫。紫鵲道。那裏有好的呢。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鵲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來。再舀水去。說著。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丫頭。若與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疊被鋪牀。林黛玉登時撻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面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帳。

書也。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一面哭。一面下牀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趕忙上來說。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敢這樣說。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著。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焦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來。穿衣服。出園來。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著。寶玉問道。你可知道。我是爲什麼。焙茗道。爺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裏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著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中還是狐疑。只聽牆角邊一陣呵呵大笑。回頭見薛蟠拍著手跳出來。笑道。要不說姨父叫你。你那裏肯出來。這麼快。焙茗也笑著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是薛蟠哄他出來。薛蟠連忙打恭作揖。賠不是。又求不要難爲了小子。都是我央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爲求你早些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要哄我也說我父親就完了。(索隱)反映上回買芸之事。見世祖爲人君父。亦借見薛蟠之粗。寶玉道。嚶。越發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的。還跪著做什麼。焙茗連忙叩頭起來。(索隱)尋常人家無此禮節。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索隱)當是三桂生辰。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裏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西瓜。這麼長。這麼大。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薰的暹羅猪魚。(索隱)貢進非上貢不能得。你說這四樣禮。可難得不難得。(索隱)三桂在京時。朝廷



賜壽之物。那豬魚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趕著給你們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喫。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你還配喫。(索隱)加一配字對實字說。須看身分。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來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裏。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并唱曲兒的。都在這裏。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喫了茶。薛蟠便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衆小廝七手八腳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座。寶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你明兒來拜壽。打算送什麼新鮮禮物。寶玉道。我沒有什麼送的。若論銀錢。穿喫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寫一張字。或畫一張畫。這算是我的。薛蟠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來了。昨兒我看人家一本春宮兒。畫的著實好。上面還有許多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原來是什麼庚黃的。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裏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裏寫了兩箇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麼。薛蟠道。怎麼看不真。寶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可是這兩箇字罷。其實與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個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索隱)三桂。武夫必富貴。極盛之餘。欲以畫畫自娛。故恆有古董行人奔走門下。好認別字。或亦實情也。薛蟠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是糖銀菓銀的正說著。小廝來回。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

武將軍馮康之子馮紫英來了。(索隱馮康當指馮銓洪承疇及李化熙一輩人馮馮也紫與紅相類即洪也康與熙可會意均順治初年在朝者)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裏高樂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父倒也託庇康健近來家母偶作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索隱李化熙曾以母病請終養)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來掛出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記了再不樞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教兔鶻捎了一翅膀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索隱鐵網山指鐵嶺也世祖常獵於邊外諸臣必皆扈駕者也)前兒也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月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沒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閒瘋了偕門幾個人喫酒聽唱的不樂尋那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卻有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喫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聽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幾杯纔是只是今日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裏肯依死拉著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教我領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著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底把這

個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爲這個還要特治一個東兒。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二則還有奉懇之處。說著撒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熱刺刺的丟不下。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人猶豫。」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著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回來。因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等著。你且高樂去。也到底打發個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說著。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道：「昨兒哥哥到特特的請我吃。我不吃。我叫他留著送與別人罷。我知道我是命小福薄。不配吃這個。說著丫環倒了茶來。吃茶說閒話兒。不在話下。卻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了。心裏要找他問問。是怎麼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房內去了。自己也隨後走了來。剛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盡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爛灼。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門已閉了。黛玉即便叩門。誰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拌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著。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

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丫頭們的性情。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內丫頭沒聽見。是他的聲音。只當別的丫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門麼。晴雯偏生還沒聽見。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來呢。(索隱)晴娘嬌命那。掉果有不令人見者。那中寫寶玉與釵總是恍恍惚惚。林黛玉聽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棲。如今認真樞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了。正是回去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裏面一陣笑語之聲。(索隱)與上文賈璉照鳳笑聲對照。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索隱)與書蓮風事筆法皆同。大有含蓄。林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世姿容。具稀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朶。上宿鳥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索隱)由沈魚落鴈中化出。妙在寫哀。正是花魂點點無情緒。鳥夢癡癡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是應稀。獨把幽芳出綉闌。嗚咽一聲猶未了。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吱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案隱)本回是分四段。首一段由寶玉之病，敘及賈芸，因賈芸敘出小紅，專爲寫洪文襄降清之事。心思微細，筆墨刻入，非沈心細審，莫得端倪。然一疏證明之，亦正毫無移易。第二段寫賈芸到寶玉房中之事，不知暗指當時親貴何人。蒙世祖子蓋蓄之，因得出入宮闈，得親嬪御。第三段敘寶黛閒情，全借西廂暗逗，神情語言，並傷無怪公子傾心。第四段寫薛蟠生日前之聚會，既借以引出後文二十八回，又點明賈物賜人之事，且有唱曲人在坐，更可陪出琪官，可謂簡而不漏。末一段敘釵玉閉門夜話，致惱纏腳，此等不但宮廷，即人家姬妾多人，亦必有之事，固不必一一指實也。此回又敘回順治年事，紅樓前後，全無定序，讀者萬無以上回已言康熙朝事，遂疑此回不應說回，看紅樓固不得呆板也。

(護花評)佳釵說寶玉說怎麼收拾房屋，怎麼做衣裳，小紅冷笑，正要說話，卻被小丫頭打斷，妙極。若再議論短長，不但與上文重複，筆亦不靈活。

(又)小紅回李嫵說話，一是無心，一是有意，妙極。

(又)西廂元微之同雙文，原是中表姊妹，不終所願，與寶黛相似，引用曲文，亦非無意。

(又)寫薛蟠識別字，活畫一個狀霸王。

(又)馮紫英來而即去，正是爲蔣伶伏線。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去問著寶玉。又恐當著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尚望著門。灑了幾點淚。自覺無味。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妝。紫鵲雪鴈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麼。常常的便自淚不乾的。先時還有人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了。也都無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悶坐。只管睡覺去了。(索隱)人情如繪。那林黛玉倚著牀欄干。兩手抱著膝。眼睛含著淚。好是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索隱)摩寫神情。有如自觀。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式禮物。祭饞花神。(索隱)京師尚沿此俗。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謝。花神退位。須要餞行。園中更與這件風俗。(索隱)宮中雅尚此事。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小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千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棵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裏繡帶飄飄。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慙。一時也道不盡。(索隱)清季宮闈秘史中。所載與此相類。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大姐兒香菱衆丫鬟們。都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丫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著。等我去了。開了門。說著。便丟了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著。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問了好。說了一回閒話。

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裏呢。你們找他們去。我找林姑娘去就來。說著。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擡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不忌。喜怒無常。況且黛玉素昔猜疑。好弄小性兒的。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索隱)尋常蝴蝶大不及此。太常仙蝶色白而大。常飛入宮中。當是指此一上一下。迎風翻躍。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索隱)京師婦女撲蝶。往往生簪於髮。舞動久之而後斃。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索隱)當時衣袖尚寬。博故能納巾扇等物。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將欲過河去了。倒引的寶釵躡手躡腳的一直跟到池邊。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那亭裏邊喊。噫。噫。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欄。蓋在池中水上。(索隱)若西苑瀛臺之製。四面雕鏤。榻子糊著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煞住腳。往裏細聽。只聽說道。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拿著。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人說話。可不是我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道。你拿什麼謝我呢。難道白找了來不成。又答道。我已經許了謝你。自然不是哄你的。又聽說道。我找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那揀的人。你就不謝他麼。那一個又說道。你別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麼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況且他





明不及窺聽的方位。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索隱）追近，一層別是藏在裏頭了。（索隱）又追近，一層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是鑽在山洞裏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索隱）想得起，做得到，說得出，真是老奸伎倆。黛玉此時倒不是蛇咬一口，却是賊咬一口，入骨三分，禍根伏此。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避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誰知小紅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裏，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索隱）神情絕似，小紅又道：這可是怎樣呢？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趕各人的就完了。小紅道：若是寶姑娘聽見，倒還罷了。林姑娘嘴裏又愛尅薄，人心裏又細，他一聽見了，偷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著，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著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小紅。小紅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著笑問奶奶使喚做什麼事。鳳姐打量了一回，見他生的乾淨俏儷。（索隱）小紅在賈妻眼中，是精細乾淨，在寶玉眼中，是俏麗甜淨，在鳳姐眼中，是乾淨俏儷，可見是俊秀人物，有目共賞。說話知趣，笑說道：我的丫頭，今兒沒跟我進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小紅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誤了奶奶的事，任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姑娘房裏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小紅道：我是寶二爺房裏的。鳳姐聽了，笑道：嚶，原來是寶玉房裏的。

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房裏桌子上。汝窯盤子架兒底下。放著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稱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裏頭牀頭上。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小紅聽說。徹身去了。不多時回來了。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機從山洞裏出來。站著繫裙子。便趕來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裏去了。司機道。沒理論。小紅聽了。回身又往四下裏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小紅上來陪笑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剛纔那裏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裏找去。小紅聽了。再往稻香村來。頂頭只見晴雯綺霞碧痕秋紋麝月侍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小紅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裏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爐子也不弄。就在外頭逛。小紅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罷。我喂雀兒的時候。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小紅道。今日不該我的班兒。有茶沒茶。休問我。綺霞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逛罷。小紅道。你們再問問我。逛了沒逛。二奶奶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的。說著。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裏了。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了。不會就把他興頭的這個樣子。這一遭兒。半遭兒的。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得。(索隱) 掉說一中等丫頭大園中不足費之事。而書中特意注重其事。前證勢者。為以小紅

之更事。雨主泥老洪之身入雨朝也。一面說著去了。這裏小紅聽說不便分說，只得忍著氣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裏和李氏說話兒呢。小紅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纔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稱了給他拿去了。」說著，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來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平姐姐就把那話，接著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小紅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裏奶奶好，因我們二爺不在家，赴興邑去了。」(索隱：興邑是說王與京，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裏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裏，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索隱：層層套搭，直一時爬梳不清，而小紅心地明白，口齒伶俐，居然一絲不走，說元元本本，彈見洽開，無怪鳳姐賞識，必欲得之。此事一在隱指當時諸王公貴人皆婚姻連屬，內眷往來秘密乞情放債無所不為，一在隱指文襄學問，文才並時，無兩故太宗聞聲相慕，必欲生致勸降，期爲所用。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呀呀，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著，又向小紅笑道：「好孩子，難爲你說的齊全，不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丫頭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說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嚼字，拏著腔兒。」

啞啞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裏知道。先是我們平兒也是這麼著。我就問著他。難道必定裝蚊子啞啞。就是美人了。(索隱)此可見從前閨閣風氣。若晚近則婦女粗橫。恐鳳姐見之不復作此語矣。說著大家也都笑了。李紈又笑道。都像你潑辣貨纔好。鳳姐道。這一個丫頭就好。方纔兩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角。就很剪斷。說著。又向小紅笑道。明兒你伏侍我去罷。我認你做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小紅聽了。撲嗤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大幾歲。就做你的媽了。你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比你大的。趕著我叫媽。我還不理他呢。今兒擡舉了你了。小紅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錯認了輩數兒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做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的他。他是林之孝的女兒。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說道。哦。原來是他的丫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個天聾。一個地啞。那裏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歲了。小紅道。十七歲了。又問名字。小紅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叫小紅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狠。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素(隱)是鳳姐爽利口吻。又反嘲清人之得魂不是便宜。因說。嫂子不知道。我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府裏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丫頭。我使他一般的答應著。他總不挑。倒把他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紈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他進來在先。你說在後。

怎麼怨著他媽。鳳姐說道：你這麼著。明兒我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丫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小紅笑道：願意不願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著奶奶。我們學些眉高眼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兒。也得見識見識。剛說著。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小紅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次日起來遲了。聞得衆姊妹都在園中做餞花會。恐人笑他癡懶。連忙梳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便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了我不會。我懸了一夜心。黛玉便回頭叫紫鵲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櫺。看那大燕子回來。（索隱）雅人深致。慈悲腸。把簾子放了下來。拿獅子倚住。（索隱）宮中懸竹簾。時均用木刻飾金。蹲獅二具。置簾下左右。防風動。颺入。則移之。簾角阻其搖動。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晌午的事。那知晚間的這件公案。還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樣光景來。不像是爲昨兒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得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沖撞了他的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來。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索隱）幸非羊公之鶴。見黛玉來了。三個一同站著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寶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的。探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裏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

爺可曾叫你。寶玉笑道：沒有叫。探春道：我昨兒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弔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玉道：我怎麼逛去。城裏城外，大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器，沒處擱的古董，再就是綢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這些？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真竹子根挖的香盒兒，膠泥燥的風爐兒，這就好了。我喜歡的什麼似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幾百錢出來，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樸而不俗，直而不拙的這些東西，你多多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比你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來，我想起故事來了。那回穿著可巧遇見了老爺，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那裏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見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的。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舅人，舅人說道：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鞋，踢拉襪，踢拉的，沒人看見。且做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沈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丫頭老媽一屋子，怎麼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閒著沒事，作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

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賭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裏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兄弟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但他忒昏瞶得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耍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處。我也不理他。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來。說我攬的錢。爲什麼給你使。倒不給環兒使了。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在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得是哥哥妹妹了。丟下別人。且說體己去。我們聽一句。就使不得了。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來了。(索隱)此段瑣屑之事。爲證明寶玉與異母姊妹契合。又證明探春嘗議其母。頗自惱爲庶出。爲後文趙妻種種伏線。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兩天等他的氣息一息。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歎道。這是他心裏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待我送去了。明兒再問着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等他二人去遠。把那花兜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面數落着。哭的好不傷心。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

是那房裏的丫頭受了委曲。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著脚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花滿天。紅銷香斷。(索隱)紅字香字。仍是用世祖舊事。扣定宮中。有誰憐。游絲輕繫飄香樹。落絮輕沾撲繡簾。閨中女兒情春暮。愁緒滿懷無釋處。手把花鋤出繡簾。忍踏落花來復去。柳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三月香巢已壘成。梁間燕子太無情。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梁空巢亦傾。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帽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花開易見落難尋。階前愁煞葬花人。獨把花鋤淚暗灑。灑上空枝見血痕。杜鵑無語正黃昏。荷鋤歸去掩重門。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怪奴底事倍傷神。半爲憐春半惱春。憐春忽至惱忽去。至又無言去不聞。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花魂鳥魂總難留。鳥自無言花自羞。願奴脅下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天盡頭何處有香塚。未得錦囊收豔骨。一堆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如污淖陷泥溝。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

知。(索隱)通首皆以花比人。喻董妃之未久卽死。紅顏老三字。喻妃死時。年已三十餘矣。

寶玉聽了。不覺癡倒。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心因羣小勝誘造言致失后位。而世祖繼后又多方籠絡。反間其間。且爲孝莊內親。故得正位。本回寫小紅怕黛玉聞知。卻偏逢寶釵口中之黛玉。其啣恨可想。寫此之後。便緊接寫鳳姐欲得小紅而用之。此後黛玉之失婚。由鳳姐主持者半。雖小紅之事不多敘及。而暗中鑿釵毀黛。不言可知矣。董妃宮中情形。當亦類似。其不得爲后。或老洪主持其間。耶。前半回寫此。後半回便寫黛玉葬花詞。句句是花落人亡之感。意殆爲董妃死機。全伏於是。亦史家探源記事法也。或謂寶釵自奇緣巧合之後。有身。因撲蝶墮胎。故止而不養。小紅墜兒。其確喻也。按本書所寫。皆宮廷隱事。繼后或會有胎不青。事亦或然。本是宮中嬪御。其受身無足奇也。因無實證。故不註及。

（護花評）探春做鞋一段話。是於閒中描補趙姨之妬鄙。

（大某評）賈芸與小紅之事。寶釵聞之。潘又安與秦司琪之事。小紅見之。可知園中奸淫狗盜之輩。非一人也。餘但不覺察耳。

##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次日可巧遇見饒花之期。正在一腔無明。未曾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歎。次又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上。懷裏兜的花撒了一地。（索隱）不過是借花比人。因此作識爲情。儂悼亡出家。張本在書中屢見不一見。而敘述如此妍儻。如此淡雅。實非

尋常小說家所能。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索隱)善談名理。全從蒙莊得來。後世如爾亭感逝諸作。均不能如此深闢。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索隱)暗指清涼山下。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索隱)下世。下年終歸於盡。情債懷抱中全不作一世。至萬世之癡想。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覆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如何解釋這段悲傷。正是

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

那時林黛玉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癡病。難道還有一個癡子不成。擡頭一看。見是寶玉。黛玉便道。我當是誰。原來是這個很心短命。剛說到短命二字。忙又把口掩住。長歎一聲。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裏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住。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以後。揀開手。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便道。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歎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索隱)此兩言。針對小宛面面俱說。得去就宮。中言始必願充下陳。後或恃寵而驕。多嗔少喜。以至於不懌而死。此言讖之是也。就如吳言兩情融洽。比翼九年。至

危急時以死自期，若或可信，乃一朝改節，頓負前盟，持此兩言，勝之亦足令琬娘發願。作者特借寶哥情急中發出，亦縱橫家反激一法，可謂靈妙。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道：「噯，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著頑笑，憑我心愛，姑娘就拿去。我要吃的，聽見姑娘也要吃，連忙收拾的乾乾淨淨收著，等了姑娘到來，一桌子吃飯，一牀兒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丫頭想想，我心裏想著，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底，纔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裏，倒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上。」（索隱）不是反惡要刁，是借端表白意深詞曲，極妙。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索隱）世祖兄弟十一人，姊妹行尤衆，順治朝書長公主下嫁者多矣，然與世祖均不同母，故書中特描一句，上回與探春絮語，正為此結穴而設，故所言均嫡庶出之事，無非借況世祖之爲獨產而已。若寶玉則元春固在，何云獨出？非作者有誤實處，處發人省耳。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我冤無處訴，說罷不覺滴下淚來。那時林黛玉耳內聽了這話，眼內見這形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這般形像，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憑著我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幾句，打我幾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著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是我就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高

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脫。還得你申明了緣故。我纔得託生呢。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爲什麼我來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寶玉詫異道：這話從那裏說起。我要是這樣。立刻就死了。黛玉啞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便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來了。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丫頭門懶待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們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僮或明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了。說著。抿著嘴。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見丫頭來請吃飯。遂都到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過這麼著。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寶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兒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疎散了風寒。還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八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得有個金剛兩個字的。寶玉拍手笑道：從來沒聽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說的滿屋裏人都笑了。寶釵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索隱）天王言皇帝也。補心言一心已爲。

妃子攝去不復能理他，專須爲補也。與後來寶玉夢中失心事相映均暗，刺語。王夫人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索隱）亦微照出家事。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槌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爲這個槌我。」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寶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索隱）董妃多病，世祖百萬不惜之時，或有以三百六十金爲配丸劑之事。當時太醫內府浮開冒領，其事可知。作者特地敝出此層，必亦逸聞所在。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寶玉笑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四足龜，大河首烏，千年松根，伏苓，膽諸如此類的藥，不算爲奇，只在羣藥裏算那爲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跳。」（索隱）其朝涉之區，耶抑賢人之心，耶妙在不說出，可令人思。前年薛大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索隱）內府禁方，多有外間不傳者，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一三年，花有上千兩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著搖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寶丫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倒是真話呢，倒說撒謊。」口裏說著，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著嘴笑，用手指頭在臉上畫著羞他。（索隱）搖手畫臉，純是家庭女兒情態。作者每寫一真事，便用許多筆墨，故騰閃故令人不覺。鳳姐因在裏間房裏看著人放

桌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倒是有。前日薛大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做什麼，他說配藥，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裏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不記得。他又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妹妹尋。妹妹就沒散的花兒，那頭上下來的也使得。過後來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沒法兒，把兩枝珠花現拆了給他，還要一塊三尺長上用的大紅紗，拿乳餼乳了麪子呢。」（索隱）借寶玉口中說一半，又借熙鳳口中說一半，卒成董妃常服之藥方。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索隱）用許多陪筆在內，說得生龍活虎，使讀者轉不注意於藥方，作者真心比比于多一竅矣。說太陽在屋子裏呢。正經按這方子，那珍珠寶石，定要在古墳裏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妝裏的頭面拿了來纔好。（索隱）此層恐是當時所重。如今那裏為這個去刨墳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可以使得。（索隱）此層恐是陪筆。王夫人聽了道：「阿彌陀佛。」（索隱）京師婦女遇驚奇或稱心事，開口大都此語，是滿人重佛及明時閩人佞佛之流傳，不當家花拉的。（索隱）太平間人註謂北人俗語，以輕慢造孽為不當家花拉，非也。花拉二字，大約是金元的舊語，有衆多凌亂之意，或云碎物之聲。曰花拉，喻嘈雜也。當家是主持家務，不當家花拉，言無當家之紛亂嘈雜，喻不要緊之事也。因此凡無責成無關係不急為不必為之事，均可通用此語。就是墳裏有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翻屍倒骨的，作了藥也不靈。（索隱）世祖仁厚，未必肯為此事，然而城中廣屠四方一尺，但令人購覓，則一時宵小之徒，未必不甘犯法紀，竊墓伐棺，以圖厚賞，當時必犯法者衆，故作者特借王夫人指斥及之。

寶玉因向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謊不成。臉望著林黛玉說。却拿著眼睛瞟著寶釵。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謊。他只問著我。王夫人也道。寶玉很會欺負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緣故。寶姐姐先在家裏住著。那薛大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如今在這裏頭住著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纔在背後。以爲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著。見賈母房裏的丫頭找寶玉。林黛玉去吃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扶了那丫頭走。那丫頭道。等著寶二爺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不同偕們走。我先走了。說著便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著太太吃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你的去罷。寶玉道。我也跟著吃齋。(素隱) 世祖好佛。必常隨孝莊齋素。故有此舉。說著。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己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笑道。你正經去罷。吃不吃陪著林妹妹走一騎。他心裏打緊的不自在呢。(素隱) 偏從寶釵說出。似勸寶釵。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掛著。二則也記掛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麼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瞧林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裏胡鬧些什麼。寶玉吃了茶。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姐在門前站著。蹬著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素隱) 敏鳳姐均是伉爽驕泰形狀。看著十來個小廝們。擲花盆兒。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

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索隱)寫寶玉總是欲急反緩。到了房裏，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大紅妝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各上用紗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玉道：「這算什么？又不是帳，又不是禮物，怎麼個寫法？」鳳姐兒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己明白就罷了。」(索隱)寫鳳姐藏頭露尾之事甚多。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依不依。你屋裏有個丫頭叫小紅的，我要叫了來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幾個，可使得麼？」(索隱)補要小紅。寶玉道：「我屋裏的人也多得，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麼著，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說著，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索隱)又是與賈蓉一類，均留不盡之詞，令人尋味。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回來罷。」說著，便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吃完了飯。賈母因問他：「跟著你娘吃了什麼好的？」寶玉笑道：「我倒多吃一碗飯，因問林姑娘在那裏。」賈母道：「裏頭屋裏呢。」寶玉進來，只見地下一個丫頭吹熨斗，炕上兩個丫頭打粉線。黛玉灣著腰，拿剪子裁什麼呢。寶玉走進來，笑道：「哦，這是做什麼呢？纔吃了飯，這麼控著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便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個丫頭說道：「那塊綢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黛玉便把剪子一擱，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索隱)針鋒相對的是可兒。寶玉聽了，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回話。寶釵也進來，問林妹妹做什麼呢。因見林黛玉裁剪，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索隱)小琬斂神曲聖，無不精曉。黛玉笑



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剛纔爲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兒弟心裏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過會子就好了。(素隱)前一句是重寶玉。此一句是對寶釵恰合極妙。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去罷。(素隱)讀宮。韓秘史。知宮人常陪侍。欽后爲八仙過海之戲。可見國初孝莊亦必樂此。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爲抹骨牌纔來麼。說著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倒是去罷。這裏有老虎看吃了你。(素隱)寶玉恐黛玉不懂。故喚走寶釵。而黛玉卻更著惱。然不說寶玉。却借遙與釵語。譏彈寶玉之愛護。真是靈心慧性。不知作者何以能知婦人心腸深微至此。說著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丫頭們。這是誰叫他裁的。黛玉見問丫頭們。便說道。憑他誰教我裁。也不關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聽了。忙撒身出來。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寶玉出來外面。只見焙茗說。馮大爺家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天的話。便說要衣裳去。就自己往書房裏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一個老婆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裏等。出門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放你娘的屁。倒好。寶二爺如今在園裏住著呢。(素隱)指駐西苑。常不在宮。跟他的人都在園裏。你又跑了這裏來帶信兒。焙茗聽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著一徑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毬。焙茗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與焙茗。回到書房裏。寶玉換了。命人備

馬只帶著焙茗鋤藥雙瑞壽兒四個小廝去了。一徑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則見薛蟠已早在那裏久候了。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們。並唱小旦的蔣玉函。索隱)出蔣玉函說見提要。錦香院的妓女雲兒。(索隱)國初有蘇妓雲兒爲滿洲功臣妾。後夫死身殉者。或指此。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夜懸想。今日一聞呼喚。卽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兒。倒都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有推託。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卽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著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體己新樣兒的曲子唱個我聽。我吃一罈。何如。雲兒聽說。只得拿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索隱)指釵黛。亦情僧當日實況。想著你來。又記掛著他。(索隱)實情。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索隱)恐有滿漢之分。想昨宵幽期私定在茶蘼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拏。拏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索隱)卽前夜不開門的公案。

唱畢。笑道。你喝一罈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罈。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個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函等都道有理。寶玉拏起海來。一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卻要

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個原故。說完了要飲門杯。酒面唱一個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吃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那裏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得坐了。聽寶玉說道。女兒悲。青春老大守空閨。(索隱) 指靜妃。梅村詩所謂金屋有人空。老者是也。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妝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衆人聽了都說道好。薛蟠獨揚著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全不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又該罰了。於是拿琵琶聽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嚙不下玉粒金波噎滿喉。照不盡菱花鏡裏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挨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索隱) 通首說小鬟念舊的情形。

唱完。大家齊聲喝采。獨薛蟠說無味。寶玉飲了門杯。便拈起一片梨來。說道。雨打梨花深閉門。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說道。女兒喜。頭胎養個雙生子。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女兒愁。大風吹倒梳妝樓。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裏細打聽。纔知道我疼你不疼。(索隱)通首指情僧之恩遇甄妃、甄妃之姪。嘆太過。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聲茅店月。令完下該雲兒。雲兒便說道：女兒悲。想來終身倚靠誰。薛蟠笑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麼。衆人都道：別混他。雲兒又道：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嘴罰酒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裏。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絃索。說完便唱道：

豆蔻花開三月三。一個蟲兒往裏鑽。鑽了半日鑽不進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索隱)鑿詞似無所指。

唱畢。飲了門杯。說道：桃之夭夭。令完要該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麼。快說。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銅鈴一般。便說道：女兒悲。又咳嗽了兩聲。方說道：女兒悲。嫁了男人是烏龜。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做忘八。怎麼不傷心呢。衆人笑的彎腰。忙說道：你說的是。快說底下的罷。薛蟠瞪了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麼愁。薛蟠道：繡房鑽出個

大馬猴衆人哈哈大笑道。該罰該罰。先還可恕。這句更不通說。著便要斟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們鬧什麼。衆人聽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沒好的了。聽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衆人聽了。都詫異道。這句何其太雅。薛蟠道。女兒樂。一根氈毳往裏戳。衆人聽了。都回頭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一個蚊子哼。哼。衆人都怪了。說道。這是個什麼曲兒。薛蟠還唱道。兩個蒼蠅嗡嗡。衆人都道。罷罷。薛蟠道。愛聽不愛聽。這是新鮮曲兒。叫做哼。哼。韻兒呢。(索隱) 哼。哼。韻兒。皆北鄙市井之歌謠。至今猶有存者。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索隱) 敝薛蟠粗俗。無不令人發笑。妙在不多著語。倒別就誤了別人家。於是蔣玉函說道。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索隱) 指出家。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索隱) 指再嫁。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嬌。恰便是活神仙離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鳳鸞真也巧。(索隱) 似指世祖繼后。封后時年方及笄。呀。看天河正高。聽譙樓鼓敲。別銀燈同入鴛幃。俏。(索隱) 無非挾妻襲人之事。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付對子。只記得這句。可巧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乾了酒。拿起一朵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晝暖。衆人倒都依了。令完。薛

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了不得了，了不得了，該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你怎麼說起寶貝來？蔣玉函等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函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索隱）特點襲人。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畢，指著寶玉。寶玉沒好意思起來，說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著拿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蔣玉函等猶問他緣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索隱）雲兒可人，衆人俱避不肯語。雲兒告出甚妙，可見亦一留心寶哥家事者。蔣玉函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寶玉出席解手。蔣玉函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函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著他的手，叫他閒了往我們那裏去。還有一句話問你，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兒的。（索隱）琪，其王也。與寶玉所況者同是一人。他如今名馳天下。（索隱）豈有伶界大王之號耶？因暗指帝王，故曰天下馳名。可惜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跌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裏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索隱）揭明貢物，可見身分。夏天繫著肌膚生香，不生汗漬。（索隱）此指指小宛遊金山時服西洋布退紅輕衫，所謂薄如蟬翼，潔比雪豔者是也。昨日

北靜王給的。(素隱)薛選得西洋布於畢時西先生，故此日得之北靜王，北靜王與琪官寶玉三人實一人也。西洋布爲買子定情之物，此特移之琪官，非誤用，蓋言他日改嫁，卽此服外國買物之人而已。琬衣以退紅爲裏，故曰茜香。今日纔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請二爺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著。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著二人道：「放著酒不吃，兩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麼？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裏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纔解開了。於是復又歸坐，飲食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裏丟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裏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素隱)偏說大紅，全不著迹。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那條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裏後悔。口裏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歎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我的東西給那起混帳人也難爲你。」心裏沒個算計兒，再欲說幾句，又恐惱上他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方纔醒了，只見寶玉笑道：「夜裏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裏呢。(素隱)與紅絲繫足一類，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一頓就解下，說道：「我不稀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勸解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去終久解下。

來。擲在個空箱子裏。自己又換了一條繫著。寶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小紅去了。他原要等你的。我想什麼要緊。我就做了主。打發他去了。寶玉道。很是我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索隱)通是子虛設境。不必實有其事也。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著衆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著命小丫頭來。將昨日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索隱)紅麝香珠。至今京市有售者。初出宮製。非上寶不易得也。鳳尾羅二端。芙蓉簾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別人也都是這個。襲人道。老太太只多著一個香玉如意。(索隱)宮人進獻頒賞。均用如意。每有大典。則市肆如意一空。一個瑤瑤枕。老爺太太姨太太的。只多著一個香玉如意。你的同寶姑娘一樣。(索隱)一說。舊本紅樓寶釵係奉元妃之命。指婚寶玉。其說亦通。蓋世祖卅后。本奉孝莊之命。或受賞較異他人也。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的都沒有。大奶奶二奶奶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兒。兩個錠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麼個緣故。怎麼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樣。到是寶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著籤子。怎麼就錯了。你的在老太太屋裏的。我去拿了來。老太太說了。明兒叫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躺。說著。便叫了紫鵲來。拿了這個到你們姑娘那裏去。就說是昨兒



手前。要什麼留下什麼。紫鵲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來。說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著罷。寶玉聽說。便令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裏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索隱) 暗刺小宛無正位宮中之命。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個草木之人罷了。(索隱) 封后用金冊玉寶。故有金玉之說。草木指千里草。全是暗點。寶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去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裏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裏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裏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起個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起誓。我很知道你心裏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索隱) 妃年長。后年幼。情僧究愛后不及妃。故云。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這樣的。林黛玉道。昨兒寶丫頭不替你圓謊。爲什麼問著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不知怎麼樣了。正說著。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妝看不見。低頭過去。(索隱) 寶釵心中目中。無非看二人動靜。到了王夫人那裏坐了一回。(索隱) 句中有眼。所謂淺潤膚受者是也。然後到賈母這邊。只見寶玉也在這裏。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和尙給的。等日後有玉的結爲婚姻等語。所以總遠

著寶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寶玉一樣，心裏越發沒意思。幸虧寶玉被一個黛玉纏住，心心念念只記著黛玉，並不理論這事。(索隱) 何嘗不理論行將及矣。此刻忽見寶玉笑道：寶姐姐，我瞧瞧你那香串子，可巧寶釵左腕上籠著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不容易褪下來。(索隱) 滿人豐澤者較麗，世祖繼后當是環肥一流。寶玉在傍邊看著雪白的臂膊，不覺動了羨慕之心。(索隱) 意淫，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姑娘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長在他身上，恨我沒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黛玉另具一種臧媚風流，不覺就呆了。(索隱) 后之愛幸，或由見臂而始，宮庭中往往有此類傳聞，或謂小琬膚白，似此處所寫非是。寶釵褪下串子來，遞與他也忘了接。(索隱) 癡如木雞，似戲劇中忘神情態。寶釵見他呆了自己，倒不好意思，丟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黛玉登著門檻，嘴裏咬著手帕，笑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麼又站在風口裏？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房裏，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瞧，原來是個獸厲寶釵道：獸厲在那裏呢？我也瞧瞧。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戒兒一聲飛了口裏，說著將手裏帕子一拋，向寶玉臉上拋來。寶玉不知，正打在眼上，啜啜了一聲，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 本回亦鋪敘閒情，微有映帶，在本事爲零金碎玉，在書中爲正面中鋒，言情之文，以此數回爲最，自首句起至透都到前頭來了句止，爲第一段，歸結上回葬花，並解釋一宵之憾，語言懇摯，真非深於情者不能，是爲黛玉第一

次著惱自王夫人見了黛玉句起至我死了也罷了句止專爲寫寶玉的藥方試思寶玉不行醫安有藥方且說來似假似真寶玉在母前似不肯故作此謊作者本意蓋欲明世祖愛護畫妃之至尙方藥物匪僅不惜其費抑且不憚其勞雖尋墳塚古珠一層當時有無其事已無記載可考然讀梅村讀史偶述第二十六首云涓園千畝送貧靈嫩籜青青道正長夜半火來知走馬尙方藥物待新窠則是方中用竹探自遠方其眷妃之切選藥之精幾與南海荔枝相等由此例彼則尋珠一事必亦當日有聞作者乃確然道出並及九方之價因正文無多全用當時小聞見作襯而筆端神妙說來足令解頤此真寫生手也世祖嘗陪齋饌梅村詩亦有此讀史偶述第二十七首云新設椒園內道場雲壇齋供自焚香大官別有伊蒲饌親割盤刀奉法王書中間情映帶點綴生新一二敵人千百矣段中夾敘寶玉不與黛僧行且與寶釵背語爲黛所聞重言者再是爲黛玉第二次著惱自寶玉外來外面句起至不必等我罷了句止爲第三段專敘蔣玉函贈茜香羅事爲後來襲人再嫁伏根內中亦映帶小琬一二故事使人知書中所不滿意於襲人者即在琬也況情僧好色豬玃並陳當時或有供奉之優伶如梅村集所稱王郎之流得蒙天眷者書中常寫亦必有其人可指也自襲又道句起至末句止爲第四段專寫寶玉移愛及釵若專就書中而論自奇緣識鎖以後已一往情深豈以此時爲始然所舍本事則識鎖一段爲幸豫王邸識劉妃之事故釵以淡裝此處一段爲在宮中眷戀后之事故釵膺慈賜人同事異書法因而不同讀紅樓者須一部合看又須各段分看即事求之其隱自見段末復歸入黛玉之打跌雁酸意盎然是爲第三次小小著惱通讀四段仍聯一氣章法亦清

(謔花評)黛玉處處不放寶釵寶釵處處留心黛玉二人一般心事兩樣做人

(又)寶釵冷香丸是自己細說，黛玉丸是寶玉誑說，遙遙關照。

(又)寶玉說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卻被黛玉聽見，借端譏諷，可見黛玉先走，並未徑走，原有心等寶玉同行，作者於後文描出前情，既省筆墨，更爲得神。

(又)酒令各曲，俱有情關照，惟薛蟠所說所唱，村俗可笑，酒底亦不說，描畫猥蕩，王祖豸文筆亦變換不板。

(又)蔣玉函於酒令中，無意說出襲人二字，松花汗巾，玉函先已束腰間，大紅汗巾，夜間寶玉又繫襲人腰裏，姻緣固有前定，伏筆構思甚巧。

(又)元妃節禮，寶玉與寶釵一樣，不但賈母屬意寶釵，卽元妃亦同有此心。

(又)寶玉見寶釵肌容發默，看是鍾情亦是意淫。

(又)黛玉咬帕暗笑，想見已在門檻上偷看多時。

(又)順手釵出鳳姐要小紅前後血脈貫通。

(大某評)寶玉寶釵一樣禮物，願自椒房，只算救賜爲夫婦。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黛玉將手帕子拋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倒唬了一跳，問是誰。林黛玉搖著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爲寶姐姐要看默，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著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清醮的事來。」

隱情虛觀疑是元妙觀之隱稱。白雲觀道士多爲王公替身。自國初卽盛約著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笑道：罷罷。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不去的。鳳姐道：他們那裏涼快。兩邊又有樓。僧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趕出去。把樓上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個閑人不許放進廟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太了。你們不去。我自己去。這些日子也悶得很了。家裏唱頓戲。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聽說就笑道：既這麼著。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敢是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面樓上。你在傍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可好不好。鳳姐笑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向寶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裏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著。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姊妹去。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索隱) 撇開王夫人。以示所隱非王公福晉之事。聽賈母如此說。笑道：還是這麼高興。打發人去到園裏告訴。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跟老太太逛去。這個話一傳開了。別人都還可以。只是那些丫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索隱) 后妃尙有應行典禮。惟宮中婢女。非及年不得出宮。聽了這話。誰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百般的攛掇了去。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喜歡。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索隱) 自五月初一以至初五。都人均謂之毒日。凡事不利。至十五猶然。百事均忌。惟宜齋禱等事。宮中尤重視之。榮國府門前車輛紛紛。人

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做好事。賈母親去拈香。五月初一日。乃月之首日。況是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索隱)非太后不乘。李氏鳳姐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索隱)此隱指關防主位之有貴符者。轎不言色。大抵色黃。故後有鴉黃纓子之說。疑似補筆。清制。太后帝后得乘鴉黃轎。妃以下乘杏黃。杏黃色較深。鴉黃色非至尊及神佛不得用。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璣八寶車。(索隱)黃園綠園車亦視符而差。此隱指主位之爵之稍次者。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索隱)此隱指公主郡主之制。凡公主郡主例得乘朱園車輿。此特就迎春姊妹言之。可知與宮掖有別。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頭紫鵲雪雁春纖。寶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金釧彩雲。也跟了鳳姐兒來。奶子抱著大姐兒另在一車上。(索隱)此一段極力鋪敘宮眷婢女之多。當時慈寧乾清兩宮中人。大抵在百人以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又連上各房的老嫗嫗奶娘。並跟出門的家人媳婦們。墨壓壓的站了一街的車。索隱康熙初年。竭力裁減而乾清一宮女侍婦嫗尙有一百三十餘人之多。合之他宮。可知順治朝。可知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尙未坐完。(索隱)此等文法。純從太史公得來。不必摩寫鹵簿之如何盛。屢從之如何多。車轎之如何鱗次。而其像自呈。而近人小說。疊牀架屋書之。反覺可厭。這個說我不同你在。一處。

那個說你壓了我們奶奶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招了我的花兒這邊又說：攔了我的扇子。咕呱。說笑不絕。(索隱)口吻神情逼真逼肖的是長日閨門不見天日之青年婢女出門歡笑情形。雪芹閱之家見之已稔，故能推想及之。近日小說家力描情態，全不合格。故清真二字最不易得。周瑞家的走來過去的。(索隱)既用走來，復用過去二字何意？可見本在遠處，繞越而近，人多擁擠，不言自見。此等處可見文家真本領。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索隱)口氣神肖，想見管家婆大言諷語，衆人敗興的情形，看人笑話，說了兩遍，方見好了。(索隱)或一時聲低語歇，而車多人衆，插坐需時，語聲仍不能避絕，確有此理。故加說了兩遍四字，不是說諸鬟之不遵規矩，是說多人之不易照料，全寫閨宮出游之熱鬧，本罕有事也。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門口。(索隱)其長可知，帝后非遇大典，不用鹵簿，而羽林之衆，王公扈從之多，已足綿互數里，寶玉騎著馬，在賈母轎前街上人都站在兩邊。(索隱)警蹕駕出行，人應驅帷幘之外，此渾言之，示不能照常行走而已，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響，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旁迎接。(索隱)應是跪接。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內，見了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塑聖像，便命住轎。(索隱)應至佛殿降輿，孝莊敬佛，故從謙禮，全是紀實。賈珍帶領各子弟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趕不上賈母，自己下了轎，忙要上來攙。(索隱)鳳姐真能得人心，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著剪筒，照管剪各處蠟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裏。鳳姐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筋斗，罵道：小野雜種，往那裏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翹爬起來往外還要跑。正值寶釵等

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個小道士滾了出來。都喝聲叫打。(索隱)非后妃用關防。無證何等貴人。俱不能禁止本廟人出入。況是幼童。全是寫宮嬪入廟的情景。賈母聽了。忙問是怎麼了。賈珍忙出來問鳳姐。上去攙住賈母。就回說一個小道士兒。剪燭花的。沒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唬著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慣了。的那裏見過這個勢派。偷或唬著他。倒怪可憐兒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說著。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一手拿著燭。跪在地下亂顛。(索隱)顛是恆情。跪是特制。賈母命賈珍拉起來。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總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憐兒的。又向賈珍道。珍阿哥。帶他去罷。給他錢買菓子吃。叫人別難爲了他。賈珍答應領他去了。這裏賈母帶著衆人一層一層的瞻拜觀玩。外面小廝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出來。叫人來帶去。給他幾百錢。不要難爲了他。家人聽說。忙上來領了去。賈珍站在臺磯上。(索隱)此處之賈珍。是當日值班之御前王公。不能定爲何人。因問管家在那裏。(索隱)王府護衛之首領名曰管家大臣。故賈珍呼管家。非如尋常人家。以管家爲尊稱。用以呼他人之僕。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著帽子跑了來。到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裏地方大。今兒僭們人多。你使的人。你就帶了在這院裏罷。使不著的。打發到那院裏去。把小兒多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的角門上伺候著。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姑娘奶奶



也都出來。一個閑人不許到這裏來。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麼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裏跑了出來。賈珍道：你瞧瞧他。我這裏也沒熱。他倒乘涼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廝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便有個小廝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還眼向著他。那小廝便問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麼先乘涼去了。賈蓉垂著手。一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萍賈芹等聽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璉賈瑞賈瓊等也都忙了。一個一個從牆根下慢慢的溜下來。(索隱)此一段確是清室親貴中人行徑。父子兄弟外親禮貌極嚴。其實極寬。隨駕當差。更形慎重。故賈璉亦循循執弟子禮。賈珍又向賈蓉道：你站著做什麼。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裏。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們都來了。老太太快來伺候。(索隱)王公福晉應來助禱。寫得如此慎重。斷非尋常伯叔祖母行之禮。全是說太后游幸。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連聲的要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麼的。這會子尋趁我。一面又罵小子。搥著手呢。麼馬也拉不來。要打發小廝去。又恐怕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騎。騎馬去了。(索隱)純是王府哥兒的行徑。上文賈母稱阿哥。尤見為天潢貴胄。阿哥二字。非皇子不得稱。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旁邊陪笑說道：論理我不比別人。應該裏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裏。我只有這裏伺候罷了。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索隱)是指為睿王替身。榮國公即從睿王名宸字上花出。當初入關。重佛殊甚。

至尊王公均有替身出家。至乾隆朝此風未替，睿王替身，卽元妙觀之老神仙也。曾經先王（索隱）先王二字著眼，是王非皇，不得疑爲太宗替身。綠太宗未嘗入關也。御口親呼爲大幻仙人（索隱）是睿王賜呼。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爲終了真人（索隱）是世祖親政後加封，故用當今二字。現今王公藩鎮都稱爲神仙（索隱）其喧赫一時，較光緒朝白雲觀道士勢力尤大。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府裏去的。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俗們自己，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揪了你的呢。」還不跟我進來。那張道士呵呵大笑，跟着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控身陪笑說道：「張爺爺進來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攙他來。」賈珍忙去攙了過來。那張道士先呵呵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衆位奶奶小姐納福。一向沒到府裏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託老太太的萬福。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倒罷了。只記掛著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日，我這裏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很乾淨。我說請哥兒來逛逛，怎麼說不在家。賈母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玉解手去了，纔來。」忙忙上前問張爺爺好。張道士忙抱住問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裏頭弱。」又搭著他老子逼著他念書。生生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前兒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做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還抱怨說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歎道：「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

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彙子說著兩眼流下淚來。賈母聽了也。由不得滿臉淚痕。(索隱)此時睿王已死。故替身與太君對泣。全爲反襯歸省所隱一段文章。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一個像他爺爺的就只這玉兒像他爺爺。(索隱)忽念故夫却從替身引出處處是逼寫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趕上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索隱)陪一筆不單又見張道士倚老自尊之態說畢又呵呵大笑道。(索隱)一副急淚易收易替身之哭本無真痛是反襯對面之人。前日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倒也好個模樣兒。我想著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模樣兒聰明知慧根基家當倒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太下纔敢向人家張口呢。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裏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如今也隨聽著。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的上。就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給他幾兩銀子。只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索隱)都門僧道往來貴家無非媒妁苞苴之事。況此間特用提親一層。直至下回方見結穴。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們丫頭的寄名符兒。你也不換去。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索隱)提明鵝黃緞子。足見是帝后恆用之品。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見奶奶在這裏。也沒道謝。寄名符早已有。前日原想送去的。不指望娘娘來做好事。也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著。待我取來說著。跑到大殿

上去。一時拿了一個套盤。搭著大紅蟒緞經袱子。（索隱）特提大紅蟒緞，可見鵝黃緞，非所恆用，或因爲先王替身，特有表異之處，如江南和尚，因聖祖一撫，繡龍於肩，與人祇一臂爲禮。托出符來。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笑道：「你就手裏拿出來罷了。又用個盤子托著。」張道士道：「手裏不乾不淨的，怎麼拿？」用盤子潔淨些。鳳姐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倒唬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爲送符，倒像是和我們化佈施來了。」衆人聽說，罔然一笑。連賈珍也掌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拔舌地獄。」鳳姐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騭，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卻不爲化佈施，倒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去給那些遠道來的道友，並徒弟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麼著，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著小道是八十歲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朗。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難聞，況是個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中了膈膈氣味，倒值多了。」賈母聽說，便令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內。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緞子墊著捧了出去。這裏賈母與衆人各處遊玩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來，剛說著，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託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實在稀罕，都沒什麼敬賀。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都願意爲敬賀之禮。」哥兒便不稀罕，只當著頑耍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內看時，只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

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安。皆是珠穿寶嵌。玉琢金鏤。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是那裏來的。何必這樣。這斷不能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若不留下。豈不叫他們看著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接下了。寶玉笑道。老太太。張爺爺既這麼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無用。不如叫小子捧了這個。跟著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話說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要說不甚稀罕。到底也是幾件器皿。若給了乞丐。一則與他們無益。二則反倒糟蹋了這些東西。要捨給窮人。何不就散錢與他們。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施捨罷。說畢。張道士方纔退出。這裏賈母與衆人上了樓。正在前面樓上歸坐。鳳姐等上了東樓。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珍一時來回道。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是什麼故事。賈珍道。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索隱)隱喻卷王開國。第一本是滿牀笏。(索隱)隱喻卷王功成。一門貴盛。猶得夫婦齊眉之樂。賈母道。這倒是第二本也還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是南柯夢。(索隱)功名富貴。霎時消滅。隱喻卷王之早死。華筵。賈母聽了。便不言語。(索隱)隱喻中孝莊之痛。賈珍退了下來。至外邊預備著。申表焚錢楮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在樓上。坐在賈母傍邊。因叫個小丫頭子捧著方纔那一盤子賀物。將自己的玉帶上。用手翻弄尋撥。一件一件。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個點翠赤金的麒麟。(索隱)此兩回書全用麒麟點醒。便伸手拿起來笑道。這件

東西好像是見誰家的孩子也帶著一個的。(索隱)史家舊物，故眼熟。寶釵笑道：史大妹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索隱)小字大有文章，讀者須牢記勿忘。賈母道：原來是雲兒有這個。寶玉道：他這麼往我們家裏去住著，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寶姐姐有心，他不管什麼他都記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頭，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索隱)誠然。寶釵聽說，便回頭，妝沒聽見。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己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裏，一面心裏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是史湘雲有了，也就留著這件，因此手裏揣著，卻拿眼睛瞞人。(索隱)神趣俱備，只見衆人倒都不理論。惟有林黛玉瞅著他點頭兒，似有讚歎之意。(索隱)寶姑娘亦何嘗不留心。寶玉不覺心裏沒意思起來，又掏出來向著黛玉趣笑道：這個東西倒好頑，我替你留著。到家穿上你帶。黛玉將頭一扭道：我不稀罕。寶玉笑道：你既不稀罕，我少不得就拿著說著。又揣了起來。剛要再說，只見賈珍之妻尤氏和賈蓉新近續娶的媳婦，婆媳兩個來了。見過賈母，賈母道：你們又來什麼？我不過沒事來逛逛。一句話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了。(索隱)馮鈴等一輩人。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裏打醮，連忙預備豬羊香燭茶食之類的東西送禮。鳳姐聽了，忙趕過正樓來，拍手笑道：噯，我卻不防這個。只說俗們娘兒們來閑逛逛，人家只當俗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都是老太太鬧的，這又不曾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管家兩個婆子上樓來了。馮家兩個未去，接著趙侍郞家也有禮來了。(索隱)順治初年，趙布泰，趙開心。

諸人會爲侍衛，統言諸二臣之善，逢迎丁於蒲旗。於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母打醮。女眷都在廟裏。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都來送禮。賈母纔後悔起來，說又不是什麼正經齋事。我們不過閒逛遊，沒的驚動人。因此雖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得去。鳳姐又說打牆也是動土，已經動了人。今兒樂得還去逛逛。賈母因昨日見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來生氣，噴著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聲說從今以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並不知爲什麼緣故。(索隱)其緣故恐似世祖不悅睿王，故用寶玉不願見張道士作襯。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見林黛玉病了，心裏放不下，飯也懶得吃，不時來問。黛玉又怕他有個好歹，因說道：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裏做什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事，心中不大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心裏因想道：別人不知道的還可，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更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黛玉說了這話，倒又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沈下臉來說道：我白認得了你，罷了罷了。林黛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道：白認得我了，那裏像人家有什麼配得上的呢。寶玉聽了，便向前來，直問到臉上，你這麼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兒還爲這個賭了幾回咒，今兒你到底又重找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又有什麼益處。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話。

來。今日原自己說錯了。又是著急。又自羞愧。便戰戰兢兢的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攔了你的姻緣。你心裏生氣。來拿我煞性子。原來那寶玉有一種下流癡病。況從幼時和黛玉耳鬢斯磨。心情相對。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閨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癡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既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即如此刻。寶玉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裏只有你。你不能爲我解煩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裏一時一刻皆有你。你心裏竟沒我了。寶玉是這個意思。只口裏說不出來。那林黛玉心裏想著。你心裏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起金玉。你只管了然無聞的。方見得是待我重。無牽髮私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著急。可知你心裏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著急。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卻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寶玉心中又想著。我不管怎麼樣多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那纔是你和我近不和我遠。林黛玉心裏又想著。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爲我把自已失了。殊不知

的在裏  
心程中  
心都有這  
似病可日  
已一夜的試  
似此的認識  
更更進一步  
情就與地  
步更更的高  
法抵一而  
乃之定之  
心知也  
不的心信  
的也隱





不該同他較量。這會子的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裏想著。也由不得滴下淚來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著寶玉。也心酸起來。又摸著寶玉的手。冰涼。待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什麼委曲。悶在心裏。二則又恐薄了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丟開手了。因此也流下淚來。紫鵝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搧著。見三個人都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得傷起心來。也拿手帕子拭淚。四個人。都無言對泣。一時襲人勉強笑向寶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林姑娘拌嘴。黛玉聽了。也不顯病。起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就剪。襲人紫鵝剛要奪。已經剪了幾段。黛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纔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林黛玉道。你只管剪。橫豎我不帶他。也沒什麼。只顧裏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黛玉大吐大哭。寶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偷或連累了他們。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干連了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做一件正經事來告訴。也都不知看了什麼大禍。便一齊進園來。瞧他兄妹。急的襲人抱怨紫鵝。爲什麼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紫鵝又只當是襲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無話。問起來。又沒爲什麼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鵝兩個人身上。說爲什麼你們不小心服侍。這會子鬧起來。卻不管了。因此將他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聽著。還是

明知道他  
日玉竟家  
付末不把  
個早此係  
呢日日的  
以死為己的  
人那不叫枉  
的痴情怨

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纔平服。（索隱）此一段文章，精微曲折，描寫寶黛之情，深及毀紫二人之情，深深款款，愈入愈深，非慧心人不能知，亦非大手筆不能寫，妙在是空中樓臺，並與所隱無干，必多演言情之文，方能使閱者心迷目眩，視為書中正文，不暇向底裏一層索解，故能瞞過多人。過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裏擺酒唱戲。賈府諸人都去了。寶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影的，那裏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溼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裏想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因為是昨兒氣著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翦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了他纔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了氣，只說趁今兒那邊去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世裏孽障，偏生遇見這麼兩個不省事的小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索隱）此言贈情僧妃子也可，贈薛強小疏也可。幾時我閉了眼，斷了這口氣。憑這兩個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又不噤這口氣，自己抱怨著也哭了。這話傳入寶黛二人耳內，他二人竟從未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話。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這句話的滋味，都不覺潸然泣下。雖不曾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風灑淚，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卻不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麼？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

裏小廝們和他的姊妹拌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了。還罵小廝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兒們的心腸。今兒你也這麼著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個再這麼仇人似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個氣。賠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麼也好。那麼也好。好寶玉聽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專為回映七十八兩回。寫蓉王死後。孝莊追念的光景。書中雖言禱福。然就清虛觀替身道士設醮。未必非作冥事。蓉王卒在冬間。此言夏間。或非生忌等日。至孝莊果否有遊觀寺廟之事。今不可考矣。此回重在此事。下半段則演寶黛開情。無甚關係。然在書中卻是正文。此書非此數段寫情。人便不欲讀。故開筆亦不可少。

(護花評)寫鳳姐打小道士。賈母安慰小道士。恃勢厚道。兩相對照。

(又)寫張道士說話舉動的。是一個有體面的老道。又是祭國公之替身。最妙處是說寶玉形容舉動。同國公一樣。流下淚來一段。此老道才能不可及處。

(又)張道士用盤送符。請寶玉通靈玉給衆道看。中間夾寫鳳姐戲言。不但靈活。且即借伏鳳姐短命。

(又)神前拈籤。第一本白蛇記。漢高祖斬蛇起事。是初封國公已往之事。第二本是滿牀笏。是現在情形。三本南柯夢。是後來結局。故賈母默然。止演第二本。

(又)寶釵金鎖。已惹黛玉妒心。偏又弄出金麒麟及張道士說親。黛玉安得不更妒。真是多心人。偏遇刺心事。

(又)黛玉說寶釵專留心人帶的東西。有意尖刻。寶釵沒聽見。亦非無意。只是渾含不露。

(又)寶玉碰玉黛玉吐藥寶黛襲紫四人無言對泣描寫喉間情形既真切又有孩子氣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齋癡及局外

話說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鵲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那寶玉脾氣。難道俗們也不知道的。爲那玉也不是鬧了一兩遭了。黛玉啞道。你倒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鵲笑道。好好的爲什麼。惹了那穗子。豈不是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麼樣。黛玉欲答話。只聽院外叫門。紫鵲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寶玉的聲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黛玉聽了說不許開門。紫鵲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熱天。毒日頭地下。曬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裏說著。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著說道。我只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的門了。誰知道這會子又來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好的爲什麼不來。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紫鵲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裏氣還不大好。寶玉笑道。我曉得有什麼氣。一面說著。一面進來。只見林黛玉又在牀上哭。那黛玉本未曾哭。聽是寶玉來。由不得傷心了。止不住滾下淚來。寶玉笑著走近牀來。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寶玉因便接在牀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傍人看見。倒像知俗們又拌了。



封建派  
的  
神  
女  
的  
神

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黛玉將手捧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還這麼涎皮賴臉的。連個道理也不知道。一句話沒說完。只聽嚷道。好了。寶黛兩個不防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兒跑了進來。笑道。老太太在那裏怨天怨地。只叫我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己就好了。老太太罵我。說我懶。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些什麼可拌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拉著手哭的。昨兒爲什麼反成了烏眼雞呢。還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說著拉了黛玉就走。黛玉回頭叫丫頭們。一個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做什麼。有我伏侍呢。一面說。一面拉了就走。寶玉在後面跟著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及至我到那裏說。和誰知兩個人到在一處。對賠不是。對笑對說的。倒像黃鷹抓住鷄子的腳。兩個都扣了環了。那裏還要人去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此時寶釵正在這裏。那寶玉一言不發。挨著賈母坐下。寶玉沒甚說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沒別的禮送。連個頭也不去磕。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懶。推故不去呢。倘或明兒閒了。姐姐替我分辨。寶釵笑道。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終日一處。要存這個心。倒生分了。寶玉又笑道。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麼不看戲去。寶釵道。我怕熱。看了兩齣。熱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

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來了。寶玉聽說自己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趣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貴妃。原也體胖怯熱。（索隱）借口說出體胖怯熱四字。可見世祖繼后必厚重。一流與董妃相較。一南一北。一穠君心。自含環而取燕。故畫死而世祖遜荒矣。此等處皆是特筆。並明以楊貴妃作比。是叫醒處。至此下敘寶釵之怒。則因貴妃二字。非常人可擬。故有意騰開作者記事。記言如蒼鷹擊兔。一擊便遠。讀者須注定眼光。看他處處落寶釵。卻處處閃寶釵。聽說不由的大怒。又不好怎樣。回思了一回。臉紅起來。便冷笑兩聲說道。我倒像楊貴妃。只是沒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著。可巧小丫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罷。寶釵指他道。你要仔細。我和誰來頑過。你來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跑了。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著許多人。更比方纔在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別人搭趣去了。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著實得意。纔要搭言。也趁勢取個笑。不想靚兒因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說道。姐姐你聽了兩齣什麼戲。寶釵因見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忽又見問他這話。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黛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麼連這一齣戲的名兒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麼一串。這個叫負荆請罪。寶釵笑道。原來這叫負荆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荆請罪。我不知什麼是負荆請罪。（索隱）世祖非董妃不懽。偶有譴責。或加指點書。



沒心沒肺  
不

中當有可指實之事。今不傳矣。後文寶玉悶襲人一節。疑與得罪黛玉本是一事。作者故分寫之。或蓋如恃能世祖激怒時。偶傷以足。旋悔之耶。事無可證。以書中之例求之。可得八九。一句話未說了。寶玉黛玉二人。心裏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這些上雖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也。笑問道。這麼大熱天。誰還吃生薑呢。衆人不解其意。便說道。沒有吃生薑的。鳳姐故意用手摸著腮。誇獎道。既沒有人吃生薑。怎麼這樣辣辣的。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意思了。寶釵再欲說話。見寶玉十分羞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笑收住。別人總未解得他四個人的言語。因此付之一笑。一時寶釵鳳姐去了。黛玉便向寶玉道。你也試著比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的。由著人說呢。寶玉正因寶釵多心。自己沒趣。又見黛玉來問他。越發沒好氣起來。待要說兩句。又恐黛玉多心。說不得。忍著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素隱)伏動氣之根。誰知日今盛暑之際。又當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寶玉背著手。到一處。一處鴉雀無聲。從賈母這裏出來。往西邊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著。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必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來。到王夫人上房內。只見幾個丫頭手裏拿著針線。卻打盹兒。王夫人在裏間涼榻上睡著。金釧兒坐在旁邊。腿也也斜著。眼亂恍。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摘。金釧兒睜眼見是寶玉。寶玉便悄悄笑道。就困的這麼著。金釧兒抵嘴一笑。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他。就有些

戀戀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著眼便自己向身邊荷包裏帶的香雪潤津丹索隱名色甜豔搗了一丸出來便向金釧兒口裏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索隱)情態動人寶玉上來便拉著手悄悄的笑道我和太太討你僂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寶玉又道不然等太太醒來我就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麼金簪兒掉在井裏有你的只是有你的(索隱)此俗語也簪入井則有泥泥你同音故借以相譬京人所謂調坎也金釧此語實為後來跳井之兆連

這句俗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告訴了你個巧方兒你往東小院子裏拿環哥兒和彩雲去(索隱)

此段當文是敘康熙朝太子允禛之事太子被廢實以有驪姬之戲為聖祖所知故於行在幽繫不及到京而發後頗悔之乃復立之為太子復立未久故惡復萌故終於幽廢當時聖祖有暴戾淫亂難出諸口之諭又諭滿州各官曰朕歷覽書史時深儆戒從不令外間婦女出入宮掖亦不令姦好少年隨侍左右守身至潔毫無瑕玷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實不勝憤懣等語可見太子所犯以淫亂之罪為多有難出諸口一言又可見世傳上戲宮嬪之說不盡無據近日有人記南陽女俠一則頗載此事而清秘史則以此事係之高宗且謂妃為太后所縊死轉世為和珅其一是二無從辨析書中金釧令寶玉捉賈環則是兄弟之禍所由始以後三十三回考之寶玉之被笞由於賈環說金釧事可見此段所書仍允禛之事蓋允禛當日伺其隙以告聖祖致被廢書中特繞賈環一筆正為示例蓋謂與上回五鬼之事同一人焉而已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去罷我只守著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一個嘴巴子指著罵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寶玉見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煙去了這裏金釧

兒半邊臉火熱。不敢言語。登時衆丫頭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上來。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見。忙跪下哭道。我再也不敢了。太太要打要罵。只管發落。別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來年。這會子攆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此乃平生所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來領了去。(索隱)白老媳婦當是正白旗下婦女宮中所用之婢。大抵皆下三旗充之。正白其一也。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自己沒趣。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架。只聽有人哽噎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架下那邊有人。此時正是五月。那薔薇花葉茂盛之際。寶玉悄悄的隔著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個女孩。蹲在花下。手裏拿著根縮頭的簪子。在地上掘土。一面悄悄的流淚呢。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癡丫頭。又像釧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爲新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著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兒。到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內一個。卻辨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腳色來。寶玉忙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會造次。上兩回皆因造次了。釧兒也生氣。寶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又認

事兒又  
你的收  
我多  
很

不得這個是誰留神細看。只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嬌嬈停停，大有黛玉之態。寶玉早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癡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畫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用眼隨著簪子的起落，一直到底，一畫一點，一鉤一鈎的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裏用指頭按著他方纔的規矩，寫了一想，原來就是個薔薇花的薔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做詩填詞。索隱以下隱范承謨畫壁記事，在疑筆中點出作詩填詞四字，正是所隱的正文。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恐忘在地下畫著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裏畫呢。畫來畫去，還是個薔字。再看還是個薔字。裏面的原是早已癡了。畫完一個薔，又畫一個薔，已經畫了有幾十個。（索隱）三年中著詩文不少，有稿行世。外面的不覺也看癡了。兩個眼睛兒，只管隨著簪子動心裏，卻想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話說不出的大心事。這麼個形景，外面他既是這個形景，心裏不知怎麼熬煎呢。索隱承讓自序云：約計七百餘日之中，著舊日衣帽時，歷寒暑從未更換，蟻蝨蚊蠅恣其攢噬，蓬垢疾病，任其纏綿，粥食半盃，便可終日。又云：噴血切齒，醜言痛詆，求死不得。云云，均是熬煎實況。書中借言情中，僅僅著此兩語，以道其實，餘俱無痕。看他模樣兒，這般單薄，心裏那裏還攔的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以致雨，忽一陣涼風過來，颯颯的落下雨來。寶玉看那女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登時溼了。寶玉想道：這是下雨了。他這個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

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溼了。那女孩子聽說。倒唬了一跳。擡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不要寫下大雨了。一則寶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著。剛露著半邊臉。那女孩子只當是個丫頭。再不想是寶玉。因笑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寶玉。噯。噯。噯。一聲。纔覺得渾身冰涼。低頭看看自己身上。也都溼了。說不好了。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裏卻還記著那女孩子。沒處避雨。（索隱）此一段設境極情妍綿渺之思。筆下亦饒掩映迷離之趣。女兒之情。至此觀止。而寶玉之有觸即發。可謂大無不包。所說雖是一段羅綺風流。內中卻隱指一堅貞節烈凜凜丈夫之事。蓋蓄釐也。故後文欣聚黨段中。特稱稱賈。蓄。為假。牆。蓋。作者取義。本在牆字。康熙十三年三月。耿精忠將反。邀福建總督范承謨計事。閉諸土室。絕粒八日不死。至十五年九月。精忠降。愚公暴其罪。逼令就絃。以滅口。公在械所。冠御賜冠。衣辭母時衣。每朔望奉時憲書一帙。北面再拜。問為詩文。以掙灰畫壁上。即世所傳畫壁遺稿者是也。公自序曰。余居重垣迴壁中。罵未已。繼之以詩文。左右不敢具筆硯。乃燒桴存煤畫字牆上。其譏刺太毒者。左右旋即塗去。前後僅存若干篇。並為文以序大略云云。書中以畫壁為千古芳烈之蹟。不肯不書。故仍用本例。委婉設境。以女兒間情。借端寫出。與後文情。借梨香院。參看。可知其重。恣不改節也。原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都放了學。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寶官。正且玉官兩個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在院內。把些綠頭鴨。花鸚鵡。彩鴛鴦。捉的捉。趕的趕。趕了。翅膀放在院內。頑耍。將院門關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嘻笑。（索隱）作書人每設一境。便饒興趣。畫蓄一段。著想已奇。

此段水嬉，尤極閨房兒女之樂事，安得不令人貪看。寶玉見關着門，便用手扣門，裏面諸人只顧笑，那裏聽見叫了半日，拍得門上響，方纔聽見了，料著寶玉這會子再不回來的，襲人笑道：「誰這會子叫門，沒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聲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麼來？」襲人道：「讓我隔著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別叫他淋著。」回去說着，便順著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寶玉淋得雨打雞一般，襲人見了，又是著忙，又是可笑，忙開了門，笑的彎腰拍手道：「那裏知是爺回來了，你怎麼大雨裏跑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裏要把關門的踢幾腳，方開了門，並看不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們，便擡腿跌在肋上。（索隱）此事疑卽前負荆諍罪之事，作者特分寫於黛襲兩人，便不著迹。襲人啜了一聲，寶玉還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擔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我取笑兒了。」口裏說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笑道：「啜，是你來了，踢在那裏？」襲人從來不會受過一句大話的，今忽見了寶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著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麼樣，料著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著說道：「沒有踢著，還不換衣裳去。」寶玉一面進房來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麼大，今日是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想偏生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也不論事之大小好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這是別說打了我，明日順手也打起別人來。」寶玉道：「我纔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呢？」素日開門關門，都是那起小丫頭們的。

事。他們是慈皮慣了。早已恨得人牙癢癢。他們也沒個怕懼。原打量是他們。踢了下子。唬唬也好。剛纔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著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覺肋上疼得心裏發惱。晚飯也不會吃。至晚洗澡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嗩啞之聲。從睡中哼出。寶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不安穩。夜間聞得嗩啞。便知踢重了。自己下牀來。悄悄的秉燈來照。剛到牀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來。嗩啞一聲。睜眼見了寶玉。倒唬一跳。道：做什麼？寶玉道：你夢裏嗩啞。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臊子裏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看寶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索隱）恐是實事。故至奪追悔。問醫請罪。與上回配藥事宜亦相連。書中好用倒裝寫法。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書共分四段。而所說只三事。蓋首一段與末一段實一事也。首段自話說黛玉句起。至無精打彩一直出來句止。全敘寶玉賠禮之事。寶玉向黛玉賠禮。數見不鮮。人情之常。亦何足異。而書中此段特意注重。先從襲人口中勸其下氣。又從紫鵑口中疑其上門。中間又從鳳姐口中言其對賠不是。末後復從寶釵口中。譏其負荆請罪。小小一事。而寫得如此密密層層。虛虛實實。有來原有去委。有正擊。有旁敲。若甚以此事為可異。可記也者。由今思之。殆世祖偶斥董妃。甚或有足踢之事。見妃吐血。乃大惶恐。加意撫慰。有類負荆三郎之去。玉環有待獻髮。而解崇禎之疎。田儼

必待周后轉圜從無長門之怨未深輪臺之悔遂現怨艾引過有如此者此作者所以借黛玉一書而以襲人被傷事補其原委也首尾同敘一事書中此例頗多融會而貫通之掌上螺紋絲髮可見又標目之首一句曰寶釵借扇機帶雙敲之意不但寶釵云然作者亦隱以自表寶釵注重嬉皮笑臉一語書中殆或借以敲世祖臨下之不莊平時威重不行女子小人近而遜者絕少一旦有怒遂以體制臨之恐雷霆不終和風已被請罪之說實一貫也第二段自誰知目今盛暑之際句起至不在話下句止安插金釧一段爲後三十三回挨打蓄勢世祖宮中未聞有此故知爲書允初之事圍牆之變積毀所成此一端也第三段自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句起至沒處避雨句止專爲寫畫齋一事不用牆壁之牆而推想及於薔薇花真是慧心不遠左畫右畫無非言牆壁俱滿之意齡官俗女未必專擇薔薇架下觸字而寫意中人之名不過作者設言使人可混忘於不覺萬不疑薔卽牆字畫薔卽畫壁也而一爲揭破然後三十六回齡官意無他屬之概乃覺有根况熬煎一言癡兒女纏綿春懷亦言不及此並且齡官之名屢見椿齡之說何來讀者不求其所以然幾疑標目有誤不知此正點醒處也椿松皆堅節耐久之物而世人又好以椿比父齡嚴也椿齡二字是說高年之叟范忠貞畫壁序中自稱爲螺山髯翁可見畫牆時年已老矣著椿齡則是說一皤然老父可知不然十二女齡中大半以草頭命名而齡官獨否且齡亦非命名單用暫見之字其隱以傳意煞費苦心矣此書借標目點題者不一而足如三十一回與此回其最著者癡及局外一說亦非但指寶玉蓋忠貞被執家人賓客殉者甚多就繼後慕容無錫嵇承仁會稽王龍光華亭沈天成從弟承譜及親屬家丁隸卒五十三人並有一守卒謀出忠貞事洩被磔畫壁自序云從前羅難時暑中賓客親友及家人輩俱一一被執皆忠義自勵視死如歸身未遑一命之榮口未沾



升斗之祿、感予區區之意、尙能念君父重名節、以身殉孤臣、即德兒奔走之徒、巾幗、獲之、刺、皆知寸心不二、臨難不移、聞者得無愧乎、云、因忠貞一身、寧知感、義、身殉、此癡及局外之說也、著語大有斟酌、非漫然者、第四段自原來、明日是臨陽節句起、至末句止、是說襲人被踢吐血之事、此非尋常煩惱、必有其事、隱乎其中、標目不言、疑已寓雙敲之內、本事或有心洩、怒而書中、則寫以誤傷、好不重複、不然、又須向襲姐負荆、便嫌疊牀架屋矣、寶釵發語、由說兒尋扇而始、觀字殊無意旨、而書中此等處、斷無空過者、細思觀乃青見二字、合成段末言襲踢處、青了碗大一塊、是首尾一事、於茲益信、上回藥中用珍珠是治傷之劑、圖窮匕見、細爲回頭追溯、全自脈絡分明、

(護花評)寶玉向黛玉說、你死了我做和尚、是以讖語作伏筆、

(又)黛玉一面哭、一面又將手帕捧給寶玉拭淚、並不發一語、描畫妬愈深而情更深、

(又)寶釵怒而能忍、借說兒尋扇發話、又借戲文譏誚寶黛、其涵養靈巧、固高於黛玉、而尖利亦復不讓、

(又)金釧說金簪落在井裏、亦是以讖語伏筆、

(又)女伶齡官於薔薇架邊畫薔字、真是觀物懷人、又爲三十六回伏筆、

(又)寶玉淋雨、襲人被踢、俱是意外事、引出後文金釧投井、寶玉受責等意外事來、

(又)襲人一口鮮血、引起後文寶玉獨身是血、

(又)襲人忍痛不怨、真是可人、

(大某評)齡官畫得出神、寶玉看得出神、活寫兩個情癡、躍然紙上、作者一枝筆、真能繪影繪聲、竊恐龍眠虎頭、亦未

第二十四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薔癡及局外

---

紅樓夢索隱  
卷六  
易發此妙境

# 紅樓夢索隱卷七

##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著往日常聽人言。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索隱)爭榮誇耀是針對小塊之志在爲后。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裏覺得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麼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嚙喇丸來。襲人扯住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趕緊。鬧起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得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你明日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索隱)特繞出此筆。以見惜僧平時。甘爲閨門執役。泥因一怒致疾。必更加意殷勤。一交五更。(索隱)尋常人家。此時尚不興。惟宮內例至寅初必起。寶玉願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索隱)言無濟於人也。親自確問。(索隱)外醫不能見上。世祖或因董妃咯血。有親詢外醫之事。故特演此層。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服。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

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索隱)京師過端午。人家必於門上插蒲艾。小兒女則簪艾於頂。並製各種雜具。如虎如蠅。不一其類。簪之帳幙之間。其靈巧者能以寸綿製蛇。蠅。蝦。蟻。壁。虎等物。纖不盈指。謂之五毒。因一至夏。百蟲盡出。恐小兒被噬。預爲壓勝以制之也。更有絹製判官。朱袍仗劍。神采奕然。均以朱線穿繫。懸小兒襟上。以避蟲毒。宮中亦雅尚此習。閱宮闈秘史可知。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索隱)是日應備雄黃酒。衆人分飲以避毒。並有以礬石。大蒜。雄黃等物。遍灑牆根。室隅。且塗小兒額上。及各官寮者。均驅毒蟲之意也。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爲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是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姊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歡不喜聚。(索隱)傳言小宛惡黨。板橋雜記言畫白性愛閒靜。遇深林遠壑。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則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是喜歡不喜聚的確證。他想着也有一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喜歡。到散時豈不冷清。既冷清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爲歡喜時。他反以爲悲。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索隱)世惡性情。喜聚。其於宮闈中。不可得知。若眷遇。臣下。則久而彌篤。順治十三年二月。諭大學士

車克等曰：君臣之誼，終始相維爾等。今後母再以引年請歸爲念。爾等受朕殊恩，豈忍違朕即朕亦何忍使爾等告歸。如決於引退，即忍於忘君矣。又諭金之後曰：朕於爾等亦不忍離爾獨何心而欲離朕。即使衰老致仕亦宜隨養。京師常趨闕廷使君臣得時時相見以慰違暮不亦善乎。是願聚伯散的確證。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索隱）梅村讀佛詩長恐乘風去舍我歸蓬萊即是此意。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歎。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骨子跌折。（索隱）粗婢失手折扇恆有之事。若晴雯之細當是偶然。然故記此必與董妃受賜之事有所關涉。或前此脫輻之占。因折扇口角始耶。層層倒疊書之。有張鷟倒溯河源之勢。寶玉因歎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麼。願前不願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很。行動就給臉子瞧。前日連襲人都打了。今日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事體。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一把扇子。就這麼著急了。何苦來。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此說道：你不要忙。將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爲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脚。我們不

會伏侍的明日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聽了他說我們二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索隱)此段以襲人代寶釵，以晴雯代黛玉，晴與黛皆指琬，釵與襲皆指琬敵也。自劉蕙之日，黛即因嫉致惱，或當日情僧眷顧繼后之初，妃子不免有此作用。此間特著醋意二字，更可見婦人量狹，既心有所嫉，即不免言語乖違，情僧怒至以足傷之，必驕寵過甚所致，溯其源始，或因一二小事，啓爭執之端，書中分三段寫來，仍無非負荆請罪之一事，然或繫之襲，或繫之黛，用三人作代，且又倒敘讀者，便無從捉摸矣。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也瞞不過我去，那裏就稱起我們來了。那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裏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漲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索隱)必當時均未受封，故著此層。寶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擡舉他。(索隱)果逐鹿得之，受冊昭陽，小窺安得不死，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是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證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麼了。(索隱)情僧平時無威，偶爾用威，亦非無當，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裏配和你說話。我不過奴才罷咧。(索隱)后妃見上及太后，皆稱奴才，滿語曰阿哈，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裏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著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萬人知道，我纔不過爲了事進來，勸開了，好大家保

重。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久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說。讓你說去。說著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了這話。不覺又傷心起來。含淚說道。我爲什麼出去。要嫌我。變著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毅的。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去。打發你罷。說著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裏走。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平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說明是他鬧著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著要去的。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呢。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乾淨。說著。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素隱) 宮廷有事便跪。雖皇上對於太后亦然。世族中無此禮。碧痕秋紋麝月衆丫鬢見吵鬧得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歎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著。不覺滴下淚來。襲人見寶玉滴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旁哭著。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爲爭糴。

子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林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我只問你也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著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拌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索隱）又借點作后，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著，還有人說閒話，還攔得住你來說這話。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就先哭死了。」寶玉笑道：「他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索隱）做和尚也有遭數，可見是子所雅言，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終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內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著。寶玉只當是襲人。（索隱）明是回來賂禮，偏說誤認，寶玉為襲人，好把問傷疼一層牽合得上，作者能分能合，筆下神妙無窮，其實兩說本是一人一事也。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麼？」（索隱）後悔踢重，復來俯就，一化為兩，負荆請罪，此為結穴，直是一化為三。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卻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



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勸你，你又拉扯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扯扯扯做什麼？叫人來看見像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裏。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爲什麼睡著呢？」晴雯沒的說嘴的，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寶玉笑道：「我纔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咱們兩個洗。」（素隱）何等輕妙。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做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蓆子上都汪著水，也不知是怎麼洗的。笑了幾天，我也沒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去。今日也涼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我倒昏一盆水來你洗洗臉，通通頭，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素隱）音拔，夏日以水浸物使冷，都人曰湃。在那水晶缸裏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去。寶玉道：「既這麼，你也不許去，只洗洗手，拿菓子來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很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裏還配打發吃菓子，偷或再打破盤子，還更了不得。」寶玉便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供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有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搥的，你要撕着頑，也可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是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若歡喜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砸了，也可以使得，只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素隱）可謂無理之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扇子來把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寶玉聽了，便笑着遞與他。晴

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著又聽嗤嗤幾聲。寶玉在傍笑著說。響的好。再撕響些。正說著。只見麝月走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裏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就撕作兩半。二人都大笑。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是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扇子都搬出來。讓他儘力撕。豈不好。(索隱)讀佛詩中百萬何容惜一語。固指端敬喪譽而言。而平日宮帛千金一笑之事。亦可想見。此段當亦傳聞之實事。故用標目。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樣孽。他沒撕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日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進來。小丫頭佳蕙過來拾了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衆姊妹正在賈母房中坐著。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鬟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迎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脫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而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做什麼。湘雲道。都是二嬸娘叫穿的。誰願意穿這些。寶釵在傍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那別人的衣裳。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裏任著。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耳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

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索隱)此段當是說孔四貞在宮中常著旗服或幼小時服御衣冠以爲戲。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說扮作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麼。惟有前年正月裏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個簇新的大紅猩猩氈斗篷。放在那裏。誰知眼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兩個汗巾子攔腰繫着。和丫頭門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跌倒溝跟前。弄了一身泥。說着。大家都想着前情。笑了一場。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索隱)紅樓中姓周人最多。作書到隨意謔處。便令他姓周。妙極。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裏。還是咕咕呱呱的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見。眼看看有婆婆家了。(索隱)指已受孫延齡家之聘。還是那麼著。賈母因問今日還是住著。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了。可不住兩天。湘雲道。寶玉哥哥不在家麼。寶釵道。他再不想著別人。只想寶兒。兩個。人好頑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說著。只見寶玉來了。笑道。雲妹妹來了。怎麼前日打發人接去。你不來。王夫人道。這裏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哥有好東西等著你呢。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寶玉笑道。你瞧他。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道。襲人姐姐好麼。寶玉道。好多謝你。

想著。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著。拿出手帕子來。挽著一個捻搭。寶玉道。什麼好的。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索隱)絳紋石亦出雲南。四貞隨父生長南服。故有此物。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著。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二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個人。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豈不省事。今日巴巴的自己帶了來。我當又自什麼新奇東西。原來還是他。真真是個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纔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一評。看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道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這東西須得我告訴來人。這是那一個丫頭的那一個丫頭的那一個丫頭的人。明白還好。設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記不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個女人來。還罷了。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丫頭們的名字呢。還是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楚。說著。把四個戒子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例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楚。衆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就配帶金麒麟了。一面說著。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見了。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黛玉說笑去了。(索隱)世祖廢后後。可與得封。

者。繼后與董妃並東宮。皇妃孔氏三人而已。故此間特寫三人相忌之恆態。妙在寶釵偏壽黛玉一處說笑。可見陽善陰忌。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瞧你嫂子去。花園裏也涼快。同你姐姐們去逛逛。湘雲答應了。因將三個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去。衆奶娘丫頭跟著。到了鳳姐那裏。說笑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刻。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著。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人聽了。自去尋姑舅嫂。單剩下湘雲翠縷兩個。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還沒到呢。翠縷道。這也和咱們家池子裏的一樣。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咱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爲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脈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究竟道理還是二樣。翠縷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況且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成陰。陰盡了。就成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一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就糊塗死了。我什麼是個陰陽。沒形沒影的。我只問姑娘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雲道。這陰陽不過是

個氣罷了。氣物賦了。纔成形質。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日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著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著月亮叫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雲道。阿彌陀佛。剛剛明白了。翠縷道。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乾蟻。蠅。虫。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索隱)一片非非之想。全爲引出此一句。湘雲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伏下背陰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只是咱們手裏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是陽。那邊反面就爲陰。翠縷又點頭笑著。還要拿幾件東西來問。因想不起什麼來。猛低頭看見湘雲身上金麒麟掛著。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難道這個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爲陽。雌爲陰。牝爲陰。牡爲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湘雲啞道。什麼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咱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洗了臉。說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撲嘴的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索隱)有意打襯。妙在出諸翠縷之口。湘雲拿著手帕子。掩着嘴笑起來。(索隱)神情如畫。當此斷不能不笑。翠縷道。說的是了。就笑的這麼樣兒。(索隱)反跌。又襯湘雲之笑不可忍。湘雲道。很是很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爲陽。奴才爲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很懂得。(索隱)口吻極趣。正說著。只

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湘雲指著問道：你看那是什麼？翠縷聽了，忙趕去拾起來，看著笑道：這可分出陰陽來了。說著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裏來的好奇怪。我從來在這裏，沒見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瞧瞧。翠縷將手一撒，笑道：姑娘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索隱）凡物雄者體偉多彩，禽與獸皆然。特著此筆，以見湘雲所配史家之物為雌，寶玉所得張道之之物為雄，此是本段中之正文要義。作者有意構造而出，為反襯二十九回之事也。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是出神。（索隱）特著此筆，可見湘雲動求牡之心，愈見其為雄，是用湘雲作襯，非於湘雲有他意也。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笑道：你們兩個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麼？怎麼不找襲人去呢？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來道：正要去呢。咱們一處走罷。說著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迎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笑說一回別情。一面進來，歸坐。寶玉因問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著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嚶啣了一聲，便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起來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道：前日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裏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失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寶玉道：前日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著將手一撒，笑道：你瞧

瞧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要知歡喜的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即寫目錄中兩事。目大家乘涼不消細說。句止爲前一段。以下爲後一段。前一段又借晴雯點明生氣之原委。與襲人被踢黛玉剪穗本同隱一事。意揣當日必董妃因上別有所眷。恐分己寵。語言神色間或與上以難堪。積不能平。因失手碎物。數言開衅。致欲上奏。慈寧逐離。禁錮。並或怒時加讎。致妃咯血。數日未經召幸。而上非妃不歡。遂有怡紅對月。湘館臨風之歎。相持未久。羊車遽幸。醫藥親投。撫循備至。且任碎瑤瓊。玻璃。水晶。磁之屬。以洩妃之怒。而回其笑。此事在常人爲大忌。而帝王賈笑。此亦尋常。昔人好開裂帛。聲董妃意。或有仿匹。以如臯射雉。殆有同情較之。烽火臺無傷盛德矣。後一段因麒麟爲張道士所贈。道士又榮國替身。湘雲配雌的是史家故物。一張一史。即一雄一雌。白首雙星。與上歸省元宵事參看。可知作者意在追襯。以明其事。故本段特著湘雲已將聘定。一層以見雙星之說。非指湘雲寶玉白首二字。須要往老字一方面看。不是借老是已老也。伏字與隱字同意。讀者須細意參詳。

(護花評)寶玉要打發晴雯出來。亦是反跌後文。

(又)寶玉襲人哭。黛玉走來沖散。黛玉去後。薛蟠請酒醉歸。隨起隨落。緊湊超脫。

(又)寶玉又說做和尚。回顧前文。黛玉哭記遭數。哭化爲笑。靈活非常。

(又)借晴雯口中補寫寶玉與碧痕洗澡。借寶釵黛玉口中。補寫湘雲假扮寶玉及撲雪人兒情事。覺有善戲美女。跳躍紙上。

(又)寫湘雲分送襲人等戒指。必須親自帶來。甚有情理。但金釧此時。應已逐出。不知此戒指著落於何處。



(又)黛玉說湘雲配帶金麒麟，引起後文湘雲拾得金麒麟。

(又)湘雲說陰陽二字，頗有意味，且暗藏消長之理，末後以翠縷主僕分陰陽截住上文，不致說破男女，尤為得體。

(又)蓋微架下金麒麟，必是寶玉遇雨時遺失，可想見昨日淋雨倉皇走來，誤踢襲人，一夜心慌意亂，不暇檢尋光景，是暗暗補寫法。

(又)翠縷拾得麒麟，笑說分出陰陽來了，先拿湘雲的麒麟瞧，不說明誰陰誰陽，含蓄得妙。

(又)湘雲說無數人物陰陽俱是寶，只有翠縷拾起金麒麟，笑說分出陰陽句是主。

(大某評)黛玉對湘雲道：你哥哥有好東西等著你呢，過後離却黛玉，寶玉見了湘雲，果有此說，可知黛玉之防備留，心者已久。

###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了麒麟，心中甚是歡喜，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何時拾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日偷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聽前日你大喜呀。(索隱)又補一筆，可見湘雲業已受聘，雙星之說，不指湘雲。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一聲也不答應。襲人笑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可記得十年前，咱們在西邊暖閣上住著。(索隱)孔四貞在宮撫養時，小璉初入宮，或充慈寧女史，與四貞同住，故書中屢言襲人與湘雲親密，並云伺候史大姑娘幾年，當是情僧未納妃以前事也。晚上你同

我說的話兒。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又臊了。史湘雲笑道。你還說呢。那會子咱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短姐姐。哄著我替你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  
(索隱)四貞至順治十三年。年僅十六。入宮時尚幼小。就拿。出小姐的款兒來。(索隱)暗指封和碩格格。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麼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冤哉枉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趕來先瞧你。你不信。你問縷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幾聲話。猶未了。襲人和寶玉都勸道。說頑話兒。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麼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咽人倒說我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已。因笑道。你前日送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日你親自又送了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能值多少。可見你的真心。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雲歎道。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原來是寶姐姐給了你。我天天在家裏想著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沒妨礙的。(索隱)已被寶釵籠給此一。回專寫寶釵之小善小信。說著。眼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罷罷。不用提起這話了。史湘雲道。提這話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嗔我讚了寶姐姐了。可是爲這個不是。襲人在傍噙的一聲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口快了。寶玉笑

他人圈套  
而不加防  
其後必笑  
天下無事  
小要三五

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笑道。好哥哥。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  
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好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史  
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搵了墊心了。(索隱)昔時謂之洋鑲鞋。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  
得做。(索隱)受踢致疾。暗補甚妙。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那些巧人  
不算。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翦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人做。誰好意思不做呢。襲  
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裏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索隱)  
滿洲人最講活計。隨身配帶之五件。世家子弟均以針線相競。況屬至尊。至晚近此風日替矣。史湘雲聽了。便知是  
寶玉的鞋。(索隱)暗指滯人男女之履無殊。故非提明。不能辨為御用。因笑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罷。  
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難我了。我是個什麼人。就敢煩你做  
鞋子。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  
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我倒也不知道。史湘雲冷  
笑道。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著和人家比。賭氣又較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  
會子又叫我做。我倒成了你們奴才了。寶玉忙笑道。前日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  
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做得絕出奇的花兒。我  
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兒。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

惹惱了那一位。鉸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趕著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翦。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做呢。饒這麼著。老太太還怕他勞碌著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肯還煩他做呢。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半年來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著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裏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動他的好處。他纔要會你。寶玉道。罷罷。我也不稱雅。我乃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這些爲官作宰的。談談講講。那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庶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裏攪些什麼。(索隱)世祖親政後。尚不時召見內院諸臣。至後世乃每日早朝。循例一見。大朝御門諸典並廢。非樞臣無由得接天顏矣。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裏坐坐。我這裏子細臆臆了。你知經濟學問的人。襲人道。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得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這裏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得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

是林姑娘。不知又鬧得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寶姑娘叫人敬重。(索隱)又籠絡住了一個自己。過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是有涵養。心地寬大的。誰知這一個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他。後來不知賠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如其說過這些混帳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帳話。原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裏。寶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著。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佩。或鮫帕鸞絲。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索隱)孔妃待年宮中。將封皇妃。本有爲后之望。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意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帳話。若說這話。我也同他生分了。不覺又驚又喜。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於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歎者。你既爲我知己。自然我亦可爲你知己。既你我是爲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我有之。而又何必來一寶釵呢。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爲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我雖爲你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縱爲我知己。奈我薄命何。(索隱)情文相生。纏綿備至。想到此間。不覺滾下淚來。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

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裏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若有拭淚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裏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擡起手來。替他拭淚。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做什麼這般動手動腳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就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林黛玉道。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好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筋都疊暴起來。急得一臉汗。(索隱) 情僧性急多汗。此處可見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索隱) 禁人而自爲之。所謂發於不自知。感於不得已。寶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我不明白這話。你倒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歎了一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都體貼不著。就難怪你天天爲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歎道。好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的病。(索隱) 蓋之死。全死於不放心。因后位未定也。此間雙點。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

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時寶玉心中有萬句言詞。不知一時從那一句說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都知道了。(索隱)妙在不言而喻。口裏說着。却頭也不回。竟自去了。寶玉望着。只管發起獸來。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拿了扇子趕來送與他。忽擡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住。一時黛玉走了。他還站着不動。因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了趕著送來。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日我大膽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爲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裏。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捱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夢裏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嚇得驚疑不止。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裏的話。敢是中了邪。還不快去。寶玉一時醒過來。方知是襲人送扇。寶玉羞得滿臉紫漲。奪了扇子。便抽身的跑了。這裏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林黛玉而起。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不覺的怔怔的滴下淚來。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索隱)播陷之機伏矣。正裁疑間。忽見寶釵從那裏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麼

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兩個雀兒打架，倒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寶釵道：「寶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裏去了？」我纔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經緯。我故此沒叫他。由他過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寶釵聽了忙說道：『噯，這麼黃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他出去教訓一場了。』」（索隱）不關情處總關情，釵之護惜更勝於黛。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寶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裏涼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你可說麼？」寶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纔說了一會子閑話。你瞧我前日粘的那雙鞋子，明日求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笑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情？近來我看著雲丫頭的神情風裏言，風裏語的聽起來，在家裏一點點做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索隱）定南王孔有德傳云：廣西之再定也，上念孔後無人，孔師無主，乃封四貞和碩格格，掌定南王事，盜制廣西軍，延齡爲和碩額駙內輔政大臣，四貞美而才，自以太后養女，又掌藩府事，視延齡蔑如，齡機智深，狙以太后故，貌爲恭謹，以順其意，四貞喜出入宮掖，日譽其能，由是太后亦善事之，寵賚優渥，亞於親王，四貞不知延齡以計愚之也，謂其和順易制，事益專決，延齡內忿不平，日思所以奪其權矣。康熙五年，四貞面奏家口衆多，費用浩煩，欲就食廣西，奉旨孫延齡鎮守廣西將軍，其下應設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四貞遂請和碩格格儀衛以行，抵淮安，勅書封延齡特進上柱國光祿大夫，其妻孔氏爲一品夫人，四貞自以不從夫貴也，今忽封一品夫人，則仍從夫，疑延齡屬內院爲之，夫婦遂不相能，戴良臣者，四貞包衣佐領，有才智，力薦其親王永年。



爲都統而已與嚴朝綱副之。良臣佐格。每事與延齡左。延齡竟不能出一令。四貞初以爲尊己。唯言是聽。及得志。並格格而親之。權且漸歸於下。事無大小。皆擅自題請。廣西一省。唯知有都統。不知有將軍。四貞乃大悔恨。云云。此段書中說湘雲不能主事。嫌費用太全。寫四貞之事。故爲節錄。以證明之。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爲什麼這幾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眼前。他就說家裏累得很。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口裏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自然從小沒了爹娘的苦。我看他也不覺的傷心起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兒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將就使罷。要勻靜的。等明日來住著。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姑娘這話。想來我們求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裏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道是這樣。我也不該求他的。寶釵道。上次他告訴我。說在家裏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家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著小的大的活計。一概不要家裏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襲人道。那裏哄得過他。他纔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何如。(索隱)真善龍絡。襲人笑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的造化了。晚上我親自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說道。這是那裏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投

井死了。(索隱)西苑相傳井中有鬼。清季宮闈秘史亦言之。大抵即宮人之自投。於是者或即康熙朝廢太子案中事也。作書人去古較近知之必詳。故特寫出。襲人聽得嚇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裏還有兩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裏的。前日不知爲什麼攆他出去。在家裏哭天哭地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不著他。纔有打水的人說那東南角上。」(索隱)井在西苑之東南方。井裏打水。見一個屍首。趕著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還只管亂著要救活。那裏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嗟歎。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安慰。這裏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寶釵來至王夫人房裏。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裏間房內坐着垂淚。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裏來。寶釵道：「從園裏來。王夫人道：「你從園裏來。可曾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看見了。他穿着衣服出去了。不知那裏去。」夫人點頭歎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道：「怎麼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我前日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一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說氣他幾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笑道：「姨媽是慈善人。固然是這樣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是下去住著。或是在井跟前頑。失了腳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性呢。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爲可惜。」(索隱)一味爲阿諛開脫罪孽。毫無仁人之心。却

真善措詞。王夫人點頭歎道：「這話雖然如此到底我心不安。」(索隱)畢竟天性稍厚寶釵笑道：「姨媽也不勞關心，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之情了。王夫人道：「剛纔我賞了五十兩銀子與他，原要還把你姊妹們新衣服給他妝裹，誰知各丫頭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個孩子，素日是個有心的，況且他原也三災八難的，既說了給他做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妝裹，豈不忌諱？因為這樣，我纔現叫裁縫趕著做一套給他，要是別的丫頭賞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金釧兒雖然是個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裏說着不覺流下淚來。寶釵忙道：「姨媽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日到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索隱)真能以小善中人。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媽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索隱)又籠絡住一個探驪得珠矣。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跟寶釵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著垂淚。王夫人正在說他，因見寶釵來了，就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此景况，察言觀色，早已知覺了七八分。於是將衣服交與王夫人，將金釧母親叫來拿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大主腦全爲寫寶釵之陰險專意籠絡要人，湘雲入其彀中，則政老左右有人矣。結納要津，神不外散，故終得一躍而奪黛玉之位。寶釵真善用手段者，自古奸雄同出一轍，然過後思量，究竟無味也。寫寶釵事，雖不知於所隱。

本事有無關合然兩人逐鹿此之得即彼之失董妃不得爲后當即由此兩軍相抗哀者勝矣釵黛相較黛之地優釵之地遜惟優故驕惟驕故敗惟遜故力惟力故成瀟湘雖日扶持痕殆仍以不哀致殞耶此亦可衛世事矣開首說湘雲一段少帶四貞成事着意在湘雲譽寶釵一層襲人譽寶釵又一層惟寶哥明斥其非故愈足以爲黛樹敵而擊羣小之團結黛之禍全始此矣中間一段說寶黛情況目錄中述肺腑三字是說寶玉不是說黛玉對寶玉固無多言述肺腑云者寶玉將底裏之詞誤傳於他人之耳以至羣小搆衅死我湘妃自古構事不密則害成此不獨應答寶並應答黛也襲人方在裁奪釵娘適來不盡之詞全在下回絳雲軒密敘與上文襲人親到梨香院尋寶釵同一筆法妙在全不說明確嚮遲遲不言可想宮中結黨以抑董妃情狀自在箇中末一段敘金釧跳井既爲寶玉挨打張本又特見寶釵之借事市恩開釵即來取衣復至中間一片言語全爲王夫人開脫種種如人意處正所謂小人善伺人喜怒也一得一失不待出閨成禮固已瞭然自來執魁柄者不可以喜怒去取人以致後來之不可收拾有是哉

(護花評)借襲人向湘雲道喜補敘十年前情事想見兩小同處無話不說靈活可愛

(又)借襲人央湘雲做鞋補寫黛玉扇袋不露痕跡一些

(又)史湘雲勸寶玉留心經濟學問即順手借襲人口中說寶釵亦曾勸過又讚寶釵有涵養既補前事又遠伏後來寶釵勸諫一節

(又)黛玉竊聽湘雲等說話若竟進門相見便費脣舌即暗自驚喜悲歎抽身走回既省煩筆又引出彼此訴說一層  
(又)寶釵因黛玉竟去出神呆想引起下回感歎金釧撞見賈政

(又)湖雲搖扇，襲人送扇，是撕扇條波。

(又)湖雲心事委曲，借寶釵口中說出，即將做鞋一層脫卸，簡靜靈動。

(又)寶玉發歎，認襲人為黛玉，襲人恐難免不才之事，暗想如何處治，伏三十四回向王夫人一番說話。

###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咐請幾箇僧人念經超度他。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兩村回來，聽見金釧兒含羞自盡，心上早已五內摧傷。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也無可回說。看見寶釵進來，方得便走出，茫然不知何往。背著手低着頭，一面感歎，一面慢慢的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裏走，可巧撞了一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一聲站住。寶玉嚇了一跳，擡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父親。(索隱)此段之賈政，指清聖祖，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旁站住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唉些什麼？方纔兩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仍是歲歲難難的。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噯聲歎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爲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爲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索隱)皇太子允祊有詞，戲宮婢致婢投井之事，故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廢太子詔書內有褻虐淫淫過端，彌著之語，又有暴戾淫亂難出諸口之論，又云恣行乖戾，無所不至，今朕載於啓齒，云云。

指允初之淫、惡事涉宮闈、曖昧故聖祖不忍道破、而故老尚有能言其事者、今人記南陽女俠一則、亦道及之。如今見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會聽見。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裏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爲什麼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快請廳上坐。急忙進內更衣。出來接見時。却是忠順府長史官。一面彼此見了。禮歸坐。獻茶。未及敘談。那長史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望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找不着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命承辦。那長史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老先生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裏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柳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啓明王爺。王爺亦說。若說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斷斷少不得此人。求老先生轉達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之意。二則下官輩可免操勞求覓。說畢。忙打了一躬。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卽命喚寶玉出來。寶玉也不知是何緣故。忙忙趕到。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

書也罷了。怎麼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於我。寶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琪官兩字。不知爲何物。況更加以引逗二字。說著。便哭。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隱飾。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有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史官冷笑兩聲道。現有證據。必定當著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裏。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了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得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索隱)玉以紫檀爲函。意在關合小瓶。與本段無干。不過借以言允初在近郊著優之事。他在那裏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裏也未可知。那長史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裏。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著。便忙忙的告辭走了。賈政此時氣得目瞪口呆。一面送那官員。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索隱)聖祖因慶允初會宣諭。向不令姦奸少年侍側。頗致激於太子所爲。是其被廢原因。中頗涉。優伶好男寵之事。概可想見。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著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給我快打。(索隱)允初之廢。皆大阿哥允禩等日事讒搆所致。此段之賈環。即指允禩允禩。

等聖祖因廢太子事會命諸皇子痛楚允禩賈環見了他父親大怒嚇得骨軟筋酥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跑什麼帶著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裏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叫跟上學的人呢賈環見他父親甚怒便乘機說道方纔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裏淹死了一個丫頭我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得實在可怕所以纔趕著跑了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的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待下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疎懶自然執事人操尅奪之權致使弄出這暴殞輕生的禍患若是外人知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令叫賈璉賴大來小廝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裏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到這句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眼色一丟小廝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房裏拉著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索隱）允禩等纔間允初於聖祖之前非止一日一事聖祖戒諭諸皇子論中亦有允禩奏允初所行卑污大失人心今欲誅允初不必出自鼻父之手言至此朕爲之驚異等語此爲聖祖悟允禩等奸詐之始其尋常密奏允初過惡者不知凡幾即宮人羞憤自盡一事必亦允禩等爲上言之故令允禩拘守允初其戲婢事當在行在故立即拘禁宮人投井事則似在宮中故宮中相傳并有女鬼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此段寫賈環之進讒並寫其回頭四顧之狀無非欲描出背人私搆之狀而已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喝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



便往書房去喝道：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鬚毛剃去，尋個乾淨去處自了，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索隱）聖祖廢允初詔，屢以祖宗宏業爲言，故有此筆。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爲寶玉了一個個咬指吐舌，連忙退出。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連聲拿寶玉。拿大棍拿繩網上，把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到裏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廝們只得齊聲答應。著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那裏知道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廳上旋轉，怎得個人來往裏頭通信。偏生沒個人來，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裏。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嫗嫗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趕上拉住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死我呢。快去快去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是耳聾，不會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著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廝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了不得的事？老爺早的完了，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呢？（索隱）緊急中，加此一段閒散文字，是作者文章能處，亦借此嫗口中形容官家賞銀了事兒戲人命的景況，並可逗緊下文蓄勢有力。寶玉急得手腳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廝走來逼著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索隱）允初罪案之一，在家荒疎學業。（索隱）上會親教允初讀書，並令大學士張英教之，又令熊賜履教以性理讀書，淫逼母婢。（索隱）允初罪案之二，只

喝令堵起嘴來。著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只得將寶玉按在凳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寶玉自知不能討饒。只是嗚嗚的哭。賈政還嫌打的輕。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板子來。狠命的又打了十幾下。寶玉生來未經過這樣苦楚。起先覺得打的疼。不過還亂嚷亂哭。後來漸漸氣弱聲嘶。哽咽不出。衆門客見打的不像了。趕著上來懇求奪勸。賈政那裏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索隱)因廢太子案。斬決遺戍多人。並查抄允初乳母之夫。內務府總管。慶普家產。還來解勸。(索隱)九月丁丑。上因廢皇太子。詔諸王大臣侍衛文武官員等。齊集行宮前。命允初跪上。垂涕諭羣臣。羣臣均無異詞。明日釀到弑父弑君。(索隱)諸阿哥各植黨。徒互相刺殺。互相讒播。聖祖諭諸臣。有可異者。伊每夜。逼布城裂。纒向內竊視。從前索額圖。助伊朕知其情。處死。今允初欲爲索額圖復仇。結成黨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鴆。明日遇害。晝夜戒愼。不寧云。弑父弑君。即暗指此。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氣急了。忙亂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忙忙扶了一個丫頭。趕往書房中來。慌得衆門客小廝避之不及。賈政方要再打。一見王夫人進來。更加火上添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很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了。(索隱)上廢太子。日痛哭撲地。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氣。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偷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

大賈政冷笑道。倒休題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日教訓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他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患。說著。便要繩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爲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裏也得個倚靠。說畢。抱住寶玉。放聲大哭。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歎一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索隱)上自廢皇太子後。無日不流涕。王夫人抱著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著一條綠紗小衣。一片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腿看至臂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的兒來。又想起賈珠來。便即叫著賈珠哭道。若有你活著。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裏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著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宮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了。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聽丫鬢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聽窗外顛巍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乾淨了。賈政聽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著丫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自己走來。有話只叫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了。便止步喘息。一面厲身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

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了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爲兒的教訓兒子也爲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當的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是怎麼樣教訓你來。說著也不覺滾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子的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幾聲說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乾淨說著。便命人去看轎。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著。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爲官作官的。也未必想著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用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索隱)一段假文字。情真理實。口吻逼真。却與廢太子事無涉。惟廢太子時。上有皇太后。允弼。又爲皇后所出。上特重之。故特演賈母王夫人一段。亦題中應有之義也。只我們回去了。你心裏乾淨。看有誰來不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輛。轎馬回去。賈政直挺挺跪著叩頭認罪。賈母一面說。一面來看寶玉。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著哭箇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勸解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丫鬚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這個樣兒。如何攙着走得。還不快

進去把那藤屨子春凳擡出來呢。衆人聽了，連忙進去。果然擡出春凳來，將寶玉擡放凳上。隨著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來。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一聲肉一聲兒的哭道：「你替珠兒早死了，留著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偷或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索隱：聖祖之廢太子，固由允禔，蓋過已多，然亦由允禩、允禩等構陷，允禩母爲惠妃，允禩母上應稱爲賤族，不知何人當是趙姨娘一流人物。此次寶玉被責，全由環哥暗唆，與允禩等行事相類。上廢太子後，終日鬱結，後見允禩等大言殺允禩，不必由皇父之手，上因懼成悟，並查得麝魅太子諸物，知爲允禩等所蓄，乃大悔恨，因修國維等保允禩爲太子，乃收繫允禩，召見允禩，後遂有復立太子之事。此段言政老自悔，亦是隱喻聖祖不安情狀，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你不出，還在這裏做什麼。」難道於心不足，還要眼看著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裏，襲人滿心委屈，只好十分使出，見衆人圍著，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即便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爲什麼事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聽原故，却是爲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麼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昔吃醋，沒法兒。」

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大約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七八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買母命好生擡到他房中去。衆人一聲答應。七手八脚。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臥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來經心服侍。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從首至尾均寫康熙時廢太子一事。與第二十五回參看。聖祖多子。立太子後。不愜人望。又兄弟間各分黨類。互相傾陷。允禩與允禩固結。冀身太子。以自立太子。亦結徒自保。與禩等相攻。世傳黃天霸一流人及諸雜說中所記劍仙俠客。均此時之人。事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上諭有允禩之人見殺於人。及因罪充發者亦復不少。等語。又諭內大臣等曰。張明德於皇太子未廢以前。謀欲行刺。勢漸及朕躬。據彼言有飛賊十六人。已招致在此。但好漢。經皇上收錄。若於其中不得一二人。斷不能成事。云是可見。不但允禩允禩分立門戶。各致有死黨。聖祖當日防閑亦不免招納敢死之士。以爲之備。真古今希有事也。此段當爲曹雪芹補本四十回之一故談。康熙朝事。標目以手足耽耽。不肖種種。爲言實合當時允禩等實允禩被廢時。聖祖謂十八阿哥患病。衆皆爲憂。伊係親兄。毫無友愛之意。可見當時諸阿哥全不相顧。聖祖有子三十五人。分黨相仇。上幾爲之不能安處。至雍正朝。允禩已早自殺。允禩允禩俱獲重譴。致改名豬狗。以辱之。兄弟之禍。至是極矣。手足耽耽四字。賅括已盡。小動唇舌。無非言私讒密搆之狀。事有不以唇舌撥弄者。惟被廢則究。由此始故云。然也。答捷一說。諸書不載。然當時聖祖之怒。致拔佩刀將誅。允禩並令

諸阿哥撻之則允，勅被廢，見拘未必不節重貴者。去古年近，當有所聞，故特書之。然書撻亦所以代廢，立之事書中。寶玉得過，無言廢之理，亦無拘禁之理，故祇可以答撻爲言也。書中寫老嫗襲狀，寫賓客懼狀，寫王夫人哭狀，史太君怒狀，賈政恚狀，悔狀，賈環畏狀，諛狀，省煙打聽狀，襲人關切根究狀，無一不絲絲入扣。若見若聞，古今有數文字，(護花評)寶玉情迷出神，無心接待兩村，于賈政口中補出，妙妙。

(又)琪官置買莊房，已伏後來娶襲人事。

(又)蔣琪官在東郊二十里紫檀堡地方置買田房，王府中尙且不知，寶玉何以獨知其細，暗寫寶玉與琪官情好甚密，不時往來，甚至紫檀堡莊上，寶玉亦曾到過，亦未可知。

(又)賈政大怒，是聽賈環之言，金釧兒之死是主，蔣琪官之事是賓。

(又)夾敘襲嬭一段，文情曲折可愛。

馬婆壓魔，鮮起生彩霞，寶玉幾死于鬼，賈環搬舌，禍由死金釧，寶玉幾死于打，其實皆趙姨所致，是後來結果案據。

(又)寶玉拾回賈母房中，人人俱到，獨黛玉不來，是在瀟湘館痛哭，不好意思走來，所以下回說眼睛腫得桃兒一般，其痛更甚于別人，是暗描，不是漏筆。

(又)焙茗向襲人所說，賈環是實，薛蟠是虛，故用猜疑之筆，爲後薛蟠剖辯地步。

###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玉歎氣說道。不過爲那些事情。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得很。你瞧瞧打壞了那裏。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略動一動。寶玉便咬著牙叫啞。襲人連忙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下來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腿青紫。都有四指闊的傷痕。高了起來。襲人咬著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這步田地。幸而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正說著。只見丫鬢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了。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裏托著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好些。(索隱)可見關懷之切。便點頭歎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索隱)與襲人一鼻孔出氣。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著。心裏也有。(索隱)情見乎詞。不及檢點。剛說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話太急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索隱)意態動人。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姣羞怯怯。竟難以言語形容。越覺心中感動。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想道。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苦之態。令人可親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橫死。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總然盡付東流。亦無足歎惜矣。(索隱)不重江山重美人。



之意。正想着。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出來了。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多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索隱）兩心，歇喻情障益深，故有後文終夜之泣。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致吃這樣虧。你雖然怕我存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慾，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索隱）知兄慕若妹，已伏怨讐之根。當日爲一個秦鍾，還鬧的天翻地覆。（索隱）補描一影。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想畢，因說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人，你何嘗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裏有什麼口裏說什麼的人呢？」（索隱）一味安寶玉之心，可謂情之至者。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這番話，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去己的疑心了。更覺比先心動神移。（索隱）已入彀中。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日再來，看你好生養著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著便走出門，襲人趕著送出。

院外說。姑娘倒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索隱) 傷痛與胡思亂想何干。可見釵娘已知寶哥爲己動情。故着此語。已透相喻相憐之意。使寶玉愈入愈深。全是籠絡手段。以釵娘大雅。何此段。屢露馬脚。又可見小人作僞。終不免人之視己。如見肺肝。要想什麼吃的。頑的。悄悄的我往那裏去取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衆人。偷或吹到老爺耳朵裏。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索隱) 照映下文私相傳遞四字。一面自寶玉私贈黛玉。一面自寶釵籠絡寶玉。寶釵處處堂皇正大。大半假公濟私。譏彈人處。往往自蹈。作者於釵。好用深文。說著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著實感激寶釵。進來見寶玉沉思默默。(索隱) 不言寶玉此時胸中作何思念。却著此四字。可見在釵娘情網中。纏縛而不能出。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櫛沐。寶玉默默的躺在床上。無奈臂上作痛。如針挑刀挖。更熱如火炙。略輾轉時。禁不住嚶嚶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兩三個丫鬟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等叫時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裏寶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函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是金釧兒進來。哭說爲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切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索隱) 釵兒率性而行。處處皆真。反襯釵之善假。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却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嚶嚶一聲。仍舊倒了。歎

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來。雖然太陽落下去。那地下的餘熱未散。走來偷又受了暑呢。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是裝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信真。(索隱)寶釵設詞以安寶玉之心。寶玉又設詞以安黛玉之心。可見寶玉意中原只有黛玉。而寶釵苦心孤詣。偏欲以小善小信。擅移其愛。豈知天下事。凡出於勉強者。均不能持久。卒歸於敗。古今權權者。何釵之多也。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索隱)是情之真。釵處。自又比寶釵之情加密一層。此段全寫釵黛誠偽之分。及寶玉與釵黛用情深淺之別。妙在不加褒貶。實處處右黛而左釵。一寫徑情而出之情形。而並不傷雅。一寫多端掩飾之舉動。而不免露痕。此中消息。解人自解。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索隱)誠摯之言。一語勝人千百。寶玉聽說。便長歎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爲這些人死了。也是甘心情願的。一句話未了。只聞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我從後院子裏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林黛玉急得蹣腳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們取笑開心了。寶玉聽說。趕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索隱)迴避衆人。正是與寶玉真摯。較爲郎憔悴。却羞郎之句。更深一層。剛出了後院。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裏去取。接著薛姨媽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昏沈沈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新登

媳婦鄭好時媳婦。(索隱)言正好時耳。這幾個有年紀長往來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嬌娘們略來遲了一步。二爺睡著了。說著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裏坐了。倒茶與他們吃。幾個媳婦子都悄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聲悄悄的告訴晴雯麝月秋紋等。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裏。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徑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坐在涼榻上。搖著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又丟下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忙陪笑說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都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倒就誤事了。王夫人道。也沒有甚話。只問問這會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來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先疼的臆不穩。這會子倒睡沉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酸梅是個收斂東西。剛纔捱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裏。偷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裏。更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膏子。和了吃了小半盞。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你何不早來和我說。前日有人送了幾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的。我怕胡遭蹋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拿兩

瓶子去。一碗水裏。只用挑得一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說著。卽忙就喚彩雲來。把前日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也。白遭踢。等不穀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却有二寸大小。上面螺螄銀蓋。鵝黃籤。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個寫着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尊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籤子。(索隱)本回是一篇空靈筆墨。無非證明釵黛二人得失之原。恐拋荒所隱正文。故用貼鵝黃籤子貢品藉一點綴。是作者細密處。不然此等物書中常見。何必寫得如此慎重。况襲人亦日常見慣者。亦何故加歎異。可知作者全有用心。並非故作閒筆。你好生替他收著。別遭踢了。襲人答應著。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住。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曾聽見。這個話沒有。你要聽見告訴我。我也不吵出來。叫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倒沒聽見。這話爲二爺霸占住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爲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爲這個。還有別的緣故。襲人道。別的緣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日大膽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得老爺教訓。教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著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

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得單弱。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倒壞了。所以就縱壞了他。我常常辨著口兒。說一陣。勸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來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著。由不得滾下淚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著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日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著。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索隱) 一篇話已足動王夫人之心。故敢直揭胸中欲言之隱。自古小人譏間。大抵皆假正論以行其奸。俟其言已入。然後乃由淺及深。暢發其旨。使人入而不覺。此處襲人反叩數語。正是縱橫家的能事。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索隱) 自古善讒者。必使人不悟爲讒。疾其愛己。歐陽文忠五代史宦官論一篇言之悉矣。襲人此處。恐王夫人疑其讒妬。故作不敢言之狀。煞是老奸手段。將王夫人夾入五里霧中。安能復有所見。况迎其意而投之。未有不爲之動者矣。釵黛得失。全伏於此。王夫人聽了這話。內中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面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

章生波再展法。

探春纔起意結社，賈芸適送白海棠，借此立名，便不著跡。

探春筆札甚雅，兒字極俗，映襯好看。

寶玉別號卻有三個，又聽人混叫，活變不板。

未見海棠詩，先擬詩社題，與後文菊花題不用實字用虛字，俱是文章避實法。

各人海棠詩，俱暗寫各人性情遭際，而黛玉更覺顯露。

借送菓品引出史湘雲，又借尋瑤瑤碟子引出送桂花，爲下文賞桂伏筆。

王夫人給襲人碗菜月錢，是明寫給衣服在衆丫頭口中說出，是暗寫，一樣事兩樣寫法，方不雷同。

湘雲補詩兩首，第一首是寶釵影子，第二首是黛玉影子。

海棠是初起小社，連湘雲補作，只有六首，菊花是續起大社，故有十二首。

海棠結社，已伏九十四回之花妖。

寶釵想出賞桂吃蠟，代湘雲作東，逼請一家，文章開拓變換，既照應寶玉送桂花，又引起下回借蠟譏諷一層。

### 第二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話說寶釵湘雲計議已定，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道：「倒是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

有諸已而後非諸人，全是肆姤，並非持正，小人論事，往往以己不足論，專論他人，惡心一說，恐人之奪寵而已，豈有他哉？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覺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得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裏，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日這一番話，提醒了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個聲名體面。」（索隱）董妃爲后，與孝莊母子聲名體面，或有微瑕，當時必有持正論以厄之者，故書中特寫出此一句，「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索隱）果然自好，不好寶哥何能偷試，罷了你且去，我自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我，我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連答應著去了。回來正值寶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寶玉喜不自禁，卽令調來吃，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記著黛玉病，心裏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裏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令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裏看看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兒的做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樣搭趣呢？」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拏了兩條手帕子，揀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送你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手帕子，他又不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索隱）心心相印，非外人所能知，晴雯聽了，只得拏了帕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



搖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面漆黑，並未點燈。（索隱）恐雙目爲人所見，且又暗中帶淚，全可思量。黛玉已睡在牀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著送別人去罷。」我這會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了，越發悶住，細心搜求。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只得放了，抽身回來，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私相傳遞，我又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索隱）又將黛玉心事演出五層，層層加密，全非莽漢所能知，加入此段文章，專爲見寶與黛玉用情已久，入心已深，較不過一時強獵而已。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由不得餘意纏綿，便命掌燈，也想不起

嫌疑避諱等事，研墨蘸筆，便向兩塊舊帕上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暗灑閑拋却爲誰。尺幅綃綃勞惠贈，教人焉得不傷悲。其一

拋珠滾玉只偷潸，鎮日無心鎮日閒。枕上袖邊難拂拭，任他點點與斑斑。其二

綵線難收面上珠，湘江舊跡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識香痕漬也無。其三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真

合壓倒桃花。卻不知病由此深。一時方上牀睡去。猶拏著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卻說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裏去了。襲人不便空手回來。等至二更。寶釵方回。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挑唆了人來告寶玉的。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大家都是半猜度。一半據實。竟認準是他說的。薛蟠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卻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這裏說了幾句閒話。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爲什麼。薛姨媽正爲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索隱)可見寶釵已有先入之言。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嘗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妝腔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還賴呢。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麼。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難道他也賴你不成。(索隱)補一筆更實全。可見釵之愛護怨艾。不明寫更佳。寶釵忙勸道。媽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正。倒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逛。你是個不防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要疑惑。說是你幹的。不用別人。我先就疑惑。你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是寶釵勸他不要逛去。他母親又說

他犯舌。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亂跳。賭神發誓的分辨。又罵衆人誰這樣編派我。我把那囚穰的牙敲了。分明是爲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拏我做幌子。(索隱)是誠有之。難道寶玉是天王。(索隱)又關照身分。他父親打了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爲他不好。姨父打了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日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命。大家乾淨。一面嚷。一面找起一根門。門來就跑。(索隱)此一段似指允初被拘後。允禩允禩等意欲加殺一層。借薛蟠影出。仍爲側重寶釵之愛玉而怨蟠。慌得薛姨媽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的眼急的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賴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耽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寶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奈些兒罷。媽媽急的這個樣兒。你不說來勸。你倒反鬧得這樣。別說是媽媽。便是旁人來勸你。也爲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那願前不願後的形景。薛蟠道。你這會子又願前不願後。你怎麼不怨寶玉。在外頭招風惹草的呢。別說別的呢。只拏前日琪官兒的事。比給你們聽。那琪官兒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日見了他。連姓名還不知。就把汗巾子給與他。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爲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爲一個。

寶玉就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倒說是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拏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前媽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撈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索隱）直刺其隱。話未說了，把個寶釵氣怔了，拉著薛姨媽哭道：媽媽你聽哥哥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妹妹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裏安歇不提。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了房裏，整整哭了一夜。（索隱）此一語分明是知心，何至為終夜之哭，蓋借端抒悲耳。書中故寫此筆，全不說明，好從下文黛玉口中揭破，非黛玉之輕薄，實作者之狡猾。次日一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黛玉，獨在花影之下，問他那裏去。寶釵因說家去，口裏說著，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來，也醫不好棒瘡。（索隱）黛玉口齒尖利，往往不能忍俊，是失人心處。書中寫此，亦見董妃聰慧，必好嘲人，為失位的根本。不知寶釵如何對答，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此一回全無實事，不過既寫允弼被拘一事，不能不仍牽入書中正文，若將挨打一層拋開，太形單弱，若重寫寶玉如何負痛，衆人如何懷重，又太質實，且與所隱本事不易打通，作者聰明，特開此回與下一回兩段途徑，專借寶

玉在家養傷時，形容寶玉與黛玉之情，並形容寶釵籠絡寶玉之手段，爲得位失位張本，一率真，一作僞，一無心流露，處處同心，一有意於莊時時露縫，自來與人家國者，若少存攘取希冀之心，必人家有一禍端奸雄，乃得一進步無董郭之禍阿瞞之事，不成無哀平之喪新莽之基，不固因寶玉被打，於是襲人乃得間進言寶釵，乃得間希寵，一問字，不知成全古今多少有心人，作者由斯著想，走筆成書，意徵甚矣，先借寶釵以形出黛玉之無心，又借王夫人形出襲人之排異，更借薛蟠以形出寶釵之挾私，昔人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土時，若使當年身早死，一生真僞有誰知，作者正於不能知之時，作可以知之想，意虛而實，筆曲而隱，有此回文字，遂可將黛玉失志的根本打通，並將上回說康熙朝事，仍倒捲回頭，復說順治朝董妃失位時事，絲毫不露形迹，作者一支筆，真無縫天衣，也是爲雪芹補本四十回之三，其迹可見。

（護花評）寶釵勸寶玉說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又說你這樣細心，何不在大事上做工夫，理正而言直，黛玉勸寶玉，只說你從此可都改了罷，言婉而情深，亦迥然各別。

借王夫人問賈環話，引出襲人一番說話，襲人固善于乘機，文筆亦不鶻突，賈環搬舌，襲人諱而不言，省却無數是非，黛玉與寶玉處處不避嫌疑，密語私言，寶釵與寶玉往往直言相勸，毫無褻狎，二人舉動不同，鍾情無異，襲人雖心欺寶釵，而于防閑之處，仍相並提及，不分輕重，立言得體。

（大某評）襲人欲寶玉搬出園外住，卻是先說林姑娘，次說寶姑娘，一倒置而軒輊已分，正是妙處不在多也。前揭襲人之隱者有李嬖嬖，今揭寶釵之隱者有薛蟠，前後相映成文。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刻薄他。因記望着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徑去了。這裏林黛玉還是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却向怡紅院內望著。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見鳳姐兒來。心內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看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索隱)花胡哨者獻勤之意也。清初上每歲行團有人扮鹿吹哨引鹿謂之哨鹿。好在上前發聲實不見鹿者謂之打花胡哨。後乃爲普通見好之詞。太平間人註謂攪虎之怒不甚可解。討老太太的好兒。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緣故。一面猜疑。一面擡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著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媽並丫頭媳婦等人都進院去。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去。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倒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與你什麼相干。紫鵲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裏。天氣熱。到底要該小心些。大清早起來。在這個潮地方。站立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著紫鵲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二句來。(索隱)回映西廂記不單因暗暗的歎道。雙文雖然

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我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想到這裏。欲滴下淚來。不防廊上的鸚哥見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你作死呢？又搗了我一頭灰。」那鸚哥又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叩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長歎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吁歎音韻。接著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黛玉紫鵲聽了。都笑起來。紫鵲笑道：「都是姑娘素日念的。難爲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鉤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藥。只見竹影映入紗窗。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簾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著紗窗。調逗鸚鵡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是梳洗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來做什麼？」寶釵道：「我看看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上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道：『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歹。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聽見。連忙跑了過來。對著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路上撞著客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如此話。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擡頭向地上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裏多嫌我們娘兩個。你是變著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

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從那裏說起。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忙又接著道：「你只會聽見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必煩惱。從今以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閒逛如何。寶釵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逛。妹妹聽見了。只管叫妹妹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爲我一個教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媽爲我生氣。還猶可。若只管叫妹妹爲我操心。我更不是人。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媽。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氣。妹妹煩惱。連個畜生不如了。口裏說着。眼睛禁不住也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吊起傷心來。寶釵勉強笑道：「你鬧殺了。這會子又招著媽媽哭起來。薛蟠聽了。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招媽媽哭起來。罷罷罷。丟下這事莫提了。香菱來倒茶妹妹吃。寶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作什麼。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添些衣服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服。拉著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索隱）找補上文。方有結局。這裏薛姨媽和寶釵進圍來看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裏外迴廊上許多的丫頭老媽站著。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裏。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睡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欠身答應。



著好些。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媽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笑道。也倒不想吃什麼。倒是那一回做的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還好些。鳳姐一旁笑道。聽聽口味。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買母便一疊連聲的叫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我想想這模子是誰收著呢。因回頭吩咐個婆子問管廚房的去要。那婆子去了半日。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副湯模子。都繳上來了。鳳姐兒聽說。又想了一想。記得也交上來了。就記不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裏。又叫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會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的送來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瞧。原來是個小盒子裏面裝著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著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認不得這是做什麼用的。鳳姐也不等人說完。便笑道。姑媽那裏曉得。這是去年備膳。他們想的法兒。(素隱)是聖祖南巡時。曹寅迎備膳所創。可見當時之華麗。不知弄些什麼麪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著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呢。那一回呈樣的做了一次。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說著。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吩咐廚房裏立刻拏幾隻雞。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碗湯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緣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吃。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他吃。老太太

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著。連我也嘗個新兒。賈母聽見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拏著官中的錢做人情。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還做得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廚房裏。只管好生添補着做了。在我帳上領銀子。婆子答應著去了。寶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麼幾年。留神看起來。二嫂子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裏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姐兒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的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多了。你姨娘可憐兒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獻好兒。鳳姐兒嘴乖。怎麼怨得人疼他。寶玉笑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倒不如不說的好。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倒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一樣看待。若說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姊妹裏頭。也只鳳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們。不是我當著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裏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寶丫頭。薛姨媽聽說忙笑道。這話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裏和我說寶丫頭好。這倒不是說假話。(索隱)上回王夫人對襲人說。我聽見衆人背前面後都誇你。此寶釵等所布之陣也。此回又言老太太背地裏說寶丫頭好。此固由寶釵平時之善買好。亦由小紅顰風鴛鴦等。暗中有一番說詞。故抽黛而揚釵。故能得賈母歡。爲黛玉失敗根本。王夫人處本是內親。又有襲人爲之布陣。可謂八面埋伏。安能不如願以償。作者

寫此筆全爲隱隱傳神。可見寶釵手腕之靈活。重聞消息已通。此時惟專心籠絡寶玉而已。寶玉勾著賈母原爲讚林黛玉。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倒也意出望外。便看著寶釵一笑。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寶玉好生養著罷。把丫頭們囑咐了一回。力扶著鳳姐兒讓著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猶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出來。咱們吃。薛姨媽道。老太太也會嘔他的。時常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多。鳳姐兒笑道。姑媽。你倒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裏也忍不住笑。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著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下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內。你和他說。煩他們的鶯兒來。打上幾根繸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著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繸子。可得閒麼。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閒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尚未聽真。都止步問。寶釵說明了。賈母便說道。好孩子。你叫他替你兄弟打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裏閒的丫頭多著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做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閒著淘氣。大家說著往前正走。忽見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西邊招鳳仙花呢。(索隱)湘雲從前每來便住瀟湘館。後被收入寶釵處。肘腋之下。故住蘅蕪院。此間言與香菱招花。以

見與薛氏之親密，若往常早入瀟湘館尋黛玉去矣。全是不言而喻，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的腿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那婆娘丫頭們忙著打簾子，拏靠背，鋪褥子。賈母扶著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宮裁捧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伏侍，你在那裏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机上坐下了。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放在這裏，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至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們，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吃飯。林黛玉是不消說，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著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裏了一把牙筋，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說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著應了。於是鳳姐放下四雙筯，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寶釵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下面看著放菜。（索隱）規矩一絲不走，鳳姐先忙著要乾淨家伙來，替寶玉揀菜。（索隱）真善獻勤討好，先忙著三字有神，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裏，便命玉釧與寶玉送去。（索隱）金釧死後，寶玉當已屢見玉釧，特未及撫慰耳，故演此下一段，爲金釧死後應有之義。鳳姐道：「他一個拏不去，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

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二爺正叫你去打繡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案隱）又是一對金玉。故下文特補點金字。鶯兒答應著。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說著。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內。命他端了跟著。他兩個却空著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怎麼來。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小机上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脚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却倒十分歡喜。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說兒話了。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鶯兒出來。到外邊房裏去吃茶說話去了。這裏麝月等預備了碗筋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肯吃。便問玉釧兒。你母親身上可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哭喪著臉。便知他是爲金釧兒的緣故。特要虛心下氣的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便尋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憑他怎樣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倒不好意思的。臉上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來我嘗嘗。玉釧兒道。我從來不會喂。

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耽誤了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待動，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來說著，便要下牀來，扎掙起來，禁不住嘍啾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忍耐不住，起身說道：『驢下去罷。』那世裏造下了孽，這會子現現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得上。一面說，一面撲嗤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裏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要挨罵了。』玉釧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不信這樣話，說著催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吃。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還不好吃，什麼好吃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嘗一嘗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嘗了一嘗。（索隱）這纔是孟光接了梁鴻案，比後文寶之譏黨尤見真確。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他的意思，原來是寶玉哄他吃了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好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丫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說：『傳一爺家的兩個嬖嬖來請安。』來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傳試家。（索隱）傳試不知何指，然以本書之例例之，前云賈璉為同知，輔政之謂也，此言通判，必亦相類，且判乃批判之詞，內三院主批答票籤，參知政事，是通判二字之義，故知其人必內院大學士也。傅太傅也，國初太傅無多，以試字合之，試言旁加式言，言也，式程也，以猜謎之法猜之，其太傅范文程乎？文程，遼東土著，仗劍從龍，入漢軍旗，為開國文臣第一，其時於皇室頗有傳試對賈府氣象的嬖。

嫵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索隱)范文肅受睿王知遇故云。原來都賴賈家的名聲得意。賈政也著實看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裏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昔最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却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進來。其中原來有個原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秋芳。(索隱)或謂傅秋芳指中山徐氏女。宏光時名在選中。將立爲后。江南既下。軍府驅之北行。梅村聽下。玉京彈琴歌。全述此事。秋芳以才貌著。人主有意納之。與中山女事微類。然不甚同意者。文肅入旗。見世祖廢后。意在納妹掖庭。爲他日田魏貴盛之地乎。世遠無傳。就書釋意而已。也是個閨瓊秀玉。常人傳說才貌俱佳。雖未目覩。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們進來。恐薄了傅秋芳。(索隱)意淫。因此連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著妹子。要與豪門貴族結親。不肯輕易許人。(索隱)有待選之意。所以耽悞到如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尙未許人。怎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本是窮酸。(索隱)文肅以諸生殺旗。根基淺薄。不肯求配。(索隱)漢軍不合選后之例。然宮中女侍固多有之。世宗母魏佳氏。卽漢軍內務府旗也。內府旗多帶漢姓。而稱名則從滿。多不勝指。那傅試與買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厮鬧了。手裏端着湯。卻只顧聽。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餽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著人。不想猛伸手。便將碗撞翻。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倒不曾燙著。嚇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

已燙了手。倒不覺的。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裏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只管問我。寶玉聽了。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拾。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去了。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像貌好。裏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獸氣的。他自己燙了手。倒問別人疼不疼。這可不是獸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家裏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獸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內看見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明星月亮。他便不是長吁短歎的。就是咕咕嚶嚶的。且一點剛姓也沒有。連那毛丫頭的氣都受到了。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線頭都是好的。遭踢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好歹了。(索隱)此上各詞。當是世祖遺聞。故特借傅氏女僕口中道出。當時外廷眷屬。均可入宮。此類傳聞。當不少也。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回去。不在話下。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絡子。寶玉笑向鶯兒道。纔只顧說話。就忘了你。煩你來不爲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麼的絡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閒著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裏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道。什麼要



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要黑絛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得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色配桃紅。寶玉道：這纔姣豔。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豔。鶯兒道：葱色柳黃。我是最愛的。寶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麼花樣呢？寶玉道：也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拏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寶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裏。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裏說。正經快吃了飯來。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丫頭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絛子一面說閒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裏打著一面答話。十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名字倒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個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索隱）寶釵慎重金字，故不肯輕以爲名，恐世間別有劉秀應識也。此處特爲補出金字，與玉釵之玉字作對，又見寶釵之處處用心，如今就叫開了。 （索隱）黃鶯兒，鶯也。言巧言如簧，善代寶釵籠絡寶玉。寶玉道：寶姐姐也算疼你了。到明日寶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僕兩個呢。（索隱）意在言外。鶯兒笑道：你還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上人都沒有的。

好處呢。模樣兒還在其次。(索隱) 植黨延譽，奸雄圖事，必由之徑，鶯兒真不負委任。寶玉見鶯兒姣腔婉轉，(索隱) 點明巧言如簧，語笑如癡。(索隱) 與上文言寶釵裝愚同看，如癡之如字，是說假癡與裝愚一類，可謂強將手下無弱兵，早已不勝其情了。(索隱) 可謂博愛，可謂意淫，不是愛屋及烏，却是得隨望蜀。那堪更提起寶釵來。(索隱) 愈入愈深，情不自禁。便問道：他好處在那裏？好姐姐，告訴我聽。鶯兒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索隱) 有何密語，借鶯兒炫示，妙在不盡其詞。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著，只見外頭說道：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索隱) 因鶯兒先至，特來查探動靜，可見蕙伴之心，不能自按一刻，特說靜悄悄一層，又可見寶釵在外竊聽已久，鶯兒之言，均為所聞，全是懸假設媒人的行徑，意在察視效力深淺，以為後計。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裏去看，纔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倒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索隱) 一語破的，釵娘心事，全在籠絡寶玉，故書中特加此言，以揭其心，並見寶玉業已上套，一句話提醒了寶玉。(索隱) 並提醒看書人，便拍手笑道：倒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用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拏來。(索隱) 點明以金絡玉，配著黑珠兒線，一根一根拈上的，打成絡子，這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就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纔太太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

我來還不叫我過去磕頭。你看這可是奇了。寶釵道：給你的你就去吃。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道：從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個更叫你不好的意思的呢。（索隱）可見已先得消息，黨勢日增，黨見日固，襲人聽說話內有因，素知寶釵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再不提，將茶與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拈線說畢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拈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索隱）薛蟠從不請寶釵，自說金玉因緣後，忽請寶釵，必有一番作用，書中均暗示寶釵無處不用手段，以求達目的。這裏寶玉正看著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了麼。若走得動，叫哥兒明日過去散散心。太太著實記著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過來請太太的安了。今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纜那菓子拈一半送與林姑娘去。（索隱）何不及釵，可見於寶釵仍是浮慕，情惟在黛。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此一回與上回同意，全是寶玉挨打後養傷時事，上回是用旁面寫法，重在釵黛之哭，更重在釵蟠之鬧，然去挨打時近，故不便從寶玉一方面著語，即著語亦不過從痛楚醫治著想，與上文五鬼之事，後文紫鵲之事，犯重故騰開專寫寶釵，既寫寶釵，閃過最近一層，便須收入寶玉正文，方不致嫌落窳，故此回全說寶玉正面，正面文章無多，不過熱鬧時諸人如何看視，清閑時晴觀等如何情話而已，與全部正文消息隔絕，故作者寫寶玉正面，仍注重寶釵籠

絡一層爲全部書釵得黛失之關鍵。此回起首煞尾，卽彼黛玉與寶純任自然，以情勝不以禮勝，故黛玉至怡紅院，或未至而去，或過門不入，意至輒來，聞聲已去，不似寶釵之有心。既見好於賈母諸人，又聞中可處處設法以動寶玉之情，而奪黛玉之愛，作書人苦心穿插筆之關合映帶，其濃淡平險之間，雖不明示抑揚，而抑揚備至，開首寫黛玉一段，若寶釵當此必先乘衆人未入時，蹈暇先往，黛玉因觸已痛，望望然去之，其不善打花胡哨也至矣。段中特點打花胡哨一語，可見黛玉心中，亦明知賈母等以問視之頻數，爲多情盡禮，而身偏不入，其不見喜於賈母而失敗也宜哉。滿人有病，好以人之探問，頻簡爲功，過世祖太后病后，視問致停，箋奏可見，當時打花胡哨之人必多，故書中亦隱隱指書中是黛玉說鳳姐打花胡哨，作書人却借鳳姐以形容寶釵之打花胡哨一飯前後，黛之不入者，二釵之入者，亦二冷暖，太分得失已定，且彼黛玉閒情逸致，調弄鸚鵡，釵娘此時方以爲得機，過豈暇爲之。此書中暗爲抑揚者，一也，彼黛玉一段後，又彼薛蟠賄禮一段，寶釵轉圍甚速，可見昨日之哭並非以阿兄之言爲非，此書中暗爲抑揚者，二也，彼薛蟠一段後，又彼寶釵急急隨母入怡紅全不，因阿哥之言少有避怯，惜此段中引出玉釧一事，全爲金玉同行爲寶釵作襯，內夾敘蓮羹一事，又因此回離正文正義太遠，故有因病中嘗新引出南巡故事一小段，借以點綴，俾不致拋荒所隱本事，警夢之中，又引出傳試家一事，全爲寫世祖廢后，後人人有逐鹿之心，故寶釵用力甚，至飯後，復來一言，便在給玉一腔心事，一語揭穿，此書中暗爲抑揚者三也，玉加絡矣，金錢得其用矣，而花樣卻仍是攢心梅，梅指小琬卽指黛玉，可見寶玉之心仍爲梅，所絡寶釵空自勞勞耳，標目以巧結梅花絡爲愆，可見給者雖巧，仍不能出梅花之外，故不云金絲絡而云梅花絡，此書中暗爲抑揚者四也，寶釵去後，那夫人亦遣人來問足，因賈母之

愛無人不格外用情於黛玉，雖以絕不關切之邢夫人，且然他人可惡，獨黛玉在院內說語，請時已去其無心可知。論者疑此間脫節，正不知作者用意，此書中暗爲揶揄者五也。況寶玉見人送菓子，獨記掛黛玉，則金綫之爲用，不如梅花多矣。兩兩相形，雖目前得失，似勝而久之，一僧一死，寡守無聊，是情之一字，終不可強也。作書人爲寶釵惜，或卽爲世祖之繼，后悲耶，空中樓閣，演出一大段文章，其着意無非爲巧言籠絡四字作註，故爲揭其旨如此。此回亦補本可揣而知。

（護花評）鴛鴦念詩，獨念梨花二句，可見黛玉無日不念梨花詩，又先引西廂二句，以襯梨花詩，文章既前後映照，而黛玉之癡情，亦描寫透徹。

寶玉想讀黛玉，賈母偏讀寶釵，便見賈母久已屬意寶釵。

玉釧金釵，亦是關照金玉良緣。

黛玉正欲說寶釵好處，却被寶釵走來冲斷，藏蓄大意味。

黛玉正打梅花綵，寶釵忽叫打玉綵，又用金綵配搭，金與玉已相貼不離。

黛玉綵穗已經剪斷，寶釵線綵從此結成。

---

紅樓夢索隱 卷七

# 紅樓夢索隱卷八

##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雲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却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人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回話。就回他說我說。一則打重了。要着實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索隱)京師婦女迷信者。恆有此等舉動。滿清宮廷尤重星命神道等事。世祖未親政前。孝莊或有此舉。以避睿王。那小廝頭兒。(索隱)總管太監。故曰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嬖嬖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的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索隱)未親政前。一切均有睿王代攝。雖祭則寡人或亦可免。日日只在園中遊玩坐臥。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索隱)每晨必在慈寧。却每日甘心爲諸丫頭充役。竟也得十分消閒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索隱)此指繼后而言。或有戒旦脫簪之諫。爲上所不喜。故幾至再廢書中。特以寶釵當之。是儼然妻道。自任矣。反生起氣來了。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蠹之流。這總是前人

呢。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亂。荒何會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索隱)是言戶部關領之難。與內務府支撥之難。若係人家賬房。何能擅代。作主。並何致如此疲玩。王夫人聽說就停了半晌。又問老太太屋裏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算老太太房裏的人。鳳姐笑道。襲人還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兒弟屋裏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丫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住蕙等八個小丫頭們。每月人各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聽鳳丫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車子似的。只聽他的帳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索隱)想見滔滔滾滾。層出不窮之狀。此處之鳳姐。似指女宮中之首領。如乾清宮夫人淑儀。慈寧宮貞容之類。鳳姐纔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索隱)有典有則。將鳳姐一副機便神形。全行畫出。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丫頭送去。老太太使喚。補襲人。把襲人的一份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裏。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去。以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



個丫頭就吩咐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王夫人聽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穀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只是原是舊例。別人屋裏還有兩個哩。太太倒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的。王夫人聽了。又想一想道。也罷。這一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罷。他姐姐伏侍我一場。沒個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著我。吃個雙分子。也不爲過。鳳姐答應著。回頭望著玉釧兒笑道。大喜大喜。玉釧兒過來磕了頭。(索隱)是慈寧女官升轉得食雙俸故云。大喜清廷凡有恩命必叩首無算宮中時時有之。雖一話一言且然須賞授職更無論矣。王夫人又問道。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得奇。忙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串錢。(索隱)宮中除后妃諸位時得召幸者額俸不致短缺外其餘均經內務府扣十不得入怨聲孔多是什麼緣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索隱)必戶部與內務府協議。姨娘們丫頭每位分例減半。(索隱)順治時度支尚書官俸亦僅五成。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抱怨不著我。我倒樂得給呢。他們外頭又扣著。我難道添上不成。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的。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倒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爲是他們說。只有這個數。叫我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裏。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

呢。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飢荒。何曾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索隱)是言戶部關領之難。與內務府支撥之難。若係人家賬房。何能擅代。作主。並何致如此疲玩。王夫人聽說就停了半晌。又問老太太屋裏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算老太太房裏的人。鳳姐笑道。襲人還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兒弟屋裏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丫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住蕙等八個小丫頭們。每月人各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聽鳳丫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車子似的。只聽他的帳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索隱)想見滔滔滾滾。層出不窮之狀。此處之鳳姐。似指女宮中之首領。如乾清宮夫人淑儀。慈寧宮貞容之類。鳳姐纔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索隱)有典有則。將鳳姐一副機便神形。全行畫出。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丫頭送去。老太太使喚。補襲人。把襲人的一份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裏。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去。以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

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裏頭帶著剛硬，要強這個實在難得。」（索隱）襲人之得位，雖不由薛姨媽先容，然贊助之詞，幾於無美不備，直有所謂柔順而貞者，固黨之見存也。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裏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穀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一輩子，也就罷了。」（索隱）預伏改嫁之根，此一段又似追敘董妃入宮受命之初事，長遠二字，伏早死也是情僧造化不佳處。鳳姐道：「既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在屋裏，豈不好？」王夫人道：「這不好。一則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寶玉見襲人是他丫頭，縱有放縱的事，倒能聽他的勸。如今做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他了。如今且渾著，等再過兩三年，再說。」（索隱）董妃入宮有年，至順治十三年始封貴妃，意者初在慈寧，後入乾清，尚無位號，過廢后事，未封不得，乃封貴妃，書中言渾著過兩三年，境地恰合。說畢，鳳姐見無事，便轉身出來。剛至廊簷下，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來，都笑道：「奶奶今兒回什麼事，說了這半天，可不要熱著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站着那角門的檻子，笑道：『這裏過堂風，倒涼快。』」吹一吹，再走。（索隱）是爽利驕貴人態度。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倒要幹幾件刻薄事了，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們，別做娘的春夢了。明兒一箍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

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索隱)湘黛是取笑作要寶釵是報信市恩事同而行逕心境大不類。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爲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頭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裏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叫他與王夫人磕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倒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緣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裏走了一趟。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裏沒著落。終久算什麼說那些無情無義的生分的話。嚇我從今以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倒別這麼說。從此以來。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便走。(索隱)伏後改嫁語雖戲諧。堅貞者必不出此語。寶玉笑道。就便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教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沒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強盜賊。我也跟著罷。(索隱)所差有限。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活一百歲。橫豈要死這一口氣。不在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索隱)千古艱難。惟一死此言。恐不易踐。故在襲姑娘口中。却是第二層文章。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罷。不用你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語。又厭虛而不實。聽了這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索隱)寶哥確是通人。便悔自己冒撞了。連忙笑著。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日喜歡的春風秋月。再談及粉淡脂紅。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死。

那一個寶釵笑道：「也虧你耐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著就走了。寶釵只顧看著活計，便不留心。一躡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在。(索隱) 傲然妾婦因又見那個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拏起針來就替他作。(索隱) 不由的三字甚妙，可見忘神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到廂房裏去。先找襲人，林黛玉却來至窗外，隔著窗紗往里一看，只見寶玉穿著銀紅紗衫子，隨便睡著在牀上。寶釵坐在身旁做針線，旁邊放著蠅刷子。林黛玉見了這個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著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他這般光景，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索隱) 形景實令人發笑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黛玉口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午間要到池子裏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們那裏找他去。」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去了。(索隱) 雲兒可人，善代釵娘拾遺補闕，不在籠絡之股，這裏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癩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索隱) 刺心忽見襲人走進來，笑道：「還沒有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碰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曾進來？」寶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襲人紅了臉，笑道：「總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經說的？」寶釵笑道：「今兒他

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索隱)湘黛是取笑作要寶釵是報信市恩事同而行逕心境大不類。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爲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頭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裏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叫他與王夫人磕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倒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緣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裏走了一趟。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裏沒著落。終久算什麼說那些無情無義的生分的話。嚇我從今以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倒別這麼說。從此以來。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便走。(索隱)伏後改嫁語雖戲諧。堅貞者必不出此語。寶玉笑道。就便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教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沒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強盜賊。我也跟著罷。(索隱)所差有限。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活一百歲。橫豈要死這一口氣。不在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索隱)千古艱難。惟一死此言。恐不易踐。故在襲姑娘口中。却是第二層文章。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罷。不用你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語。又厭虛而不實。聽了這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索隱)寶哥確是通人。便悔自己冒撞了。連忙笑著。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日喜歡的春風秋月。再談及粉淡脂紅。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死。

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聽至濃快處，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如不死的？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置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他只顧圖汗馬之名，猛拚一死，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皆出於不得已，他纔死。寶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疎謀少略，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裏，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亂彈諫，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機與他了。可知他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索隱）世祖時言官受申飭者甚多，大抵以鈞名沽直爲訓，並有置君何地之語，此段即由各諫官中化出，偏重死諫一層，故於死戰著筆甚輕，原是作者陪筆。比如我此去，若果有造化，該死於時的，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穀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幽僻之處，隨風化了去，自此再不要託生爲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索隱）奇想天開，然亦人生奇禍，非意淫者不能發此精論。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寶玉方合眼睡著，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寶玉因各處遊的煩膩，更想起牡丹亭曲子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個女孩兒中有小旦齡官。（索隱）補足第三十回之義，齡官一音，又兼以影照黛玉，最是唱的好。因著意出角門來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

中見寶玉來了。都笑讓坐。寶玉因問齡官在那裏。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裏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來。聞風不動。(索隱)是范忠貞在土室時見耿藩人氣象。寶玉在身旁坐下。又素昔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近前來陪笑。央他起來唱。裏情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擡身起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就是那日薔薇花下畫薔字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皮。只得出來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說了出來。寶官便說道。只略等一等。薔二爺來了。他叫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因問薔哥兒那裏去了。寶官道。纔出去了一定就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以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薔從外頭來了。手裏提著個雀兒籠子。上面扎著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興頭頭往裏來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什麼雀兒。會脚旗串戲。賈薔笑道。是個玉頂金頭。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薔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裏來。寶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麼樣。只見賈薔進去笑道。你來瞧這個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麼。賈薔道。買了雀兒你頑。省得天悶的。沒個開心的。我先頑個你看。便拏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果然在那戲臺上亂串。脚鬼臉旗幟。衆女孩子都道有趣。獨齡官冷笑了兩聲。賭氣仍睡著去了。賈薔還只管陪笑。問他好。



發論更新，並非空語。意指貞忠不改節，全與洪金諸臣行逕不類。天下之大，賢不肖同生，並育卽一世之間，貞烈與屈降異軌，若盡如洪金諸人，則世有新主人，皆從服，尙何有節義之可言？自見忠貞所爲，乃知人臣各事其主，各死其事，此中自有分定，未可以爲後世遂無完人也。目中識分定一言，卽爲第三十回畫蓋下一斷語段中特著管窺蠶測四字，是言本書所陳大抵皆降臣醜婦，然未可執一而論。昨說眼淚單葬我，今知各人得各人全爲明世有忠貞其人，但各爲其一國一君，不能改顏他事，乃知天理人事全有定名，定分成事，昭然絕無可通融牽強之理。詞面是說女兒之情，內藏臣子忠孝大節，語意高渾，界畫分明，讀者善觀其通斯無負作者春秋褒貶之大義。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洒淚者爲誰。(索隱)引回情僧本身境地，預伏妃子先死，亦與葬花詞對照。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裏著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聽見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說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我。襲人忙道：這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裏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來，到那裏磕個頭，吃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尙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著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不解，忙問怎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著了，就襲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索隱)一聞狎狀，轉團極速，亦是意淫之一端。正說著，忽見史湘雲穿得齊齊

發論更新，並非空語。意指貞忠不改節，全與洪金諸臣行逕不類。天下之大，賢不肖同生，並育卽一世之間，貞烈與屈降異軌，若盡如洪金諸人，則世有新主人，皆從服，尙何有節義之可言？自見忠貞所爲，乃知人臣各事其主，各死其事，此中自有分定，未可以爲後世遂無完人也。目中識分定一言，卽爲第三十回畫蓋下一斷語段中特著管窺蠶測四字，是言本書所陳大抵皆降臣醜婦，然未可執一而論。昨說眼淚單葬我，今知各人得各人全爲明世有忠貞其人，但各爲其一國一君，不能改顏他事，乃知天理人事全有定名定分，成事昭然，絕無可通融牽強之理。詞面是說女兒之情，內藏臣子忠孝大節，語意高渾，界畫分明，讀者善觀其通斯無負作者春秋褒貶之大義。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洒淚者爲誰。(索隱)引回情僧本身境地，預伏妃子先死，亦與葬花詞對照。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裏著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聽見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說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我。襲人忙道：這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裏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來，到那裏磕個頭，吃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尙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著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不解，忙問怎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著了，就襲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索隱)一聞狎狀，轉團極速，亦是意淫之一端。正說著，忽見史湘雲穿得齊齊

整整走來。辭說家裏打發人來接他。寶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黛兩個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得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屈。少時寶釵趕來，愈覺纏綿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嬌娘，待他家去，又恐怕受氣。因此倒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他，倒是史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囑咐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著，好等老太太打發人來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著他上車去了。大家方纔進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全是憑空結撰，共分六段，自首句起至開言少敘句止，爲第一段，專說寶玉之不出門，一味在園中疎散，爲紅樓全書中正好光陰，中帶鬚眉濁物等詞，爲第四段死諫一層，作來龍伏脈，自如今且說鳳姐自見金釧兒死後句起至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句止，爲第二段，由金釧月例引出襲人月例，爲爲姜張本，並爲寶釵作襯，見黛玉並進黛玉之地已危矣，中帶王熙鳳一片言詞，又借以影照惜初宮中多減捧實狀，自欲說薛姨媽等這裏吃西瓜句起至次日也就丟開了句止，爲第三段，敘寶釵之以妻道自任，見景忘情，不免爲黛玉所笑，湘雲已入腕下，故能代爲彌縫，更以見釵之植黨多，而黛玉成孤立，且此數回中，無不敘寶釵到怡紅，而黛玉獨否，得失利鈍判然，智愚賢不肖亦判然矣。鴛鴦夢兆，寶金玉因緣的佳信，然寶玉夢中所說，乃在彼而不在此，宜乎釵娘一怔，標目七字，正謂非佳兆，非謂爲鴛鴦和諧之兆也。段中來敘死諫死戰一層，是指實世祖批答各言官之事，隨處關合，所謂語不離宗，自一日寶玉因各處游玩的膩煩句起，至不知將來飛我酒淚者爲誰句止，爲第四段，敘齡官專意賈璉，決不分情於寶玉，暗結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雲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三十回范忠貞畫壁之事，隱示人臣大節，本不可逾，以忠貞視各降臣，相去天壤，斯世亦大有人在，作者亦爲之壯氣，故以識分定三字標目，言天職天常，固理如是也。本回上一目專映照後來后位之得失，下一目專歸結上文守節之艱難，事大不同，而穿插一氣，且中間復多有關照，詞意俱新，敘是絕大本領，且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句起至二面又說明日必去，句止爲第五段，仍回映繡鴛鴦一事，既見寶玉之易爲動，見黛玉之無機心，若寶釵當之，必不令他人通此情寶妾，自正說著句起至末句止爲第六段，敘湘雲回家，爲下回詩社張本，均本回之餘波，其大端惟中間三段而已。

（護花評）賈母若不分付小使過了八月方許寶玉出二門，則此四五月中寶玉在園中諸事無從細敘，此文章開展法。

借衆人想要金釧月鏡，引出王夫人厚待襲人，與周趙二姨一樣，接樺自然，鳳姐說環兄弟該添一個了，是反挑筆，借寶玉夢中說出木石因緣，直伏後來出走情事。

寶釵告訴襲人話，的是在同出怡紅院一面走一面說的，書中藏而不露，妙極。

齡官一層，固是宣明三十回中畫字之意，實是爲黛玉陪襯，雀兒串戲，是鸚鵡念詩陪襯。

湘雲忽然回去，引起不入海棠社，隨行悄囑寶玉，引起同擬菊花題，兩番詩會，便不合掌。

（大基評）前段寫分例銀，是花姑娘分未定而名已定也，此段寫夢中語，是薛姑娘名未正而分已定也，吾蓋爲釵兒晴姐歎焉。

小紅之於芸兒，一味以柔勝，椿齡之於鶯兒，一味以剛勝，小紅不得志，寶哥，然後有芸兒，齡官既得志，鶯兒又安有寶哥也。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話說史湘雲回家後，寶玉等仍不過在園中嬉游吟咏不題。且說賈政自元妃歸省之後，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見他人品端方，風聲清肅，雖非科第出身，却是書香世代，因將他點了學差。(索隱)指卷王躬與考試之事，也無非是選拔真才之意。這賈政只得奉了旨，擇於八月二十日起身。(索隱)指卷王累次巡遊閱武之事，令文武兩事爲一。是日拜別過宗祠及賈母起身而去。寶玉等如何送行，以及賈政出差外面諸事，不及細說。單表寶玉自賈政起身之後，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甚覺無聊，便往賈母王夫人處混了一混，仍舊進園來了。剛換了衣服，只見翠墨進來，手裏擎著一副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著一點涼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妹探謹啟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不忍就臥，漏已三轉，猶徘徊桐檻之下，竟爲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親勞撫囑，已復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索隱)北京何來鮮荔。

指北方貢品而已。爲陝西黃柑之類。順治親政後。曾諭停止。書中言舞粉。是用楊太真故事。使人知此時之探春。亦影一宮中人耳。並魯公墨蹟見賜。仰何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處默。忽思歷來古人。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北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每成千古之佳談。妹雖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間。兼慕薛林雅調。風亭月榭。惜未謙及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雄才蓮社。獨許鬚眉。不教雅會東山。讓余脂粉耶。若蒙踏雪而來。敢請掃花以俟。謹啟。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裏拿著一個字帖兒。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等著呢。這是我送來的。寶玉折開看時。上寫道。

不肖男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

天恩。認於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人洪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並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是親生一般。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啟。並叩。

台安男。雲跪書一笑。(索隱)清時摺件均書臨奏跪封字樣此指親貴諸王中之貢單。

寶玉看了笑問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得他想着。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裏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裏了。衆人見他進來。都大笑說。又來了一個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了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寶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玉說道。此時還不算遲。也沒什麼可惜。但是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寶玉道。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只管說出來。大家評論。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句話兒。寶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李執也來了。進門笑道。雅的很呀。要起詩社。我自舉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曾做詩。瞎鬧些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既自三妹妹高興。我就幫你作興起來。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咱們就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李執道。極是。何不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倒雅。我是定了稻香老農。(索隱)南方多稻。劉媪兩人。爲自農家歸。故曰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確。又累贅。這裏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桐蕉起個倒好。探春道。有了。我是喜芭蕉的。就稱蕉下客罷。衆人都道。別緻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燉了鹿脯子來吃酒。衆人不解。黛玉

笑道。莊子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麼。(索隱)隱一夢字。快做了鹿脯來。衆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你別忙。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衆人道。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那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做瀟湘妃子就完了。(索隱)小琬在如皋住。湘中閨。又游金山。時人驚江妃。踏波而上。又封貴妃。故曰瀟湘妃子。全爲關合小琬也。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好。

林黛玉低了頭。也不言語。李執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衆人忙問是什麼。我是封他爲蘅蕪君。(索隱)影一草字。董爲千里草也。亦屈原九歌中。湘君薜蘿等意。撮合爲一。仍指小琬。一說爲草之君。指繼后亦通。不知你們以爲何如。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索隱)明提封號。從妃字生出。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索隱)無事忙三字。是白楊無風自響之稱。以贈情僧。既見其終日之擾擾。又暗喻枯楊生華。老婦士夫之義。亦對琬而言也。二字恰當得很。李執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是了。(索隱)絳洞仍絳雲怡紅之義。由紅光之瑞生出。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做什麼。探春道。你的號多得很。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著。就是了。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却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索隱)入主之尊。可謂富貴已極。又難得的是閑散。(索隱)睿王攝政時。上只一味閑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閑人也罷了。(索隱)與瀟湘妃子四字作對。又切情僧身分。寶玉笑道。當不起。當不



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執道。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迎春道。我們又不曾詩。白起個號。做什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榭。就叫他藕榭。（索隱）圓圍字疏芬。疏地名也。芬。花草類也。菱藕皆花草之類。洲榭皆地居之名。影圍也。就完了。李執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教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做詩。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執道。立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裏地方大。竟在我那裏作社。我雖不能做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容我做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於是要推我做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敷。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腳。我們也隨便做一首。你們四個。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說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罷了。只是自己想笑。好好的我起了個主意。反叫你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寶玉道。既這樣。咱們就往稻香村去。李執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寶釵道。一月只要兩次就敷了。擬定日期。風雨

李執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著。又看寶玉的道。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爲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執終要推贊。說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著。提筆一揮而就。擲與衆人。李執等看他寫道。

半捲湘簾半掩門。碾冰爲土玉爲盆。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采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索隱)白。董妃名也。梨。離也。偷字亦隱含劫奪之意。借得梅花一縷魂。(索隱)梅花影梅庵也。借字。言非本有魂字。喻早折也。

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逢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索隱)怨女指妃心事。語句學梅林啞妃各詩。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索隱)全是有所思而不見的意思。指魂之不忘如夢也。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爲上。李執道。若論風流別緻。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索隱)清制后居首。皇貴妃第二。貴妃三。妃四。貴嬪五。嬪六。貴人七。以位言也。順治時無貴妃。故貴妃當居第二。李執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

成。便要受罰。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己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著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道。你別管我。寶玉見寶釵已謄寫出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纔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要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麼。黛玉也不理。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著。也走在案前寫了。李執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要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

### 詠白海棠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爲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  
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詠黃昏。(索隱)以縞仙爲伴。是蓋妃僑侶可知。不能定爲宮中何人。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盡掩門。自攜手蘊灌苔盆。胭脂寫出秋階影。冰雪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  
豔。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索隱)以償白帝爲言。是元后口氣。故書中特推第一。蓋隱指其位在蓋上也。

李紈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著。又看寶玉的道。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爲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著。提筆一揮而就。擲與衆人。李紈等看他寫道。

半捲湘簾半掩門。碾冰爲土玉爲盆。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采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索隱)白。董妃名也。梨。離也。偷字亦隱合劫奪之意。借得梅花一縷魂。(索隱)梅花影梅庵也。借字。言非本有。魂字。喻早折也。

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逢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索隱)怨女指妃心事。語句學梅村咏妃各詩。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索隱)全是有所思而不見的意思。指魂之不忘如舉也。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爲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緻。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探春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索隱)清制后居首。皇貴妃第二。貴妃三。妃四。貴嬪五。嬪六。貴人七。以位言也。順治時無皇貴妃。故貴妃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

好。這評論最公。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李執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執道。從此後。我定於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裏去。寶玉道。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叫海棠詩社罷。(索隱)秋爽齋與內廷齋名相似。世祖當年。或曾與內院諸臣結社賦詩。董妃或亦在宮中製社。或以海棠命名。今均不可考矣。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礙了。(索隱)特提真有此事。可見是當時真事。若書中諸人。則固言明未見海棠。可見此所謂真事。是點醒爲順治時實事。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菓。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無話。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父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那裏來的。婆子們便將前番緣故說了一遍。襲人聽說。便命他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裏坐了。自己走到房內。稱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來。都遞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擡花兒的小子們。這個錢你們打酒喝罷。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答應道。天天有四個。原預備裏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分付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寶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

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叫後門上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裏拵錢。不用叫他們往前頭混。碰去。婆子答應著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拵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卻見格子上碟槽空著。因回頭見晴。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裏去了？」衆人見問。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來。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巴巴的拵這個去。晴雯道：「我何嘗不是這樣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我送去。三姑娘見了也說好。連碟子放著。就沒帶來。」（索隱）又特再言鮮荔枝引起插瓶之桂花。你再瞧那格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這瓶來。我又想起笑話來了。我們寶二爺的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索隱）世祖侍孝莊。聖孝極至。此段所敘亦實事。那日見園裏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裏纔新開的鮮花兒。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拵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拵著。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索隱）臣下致物於君上曰進。帝后之獻太后亦然。清宮中稱獻物曰進奉。此進字是指世祖進獻孝莊。非常人家所用之字也。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拵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那日竟叫人拵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兒的。生得單弱。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

幾百錢原是小事。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裏。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要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旁邊湊趣兒。誇寶二爺又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句話。當著衆人。太太臉上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豎也得。卻不像這個影頭。晴雯笑道。吓。好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裏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寧可不要。沖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輕氣。秋紋忙問道。給這屋裏誰的。我因為前日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自聽了歡喜。歡喜。那怕給這屋裏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太的恩典。也不去管別的事。衆人聽了。都笑道。罵得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了。(索隱)世祖以時鮮花卉進獻。孝莊喜而嚮來使。亦人情必有之事。此言老太太。若臉慈寧也。○京師人好蓄金鈴小犬。足短而毛豐者。謂之哈巴狗。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拏我取笑。打牙兒。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姐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陪個不是。罷。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麝月道。那瓶也該得空收來。老太太屋裏。

還罷了。太太屋裏人多手雜，別人還可已。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裏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太太也不大管這些事，不如早些收了來，是正經。晴雯聽說，便擲下針綫，這話到是等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去取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道：我偏取一遭兒去，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統共秋丫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裏拿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碰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裏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著又笑道：你們別和我搥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己去探春那裏取了碟子來。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婆婆來，向他說道：你恰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宋嬷嬷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攝絲盒子來，先揭開一看，裏面糲的是紅菱雞頭兩樣鮮菓。又揭那一個，是一碟子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咱們這園裏新結的菓子。寶二爺送來與姑娘嘗嘗。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這絹包兒裏頭是姑娘。昨日叫我做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糲，將就著用罷。替我們請安。寶二爺問好，就走了。宋嬷嬷道：寶二爺不知還有什麼說的，姑娘再問問去。回來別又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是在三姑娘那裏麼。秋紋道：他們都在那裏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做詩，想來沒話，你只管去罷。宋



嬖嬖聽了。便拏東西出去穿戴了。嬖人又囑咐他們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著呢。宋嬖嬖去了。不在話下。（索隱）敝送湘雲禮物一段。陪襯進獻桂花方覺不單。又可見宮中與親戚勳貴家。時以餽遺相往還。京師內城常有善長衫。戴官帽。肩挑硃盒。上覆龍袱。或四或二。或一人。或兩人。即宮中賜物之腳夫也。一時寶玉回來。先忙著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嬖人起詩社的事。嬖人也把打發宋嬖嬖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裏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裏若少了他。還有個什麼意思。嬖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裏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若不來。又牽腸掛肚的。叫他不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著。宋嬖嬖已經回來。道生受與嬖人道。又說問二爺做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做詩呢。史姑娘道。他們做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不得。寶玉聽了。轉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著叫人接去。賈母因說。全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至午後。史湘雲纔來了。寶玉方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執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與他韻脚。他後來的。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拏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愿。衆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麼忘了他。

遂忙告訴他詩韻。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著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先笑說道：「我卻依韻和了兩首。好歹我都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著遞與衆人。衆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兩首。那裏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的一面說。一面看時。只見兩首詩寫道：

詠白海棠和原韻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耐冷。非關倩女欲離魂。（索隱）按切早寒。

指四貞。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卻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

其二

蘅芷階通薜荔門。也宜牆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難尋偶。（索隱）四貞獲封東宮皇妃。不願就封。乃請

歸故夫。人爲悲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裏淚。晶簾界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

廊月色昏。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個不枉做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的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詩與他評論了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院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

已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裏你又做不得主。一個月通共那幾吊錢。你還不夠使。這會子又趕這沒要緊的事。你嬌娘聽見了。一發抱怨你了。況且你都拏出來做這個東。也不夠。難道爲這個家去要不成。還是和這裏要呢。一席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躇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我們當舖裏有一個夥計。他家田裏出的好螃蟹。前兒送了幾個來。現在這裏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房裏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裏賞桂花吃螃蟹。因爲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題起。只普通一請。等他們散了。咱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說。要他幾隻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舖子裏取上幾罈好酒來。再備四五桌菓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想的週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爲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著我小看了你。咱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倒多心待我。了我憑他。怎麼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道。還成個人麼。我若不把姐姐當親姐姐。一樣看待。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喚一個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說。照前日的大螃蟹。要幾隻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衆人了。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裏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中那裏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若題目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

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熟話。亦不可過於求生。只要頭一件主意清新。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分。一時閒了。倒是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著。因笑道。我如今心裏想著。昨日做了海棠詩。我如今要做個菊花詩。何如。寶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大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著。恐怕落套。寶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爲賓。以人爲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要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字。虛字便用通用得的。如此又是詠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很做。也不能落套。賦景詠物兩關著。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卻很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纔好。你想想一個我聽聽。寶釵想了想。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有人做過。若題目多。這個也搭的上。我又有了一个。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何如。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爽性擬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著。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個還不成幅。爽性湊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成十二個說道。既這樣。一發編出他個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好。竟弄成個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了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爲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

無采色。第六便是詠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爲畫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如何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詠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未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感。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索隱)總影照收場不好，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生平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爲韻所縛。咱們別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爲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爲以此難人。湘雲道：這話很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咱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做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膽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能那一個，就做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做，不能的一首也可。高才捷足者爲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趕著又做，罰他便完了。湘雲道：這也罷了。二人商議安貼，方纔安寢。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亦開中筆墨。紅樓原本，專重敘事，乾隆朝將爲禁本，雪芹乃以僻澁筆墨，添插四十回於中，大半說大觀園中賞心樂事者爲多，使人見而愛而不忍釋，又可蓋卻原書美刺之痕。比賦之跡，紅樓遂以閒情逸致，獲存較君家老。祖妣班氏大家之績，漢書功尤偉也。此回亦閒情之一，無甚深意，亦無甚隱藏之事。然關照世祖處，亦自不少。因無大段可指處，故不爲逐段分證，以省筆墨。

(護花評)八月將終，賈母所限寶玉出門之期已近，乃賈政又奉差遠出，寶玉更可任意游蕩，以便敘及結社等事。文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章生波再展法。

探春纔起意結社，賈芸適送白海棠，借此立名，便不著跡。

探春筆札甚雅，兒字極俗，映襯好看。

寶玉別號卻有三個，又聽人混叫，活變不板。

未見海棠詩，先擬詩社題，與後文菊花題不用實字用虛字，俱是文章避實法。

各人海棠詩，俱暗寫各人性情遭際，而黛玉更覺顯露。

借送菓品引出史湘雲，又借尋瑤瑤碟子引出送桂花，爲下文賞桂伏筆。

王夫人給襲人碗菜月錢，是明寫給衣服在衆丫頭口中說出，是暗寫一樣事兩樣寫法，方不雷同。

湘雲補詩兩首，第一首是寶釵影子，第二首是黛玉影子。

海棠是初起小社，連湘雲補作，只有六首，菊花是續起大社，故有十二首。

海棠結社，已伏九十四回之花妖。

寶釵想出賞桂吃蟹，代湘雲作東，遍請一家，文章開拓變換，既照應寶玉送桂花，又引起下回借蟹譏諷一層。

### 第二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話說寶釵湘雲計議已定，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道：「倒是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

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裏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著水眼也清亮。賈母聽了。說這話很是說著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迴廊。亦是跨水接峰。後面又有曲折橋。(索隱)大致似西苑之瀛臺。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攙著賈母。口裏說道：老祖宗只管邁步。大走不相干。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吱的。(索隱)舊語。一時進入樹中。只見欄杆外另放著兩張竹案。一個上面設著杯筋酒具。一個上面頭設著茶筴茶具。各色盞碟。那邊有兩三個丫頭。煽風爐煎茶。這一邊另外幾個丫頭也煽風爐燙酒呢。賈母忙笑問：這茶想必很好。且是地方東西都乾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姐幫著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個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對子。命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棹。菱藕香深瀉竹橋。

賈母聽了。又擡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裏也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杖霞閣。(索隱)是說盛京宮苑。我那時也只像他姊妹們這麼大年紀。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腳。掉下去。幾乎要淹死。好不容易救了上來。倒底被那木釘碰破了頭。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碰破的。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了不得了。誰知竟好了。(索隱)當時孝莊額有此傷。故演此一段以實之。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

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個。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個。窩。兒。因。爲。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倒。凸。高。出。些。來。了。(索隱)巧喻。未及說。完。賈。母。與。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拏。我。取。笑。兒。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裏。老。祖。宗。笑。一。笑。開。心。一。高。興。多。吃。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日。叫。你。日。夜。跟。著。我。我。倒。常。笑。笑。覺。得。開。開。心。不。許。回。家。去。(索隱)賈母語意更舊。少年夫婦安肯辜負香衾妙在莊語不緊滿洲人好調謔大半高年尊長此種口吻最多好以少年夫婦爲戲漢人閨。閣。中。則。不。恆。有。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爲。喜。歡。他。纔。慣。得。這。樣。還。這。樣。說。他。明。日。越。發。無。理。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這。樣。況。且。他。又。真。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了。沒。的。倒。叫。他。們。神。鬼。似。的。做。什。麼。(索隱)宮庭規制之嚴等於殿陛惟可隨時以口旨宣免之說。著。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姐。忙。著。安。放。杯。箸。上。面。一。桌。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桌。史。湘。雲。王。夫。人。迎。春。探。春。惜。春。西。邊。靠。門。一。小。桌。李。紈。和。鳳。姐。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索隱)宮中統於一尊他人無得坐者此姑以李王二人曲筆隱喻實則並虛設之座而無之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桌。上。伺。候。(索隱)瀟湘新婦最苦進侍茶膳等於僕婦雖數齡卑幼之女得令坐受尊長之伏侍蓋滿俗重女爲有后妃資格也宮廷中雖異此而視婦如奴則加甚焉鳳。姐。盼。咐。螃。蟹。不。可。多。拏。來。仍。舊。放。在。蒸。籠。內。拏。十。個。來。吃。了。再。拏。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



我自己剝著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燙得滾熱的。拿來。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薰的。葷豆。麪子。預備洗手。史湘雲陪著吃了一個。便下座來。讓人。又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邊廊上擺了兩席。讓鴛鴦。琥珀。彩霞。雲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裏伺候。我可吃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著。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季統也胡亂應個景兒。鳳姐仍舊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得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做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丫頭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抱怨我。還不快斟一鍾酒來我喝呢。(案隱)宮眷與宮婢職事相等。可以相兼。讀宮闈秘史可知。鴛鴦笑著。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鳳姐一挺脖子。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鳳姐唇邊。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殼子。黃送來。鳳姐道。多倒些薑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們坐著吃罷。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蓮二爺愛上了。你要利老太。討了你做小老婆呢。(案隱)伏後那夫人之詩。又見鴛鴦平日似有情於蓮。鳳姐方敢爲此戲以悅之。紅樓佳話。全在夾縫無字處。作文章。真神筆也。鴛鴦紅了臉。啐道。這也是做奶奶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腿手抹你一臉。算不得說著。趕來就要抹鳳姐兒。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笑道。鴛鴦丫頭要去了。

平丫頭還饒他。你們看看他沒有吃了。兩個螃蟹倒喝了一碟子醋呢。(索隱)即景生情，妙人妙語，平兒手裏正剝了個滿黃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拏著螃蟹照琥珀臉上來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著往旁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鳳姐眼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防唬了一跳，變臉了一聲衆人掌不住都哈哈大笑起來。(索隱)妙人妙事，亦快人快事。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花了眼，混抹你娘麼？平兒忙趕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纔是現報呢。(索隱)意中語，說出方圓滿。賈母那邊聽見一疊連聲問見了什麼了，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笑鴛鴦等忙高聲笑回道：二奶奶來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聽了也笑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兒的那小腿子，臍子給他吃點子也完了。鴛鴦等笑著答應了高聲的說道：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索隱)宮廷妾婢尋意取笑，以博老人歡，其事非靈慧有寵者不能爲，亦不欲爲之，或轉得過書中特寫鳳姐與鴛鴦兩人深得滿宮情狀。鳳姐洗了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黛玉弱不敢多吃，只吃了一點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也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問賈母說這裏風大，纔又吃了螃蟹，老太太還是回房去歇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逛逛。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麼說，你們就都去罷，回頭囑咐湘雲別讓你寶哥哥

林姐姐多吃了。湘雲答應著。(索隱)最重。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說兩個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吃多了肚子疼。(索隱)次重。二人忙應著。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你們且做詩。把那大團圓桌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著。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是極。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熟螃蟹來。請襲人紫鵝司棋侍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了兩條花毯。命支應的婆子並小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緝在牆上。衆人看了都說新奇。只怕做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纔是正理。我也是不喜限韻。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撥了一個繡墩倚欄坐著。擎著釣竿釣魚。寶釵手裏擎著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招了桂蕊。擲在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喫喫(索隱)是小玩避驚狀態。妙在情意變新。好一幅大液觀魚的畫幅。湘雲出一回神。(索隱)不忘作詩。又讓一回襲人。(索隱)寫湘雲必以襲人承之。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索隱)不忘作主。全妙。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正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索隱)是雅人一方面妙。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擎著花針兒穿茉莉花。(索隱)是閨人本等亦妙。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傍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吃。兩口酒。襲人又剝一殼肉給他吃。(索隱)

用寶玉總收一筆尤妙。黛玉放下釣竿。走至坐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揀了一個小小的

海棠凍石蕉葉杯。丫頭看見。知他要飲酒。忙著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己斟。纔有趣兒。說著便斟了半盞。看時卻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裏微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接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過來。另拈了一隻杯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個憶菊勾了。底下又贅一個蘅字。寶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已有了四句了。你讓我做罷。寶釵笑道。我好不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也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著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也贅上一個瀟字。寶玉也拈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個怡字。探春起來看著道。竟沒人作簪菊。讓我作。又指著寶玉笑道。纔宣過總不許帶出圍閣字樣來。你可要留神。說著。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贅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個號。湘雲笑道。我們家裏如今雖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著。借了來也沒趣。寶釵笑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裏也有一個水亭。叫做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底是舊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個霞字。沒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拈了一張雪浪箋過來。一併謄寫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號。李執等從頭看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夢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跡。冷月清霜夢有知。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聽晚砧遲。(索隱)是思婦獨居深念的口吻。誰憐我爲黃花瘦。慰語重陽會有期。(索隱)五臺駕幸相見有時。是暗隱世祖繼后。

### 訪菊

怡紅公子

閑趁霜晴試一遊。酒杯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蠶屐遠來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拄杖頭。(索隱)梅村證佛戒言。秣我馬。遊游凌八極。與此詩同意。均隱指世祖遜荒。

### 種菊

怡紅公子

攜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處處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酌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和井涇迥壘埃。(索隱)是言愛護貴妃的光景。亦梅村詩中謔置琉璃屏立在文石階之意。

###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攜來貴比金。(索隱)四貞來自雲南。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疎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孤負。相對原宜惜寸陰。(索隱)四貞疎傲不樂爲妃。僅得數年相對耳。詩亦暗指此意。

###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蘼蕪諷和螃蟹詠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隔座香分三徑露。拋書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索隱)斜陽冷圃。殆指湘南各地。為四真舊遊之所。傲世也。應同氣味。(索隱)四真將門女。故篤意嫁延齡。此句意似在此。春風桃李未淹留。(索隱)居京師未久。而開藩西粵。

詠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繡籬欵石自沈音。臺端韞秀臨霜寫。口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索隱)有思婦登樓望夫化石之意。一從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索隱)陶令高隱之流。暗喻辟疆之入清不仕。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閒探掇。粘屏聊以慰重陽。(索隱)粘屏二字。隱用御屏上書名故事。是中帝王之選者。此詩末二語微露正位昭陽之意。又加聊字慰字。言望夫不見。僅以位號自慰而已。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索隱)蟄居湘閣。已成陳夢。一樣花開為底遲。(索隱)齒長入宮。有似黃花晚節。年歲與至尊非偶。故不得后。殆不免有美人遲暮之感耶。圃冷庭霜

何寂寞。雁歸(索隱)北雁南歸。蚤病(索隱)蚤蚤距處，相離輒病，均指故夫。可相思。莫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索隱)班娘吳語，宮中解人應少。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妝。長安公子因花癖。(索隱)指三桂。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索隱)指圓圓晚隱。高情不入詩人眼。拍手憑他笑晚妝。(索隱)笑歸由他之意。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徑中。(索隱)宮廷深遠，不可應度。窗隔疎燈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踏碎處。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甜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索隱)昔人比入京為登仙，言妃子志不在榮利也。惜舊還尋陶令盟。(索隱)小苑別辟疆時，以死自矢，其早死殉國也。仍用陶令與前首自成一例。睡去依依隨鴈斷。驚迴故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煙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纔過小雪時。帶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索隱)風塵淪落

安有完飯。況陷賊耶。全指圍圍。半牀落月。蛩聲切。萬里寒雲。鴈陣遲。(索隱)明明說雲南萬里。明歲

秋分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索隱)隱喻陷賊後。得與三桂再會。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執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詠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了。只得要推瀟湘妃子爲魁了。然後簪菊對菊。畫菊憶菊。供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道。極是。極公。黛玉道。我那個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執道。巧的卻好。不露填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敷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執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角噙香一句。也敵得過了。探春又道。倒底要算蘅蕪。燕君沈著。秋無跡。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那寶釵笑道。你的短鬢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得一個縫兒也沒了。湘雲笑道。借誰隱爲底。遲。眞眞把個菊花問得無言可對。李執笑道。你那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舍不得別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鬢葛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跡。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日開了我一個做出十二首來。李執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螞蟻來。就在大團桌



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詩。我已吟成，誰還敢做？」說著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衆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搗薑興欲狂。  
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竟無腸。  
臍間積冷餐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  
原爲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種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寶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做了。」還裏眨人。黛玉聽了並不答言，略一仰首微吟，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衆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  
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  
多肉更憐卿入足，助情誰勸我干觴。  
對斯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香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因笑道：「我做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個很好。比方纔菊花詩還好。你留著他給人看。」寶釵笑道：「我已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來取笑兒罷。」說著拏出來，大家看時，寫道：

佳釀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  
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裏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真。衆人不禁叫絕。寶玉道：「罵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看底下道。」

酒未滌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  
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衆人看畢，都說這是食鱈絕唱。這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思，纔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說

著口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做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亦補本四十回之一專敘園中清興諸人雅集之樂又因小菀愛菊故以菊字命題影梅憶語云秋來猶耽晚菊即去秋病中客贈我剪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嫵媚枝枝具雲霧風斜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留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圓六曲圍設小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積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態盡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潛秀如畫此一段為諸題所本所謂對菊供菊菊影畫菊皆由此出餘則推想及之兼影諸人身世亦極妙清雋筆墨中間帶賈母鳳姐鴛鴦笑語方見是家庭韻事惟不離俗益見為雅儉奴唱三兩語打油歌便自謂絕塵去俗那足語此鱗鱗詩是一視無甚深意故不及

(護花評)湘雲無別號若俟題詩時增起未免生砌於賈母口中說出枕霞閣後文即取為號便覺自然真一筆不苟彼吃蟹情事細密週到又活動不板

鳳姐與鴛鴦戲言蓮二爺要討你做小老婆暗伏四十六回事  
合歡酒惟餞二人各飲一口映照有情

菊花詩十二首與紅樓夢曲遙遙相照俱有各人身分紅樓夢十二曲外有首尾兩曲作起結菊花詩十二首外有詠蟹三首作餘音亦遙遙照應

(大某評)一日可得百首一筆抹倒打油歌袁簡齋曰詩到能遲纔是才學者毋自託於八又七步以自鳴得意

第二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做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裏得空兒來。因爲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娶幾個。拏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著呢。忙命人拏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拏幾個團圓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執拉著他笑道。偏要你坐。拉著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執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著。又命嬖嬖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拏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說叫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話要嘴吃。這個盒子裏。方纔舅太太那裏送來的。菱粉糕和雞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喝一鍾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不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索隱)平兒之與鳳姐。非是恃寵而驕。實是知己知彼。故能無間。其心機又在鳳姐以上。又吃螃蟹。李執攪著他笑道。可惜這麼個好體面模樣兒。命卻平常。只落得屋裏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拏你當做奶奶太太看。(索隱)應後扶正。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著。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這樣摸得我怪癢癢的。(索隱)閨人情態。口吻。不知從何處得來。如此揣摩入細。李執道。癢癢。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是鑰匙。李執道。有什麼要緊的東西。怕人偷了去。卻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來馱著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來送。盜甲有個鳳丫頭。就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麼。(索隱)名言精

理想見三秀之精幹，平兒亦劉妃影子也。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拏我來打趣著取笑兒了。寶釵笑道：這倒是真話。我們沒事評論起來，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裏挑不出一個來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索隱)此一句總評是統南來佳麗而言，借寶釵口中道出，却似暗與襲人爭顏面。李執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裏要沒那個鴛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別人記不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著，不知叫人誑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倒常替人說好話兒，還倒不倚勢欺人的。(索隱)引出鴛鴦一段評語。惜春笑道：老太太昨日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裏比得上他。寶玉道：太太屋裏的彩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實，心裏有數兒。太太是那麼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一應事都是他提著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索隱)又引出彩霞一段評語。李執道：那也罷了。指著寶玉道：這一個小爺屋裏，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麼田地。(索隱)引到襲人，却是不虞之譽。鳳丫頭就是個楚霸王。(索隱)劉智遠楚霸王均隱喻霸王之關疆拓土。也得兩隻膀子，好舉千金鼎。他不是這丫頭，他就得這麼週到了。(索隱)仍回到平兒本回原專寫劉妃之事。平兒道：先時賠了四個丫頭來。(索隱)與劉妃同選者四人。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了我一個孤鬼兒了。李執道：你倒是有造化的。(索隱)有王妃福命。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

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那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個好的。守得住。我到底有個膀臂了。說著。不覺眼圈兒紅了。(索隱)李執亦反映劉妃。王死後。有兩妃請殉。此段當指其事。而變殉為遣耳。衆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倒好。說著。便都洗了手。大家約著。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洗杯盤。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襲人因讓平兒到房裏坐坐。再吃一鍾茶。平兒回說。不吃茶了。再來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太太還沒放呢。是爲什麼呢。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左近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豈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爲什麼。嚇的你這個樣兒。平兒悄聲告訴他。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的利錢收了來。湊齊了纔放呢。因爲是你。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還沒個足數。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何嘗不是呢。他這幾年。只拏著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著。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只他這體己利錢。一年不到。有上千銀子呢。襲人笑道。拏著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欺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這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若要有要緊事用銀錢使時。我那裏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拏來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著。怕一時

要用起來不穀了。我打發人取去就是了。(索隱)一段話。見劉董之親厚。又見內府之營私。固利豫邸之好貨。貪財宮中月俸。每逾期不發。即以此故。然亦因人而施。故平兒說。數人不短錢。使得近至尊者。例得如期支領。且無平色之差別。宮中老妃。舊嬪。窮至鬻十指爲活。殊可憫也。平兒答應著。一經出了閨門。只見鳳姐那邊打發人來找平兒。說奶奶有事等你。平兒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我爲大奶奶拉扯住說話兒。我又不逃了。這麼連三接四的叫來找。(索隱)以有事爲榮。其詞若憾。實乃深喜。那丫頭說道。你去不去。由你。犯不上惱我。你自己敢與奶奶說去。平兒啐了一口。急忙走來。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裏。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老老和板兒又來了。(索隱)引到正文。坐在那邊屋裏。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著。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裏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劉老老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裏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娘奶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爲莊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擔糧食。瓜菓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奶奶。姑娘們嘗嘗。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吃個野菜兒。也算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坐了。又讓張嬪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丫頭倒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臉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著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們想著要吃呢。沒人請我。明日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

罷。(索隱)一種暗奉承，可見平兒權勢，說著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飢，只好秤兩三個。這麼兩三大隻，想是有七八十筋呢。張材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穀。平兒道：「那裏都吃，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那些散衆，也有摸著的，也有摸不著的。」(索隱)可見內廷人多。劉老老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筋，十筋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索隱)極形容村俗氣。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穀我們莊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劉老老道：「見過了，叫我們等著呢。說著，又往窗外看天氣，說道：「天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得城，纔是饑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說著一徑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索隱)明指賤風賣母，暗指豫王孝莊。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老老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太遠的難爲他擔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老老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說著，催劉老老下來前去。劉老老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生。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著同周瑞家的引了。」

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二門口該班小廝們見平兒出來，都站了起來。（索隱）此回極表平兒身分者，爲與劉老老合泥一人，一言其由田間來，恐人過疑鄉氣，故又以平兒之威重補救之，俾人知爲孝莊所寵眷，常往來宮中，門尉皆爲起敬，非尋常誥命入宮者可比也。平劉偕行方能完全，寫劉妃入宮的實況，作者分傳妙法不可思議。有兩個又跑上來趕著平兒叫姑娘。平兒問道：「又說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著，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得？」平兒道：「你們倒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前日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不著，我應起來了，還說我做了情。你今日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著，放了他罷。」平兒道：「明日一早來聽著，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子，頭曬著屁股再來，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著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若不交來，奶奶不要了，爽性送他使罷。」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了。（索隱）平兒權勢可畏，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裏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著一位老婆婆，身後坐著一個紗羅裏的美人一般的個丫鬟，在那裏捶腿鳳姐兒站著，正說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陪著笑，福了幾福口裏說請老壽星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著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歲了。」（索隱）孝莊問劉妃年歲，以三十五對，此故加多。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



紀了。還這麼硬朗。比我大好幾歲呢。(索隱)順治初年，孝莊不過三十左右人，故此云云。我要到這麼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老老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莊家活計也沒人做了。賈母道：眼睛都還好，劉老老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記不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我都不會不過嚙得動的吃兩口，睡了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老老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著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哥兒說，你帶好些瓜菓來，我叫他快些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裏現結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裏的好吃。劉老老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的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既認著了親，別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裏，就住一兩天再去。(索隱)劉妃常宿宮中，此回又明點，我們也有個園子，(索隱)即西苑三海也。園子裏頭也有菓兒，你明日也嘗嘗帶些家去，也算是看親戚一趨。鳳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裏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索隱)專以村氣逗趣，作者有意刻薄。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裏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笑道：鳳丫頭別拏他取笑兒，他是屯裏人。(索隱)屯，指屯旗也。近畿一帶，貧者一身投旗，富者帶產投旗，免人欺壓，謂之屯旗，亦曰屯住，各王府多有此項，人國初頗為貧民之害，故每設理事通判以治之。老實那裏攔

得任你打趣說著。又命人去先抓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拏些錢給他。叫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老老吃了茶，便把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說與賈母聽。賈母越發得了趣味。正說著，鳳姐兒便命人請劉老老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老老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老老去洗了澡。自己去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裏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再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裏坐著。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索隱) 生長富貴人，安知田間事。那劉老老雖是個村野人，卻生來有些見識。(索隱) 三秀不凡，使人有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之疑。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件這些哥兒姊兒們都愛聽，便沒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莊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裏雨裏，那裏有個坐著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上做歇馬涼亭。(索隱) 真偽語，真善運用。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也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得早，還沒出房門，只聽外頭柴草響。我想著必定有人偷柴草來了。我爬著窗眼兒一瞧，卻不是我們村莊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老老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索隱) 宮中稱年高位尊者為老佛爺，老壽星均不外長生延壽的諛詞，與千歲萬歲萬萬

幾同義！當個什麼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極極緻的一個小姑娘。梳著溜油的頭。穿著大紅襖兒。白綾裙兒。剛說到這裏。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的別話。著老太太賈母等聽了。忙問怎樣了。丫鬟回說。南院馬棚裏走了水了。（索隱）上廂院在乾清門外之東南方。與會典館相近。故曰南院。順治初。當有上廂院災之事。或即在劉妃入宮時也。故特兼寫不相干。已經救下了。賈母最膽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索隱）特點東南。賈母嚇得口內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忙都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救下去了。老太太請進房去罷。賈母足足的看火光息了。方領衆人進來。寶玉且忙問劉老那女孩兒大雪地裏做什麼。抽柴草。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纔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了。再說別的罷。寶玉聽說心裏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老老便又想了一遍話說道。我們莊子東邊莊子上有個老奶奶。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裏來託夢。說你原該絕後的。因你這樣虔心。如今奏了玉皇。給你個孫子。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索隱）影照錢氏次子繼黃亮功爲孫者。未成丁而夭。哭得什麼似的。落後果然又養了一個。（索隱）錢氏第三子仍繼黃氏。今年纔十三四歲。生得粉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索隱）恐亦不壽。黃廟斬矣。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夕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索隱）滿洲婦女信佛至堅。阿彌菩薩等類名詞。

常不去口。寶玉心中只記掛著抽柴的（索隱）疑指黃珍，故事因悶得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咱們回去商議著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咱們做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咱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咱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咱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咱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索隱）失利可愛。說著寶釵等都笑了。（索隱）獨以寶釵出名。可見胸中亦有一段不快活。與黛玉同意。被黛玉說破。先得我心。故先眾人而笑。此等處作者均有餘意。不可放過。莽漢必說寶釵是客。故得題名。寶玉瞅了他一眼。（索隱）中病。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裏寶玉到底拉了劉老老。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老老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莊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裏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麼老爺。說著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老老道。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若玉小姐。（索隱）珍娘或有此字。否則以珠比玉。亦暗指也。知書識字。老爺太太愛如珍寶。（索隱）秀愛如章珍。故名曰珍。可惜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索隱）十七嫁錢郎。擬之爲死。好拍到亮功筆墨一透。爲下文遣人訪尋地步。寶玉聽了。跌足歎息。又問後來怎麼樣。劉老老道。因爲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若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像也成

了精。寶玉忙道：不是成精。這樣規矩人，是雖死不死的。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莊店道上閒逛。我纔說抽柴火的，就是他。我們村莊上的人，還商議著要打了這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劉老老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日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索隱）京師廟宇，大半均歷代后妃闈宦所營建。我明日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布施，你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再裝塑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老老道：若這樣時，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索隱）指那小姐嫁錢氏。寶玉又問他地名莊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老老便順口謔了出來。寶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焙茗幾百錢，按著劉老老說的方向地名，著焙茗去先踏看明白。回來再作主意。那焙茗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得熱鍋上螞蟻一般。好不容易等到日落，方見焙茗興興頭頭的走進來。寶玉忙問可找著了。焙茗笑道：爺聽得不明白，叫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找了一日。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廟。寶玉聽說，喜得眉開眼笑，忙說道：劉老老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焙茗道：那廟門卻倒也朝南開，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嚇的我，又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般。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

然有些生氣。焙茗拍手道：「那裏是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索隱）京師謂人命運低者曰遭瘟。故作者謂亮功為瘟神。此一段暗寫劉妃因夢故居，特地遣人回南尋跡，亮功墳墓將為立後，竟以離亂日久封樹無存，不可得而返，與焙茗之空忙一日情事正類。惟妃之遣人是否重以上命，則不可知。此段設詞，由寶玉發端，其事已不可考。寶玉聽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才。這點子事也幹不來。焙茗道：「爺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聽了誰的混話，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怎麼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別急，改日再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竟是真的，你也積了陰騭。我必重重賞你。」說著，二門上小廝來，說老太太房裏姑娘們在二門口找二爺呢。不知找他有何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自首至尾，專敘劉三秀入宮，調后並尋黃亮功墓，及立女珍之次子為嗣，次癩，復立其三等事。始則以李執平兒開端，繼則以一村癩數符到底，奇情怪語，村態俚詞，一一活現紙上，而怡紅之聞色，即動釵黛之見意，已醜不著意中，已無不各露身手文章。至此可謂頓止戛加矣。○雪下抽柴一事，當暗指劉七之被阿珍。

（護花符）寶玉提起彩霞老實，探春說他心裏有數，即用李執說那也罷了。撇開，接入讀襲人褒貶意在言外，借平兒口中夾敘鳳姐假公濟私，放債牟利，不是閒筆，是暗暗補筆。

劉老老纔說女兒抽柴，即用馬棚火起禍住，妙極。若向賈母細說，萬一賈母信以為真，遣人尋廟，其事難於收拾。今將賈母撇開，卻入寶玉細問，方易於了結。詭話。

寶玉說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伏五十回事。黛玉說不如弄個柴雪下去抽，不但擋知劉老老胡謔，且已知寶玉心事，寫出聰慧過人處。

劉老老說若玉小姐十七歲病死，雖是胡謔，卻是黛玉一襯。

焙茗尋美人廟，偏遇見瘟神像，暗中點醒痴人，是先後此書中美人，俱變為夜叉海鬼牛頭馬面陪襯。

劉老老於此回投機入局，為後來巧姐避難根由。

（大某評）查黛玉於己酉年入榮府時，年方十一歲，次年為壬子，卻是十四歲，其死在乙卯年，適十七歲也。劉老老既說若玉小姐，卻與黛玉暗射。

####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緻？（素隱）滿席皆人各一饌，謂之懷碗。賈母聽了說很是，即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做了。按著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裏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日清晨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明，李執清晨起來，看看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

####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五七

老老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緊。李執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要忙著去。」劉老老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兒恐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擎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著人搬罷。李執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小廝叫幾個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著，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的往下擡。小廝老婆子，又頭一齊動手，擡了二十多張下來。李執道：「好生著，別慌慌張張鬼趕著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老老笑道：「老老也上去瞧瞧。」劉老老聽說，巴不得一聲兒，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裏面，只見烏壓壓的堆著些圍屏、棹椅、大小花燈之類。(索隱)保和殿旁樓間均藏國初大婚時儀仗器物，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纔下來。李執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發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預備著。」(索隱)西苑可爲水嬉，順治八年，世祖於端午日，曾與內院諸臣乘舸游幸，終日而罷，諸臣入西苑者，可賞乘船，中葉以後之制也。衆人答應，又復開了門，色色的搬了下來。命小廝傳駕娘們到船塢裏，撐出兩隻船來，正亂著，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來。李執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倒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掐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已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裏面養著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了鬢上。(索隱)滿湖尚紅，若漢人老婦斷不賞此嬌嬌，因回頭看見了。



劉老老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兒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著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個不住。劉老老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衆人笑道。你還不扳下來。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索隱) 鳳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可爲老老詠之。劉老老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索隱) 暗襲三秀。說話間已來至沁芳亭子上。丫鬟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楊板上。賈母倚欄坐下。命劉老老也坐在旁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老老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問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逛逛。想著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裏有這個真地方。誰知我今日進這園裏一瞧。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著這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指著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老老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著惜春笑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兒。還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托生的罷。(索隱) 此處之惜春。似指小琉璃工繪事。薛靈樞其善作小叢寒樹。筆墨楚楚。賈母少歇一回。自己領著劉老老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劉老老讓出路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卻走土地。琥珀拉他道。老老你上來走。仔細青苔滑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

走罷。可惜你們的綉鞋別沾了泥。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底下果踏滑了。拍躓一交跌倒。(索隱)黛玉讀西廂喜幽僻處少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二句。瀟湘館中便有此景。此段亦兼寫劉妃纖趾意在言外。詳見提要。衆人都拍手呵呵的笑。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著笑。說話時。劉老老已爬起來。自己也笑著說道。纔說嘴就打嘴。賈母問他可扭腰不會。叫丫頭們擰一擰。劉老老道。那裏說的我這麼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擰起來還了得呢。紫鵲早已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便命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手。請王夫人坐了。劉老老因見窗下案上設著筆硯。又見書架上磊著滿滿的書。便問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索隱)憶語所謂等身之書周旋座者是也。是小琬實況。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老老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裏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索隱)董妃宮中陳設雅潔可想。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衆丫頭們答說在池子裏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纔開樓傘的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聽說。方欲說話時。有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纔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窗上紗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就不翠了。

這個院子裏頭。又沒有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階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裏。還有好幾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螭蝠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輕。我竟沒有見過這樣的。拏了兩疋出來。做兩牀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聽了。笑道。吓。人人都說你沒有不經過不見過的。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導了他。連我們也聽聽。鳳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們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你認做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做蟬翼紗。正經名字。叫軟煙羅。(索隱) 辟疆所得之西洋布。所謂如蟬紗。潔比西豔者是也。以退紅爲裏。故說蓄紗。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兒。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煙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青。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簾。遠遠的看著。就是烟霧一樣。所以叫做軟煙羅。那銀紅的。又叫做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綿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簾。後來我們拿這個做被做帳子。試試也竟好。明日就找出幾疋來。拿銀紅的替他。

糊窗子。鳳姐答應著。衆人看了，都稱讚不已。劉老老也覷著眼看，口裏不住的念佛，說道：「我們想做件衣裳，也不能拏著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棉紗襖的底襟子拉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倒是如今內造上用的，竟比不上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了。(索隱)內造上用，又指身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若有時卻拏出了，送這劉親家兩疋，有雨過天青的。」我做一個帳子掛下，剩的配上裏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丫頭們穿。白收著，霉壞了。」鳳姐兒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便笑道：「這屋裏窄，再往別處逛去罷。」劉老老笑道：「人人都說大家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牀，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裏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屋曬東西，預備這梯子做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爲開頂櫃取放東西，離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索隱)滿人居室，皆植樹櫃楠木銅飾，以堅大者爲良，宮中亦尚此。如今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裏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裏。」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說著，一徑離了瀟湘館，遠遠望見一羣人在那裏撐船。賈母道：「他們既備下船，咱們就坐一回。」說著，向紫菱洲蓼溼一帶走來，來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裏都捧著一色捏絲織金五色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裏擺？」(索隱)宮中傳備無定，所以黃

捧盒置饌。往來輪送。皆內監爲之。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裏。就在那裏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裏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裏坐了船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執探春。鴛鴦（素隱）鴛鴦之權勢似孝莊宮監中之獲寵者。此回專寫此事。琥珀帶著端飯的人。抄著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咱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有一個湊趣兒的。拏他取笑兒。咱們今兒也得一個女清客了。李執是個厚道人。聽了不解。鳳姐兒卻知說的是劉老老了。也笑說道。咱們今兒就拏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商議。李執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小孩兒。還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很不與大奶奶相干。有我呢。（素隱）看權勢身分。正說著。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丫鬟端過兩盞茶來。大家吃畢。鳳姐手裏拏著西洋布手巾。裹著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一張楠木桌子擡過來。讓劉親家挨著我這邊坐。衆人聽說。忙擡了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的囑咐了劉老老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賈母帶著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夫人帶著迎春。姊妹三人一桌。劉老老挨著賈母一桌。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鬟在旁邊。拏著那漱盂。塵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偏接過這塵尾拂著。丫鬟們知他要撮弄劉老老。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遞眼色。劉老老道。

姑娘放心。(索隱)解人。那劉老老入了坐。拏起箸來。沈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拏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快子與劉老老。劉老老見了說道。這又把子。(索隱)又把。是農具。老老故爲諧語也。太平閒人謂北方呼箸之稱。錯矣。錯矣。比我那裏鐵叉還沈。那裏拏的動。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丫鬢上來。揭去盒蓋。裏面盛著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老老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猪不撐頭。自己卻鼓著腮幫子。不語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湘雲掌不住。一口茶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著桌子。只叫啞。啞。寶玉滾到賈母懷裏。賈母笑的摸著寶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卻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裏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裏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著他的奶奶。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無一個不灣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著笑去的。也有忍著笑上來。替他姐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著。還只管讓劉老老。劉老老拏起箸來。只覺不聽使。又道。這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得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出來。只忍不住。琥珀在後。揲著。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老老正誇雞蛋小巧。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嘗嘗罷。冷了就不好吃了。劉老老便伸筷

子要夾。那裏夾得起來。滿碗裏闌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著頸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收下筷子。要親自去拾。早有地下的人拾了出去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響聲兒就沒了。」(索隱)極形容鄙野村俗之狀。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他取笑。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筷子拏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同鴛鴦拏了來的。聽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老老道：「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鳳姐兒道：「菜裏若有毒。這銀子下去就試出來了。」劉老老道：「這個菜裏有毒。我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也要吃盡了。」(索隱)謹極。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與他吃。又命一個老嫗嫗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閒話。這裏收拾殘桌。又放了一桌。劉老老看著李執與鳳姐兒對坐著吃飯。歎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剛纔不過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老老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劉老老笑道：「姑娘說那裏話。咱們哄著老太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個笑兒。我要心裏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爲什麼不倒茶給老老吃。(索隱)看權勢身分。劉老老忙道：「剛纔那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道：「你和我们吃罷。省的回來又鬧。」

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箸來。三人吃畢。劉老老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菜不少，都那裏去了？」（索隱）看權勢身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在這裏等著。」一齊散與他們吃。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奶屋裏平兒送去。」鳳姐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吃不了，喂你的貓。」（索隱）看權勢身分。婆子聽了，快揀了兩樣，拏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裏去了？」李執道：「他們都在這裏一處吃。又找他做什麼？」鴛鴦道：「這就罷了。」鳳姐道：「襲人不在這裏，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聽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索隱）大抵宮中饕餮，其餘饌皆宮眷主持，閱清季宮闈秘史可知。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索隱）照料飲饌，宮眷應盡之職。婆子道：「想必還得一會子。」鴛鴦道：「催著快些兒。」（索隱）此處是言職分，不是權勢。婆子答應了。鳳姐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闌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會隔斷。當地放著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著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著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插著滿滿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牆上當中挂著一大幅米襄陽煙雨圖，左右掛著一幅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蹟。（索隱）兩言顏平原書，皆屬之探春，蓋三桂武夫，在郡顏好書畫古玩，尤好顏公墨寶，或與圓圓同賞，故云然也。其聯云：

煙霞閒骨格。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著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著一個大官窰的大盤。盤內盛著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著一個比目磬。掛著小槌。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槌子來擊。丫鬟們忙攔住他。又要拏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與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著臥榻拔步牀。上懸著葱綠雙綉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來看。說這是螻蛄。這是蚱蜢。劉老老忙打了一個巴掌道。下作黃子。沒乾沒淨的亂鬧。倒叫你進來瞧瞧。就上了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著紗窗。往後院內看了一回。因說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只是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裏臨街。倒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裏聽得見。這是咱們的那十來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逛一逛。咱們可又樂了。鳳姐聽說。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面吩咐擺上條桌。鋪上紅氈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著水音更好聽。回來咱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闊。又聽得近。衆人都說那裏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咱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喜歡人來。生怕腌臢了屋子。咱們別沒眼色。正經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說著。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裏的話。求著老太太姨媽太太來坐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卻好。只有兩個主兒可惡。回來吃醉了。咱們偏往他屋裏鬧去。說著。衆人都笑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棠木舫撐來。衆人扶了賈

母王夫人薛姨媽劉老老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船。落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撐船。賈母在艙內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裏。也有好深的。你快給我進來。鳳姐笑道。怕什麼。老祖宗你只管放心。說著。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跳。忙把篙子遞與鴛鴦。方蹲下去。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船。隨著跟來。其餘老媽衆丫頭。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閒了一閒。天天逛。那裏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著殘荷了。(索隱)忽著雅筆文境一會又不令寶釵斂寂莫妙妙寶玉道。果然好句。已後咱們別叫拔去了。說著。已到了花澈的灘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兩岸上衰草殘菱。更助秋興。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廡曠朗。便問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順著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院。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索隱)是相思子蠟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中供著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杯而已。牀上只弔著素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索隱)寡兆賈母歎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耍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裏沒帶了來。說著。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嗔著鳳姐兒爲什麼不送些玩器來。與你妹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等都笑回說。

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道。他在家裏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來一個親戚。看著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裏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聽那些書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很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爲什麼不擺。若很愛素淨。少幾樣。到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開心了。他們姊妹們也還學著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體己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寶玉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著。叫過鴛鴦來。分付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照屏。還有個墨煙凍石鼎。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轂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擎來。（素隱仍是一派清素。大反滿人尙吉祥之旨。把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著笑道。這些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個箱子裏。還得慢慢找去。明兒再擎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著。坐了一回方出來。一徑來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熟的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裏鳳姐兒也帶著人擺設齊整。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著錦緞簞。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面放著爐瓶一分。攢盒一個。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

几是王夫人的。餘都是一椅一几。東邊劉老老。劉老老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寶玉在末。李執鳳姐二人之几。設於三層檻內。二層紗櫺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鑿自斟壺。一個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咱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個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笑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是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咱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倒底吃一杯酒。纔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著便吃了一杯。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著。故聽了這話。都說很是。鳳姐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站著的理。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鴛鴦未開口。劉老老便下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道。這卻使不得。鴛鴦喝令小丫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丫頭子們也笑著。果然拉入席中。劉老老只叫饒了我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老老方住了。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下

去至劉老老止。比如我說牌副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語。比上一句都要合韻。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心是個五合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刺了一張六合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便是個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鍾馗腿。說完大家笑著喝采。賈母飲了一杯。鴛鴦又道。又有一副了。左邊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朵。梨風前舞。鴛鴦道。右邊是個大五長。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薛姨媽道。玉因緣。未久而別。鴛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嶽。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薛姨媽道。暗兆出家。說完大家稱賞。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副了。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雙懸日月照乾坤。薛姨媽道。暗指封皇妃。鴛鴦道。右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閒花落地聽無聲。鴛鴦道。中間還得么四來。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栽。薛姨媽道。指常近至尊。鴛鴦道。湊成一個櫻桃熟。湘雲道。御園卻被烏銜出。薛姨媽道。指出宮下嫁。全說四貞。說完飲了一杯。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長三。寶釵道。雙雙燕子語梁間。薛姨媽道。指金玉成雙。鴛鴦道。右邊是三長。寶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鴛鴦道。當中三六九點在寶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薛姨媽道。指五台遠適。鴛鴦道。湊成鐵鎖練孤舟。寶釵道。處處風波處處愁。薛姨媽道。是思婦口吻。說完飲畢。鴛鴦又道。左邊一個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寶釵聽了。回頭看著

他。黛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鴛鴦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玉道：紗窗也沒有紅娘報。(索隱)情緒鴛鴦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御座引朝儀。(索隱)身分鴛鴦道：湊成籃子好採花。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藥花。(索隱)韻致說完飲了一口。鴛鴦道：左邊四五成花丸。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人笑道：該罰。錯了韻，而且又不像。迎春笑著飲了一口。原是鳳姐和鴛鴦都要聽劉老老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鴛鴦代說了一個。下便該劉老老。劉老老道：我們莊家開了，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但不如這麼說的好聽，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鴛鴦道：左邊大四個人。劉老老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莊家人罷。(索隱)一篇文字全從此一句生意專由三秀來自田間著想而故重之衆人鬨堂笑了。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劉老老也笑道：我們莊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索隱)本色一見衆位姑娘姐姐別笑鴛鴦道：中間二四綠配紅。劉老老道：大火燒了毛毛蟲。衆人笑道：這是有，還說你的本色。(索隱)本色再見有意輕薄出身鴛鴦笑道：右邊么四真好看。劉老老道：一個蘿蔔一頭蒜。衆人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老老兩隻手比著，就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索隱)亦劉妃生子之喻，又是本色。衆人又大笑起來。要知席間再有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全敘劉老老入席爲下回醉眠張本。隱指劉妃入宮宴飲之事。須著眼處：一、看他排場規矩是宮廷，不是仕宦；二、看他器物陳設是舉一隅，不是單誇數處；三、看他權勢職分是各宮，有各宮首領，不是內府不得而越。

姐故鳳姐反退後聽鴛鴦分派其總意則在形容老老鄉氣俱鄙而已太君前因詩社一宴今又一宴標目稱兩宴本合若鴛鴦則僅一言令人則六論詞則四獨三字無根作者表面外言鴛鴦常行此令故以三統之若其裏面則暗指金文通事鴛鴦忽言金姓即爲指此文通在國初草文語制度相傳滿漢之間文通多所保全載在令甲三宣之令蓋指此也今人常言滿人附漢十不從之說謂即文通主之故作者特記以目予之也此回視鴛鴦特重因其職權所在亦作者故爲擡高蓋褒貶絲毫不爽也

（護花評）兩宴大觀園三宣牙牌令是園中極盛之事特將鋪設戲玩修說一番反襯日後之冷落離散

惜春畫圖於劉老老閒話中逗起在有意無意之間筆有斟酌

劉老老走路一跌可見說話不可太滿行事須防失足雖係閒文卻是借景醒人

鳳姐與鴛鴦戲弄劉老老賈母笑罵促狹鬼雖是戲言卻是兩人早死讖語

寶釵聽黛玉說出牡丹亭曲固見其鍾情處回頭一看妙在黛玉不留意又說出西廂一句伏四十二回規勸一層

黛玉說牡丹西廂固見其鍾情處寶釵說處處風波處處愁亦見其遭際處

迎春錯韻受罰其餘俱故意說錯惟王夫人鴛鴦代說卻不明說牌色詩句即接換劉老老之笑話既省筆墨又變聽不板

（大某評）挨次行令至第六迎春之下不及探春惜春寶玉三人者並非作者漏筆祇看及王夫人上用一至字便知其爲省文也且有說錯都罰一句明明探惜寶三人乃暗點耳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

紅樓夢索隱 卷八



# 紅樓夢索隱卷九

## 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權翠庵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話說劉老老兩隻手比著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聽了。鬨堂大笑起來。於是吃過門杯。因又鬪趣笑道。今兒實說罷。我的手腳兒粗。又吃了酒。子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的杯。取個來。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礙。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真要木頭的。我就取了來。可有一句話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索隱)套杯清初始。有謂之宮樣雅集杯。見漁洋山人筆記各書。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劉老老聽了。心下敲點道。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有。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從沒有見木頭杯的。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不過誑我多吃兩碗。別管他。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多喝點子也無妨。想畢。便說取來。再商量。鳳姐乃命豐兒前面裏間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杯取來。豐兒聽了。纔要去取。鴛鴦笑道。我知道你那十個杯還小。況且你纔說木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倒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裏的黃楊根子。整劑的十個大套杯拿來。灌他十下子。鳳姐兒笑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老老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足的似個小盆子。(索隱)黃楊整劑者能有盆大。不多得。

之物也。不言罕貴而自罕貴。書中用罕貴類此。極小的還比手裏的杯子兩個大喜的是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以及圖印。因忙說道。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鳳姐兒笑道。這個杯沒有這大量的。所以沒人敢使他。老老既要好容易找出來。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劉老老嚇得忙道。這個不敢。好姑奶奶。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媽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紀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說是說。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劉老老道。阿彌陀佛。我還是小杯吃罷。把這大杯收著。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說的衆人又笑起來。鴛鴦無法。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劉老老兩手捧著。叫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不要噎了。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個菜。鳳姐兒笑道。老老要吃什麼。說出名兒來。我夾了餛飩。你劉老老道。我知道什麼名兒。樣樣都是好的。賈母笑道。把茄餛飩夾些。餛飩他。鳳姐兒聽說。依言夾些茄餛飩。送入劉老老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天吃茄子。也嘗嘗我們這茄子。弄的來可口不可口。劉老老笑道。別哄我了。茄子有了這個味兒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老老詫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餞我些。這一口細嚼嚼。鳳姐兒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內。劉老老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我也弄著吃去。鳳姐兒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纔下來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肉脯子。合香菌。新筍。蘑菇。五香豆腐乾子。各色乾果子。都切成釘兒。拿雞湯煮乾。

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裏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瓜子一拌。就是了。劉老聽了。搖頭吐舌。說我的佛祖。須得十來隻雞來配他。怪道這個味兒。(索隱)形容有致。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酒。還只管細玩那杯子。鳳姐兒笑道。還是不足興。再喝一杯罷。劉老老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為愛這樣兒好看。虧他怎麼做來。鴛鴦笑道。酒吃完了。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頭的。劉老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認得。你們住這金門繡戶的。如何認得木頭。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做街坊。困了枕著他睡。乏了靠著他坐。荒年餓了還吃他。眼睛裏天天見他。耳朵裏天天聽他。嘴兒裏天天說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一認。一面說。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著了。我拈著這麼體沈。斷乎不是楊木。一定是黃松做的。衆人聽了。闔堂大笑起來。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說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請示下。就演罷。還是再等一回子。賈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們。就叫他們演罷。那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索隱)雋自然使人神怡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斟了一杯。一口飲盡。復又斟上。纔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煖酒。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口邊。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一時煖酒來了。寶玉仍舊歸坐。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來。衆人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站起來。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來。讓你

姑媽坐了。大家纔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遞與鳳姐兒。自己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杯。今日著實有趣。說著。擎杯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姐妹兩個也吃一杯。你林妹妹不大會吃。也別擾他。說著。自己也乾了。』湘雲寶釵黛玉也都吃了。當下劉老老聽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劉老老的樣子。黛玉笑道：『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衆姐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媽笑道：「大家的酒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罷。」賈母也正要散散。於是大家出席都隨著賈母遊玩。賈母因要帶著劉老老散悶。遂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老老一一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裏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裏。他也變俊了。也會說話了。衆人不解。因問甚麼雀兒變俊了。會說話。劉老老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我是認得的那籠子裏的黑老鸚。又長出鳳頭來。也會說話呢。』衆人聽了。又都笑將起來。一時只見丫頭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倒也不餓也罷。」就拿了這裏來。大家隨便吃些罷。丫頭聽說。便去擡了兩張几來。又端了兩個小捧盒。揭開看時。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是兩樣蒸食。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樣是松飄鵝油捲。那盒內是兩樣炸的。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賈母因問什麼餡子。婆子們忙回是螃蟹的。賈母聽了。綉眉說道：「這會子油膩膩的。誰吃這個。又看那一樣。是

奶油炸的各色小麪菓子也不喜歡。因讓薛姨媽吃。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賈母揀了一個捲子。只嘗一嘗。剩的半個。遞與丫頭了。劉老老因見那小麪菓子都玲瓏剔透。各色各樣。又揀了二朶牡丹花樣的笑道：「我們鄉裏最巧的姐兒們。剪子也不能鉸出這樣個紙的來。我又要吃了。捨不得吃。包他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家去我送你一磁壘子。你先趁熱吃這個罷。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揀了一兩樣就算了。劉老老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做的小巧。不顯堆聚的。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半盤子。剩的鳳姐又命攢了兩盤。并一個攢盒。與文官等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姐兒因抱著一個大柚子頭。忽見板兒抱著一個佛手。大姐兒便要丫鬟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衆人忙把柚子給了板兒。將佛手哄過來與了他。纔罷。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著些果子吃。又忽見這個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毬踢著頑去。也就不耍佛手了。(索隱)忽寫巧姐與板兒一段事故。固是文中穿插法。然亦示巧姐爲劉氏女。板兒爲錢氏子。兩相近來。後來又兆同居。當下賈母等吃過了茶。又帶了劉老老至權翠庵來。妙玉忙接了進去。衆人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倒底是他們修行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一面說。一面便往東禪堂來。妙玉笑往裏讓。賈母道：「我們纔多吃了酒肉。你這裏頭有菩薩。沖了罪過。」(索隱)細我們這裏坐坐。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杯就去了。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索隱)獨寶

玉留神。仍是由意淫中轉出的念頭。與書末妙玉作一遠引。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裏面放一個成窑五彩小蓋鍾。（索隱）梅村詩譜史偶述第十六首云：故園滯前君莫道。淒涼酒盞闌成箸。可見國初宮中競尚成化時物。又二十首云：迴龍小蓋撥松蘿。可見宮中所尚。以五彩雲龍花樣爲貴。皆當時實況。不可略過也。又書中屢言捏絲戩金盒。卽吳詩中所謂殿盒。明時果園廠所製。帝京景物略詳載其式。國初多用之。梅村所謂宣爐廠盒內香燭者是也。因類並及。補註於此。捧與賈母。（索隱）絕無不事王侯之辭。寶玉云：何。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說：這是老君眉。（索隱）誌此一筆。足見妙玉之平日留心雅善。奉寶玉云：何。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道：這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笑著遞與劉老老。說你嘗嘗這個茶。劉老老便一口吃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放濃些便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來。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脫胎填白蓋碗。那妙玉便把寶釵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寶釵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煽滾了水。另泡了一壺茶。寶玉便走了進來。笑道：偏你們吃體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趕了來。撒茶吃。這裏並沒你吃的。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茶鍾來。妙玉忙命將那成窑的茶盃別收了。擱在外頭去罷。寶玉會意。知爲劉老老吃了。他嫌腌臢不要了。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杯來。一個旁邊有一耳。上鐫著鴛鴦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眞字。是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

了一舉。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著點犀禽。妙玉斟了一盞。與黛玉。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拿來對與寶玉。(索隱)誌此一筆。尤詆妙玉之深。尋常一未經用之盞。經老老一啜。便棄而不復顧。寶玉男子。反以己所常用者共之。獨不慮口澤及人乎。寫妙玉處處是假惺惺。見所欲則忘其潔矣。可醜。可醜。寶玉笑道。(索隱)笑得好。窺其微矣。可謂樂然後笑。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索隱)此一層常度思不得其解。以意淫之人。過絕美之色。承相愛之雅。叨共卷之榮。自當怡然受之。惕然惟恐失之。寶哥方留神察看時。安能不覺。然忽爾舍用情之深。求用物之貴。此在常人所不肯出。泥屬情種。當必無之事也。而作者特書此筆。何居。蓋營思之重。思之寶哥。蓋正以用情之深。留心之細。見妙玉之忘情。造次故詰一語。詞若有憾。以代妙玉在釵黛前掩蓋也。寶哥當日來此。用此杯者必不止一次。當已早領其意。故妙玉一切性氣。均能體之。細而知之。深。今當釵黛之前。二人之心。細。遇妙之嬌。嬌不羣。必先寶玉而留神察看。若見其率與寶玉共卷。設若含酸微笑。則妙公無地自容矣。寶玉處處留心。知妙玉之獨厚於己。欲為掩蓋。故反以尊客之禮自居。若以不得平等為憾者。當時四人之意。均微會矣。一則平兩美之醜。一則掩妙人之率。既掩妙人之率。可見兩美之尊。面面俱到。百節全靈。寶哥真天下第一有情人。亦第一有心人。更是第一慧捷機變人。吾真自笑莽漢矣。觀後文之舍盞不收。更可見此時之孟光。若遽接梁鴻之案。釵黛尖刻。斷無不退有後言者。寶玉愛玉。為之彌縫者甚微。且措詞雅善。中其窳要。妙亦解人。故不以為忤。而應聲立徹。平時不言之親愛。一掃而空。讀紅樓至此。真胸中三日作轆轤轉。不知世間善男信女。能識此者有幾。用情能至此。而又僅止於此者。又有幾。吾不禁謂寶妙皆天人也。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裏

未必找得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寶玉笑道：俗語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裏，自然把這金玉珠寶一概貶爲俗氣了。（索隱）真善詞令，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的了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你遭踢，豈不聞一杯爲品，二杯卽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驢了。你吃這一海，更成甚麼？說的寶釵黛玉寶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向海內斟了一杯，寶玉細細吃了，果覺清淳無比，賞讚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茶，是託他兩個的福，獨你來了，我是不能給你吃的。』（索隱）陽春釵黛，又見寶玉固嘗獨來，寶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了。』妙玉聽了，方說這話明白。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麼？』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籃一盞，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嘗不出來？隔年燻的雨水，那有這樣清淳？』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著寶釵走了出來。寶玉和妙玉陪笑道：『那杯雖然腌臢了，白揀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這使得麼？妙玉聽了，想了一點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索隱）可見口澤之自貴，更襯出前一層之造次忘情來。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



交給他快拿了去罷。寶玉道：自然如此。你那裏和他說話去。越發連你都腌臢了。（索隱）何至於此醜極。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幾個小么兒來。河裏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索隱）更醜。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付他們擡了水。只擡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別進門來。（索隱）何消說得。直實輕狂耳。石隱之流。揭榜於壁。大書曰：某地高隱。某人之室。聞人。免進。願與此同。寶玉道：這是自然的。說著。便袖著那杯。遞與賈母房中小丫頭子。拿著。說明日劉老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不在話下。（索隱）敝妙玉一段。處處見其矯揉造作。攪得愈高。逼得愈緊。後來罵得越重。書中寫襲人妙玉均此筆法。且說賈母因覺身子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擡來。賈母坐上。兩個婆子擡起。鳳姐李紈和衆丫頭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這裏薛姨媽也就辭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與衆丫頭們吃去。自己便也乘空歇著。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捶著腿。分付他老太太那裏有信。你就叫我。說著也歪著睡著了。寶玉湘雲等著。著丫頭們將攢盒擡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著樹的。也有傍著水的。那也十分熱鬧。一時又見鴛鴦來了。要帶著劉老老遊。（索隱）越衆人也都跟著取笑。（索隱）越一時來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劉老老道：阿呀這裏還有大廟呢。（索隱）越說著便

爬下叩頭。（索隱）趣明知更趣。衆人笑灣了腰。劉老老道：「笑什麼？這牌坊上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裏這樣的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老老便擡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索隱）不說他名，單說玉皇寶殿四字，可見此省親別墅本是殿閣，爲至尊所居，故曰玉皇。借老老口中又點體制。衆人笑的拍手鼓掌，還要拏他取笑。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著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索隱）何至於此極方形容。衆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裏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與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那劉老老因吃了些酒，他脾胃不與黃酒相宜，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發瀉，多吃了幾碗茶，不免痛瀉起來。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廁來，酒被風吹，且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得眼花頭暈，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卻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只得順著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著門，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劉老老心中自忖道：「這裏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順著花障走了來。得了一個月洞門進去，只見迎面一帶水池，只有七八尺寬，石頭砌岸，裏面碧波清水，流往那邊去了。上面有一塊白石橫架在上面。劉老老便踱過石去，順著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個彎子，只見有個房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頭這裏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趕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

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點。頭。歎。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門。上。挂。著。蔥。綠。散。花。軟。簾。劉。老。老。掀。簾。進。去。擡。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爐。皆。貼。在。牆。上。錦。籠。紗。罩。金。彩。珠。光。連。地。上。鋪。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眼。花。了。找。門。出。去。那。裏。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琴。剛。從。屏。後。得。了。一。個。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劉。老。老。咤。異。心。中。恍。惚。想。道。莫。非。是。他。親。家。母。因。連。忙。問。道。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帶。著。進。來。的。又。見。他。戴。著。滿。頭。花。劉。老。老。笑。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園。裏。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說。著。那。老。婆。子。只。見。笑。也。不。答。言。便。心。中。忽。然。想。起。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嗎。想。畢。伸。手。一。摸。再。細。細。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了。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索。隱。此。一。段。筆。墨。又。妍。媿。又。新。奇。又。細。密。全。爲。寫。出。老。老。是。無。心。撞。入。其。實。用。心。不。在。此。劉。老。老。又。驚。又。喜。遂。走。出。來。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牀。帳。他。此。刻。帶。了。七。八。分。的。酒。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牀。上。只。說。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便。前。仰。後。合。的。朦。朧。著。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牀。上。且。說。衆。人。等。他。不。見。板。兒。沒。了。他。老。老。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掉。在。茅。廁。裏。了。快。叫。人。去。瞧。瞧。

因命兩個婆子們去找。回來說沒有。衆人各處搜尋不見。襲人發狠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順著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雖然碰頭。還有小丫頭們知道。若不進花障子去。再往西南上去。若繞出去還好。若繞不出去。可教他繞一會子好的。我且瞧瞧去。」一面說著。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在房裏的小丫頭。已儘空頭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擗子。就聽的軒駒如雷。忙進來。只見見酒屁臭氣。（索隱）劉妃肌香。特反筆掩蓋。俾人失笑。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脚的仰臥在牀上。索隱妙在一仰從三國演義中仰翻落馬。仰字中化出。惜少聖歎。一作書無段意蘊。全結於此。仰蓋地載之象。其事可知。既未詳揭。此姑不載。襲人這一驚不小。慌忙的趕上來。將他沒死沒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睜眼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我失錯。並沒弄腌臢了牀。」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攢。襲人恐驚動了人。被寶玉知道了。（索隱）又是反筆。又是掩蓋之筆。只向他搖手。不叫他說話。忙將大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會嘔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劉老老答應著。跟了襲人。出至小丫頭子們房中。命他坐下。向他道：「你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劉老老答應是。又與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裏的一樣。」（索隱）真是天宮特點。一筆一殿。一宮。由外而內。秩序分明。襲人微微笑道：「這個麼。是寶二爺的臥室。」（索隱）當指乾清。那老老嚇的。不敢做聲。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只說

他在草地睡著了，帶了他來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一時賈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擺晚飯。賈母因覺懶懶的，也沒吃飯，便坐了竹椅小敞轎。（索隱）是宮中常用者，看宮闈秘史可知矣。回至房中歇息，命鳳姐兒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兩大段，即標目中兩事也。權翠菴品茶一段，爲飯後閒情之點綴，借以寫妙玉之矯情妙詼，入微全在言外。此處之妙玉，以意求之，殆寓小婉，小婉善製茗，張傳稱其嫺譜茶經，無不精曉，又影梅庵憶語云：「姬嗜茶，與吾同性。又同嗜芥，每歲半塘願子，兼擇最精者，織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烟，小鼎長泉，必手自炊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爐對鼎鑪之句，姬爲解頰，至滌乳看蟹目魚鱗，傳盜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真如木蘭露露，瑤草臨波，備極虛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碗捧娥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一段爲品茶權翠菴之所本，權翠菴即湘閣梅菴之意也。下一段劉媪醉臥怡紅，以本書後文考之，秦鍾常宿寧府，尤氏囑鳳姐，搬來一處住，皆虛寫劉妃入宮住宿之事。此處實寫故以醉字掩之，又以仰字形容御榻，或見客星，此無從考實者矣。

（護花評）竹根杯引出黃楊杯，文情曲折。

若無黃楊大套，劉杯老老何至醉臥寶玉牀，若非劉老老腹瀉，何由走至怡紅院，一路鼓來，有情有景，寶玉等聽曲飲酒，是劉老老醉後餘波。

劉老老極村俗，妙玉極僻潔，兩兩相形，覺村俗却在人情之內，僻潔反在人情之外，寧爲老老母爲妙玉。

妙玉拉寶釵黛玉衣襟，心中無非寶玉，只是不好拉耳，若心中無寶玉，因何劉老老吃的茶杯，便嫌醜髒不要，自己帶

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權翠菴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吃的綠玉斗，便擲茶與寶玉，又尋出竹根大海來，且肯將成箸茶杯給與寶玉，聽他轉給劉老，是作者皮裏陽秋，不可不知。

妙玉向寶玉說你獨來不肯給你吃，是假撇清語，轉覺欲蓋彌彰。

妙玉出家人，何以有許多古玩茶器，五年前又在元暮住，形迹殊處可疑。

劉老誤入怡紅院一段文章，有疑鬼疑神之筆，又照應鳳姐代插滿頭花，想見席中醉態，真可發笑。

大姐來園中，引出後文送果取名情事。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無別話。且說劉老帶著板兒，先來見鳳姐兒，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見的，都經驗了。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連各房裏的姑娘們，都這樣憐貧惜老，照看我。我這一回去，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香，天天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算我的心了。鳳姐笑道：你別喜歡，都是爲你。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睡著不舒服。我們大姐兒也著了涼，在那裏發熱呢。劉老聽了，忙歎道：老太太有年紀的，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道：從來沒像昨兒高興，往常也進園子逛去，不過到一兩處坐坐就來了。昨兒因爲你在這裏，要叫都逛逛，二個園子，倒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爲我找你去，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誰知風地

裏吃了。就發熱起來。劉老老道：大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兒。小人兒家原不該去。比不得我們的孩子會走了。那個攛園子裏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乾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崇書本子。子細撞著客。三語提醒了。鳳姐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著彩明來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正西勞得遇花神。身沈不思飲食。用白錢七張。向正西四十步送之。大吉。鳳姐兒笑道：果然不錯。園子裏頭可不是花神。只怕是老太太也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著兩個大來。一個與賈母送崇。一個與大姐兒送崇。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鳳姐兒笑道：倒底是你們有年紀的經歷的多。我這大姐兒。時常要病。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劉老老道：這也有的。富貴人家養的孩子。都嬌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再他小人兒家。過於尊貴了。也禁不起。以後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鳳姐兒道：這也有理。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借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莊家人。不怕你惱。到底貧苦些。你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壓的住他。劉老老聽說。便想了半想。笑道：不知他是幾時生的。鳳姐兒道：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劉老老忙笑道：這個正好。就叫做巧姐兒好。這個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依我這名字。必然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遇難成祥。逢凶化吉。都從這巧字兒來。(索隱)劉媪命名其女名取珍愛之意故曰珍死段遠映鳳姐兒聽了自是歡喜忙謝

道。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說著。叫平兒來分付道。明兒偕們有事。恐怕不得閑兒。你這空兒閑著。把這老老的東西打點了。他明兒一早。就好走得便宜了。劉老老道。不敢多破費了。已經遭踢了幾日。又拏著走。越覺心裏不安起來。鳳姐兒道。也沒有什麼。不過隨常的東西。好也罷。歹也罷。帶了去。你們街坊鄰舍看著。也熱鬧些。也是上城一次。說著。只見平兒走來說。老老過這邊瞧瞧。劉老老忙跟了平兒。到那邊屋裏。只見堆著半炕東西。平兒一一看。拏與他瞧著。又說道。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地月白紗做裏子。這是兩個繭綢。做襖兒裙子都好。這包袱裏是兩疋紬子。年下做件衣衫穿。這是一盒各樣內造點心。也有你吃過的。也有沒吃過的。拏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強些。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瓜菓子的。如今這一個裏頭。裝了兩斗御田硬米。熬粥是難得的。這一個裏是園子裏的菓子。和各種乾菓子。這一包是八兩銀子。這都是我們奶奶的。這兩包。每包五十兩。共是一百兩。是太太給的。索隱喻太后賜金叫你拏去。或者做個小本買賣。或者置幾畝田。以後再別求親靠友了。說著。又悄悄笑道。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這是我送老老的那衣裳。雖是舊的。我也沒大很穿。你要棄嫌。我就不敢說了。平兒說一樣。劉老老就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幾千佛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又如此謙遜。忙笑說道。姑娘說那裏話。這樣好東西。我還嫌棄。我便有銀子。沒處買這樣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負了姑娘。



的心。平兒笑道。休說外話。咱們都是自己。我纔這樣。你放心收了罷。我還和你要東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晒的那個灰條菜乾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蘆條兒。各樣乾菜。帶些來。我們這裏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就算了一概。不要別枉費了心。劉老老千恩萬謝的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安當了。就放在這裏。明兒一早打發小廝們雇輛車裝上。不用你費一點心的。劉老老越發感激不盡。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兒。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索隱)劉妃應宿寧寧左近。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安。衆人都過來請安。出去傳請大夫。一時婆子回。大夫來了。老嫗請賈母進幔子去坐。賈母道。我也老了。那裏養不出那阿物兒來。還怕他不成。不要放幔子。就這樣瞧罷。衆婆子聽了。便拏過一張小桌子來。放下一個小枕頭。便命人請。一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傍階。跟著賈珍到了臺階上。早有兩個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兩個婆子在前引導進去。又見寶玉迎了出來。只見賈母穿著青縐紬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傍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頭。都擎著蠟拂盃盃等物。又有五六個老嫗。雁翅排在兩傍。(索隱)何等氣象何等尊貴。一端字尤見是太后身分。碧紗櫥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紅著綠戴寶插金的人。(索隱)后妃宮眷咸在。王太醫便不敢擡頭。忙上來請了安。賈母見他穿著六品服色。便知是御醫了。(索隱)特點是御醫。含笑問供奉好。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姓。賈珍等忙回姓王。賈母笑道。當日太醫院正堂。

有個王君效好脈息。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回說那是晚生家叔祖。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也算是世交了一面。說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頭上。嫵嫵端著一張小椅子。放在小桌前面。略偏些。王太醫便屈一膝坐下。(素隱)應跪診。故此特言屈一膝診脈。謂之請脈。歪著頭。(素隱)有神診了半日。又診了那隻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笑說勞動了。珍兒讓出去。好生看茶。(素隱)御醫進診。應由內務府帶領出入。故加賈珍一筆。賈珍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是復領王太醫到外書房。中王太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偶感一點風寒。究竟不用吃藥。不過略清淡些。常暖著一點兒就好了。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裏。若老人家愛吃。便按方煎一劑吃。若懶怠吃。也就罷了。說著吃茶。寫了方子。剛要告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笑說。王老爺也瞧瞧我們姐兒。王太醫聽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著大姐兒的手。右手診了一診。又摸了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瞧瞧。笑道。我說著姐兒又罵我了。只是要清清淨淨的。餓兩頓就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丸藥來。臨睡時。用薑湯研開。吃下去就是了。說畢。告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藥方來。回明賈母。原故將藥方放在案上。出去。不在話下。這裏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兒。寶釵姊妹等。見大夫出去。方從櫥後出來。王夫人略坐一坐。也回房去了。劉老老兒無事。方上來和賈母告辭。賈母說。閒了再來。又命鴛鴦來。好生打發劉老老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劉老老道了謝。又作辭。方同鴛鴦出來。到了下房。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這是老太太幾件衣裳。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

衆人孝敬的。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收著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沒穿過的。昨日叫我拿出兩套兒。送你帶去。或送人。或自己家裏穿罷。別見笑。這盒子是你要的麪菓子。(索隱)實指太后賜糖菓八盒。這包兒裏是你前兒說的藥。梅花點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絡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著。(索隱)喻太后賜衣賜藥。宮廷頒賞藥爲最普通之賞。此爲特恩。總包在裏頭了。這是兩個荷包。帶著頑罷。說著。便抽開兩個繫子。掏出兩個筆錠。如意的鏢子來。(索隱)喻太后賜金四十錠。與他瞧。又笑道。荷包拿去。這個留下給我罷。劉老老已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幾千佛。聽鴛鴦說。便說道。姑娘只管留下罷了。鴛鴦見他信以爲真。笑著。仍與他裝上。說道。哄你頑呢。我有好些呢。留著年下給小孩子們罷。說著。只見一個小丫頭。拿了個成器鍾子來。遞與劉老老。說這是寶二爺給你的。(索隱)時尙成器。乾清。或頒賜劉妃事。當有也。劉老老道。這是那裏說起。我那一世修來的。今兒這樣。說著。便接了過來。鴛鴦道。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嫌棄。我還有幾件。也送你罷。劉老老又忙道謝。鴛鴦果然又拿出幾件來。與他包好。劉老老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和衆姊妹王夫人等去。鴛鴦道。不用去了。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回來。我替你說罷。閒了再來。又命一個老婆子。吩咐他二門上。叫兩個小廝來。幫著老老。拿了東西。送去。婆子答應了。又和劉老老到了鳳姐兒那邊。一並拿了東西。在角門上。命小廝們搬了出去。直送劉老老上車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寶釵等吃過早飯。又往賈母處問安。回園至分

路之處。寶釵便叫黛玉道：「顰兒，跟我來。有一句話問你。」黛玉便回了寶釵。來至蘅蕪院中，進了房。寶釵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審你。」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寶釵，頭瘋了。審問我什麼？」寶釵冷笑道：「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滿嘴裏說的是什麼？你只實說便罷。」黛玉不解，只管發笑，心裏也不免疑惑起來。口裏只說：「我會說什麼？你不過要捏我的錯兒罷了。」你倒說出來我聽聽。」寶釵笑道：「你還裝憨兒。昨兒行酒令，你說的是什麼？我竟不知是那裏來的。」黛玉一想，方想起昨兒失於檢點，把那牡丹亭西廂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來撚著寶釵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隨口說的你教給我再不說了。」寶釵笑道：「我也不知道聽你說的怪生的，所以請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別說與別人。我以後再不說了。」寶釵見他羞臉飛紅，滿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問，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的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索隱）是「老奸是巨猾，前世冤孽一語足見自負」。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兒七八歲上，也穀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裏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兄弟也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記，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背著我們偷看，我們也背著他們偷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丟開了。（索隱）清砂宮廷中亦雅尚小說，自經阿什坦之奏，稍從嚴禁，此殆隱指。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連做詩寫字等事，這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索隱）

描畫。妃能詩。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索隱指世祖好詩。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更好了。）（索隱）全對世祖說。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索隱指一時朝士。這並不是書誤了他。可惜他把書遭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什麼大害處。至於你我。只該做些針線紡織的事。纔是偏又認得幾個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看也罷了。最怕見那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索隱）只怕天性中帶得奸詐。雖不識字。亦不可教。一席話。說的黛玉垂頭吃茶。心下暗服。只有答應是的一字。忽見素雲進來。說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寶二爺都等著呢。寶釵道。又是什麼事。黛玉道。咱們到了那裏。就知道了。說著。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果見衆人都在那裏。李執見了他兩個。笑道。社還沒起。就有脫滑兒的了。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天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畫什麼園子圖兒。惹得他樂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別怪老太太。都是劉老老一句話。黛玉忙笑。道。可是呢。都是他的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老老。直叫他做母蝗蟲就是了。（索隱）新穎說著。大家都笑起來。寶釵笑道。世上的話。到了鳳丫頭嘴裏。也就盡了。幸而鳳丫頭不認得字。不大通。不過一概是市俗取笑。更有鬻兒這促狹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將世俗的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母蝗蟲三字。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現出來了。虧他想的倒也快。衆人聽了都笑道。你這一注解。也就不在他兩個以下了。李執道。我就請你們大

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給了他一個月的假。他嫌少。你們怎麼說。黛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纔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一年的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著顏色。又要剛說到這裏。黛玉也自掌不住。笑道。又要照著這樣兒慢慢的畫。可不得一年的工夫。衆人聽了。都拍手笑個不住。寶釵道。有趣。最妙落後一句是慢慢的畫。他可不畫去。怎麼就有了呢。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回想是沒味的。你們細想。兒這幾句話。雖沒什麼。回想卻有滋味。我倒笑的動不得了。惜春道。都是寶姐姐讚的他越發逞強得意。這會子。我又取笑兒。黛玉忙拉他笑道。我且問你。還是單畫這園子呢。還是連我們衆人都畫在上頭呢。惜春道。原是一只畫這園子的。昨兒老太太又說單畫園子。成個房樣子了。叫連人都畫上。就像行樂似的纔好。我又不會這工細樓臺。又不會畫人物。又不好駁回。正爲這個爲難呢。黛玉道。人物還容易。你草蟲上不能。李執道。你又說不通的話了。這個上頭那裏又用的著草蟲。或者翎毛。倒要點綴一兩樣。黛玉笑道。別的草蟲不畫罷了。昨兒母蝗蟲不畫上。豈不缺了典。衆人聽了。又都笑起來。黛玉一面笑的兩手捧著胸口。一面說道。你快畫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了名字。就叫做攜蝗大嚼圖。（索隱新穎）衆人聽了。越發鬨然大笑。的前仰後合。只聽咕咚一聲響。不知甚麼倒了。急忙看。原來是史湘雲伏在椅子背兒上。那椅子原不會放穩。被他全身伏著背子大笑。他又不防。兩下裏錯了樺。向東一歪。連人帶椅子。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擋著。

不會落地。衆人一見，越發笑個不住。索隱揣摩，盡致。寶玉忙趕上去，扶住了起來。索隱不說，應了，鬆開聲，而但說寶玉忙趕上去，扶住，可見寶玉之情切意動。方漸漸止了笑。寶玉和黛玉使個眼色。黛玉會意，便走至裏間，將鏡袱揭起，照了照。只見兩鬢略鬆了些。忙開了李紈的櫥奩，拿出鏡子來。對鏡，振了兩振，仍舊收拾好了。方出來。（索隱可見平日之情況都是意淫的作用）指著李紈道：「這是你帶著我們做針線教道理呢。你反招了我們來大頑大笑的。」（索隱自是可見兒語）李紈笑道：「你們聽他這刁話。他領著頭兒鬧，引著人笑了。倒賴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兒得一個利害婆婆，再得幾個千刀萬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試你那會子。還這麼刁不刁了。」黛玉早紅了臉，拉著寶釵說：「咱們放他一年的假罷。」（索隱黛玉一生大約惟此時最活潑潑地，其嬌惡雅之態可掬）寶釵道：「我有一句公道話。你們聽聽。藕丫頭雖會畫，不過是淺筆寫意。如今畫這園子，非離了肚子裏頭有些邱壑的，如何成畫。這園子卻是像畫兒一般。山石樹木，樓臺房屋，遠近疎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你若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藏該減的要藏要減，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圖畫。第二件這些樓臺房舍，必是要界劃的一點兒不留神，欄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門窗也倒豎過來，階砌也離了縫，甚至桌子擠到牆裏頭去，花盆兒放在簾子上來，豈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第三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疎密，有高低，衣褶裙帶，指手足步。」

最是要緊。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腫了腳。染臉撕髮。倒是小事。依我看來。竟難的很。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給他半年的假。再派了寶兄弟幫著他。並不是爲寶兄弟知道。教著他畫。那就更誤了事。爲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難安插的。寶兄弟好拏出來問問那會畫的相公。也就容易了。(索隱)此回寫黛玉處。是天眞寶釵處。是充能品地上。差別了寶玉聽了。先喜的說這話極是。詹子亮的工細樓臺。就極好。程日與的美人。是絕技。如今就問他們去。寶釵道。我說你是無事忙。說了一聲。你就問他去。也等著商議定了再去。如今且說拏什麼畫。寶玉道。家裏有雪浪紙。又大。又托墨。寶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那雪浪紙寫字畫。寫意畫兒。或是會山水的托墨。禁得皴染。拏了畫這個。又不托色。又難烘。畫也不好。紙也可惜。我教給你一個法子。原先蓋這園子。就有一張細緻圖樣。雖是畫工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你和太太要了出來。也比著那紙大小。和鳳丫頭要一塊重絹。交給外邊相公們。叫他照著這圖樣。刪補著。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配這些青綠顏色。並泥金泥銀。也得他們配去。你們也得另弄一個風爐子。預備化膠。出膠。洗筆。還得一個粉油大案。鋪上氈子。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筆也不全。都從新再弄一分兒纔好。惜春道。我何曾有這些畫器。不過隨手的筆畫畫罷了。就是顏色。只有赭石。花青。藤黃。胭脂。這四樣。再有不。不過是兩支著色的筆。就完了。寶釵道。你何不早說。這些東西。我卻還有。只是你用不著。給你也白放著。如今我且替你收著。等你用著這個的時候。



我送你些。也只可留著書扇子。若畫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今兒替你開個單子。照著單子。和老太太要去。你們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說著。寶兄弟寫。寶玉早已預備下筆硯了。原怕記不清楚。要寫了記著。聽寶釵如此說。喜的提起筆來。靜聽寶釵說道。頭號排筆四支。二號排筆四支。三號排筆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鬚眉十支。大著色二十支。小著色二十支。開面十支。柳條二十支。箭頭珠四兩。南褚四兩。石黃四兩。石膏四兩。石綠四兩。藤黃四兩。花青八兩。鉛粉四匣。臘脂十帖。大赤飛金二百帖。青金二百帖。廣勻膠四兩。淨礬四兩。礬絹的膠礬在外。別管他們。只把絹交出。叫他們礬去。這些顏色。咱們淘澄飛漂著。又頑了。又使了。包你一輩子都發使了。再要頂細絹羅四個。粗羅兩個。擲筆四支。大小乳鉢四個。大粗碗二十個。五寸碟子十個。三寸粗白碟子二十個。風爐兩個。沙鍋大小四個。新磁缸兩口。新水桶四隻。一尺長白布口袋四個。桴炭二十斤。柳木炭一二斤。三層木箱一個。實地紗一丈。生薑二兩。醬半斤。黛玉忙笑道。鐵鍋一口。鐵鏟一個。(索隱)妙人妙語。寶釵道。這做什麼。黛玉道。你要生薑和醬。這些作料。我替你要鐵鍋來。好炒顏料吃呵。(索隱)絕倒。衆人都笑起來。寶釵笑道。顰兒。你知道什麼。那顏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拏薑汁子和醬。預先抹在底子上。烤過。一經了火。是要炸的。衆人聽說。都道原來如此。黛玉又看一回單子。笑著。拉探春悄悄的。道。你瞧瞧。畫個畫兒。又要起這些水缸箱子來。想必糊塗了。把他的嫁奩單子也寫上了。(索隱)

妙語天成。探春聽了，笑個不住，說道：「寶姐姐，你還不擰他的嘴。你問問他編排你的話。」寶釵笑道：「不用問。狗嘴裏還有象牙不成？」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擰他的臉。黛玉笑著，忙央告道：「好姐姐，饒了我罷。」顰兒年紀小，只知說不知道輕重，做姐姐的教導我，姐姐不饒我，我還求誰去呢？衆人不知話內有因，都笑道：「說的好可憐兒的。連我們也饒了，饒了他罷。」寶釵原是和他頑的，忽聽他又拉扯上前番說他胡看雜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鬧了，放他起來。黛玉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饒人的。」（索隱）的是可兒語。寶釵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衆人愛你，今兒我也怪疼你的了。過來，我替你把手攏攏。」黛玉果然轉過身來，寶釵用手攏上去。寶玉在傍看著，只覺更好，不覺後悔，不該令他攏上髮去，也該留著。此時叫他替他抵上去。（索隱）意淫博愛，兩相夾擊，而留真妙想入微，正自胡想，只見寶釵說道：「寫完了，明兒回老太太去。若家裏有的就罷，若沒有的，就拿些錢去買了來。我幫著你們配。」寶玉忙收了單子，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至晚飯後，又往賈母處來請安。賈母原沒有大病，不過是勞乏了，兼著了些涼，溫了一日，又吃了一兩劑藥，發散了發散，至晚也就好了。不知次日又有何話，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亦雪芹補本之一，專令閱者暢意，故接續上回，由俗諺生出雅諺，亦意在與原作爭勝也。開首說賈母巧姐之病，老老之去，內中夾帶劉媪命名故事，並太醫請脈規矩，將人物地位指實，便不拋荒題旨。以下任筆書寫，借繪

書生出無限風趣讀經者至此愛不忍釋者十人而九此雪芹最著意處亦最得力處也原本標目意在醒人大抵取與真事有關合者補本標目意在掩飾大抵均取與真事無關合者即如此段自首句起至真送劉老老上車去了句止爲前一大段已占本回十分之五論命題書目自應與下半回平分其義乃覺不空而作者意在以下半回說入上半回雖隱真事視爲過脈點綴不甚經意故上下兩日均專側重在下半回俾讀者注意於雅謔語言便覺以上敘事是上回之餘波煞尾可不留心真事愈隱而愈微假諸愈讀而愈趨不知不覺遂入雪芹設中視紅樓爲小兒女言情諧樂之書萬不思及賈母之端坐爲至尊御醫之屈膝爲驗診雖明指宮廷之事而輕降翻過斷無人打此悶葫蘆者所以經有清二百餘年此書至今存未經燬禁雪芹保障之力也後人讀紅樓而有憾翠起續貂不悟雪芹插補之無痕乃欲平空翻案另出一部文字大抵均不自量徒形其醜豈知近百數十年讀紅樓夢已有補本在內耶人生無不死法只有延年法雪芹就盛時插補直延年法奈何其智哉

〔護花評〕大姐送果靈驗引出劉老老取名

劉老老取名巧姐既補出巧姐生日又說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直伏一百十八回中事平兒要鄉間乾菜不是閒語是爲劉老老好不時往來地步

劉老老此次進榮府衣服銀兩滿載而歸是伏後老老家中藉此寬裕可以藏留巧姐地步不是呆寫榮府念舊樂施〔大某評〕書中有八月二十五日病者一句乃大姐兒發熱之日也惟查前文三十七回賈政於七月二十日起身之後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此兩句內已藏下一月時候試讀光陰虛度歲月空添八字便可知其爲省文蓋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自七月二十至八月二十均已包括在內也。探春起海棠社，賈芸送白海棠，二十一日事也。接史湘雲來賈府，二十二日事也。三十八回湘雲請賈母等賞桂花，吃螃蟹，作菊花詩，三十九回劉老老來賈府，二十三日事也。寶玉著焙茗尋美女廟，二十四日事也。四十回賈母給湘雲還席，秋爽齋早飯，麝香榭演戲，綴錦閣行令，四十一回櫺翠庵品茶，怡紅院醉臥，二十五日事也。入四十二回，劉老老對鳳姐說明日家去，提起大姐兒發熱，送果，取名字，又將送給劉老老之物與他瞧，二十六日事也。賈母請王太醫看病，劉老老回家以後情事，二十七日事也。只此數日之間，而文法離奇百出，使讀者如入山陰道上，真有應接不暇，步步入勝之妙。此回仍是壬子年八月事。

第四十二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著了些風寒，不是什麼大病，請醫生吃了兩劑藥也就好了。命鳳姐來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送東西。（索隱）偶提賈政不冷落，正商議著。只見賈母打發人來叫王夫人忙引著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賈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雞、蔥子湯，我嘗了一嘗，倒有味兒。又吃了兩塊肉，心裏很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丫頭孝敬老太太的孝心，不枉了老太太素日疼他。賈母點頭笑道：也難爲他想著。若是還有生的，再炸上兩塊鹹浸浸的吃，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只不對稀飯。鳳姐聽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廚房傳話，這裏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找你來，不爲別的。初二日是鳳丫頭的生日。上兩年我原想著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又有大事，就混過去了。

今年人又齊全。料著又沒事。咱們大家好生樂一日。王夫人笑道：「我也想著呢。既是老太太高興。何不就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我想我往年不拘誰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個也俗了。也覺太生分似的。今兒我出個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取樂。」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麼想著好。就是怎麼樣行。」賈母笑道：「我想著咱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分子。」(索隱)所謂雜漢請觀音多少。儘著這錢去辦。你道好不好。王夫人道：「這個很好。但不知怎麼湊法。」賈母聽說。一發高興起來。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並寶玉。那府裏賈珍的媳婦。並賴大家的。及有些三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索隱)是宮廷恒事。亦是滿洲閩家恒態。衆丫鬟婆子。見賈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傳的傳。沒頓飯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烏壓壓擠了一屋子。(索隱)好熱鬧。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寶釵姊妹等五六個人。坐在炕上。寶玉坐在賈母懷前。底下滿滿的站了一地。賈母忙命拿幾張小杌子來。給賴大母親等幾個高年有體面的嬷嬷坐了。(索隱)閩閩家有此制度。宮廷則無之。賈府風俗。年高伏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還有體面。(索隱)是滿州風俗。所以尤氏鳳姐兒等。只管地下站著。那賴大的母親等三四老嫗。告了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賈母笑著把方纔一席話。說與衆人聽了。衆人誰不湊這趣兒。再也有和鳳姐兒好。情願這樣的。也有畏懼鳳姐兒。巴不得奉承的。況且都是拿得出來的。所以一聞此言。都欣然應諾。賈母先道：「我

出二十兩。薛姨媽笑道：我隨著老太太，也是二十兩。那夫人王夫人笑道：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兩罷了。尤氏李執也笑道：我們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兩罷。賈母忙和李執道：你寡婦失業的，那裏還拉你出這個錢。我替你出了罷。鳳姐忙笑道：老太太別高興，且算一算帳，再攪事。老太太身上已有兩分呢。這會子又替大嫂子出了十二兩，說著高興。一會子回想，又心疼了。過後兒，又說都是爲鳳丫頭化了錢，使個巧法子，哄著我拿出三四倍子來，暗裏補上。我還做夢呢。（索隱）確是當場現成話，不知從何得索，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依你怎麼樣呢。鳳姐笑道：生日沒到，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個錢也不出，驚動這些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這分，我替他出了罷。我到那一日多吃些東西，就享了福了。那夫人等聽了，都說很是。賈母方允了。鳳姐兒又笑道：我還有一句話呢。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兩，又有林妹妹寶兄弟的兩分子。姨媽自己二十兩，又有寶妹妹的一分子。這倒也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兩，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這有些不公平道。老祖宗吃了虧了。賈母聽了，呵呵大笑道：到底是我的鳳丫頭向著我。這說的很是要不是你，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哥兒兩個，交給兩位太太。一位占一個罷。派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說道：這很公道。就是這樣，賴大的母親，忙站起來笑道：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太生氣。在那邊是兒子媳婦，在這邊是內姪女兒，倒不向著婆婆姑姑，倒向著別人。（索隱）頑姐所說，不過是逗趣。

之語代鳳姐揭出心目中亦有老太太並無二位太太之情味。然非計賈母之欲示鳳姐之孝，並非真怪鳳姐，倘若真譏偏袒，只能退有後言，豈能對衆明說太平散人語語有刺，是不但不善談紅樓，並不通人情世故矣。這兒媳婦倒成了陌路人。內姪女兒竟成了外姪女兒了。說的賈母與衆人都大笑起來了。賴大母因又問道：少奶奶們十二兩。我們自然也該矮一等了。賈母聽說道：這使不得。你們雖該矮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幾個都是財主。位雖低些。錢卻比他們多的。你們和他們一例。纔使得衆嫗聽了。連忙答應。賈母又道：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每人照一個月的月例就是了。又回頭叫鴛鴦來。你們也湊幾個人商議湊了來。鴛鴦答應著。去不多時。帶了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幾個丫頭來。也有二兩的。也有一兩的。賈母因問平兒：你難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還入在這裏頭。平兒笑道：我那個私自另外的有了。這是公中的。也該出一分。（索隱）賈母之分一半當場取笑。當場應有之事。卻暗影下回潑醋無筆墨。賈母笑道。這纔是個好孩子。（索隱）此處體面亦伏下卷傳語感問鳳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還有二位姨奶奶出不出。也問一聲兒。儘到他們是理。不然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賈母聽說忙說可是呢。怎麼倒忘了他們。只怕他們不得閒兒。叫一個丫頭問問去。說著早有丫頭去了。半日回來說道。每位也出二兩。賈母喜道。拏筆硯來。算明共計多少。尤氏因悄悄罵鳳姐道。我把你這沒足穀的小蹄子。這麼些婆婆孀子。來湊銀子給你做生日。你還不足。又拉上兩個苦匏子。（索隱）京師俗語。指人之窮苦孤弱者。做什麼。（索隱）尤氏語近慈近驕。鳳姐也悄悄笑道。

你少胡說。一會子離了這裏。我纔和你算帳。他們兩個爲什麼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填還別人。不如拘了來。咱們樂。（索隱）鳳姐語近刻近。遂並可見滿人妾媵之惡而苦。說著早已合算了。共湊了一百五十兩有餘。賈母道。一天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又不多。兩三日的用度都費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上頭。賈母道。鳳丫頭說那一班好。就傳那一班。鳳姐道。咱們家的班子都聽熟了。倒是化幾個錢。叫一班來聽聽罷。（隱索）京俗謂之傳差。賈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發叫鳳丫頭別操一點心。受用一日纔算。尤氏答應著。又說了一回話。都知賈母乏了。纔漸漸的散出來。尤氏等送出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他往鳳姐房裏來。商議怎麼辦生日的話。鳳姐兒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這阿物兒也忒行了。大運了。我當有什麼事。叫我們去。原來單爲這個。出了錢不算。還要我操心。你怎麼謝我。鳳姐笑道。別扯。我又沒叫你來。謝你什麼。你怕操心。你這會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個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他興的這個樣兒。我勸你收著些兒好。太滿了。就出來了。（索隱）鳳姐果滿而溢。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將銀子送到寧國府來。尤氏方纔起來梳洗。因問是誰送過來的。丫頭們回說。林媽。尤氏便命叫了他來。丫頭們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家過來。尤氏命他腳踏坐。一面忙著梳洗。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的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湊了先送過來。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有呢。正說著。丫頭們回說。那府裏太太和



姨太太打發人送分子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專會記得這些沒要緊的話。昨兒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的要學那小家子湊分子，你們就記得到了你嘴裏。」當正經的說，（索隱）尤氏總有富貴驕人氣，還不快接了進來。好生待茶，再打發他們去。丫頭們笑著忙接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連寶釵黛玉的都有了。尤氏問：「還少誰的？」林之孝家的道：「還少老太太姑娘們的。」他們底下姑娘們的。尤氏道：「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林之孝家的道：「奶奶過去，這銀子都從二奶奶手裏發，一共都有了。」說著，尤氏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輦。一時來至榮府，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問都齊了麼？鳳姐笑道：「都有了。」快拏去罷。丟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兒不信，倒是當面點一點。」說著，果然按數一點，只沒有李紈的一份。尤氏笑道：「我說你鬧鬼呢。怎麼你大嫂子的沒有？」鳳姐笑道：「那麼些還不彀，便短一分兒也罷了。等不彀了，我再找給你。」（索隱）鳳姐是真小氣。尤氏道：「昨兒你在人跟前做人，今兒又來和我賴。這個倒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鳳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了事，我也了了。下卵是卵的，你也別抱怨。」尤氏笑道：「你一股兒不給也罷。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本來依你麼？」說著，把平兒的一分子拏了出來，說道：「平兒來把你的收了去。等不彀了我替你添上。」（索隱）尤氏是假大方，平兒會意。（索隱）會意者知錢多用不完，故風不肯出，尤不必入也。此等處須看真切，方知府中湊集之多，而色色本有用途，卻少確是海內第一家氣象，非閒筆也。笑說道：「奶奶先使著，若剩了下來，再賞我一樣。」尤氏笑道：「只許你主

子作弊。就不許我做情兒。平兒只得收了。尤氏笑道：我看你主子這麼細緻，弄這些錢那裏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裏使去。(索隱)全是謎語，全是實話，全是不辭之兆。一面說著，一面又往賈母處來。先請了安。大概說了幾句話，便走到鴛鴦房中，和鴛鴦商議。只聽鴛鴦的主意行事。(索隱)足見鴛鴦能得大君之心，尤氏可謂辦事得訣，宮庭太后有所差辦，往往當其事者，探旨於總管太監，與此正同，可以討賈母歡喜。(索隱)園宦伺人主喜怒，官僚又何園宦喜怒，以窺探人主國事，鮮不敗矣。古今國家均確有是情。二人妥議停當。尤氏臨走時，也把鴛鴦的二兩銀子還他。說這還使不了呢。(索隱)實話。說著，一徑出來。又至王夫人跟前說了一回話。因王夫人進了佛堂，把彩雲的一分也還了他。鳳姐兒不在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他。(索隱)郡人所謂買好行善，與賣好有別，與行善又有別，意在公私之間。兩個還不敢收。尤氏道：你們可憐的，那裏有這些閒錢。鳳丫頭便知道了，有我應著呢。二人聽說，千恩萬謝的收了。(索隱)苦匏子實泥。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園中人都打聽得尤氏辦得十分熱鬧，不但有戲，連耍百戲。(索隱)京師最尚，謂之變戲法，並說書的女先兒。(索隱)專唱南城等調。京師多有，全有。都打點著取樂頑耍。李執又向衆姊妹道：今兒是正經社日，可別忘了。(索隱)點一筆，見寶玉於生日社日，兩俱無心。寶玉也不來，想必他只圖熱鬧，把清雅就丟了。(索隱)提寶玉不到，即用提筆。說著，便命丫頭去瞧做什麼呢。快請了來。丫頭去了半日，回說花大姐說：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衆人聽了都詫異，說再沒有出門之理。這丫頭糊塗，不知說話，因又命翠墨去。

一時翠墨回來說。可不真出門了。說有個朋友死了。出去探喪去了。探春道。斷然沒有的事。憑他什麼。再沒有今日出門之理。你叫襲人來。我問他。剛說著。只見襲人走來。(索隱)襲姑娘亦正撥頭不著。故來備問。李執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麼事。也不該出門。頭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這麼高興。兩府上下衆人來湊熱鬧。他倒去了。第二件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襲人歎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有要緊的事。到北靜王府裏去。就趕回來的。勸他不要去。他必不依。今兒一早起來。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靜王府裏要娶姬妾沒了。(索隱)可見金釧是指王府姬妾。此事或指允禩。或指高宗。或世祖。有弔喪睿王姬妾之事。不可深考。專提九月初二生日。是必有指寶之人。也未可知。李執等道。若果如此。也該去走走。只是也該回來了。說著。大家又商議。咱們只管做詩。等他來罰他。剛說著。只見賈母已打發人來請。便都往前頭去了。襲人回明寶玉的事。賈母不樂。便命人接去。原來寶玉心裏有件心事。於頭一日就吩咐焙茗。明日一早出門。備兩匹馬在後門內等著。不要別一個跟著。說給李貴我往北府裏去了。(索隱)梅村詩七載。金腰歸掌握。百僚軍馬會南城。容邸似不當稱北府。偷或有人找。叫他攔住不用找。只說北府裏留下了。橫豎就來的。焙茗也摸不著頭腦。只得依著說了。今兒一早。果然備了兩疋馬。在後園門等著。天亮了。只見寶玉徧體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語不發。跨上馬。一彎腰順著街就趕下去了。(索隱)梅村詩。但看騎上即神龍。即指世祖之善騎。焙茗也只得跨上馬。加鞭趕上。在後面忙問往那

裏去。寶玉道：這條是往那裏去的。焙茗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沒有可頑的。寶玉聽說點頭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好。說著越發加了兩鞭。那馬早已轉了兩個彎子出了城門。（索隱）當是出得勝門。焙茗越發不得主意。只得緊緊的跟著。一氣跑了七八里路出來。人煙漸漸稀少。寶玉方勒住馬。回頭問焙茗道：這裏可有賣香的。焙茗道：香倒有。不知是那一樣。寶玉想道：別的香不好。須得檀芸降三樣。焙茗笑道：這三樣可難得。寶玉爲難。焙茗見他爲難。因問道：要香做什麼使。我見二爺時常帶的小荷包有散香。何不找一找。一句提醒了寶玉。便回手衣襟上掛著個荷包。摸了一摸。竟有兩星沉速。心內歡喜。只是不恭些。再想自己親身帶的。倒比買的又好些。於是又問爐炭。焙茗道：這可罷了。荒郊野外那裏有。既用這些。何不早說帶了來。豈不便宜。寶玉道：糊塗東西。若可帶了來。又不這樣沒命的跑了。焙茗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個主意。不知二爺心下如何。我想來二爺不止用這個呢。只怕還要用別的。這也不是事。如今我們就往前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菴了。寶玉聽了。忙問水仙菴。（索隱）針對跳井。就在這裏更靜了。我們就去說著。就加鞭前行。一面回頭問焙茗道：這水仙菴的姑子。常往咱們家去這一去。到那裏和他借香爐使。他自然是肯的。焙茗道：莫說自咱們家的香火。就是平日不認識的廟裏和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嘗見二爺最厭這水仙菴的。如何今兒又這樣喜歡了。寶玉道：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蓋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

那些有錢的愚婦們。聽見有個神。就蓋起廟來供著。也不知他神是何人。因聽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比如這水仙。裏面因供的是洛神。(索隱)水鬼便說洛神真善用典。故名水仙。甚殊。不知古來並沒有個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索隱)子建感甄。與寶玉調戲。交婢賂同。故又特加此一筆。當在關合事實。不是憑空發論。京師也無洛神像。並無水仙像。借用而已。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著。今兒卻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說著。早已來至門前。那老姑子見寶玉來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一個活龍來的一般。(索隱)龍君象。天上九天閻闔也。特點一筆。見是至尊微行。忙上來問好。命老道來接馬。寶玉進去。也不拜洛神像。卻只管賞鑒。雖是泥塑的。卻真有翮若驚鴻。婉若遊龍之態。荷出綠波。日映朝霞之姿。(索隱)借神像。點出意中人之美。故淚下沾襟。寶玉不覺滴下淚來。老姑子獻了茶。寶玉因和他借香爐燒香。那姑子去了半日。連香供紙馬都預備了來。寶玉說道。一概不用。命焙茗捧著爐。出至後園中。揀一塊乾淨地方兒。竟揀不出焙茗道。那井臺上如何。寶玉點頭。一齊來至井臺上。將爐放下。焙茗站過一傍。寶玉掏出香來。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回身命收了去。焙茗答應。且不敢忙爬下。磕了幾個頭。口內祝道。我焙茗跟二爺幾年。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也不敢問。只是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姓名。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的極聰明。極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知二爺心事不能出口。讓我代祝。(索隱)培茗代祝。全從西廂記鴛鴦燒香。紅娘代禱化。培茗代祝。其人最重西廂水滸。往往取法。加此一段。又

似指高宗之事。詳解見後。你若有靈有聖。我們二爺這樣想著你。你也時常來望候。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頑耍。豈不兩下裏都有趣了。索隱奇文妙文。含蓄無盡。語僕亦實足悅人。說畢又磕了幾個頭。纔爬起來。寶玉聽他沒說完。便掌不住笑了。因踢他道。你胡說。防人聽見笑話。焙茗起來。收過香爐。和寶玉走著。因道。我已經合姑子說了。二爺還沒用飯。叫他收拾了些東西。二爺勉強吃些。我知道今兒裏頭大擺宴席。熱鬧非常。二爺爲此。纔躲了來的。橫豎在這裏清淨一天。也就盡禮了。若不吃東西。斷使不得。寶玉道。戲酒既不吃。這隨便的吃些何妨。焙茗道。這纔是。還有一說。咱們來了。必有人不放心。若沒有人不放心。便晚些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第一老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禮也盡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吃酒。也並不是爺有意。原不過陪著父母盡孝道。若單爲了這個。不願老太太太太太懸心。就是方纔那受祭的陰魂。也不安穩。二爺想我這話如何。寶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著了。你想著。只你一個跟了我出來。回來你怕擔不是。所以拏這大題目來勸我。我纔來了。不過爲盡個禮。再去吃酒看戲。並沒說一日不進城。這已完了心願了。趕著進城。大家放心。豈不兩盡其道。焙茗道。這更好。說著。二人來至禪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一桌素菜。寶玉胡亂吃些。焙茗也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焙茗在後面。只囑咐二爺好生騎著。這馬總沒大騎。手提緊著些。(索隱)應有盡有。一面說著。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

去。忙忙來至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中。只有幾個老婆子看屋子。見他來了。都喜的眉開眼笑道。阿彌陀佛。可來了。沒把花姑娘急瘋了呢。(索隱)不是怕擔不是。是怕有閃失。可見心中眼中。只有寶玉。情何其摯。又見寶玉偶出。便如此重。豈是常人。上頭正坐席呢。二爺快去罷。寶玉聽說。忙將素衣脫了。自己找了顏色衣服換上。便問道。都在什麼地方坐席呢。老婆子們回道。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呢。寶玉聽了。一徑往花廳上來。耳內早隱隱聞得簫管歌吹之聲。剛到穿堂那邊。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索隱)有去年今日之感。一見寶玉來了。便長歎了一口氣。嗔著嘴兒說道。嚶。鳳凰來了。(索隱)一肚皮不自在。快進去罷。再一會子不來。可就都反了。(索隱)妙語。足見其重。鳳字反字。形容盡致。妙在參從旁人口中道出。可省無數筆墨。作者的是文章妙手。寶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裏去了。(索隱)玉姐早已會意。故垂淚。經問益慟。故只管拭淚。妙在不言中。玉釧兒把身一扭。也不理他。只管拭淚。寶玉只得。(索隱)實不合。玉釧未得撫慰一番。故用只得二字。怏怏的進去了。到了花廳上。見了賈母王夫人等衆人。真如得了鳳凰一般。(索隱)一語收束。反面說未來時之驚慌失措。賈母先問道。你往那裏去了。這早晚纔來。還不給你姐姐行禮去呢。因笑著。又問鳳姐兒道。你兄弟不知好歹。就有要緊的事。怎麼也不說一聲兒。就私自跑了。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你老子回家。必告訴他打你。鳳姐兒笑著道。行禮倒是小事。寶兄弟明兒斷不可不言語一聲兒。也不傳人跟著。就出去。街上車馬多。頭一件叫人不放心。再也不像咱們這樣人家出門的規矩。(索隱)應警蹕而出。這裏

賈母又罵跟的人爲什麼都聽他的話說往那裏去就去了。也不回一聲兒。一面又問他到底是往那裏去了。可吃了些什麼沒有。嚇著了沒有。寶玉只回說北靜王的一個愛妾沒了。今日給他道惱去。我見他哭的那樣。不好撇下他就回來。所以多等了一會子。賈母道。已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寶玉連忙答應著。賈母又要打跟的人。衆人又勸道。老太太也不必生氣。他已經答應不敢了。況且回來又沒事。大家該放心樂一會子了。賈母先不放心。自然著急發狠。今見寶玉回來。喜且有餘。那裏還恨他。也就不提了。(隱索) 確是溺愛的實況。還怕他不受用。或者別處沒吃餵。路上著了驚恐。反又百般的哄他。(索隱) 無微不至。是加一倍寫法。襲人早已過來伏侍。(索隱) 可以不瘋了。此處萬不能略過襲人。見其心更較餘人爲切。均是反逼後文之改嫁。大家仍舊看戲。當日演的是荆釵記。(索隱) 專爲男祭一齣。蓋望江而祭。與祭井中人切合。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淚落。也有笑的。也有恨的。也有罵的。(索隱) 不指祭狀元。指跳井之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 本回亦補本之一。照鳳之謔。不知何指。水仙庵之祭。以仿指允初之事。然許事大半無考。相傳高宗爲阿哥時。曾因與宮妃相戲致傷面部。太后慮得其情。竟賜妃死。高宗有所不忍。當祀而誌之。遂轉世爲和珅。之說。此段似當指此。惟世遠難徵矣。以下回證之。宜同爲高宗之事。皆雪芹手筆也。

(蘅花評) 賈金慶壽。一見賈母之寵愛。鳳姐一見鳳姐之權壓衆人。不獨變換故套。



寫衆人分金多少，及尤氏給還各人公分，俱有分寸。

鳳姐生日，偏值金釵生日，賈母撥金取樂，偏有寶玉搵土撥香，壽筵未設，寶玉先著素衣，戲席未終，賈璉忽持利劍，且尤氏口中說出錢帶棺材裡去，玉釵歎氣，獨自暗中拭淚，種種不祥，俱於熱鬧見兆。

####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裝

話說衆人看演金釵記，寶玉和姊妹一處坐着。林黛玉因看到男祭這齣上，便和寶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不管在那裏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上來做甚麼。俗語說：『觀物思人天，底下水總歸一源。』不拘那裏的水，舀一碗看著哭去，也就盡情了。」（索隱：酸語亦通論。寶釵不答。）（索隱：會意故不答。）寶玉回頭要熱酒敬鳳姐，原來賈母說：「今日不比往日，定要教鳳姐痛樂一日。」本自己懶怠坐席，只在裏間屋裏榻上歪著，和薛姨媽看戲，隨心愛吃的，揀幾樣放在小几上，隨意吃著說話兒，將自己兩桌席面，貴那沒有席面的大小丫頭，並那聽差的婦人等，命他們在窗外廊簷下，也只管坐著，隨意吃嚼，不必拘禮。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著，外面幾席，是他們姊妹們坐。賈母不時吩咐尤氏等，讓鳳丫頭坐上面，你們好生替我待東，難爲他一年到頭辛苦。尤氏答應了，又笑回道：「他是坐不慣首席，坐在上頭，橫不是，豈不是的。酒也不肯吃。」賈母聽了，笑道：「你不会等我親自讓他去。」鳳姐兒忙也進來笑說：「老祖宗，別信他們的話。我吃了好幾鍾了。」賈母笑著，命尤氏快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們都輪流敬他，他再不

吃。我當真的就親自去了。尤氏聽說忙笑著。又拉他出來坐下。命人拿了臺盞。斟了酒。笑道。一年到頭。難爲你孝順老太太。和我。我今兒沒什麼疼你的。親自斟酒。我的乖乖。你在我手裏。喝一口罷。鳳姐兒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就喝。尤氏笑道。說的你不知是誰。我告訴你罷。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後兒。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的不得了。趁著儘力灌兩鍾子罷。鳳姐兒見推不過。只得喝了兩鍾。接著衆姊妹也來。鳳姐只得每人的喝了一口。賴大嫵嫵見賈母尚且這等高興。少不得來湊趣兒。領著些嫵嫵們也來敬酒。鳳姐兒也難推脫。只得喝了兩口。鴛鴦等也都來敬。鳳姐兒真不能了。忙央告道。好姐姐們。饒了我罷。我明兒再喝罷。鴛鴦笑道。真個的我們是沒臉的了。就是我們在太太跟前。太太還賞個臉兒呢。往常倒有些體面。今兒當著這些人。倒做起主子的款兒來了。我原不該來不喝。我們就走。說著。真個回去了。鳳姐兒忙拉住笑道。好姐姐。我喝就是了。說著。拿過酒來。滿滿的斟了一杯。喝乾。鴛鴦方笑了散去。然後又入席。鳳姐兒自覺酒沈了。心裏突突的。望上撞。要往家去歇歇。(索隱)不過爲鳳姐中酒埋根。卻寫得如此熱鬧周密。當日情形。活現紙上。雖爲鳳姐作壽。其實人人心中是承賈母之歡。此等處亦不言自見。真是寫生聖手。只見那耍百戲的上來。便和尤氏說預備賞錢。我要洗洗臉去。尤氏點頭。鳳姐兒觀人不防。便出了席。往房門後簷下走來。平兒留心。也忙跟了來。鳳姐便扶著他。纔至穿廊下。只見他房裏的一個小丫頭子。正在那裏站著。見他兩個來了。回身就跑。鳳姐便疑心。忙叫那丫

頭先只聽不見。無奈後面連聲兒叫。也只得回來。鳳姐兒越發起了疑心。忙和平兒進了穿廊。叫那小丫頭子也進來。把格扇開了。鳳姐坐在小院子的臺階上。命那小丫頭跪了。喝命平兒。叫兩個門上小廝來。拿繩子鞭子。把眼睛裏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那小丫頭子已經唬的魂飛魄散。哭著。只管碰頭求饒。鳳姐兒道。我又不是鬼。你見了我。不識規矩站著。怎麼倒往前跑。小丫頭子哭道。我原沒看見奶奶來。我又記掛著房裏沒人。所以跑了。鳳姐兒道。房裏既沒人。誰叫你出來的。你便沒看見。我和平兒在後頭拉著嗓子。叫了你十來聲。越叫越跑。跑的又不遠。你聾了不成。你還和我強嘴。說著。便揚手一掌。打在臉上。打得那丫頭子一栽。這邊臉上又一下。登時小丫頭子兩腮紫脹起來。平兒忙勸奶奶仔細手疼。鳳姐便說。你再打著。問他跑什麼。他再不說。把嘴撕爛了他的。那小丫頭子先還強嘴。後來聽見鳳姐兒要燒了紅烙鐵來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裏打發我來在這裏。瞧著奶奶的。若見奶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去的。不承望奶奶這會子就來。鳳姐兒見話中有文章。便又問道。叫你瞧我做什麼。難道怕我家去不成。必有別的緣故。快告訴我。我從此以後疼你。你若不細說。立刻拿刀子來割你的肉。說著。回頭向頭上拔下一根簪子來。向那丫頭嘴上亂戳。唬的丫頭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訴奶奶。可別說我說的。平兒一旁勸。一面催他。叫他快說。丫頭便說道。二爺也是纔來來了。就開箱子。拿了兩塊銀子。還有兩支簪子。兩疋緞子。叫我悄悄的送與鮑二的老婆去。(索隱)鮑二將鴉

兒也。鴉兒家的老婆，自然娼妓，作者真善作隱語，叫他進來。（索隱）賈璉欲通一僕婦，何處不可爲者，如多姑娘已有成例，豈必引入臥室，爲行險之計，此在書中，直是一無理之作，然不知作者正欲因此無理以示蓋隱寓高宗南巡時之招妓誘酒也。俗呼招妓爲叫局，故重在一叫字。他收拾了東西，就往咱們家裏來了。二爺叫我瞧著二奶奶底下的事，我就知道了。鳳姐聽了，已氣得渾身發顫，忙立起身來，一徑來家。剛至院門，只見有一個小丫頭在門前探頭兒，一見了鳳姐，也縮頭就跑。鳳姐兒提著名字喝住，那丫頭本來伶俐，見躲不過了，越發的跑了出來，笑道：「我正要告訴奶奶去呢，可巧奶奶來了。」鳳姐道：「告訴我什麼？」那丫頭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鳳姐道：「你早做什麼了？」這會子我看見你了。你來推乾淨兒，說著揚手一下，打的那丫頭一個趑趄，便躡著腳兒走了。鳳姐來至窗前，往裏聽時，只聽裏頭說笑道：「多早晚你那閻王老婆（索隱）意在雙關，明言鳳姐之悍妬，暗指王者之匹嫡，死了就好了。」賈璉道：「他死再娶一個，也是這樣。」又怎麼樣呢？那婦人道：「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索隱）當指高宗繼后，賈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也不教我沾一沾了。」平兒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說。我命裏怎麼就該犯了夜叉星。（索隱）明指悍妬，暗指水死。鳳姐聽了，氣的渾身亂戰，又聽他們都讚平兒，便疑平兒素日背地裏，自然也有怨語了。那酒越發湧上來了，也並不忖度，回頭把平兒先打兩下，一脚踢開了門進去，也不容分說，抓著鮑二家的，斷打一頓，又怕賈璉走出去，便堵著門站著罵道：「好娼婦，你偷主子漢子，還要治死主

子老婆。平兒過來。你們媳婦們一條籐兒多嫌著我。外面兒你哄我。說著又把平兒打了幾下。打的平兒有冤無處訴。只氣得乾哭。罵道。你們做這些沒臉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麼。說著也把鮑二家的撕打起來。賈璉因吃多了酒。進來高興。未曾做的機密。一見鳳姐來了。已沒了主意。又見平兒也鬧起來。把酒也氣上來了。鳳姐兒打鮑二家的。他已又氣又愧。只好說。的。今見平兒也打。便上來踢罵道。好媳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氣怯。忙住了手。哭道。你們背地裏說話。爲什麼拉我呢。鳳姐兒見平兒怕賈璉。越發氣了。又趕上來打著平兒。偏叫他打鮑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來找刀子要尋死。(索隱 此處以平兒與鳳姐二人合寫孝賢皇后二人。外面衆人婆子丫頭忙攔住解勸。這裏鳳姐見平兒尋死去。便一頭撞在賈璉懷裏。叫道。你們一條籐兒害我。被我聽見。倒都唬起我來。你也勒死我罷。賈璉氣的牆上拔出劍來。說道。不用尋死。我也急了一齊殺了。)(索隱 高宗慈孫孝賢之髮。而以足蹴之。實無拔劍之事。此甚言設譬而已。我償了命。大家乾淨。)正鬧的不開交。只見尤氏等一羣人來了。說道。這是怎麼說。纔好好的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越發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風來。故意要殺鳳姐兒。鳳姐兒見人來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潑了。丟下衆人。便哭著往賈母那邊跑。(索隱 后奔太后之舟。此時戲已散了。)(索隱 喻諸妓輩退。)鳳姐跑到賈母跟前。爬在賈母懷裏。只說老祖宗救我。璉二爺要殺我呢。賈母那夫人王夫人等。忙問怎麼了。鳳姐兒哭道。我纔家去換衣裳。不防璉二爺在家和人說話。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嚇的我不

敢進去。在窗戶外頭聽了一聽。原來自鮑二家的媳婦。商議說我利害。要拿毒藥給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兒扶了正。我原生了氣。又不敢和他吵。原打了平兒兩下。問他爲什麼害我。他臊了。就要殺我。賈母聽了。都信以爲真。說這還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種子來。一語未完。只見賈璉拿著劍起來。後面許多人跟著。賈璉明仗著賈母素惜疼他們。連母親嫡母也無礙。故逞強鬧了來。那夫人王夫人見了氣的忙攔住罵道。這下流東西。你越發反了。老太太在這裏呢。賈璉也斜著眼道。都是老太太慣的他。他纔這樣。連我也罵起來了。那夫人氣的奪下劍來。只管喝他快出去。那賈璉撒嬌撒痴涎言涎語的。還只管亂說。賈母氣的說道。我知道你不把我們放在眼裏。叫人把他老子叫來。看他去不去。賈璉聽見這話。方趑趄著腳兒出去。賭氣也不往家去。便往外書房來。這裏那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賈母道。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饒嘴。貓兒似的。那裏保得定不這麼著。從小兒是人都打這麼過的。(索隱) 東方一聖人。西方一聖人。此心此理同耶。可以測天下人矣。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吃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了。(索隱) 孝賢意在諫上。上以爲妬而廢之。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又道。你放心。明兒我叫來替你賠不是。你今兒別過去臊著他。(索隱) 高宗當衆前羞激致怒。故加一臊字。因又罵平兒那蹄子。素日我倒看他好。怎麼暗地裏這麼壞。尤氏等笑道。平兒沒有不是。是鳳姐拿著人家出氣。兩口子不好對打。都拿著平兒煞性子。平兒委屈的什麼似的。老太太還罵人家。賈母道。原來這樣。我說那孩子倒不像那狐媚

壓倒的。既這麼著。可憐兒的。白受他的氣。因叫琥珀來。你去告訴平兒。就說我的話。我知道他的委屈。明兒我叫他主子來替他賠不是。今兒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許他胡鬧。原來平兒早被李執拉入大觀園去了。平兒哭的哽咽難言。寶釵勸道。你是個明白人。你們奶奶素日何等待你。今兒不過他多吃了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氣。難道拿別人出氣不成。別人又笑話他是假的了。正說著。只見琥珀走來。說了賈母的話。平兒自覺面上有了光輝。方纔漸漸的好了。也不往前頭來。寶釵等歇息了一回。方來看賈母鳳姐。寶玉便讓了平兒到怡紅院中來。襲人忙接著笑道。我先原要讓你的。只因大奶奶和姑娘們都讓你。我就不好讓你了。平兒也賠笑說多謝。因又說道。好好的從那裏說起。無緣無故。白受了一場氣。襲人笑道。二奶奶素日待你好。這不過一時氣急了。平兒道。二奶奶倒沒說的。只是那娼婦（素隱）娼婦（素隱）二字切貼。治的我。他又偏拿我湊趣兒。還有我們那糊塗爺倒打我。（素隱）孝賢痴心在此。說著。便又委屈。禁不住淚流下來。寶玉忙勸道。好姐姐。別傷心。我替他兩個陪個不是罷。平兒笑道。與你什麼相干。寶玉笑道。我們兄弟姊妹都一樣。我替他賠個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這裏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換了下來。拿些燒酒噴了。熨一熨。把頭也另梳一梳。一面說。一面吩咐小丫頭子們。盥洗臉水。燒熨斗來。平兒素昔只聞人說。寶玉專能和女孩兒接交。寶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又是鳳姐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廝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爲恨事。平兒如今見他

這般心中也暗暗的戰戰。果然話不虛傳。色色想的週到。(索隱)此處之平兒又說到劉妃又見襲人特特的開了箱子。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裳。忙來洗了臉。寶玉一傍笑勸道。姐姐還該擦上些脂粉。不然倒像和鳳姐姐賭氣了似的。況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發了人來安慰你。平兒聽了有理。便去找粉。只見粉寶玉忙走至粧臺前。將一個宣密磁盒揭開。(索隱)梅村詩。剔紅香盒豆青盆。即指當時宮邸中均好用明時故物也。裏面盛著一排十根玉簪花。棒兒拈了一根遞與平兒。又說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花種研碎了。對上料製的。平兒倒在掌上。看時。果見輕白紅香四樣俱美。撲在面上也均勻淨。且能潤澤。不像別的粉澀滯。然後看見胭脂也不是一張。卻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裏面。盛著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寶玉笑道。那市上賣的胭脂不乾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搽出汁子來。淘澄淨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那簪子挑一點兒。抹在唇上。就敷了。用一點水化開。抹在手心裏。就敷拍臉的了。平兒依言。粧扮果見鮮豔異常。且又甜香滿頰。(索隱)四字絕豔。寶玉又將盆內開的一枝並頭秋蕙。(索隱)秋蕙。賸徐娘之牛老。並頭示海燕之雙棲。此段點實處。惟此四字。用竹剪刀翦了下來。與他簪在髻上。(索隱)親為插髮耶。專畫眉矣。忽見李執。(索隱)此處之平兒。喻一寡婦。故又易李執黏成一片。作者全有用心。打發了頭來喚他。方忙忙的去了。寶玉因自來從未。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些俗拙蠢物。深為恨怨。今日是金釧兒生日。故一日不樂。不想落後蘭



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樂。因歪在牀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己。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旋妥貼。今兒還遭荼毒。也就薄命的很了。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復又起身見方纔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乾。便拿熨斗熨了疊好。見他的手帕子。上面尤有淚痕。又擱在盆中洗了晾上。又喜又悲。悶了一回。也往稻香村來說。一回閒話。掌燈後方散。平兒就在李執處歇了一夜。鳳姐兒只跟著賈母睡。賈璉晚間歸房。冷清的。又不好去叫。只得胡亂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沒意思。後悔不來。(索隱)又說回前事。以璉之悔。喻高宗之悔。邢夫人記掛著。昨日賈璉醉了。忙一早過來叫了賈璉。過賈母這邊來。賈璉只得忍愧前來。在賈母面前跪下。賈母問他怎麼了。賈璉忙陪笑說。昨兒原是吃了酒。驚了老太太。駕今兒來領罪。賈母嘆道。下流東西。灌了黃湯。不說安分受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來了。鳳丫頭成日家說嘴霸王似的一個人。昨兒曉的可憐。要不是我。你要傷了他的命。這會子怎麼樣。賈璉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辨。只認不是。賈母又道。鳳丫頭和平兒還不是個美人胎子。你還不足成家。日偷雞摸狗。腥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裏去。(索隱)穢及御舟。自古罕有。爲這起娼婦。(索隱)起字可見非一人。打老婆。(索隱)孝賢爲高宗匹嫡。何忍動手。又打屋裏的人。你還虧是大家的公子出身。(索隱)阿哥出身。可謂大家。活打了嘴了。(索隱)一時傳笑。你若眼睛裏有我。(索隱)南

巡時實奉皇太后同行。你起來。我饒了你。乖乖的替你媳婦陪個不是。兒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歡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跪。賈璉聽如此說。又見鳳姐兒站在那邊。也不盛妝。哭的眼睛腫著。也不施脂粉。黃黃臉兒。(索隱)微喻水死之像。比往常更覺可憐可愛。索隱高宗諭旨。自謂伉儷夙諧。想著不如賠了不是。(索隱)孝賢之聖極貴隆禮。百官雍髮治罪者多人。蓋康熙以前。無此重例也。彼此也好了。又討老太太的喜歡。想畢。便笑道。老太太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越發縱了他了。賈母笑道。胡說。我知道他最有禮的。再不會衝撞人。他日後得罪了你。我自然也做主。叫他降伏就是了。賈璉聽說。便爬起來。與鳳姐兒作了一個揖。笑道。原是我的不是。二奶奶別生氣了。滿屋裏人都笑了。賈母笑道。鳳丫頭不許惱了。再惱我就惱了。說著。又命人去叫了平兒來。命鳳姐兒和賈璉安慰平兒。賈璉見了平兒。越發顧不得了。所謂妻不如妾。聽賈母一說。便趕上來。說道。姑娘昨日受了屈了。都是我的不是。奶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我賠了不是。不算外。還替你奶奶賠個不是。說著。也作了一個揖。引的賈母笑了。鳳姐兒也笑了。賈母又命鳳姐來安慰平兒。平兒忙上來。給鳳姐磕頭。說奶奶的千秋。我惹了奶奶生氣。是我該死。鳳姐兒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來。聽了旁人話。無故給平兒沒臉。今反見他如此。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來。落下淚來。平兒道。我伏侍了奶奶這麼幾年。也沒彈我一指甲。就自己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娼婦治的。怨不得奶奶生氣。說著。也滴下淚來。賈母便命人

將他三人送回房去。有一個再提此話。即刻來回我。我不管是誰。拿拐棍子給他一頓。三個人從新給賈母邢王二位夫人磕了頭。老嫗嫗答應了。送他三人回去。(索隱)高宗因孝賢之喪。自往水次。遣兩親王候太后。綏程回京。故曰送三人回去。至房中。鳳姐兒見無人。方說道。我怎麼像個閻王。又像夜叉。那娼婦治我死。你也幫著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憐我熬的。連個混帳女人也不如了。(索隱)二十二年之仇。僂位正中宮之皇后。因姦被責。故恚而投水。此均暗諷。我還有什麼臉來過這日子。

(索隱)孝賢亦以身爲國母。於妓前被執。致憤極輕生。說著又哭了。賈璉道。你還不足。你細想想。昨兒誰的不是多。今兒當著人。還是我跪了一跪。又賠不是。你也爭足了光了。(索隱)飾終與禮。不爲不風光。這會子還勞叨。難道你還叫我替你跪下纔罷。太要足了強。也不是好事。說的鳳姐無言可對。平兒嚙的一聲。又笑了。賈璉也笑道。可好了。真真的我也沒法了。正說著。只見一個媳婦來回說。鮑二媳婦吊死了。(索隱)隱喻孝賢之凶死。賈璉鳳姐兒都吃了一驚。鳳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罷了。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一時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俯回鳳姐道。鮑二媳婦吊死了。他娘家的親戚要告呢。鳳姐兒冷笑道。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林之孝家的道。我纔和衆人勸了他們。又威嚇了一陣。又許了他幾個錢。也就依了。鳳姐兒道。我沒一個錢。有錢也不給。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許勸他。也不用威嚇他。只管讓他告去。他告不成。我還問他個以尸誑詐呢。林之孝家的正在爲難。見賈璉和他使眼色。心下明白。便出來等著。賈璉道。我出去瞧瞧着。

是怎麼樣。鳳姐兒道：不許給他錢。賈璉一徑出來，和林之孝商議。著人去做好做歹，許了二百兩，發送纔罷。（索隱）亦指厚治喪禮，讀高宗東華錄，疊次上諭便知。賈璉生恐有變，又命人去同王子騰說了，將衙役伴作人等，叫幾名來，幫著辦喪事。那些人見了如此，總要復辨，亦不敢辨，只得忍氣吞聲罷了。（索隱）都中頗有此俗，有賂和人命之事，必以在官人役出場，以息後患，作者亦從水滸中之何九叔化出。賈璉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年賬內，分別添補，開消過去。又體已給鮑二些銀兩，安慰他。說另日再挑個好媳婦給你。鮑二又有體面，又有銀子，有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賈璉。不在話下。裏面鳳姐心中，雖不安，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房中無人，便拉平兒笑道：我昨日多喝了一日酒，你別埋怨。打了那裏，讓我瞧瞧。平兒道：也沒打重，只聽得說奶奶姑娘都進來了。要知後來怎樣的，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此補本之一專記高宗南巡之事也。乾隆十三年三月，高宗東巡，山東登泰，山謁孔陵，禮畢還京，師途次德州，孝賢皇后於十三日乙未夜亥刻，驟崩。高宗駐水次，七日命莊親王等奉太后舟，由水程，緩行，先歸上於行，在卽詔宣天下，回京，爲后發喪，厥後屬頒詔諭，喪禮特隆，並親爲輓詩，中孝賢爲證，發喪詔內，僅徵感慕，疾是無重志，可知其所以然者，傳者謂高宗在德州舟次，招妓誘酒，后從他舟來見之，大怒語涉刺譏，高宗瞋其姑，徑揮髮，而以足蹴之，后不勝忿，急奔太后舟，夜赴水死。書中此段專紀此事也。事在三月十三日重三，爲九故書九月初二也。爲后諱，故下更毋庸言，又上意欲要故曰鳳姐生日也，后無他疾，因忿，輕生，故云髮生不測也。故發之由，由於高宗之所謂妬故。

曰風姐潑醋也種種揆后事全歸於故知爲補之一近人爲講秘史載此事者頗多情皆言之不詳而大致已可概見以作者所聞高宗因后水死故留水次七日啖經超度太后畏鬼故請太后先歸前一回之撮士爲香所謂水仙所謂浴神意亦隱指此事本回開首即以男祭一詞作引亦暗指高宗之徘徊河上而不忍遂去也醉而相毆醒復大悔其情事逼真一揭自現高宗故墜孝賢之喪與世祖故優端敬之禮祖孫繼武事有同情蓋端敬孝賢皆不得其死滿人信神尙鬼以致人凶死爲孽往往不惜費以二氏超度之兩帝所爲固由位儼之情深亦由世俗之見重雪片屬詞比事繁費苦心直有禪原本而上者絕無絲毫有所不足此所以無縫天衣歷百餘年人人不知漢書出兩人手也中帶平兒一段又回映劉妃之事亦是本段應有筆墨妙在全不落空妃已寡不應理雜偶爲從己者容故可謂臺出望外一標目已神氣勃勃篇中文字更安得不佳此真令人低首先生在上莫讀文矣

(護花評) 荆釵男祭必到江邊與寶玉焚香尋至井上暗相關照黛玉口中說出寶釵不管想見兩人意中俱默曉寶玉心事

尤氏說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後知道還得不得是以讒語作伏筆

賈璉拔劍要殺鳳姐與二十一回對平兒說將來都死在我手裏句遙遙照應

鮑二妻弔死與金釧投井一是氣忿一是羞忿身分各別

平兒理粧一節於極氣惱時夾寫極憐愛有忽然狂風暴雨忽然風和花媚之景

賈璉與鳳姐反目必得賈母作主賈璉方好伏禮陪罪此一定之法人人想得到至寫得委婉曲折情景宛然非俗筆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髮

紅樓夢索隱 卷九

可及、

鮑二依舊奉承賈璉，伏後來伺候尤二姐及分贖情事。

（大某評）賈氏虐婢，相習成風，手嘴被戮，頓天無辜，不料鳳姐頭上之簪，晴雯枕邊之一丈青，皆自香圍刑具，寶玉服侍委屈人，色色周匝，厥後以並並關替他簪髮，則一片光明，無障無礙，猥云得意外之樂，吾知其久在意中。

# 紅樓夢索隱卷十

##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忽見衆姊妹進來。忙讓坐了。平兒斟上茶來。鳳姐兒笑道。今兒來的這些人。倒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先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還夾著老太太的話。鳳姐兒笑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衆人臉。所以就亂了例了。我想必得你去。做個監社御史。鐵面無私纔好。再四妹妹爲畫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說。只怕後頭樓底下。還有當年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拏出來。若沒有。叫人買去。鳳姐兒笑道。我又不曾做什麼。溼的乾的。要我吃東西去不成。探春道。你雖不會做。也不要你做。你只監察著我們裏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麼樣罰他。就是了。鳳姐兒笑道。你們別哄我。我猜著了。那裏是請我做監察御史。分明是叫我做個進錢的。錮商。你們弄什麼社。必是要輪流做東道的。你們的錢不穀化。想出這個法子來。勾了我。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索隱：足見清初贖貨情形。清制京官最稱清苦。每歷數年。則召外官入覲。上至王公大臣。下逮部屬司員。皆有苞苴之敬。以聯絡聲氣。互通情款。若靳而不納。則留滯京邸。不得回任者有之。借端挑剔。因而降調者亦有之。此種陋俗。即在開國之初。諒已不免。作者借調侃之筆。抒沉痛之詞。曲而能達。婉而多諷。禹鼎已鑄。秦

犀畢照矣。說的衆人都笑道：你卻猜著了。李執笑道：眞眞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兒。（索隱）作者自道也。鳳姐兒笑道：虧你是個大嫂子呢。姑娘們原叫你帶著念書學規矩鍼線。俱要教導他們的。這會子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罷了。原是老封君。你一個月十兩銀子的月錢。比我們多兩倍子。老太太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穀用。又有個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兩銀子。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給你園子裏的地。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兒。（索隱）此指斥滿洲王公而言。當時八旗宗室。既有年俸月給。又有地租口糧優待已極。而鄙吝貪黷之輩。猶日事封殖。多財厚亡。言之可痛。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沒有十個人。吃的穿的。仍舊是大官衆的。通共算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每年拏出一二百兩來。陪他們頑頑。能有幾年呢。他們明兒出了閣。難道還要你賠不成。（索隱）此必當時有以設立官學等事。借端婪索者。閱年已久。無從深考。這會子你怕化錢。挑唆他們來鬧我。我樂得去喫一個河涸海乾。我還不知道呢。李執笑道：你們聽聽。我說了一句。他就說了兩車無賴的話。眞眞泥腿市俗。專會打死算盤。分金剝兩的。你這個東西。虧了還託生在詩書仕宦人家。做小姐。現在既已出了嫁。還是這廝著。若生在貧寒小門小戶人家。做了小子丫頭。還不知怎麼下作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虧你伸得出手來。那黃湯。難道灌著了狗肚子裏去了。氣的我。只要替平兒打抱不平。尼（索隱）督撫參劾屬員。非不義嚴詞正。反求諂己。抱愧滋多。此回所云打抱不平者。必有所指。忖度了半日。好



容易。狗長尾巴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裏不受用。因此沒來。究竟氣還不平。你今兒倒招我來了。給平兒拾鞋。還不要呢。你們兩個很該換一個過兒纔是說的。衆人都笑了。鳳姐忙笑道。我知道了。竟不是爲詩爲畫來找我。竟是爲平兒報仇來了。我竟不知道。平兒有這一位仗腰子的人。可知就有鬼拉著我的手。我也不敢打他了。平姑娘過來。我當著你。大奶奶。姑娘們替你賠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說著。衆人都笑了。李紈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要給你爭氣纔罷。平兒笑道。雖如此。奶奶們取笑。我可禁不起呢。李紈道。什麼禁的起。禁不起。有我呢。快拏鑰匙。叫你主子開門找東西去罷。鳳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回園子裏去。纔要把這米帳合他們算一算。那邊太太又打發人來叫。又不知有什麼話說。須得過去走一走。還有你們年下添補的衣服。打點給人做去呢。李紈笑道。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著去。省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鳳姐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麼今兒爲平兒就不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全身子。檢點著。儻空兒歇歇。你今兒倒反逼起我的命來了。況且誤了別人。年下的衣裳無礙。他姐兒們的若。誤了。卻是你的責任。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閒事。連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寧可自己落。不是。也不敢累你呀。(素隱)妙語如環。的是可兒。李紈笑道。你們聽聽。說的好不好。把他會說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到底管不管。鳳姐兒笑道。這是什麼話。我不入社化幾個錢。我不成了大觀園。

的。反叛了麼。還想在這裏喫飯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慢的做會社東道。過後幾天。我又不作詩作文。只不過是個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了。愁著你們還要攆出我來。(索隱)東挑西剔。營營擾擾。不過欲多得錢耳。鳳姐一語破的淋漓痛快。說的衆人又都笑起來。鳳姐兒道。這會子我開了樓房。凡有這些東西。叫人搬出來。你們看。若使得留著使。若少什麼。照你們單子。我叫人替你們買去就是了。畫絹我就裁出來。那圖樣沒有在太太跟前。還在那邊珍大爺那裏。說給你們。省了太太那邊碰釘子去。我去打發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攀去。如何。李執點頭笑道。這難爲你。果然這樣還罷了。既如此。你們家去罷。等著他不送了去。再來鬧他。(索隱)送來便罷。不送來再來鬧他。清季政以暗成明目張膽爲之。其所由來者遠矣。說著。便帶了他姊妹們就走。鳳姐兒道。這些事再沒別人。都是寶玉生出來的。(索隱)王行下。效罪有所歸。所謂世祖章皇帝者。殆亦寡人有疾。寡人好貨。賦李執聽了。忙回身笑道。正是爲寶玉來。反忘了他。頭一社是他誤了。我們臉。你該怎麼罰他。鳳姐兒想了一想。說道。沒有別的法子。只叫他把你們各人屋子裏的地。罰他掃一遍纔好。衆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著纔要回去。只見一個小丫頭。扶了賴嬖嬖進來。鳳姐兒等忙站起來。笑道。大娘坐下。又都向他道。喜嬖嬖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這喜從何來。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賞東西。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索隱)滿清舊習。有所謂包衣。旌者爲客。

王公邸中，齋養雖終，出仕官至，尚侍督撫，對於舊主，仍須隨班執役，非奉有特恩，擢旗不得，削除奴籍，包衣、旗員、視撥旗，爲最難得之恩典。此段所指，殆卽此類。李執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賴嫵嫵歎道：我那裏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裏，給我磕頭，我沒好話，我說哥兒，別說你是官了，橫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歲，雖然是在人家奴才一落娘胎胞，王子恩典，放你出來，上託著王子的洪福，下託著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寫字，也是丫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麼大，你那裏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索隱) 罵得痛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道你爺爺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容易掙出你這個東西，從小兒三災八難化的銀子，照樣也打出你這個銀人兒來了。(索隱) 貴家豪族，暴殄天物，情形，歷歷如繪。到二十歲上，又蒙王子的恩典，許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忍飢挨餓的，要多少？你一個奴才，秧子子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麼弄神弄鬼，求了主子。(索隱) 蠅營狗苟，開國時已如此。又選了出來，縣官雖小，事情卻大，爲那一州的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執鳳姐兒都笑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就好。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次，這有好幾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太太太磕頭來，在老太太那院裏，見他又穿著新官的服色，倒越發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倒惹起這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的父母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閒時坐個轎子進來，和老太太鬪鬪牌，說說話兒。

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廈廳。誰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索隱)仕途龐雜。蠶薪同器。爛羊都尉。充斥朝堂。自願。嬖嬖。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主子們也喜。以下洋洋數百言。自畫供。招窮形盡相。作者殆有慨於中。而始借題發揮。成此一段極淋漓極沉痛文字。說部。賦。野史。賦。明眼人必能辨之。平兒對上茶來。賴嬷嬷忙站起來道。姑娘。不管叫那孩子倒來罷了。又生受你。說著一面喫茶。一面又道。奶奶不知道。這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麼嚴。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來。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說仗著財勢欺人。連主子名聲也不好。(索隱)朝廷用人失當。則人心渙散。臣下畔離。當時三藩之亂。明季遺臣之擁戴。其布告文檄。必有指斥朝政。引爲口舌者。於書中所言隱約可見。恨的我沒法子。常把他老子叫了來。罵一頓纔好些。因又指寶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老太太就護在頭裏。當日老爺小時。討你爺爺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麼天不怕地不怕的呢。(索隱)章皇帝六歲登極。宮中府中。凌亂。鑄鑪。而皇太后既下。廢攝政王。多爾袞叔父。亦不聞有輔成王。建伯禽之舉。天不怕地不怕之說。蓋紀實也。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札窩子的樣兒。也是天天打。還有東府裏你珍大哥的爺爺。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什麼兒子。竟是審賊。如今我眼裏看著。耳朵裏聽著。那珍大爺管兒子。倒也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只是著三不著兩的。他自己也不管自己。這些兄弟姪兒。怎麼怨的。不怕他。你心裏明白。喜歡我說不明白。嘴裏不好意思。心裏不知怎麼罵我呢。說著只見賴大

家的來了。接著周瑞家的、張材家的都進來。回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接婆婆來了。賴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來的。倒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娘們賞臉不賞臉。賴嬷嬷聽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說的話俱不說。但說陳穀子爛芝麻的。因為我們小子選了出來。衆親朋友給他賀喜。少不得家裏擺個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個不請那個。也不是。又想了一想。託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這麼榮耀光彩。就傾了家。我也願意的。因此分付了他老子。連擺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破花園子裏擺幾席酒。一臺戲。請老太太太太們。奶奶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廳上一臺戲。幾席酒。請老爺們。爺們增增光。第二日。再請親友。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裏的伴兒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託著主子的洪福一場光輝光輝。(案隱分三日宴請。第一日宮庭。第二日寅僚。第三日親友。)是京旗貴族氣派。李執鳳姐兒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也說不定。賴大家的忙道：擇的日子是十四。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鳳姐兒笑道：別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我可沒有賀禮。也不知道放賞的。喫了就走。可別笑話。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那裏話。奶奶一喜歡。要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案隱)非宮中不能有此豪華。雖戲言亦是實情。賴嬷嬷笑道：我纔去請老太太。老太太也說去。可算我這臉還好。說畢。叮囑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是還有一句話問奶奶。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攆了他不用。鳳姐兒聽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兒呢。事

情多也忘了。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裏不許收留他兒子。叫他各人去罷。(索隱)旗俗凡犯事者由宗人府革去稽冊謂之銷籍此當指旗籍銷籍者而言。賴大家的只得答應著。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嬷嬷忙道：「什麼事說給我評評。」鳳姐兒道：「前兒我的生日裏頭還沒喫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在外頭張羅。倒坐著罵人。禮也不送進來。兩個女人進來了。他纔帶領小兒們往裏擡。小兒們倒好好的。他拏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頭。人去了。我打發彩明去說他。他倒罵了彩明一頓。(索隱)所犯之事因送禮而起本極瑣屑何至擄逐其爲內府徵求貢品骨鯁之臣上疏抗諫觸犯時忌天威不測臣罪當誅如是而已。這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還不攛了做什麼。賴嬷嬷道：「我當什麼事情。原來爲這個。」奶奶聽我說。他有不是。打他罵他。使他改過就是了。攛了出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偕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太的陪房。(索隱)或係漢軍旗隨環玉等拔誠立功者。奶奶只顧攛了他。太太臉上不好看。依我說。奶奶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次。仍舊留著纔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鳳姐兒聽了。便向賴大家的說道：「既這樣。明兒叫了他來。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喫酒。」賴大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的纔磕頭起來。又要與賴嬷嬷磕頭。賴大家的拉著方罷。然後他三人去了。李執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許多舊收的畫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開了單。與鳳姐兒去照樣置買。不必細說。一日外面鑿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

春那邊幫忙。探春、李執迎、春寶釵等也都往那裏來閒坐。一則觀畫，二則便於會面。寶釵因見天氣涼爽，夜復漸長，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絨線來。日間至賈母處，王夫人處兩次省候，不免又承色陪坐。閒時園中姊妹處，也要不時閒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閒。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後，必犯舊疾。今秋又遇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己房中將養。有時悶了，又盼個姐妹來說些閒話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衆人都體諒他病中，且素日形體嬌弱，禁不得一些委屈。所以他接待不週，禮數疏忽，也都不責他。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證來。寶釵道：「這裏走的幾個太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喫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閒鬧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麼？也不是個常法兒。」（案：應重如善病，且常以不得正位中宮，心存抑鬱，章皇寵眷甚篤，必有重慶，金帛廣徵，名醫之舉，娥眉見嫉，等語。繁與妃亦不安於中，鬱鬱處，此書中又不老又不小，成個什麼數語，皆爲寫照。黛玉道：「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時候，我是怎麼個形景兒，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喫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歎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求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

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養胃爲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奉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吊子熬出粥來。若喫慣了。比藥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黛玉歎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有心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誤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時候。又無姊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索隱) 董妃此時當已三十。此云十五。恰隱半數。竟無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怪不得雲丫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你說了那個。我再不輕放過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誤了。若不是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叫我喫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了。每年犯了這疾。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鬧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說。那些底下老婆丫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裏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他們尙虎視眈眈。背地裏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況我又不是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著我呢。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索隱) 妃以漢族女子隻身入宮。本成孤立之勢。幸爲聖心所眷。法孝莊所矜。寵得委蛇。俯仰於其間。而一禮恭。一青。白。蘇。朝。夕。接。觸。畢竟。難。堪。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



親。又有哥哥。這裏又有買賣地土。家裏又仍舊有房有地。你不過親戚的情分。白住在這裏。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喫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副嫁妝罷了。(索隱)此處之寶釵。當影繼后博爾濟錦氏。妃固。擅寵繼后。以手術籠絡之。而青梅。顯酸意。終存一分嫁妝之說。遂於無意中。不期流露。如今也愁不到那裏。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纔拏你當個正經人。把心裏煩惱告訴你聽。你反拏我取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兒。却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裏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你有什麼委屈煩惱。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我雖有個哥哥。(索隱)繼后有一姊妹。爲肅王妃。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略強些。磨們可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歎。你纔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燕窩我們家裏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丫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師動衆的。黛玉忙笑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麼放在嘴裏的。只愁我在人跟前。失於應候罷了。這會子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寶釵答應著便去了。不在話下。這裏黛玉喫了兩口稀粥。仍歪在牀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灑灑。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沉黑。兼著那雨滴竹梢。更覺淒涼。知寶釵不能來。便在燈下。隨便拏了一本書。却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

感亦不禁發於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索隱)馮團扇秋風之意。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黃。耿耿秋燈秋夜長。已覺秋窗秋不盡。那堪風雨助淒涼。助秋風雨來何速。驚破秋窗秋夢續。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挑泪燭。泪燭搖搖燕短檠。牽愁照眼動離情。誰家秋院無風入。何處秋窗無雨聲。羅衾不奈秋風力。殘漏聲催秋雨急。連宵蠶罷復颼颼。燈前如伴離人泣。寒烟小院轉蕭條。疏竹虛窗時滴瀝。不知風雨幾時休。已教泪灑窗紗濕。(索隱)篇中秋風字疊見。長門之怨。那美婦之吟。那妮雖寵擅專房。而君恩難恃。妾心悄悄。情見乎詞。

吟罷擱筆。方欲安寢。丫鬟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盡。只見寶玉頭上戴著大簪笠。身上披著簑衣。黛玉不覺笑道。那裏來的這麼個漁翁。寶玉忙問。今兒好些。喫藥沒有。今兒一日喫了多少飯。一面說。一面摘了笠。脫了簑。忙一手舉起燈來。一手遮著燈兒。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靚著瞧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黛玉看他脫了簑衣。裏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襖。繫著綠汗巾子。膝上露出綠絨灑花袴子。底下是掐金滿繡的綿紗襪子。鞞著蝴蝶落花鞋。黛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倒也乾淨。寶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的。有一雙棠木屐。纔穿了來。脫在廊簷下了。黛玉又看那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十分細緻輕巧。因說道。是什麼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似的。寶玉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間常下雨時。在家

裏也是這樣。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別的都罷了。惟有這斗笠有趣。上頭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子抽了去。拏下頂子來。只剩了這個圈子。下雪時。男女都帶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林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個。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漁婆兒了。（案隱寶黛情。況本係兄妹。而非夫婦。然於前回鳳姐口中。忽現相見如賓字。此處復現漁翁漁婆字。迅雷一閃。龍爪儼然。此是作者故瀟消息。用筆狡獪處。）及說了出來。方想起來。這話忒與方纔說寶玉的話相連了。後悔不迭。羞的臉飛紅。伏在桌上。嗽個不住。寶玉卻不留心。因見案上有詩。遂拏起來看了一遍。又不覺叫好。黛玉聽了。忙起來奪在手內。燈上燒了。寶玉笑道。我已記熟了。黛玉道。我要歇了。你請去罷。明日再來。寶玉聽了。回手向懷內掏出一個核桃大的金表來。瞧了一眼。那鍼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又攪的你勞了半日神。說著。披簷戴笠出去了。又翻身進來。問道。你想什麼。你告訴我。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黛玉笑道。等我夜裏想著了。明日一早告訴你。你聽雨越下緊了。快去罷。可有人跟沒有。兩個婆子答應有人。外面拿著傘。點著燈籠兒。黛玉笑道。這個天點燈籠。寶玉道。不相干。是羊角的。不怕雨。黛玉聽說。回手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繡毬燈。拏了下來。命點一枝小蠟來。遞與寶玉道。這個又比那個亮。正是雨裏點的。寶玉道。我也有這麼一個。怕他們失腳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來。黛玉道。跌了燈。值錢呢。是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命他們前

頭點著。這個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裏自己拏著的。你自己手裏拏著這個。豈不好。明兒再送來。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麼忽然又變出這剖腹藏珠的脾氣來。(索隱)忽而千金一笑不嫌其豪。忽而剖腹藏珠。猶塵不固在。少不更事之章。皇却有此種行徑。寶玉聽了。隨過來接了。前頭兩個婆子打著傘。拏著羊角燈。後頭還有兩個小丫鬟打著傘。寶玉便將這個燈。遞與一個小丫頭提著。寶玉扶著他的肩。一逕去了。就有蘅蕪院一個婆子。也打著傘。提著燈。送了一大包燕窩來。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強。我們姑娘說。姑娘先喫著。完了再送來。黛玉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喫茶。婆子笑道。不喫茶了。我還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如今天又涼夜又長。越發該會個夜局。痛賭兩場了。婆子笑道。不瞞姑娘說。今年我大沾光兒了。橫豎每夜有幾個上夜的人。誤了更也不好。不如會個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悶。今兒又是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關了。就該上場兒了。(索隱)宮庭內魚龍混雜。聚賭蕪飲。肆無顧忌。綱紀之廢弛。秩序之紊亂。有不堪為外人道者。開開中逗出。足見一斑。黛玉聽了。笑道。難為你。誤了你的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給他幾百錢。打些酒喫。避避雨氣。那婆子笑道。又破費姑娘賞酒喫。說著。磕了一個頭。外面接了錢。打傘去了。紫鵲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服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一時又羨他有母有兄。一回又想寶玉素昔和睦。終有嫌疑。又聽見窗外竹梢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直到四更。方漸漸的睡熟了。暫且無話。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專寫當時瑣事，惟燈匣劍隱現分明，全回中約可分爲三段。自鳳姐正在安慰平兒起，至這話不差止爲第一段。蓋隱刺宗室王公多財厚亡者，清起滿洲入主中夏一時，八旗子弟等於豐沛，故人計口授糧，走馬圍地，終年不治，生計而衣租食稅，絕無不給之虞。滿漢階級極不平，等實當時定制中第一失策，而參預密勿如金之俊、洪承疇輩，亦不得辭其咎。作者滿肚牢騷，特於鳳姐口中借端發洩，如諷亦莊，亦諧自說，著纒要回去，起至李執也，就回園中來止，爲第二段。隱刺朝政失綱，仕途混雜，賤役登金，都下亦復忝膺名器，濫握銅符，此種醜態，當日必確有其事。然歷年已久，必欲指人以實之，則轉類於刻舟求劍矣。自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丁許多舊收的畫具出來，至本回完畢爲第三段。隱刺宮庭內爭妍鬪寵，交相妬嫉，情形女無美惡，入宮見嫉，況董妃以閒花野草，偶然入侍，貌既傾國，寵又專房，在萬數年，屢屢乎有正位掖庭之勢，繼后共事一夫，勢難兩立，遂乃心懷巨測，陽加調護，陰肆摧殘，以妃素性渾厚，受其籠絡，有不傾肝披鬲，引爲密友者乎？厝火積薪，變生肘腋，妃之境遇，可危，妃之遭際，又可哀矣。

(護花評)畫圖需用物件，應接四十二回寫，因鳳姐生日鬧事，擱起多日，今借和事之後，夾帶敘入，替平兒抱不平等語，前後文氣，仍打成一片，無斷續痕跡，又帶說監社一層作陪襯，更不單弱。

鳳姐口中帶出邢夫人來，叫引起下回賈赦要鴛鴦情事。

敘頑大得官請酒，不但引起薛蟠，被柳湘蓮痛打，及伏探春整頓大觀園，且見榮府聲勢，奴子俱爲正印，又反照後來賈政借銀之事。

借頑癡癡口中，訓說寶玉一番，暗補寧榮兩府昔日家教之嚴，以形此時之放縱。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閨製風雨詞

補寫周瑞之子。於鳳姐生日酒醉無禮一層。爲是日鬧事餘波。且見鳳姐生辰。內外上下。俱不安靜。值宿人等。開場聚賭。爲惹事根由。妙於無意中帶出。

(大某評)從癡癡口中。詳述賈府恩德。正爲後來政老借銀圖賴一層。

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間事。

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話說林黛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兒。因見那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車過來。那夫人將房內人遣出。悄悄向鳳姐兒道。叫你來不爲別的。有一件爲難的事。老爺託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不給(索隱)南都時田仰他在房裏。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倒是平常有的事。就是怕老太太不給(索隱)南都時田仰開府江南。聞秦淮名妓李香君名。遣人關說。欲列之爲妾媵。此回專寫其事。以開府之尊。而下納一妓。自是極平常的事。其意方謂平。底下妓一聞。此信。方歡幸之不遑。如西廂記中所云。秀才們聞道。請似得了將軍令。決無稍加抵抗之理。所細過慮者。彼撫育之老鴛。方視爲錢樹子。不肯遽然捨棄。稍屬爲難耳。你可有法子辦這件事麼。鳳姐兒聽了。忙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去。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的。那裏就捨得了。況且平日說起閒話來。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做什麼。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裏。耽誤了人家。放著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做去。成日和小老婆吃酒。(索隱)可見田開府當

日。姬腹衆多，婆情聲色，荒蕪政務。太太聽聽，很歡喜，咱們老爺麼？這會子迴避還恐迴避不及，反倒拿草根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了。太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著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免有點兒背晦。太太勸勸纔是比不得年輕。做這些事無礙。如今兄弟姪兒兒子孫子一大羣，還這麼鬧起來，怎麼見人呢？那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們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愛的丫頭。這麼鬍子蒼白了，又做了官的一個大兒子，要了做房裏人，也未必好駁回。我叫了你來，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上了一篇，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說去，你倒說我不勸你，還是不知道那性子的勸不成。先和我惱了。」

（案隱）田開府當日必將此事屬之親近幕府，幕府又屬其屬員爲之，此回之鳳姐，疑卽桃花扇中之楊龍友。

鳳姐兒知道那夫人稟性愚弱，只知承順，賈赦以自保。次則婪取財貨爲自得，家中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入銀錢事，一經他手，便尅扣異常。以賈赦浪費爲名，須得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的。（案隱）將那夫人平日持家做人情性，於夾絛中曲曲寫出，此是石頭記筆墨長處。

如今又聽那夫人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勸了不中用，連忙陪笑說道：「太太這話說得極，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個丫頭，就是那麼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背地裏的話，那裏信得？我竟是個獸子，拏著二爺說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得那樣，恨不得立刻拏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罷。」

了。依舊。拏著。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爺。自然也是。那樣子。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著。老太太。等。太太。過去了。我。搭。越著。走。開。把。屋子。裏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給。了。更好。不。給。也。沒。妨礙。衆人。也。不。得。知道。那。夫人。見他。這般。說。便。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說。不。給。這。事。便。死。了我。心裏。想著。先。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臊。我。細。細。的。告訴。了。他。他。自然。不。言。語。就要。了。那時。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雖。不。依。攔。不。住。他。願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這。就。妥。了。鳳。姐。兒。笑道。到底是。太太。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妥。別。說是。鴛鴦。憑。他。是誰。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放。著。半。個。主子。不。做。倒。願意。做。丫頭。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呢。那。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丫頭。誰。不。願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早飯。就。過來。鳳。姐。兒。暗。想。鴛鴦。素。昔。是。個。極。有。心。胸。識。見的。丫頭。雖。如此。說。保。不。住。他。願意。不。願意。(索隱) 秦。淮。當日。最。多。佳。麗。香。君。性。格。嚴。冷。高。傲。尤。其中。之。俊。俊。者。龍。友。當。已。知之。我。先。過去。了。太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便。沒。得。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風。聲。使。他。拏。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拏。我。出。氣。起來。倒。沒。意思。不。如。同。著。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笑道。纔。我。臨。來。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鷓。鴒。我分。付。他。們。炸。了。原。要。趕。太太。早。飯。上。送。過。來。的。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擡。車。說。太太。的。車。拔



了縫拏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倒好。那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服。鳳姐忙著服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兒又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裏去。我若跟了去。老太太若問起我過來做什麼的。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來。那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來。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便出來假託往王夫人房裏去。從後房門出去。打鴛鴦的臥房門前過。只見鴛鴦正坐在那裏做鍼線。見了那夫人。站起來。那夫人笑道。做什麼呢。我看看你做的花兒越發好了一面說。一面便進來。接他手內的鍼線。看了一看。只管讚好。放下鍼線。又渾身打量。(索隱)活畫出蜂蝶、蝶、使、進、遊、說、一種甜蜜、急迫情狀。只見他穿著半新的藕色綾襖。青緞掐牙背心。下面水綠裙子。蜂膠削肩。鵝蛋臉。烏油頭髮。高高的鼻子。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癩。鴛鴦見這般看他。自己到不好意思起來。心裏便覺詫異。因笑問道。太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過來做什麼。那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那夫人便坐下。拉著鴛鴦的手笑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來的。(索隱)世間作媒人者入手第一句。必是此語。作者真體會入微。鴛鴦聽了。心中已猜著三分。不覺紅了臉。低了頭。不發一言。聽那夫人道。你知道老爺跟前。竟沒有個可靠的。人心裏要再買一個。又怕那些牙子家出來的。不乾不淨。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來家。三日兩日。又弄鬼掉猴的。因滿府裏要挑一個家生女兒。又沒個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個好處。沒了那個好處。因此常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裏頭。就只你是個尖兒。

(索隱)香君在秦淮，不愧尖兒之稱，雖恭維語，亦實在語，模樣兒行事做人，溫柔可靠，一概是齊全的意思。想和老太太討了你去，收在屋裏，你不比外頭新買新討的，你這一進去了，就開了臉，就封你作姨娘。(索隱)姨娘而曰封，是見開府之尊嚴，醜態兒口吻，如是如是，又體面又尊貴，你又是個要强的人，俗語說的，金子還是金子換，誰知竟被老爺看中了你，如今這一來，可遂了素日心高志大的願了。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索隱)香君慣以冷眼向人，一時尋芳獵豔之客，頗起非議，跟了我回老太太去，說著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鴛鴦紅了臉，奪手不行，那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說道：這有什麼臊處，你又不說說話，只跟著我就是了。鴛鴦只低頭不動身，那夫人見他這般，便又說道：難道你還不願意不成？若果然不願意，可真是個傻丫頭了。放著主子奶奶不做，倒願意做丫頭。三年兩年，不過配上個小子，還是奴才，你跟我们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不是那不容人的。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個一男一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裏的人，你要使喚誰，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去做，錯過了機會，後悔就遲了。鴛鴦只管低頭，仍是不語。那夫人又道：你這麼個爽快人，怎麼又這樣積黏起來，有什麼不稱心之處？只管說與我，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鴛鴦仍不語。(索隱)幾次不語，為來極有步驟，神氣宛然。那夫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女兒，你自己不肯說話怕臊，你等他們問你呢，這也是理，讓我問他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兒房中來。鳳姐兒早換了衣服，因房裏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

兒平兒也搖頭笑道。據我看來。未必妥當。平常我們背著人說起話來。聽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說著看罷了。(素隱)香君之志趣。平日姊妹行中。如寇白門。卞玉京。柳如是。輩。必已稔知。故此處平兒有此轉。鳳姊兒道。太太必來這屋裏商議。依了還可。若是不依。白討個沒趣兒。當著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些鷓鴣。再有什麼配幾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逛逛去。估量著走了你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與婆子們。便逍遙自在的園子裏來。這裏鴛鴦見邢夫人去了。必到鳳姊房裏商議去了。必定有人來問我的。不如躲在這裏。因找了琥珀道。老太太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沒吃早飯。往園子裏逛逛就來。琥珀答應了。鴛鴦也往園子裏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娘來了。鴛鴦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等著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平兒見鴛鴦滿臉惱意。自悔失言。便拉到楓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越發把方纔鳳姊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告訴於他。鴛鴦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只是咱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鵲。彩霞。玉釧。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釵。去了的茜雪。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素隱)秦淮阿房。雖麗姝。而能與香君情投意合。稱手相交者。蓋不過十來個人耳。從小兒什麼話兒不說。什麼事兒不做。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然我心裏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你心裏。且別和二奶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要我去做大老

婆。我也不能去。平兒方欲說話。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好個沒臉的丫頭。虧你不怕牙疼。二人聽了。不覺吃了一驚。忙起身向山後找尋。不是別個。卻是襲人。笑著走了出來。問什麼事情。告訴我。說著。二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與襲人。襲人聽了。說道。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真真好色了。略平頭整臉的。他就不能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願意。我教你個法兒。鴛鴦道。什麼法兒。平兒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要了。鴛鴦啐道。什麼東西。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這麼混說。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笑道。他兩個都不願意。依我說。就和老太太說。叫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寶二爺了。(索隱)香君之絕田。仰報侯。生也。此處之寶二爺。即侯朝宗。影于大老爺也就死了心了。鴛鴦又是氣。又是臊。又是急。罵道。兩個壞蹄子。再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難的事。拏著你們當做正經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饒不管。你們倒替換著取笑兒。你們自以為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是作姨娘的。據我看來。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麼遂心如意的。你們且收著些兒罷。別忒樂過了頭兒。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別多心。咱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也好放心。鴛鴦道。什麼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索隱)斬釘斷鐵之談。潔玉堅冰之性。平兒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你是老太太房裏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麼樣。難道你跟老太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

的手。倒不好了。鴛鴦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裏。若是老太太歸西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沒有娘纔死了。他先弄小老婆。等過了三年。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兒呢。(索隱)故宮、禾黍、時局、日非而南渡、君臣處燕巢危、燕魚游沸釜之際、猶復、徵歌選色、一味荒淫、且夕偷安、置家國存亡於不顧、語云、夕陽雖好、其如紅不多、時局外、旁觀固已、嫉如觀火矣。那時再說。總到了至急爲難。我翦了頭髮做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人。又怎麼樣。樂得干淨呢。平兒襲人笑道。真個這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鴛鴦道。事到如今。臊一回子怎麼樣。你們不信。慢慢的看着就是了。太太纔說了找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找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久也尋的著。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裏。可惜你是這裏的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只單在這裏。鴛鴦道。家生女兒怎麼樣。牛不吃水強按頭。我不願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正說著。只見他嫂子從那裏走來。襲人道。他們當時找不著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鴛鴦道。這個倡婦。專管是個六國販駝的。聽了這話。他肯不奉承去的。(索隱)奴顏婢膝、阿諛取容、士大夫、自然、何責、乎、龜、鴉、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裏沒有找到。姑娘跑到這裏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找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道。不知道。笑說因甚這麼忙。我們這裏猜謎兒呢。猜了這個再去。鴛鴦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我來。到那邊告訴你。橫豎有好話兒。(索隱)神情口吻、躍躍欲生、

鴛鴦道。可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他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指著罵道。你快夾著你那屎嘴。離了這裏。好多著呢。什麼好話。又是什麼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的女兒。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著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索隱)豈但一家子。天下都如此。了利口。銛筆罵盡世人。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到火炕裏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爺。(索隱)小老婆而曰封。則舅爺安得不曰封。以舅爺二字之尊稱。必不得已。乃至於自己封自己。已則凡被封為舅爺者。其榮幸可知。不得自封為舅爺者。其愧喪可知。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索隱)小老婆得臉。則舅爺腰纏一挺。小老婆不得臉。則舅爺脖子一縮。腰纏一挺。而舅爺成立。脖子一縮。而舅爺消滅。舅爺之與小老婆。固相維相繫者也。然小老婆生死難保。舅爺則來去自由。宜作舅爺者。趾高氣揚。而作小老婆者。猶不免遲回。卻願也。昔人詩云。妻妾權媒。僕德始知官職。為他人作官。然作小老婆。亦莫不然。吁。可慨矣。一面罵。一面哭。平兒襲人攔著勸他。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因說道。願意不願意。你也好說。不犯著拉三扯四的俗語說的好。當著矮人。別說矮話。姑娘罵我。我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並沒有惹著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麼過的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倒別說這話。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倒別拉三扯四的。你聽見那位太太老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況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哥兄弟。在這門子裏。仗著我們橫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由他罵去。我們犯不

著多心。鴛鴦道：他見我罵了他，他臊了，沒的羞臉。又拏話調唆你們兩個，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了。鴛鴦氣的還罵平兒。襲人勸他一回，方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你在那裏藏著做什麼？我們竟沒有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為往四姑娘房裏看我們寶二爺去的。誰知遲了一步，說是家去了。我疑惑怎麼沒遇見呢？想要往林姑娘處找去，及遇見他的人說也沒去。我這裏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裏來了？我一閃，你也沒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子石後，我卻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一語未了，又聽身後笑道：四個眼睛沒見你，你們六個眼睛還沒見我呢？三人嚇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寶玉。襲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在那裏來的？寶玉笑道：我從四妹妹那裏出來，迎頭看見你走來了。我就知道是我去的。我就藏了起來哄你看你揚著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來了。逢人就問：我在那裏好笑？只等就到我跟前，嚇你一跳的。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往前一看，卻是他兩個，所以我就遠到你身後，你出來，我就躲在你躲的那裏了。平兒笑道：咱們再往後找去罷。只怕還找出兩個人來，也未可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沒有了。鴛鴦已知這話，俱被寶玉聽了，只伏在石頭上灌睡。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咱們回房裏去睡。豈不好說？俱拉起鴛鴦來，又忙讓平兒來家吃茶。和襲人都勸鴛鴦走。鴛鴦方立起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

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著實替鴛鴦不快。只默默的歪在牀上。(索隱)香君與侯生初無婚姻之約。侯生離金陵後。開田仰事。必有隱然不快者。此處寫得恰合分寸。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那邊那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親。鳳姐因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不大上來。他哥哥文翔現在是老太太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邊漿洗上的頭兒。那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媳婦來。細細說與他。金家媳婦自是喜歡。興興頭頭去找鴛鴦。指望一說必妥。不想被鴛鴦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羞惱回來。便對邢夫人說不中用。他罵了我一場。因鳳姐兒在旁。不敢提平兒。說襲人也幫著搶白我。說了我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回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麼大造化。邢夫人聽了說道。又與襲人什麼相干。他們如何知道的。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家的道。還有平姑娘。鳳姐兒忙道。你應該拏嘴巴子打他回來。我一出了門兒。他就逛去了。回家來。連一個影兒也摸不著他。他必定也幫說什麼來著。金家的道。平姑娘沒在跟前。遠遠的看著。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自忖度。鳳姐便命人去快找了他來。告訴我回來了。太太也在這裏。叫他來幫個忙兒。豐兒忙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兒。請了三四次。他纔去了。奶奶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奶奶。我煩他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天煩他有什麼事情。邢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間告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刻



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著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來。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那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即便活著。人事不知。叫來無用。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賈赦聽了。喝了一聲。又罵混帳。沒天理的囚囊的。偏你這麼知道。還不離了我這裏。嚇的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著。又不敢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只得聽著。一時金文翔來了。小么兒們直帶入二門裏去。隔了四五頓飯的工夫。纔出來去了。(素隱) 渾合得妙。此等處足見筆法。賈璉暫且不敢打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來。至晚間鳳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且說鴛鴦一夜沒睡。至次日。他哥哥回。賈母接他。家去逛逛。賈母允了。叫他家去。鴛鴦意欲不去。只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他哥哥只得將賈赦的話說與他。又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家做姨娘。鴛鴦只咬定牙不願意。他哥哥無法。少不得回去回覆了賈赦。賈赦怒起來。因說道。我說與你。叫你女人向他說去。就說我的話。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約他戀著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素隱) 侯李關係當時必有傳揚於外者。只怕也有瓊兒。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以後誰敢收他。這是一件。第二件想著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憑他嫁到了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素隱) 開府勢。橫絕一時。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服了他。若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聲。是賈赦道。你別哄我。明兒我

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你們說了他不依。便沒你們的不是。若問他。他再依了。子細你們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退出回家。也等不得告訴他女人轉說。竟自己對面說了。這話把個鴛鴦氣的無話可回。想了一想。便說道。我便願意去。須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太去。他哥哥只當他回。想過來。都喜之不盡。他嫂子即刻帶了他上來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執鳳姐兒寶釵等姊妹。並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湊趣兒呢。鴛鴦看見忙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說。把那夫人怎麼來說。園子裏嫂子又如何說。今兒他哥哥又如何說。因為不依。方纔大老爺越發說我戀著寶玉。不然要等著往外聘。憑我到天上。這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橫了心的。當著衆人在這裏。我這一輩子。別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寶地寶皇帝寶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著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服侍老太太歸了西。我也不跟著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姑子去。若說我不是真心。暫且拏話支吾。這不是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著。臊子裏頭長疔。原來這鴛鴦一進來時。便袖內帶了一把剪子。一面說著。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就剪。衆婆子丫鬢看見。忙來拉住。已剪下半結來了。(索隱)血濺桃花扇。至此段畫龍點睛。揭明本旨。衆人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剪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賈母聽了。氣的渾身打戰。口內只說。我通共剩了這麼一個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因見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

都是哄我的。外頭孝順。暗地裏盤算。我有好東西也來要。有好人也來要。剝了這個毛丫頭。見我待他好了。你們自然氣不過。弄開了他。好擺弄我。王夫人忙站起來。不敢還一言。薛姨媽見連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李執一聽見鴛鴦這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有委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姊妹。自然也不好辯。寶釵也不便爲姨母辯。李執鳳姐寶玉一發不敢辯。這正是用著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實。惜春小。因此窗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這事與太太什麼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孀子如何知道。話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太別笑話我。你這個姐姐。他極孝順我。不像我那老太太。一味怕老爺。婆婆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屈了他。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不偏心。因又說寶玉。我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也不提我。看著你娘受委屈。寶玉笑道。我偏著母親。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個不是。我母親要承認。卻推誰去。我倒要認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太別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紀了。看著寶玉罷。寶玉聽了。忙走過來。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著拉他起來。說快起來。斷乎使不得。難道替老太太給我陪不成。寶玉聽說。忙站起來。賈母又笑道。鳳姐兒也不提我。鳳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尋上我了。賈母聽了。與衆人都笑道。這可奇了。倒要聽聽。這不是鳳姐兒道。誰叫老太太會調理人。調理得水。

惹兒似的怎麼怨人不要我幸虧是孫子媳婦我若是孫子我早要了還等到這會子呢賈母笑道這倒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賈母笑道這樣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兒道等著修了這輩子來生託生男人我再要罷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璉兒放在屋裏看你那沒臉的公公還要不要了鳳姐兒道璉兒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糊了的餛飩子和他混罷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丫頭回說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了出去要知端的再聽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專寫秦淮名妓李香君之事香君卻開府田仰之聘破面流血污素鬢楊龍友就血染處點綴而成桃花繪思巧合一時傳爲韻事厥後云亭山人遂有桃花扇傳奇之作書中以鴛鴦隱李香君而以玉照鳳隱楊龍友龍鳳巧合蓋龍友初時亦曾爲田仰作說客厥後知難而退轉以結納於香君與鳳姐之見風使帆脫身事外者正復相似全回共分四大節自開首起至我脫了衣裳再來止鳳姐借辭設計以謝絕邢夫人之糾纏爲第一節自邢夫人聽了有理起至便往鳳姐兒房中來止邢夫人一再遊說鴛鴦一再不語爲第二節自鳳姐兒早換了衣服起至連忙替他挽上止鴛鴦與平兒襲人輩私相計議及後回明賈母矢志不從爲第三節按李姬傳香君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雪苑侯生應試來金陵與姬相識後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當時鈿合依依香羅叩叩雖賦定情之什未諧鳳卜之歌洎平開府挾勢相要重金置聘姬雖矢堅貞之節難施決絕之詞宛轉芳心爲郎憔悴蓋姬之卻田仰與鴛鴦之絕賈赦其心跡既類似而處境之困難亦復相同以稊髮影破面遂成天然妙文矣自賈母

聽了起。至本回完畢，以辨別何人不是斷綴成趣，作爲本回之餘波。凡長江大河一窮千里之後，必有一二支流曲滯穿插疏洩之，以殺其勢。江上餘音，餘音，鼻此文，章之化境也。石頭記一書，於此等處，見筆法，亦於此等處，見力量。

（護花評）此回賈赦要鴛鴦，爲一百十一回鴛鴦自縊之根由。雖是寫一件事，及夾寫邢夫人愚懦，王鳳姐使乖。

鴛鴦向平兒襲人說，做姑子，還有一死的話。姑子是寶，一死是主，伏後來殉主情事。

鴛鴦正生氣時，又聞平兒襲人互相取笑，不但文有生趣，且見鴛鴦胸中，已早認定一死字。

賈赦向金文翔一番說話，全是倚勢霸道，俱在鴛鴦逆料之中。此賈母一故，鴛鴦所以必死也。

探春勸賈母，開脫王夫人，鳳姐派賈母不是一個勸得有理，一個派得有趣，真是善於勸解者。

（大某評）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間事。

#### 第四十七回 猷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連忙迎了出去。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欲來打聽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她，他纔知道，待要回去，裏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了出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不言語，自己也就覺得愧悔。鳳姐兒早指一事迴避了。鴛鴦也是回房去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礙著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說道：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你倒也三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你們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使性子，我聞得你還由著

你老爺的那性兒鬧。那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不依。老太太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爾。賈母道：他逼著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痰。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幫著。也是天天丟下爬兒弄掃帚。凡百事情。我如今自己減了。他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些。我的事情。他還想著一點子。該要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麼。他就趁空兒告訴他們添了。(索隱)香君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爲香扇墜。余澹心有贈香君詩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峯女。夢裏偏來見楚王。是其玲瓏剔透。惹人憐愛。恰與書中所寫之鴛鴦相稱。鴛鴦再不這樣。他娘兒兩個。裏頭外頭。大的小的。那裏有忽略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這是天天盤算。和他們要東要西去。我這屋裏有的。沒有的。剩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凡做事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他二則也還投主子的緣法。他也並不指著我和那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太太要銀子去。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他說什麼。從你小嬌和你媳婦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單我得靠。連你小嬌媳婦。也都省心。我有了這麼個人。便是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你們又弄了什麼人來我使。即使就弄他那麼一個真珠的人來。不會說話也無用。(索隱)極意爲香君。托始知古來稱美人爲玉人者。猶屬皮相之詞。未能充類至義之盡也。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麼人。我這裏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

去就是。要這個丫頭不能留下他服侍我幾年。就比他日夜服侍我盡了孝的一般。你來的也巧。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了姨太太及姑娘們來。纔高興說著話兒。怎麼又都散了。丫頭忙答應找去了。衆人趕忙的又來。只有薛姨媽向那丫頭道。我纔來了。又做什麼去。你就說我睡了。那丫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鬼頭兒。你怕些什麼。不過罵幾句就完了。說著。只得和這小丫頭子走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嗒們鬪牌罷。姨太太的牌也生。嗒們一處坐著。別叫鳳姐兒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著些兒。就是嗒們娘兒四個鬪呢。還是添一兩個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人。鳳姐兒道。再添一個人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下手裏坐著。姨太太的眼花了。嗒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看著些兒。鳳姐笑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倒不學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點精神。贏了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兒道。我正要算算。今兒該輸多少。我還想贏呢。你瞧瞧。場兒沒上左右都埋伏下了。(索隱)宮中之事。大之如人行殿。小之如起居。周旋無不以機械變詐之手段互相傾軋。場兒沒上左右都埋伏下了。二語真乃燃犀燭怪之筆。說得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鴛鴦來了。便坐在賈母下手。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鋪下紅氈。洗牌告么。五人起牌。鬪了二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號兒與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

故意躊躇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裏扣著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來的。」薛姨媽道：「我手裏並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來是要查的。」薛姨媽道：「你只管查。你且發下來我瞧瞧。」是張什麼？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滿了。」鳳姐聽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擲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呢。這是自己發的，也怨不得人了。」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己打著你那嘴，問著你自己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氣愛贏錢，原是個彩頭。」薛姨媽笑道：「我們可不是這樣想。那裏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鳳姐兒正數著錢聽了，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向衆人笑道：「殺了我的了，竟不爲贏錢，單爲贏彩頭兒。我倒底小器，輸了，就數錢快收起來罷。」賈母是規矩鴛鴦代洗牌的，因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惱了？連牌也不替人洗。」鴛鴦拿起牌來，笑道：「奶奶不給錢。」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丫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拏過來。小丫頭子真就拏了，擱在賈母傍邊。鳳姐兒忙笑道：「賞我罷。」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姐兒小器，不過頑兒罷了。」鳳姐兒聽說，便站起來，拉住薛姨媽，回頭指著賈母，素日放錢的一個木箱子，笑道：「姨媽瞧瞧，那個裏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辰，那裏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去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鬪了。」老祖宗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差我辦去了。（索隱）文皇居在



當時頗有驕奢淫佚、貪財鬻賢之誦。世祖先意承志，以天下養，亦有純孝之稱。此處借鳳姐以影世祖門牌，鑿鑿蓋于班衣戲綵也。話未說完，引的賈母衆人笑個不止。正說着，偏平兒怕錢不穀，又送了一弔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倒省事，不用做兩次。叫箱子裏的錢費事。（索隱）諸語入神，鳳姐的是可兒。賈母笑的手裏的牌，撒了一桌子，推著鴛鴦，叫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道：「太太在那裏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趁早兒，丟開手罷。老太太示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奶湊了半日的趣兒，纔略好了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的。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別過去罷。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填眼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與我又無干。（索隱）老子想討小老婆，自然與兒子絕不相干。然而老子尋開心，兒子惹晦氣，兒子雖惹晦氣，幸得媳婦猶能添趣兒。二則老爺親自分付我請太太的，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偷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著這個拳，我出氣罷。說著就走。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便跟了過去。賈璉到了堂屋裏，便把脚步放輕了，往裏間探頭，只見邢夫人站在那裏。鳳姐兒眼尖，先瞧見了，便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又使眼色與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不防，便沒躲過。賈母便問外頭是誰，倒像個小子，一伸頭的是的。

鳳姐兒忙起身說。我也恍惚看見有一個人影兒。一面說。一面起身出來。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可出門。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樣。怎麼不進來。又做鬼做神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太頑脾。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來問問。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著又不知是來做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嚇我一跳。什麼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脾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索隱) 豫親王多鐸平定江南於順治二年十月還京。其未還京以前宮中頗有燕鶯讒播之者。然多鐸爲文。皇后所寵。眷衆口。囂囂終若崢嶸之據。柱無損毫末。此處以趙二家的穿插成文。實隱其事。說著衆人都笑了。鴛鴦笑道。鮑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去。賈母也笑道。可是我那裏記得什麼。抱著背著呢。提起這些事來。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做重孫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個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著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了些。(索隱) 章皇后雖未垂簾而軍國要政大半由掖庭主持。誠所謂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一概都經歷過的。從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裏呢。賈璉一聲兒不敢說。忙退了出來。平兒在窗外站著。悄悄笑道。我說你不聽。到底碰在綱裏了。正說著。只見邢夫人也出來。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攔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這沒孝心的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幾句。你就抱怨天抱怨地的。你還不好好的呢。這幾日生氣。子細他撻你。賈璉道。太太快過

去罷。叫我來請了好半日了。說著同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那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略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且含愧。自此便告了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那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覓。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女孩子來。名喚嫣紅。(索隱) 嫣紅也。紅即朱。爲朱明淹滅之意。書中凡命名處。皆有用意。收在屋裏。不在話下。這裏關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日間無話。轉眼到了十四。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整。寬闊。泉石樹木。樓臺亭軒。也有好幾處動人的。外面大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幾個近族的都來了。那賴大家的也請了幾個現任的長官。並幾個大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個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了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旦風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誤認他做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日可巧遇見。樂得無可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著。問長問短。說東說西。那柳湘蓮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以及眠花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爲。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誤認作優伶一類。(索隱) 柳湘蓮本爲寶玉影子。以湘蓮之冷。反射寶玉之熱。湘蓮之不輕用情。反射寶玉之到處鍾情。故此回所寫之湘蓮。仍爲世祖替身。與寶玉一而二。而一者也。世祖年輕貌美。其在宮中時。馳馬試劍。賞花鬥酒。

雅與無愁天子打鼓三郎相似。作者意有不滿，特於閒閒著筆中，謂不知他身分的人都誤認作優伶一類，蓋隱諷之也。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昔交好，故今日來請作陪，不想酒後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無奈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囑付我，纔一進門，雖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付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走，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著，便命小廝們到裏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廝去了，沒一杯茶時，果見寶玉出來了。賴尚榮向寶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說著，已經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書房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鍾的墳上去麼。湘蓮道：「怎麼不去。前日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墳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的墳站不住。我背著衆人走到那裏去瞧了一瞧，略又動了一點子，回家來就便弄了幾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雇了兩個人收拾好了。寶玉說：「怪道呢。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裏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焙茗出去，到墳上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沖壞了沒有。他說不但沒沖，更比上回新了些。我想著，必是這幾個朋友新收拾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裏，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索隱)左史記言，右史記勤，凡生長天家者，皆有這等感慨，可見此書實有所指，非泛寫公子哥兒行惡也。柳湘蓮道：「這個事也用不著你操心。外頭有我，你心裏只有了就是了。」眼前十月初一日。

我已經打點下上項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裏是沒有積聚的。縱有幾個錢來。隨手就光的。不如趁空兒留下這一分省的。到了跟前拮据了。寶玉道。我也正爲這個。要打發焙茗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蹤浪跡。沒個一定的去處。柳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個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走。外頭逛逛。三年五載再回來。寶玉聽了。忙問這是爲何。柳湘蓮冷笑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別過了。寶玉道。好容易會著。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著。未免有事。不如我迴避了。倒好。寶玉想一想。說道。既是這麼樣。倒是迴避了。爲是。只是你要果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別悄悄的去了。說著。便滴下淚來。柳湘蓮說道。自然要辭你去。你只休和別人說就是了。說著。就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罷。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裏亂叫。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聽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礙著賴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一忍。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珍寶。忙踉蹌著走上去。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裏去了。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了興頭了。好歹坐一坐。就算疼我了。憑你什麼要緊的事。交給哥哥。只別忙。你有這個哥哥。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索隱) 醜極當時宗室王公。顛預混濁。疑有此等口吻。作者蓋深惡之。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計。拉到他僻淨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還是假心和我好呢。薛蟠聽見這話。喜得心

癢難搔。也斜著眼笑道。好兄弟。你怎麼問起我這樣話來。我若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既如此。這裏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我下處。咱們索性吃一夜酒。我那裏還有兩個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的。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到了那裏。服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拏真心待你。你倒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獸子。怎麼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裏找。你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什麼。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咱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神了。薛蟠聽了。連忙答應道。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一發難熬。只拏眼看湘蓮。心內越想越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便吃了。又吃不覺的有八九分了。湘蓮便起身出來。覷人不防。出至門外。命小廝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外就來。說竟已跨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一頓飯的工夫。只見薛蟠騎著一匹大馬。遠遠的趕了來。張著嘴。瞪著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瞧。(索隱) 猴霸王之獸字。刻劃到二十分。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願往遠處瞧。不會留心近處。湘蓮又笑又恨他。便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漸漸人煙稀少。便又圈馬回來。再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快往前走。子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說著。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就緊緊跟來。湘蓮

見前面人煙已稀。且有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下來。咱們先設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人去的。便應誓。薛蟠笑道。這話有理。連忙下了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言未了。只聽鏗的一聲。背後好似鐵鎚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己。便倒下來。湘蓮走上來瞧瞧。知道他是個不慣捱打的。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鋪。薛蟠先還要扎掙起來。又被湘蓮用脚尖點了一點。仍舊跌倒。口內說道。原來是兩家情願。你不依。只管好說。爲什麼哄出我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這瞎了眼的。你認認柳大爺是誰。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著。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後至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覺得疼痛難禁。不禁有嘎啞之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是不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向葦中淖泥處。拉了幾步。滾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著哼。湘蓮又擲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搗了幾下。薛蟠便亂滾亂叫。說肋條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經人。因爲我錯聽了傍人的話了。(索隱)始而亂罵。繼而嘎啞。終乃哀求。寫來層次井然。湘蓮道。不用拉傍人。只說現在的。薛蟠道。現在也沒什麼說。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輕些。纔饒你。薛蟠哼的道。好兄弟。湘蓮又一拳。薛蟠嘎啞了一聲。便道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索隱)不許其稱兄弟哥哥。彼自恃爲金枝玉葉者。直土

羹之不若。薛蟠嘎晴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以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吃兩口。薛蟠一面聽了，一面皺眉道：這水實在醜。怎麼吃得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吃我吃。說著只得俯頭向葦根下吃了一口。猶未咽下去，只聽哇的一聲，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好醜。東西你快吃完了，饒你。薛蟠聽了，叩頭不迭，說好歹積陰功饒我罷。（索隱）數字苦字，一路寫來極筆前墨舞之致。這至死不能吃的湘蓮道：這樣氣息，倒熏壞了我。說著，丟下薛蟠，便牽馬認鑿去了。這裏薛蟠見他已去，方放下心來，懊悔自己，不該誤認了人。待要扎掙起來，無奈遍體疼痛難禁。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他兩個，各處找尋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廝，素日是懼他的，他分付了不許跟去。誰敢找去。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著小廝們尋蹤問跡的，直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忽見葦坑傍邊，薛蟠的馬拴在那裏。衆人都道：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至馬前，只聽葦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滾的似個泥母猪一般。（索隱）薛蟠自居爲霸王，而作者乃演之爲母猪，屏之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賈蓉心內已猜著，八九了。忙下馬，命人攙了起來，笑道：薛大叔，天天調情，今日調到葦子坑裏，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你招駙馬去，你就碰到龍犄角上了。（索隱）此回之薛蟠，當係王公貝勒出入宮掖，遇美調情之一段故實。至其所屬意者，適爲天廚珍品，非下界饕餮，火人所得，染指胃味，嘗試遂致大受挫辱。堂堂龍種，變爲泥猪，此處特用龍王龍



騎角字樣，以揭穿之。蓋畫龍點睛之筆。薛蟠羞的沒地縫兒鑽進去。那裏爬的上馬去。賈蓉命人趕到關廟里。雇了一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往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苦苦央及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覆賈珍。並方纔的情景。賈珍也知湘蓮所打也。笑道。他須得吃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臥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等回來。各自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的眼睛腫了。問起原故。忙來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見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柳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酒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況且咱們家的無法無天。人所共知。媽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好了。出得去的時候。那邊珍大爺捶二爺。這千人也未必白丟開了。自然備個東道。叫了那個人來。當著衆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媽先當做大事。告訴衆人。倒顯的媽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媽就這樣興師動衆。倚著親戚之勢。欺壓常人。(索隱)釵娘一席話。婉轉得體。文字亦借此收束。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到底是你想得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呢。他又怕媽媽又不聽人勸。一天縱似一天。吃過了兩三個虧。他也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廝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喝住小廝們。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

酒醒後悔不及懼罪逃走了。薛蟠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共分兩大段，自開首起至收在屋裏不在話下止，爲前半段，以賈母責邢夫人之柔懦無用，贊鴛鴦之精細得力，結束前事，而以門牌互證一層，爲收拾上文之餘波，譬之夏日萬木陰森，雷雨交作之後，必有春雷橫空，餘霞散彩，以爲雨餘之煊染，而於是遠山排闥，青翠欲滴，晚花含笑，婀娜迎人，成一幅天然圖畫矣。文章之道，亦復如是，書中於敘一正事之後，必綴小文一段，以疏散其機勢，深得龍門敘事筆法，而宮中之諛聞瑣事，遺金碎玉，亦得於無意中，連帶出之。如此回門牌一段，看來，自是行文餘興，然文皇、后之多財，駢貨、章、皇帝之曲意承歡，以及豫王、遠、征、忌者之乘間讒構，一一曲繪，而在文字上，且可回應四十四回作一照，照文心之周密無微不至，有筆如此，可謂鑪錘在手，變化因心矣。自這裏門了半日牌起，至本回完畢，爲後半段，爲本回調情遭打之正文，猷霸王之廢懂，冷郎君之爽辣，信手寫來，曲而能達，意必當，時諸王中，確有此一樁趣史，惜年湮代遠，無從指以實之耳。

（護花評）賈母若不鬥牌，邢夫人如何回去，衆人如何又來，是文章借景脫卸法，又借鳳姐戲謔了結鴛鴦一案。賴大家一席，不但探春異日與利除弊，派人管園，於此起念，且薛蟠受打，及湘蓮救薛蟠，尤小姐自刎等事，皆因此席而起。

柳湘蓮同秦鍾相好，寶玉蓮蓬，是借景補寫。

湘蓮向寶玉說，眼前就要出門，想見此時，湘蓮心中，已早有算計薛蟠之念。

薛蟠要同湘蓮打官司，薛姨媽要告知榮府，若無寶釵勸住，不能了結，借此撒開，不但有隨起隨落之妙，且爲後文湘

遊教薛蟠地步

（大某評）湘蓮之誘薛蟠，與鳳姐之誘賈瑞，同一機杼，而又有別。瑞識鳳姐而不自諒，若蟠則全不識人，罔之生也幸而免。

此回是九月十四日額大家吃酒事。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縱病在家。愧見親友，轉眼已到十月，因有各舖面夥計，內有算年帳，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內治酒餞行。內有一個張德輝，自幼在薛蟠當舖內攬總，家內也有了二三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來。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扇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舖裏照管照管，趕端陽前，我順路就販些紙劄香扇來賣，除去關稅化消外，亦可以剩得幾倍利息。薛蟠聽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捱了打，正難見人，想著要躲避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天縱病，也不是事。況且我長了這麼大，文不文，武不武，雖說做買賣，究竟戲子算盤，從沒拏過。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索隱）世祖誕生以後，長日匿處深宮，生長於保傅之手，逍遙於脂粉之叢，幾於人情世故一物不知，晉惠帝何不食肉糜一語爲千古帝王笑柄。世祖早歲蓋亦似之。第三回西江月詞曰：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正譏之也。第五回室中聯曰：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反諷之也。不如也打點幾個本錢，和張

德輝逛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且躲躲羞羞去。二則逛逛山水。也是好的。心內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氣平心。與張德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間薛蟠告訴他母親。薛姨媽聽了。雖是歡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化了本錢。倒是末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說你好歹守著我。我還能放心些。況且也不用這買賣。等不著這幾百銀子用。薛蟠主意已定。那裏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世務。這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如今我發狠把那些沒要緊的都斷了。如今要成人立業。學習買賣。又不準我了。叫我怎麼樣呢。我又不是個丫頭。把我關在家裏。何日是個了手。(索隱)此為世祖決意親政之影子。況且那張德輝。又是個有年紀的。咱們和他是世交。我同他怎麼得有錯。我就有一時半刻不好的去處。他自然說我勸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等順利。(索隱)此回之張德輝。當指范文程。洪承疇。一輩而言。當時創制顯庸規模。布置均出於洪范諸人之手。世祖亦以為老成碩輔。倚畀方殷。如武鄉侯所云。宮中事無鉅細。一以諮之。乃薛大郎此行盛氣。而出綴羽。而返張德輝之有負委託。即諸臣之不善匡弼。作者明著於此。以正洪范等人之罪案。筆殿銖字挾風霜。倒不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裏。私自打點走了。明年發了財回來。纔知道我呢。(索隱)於文章。正面是活描薛蟠當時之口吻。於文章。隱面實暗射世祖日後之私遁。文心狡獪。不可方物。說畢。賭氣睡覺去了。薛姨媽聽他如此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倒也罷了。只是他在家裏說著好聽。到了外頭。舊病復發。難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

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媽也不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聽天罷了。這麼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裏。明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媽就打諒著。丟了一千八百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索隱) 竟以天下爲孤注矣。橫豎有夥計幫著他。也未必好意思哄騙他的。(索隱) 有好哄騙之機會。而洪范諸人不能處好哄騙之地。步而洪范諸人不敢自謂。腰金帶玉。遭際從龍。誰知雲散風收。依然功狗。嗚呼。謂之何哉。可以鑒矣。二則他出去了。左右沒了助興的人。又沒有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時吃。沒了時饑著。舉眼無靠。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裏省了事。也未可知。薛姨媽聽了。思忖半晌道。倒是你說的是。化兩個錢。叫他學些乖來也。商議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來。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著窗子。千言萬語。囑託張德輝。照管照管。張德輝滿口應承。(索隱) 一則千言囑託。一則滿口應承。到頭來終歸債事。亦復何補。吃過飯。告辭。又回說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索隱) 特點十四日。寓盈虛消長之意。大世兄即刻打點行李。雇下騾子。十四日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盡。將此話告訴薛姨媽。薛姨媽便和寶釵香菱。並兩個年老的嫗。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蒼頭一名。當年諸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厮二名。主僕一共六人。(索隱) 有老蒼頭。有諸事舊僕。有隨身常使小厮。一尋常出行。何必如此鋪張揚厲。足見其爲親政大典。特簡宰執重臣。以匡扶幼主也。雇了三輛大車。單拉行李使物。又雇了四個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

的。鐵青大走騾。外備一匹坐馬。諸事完畢。薛姨母寶釵等。連夜勸戒之言。自不必備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舅。然後過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饒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寶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眼。看他去了。方回來。薛姨媽上京帶來的家人。不過四五個。並兩三個老嫗。小丫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因此薛姨媽卽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帳等物。盡行搬了進來收好。命兩個跟去男子之妻。一并也進來睡覺。又命香菱將他屋裏也收拾嚴緊。將門鎖了。晚間和我去睡。寶釵道。媽媽既有這些人作伴。不如叫菱姐姐和我做伴去。我們園裏又空。夜長了。我每夜做活。越多一個入。豈不越好。薛姨媽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該叫他同你去纔是。我前日還合你哥哥說。文杏又小。道三不著兩的。鶯兒一個人。不穀服侍的。還要買一個丫頭來。你使寶釵道。買的不知底裏。倘或走了眼。化了錢事小。沒的淘氣。倒是慢慢打聽著。有知道來歷的。買個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粧奩。命一個老嫗。並臻兒。送至蘅蕪院去。然後寶釵和香菱。纔同回園中來。(索隱)香菱本爲圓影影子。此處隨寶釵至大觀園。卽三桂於田。隨席上以細馬騾。圓圖去之。一段故事。香菱向寶釵道。我原要和太太說的大爺去了。我和姑娘做伴去。我又恐怕太太多心。說我貪著園裏來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裏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索隱)吳三桂初蓋圓圖名。蘆千金往聘。已先爲田隨所得。圓圖以不得事吳。甚爲快快。其後寇逼。圓圖乃說田隨

納交三桂。酒次出見。越從吳去。蓋圓心。心欽三桂。神武必欲委身事之。巨眼識英雄。與紅拂之奔衛公相似。此處云。我知道你心裏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作者固已放筆明寫。不復絲毫閃爍。只是沒個空兒。就每日來一回。慌慌張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趁著機會。越發住上一年。我也多個做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香菱笑道。好姑娘。趁著這個工夫。你教給我做詩罷。寶釵笑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素隱)圓心身歸田。隨心繫三桂的是得隴望蜀。我勸你且緩一緩。今兒頭一日進來。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太起。各處各人。你都瞧瞧問候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搬進園來。若有提起。因由兒的。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來做伴兒就完了。回來進了園。再到各姑娘房裏走走。香菱應著。纔要走時。只見平兒忙忙的走來。香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兒把他帶了來做伴兒。正要回你奶奶一聲兒。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裏的話。我竟沒話答言了。寶釵道。這纔是正理。店房有個主人。廟裏有個住持。(素隱)三桂即席命圓圓拜辭。隨爽然而無如何。真是宿店不問主人。入廟不問住持矣。雖不是大事。到底告訴一聲。就是園裏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關門候戶的了。你回去就告訴一聲罷。我不打發人去說了。平兒答應著。因又向香菱道。你既來了。也不拜一拜街坊鄰舍去。寶釵笑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裏呢。香菱答應著去了。先從賈母處來。不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便拉寶釵悄說道。姑娘可聽見我們的新文了。(素隱)四一女子之故而關係及於種族興亡。不可謂非絕

大的新文寶釵道。我沒聽見新文。因連日打發我哥哥出門。所以你們這裏的事。一概不知道。連姊妹們。這兩日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了個動不得。難道姑娘就沒聽見。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來。又是爲了什麼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什麼賈雨村。半路途中。那裏來的餓不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索隱)三桂穢自行開出磨。閻審前後固不及十年。此處以餓不死的野雜種言之。引狼入室。喪心賈國。舉士臣民無不椎心泣血也。生了多少事出來。今年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幾把舊扇子。回家來。看家裏所有收著的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個不知死的冤家。混號兒人都叫他做石獸子。(索隱)以身殉國。死守勿去。思宗原可稱爲獸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他把二爺請了到他家裏。坐著。拿出這扇子來。略瞧了一瞧。據二爺說。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櫻竹麋鹿玉竹的。(索隱)錦繡山河。皆是古人寫畫真跡。(索隱)黃鳥遺骨。回來告訴了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獸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沒法了。天天罵二爺沒能爲。已經許他五百銀子。先兌銀子。後拿扇子。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什麼法子。誰知那雨村沒天理的。(索隱)痛罵三桂。一洩胸中鬱積。聽見了便設了法子。訛他短尺。言退。拿了。他到衙門裏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



來做了官價送了來。那石獸了。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問著二爺說人家怎麼弄了來了。一爺只說了一句爲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家敗產也不算什麼能爲。(索隱)三桂入關後聲勢赫奕。當時必有羨其得意者。至片石一戰。吳軍以一當十。所至披靡。尤有能兵之稱。然借外力以禦強寇。弄得宗社爲墟。全家被戮。聚九州之鐵鑄此大錯。果算什麼能爲乎。作者於此蓋深惡而痛絕之。老爺聽了。就生了氣。說二爺拏話

堵老爺。因此這是第一件大事。這幾日還有幾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湊在一處。就打起來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著不知他拏了什麼棍打了一頓。臉上打破了兩處。(索隱)容王躡自成之後。入據北京。論功行賞。其時八旗將領有功助戰不力者。黜罰有差。被譴之員。心不能平。遂發混打一頓之語。一說。隱護三桂之爲人行事。豈不可無哉。臉上打破兩處。明其無面目復見故國父老也。我們聽見姨太太這裏有一種藥。敷棒瘡的。姑娘尋一丸給我呢。寶釵聽了。忙命鶯兒去找了兩丸來。與平兒。寶釵道。既這樣。你去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向寶釵答應著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了衆人之後。吃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自己便往瀟湘館中來。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了。見香菱也進園來住。自是歡喜。香菱因笑道。我這一進來了。你得空兒。好歹教給我作詩。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學作詩。你就拜我爲師。我雖不道。大略也還教的起你。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爲師。你可不許膩煩的。黛玉道。什麼難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付對子。平聲的對仄聲。(索隱)圓圓本玉峯歌妓聲藝。一時顧止。能奏吳歎而不能作秦。

聲爲自成，奏歌時有韻甚佳，音不可耐之語。此處借論詩平仄以隱點其事。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也有對的極工的，也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事的。只要詞句新奇爲上。」（索隱）只要，貌美，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索隱）即第一，是立身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索隱）婦女首重名節，若六節有虧，雖百瑜不掩一瑕，正爲圓滯下針砭之語。香菱笑道：「我只愛陸放翁詩，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的真切有趣。」（索隱）以留香久，聚墨多，狀圓滯之爲人，諷而虐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裏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把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裏先有了這三個人，做了底子。」（索隱）詩三百，音開宗明義，只曰思無邪，以此三字作根，抵自然立脚得定。然後再把陶淵明、應劉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聽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拏出來。我帶回去，夜裏念幾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鴉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拏來，遞與香菱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

的。(索隱)有紅圈的方法，選作者微旨。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拏了詩，同至蘅蕪院中，諸事不管，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也不睡。寶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黛玉道：「可領略了些沒有？」香菱笑道：「我到領略了些，只不知是不是。說與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來，我聽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裏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卻是逼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內一聯云：『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索隱)明點圓字，想來煙如何直，日自然自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索隱)此五字是本回主旨，放膽揭穿，就文法評之，是爲點綴，然既以圓字似太俗，句明露消息，而復以直字似無理，句爲之陪襯，遮遮掩掩，若明若滅，文筆狡獪，至此固許天下後世之慧心人讀萬不許天下後世之粗心人讀也。」

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字，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落江潮來天地青』，這白青兩個字也是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纔形容的盡。念在嘴裏，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是還

有渡頭餘落日。(索隱)三引詩句而三言落日，蓋以明室就亡，寄其感慨，決非泛然徵引。墟裏上孤煙，這餘字合上字難爲他怎麼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幾顆樹。

遠遠的幾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煙竟是青碧連雲。誰知我昨兒晚上看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正說著寶玉和探春來了。都入座聽他講詩。寶玉笑道：「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在遠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也得了。」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煙好，你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我給你這一句瞧瞧，更比這個淡而現成。說著，便把陶淵明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翻了出來。遞與香菱、香菱瞧了點頭歎賞。笑道：「原來上字是從依依兩個字上化出來的。」寶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若再講倒學離了。你就做起來，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兒我補一個柬來請你入社。」香菱笑道：「姑娘何苦打趣我。我不過是心裏羨慕，纔學這個頑罷了。」探春、黛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做詩麼？若說我們真個做詩，出了這園子，把人的牙還笑掉了呢。」寶玉道：「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量畫兒，他們聽見咱們起詩社，求我把稿子給他們瞧瞧，我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看。誰不是真心歎服。他們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問道：「這是真的麼？」寶玉笑道：「說謊的是那架上鸚鵡。」黛玉探春聽說，都道：「你真真胡鬧。且別說都不成詩，便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寶玉笑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沒人知道了。說著，只見惜春打發了入畫來請寶玉。寶玉方去了。香菱又逼著換出杜律。又央黛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讓我謔去。謔了來，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的好。」（索隱）此回專寫圍圍之事，已於書中明白點出，恐人不悟。

復以詠月詩揭之月者亦寓圓字之意

我正要謔一首未謔成你就做一首來十四寒的韻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香菱聽了喜的拏著詩回來又苦思一回做兩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臥不定寶釵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掣兒引的你（索隱）團圓一生謂爲田碗所玉成可謂爲田碗所坑害亦可我和他算帳去你本來默頭默腦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默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別混我一面說一面做了一首先與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不好不是這個做法你別怕臊只管拏了給他瞧去看他是怎麼說香菱聽了便拏了詩找黛玉黛玉看時只見寫道是

月到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團團（索隱）以團團二字代團圓明甚讀此而猶不知書中所指者直可

謂之僞父詩人助興常思玩（索隱）明團圓雖具此才色不過爲貴戚名豪所玩賞耳野客添愁不忍觀

（索隱）以一身而繫興亡之局野人道老以懷故主者必以團圓爲不祥之物不忍談其語鬪梅村詩妻子豈應關

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言外寓幾許蒼涼感喟翡翠樓邊懸玉鏡珍珠簾外掛冰盤（索隱）惡之翡翠樓

邊掛之珍珠簾外極寫三桂得團圓後愛暱珍護之象良宵何用燒銀燭晴彩輝煌映畫欄（索隱）卽梅

村詩所謂無邊春色來天地

黛玉笑道意思卻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住了把這首詩丟開再做一首放開膽子只管去做香菱聽了默默的回來越發連房也不進去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

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掘地來往的人都詫異。李執寶釵探春寶玉等聽見此言。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著他笑。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索隱)上云：茶飯無心，坐臥不定。此云：皺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蓋寫圓圓進退田、臨臨踏定計時之態度。寶釵笑道：「這個人定是瘋了。昨夜唧唧噥噥。直鬧到五更纔睡了。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釵兒去了一回來了。獸了一日。做了一首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做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的。我們成日歎說：可惜他這麼個人。竟俗了。誰知道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寶釵聽了笑道：「你能勾像他這苦心就好了。學什麼有個不成的。寶玉不答。只見香菱興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來了。探春笑道：「咱們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沒有。說著。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黛玉正拏著詩。和他講究。衆人因問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然算難爲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於穿鑿了。還得另作。衆人因要詩看時。只見做道是：

非銀非水映窗寒。試看晴空護玉盤。淡淡梅花香欲染。絲絲柳帶露初乾。只疑殘粉塗金砌。恍若輕霜抹玉闌。夢醒西樓人絕跡。餘容猶可隔簾看。(索隱)此是三桂於田、臨臨上初見圓圓一時傾倒情狀。圓圓傳一雅綵者。導諸美而前三桂不覺神志移蕩。遂命解戎裝。輕裘願謂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傾城矣。公得毋朝夕擁之乎。臨臨謝不知所答。遂暢飲爲樂。

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倒還使得。你看句句是月色。這也罷了。原是詩

從胡說來。再遲幾天就好了。香菱自爲這首詩妙絕。聽如此說。自己又掃了興。不肯丟開手。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姊妹們說笑。便自己走至階下竹前。空心搜膽的。耳不傍聽。目不別視。一時探春隔窗笑說道。菱姑娘你閒罷。香菱怔怔答道。閒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韻。衆人聽了。不覺大笑起來。寶釵道。可真詩魔了。都是顰兒引的他。黛玉笑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我豈有不說的理。李紈笑道。咱們拉了他往四姑娘房裏去。引他瞧瞧畫兒。叫他醒一醒。纔好說著。真個出來。拉他過藕香榭。至暖香塢中。惜春正乏倦。在牀上歪著睡午覺。畫稿立在壁間。用紗罩著。衆人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停。見畫上有幾個美人。因指香菱道。凡會做詩的。都畫在上頭。(索隱)石頭記第一回云。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異樣女子。又云。閨閣中。大有人在。萬不可使其浪蕩。故凡南都佳麗。於明季有關係者。無不一一搜集。載之於書。你快學罷。說著。頑笑了一回。各自散去。香菱滿心中正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已後。上牀躺下。兩眼睜睜。直到五更。方纔朦朧睡去。了一時天亮。寶釵醒了。聽了一聽。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做成了。這會子乏了。且別叫他。正想著。只見香菱從夢中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索隱)圍圓以結納。三桂保護身家之說。說田陶。其心早有所慮。然其傍復定計。委婉進詞。亦復煞費斟酌。書中以月詩之一。做再做形容。其困難情狀。確合。寶釵聽著。又是可歎。又是可笑。連忙喚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麼。這誠心都通了仙了。學不成詩。弄出病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會同姊妹往賈母處來。原來

香菱苦志學詩。精血誠聚。日間不能做出。忽於夢中得了八句。梳洗已畢。便忙寫出來。到沁芳亭。只見李紈與衆姊妹。方從王夫人處回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做詩說夢話。衆人正笑。擡頭見他來了。便都爭著要詩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共分三段。自開首起至看他去了。方回來止爲第一段。即回目上濫情人情誤思游藝句之正文。亦即前一回調情遭打之餘波。究其命意。實乃譏刺章皇童昏。殺菱不辨執御執射。一藝難名。當其親政之初。雖慈母垂簾。叮嚀付托。老臣負屨。矢竭忠貞。卒不能格君心之非。具回天之力。結果所至。乃致以一妃天逝。削髮落荒。髮色沉迷。闕千古帝王未有之奇局。書中以薛蟠作喻。遊藝而去。惹禍而歸。情節正復相同。而歎霸王三字。亦確有著。落自薛姨媽上京帶來的家人句起。至不在話下。句止爲第二段。敘香菱入園。帶敘賈璉挨打。在書中爲過渡。在作者之意。則藉恨三桂引狼入室。自藉宗邦胸中憤懣不平之氣。借此傾吐。一二凡遺開軼事。正文所不及。敘者於夾縫中。隨筆寫。此是史公筆法。班孟堅前後漢尚略得衣鉢以外。則餘子碌碌。非所知矣。且說香菱見了衆人之後。句起至本回完畢爲第三段。爲回目上慕雅女雅集苦吟詩之正文。實則圓圓本傳。圓圓心慕三桂英雄。以不得委身爲憾。寇氣逼畿。輔圓圓乘機說田曉宛轉曲折求達目的。自以爲巨賦。識英雄得人而事矣。以小兒女私情。釀出掀天揭地之大波。折究其起點。則碧玉小家女。嫁得汝南王。一點嚮慕虛榮之心。實階之厲作者。以慕雅女三字。話題可謂得其神髓。又於論詩一段中。揭出圓字似太俗。句明點題旨。金針暗渡。線跡分明。至詠月題而以十四寒爲韻。見其在將圓未圓之際。眠思夢想一再推敲。賺人妙計安排。果定中天月色。自此長圓不即不離。表裏俱到。項莊舞劍宜僚弄丸以方。此文允愧。



色。

（護花評）薛蟠出門，寫得行李輝煌，是遇盜之由，所謂慢藏誨盜也。

香菱係薛蟠之妾，未便住大觀園，然是甄士隱之女，十二金釵之副，必須聚集一處，今借薛蟠出門，搬進園中，與寶釵作伴，絕無牽強痕迹，即順寫學詩，以便拉入詩社。

晴雯撕扇，是恃寵撒嬌，兩村詛扇，是倚勢害良，而晴雯之被逐，賈赦之獲罪，皆種於此，扇子雖小，可以扇風，可以扇錢，其爲扇頗大。

賈赦打賈璉，在平兒口中補出，固省筆墨，但若特地說來，殊不得體，故以耍棒瘡藥爲由。

（大某評）石叢子一段小文字，看之似乎閒文，及至後來抄沒，即此事亦在罪案中，方知無意中埋伏之妙，此等處最容易草草讀過，以負作者之苦心也。

此回入壬子年冬十月間事。

####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膾

話說香菱見衆人正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首詩，若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好，我就死了這做詩的心了。」（索隱）許君不成，只得死心塌地，隨田曉終其身，說著把詩遞與黛玉及衆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輪雞唱五更殘。  
綠簑江上秋聞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膾

笛。紅袖樓頭夜倚闌。博得嫦娥應自問。何緣不使永團圓。(索隱)此詩隱寓圓圓之結局。平西在滇隱著。異志。圓圓。屢諫不從。且內寵既多。愛情衰歇。圓圓遂披緇纓。佛以女冠自隱。(見近人林紓所著劫後瑣花錄)

衆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趣。可知俗語說。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裏一定請你了。香菱聽了。心下不信。料著是他們哄自己的話。還只管問黛玉寶釵等。正說之間。只見幾個小丫頭并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姑娘奶奶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奶姑娘們。快認親去。李執笑道。這是那裏的話。你到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丫頭都笑道。奶奶的兩位妹子都來了。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子。(索隱)漢人入宮者有小。瑤之妹。董年。嬌。劉三。秀。孔有德之女。孔四。貞。明。喬。長。平。公主。還有一位爺。說是薛大爺的兄弟。我這會子請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著。一逕去了。寶釵笑道。我們薛蝌和他妹子來了不成。李執笑道。或是我嬌娘又上京來了。怎麼他們都湊在一處。這可是奇事。大家來至王夫人上房。只見黑壓壓的一地。又有那夫人的嫂子。帶了女兒。岫煙。進京來投那夫人的。可巧鳳姐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親家一處搭幫來了。走至半路泊船時。遇見李執寡嬌。帶著兩個女兒。長名李紋。次名李綺。也上京。大家敘起來。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後有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寶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爲媳。(索隱)此處之寶琴。係隱孔四。貞。四貞在宮中。太后欲爲指婚。四貞以父在日。業經許配。薛正欲進京發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隨後帶了妹子

趕來。所以今日會齊了來訪投各人親戚。於是大家見禮敘過。賈母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花爆了又爆，結了又結，原來應到今日。」一面敘些家常，收了帶來禮物。一面命留酒飯。鳳姐兒自不必說，忙上加忙的李執寶釵，自然和孀母姊妹敘離別之情。黛玉見了，先是歡喜，後想起衆人都有親眷，獨自己孤單無倚，不免又去垂淚。(索隱)小宛身世與衆不同，當年三吾水滄雪藕調冰極一時文采風流之盛，侯門深入陌路，蕭郎追念前歡，愴然雪涕。寶玉深知其情，十分勸慰了一番。方罷。(索隱)情僧於此極難措詞，惟有曲盡溫存而已。然後寶玉忙來至怡紅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笑道：「你還不快著看去，誰知寶姐姐的親哥哥，是那個樣子。他這叔伯兄弟，形容舉止，另是個樣子。倒像是寶姐姐同胞的兄弟似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寶姐姐是絕色的人物，你們如今瞧見他這妹子，還有大嫂子的兩個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來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靈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自說現在的這幾個，人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個賽似一個。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索隱)世祖生長塞外，耳目所接，觸無非八旗粉黛，北地臙脂，入關以後，驟觀南中佳麗，恍如天女散花，儀態萬方，不可逼視，宜其神驚舌搖，膜拜下風中，歲悼亡，遂致以身殉情，道躡臺山，敝屣高乘而不惜。除了這幾個，難道還有幾個不成？」一面說，一面自笑。襲人見他又有些麝意，便不肯去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來，帶笑向襲人說道：「你快瞧瞧去。太太一個姪女兒，寶姑娘一個妹妹，大奶奶兩個妹妹，倒像一把。」

子四根水葱兒。(索隱)以水葱兒喻美人奇趣語。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著進來找寶玉。問說。他們詩社可興旺了。寶玉笑道。正是呢。這是一高興起詩社。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只一件。不知他們可學過做詩不會。探春道。我纔都問了。問雖是他們是謙。看其光景。沒有不會的。便是不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晴雯笑道。他們裏頭。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三姑娘看著怎麼樣。探春道。果然的。據我看來。連他姐姐。並這些人。總不及他。襲人聽了。又是詫異。又笑道。這也奇了。還從那裏再尋好的去呢。我們要瞧瞧去。探春道。老太太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的。已經逼著。咱們太太認了乾女孩兒了。老太太要養活。剛纔已經定了。寶玉喜的忙問。這話可真麼。探春道。我幾時說過。又笑道。老太太有了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你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倒不妨。原該多疼女孩兒些。是正理。明兒十六。咱們可該起社了。探春道。林丫頭剛起來了。二姐姐又病了。終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姐姐又不大做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幾天。等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咱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寶玉道。心裏自然沒有詩興的。況且湘雲沒來。顰兒纔好了。人都不合式。不如等著雲丫頭來了。這幾個新的也熟了。顰兒也大好了。大嫂子和寶玉道。心也開了。香菱詩也長進了。如此邀一滿社。豈不好。咱們兩個。如今且往老太太那裏去聽聽。除寶玉的妹妹不算外。他一定是在咱們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個。要不在咱們這裏住。咱們央告著老太太留下他們。也在園子裏住了。(索隱)豫王。

在江南肆意淫掠。南中婦女稍有姿色者。輒被掠去。去年十月。過京時。所過必有人爲第批。過尤者。入宮以備掖庭承奉之事。咱們豈不多添幾個人。越發有趣了。寶玉聽了。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倒是你明白。我終久是個糊塗心腸。空喜歡了一會子。卻想不到這上頭。(索隱) 章皇沖齡未解。漁色侍臣輩。固位希寵。導以荒淫。作者特加想。不到這上頭。一語以著其罪案。說著。兄妹兩個。一齊向賈母處來。果然王夫人已認了薛寶琴做乾女兒。(索隱) 四貞自有德。殉難後。太后養之宮中。備極矜寵。位視和碩格格。賈母歡喜非常。不命往園中住。晚間跟著賈母一處安寢。薛蝌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了。賈母和邢夫人說。你姪女兒也不必家去了。園裏住幾天。逛逛再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艱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與他們治房舍。幫盤纏。聽如此說。豈不願意。邢夫人便將邢岫煙交與鳳姐兒。鳳姐兒算著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倘日後邢岫煙有些三不遂意的事。總然邢夫人知道了。與自己無干。從此後。除邢岫煙家去住的日期不算。若是大觀園住到一個月上。鳳姐兒亦照迎春分例送一分與岫煙。鳳姐兒冷眼敲斲。岫煙心性行爲。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樣。卻是極溫厚可疼的人。(索隱) 此回專寫孔四貞。故凡如薛寶琴。邢岫煙。史湘雲。皆暫借爲四貞影子。石頭記。文筆極活動。如何影射。初不呆板拘執。或以此扮彼。或以彼演此。或數人合扮一人。或一人分扮數人。或先演其後半。節再演其前半。節或但用之此一場。卽不復問其下一場。所以若大一部書。能表裏俱圓。頭頭是道也。○四貞以孤露之身。托迹宮闈。處境與岫煙極相似。若非事上接下。謙和得體。不能久安也。因此鳳

姐兒反憐他家貧命苦。比別的姊妹多疼他些。那夫人倒不大理論了。(索隱)四貞偕其庶母同時入宮。故此處借邢夫人爲喻。賈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執賢慧。且年輕守節。令人敬服。今見他寡孀來了。便不肯叫他外頭去住。那嬌母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執意不從。只得帶著李紋李綺在稻香村住下了。當下安插已定。誰知忠靖侯史鼎。又遷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兒另設一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只要和寶釵一處住。因此也就罷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又熱鬧了多少。(索隱)妃嬪衆多。駁入關以前。體制情形。迥不相同了。李執爲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雲李紋李綺寶琴邢岫烟。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三人。(索隱)總結一筆。爲京上起下之樞紐。敘起年庚。除李執年紀最長。鳳姐次之。餘者不過十五六七歲。皆大半同年異月。連他們自己也不能記清誰長誰幼。並賈母王夫人及家中婆子丫頭。也不能細細分清。不過是姊妹兄弟。四個字隨便亂叫。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做詩。又不敢十分囉唆寶釵。可巧來了個史湘雲。那史湘雲極愛說話的。那裏禁得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興了。沒晝沒夜的高談闊論起來。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拏著詩。做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一個香菱沒鬧清。又添上你這個話口袋子。滿口裏說的是什麼。怎麼是杜工部之沈鬱。韋蘇州之淡雅。又怎麼是溫八叉之倚墮。李義山之隱僻。癡癡癡癡。那裏還像兩個女

兒家呢。(索隱)四貞善騎射，性英爽，有丈夫氣。康熙四年，奉詔開新廣西，延齡雖尚主，一切受制於四貞，不能自主，頗覺鬱不自得。此處以湘雲況之，神情亦合。說得香菱湘雲二人都笑起來。正說著，只見寶琴來了，披著一領斗篷，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這是那裏的寶琴？」笑道：「因下雪珠兒，老太太找了這一件給我的香菱上來，瞧道：『怪道這麼好看。原來是孔雀毛織的。』」湘雲笑道：「那裏是孔雀毛？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做的。」(索隱)孔雀徒炫文彩，野鴨絡絲非家，譏之也。可見老太太疼你了。這麼樣疼寶玉，也沒給他穿寶釵笑道：「真真俗語說的，各人有各人緣法。我也再想不到他這會子來。既來了，又有老太太這麼疼他。湘雲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園裏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太屋裏，若太太在屋裏，只管和太太說笑，多坐一回無妨。若太太不在屋裏，你別進去。那屋裏人多心壞，都是要嚼們的。』」(索隱)此指世祖廢后所居之坤寧宮而言。四貞在宮，頗有冊封之說。地處嫌疑，廢后相待，或有令之難堪處。說的寶釵寶琴香菱鶯兒等多笑了。寶釵笑道：「說你沒心，卻有心。雖然有心，倒底嘴太直了。我們這琴兒，今兒你竟認他做親姊妹罷。湘雲又瞧著寶琴笑道：「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實在不配。」(索隱)宮中漢人雖多，而封郡王者止四貞一人。正說著，只見琥珀走來笑道：「老太太說了，叫寶姑娘別管緊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麼樣，就由他怎麼樣。他要什麼東西，只管要，別多心。寶釵忙起身答應了，又推寶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這般福氣，你倒去罷。」子細我們委屈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說話之間。寶玉黛玉

進來了。寶釵猶自嘲笑。湘雲因笑道：寶姐姐，你這話雖是頑，卻有人真心是這樣想呢。琥珀笑道：真心惱的，再沒別人。就是他口裏說，手指著寶釵。寶釵湘雲都笑道：他倒不是這樣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說著，又指黛玉。湘雲便不作聲。寶釵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他妹妹一樣。他喜歡的比我還甚呢。那裏還惱。你信雲兒混說。他的那嘴，有什麼正經。寶釵素昔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尚不知近日黛玉和寶釵之事。正恐賈母疼寶釵，他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度黛玉聲色，亦不似往日。果然如寶釵之說相符。心中甚是不解。因想他兩個素日不是這樣的。如今看來，竟更比他人好了十倍。一時又見黛玉趕著寶釵叫妹妹，並不提名道姓，直似親姊妹一般。（素隱）蓋妃當日必與四真深相結納，蓋彼此同以避人寄居宮闈，身世感觸，宜有憫憫互惜之意。那寶釵年輕心熱，且本性聰敏，自幼讀書識字。今在賈府住了兩月，大概人物已知。又見衆姊妹都不是那輕薄脂粉，且又和姐姐皆和氣，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見林黛玉是個出類拔萃的，便更與黛玉親敬異常。寶釵看著只是暗暗的納罕。一時寶釵姊妹往薛姨媽房內去後，湘雲往賈母處來。林黛玉回房歇著，寶釵便找了黛玉來，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幾句，說了取笑。你還曾惱過。如今想來，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來，你講講我聽。黛玉聽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來我聽聽。寶釵笑道：那簡上有一句說的，最好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幾個字，不過是現成的，與難為他是幾時。三個虛字。



問的有趣。是幾時接了。你說說我聽聽。黛玉聽了。禁不住也笑起來。因笑道：這原問的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寶玉道：先時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沒的說了。黛玉笑道：誰知他竟真是個好人。我往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了酒令。寶釵怎樣說他。連送燕窩病中所談之事。細細的告訴寶玉。寶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說呢。正納悶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家口沒遮攔上。就接了案了。（案隱）董妃入宮。正在桃李穠華之候。世祖幼年。玉貌情資。初開當時。我卿卿爲雲。爲雨。雖非致。孫升木。或者移尊就月。書中既以可卿。襲人影寫於前。復以從小兒家口沒遮攔上。就接了案。何揭載於此。如西廂記之拷紅。明正厥罪。黛玉因又說起寶琴來。想起自己沒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寶玉忙勸道：這又自尋煩惱了。你瞧瞧。今年比舊年越發瘦了。你還不保養。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尋煩惱。哭一會子。纔算完了。這一天的事。黛玉拭淚道：近來我自覺心酸。眼淚卻像比舊年少了些的。心裏只管酸痛。眼淚卻不多。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心裏疑惑。豈有眼淚會少的。正說著。只見他屋裏的小丫頭子。送了猩猩氈斗篷來。又說大奶奶纔打發人來。說下了雪。要商議明日請人做詩呢。一語未了。只見李執的丫頭走來請黛玉。寶玉便邀著黛玉同往稻香村來。黛玉換上描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縐面白狐狸皮的鶴氅。繫一條青金閃綠雙環。四合如意。纒上單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來。只見衆姊妹都在那裏。都是一色大紅猩猩氈。與羽毛緞斗篷。獨李執穿一件哆囉呢對襟褂子。薛寶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香

那絲的鶴氅。那岫煙仍是家常舊衣。並沒避雨之衣。一時史湘雲來了。穿著賈母與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裏子。裏外發燒大褂子。頭上戴著一頂挖雲鵝黃片金裏大紅猩猩氅昭君套。又圍著大貂鼠風領。黛玉先笑道。你們瞧瞧孫行者來了。(索隱)取行者大鬧天宮之意。四貞在宮初有冊妃之說。後又下冊封東宮皇妃之旨。而卒姦姦延齡。開藩廣西。以去其間。情事曖昧。曲折以意度之。必會大起風潮。隨傳宮禁。他一般的拏著雪褂子。故意繙出個小騷達子樣兒來。(索隱)清初入關異言異服。人皆以騷達子呼之。湘雲笑道。你們瞧我裏頭打扮的。一面說。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裏頭穿著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鑲領袖。秋香色盤金五色繡龍窄褶小袖掩襟銀鼠短襖。裏面短短的一件水紅縐緞狐嵌褶子。腰裏緊緊束著一條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纒。腳下也穿著鹿皮小靴。越顯得蜂腰猿背。鶴勢螂形。(索隱)當時謠奇女子。以冰清玉潔之身。月姸花羞之貌。一委身胡虜。降志相從。甚且鬥媚爭妍。互相傾軋。以不得執箕帚奉巾櫛。為憾。作者有隱痛於心。故于回目上。大書特書。曰脂粉香娃割腥啖醜。此處形容各人服式。曰腥。腥。斗篷。曰香。羊皮小靴。曰白。狐。狸。皮。鶴。氅。曰番。貂。絲。鶴。氅。曰貂。鼠。腦。袋。面。子。黑。灰。鼠。裏。子。裏。外。發。燒。大。褂。子。曰挖。雲。鵝。黃。片。金。裏。大。紅。鼠。風。領。曰五。色。繡。龍。銀。鼠。短。襖。曰狐。嵌。褶。子。曰蝴蝶。結。子。長。穗。宮。纒。曰鹿。皮。小。靴。不。外。於。禽。類。獸。類。者。亦。居。夷。狄。則。夷。狄。之。意。猶。以。為。未。足。而。於。形。容。美。人。之。姿。勢。乃。甚。其。辭。曰。蜂。腰。猿。背。鶴。勢。螂。形。噫。苟。無。所。為。而。言。何。必。唐。突。西。施。一。至。於。是。眾。人。都。笑。道。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俏。麗。了。些。湘。雲。笑。道。快。商。議。做。詩。我。聽。聽。是。誰。的。東。家。李。執。道。我的主意想

來。昨日的正日已經過了。再等正日又大遠。可巧又下雪。不如咱們大家湊個社。又給他們接風。又可以做詩。你們意思怎麼樣。寶玉先道。這話很是。只是今日晚了。若到明日晴了。又無趣。衆人都道。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穀實了。李執道。我這裏雖然好。又不如蘆雪亭好。我已經打發人弄地坑去了。咱們大家擁爐做詩。老太太想來未必高興。況且咱們小頑意兒。單給鳳丫頭個信兒就是了。你們每人一兩銀子就穀了。送到我這裏來。指著香菱寶琴李執李綺岫煙五個不算外。咱們裏頭二丫頭病了。不算。四丫頭告了假。也不算。你們四分子送了來。我包管五六兩銀子也儘穀了。寶釵等一齊應諾。因又擬題限韻。李執笑道。我心裏早已定了。等到了明日臨期。橫豎知道說畢。大家又閒話了一回。方往賈母處來。本日無話。到了次日一早。寶玉因心裏記著這事。一夜沒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來。掀起帳子一看。雖然門窗尚掩。只見窗上光輝奪目。心內早躊躇起來。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來。揭起窗簾。從玻璃窗內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雪下的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棉扯絮一般。寶玉此時歡喜非常。忙喚起人來。盥漱已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狸皮襖。單一件海龍小鷹膀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鍼箋。戴了金簪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蘆雪亭來。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遠遠的是喬松疏竹。自己卻似繡在玻璃盆內一般。於是走至山坡之下。順著山脚剛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撲鼻。回頭一看。卻是妙玉那邊權翠庵中有十數株。

紅梅如胭脂一般。映著雪色分外顯得精神。(索隱)小疏於衆美中自有亭亭獨秀之概。故此處以梅況之。梅即影梅庵也。好不有趣。寶玉便立住。細細的賞玩了一回。方走。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著傘走來。是李執打發了請鳳姐兒去的人。寶玉來至蘆雪亭。只見丫頭婆子。還在那裏掃雪開逕。原來這蘆雪亭。蓋在一個傍山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間茅檐土壁。橫籬竹牖。推窗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葦掩覆。一條去徑。迤邐穿蘆渡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衆丫頭婆子。見他披簑戴笠而來。(索隱)譏之深矣。都笑道。我們纔說。正少一個漁翁。如今果然全了。(索隱)以僧爲漁翁。寓鵲蚌相爭。漁翁得利之意。姑娘們吃了飯纔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聽了。只得回來。剛至沁芳亭。見探春正從秋爽齋出來。圍著大紅猩猩氈的斗篷。戴著觀音兜。扶著個小丫頭。後面一個婦人打著一把青紬油傘。寶玉知道他往賈母處去。遂立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寶琴正在裏間房內梳洗更衣。一時衆姊妹來齊。寶玉只嘆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到擺上飯時。一樣菜是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這是我們有年紀人的菜。沒見天日的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子吃不得。今兒另外有新鮮鹿肉。你們等著吃罷。衆人答應了。寶玉卻等不得。只拏茶泡了一碗飯。就著野雞瓜子。(索隱)牛乳蒸羊羔。鮮鹿肉。野雞瓜子。一派腥羶。映帶上交。以見吃虧的無一。非沒見天日的東西。忙忙的爬拉完了。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連飯也不顧吃。便叫留著鹿肉。與他晚上吃罷。鳳姐兒忙說。還有呢。吃殘了的倒罷了。(索隱)譏畫妃耶。譏惜僧耶。

不堪極矣。史湘雲便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鹿肉，不如咱們要一塊，自己拏到園裏弄著，又吃又頑。(索隱)語中有刺。寶玉聽了，真和鳳姐要了一塊，命婆子送入園去。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蘆雪亭來。聽李執出題限韻，獨不見湘雲。寶玉二人，黛玉道：他兩個再到不得一處，若到了一處，生出多少故事來。(索隱)四頁本有卅妃之說，恐與情僧亦復不乾不淨。這會子一定算計那塊鹿肉去了。正說著，只見李嬌娘也走來看熱鬧。因問李執道：怎麼那一個帶玉的哥兒和那一個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干淨清秀，又不少吃的？他兩個在那裏商議著要吃生肉呢？說的有來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衆人聽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拏他兩個來。黛玉笑道：這可就是雲丫頭鬧的，我的卦再不錯。李執即忙出來，找著他兩個說道：你們兩個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太那裏吃去。(索隱)以老太太應之，其實小琬之被納，安知非孝莊所許？第五回書中所謂漫言，不肖貴榮，出造還開端實在寧也。那怕一隻生鹿撐病了，不與我相干。這麼大雪怪冷的，快替我做詩去罷。寶玉忙笑道：沒有的事，我們燒著吃呢。李執道：這還罷了，只見老婆子們，拏了鐵爐鐵叉鐵絲，蒙來。李執道：子細割了手，不許哭說著，方進去了。那邊鳳姐打發了平兒，回復不能來，爲發放年例。正忙，湘雲見了平兒，那裏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素日跟著鳳姐兒，無所不至，見如此有趣，樂得頑笑。因而褪去手上的鐲子，三個人圍著火，平兒便要先燒三塊吃。那邊寶釵黛玉平兒，素看慣了，不以爲異。寶琴等及李嬌娘，深爲罕事。探春與李執等，已議定了題韻。探春等道：你

們聞聞香氣這裏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著也找了他們來。李執也隨來說客已齊了。你們還吃不穀。湘雲一面吃。又一面說道。我吃這個方愛吃酒。吃了酒纔有詩。若不是這鹿肉。今兒斷不能做詩說著。只見寶琴披著氈裘。站在那裏笑。湘雲笑道。傻子。你來嘗嘗。寶琴笑道。怪醜的。(索隱)微詞。寶釵笑道。你嘗嘗去。好吃的很呢。(索隱)微詞。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索隱)微詞。寶琴聽了。便過去吃了一塊。果然好吃。(索隱)微詞。便也吃起來。一時鳳姐兒打發小丫頭來叫平兒。平兒說史姑娘拉著我呢。你先去罷。小丫頭去了一時。只見鳳姐兒也披了斗篷走來。笑道。吃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著也湊在一處吃起來。(索隱)微詞。黛玉笑道。那裏找這一羣化子去。罷了罷了。今日蘆雪亭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爲蘆雪亭一大哭。(索隱)乾清宮遭劫。當爲乾清宮一大哭。湘雲冷笑道。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索隱)不愧爲風流天子。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來卻是錦心繡口。(索隱)此是作者調侃語。以見天下後世所傳爲尊嚴神武之天子。其內容則皆淫靡醜態。不足爲外人道。寶釵笑道。你回來若做的不好了。把那肉掏出來。就把這雪壓蘆葦子搵上些。以完此劫。說著吃畢。洗了一回手。平兒帶錫子時。卻少了一個。左右前後亂找了一番。蹤跡全無。(索隱)淫盜相連。衆人都詫異。鳳姐兒笑道。我知道這錫子的去向。你們只管做詩去。我們也不用找。只管前頭去。不出三日。包管就有了。說著又問你們今兒做什麼詩。老太太說了離年又近了。正月裏還該做些。

燈謎兒大家頑笑。衆人聽了，都笑道：「可是呢，倒忘了。如今趕著做幾個好的預備著正月裏頭說著。」一齊來至地坑屋內，只見杯盤果菜，俱已擺齊了。牆上已貼出詩題韻腳格式來了。寶玉湘雲二人忙看時，只見題目是「卽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韻。（素隱）清雖隆盛而實自世祖荒淫以後，已漸種蕭索之概。後面尙未列次序。李執道：「我不大會做詩，我只起三句罷。」然後誰先得了誰先聯。寶釵道：「倒底分個次序，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素隱）此回以詩社爲緯，一氣到底，而細加體會，全回仍可分爲四段。自開首起至這只管問黛玉寶釵等句止爲第一段，將上回詠月詩作一小小結束，自正說之間起至四個字隨便亂叫句止爲第二段，羣賢畢集，詩社極盛時代，借此作一總結，振起下文，是得力於史漢文字，不可混亂讀過。自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起至豈有眼淚會少的句止爲第三段，爲中間過渡之文，順寫釵黛納交，及絳珠還淚，處處映帶骨節靈通，作者才大心細，雖似不作意處，仍無一閒筆贅句，自正說著起至本回完畢爲第四段，乃係本回正文。作者主旨已於回目中「脂粉香娃割腥啖膾」八字全行點出。此處不過認定題目極力渲染，故凡服色、飲食、無一非腥膻之品，南都粉黛、天朝佳麗，結隊成羣，爭以媚夷爲得計。作者有隱痛焉，猶恐凡夫俗子不諳其命意所在，乃於篇末大聲疾呼曰：「蘆雪亭遭劫，我爲蘆雪亭痛哭，嗚呼！江山依舊風景全非，嗚首登臨新亭，雪涕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雖然彼貽背黃耆且搖頭擺尾以新朝景命爲榮於婦人女子，何責此則絃外之音在善讀者以意逆志，斯得之耳。」

（護花評）第三首月詩固好，然一片砧聲，五更殘月，及秋江獨夜團圓，不永等句，不但爲香菱結果影子，且是黛玉寶釵

釵小照

薛李邢王四家親戚路過齊來，省卻許多筆墨。若逐家分起各敘，頭緒既繁，文亦冗雜。是文章併疊類敘法。

琥珀戲頑，反挑寶琴已有培家。又借此寫出黛玉與寶釵相得情況。

寶玉借西廂問黛玉，又借西廂解悟，靈巧恰合，又照應前文。

各人粧束，各有好看。惟邢岫煙仍是家常衣服，更爲好看。又伏下文鳳姐送衣，寶釵贈膏等事。

寶玉吃飯慌忙，賈母已知有事，下回冒雪而來，方不突兀。

平兒失鍋，伏晴雯擗墜兒事。

（大某評）不料吃螃蟹之後，又得此一段吃鹿肉妙文。吃螃蟹寫得十分飛揚，吃鹿肉又寫得十分閒雅。真是才子之文。此回入壬子年冬時事。

第五十回

蘆雪亭爭聯卽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話說薛寶釵道：「倒底分個次序，讓我寫出來說著，便令衆人拈鬪爲序。起首拈是李氏，然後按次各名開出。鳳姐兒道：『既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衆人都笑起來了。說這樣更妙了。寶釵將稻香老農之上，裝了一個鳳字。李執又將題目講與他聽。鳳姐兒想了半日，笑道：『你們別笑話我，我只有了一句粗話。可是五個字的，下剩的，我就知道了。』衆人都笑道：『越是粗話越好。你說了，就只管幹正事去罷。』鳳姐兒笑道：『想下雪必刮北風。昨夜聽見一夜的北風，我有一句



這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使得使不得。我就不管了。衆人聽說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會作詩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寫不盡的多少地步。與後人就是這句爲首。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鳳姐和李嬌娘平兒。又吃了兩杯酒。自去了。這裏李執便寫了。一夜北風緊。(索隱)本回回目。標明日即景詩。而未復以懷古詩作結。見其爲憤懷國家卽事志慨之作。開首第一句爲一夜北風緊五字。警報迭傳。寇氛甚惡。自太宗以七大恨誓師伐明。而邊疆從此多事矣。自己聯道。開門雪尙飄。入泥 隣潔白。香菱道。匝地惜瓊瑤。(索隱)排山匝地。喻其軍容之盛。有意榮枯草。探春道。無心飾萎苗。價 高村釀熟。李綺道。年稔府梁饒。(索隱)千倉萬廩。喻其糧餉之足。葭動灰飛瓘。李紋道。陽回斗轉杓。寒 山已失翠。(索隱)松山之敗。明已失其險要。岫煙道。凍浦不生潮。易掛疎枝柳。湘雲道。難堆破葉蕉。麝 煤融寶鼎。寶琴道。綺袖籠金貂。(索隱)寇禍日逼。庭臣之酬歌。暫舞如故。光奪窗前鏡。黛玉道。香黏壁 上椒。(索隱)椒房外戚。如周田蚡。無絲毫愛國心。斜風仍故故。寶玉道。清夢轉聊聊。(索隱)朔風破戶。綺夢未 醒。何處梅花笛。寶釵道。誰家碧玉簫。(索隱)三桂奉命專征。意氣甚盛。乃自奪取圓圓後。留滯不行。嚴詔促之。始 赴前敵。以何處誰家諷刺之筆。意冷語峭。愁愁坤軸陷。(索隱)咏雪卽景詩。斷無用愁愁坤軸陷之句。其爲意有所指可 知。李執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罷。寶釵命寶琴續聯。只見湘雲起來道。龍鬬陣雲銷。野岸迴孤棹。寶琴也聯道。吟鞭指灞橋。(索隱)自成西道。清兵直指燕京矣。賜裘憐撫戍。湘雲那裏肯讓人。且 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眉挺身的說道。加絮念征徭。(索隱)從征將士。封賞有差。拗埕審夷

險。寶釵連聲讚好。他便聯道：枝柯怕動搖。(索隱) 披頑蠢動，邦基未固。體體輕輕步。黛玉忙聯道：翦  
翦舞隨腰。苦茗成新賞。一面說。一面推寶玉命他聯。寶玉正看寶釵寶琴黛玉三人共戰湘雲。  
十分有趣。那裏還顧得聯詩。今見黛玉推他。方聯道：孤松訂久要。(索隱) 三番封建，金書鐵券，似乎  
與國同休。泥鴻從印跡。寶琴接著聯道：林斧或聞樵。伏象千峯凸。湘雲忙聯道：盤蛇一逕遙。花緣  
經冷結。寶釵與眾人又都讚好。探春聯道：色豈畏霜凋。(索隱) 天難削平，四方一統，自以為帝王萬世之  
業。深院驚寒雀。湘雲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煙接著聯道：空山泣老鶡。階墀隨上下。湘雲  
忙丟了茶盃。聯道：池水任浮漂。(索隱) 此四句狀前朝宗室遺老，逃亡竄匿之象。照耀臨清曉。黛玉忙聯  
道：繽紛入永宵。誠忘三尺冷。湘雲忙笑聯道：瑞釋九重焦。(索隱) 河清龍見，粉飾承平。僵臥誰相問。  
寶琴也忙笑聯道：狂遊客喜招。(索隱) 此二句諷其不恤民隱，而惟知徵歌選色，以自佚樂，即工部詩所謂朱門  
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也。天機斷縞帶。(索隱) 風流天子，略分言情。湘雲又忙道：海市失鮫綃。(索隱) 一柯西施  
載與俱去。虞山如暈。雖百計訪求，而已珠沉碧海矣。林黛玉不容他道出。接著便道：寂寞封臺榭。(索隱) 大  
橋甲第，水繪樓臺，蛛網塵封，黯然無色。湘雲忙聯道：清貧懷箠瓢。(索隱) 反刺劉董之營，富貴不復眷懷，放劍  
寶琴也不容情。也忙道：烹茶水漸沸。湘雲見這般自為得趣。又是笑。又忙聯道：煮酒葉難燒。黛  
玉也笑道：沒帶山僧掃。寶琴也笑道：埋琴稚子挑。湘雲笑灣了腰。忙念了一句。眾人問道：倒底  
說的是什麼。湘雲道：石樓閒睡鶴。黛玉笑得握著胸口。高聲喊道：錦綉媛親繡。寶琴也忙笑道：

月窟翻銀浪。湘雲忙聯道。霞城隱赤標。黛玉忙笑道。沁梅香可嚼。寶釵笑稱好句也。忙聯道。林竹醉堪調。寶琴也忙道。或溼鴛鴦帶。湘雲忙聯道。時凝翡翠翹。(索隱)以上十餘句是一幅宮中行樂圖。常用親貓睡月。試霞城等字。以形其穠翠。黛玉又忙道。無風仍脈脈。寶琴又忙笑聯道。不雨亦瀟瀟。湘雲伏著已笑。轆了。衆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都不願作詩。看著也只是笑。黛玉還推他往下聯。又道。你也有才盡力窮之時。我聽聽還有什麼舌頭嚼了。湘雲只伏在寶釵懷裏笑個不住。寶釵推他起來。你有本事。把二蕭的韻全用完了。我纔服你。湘雲起身笑道。我也不是做詩。竟是捨命呢。衆人笑道。倒是你自己說罷。探春早已料定沒有自己聯的了。便早寫出來。因說還沒收住呢。李紋聽了接過來。便聯了一句道。欲誌今朝樂。李綺收了一句道。憑詩祝舜堯。(索隱)點眼以明此詩之作。是擊壤之歌。非謝莊雪賦。李紈道。穀了穀了。雖沒做完了韻。騰挪的字。若生扭了。倒不好了。(索隱)雖未窮形盡相。而以餘味曲包。過於顯豁。必致生扭。此作者自道甘苦語。亦點醒後人語。說著。大家來細細評論一回。獨湘雲的多。都笑道。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李紈笑道。逐句評去。卻還一氣。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寶玉笑道。我原不會聯句。只好擔待我罷。李紈笑道。也沒有社社擔待的。又說韻險了。又整誤了。又不會聯句。今日必罰你。我纔看見櫛翠卷的紅梅有趣。我要折一枝來插瓶。可厭妙玉爲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取一枝來。插著頑兒。衆人都道。這罰的又雅又有趣。寶玉也樂爲答應。著就要走。湘雲黛玉一齊說道。外頭冷得很。你且吃杯熱酒再去。於是

湘雲早執起壺來。黛玉遞了一個大杯。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吃了我們這酒，要取不來，加倍罰你。」寶玉忙吃了一杯，冒雪而去。李執命人好好跟著黛玉，忙攔說：「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  
(索隱) 微行訪豔，自無車騎相隨之理。李執點頭道：「一面命丫鬢將一個美女簪肩瓶傘來，貯了水，準備插梅。」(索隱) 預營金屋，以備藏嬌。世祖好微行，多外寵。當時遊龍戲鳳，兼寶而歸，或有出於宮中賄賂，一顯身手之舉。起聞豔事，傳諸道路者，躬逢其盛，那得不理筆簪毫爲帝王本紀，放一異彩。因笑道：「回來該吟紅梅了。」湘雲忙道：「我先作一首。」寶釵笑道：「今日斷不容你再作了，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閒著了，沒趣。」回來罰寶玉，他說不會聯句，如今就叫他自己作去。黛玉笑道：「這話很是我還有主意，方纔聯句不敷，莫若揀那聯得少的人作紅梅詩。」寶釵笑道：「這話是極。」方纔那李三位屈才，且又是客。琴兒和顰兒雲兒，他們搶了許多，我們一概都別作，只他們三人作纔是。」李執因說綺兒也不大會作，還是讓琴妹妹罷。寶釵只得依允，又道：「就用紅梅花三個字作韻，每人一首七言律。」那大妹妹作紅字，你們李大妹妹作梅字，琴兒作花字。」李執道：「饒過寶玉去，我不服。」湘雲忙道：「有個好題目，命他作。」衆人問何題。湘雲道：「命他就作訪妙玉乞紅梅。」豈不有趣。衆人聽了，都說有趣。一語未了，只見寶玉笑欣欣，擎了一枝紅梅進來。衆丫鬢忙已接過，插入瓶內。衆人都過來賞玩。寶玉笑道：「你們如今賞罷，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呢。」(索隱) 語妙，雙關是作者故弄狡獪，明透消息處。說著，探春早又遞過一鍾煖酒來。衆丫鬢上來接了，簞笠揮雪。各人房中丫鬢都添送衣服來。襲

人也遣人送了半舊的狐腋褂來。李執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索隱：糕點名目極多，獨取大芋頭三字，字是何用意者）、五之精妙合而凝一索，得男龍頭，鬚鬚，盛了一盤。又將硃橘、黃橙、橄欖等物，盛了兩盤。命人帶與襲人去。（索隱：喜菓，影蛋宮中當日，猶沿外間俗尚）湘雲且告訴寶玉，方纔的詩題。又催寶玉快作。寶玉道：「好姐姐，好妹妹，讓我們自己用韻罷。別限韻了。衆人都說：『隨你作去罷。』一面說，一面大家看梅花。原來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傍有一枝，縱橫而出，約有二三尺長。其間小枝分岐，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真乃花吐臙脂，香欺蘭蕙。（索隱：極意形容美人之美，是一篇落神賦，各各稱賞）誰知岫煙、李紋、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寫了出來。衆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

賦得紅梅花得紅字（索隱：書中凡言及梅事，皆隱指董妃，此特標明爲紅梅，以明別有所指，辟疆憶語謂姬酷愛梅，然穠豔肥紅，則非其所賞，以是知紅梅之非董妃意者，帝之所眷，另有一人或卽妃之妹董年，故同一梅花而以紅白區別之）

邢岫煙

桃未芳菲杏未紅，衝寒先喜笑東風。魂飛庾嶺春難辨，霞隔羅浮夢未通。綠萼添粧融寶炬，縞仙扶醉跨殘虹。看來豈是尋常色，濃淡由他冰雪中。

賦得紅梅花得梅字

李紋

白梅懶賦賦紅梅。（索隱：明言不賦白梅，以見其非指董妃）逞豔光迎醉眼開。凍臉有痕皆是血，酸

心無限亦成灰。誤吞丹藥移眞骨。偷下瑤池脫舊胎。江北江南春燦爛。寄言蜂蝶漫疑猜。

賦得紅梅花得花字

薛寶琴

疎是枝條豔是花。春粧兒女競奢華。閒庭曲檻無餘雪。流水空山有落霞。幽夢冷隨紅袖。笛遊仙香泛絳河槎。前身定是瑤臺種。無復相疑色相差。(索隱)三首。酷似催粧詩。而寶玉所賦。則定情詩也。

衆人看了。都笑著稱讚了一回。又指末一首更好。寶玉見寶琴年紀最小。才又敏捷。黛玉湘雲二人。斟了一小杯酒。齊賀寶琴。寶釵笑道。三首各有好處。你們兩個。天天捉弄厭了我。如今又捉弄他來了。李紈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忙說。我倒有了。纔一看見這三首。又嚇忘了。等我再想。湘雲聽說。便拏了一支銅火箸。擊著手爐。笑道。我擊了。若鼓絕不成。是要罰的。寶玉笑道。我已有了。黛玉提起筆來。笑道。你念我寫。湘雲便擊了一下。笑道。一鼓絕。寶玉笑道。有了。你寫罷。衆人聽他念道。

酒未開尊句未裁。

黛玉寫了搖頭笑道。起得平平。湘雲又道。快著。寶玉笑道。

尋春問臘到蓬萊。

黛玉湘雲都點頭笑道。有些意思了。寶玉又道。

不求大土瓶中露。爲乞嬌娥檻外梅。(索隱)以其時考之。當年當亦齒長於情僧已慈而寡故以嬌娥爲喻。

黛玉寫了。搖頭說小巧而已。湘雲將手又敲了一下。寶玉笑道。

入世冷挑紅雪去。離塵香割紫雲來。校尉誰情詩肩瘦。衣上猶沾佛院苔。(索隱)年於孀居後或亦長齋禮佛耶。

黛玉寫畢。湘雲大家纔評論詩。只見幾個丫鬚跑進來道。老太太來了。衆人忙迎出來。大家又笑道。怎麼這等高興。說著。遠遠見賈母圍了大斗笠。戴著灰鼠暖兜。坐著小竹轎。打著青紬油傘。鴛鴦琥珀等五六個丫鬚。每人都是打著傘擁轎而來。李執等忙往上迎。賈母命人止住道。只站在那裏就是了。來至跟前。賈母笑道。我瞞著你太太和鳳丫頭來了。大雪地下。我坐著這個無妨。沒的叫他娘兒們踏雪。衆人忙一面上前接斗蓬。攙扶著。一面答應著。賈母來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索隱)入宮待選當亦見賞於太后。你們也會樂。我也不饒你們。說著。李執早命人拏了一個大狼皮褥子來。鋪在當中。賈母坐了。因笑道。你們只管照舊頑笑吃喝。我因爲天痘了。不敢睡中覺。抹了一會牌。想起你們來了。我也來湊個趣兒。李執早又捧過手爐來。探春另拏了一副杯箸來。親自斟了煖酒。奉與賈母。賈母便飲了一口。問那個盤裏是什麼東西。衆人忙捧了過來。回說是糟鵝鶉。(索隱)鵝鶉好鬪。鬪則有綴羽之意。賈母說這到罷了。撕一點子腿兒來。

李執忙答應了。要水洗手。親自來撕。賈母說：「你們仍舊坐下說笑。」我聽著纔喜歡。又命李執。你也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沒來的一樣纔好。不然我就走了。衆人聽了。方纔依次坐下。只李執坐到儘下邊。賈母因問你們作什麼頑呢。衆人便說做詩呢。賈母道：「有做詩的。不如做些燈謎兒。大家正月裏好頑。」衆人答應說笑了一回。賈母便說這裏潮溼。你們別久坐。子細著了涼。倒是你四妹妹那裏煖和。我們到那裏瞧瞧他的畫兒。趕年可能有了不能。衆人笑道：「那裏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陽纔有呢。」(索隱)太平閒人評見畫中人不能交泰。只爲一姤而已。故復五月纔有。頗中癡要。賈母道：「這還了得。他竟比蓋這園子還費工夫了。」說著。仍坐了竹椅。轎子。大家圍隨。過了藕香榭。穿入一條夾道。東西兩邊。皆是過街門。門樓上裏外都簷著石頭匾。如今進的是西門。向外的匾上鑿著穿雲二字。向裏的鑿著度月兩字。(索隱)穿雲者爲雲爲雨也。度月者待月迎風也。石頭記於小小命名處。皆有用意。來至堂中。進了向南的正門。賈母下了轎。惜春已接了出來。從裏面遊廊過去。便是惜春臥房。門斗上有煖香塢三字。(索隱)塢可藏春。既香復煖。無愁天子。可以終老是鄉矣。早有幾個人打起猩紅氈簾。已是溫香拂臉。大家進入房中。賈母並不歸坐。便問惜春畫在那裏。惜春因笑回天氣寒冷了。膠性皆凝澁不潤。畫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來了。賈母笑道：「我年下就要了你別託懶兒。快拏出來給我快畫。」一語未了。忽見鳳姐兒披著紫緞絨褂。笑嘻嘻來了。口內說道：「老祖宗。今兒也不告訴人。私自就來了。要我好找。」賈母見他來了。心中喜歡道：「我怕你們



冷著了。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們去。你真是個鬼靈精兒。倒底找了我來。論禮。孝敬也不在這上頭。鳳姐兒笑道。我那裏是孝敬的心。找了來。我因爲到了老祖宗那裏。鴉沒雀靜的。問小丫頭子們。他又不肯叫我找到園裏來。我正疑惑。忽然又來了兩三個姑子。我心裏纔明白了。那姑子必是來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銀子。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債來了。我趕忙問了那姑子。果然不錯。我連忙把年例給了他們去了。如今來回老祖宗。債主兒已去了。不用躲著了。已預備下稀嫩的野雞。請用晚飯去罷。再遲一回就老了。他一行說。衆人一行笑。鳳姐兒也不等賈母說話。便命人擡過轎來。賈母笑著。挽了鳳姐兒的手。仍上了轎。帶著衆人說笑。出了夾道東門。一看四面粉繡銀砌。忽見寶琴披著鳧氈裘。站在山坡背後遙看。身後一個丫鬟。抱著一瓶紅梅。衆人都笑道。怪道少了兩個。他卻在那裏等著。也弄梅花去了。(索隱)四貞必與輩年相處。最得世祖周旋。其際尹邢不避。蓋語忽生。賈母喜的忙笑道。你們瞧這雪坡兒上。配上他這個人物兒。又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梅花。像個什麼。衆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房裏掛的仇十洲畫的豔雪圖。賈母搖頭笑道。那畫的那裏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這樣好。一語未了。只見寶琴身後又轉出一個穿大紅猩猩氈的人來。賈母道。那又是那個女孩兒。衆人笑道。我們都在這裏。那是寶玉。賈母笑道。我的眼越發花了。說話之間。來至跟前。可不是寶玉和寶琴兩個。寶玉笑向寶釵黛玉等道。我纔又到了權翠菴。妙玉竟每人送你們一枝梅花。我已經打發人送去了。

衆人都笑道。多謝你費心。說話之間。已出了圍門。來至賈母房中。吃畢飯。大家又說笑了一回。忽見薛姨媽也來了。說好大雪。一日也沒過來望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倒不高興。正該賞雪。纔是賈母笑道。何曾不高興了。我找了他們姊妹去。頑了一會子。薛姨媽笑道。昨日晚上。我原想著。今日要和我們姨太太借一日園子。擺兩桌粗酒。請老太太賞雪的。又見老太太安息的。早我聞得寶兒說。老太太心上不爽快。因此今日也不敢驚動。早知如此。我竟該請了纔是呢。賈母笑道。這纔是十月。是頭場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多著呢。再破費姨太太不遲。薛姨媽笑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賤了。鳳姐兒笑道。姨媽子細忘了。如今現稱五十兩銀子來。交給我收著。一下雪。我就預備下酒。姨媽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賈母笑道。既這麼說。姨太太給他五十兩銀子收著。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兩。到下雪的日子。我縱心裏不快。混過去了。姨太太更不用操心。我和鳳丫頭倒得實惠。鳳姐將手一拍。笑道。妙極了。這和我的主意一樣。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吓。沒臉的。就順著竿子爬上來了。你不說姨太太是客。在咱們家受屈。我們該請姨太太纔是。那裏有破費姨太太的理。不這樣說呢。還有臉先要五十兩銀子。真不害臊。鳳姐笑道。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試一試姨媽若鬆呢。拿出五十兩來。就和我分。這會子估量著不中用了。翻過來。拏我做法子。說出這些大方話來。如今我也不和姨媽要銀子了。我竟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祖宗吃了。我另外再封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罰我個包攬。

閒事。這可好不好。（索隱）一段戲謔，玲瓏剔透，自高會賦詩以來，文筆稍嫌板重，故插入此段以疏宕其氣，卓犖爲傑，綉徐爲妍，兼而有之，極行文之能事，話未說完，衆人已笑倒在炕上。賈母因又說及寶琴下雪折梅。比畫兒上還好。又細問他的年庚八字，並家內景況。薛姨媽度其意思，大約要與他求配。薛姨媽心中因也遂意，只是已許配梅家了。因賈母尙未明說，自己也不好擬定。遂半吐半露。（索隱）四真入宮後，太后欲爲指婚，四真自陳早歲許婚狀，乃爲之求得孫氏子而判合焉。此處明寫其事，在四真以閨秀，膽識陳述，宜有半吐半露之狀，若贊琴之入賈府許配，在先無所用，其隱藏且下文姨媽口中明言許了梅翰林之子，並未半吐半露。陡下此四字，頗覺支離，此作者苦心透露機括處，讀者勿輕易滑過，告訴賈母道：「可惜了這孩子沒福。前年他父親就沒了。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倒多，跟他父親四山五嶽都走遍了。他父親好樂的，各處因有買賣，帶了家眷，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索隱）四真幼隨其父，有德轉戰，湖湘關隴，經歷處自必不少，書中所言與其身分極合。那年在這裏把他許了梅翰林的兒子，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如今他母親又是痰症，鳳姐兒也不等說完，便嘻嘻聲躲腳說道：「偏不巧，我正要做個媒呢。」又已經許了人家。賈母笑道：「你要給誰說媒？」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管，心裏看準了。他們兩個是一對。如今已許了人，說也無益，不如不說罷了。」賈母也知鳳姐兒之意，聽見已有人家，也就不提了。（索隱）足見冊妃之說非盡謠傳，大家又閒話了一回，方散。一宿無話。次日雪晴，飯後，賈母又囑付惜春：「不管冷暖，你只畫去，趕到年下，十分不能，便

罷了。第一要緊。把昨日琴兒和丫頭梅花。照樣一筆別錯。快快添上。惜春聽了。雖是爲難的事。只得應了。一時衆人都來看他如何畫。惜春只是出神。李執因笑向衆人道。讓他自己想去。咱們且說話兒。昨兒老太太只叫做燈謎兒。回到家。和綺兒紋兒睡不著。我就編了兩個四書的。他兩個每人也編了兩個。衆人聽了都笑道。這到該做的。先說了我們猜猜。李綺笑道。觀音未有世家傳。打四書一句。湘雲接著就說道。在止於至善。寶釵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傳三個字的意思。再猜。李執笑道。再想。黛玉笑道。我猜罷。可是雖善無徵。(索隱) 喻太后之下嫁。所謂在止於至善。雖善無徵。極寓譏刺之意。衆人都笑道。這句是了。李執又說一池青草草何名。(索隱) 蒲洲。初入中原。沿其腥羶之舊俗。不知禮教爲何物。故以一池青草。識之。湘雲又忙道。這一定是蒲蘆也。再不是不成。李執笑道。這難爲你猜。紋兒的是水向石邊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著問道。可是山濤。李執道是。李執又道。綺兒是個螢字。打一個字。衆人猜了半日。寶琴道。這個意思卻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綺笑道。恰是了。衆人道。螢與花何干。黛玉笑道。妙的很。螢可不是草化的。(索隱) 此與玉文一池青草同意。衆人會意都笑了。說好。寶釵道。這些雖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做些淺近之物兒。大家雅俗共賞纔好。衆人都道。也要做些淺近的俗物纔是。(索隱) 草包俗物。無非嘗人之詞。湘雲想了一想。笑道。我編了一支點絳脣。卻真是個俗物。你們猜猜。說著。便念道。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終難提。衆人都不解。想了半日。也有猜是和尙的。也有猜是道。

士的也有猜是偶戲人的。寶玉笑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着了，必定是要的猴兒。」（索隱）以要的前孫兒隱刺世祖故此處必以寶玉猜得曰紅塵遊戲曰名利猶虛曰後事難提句句貼切儼然章皇帝小傳。湘雲笑道：「正是這個了。」衆人道：「前頭都好，末後一句怎麼樣解？」湘雲道：「那一個要的是猴兒，不是剃了尾巴去的。」（索隱）以世祖之削髮五臺爲剃了尾巴去的抑何酷虐。衆人聽了都笑起來，說偏他編個謎兒也刁鑽古怪。是的是李執道：「昨日姨媽說琴妹妹見得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該編謎兒。況且你的詩又好，爲什麼不編幾個兒？」我們猜一猜。」寶琴聽了點頭含笑，自去尋思。寶釵也有一個念道。

鏤檀鑄梓一層層。豈係良工堆砌成。雖是半天風雨過。何曾聞得梵鈴聲。  
衆人猜時。寶玉也有個念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珊瑚節過謹隄防。鸞音鶴信須凝睇。好把啼噓答上蒼。  
黛玉也有了一個念道。

駭駭何勞縛紫繩。馳城逐壘勢猙獰。主人指示風雲動。鼇背三山獨立名。（索隱）三詩皆寓遁跡滄荒之意。故不揭穿何物示人。以不能明點也。

探春也有了一個。方欲念時。寶琴走來笑道：「從小兒所走的地方，古蹟不少。我如今揀了十個地方古蹟，做了十首懷古詩。詩雖粗鄙，卻懷往事。又暗隱俗物十件。姐姐們請猜一猜。」衆人

聽了都說這倒巧。何不寫出來大家一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銜接上回專寫詩社蘆雪亭聯句暖香塢製謎爲社中極盛時代就事紀事自宜有一篇正當文字全回雖一氣貫注而大略可分作四段自開首起至倒不好了句止爲第一段以雪詩寓懷古傷今之意包孕史事若即若離在新朝言之是一首武成頌在故國言之是一首哀江南賦也自說著大家來細細評論一回起至衣上猶沾佛院苦句止爲第二段以訪玉乞禱作微行獵豔之小影此中寄托閱者當能意會然於蘄翠菴數次往返徧徧空中飛渡隻字不提遠山無鐵遠水不波畫象傳神正在不著痕迹處自黛玉寫畢起至也就不提了句止爲第三段插入賈母鳳姐之一番雅謔正如鑼鼓喧天神鬼出沒之際忽問以趣劇小曲令人頭目一清意趣盎然自大家又閒話了一會起至本回完畢爲第四段結束本章逗起下回爲當然之過渡至全回中忽隱童年忽射四貞忽刺孝莊驟觀之似乎凌亂無序實由作者胸有全牛目無餘子如劍四罵座語語著實字字藏稜也

(護花評)李執廉妙玉爲人畢竟是正經人黛玉攔住寶玉不要跟人畢竟是慧心人四十一回中妙玉說寶玉若獨是一個來不給茶吃何以紅梅花寶玉一人去偏又能折來且又去第二次分送各人一枝可見妙玉心中愛寶玉殊甚前說不給茶吃是假撇清此番分送紅梅亦是假掩飾

妙玉送寶釵黛玉梅花兩人不謝妙玉轉謝寶玉費心文人深筆

賈母至園中不但引出注意寶琴添入畫圖及薛姨媽說破寶琴已許字梅家等說話且爲做燈謎接筭各燈謎或猜著或不猜著變換不板

---

(大某評)即景聯句，鳳姐也與，豈即葱化為籠，亦蓬在廊中，不扶自直云爾。  
寶琴穿著烏氈裘，站在山坡邊，身後轉出人來，相偎相倚，在不離不即間。  
此回仍是王子冬時事。

紅樓夢索隱 卷十



# 紅樓夢索隱卷十一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話說衆人聞得寶琴對素昔所經過各省內古蹟爲題。做了十首懷古絕句。內隱十物。皆說這自然新巧。都爭著看時。只見寫道是。

赤壁懷古(索隱)松山大捷爲得志中原之始是懷古之第一步

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載空舟。喧闐一炬悲風冷。無限英魂在內遊。

交趾懷古(索隱)入燕定鼎爲大功告成之日是懷古之第二步

銅柱金城振紀綱。聲傳海外播戎羌。馬援自是功勞大。鐵笛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索隱)平定江南霸王遺寶是懷古之第三步

名利何曾伴女身。無端被詔出凡塵。牽連大抵難休絕。莫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索隱)三藩殄滅功獨不終是懷古之第四步

壯士須防惡犬欺。三齊位定蓋棺時。寄言世俗休輕鄙。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索隱)四方一統天子無愁是懷古之第五步

蟬噪鴉棲轉眼過。隋隄風景近如何。只緣占盡風流號。惹得紛紛口舌多。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桃葉渡懷古(索隱)開花剝柳，能入上陽，是懷古之第六步。

衰草殘花映淺池。桃枝桂葉總分離。六朝梁棟多如許。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索隱)文姬出塞，黯然神傷，是懷古之第七步。

黑水茫茫咽不流。冰絃撥盡曲中愁。漢家制度誠堪笑。樛櫟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索隱)美人黄土金粉，飄零是懷古之第八步。

寂寞脂痕積汗光。溫柔一日付東洋。只因遺得風流跡。此日衣裳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索隱)賤骨難醫，入宮爭寵，是懷古之第九步。

小紅骨賤一身輕。私掖偷攜強撮成。雖被夫人時弔起。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索隱)尹邢避面，秦鮑同車，是懷古之第十步。

不在梅邊在柳邊。個中誰拾畫嬋娟。團圓莫憶春香到。一別西風又一年。

衆人看了，都稱奇妙。寶釵先說道：「前八首都史鑑上有據的，後二首却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兩首爲是。」(索隱)以作者胸羅錦繡，博通史，豈其於十首懷古詩，不能撥筆揮灑，一氣貫注，必湊以雜劇兩種首尾，不令人有江郎才盡之疑耶？所以如此者，蓋有深意寓乎其間。以見此書雖撥拾史事而出之，以小說傳奇之體，其文若隱若現，其事或假或真，恍惚迷離，不可捉摸。黛玉忙攔道：「這寶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兩首雖於史鑑上無考，咱們雖不曾看這些外傳，不知底裏。難道咱們連兩本戲也沒見。」

過不成。那三歲的孩子也知道。何況咱們探春便道。這話正是了。李紈又道。況且他原走到這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這古跡來。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時節。便是關夫子的墳。倒見了三四處。關夫子一生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墳。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身前爲人。只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那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墳多。有古來有名望的人。那墳就不少。無考的古迹更多。如今這兩首詩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於求的籤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記牡丹亭的詞曲。怕看了邪書了。這也無妨。只管留著。(索隱)此一段純是作書人自道裏面。寶釵聽說方罷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的。(索隱)書成百餘年。留傳千萬本。普天下後世讀者。均不審其命意所在。幸負作者一片深心。可憐可慨。冬日天短。不覺又是吃晚飯時候。一齊往前頭來吃晚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在外頭回進來。說他母親病重了。想他女孩兒。他來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走。(索隱)蓋妃會因父歿回南。葬親。其事在順治十三年以後。王夫人聽了。便說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命他酌量辦理。鳳姐兒答應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分付周瑞家的。再將跟著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們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丫頭兒。跟了襲人去。分頭派四個有年紀跟車的。要一輛大車。你們帶著坐。一輛小車。給了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纔要去。鳳姐又道。那襲人是個省事的。

你告訴說我的話。叫他穿幾件顏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襪衣裳。穿著包襪也要好好的。手爐也擎好的。臨走時。叫他先到這裏來。我瞧周瑞家的答應去了。半日。果見襲人穿戴了兩個丫頭與周瑞家的。擎著手爐與衣包。鳳姐看襲人頭上。戴著幾枝金釵珠釧。倒也華麗。又看身上穿著桃紅百花刻絲銀鼠襖。蔥綠盤金彩繡綿裙。外面穿著青緞灰鼠褂。鳳姐笑道。這三件衣裳。都是老太太的。賞了你。倒是好的。但這件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著也冷。你該穿一件大毛的。襲人笑道。太太就給了這灰鼠的。還有一件銀鼠的。說趕年下再給大毛的呢。鳳姐笑道。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風毛兒出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罷。先給你穿去罷。(索隱三秀、小珠均為南人。入宮後必深想結納。易衣而著。可見當日交誼之密。)等年下太太給你做的時節。我再改罷。只當你還我的一樣。眾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這話。成年家大手大腳的。替太太背地裏。不知賠墊了多少東西。真真賠的是說不出來的。那裏又和太太算去。偏這會子。又說這小氣話。取笑兒來了。鳳姐兒笑道。太太那裏想得到這些。究竟這又不是正經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體面。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眾人打扮體統了。寧可我得個好名兒也罷了。一個一個燒糊了的饅子似的人。先笑話我。說我當家。倒把人弄出化子來了。眾人聽了都歎說。誰似奶奶這樣聖明。在上體貼太太。在下又疼顧下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擎出來與了襲人。又看包襪。只得一個彈墨花綾水紅紬裏子夾包襪。裏面只見包

著兩件半舊綿襖與皮褂子。鳳姐又命平兒把一個玉色紬裏的哆囉呢包袱拏出來。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拏了出來。一件是半舊大紅猩猩氈的。一件是半舊大紅羽緞的。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你拏這猩猩氈的。把這件順手帶出來。叫人給那大姑娘送去。昨兒那麼大雪。人人都穿著不是猩猩氈。就是羽緞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著大雪。好不齊整。只有他穿著那幾件舊衣服。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憐見的。如今把這件給他罷。」鳳姐笑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還化不穀。再添上你提著更好了。」衆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愛下人。若是奶奶素日是小氣的。只以東西爲事。不顧下人的。姑娘那裏敢這樣。」鳳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還知三分罷了。」說著。又囑付襲人道：「你媽要好了。就罷。要不中用了。只管住下。打發人來回我。我再另打發人來。給你送鋪蓋去。可別使他們的鋪蓋和梳頭的家貨。」（素隱）的是妃嬪外。出之氣派。又分付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是知道這裏的規矩的。也不用我分付了。」周瑞家的答應。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裏。總叫他們的人迴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內房的。」（素隱）居然關防。可以知其所指矣。說著。跟了襲人出去。又分付小廝預備燈籠。遂坐車往花自芳家來。不在話下。這裏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嬖態。喚了兩個來。分付道：「襲人只怕不來家了。你們素日知道。那個太丫頭知好歹。派出來在寶玉屋裏上夜。你們也好生照管著。別由著寶玉胡鬧。兩個麼麼。答應著去了一時。來回說。派了晴雯和麝月在

屋裏。我們四個人原是輪流著帶管上夜的。鳳姐聽了點頭。又說道。晚上催他早睡。早晨催他早起。老嫗們答應了。自回園去。一時果有周瑞家帶了信。回鳳姐說。襲人之母。業已停牀。不能回來。鳳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著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蓋粧奩。寶玉看著晴雯。麝月皆卸罷殘粧。脫換過裙襖。晴雯只在薰籠上圍坐。麝月笑道。你今兒別粧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你們都去淨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鋪牀。你把那穿衣鏡的套子放下來。上頭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著。便去與寶玉鋪牀。晴雯嗜了一聲。笑道。人家纔坐煖和了。你就來鬧。(索隱)太平評微詞此時寶玉正坐著納悶。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聽見晴雯如此說。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鏡套。划上消息。進來笑道。你們煖和罷。我都弄完了。晴雯笑道。終久煖和不成。(索隱)太平評微詞我又想起來。湯婆子還沒拿來呢。麝月道。這難爲你想著。他素日又不要湯壺。嗒們那薰籠上又煖和。比不得那屋裏炕冷。今兒可以不用。寶玉笑道。你們兩個都在那上頭睡了。我這外邊沒個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著。晴雯道。我是在這裏睡的。麝月。你叫他往外邊睡去。說話之間。天已一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燈炷香。伏侍寶玉臥下。二人方睡。晴雯自在薰籠上。麝月便在煖閣外邊。至三更已後。寶玉睡夢之中。便叫襲人。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自己醒了。方想起襲人不在家。自己也好笑起來。(索隱)太平評微詞三微詞。評得妙。晴雯已醒。因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守在傍邊。還不

知道。真是挺死尸呢。麝月翻身。打個呵欠。笑道。他叫襲人。與我什麼相干。(素隱宮婦圖。口角如生。因問做什麼。寶玉說要吃茶。麝月忙起來。單穿著紅袖小綿襖兒。寶玉道。披了我的皮襖。再去。子細冷著。麝月聽說。回手。便把寶玉披著起來的一件貂類滿襟煖襖。披上。下去。向盆內洗手。先倒了一鍾溫水。拏了大漱盂。寶玉漱了口。然後纔向茶桶上取了茶碗。先用溫水過了。向煖壺中倒了半碗茶。遞與寶玉吃了。自己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妹。也賞我一口兒罷。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兒晚上。你別動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聽說。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與他吃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別睡。說著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笑道。外頭有個鬼等著呢。寶玉道。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著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嗽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房門。揭起氈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嚇他頑耍。仗著素日比人氣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著小襖。便躡手躡腳的。下了薰籠。隨後出來。寶玉勸道。罷呀。凍著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後出了房門。只見月光如水。忽然一陣微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要嚇他。只聽寶玉在內高聲說道。晴雯出來了。晴雯忙回身進來。笑道。那裏就嚇死他了。偏你慣會這麼嚇。齜齜齜。老婆子樣兒。寶玉笑道。倒不為嚇壞了他。頭一件。你凍著也不好。二則他不防不免一喊。倘或驚醒了別人。不說咱們是頑意兒。倒反說襲人。

纔去了一夜。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來把我這邊的被掖一掖罷。晴雯聽說。便上來掖了一掖。伸手進去。就渥一渥。寶玉笑道。好冷手。我說看凍著。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覺冰冷。寶玉道。快進被來渥渥罷。一語未了。只聽得開的一聲門響。麝月慌慌張張的笑著進來。說著笑道。嚇我一跳。好的黑影子裏。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蹲著。我纔要叫喊。原來是那個大錦雞。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來。我纔見了。若冒冒失失。一嚷。倒鬧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笑道。晴雯出去了。我怎麼沒見。一定是要嚇我去了。寶玉笑道。這不是他。不在這裏渥著麼。(索隱)以上一段文字。細膩香豔。如仇十洲工筆仕女。要若不喊得快。可是嚇了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嚇去。這小蹄子。已經自驚自怪的了。一面說。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麝月道。你就這麼跑解馬的打扮兒。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寶玉笑道。可不就是這麼出去了。麝月道。你死不檢好日子。(索隱)董妃病發。係臘。治十七年八月。世祖正在南苑秋狩。你出去白站一站兒。把皮不凍破了你的。說著。又將火盆上的銅罩揭起。掣灰鏃重將熟炭埋了一埋。拈上兩塊速香。放上仍舊罩了。至屏後重剔亮了燈。方纔睡下。晴雯因方纔一冷。如今又一煖。不覺打了兩個噴嚏。寶玉歎道。如何。到底傷了風了。麝月笑道。他早起就說不受用。一日也沒吃碗正經飯。他這會子。倒不保養著些。還要捉弄人。明兒病了。叫他自作自受的。寶玉問道。頭上可熱。晴雯嗽了兩聲。說道。不相干。那裏這麼嬌嫩起來了。說著。只聽外間房內。格上的自鳴鐘。嚕嚕的兩聲。外間



值宿的嬖嬖。嗽了兩聲。因說道：「姑娘們睡罷。明兒再說笑罷。」寶玉方悄悄的笑道：「暗們別說話了。看又惹他們說話。」說著。方大家睡了。至次日起來。晴雯果覺有些鼻塞聲重。癩怠動彈。寶玉道：「快不要聲張。太太知道了。又叫你搬了家去養息。家裏縱好。到底冷些。不如在這裏。你就在裏間屋裏踢著。我叫人請了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就是了。」（索隱）宮娥染恙。私召外醫。想亦當時。伏聞之一。晴雯道：「雖如此說。你到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不然。一時大夫來了。人間起來。怎麼說呢？」寶玉聽了有理。便喚一個老嫗。來分付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說晴雯祇著了些冷。不是什麼大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裏更沒有人了。傳一個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別回太太去。老嫗去了半日。來回說：「大奶奶知道了。說兩劑藥好了。便罷。若不好時。還是家去的爲是。如今時氣不好。沾染了別人。事小。姑娘的身子要緊。晴雯睡在煖閣裏。只管咳嗽。聽了這話。氣的說道：「我那裏就害癩病了。生怕招了人。我離了這裏。有你們這一輩子。都別頭痛腦熱的說著。便真要起來。寶玉忙按他笑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過白說一句。你素昔又愛生氣。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後面。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婆子。帶了一個太醫進來。這裏的丫頭都迴避了。有三四個老嫗。放下煖閣上的大紅繡幔。晴雯從幔中。單伸出手去。（索隱）的是宮掖內。請脈之氣派。那太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長。尙有鳳仙花染的通紅的痕

跡便回過頭來。有一個老嫗。忙擎了一塊手帕掩了。那大醫方診了一回脈。起身到外間。向嫗們說道。小姐的證。是外感內滯。近日時氣不好。竟算是個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是氣血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說著。便又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執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丫鬟迴避。太醫只見了園中景致。並不會見女子。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廝們的班房內坐了。(索隱)王大臣值班處。開了藥方。老嫗道。老爺且別去。我們小爺囉。恐怕還有話問。那太醫忙道。方纔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繡房。又是放下幔子來瞧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嫗笑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子纔說。今兒請了一位新太醫來了。真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的。那人是屋裏的丫頭。倒是做大姐。那裏是小姐的繡房。小姐病了。你那麼容易就進去了。(索隱)可見后病請脈。關防緊密。體制緊索。說著。擎了藥方進去了。寶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枳殼。防風。荆芥等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黃。寶玉道。該死該死。他擎著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治。如何使得。憑他有什麼內滯。這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來罷。老嫗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太醫去。倒容易。只是這個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房請的。這馬錢。是要給他的。寶玉道。給他多少。婆子道。少不好看。也得一兩銀子纔是。我們這樣門戶的禮。寶玉道。王太醫來了。給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太醫和張太醫。每常來了。也並沒

一個給錢的。不過每年四節。一打葷兒送禮。(索隱)御醫自有俸給。那是一定的年例。這個新來了一次。須得給他一兩銀子。寶玉聽說。便命麝月去取銀子。麝月道。還不知花大姐。攔在那裏呢。寶玉道。常見他在那小螺甸櫃子裏拏錢。我租你找去說著。二人來至襲人堆東西的房內。開了螺甸櫃子。上一格。都是些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類的東西。下一格。卻有幾串錢。於是開了抽屜。纔看見一個小篋籠內。放著幾塊銀子。倒也有一桿戥子。麝月便拏了一塊銀。提起戥子來問寶玉。那是一兩的星麼。寶玉笑道。你問的我有趣兒。你倒成了是纔來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問人。寶玉道。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做買賣。算這些做什麼。麝月聽了。便放下戥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了些。別少了。叫那窮小子笑話。不說。咱們不認得戥子。倒說。咱們有心小氣似的。婆子站在門口笑道。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個。這一塊。至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夾。翦。姑娘收了這塊。揀一塊小些的。麝月早關了櫃子出來。笑道。誰又找去。多些。你拏了去完了。(索隱)描寫宮宦妾。不識世務的行徑。寶玉道。你只快叫焙茗。再請大夫去就是了。婆子接了銀子。自去料理。一時焙茗果請了王太醫來。先診了脈。後說病證。也與前相做。只是方子上。果沒有枳實麻黃等藥。倒有當歸陳皮白芍等藥。那分兩。較先又減了些。寶玉喜道。這纔是女孩兒們的藥。雖疏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卻是傷寒。內裏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等虎狼藥。我和你們就如

秋天。芸兒送我的那纔開的白海棠是。我經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經得起。比如人家墳裏的大楊樹。看著枝葉茂盛。卻是空心子的。麝月笑道。野墳裏只有楊樹。難道就沒有松柏不成。最討人嫌的是楊樹。那麼大樹。只一點兒葉子。沒一點風兒。他也是亂響。你偏要比他。你也太下流了。寶玉笑道。松柏不敢比。連孔夫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呢。可知這兩件東西高雅。不害臊的。纔拿他混比呢。(索隱) 情價美而無與爲善。以致陷溺日深。說著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寶玉命把煎藥的銀鍋子。找了出來。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因說。正經給他們茶房裏煎去。弄的這屋裏藥氣。如何使得。寶玉道。藥氣比一切花香。還香得雅呢。神仙採藥燒藥。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妙的一件東西。我正想這屋裏。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恰全了。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囑付麝月。打點些東西。叫個老嫗。去看襲人。勸他少哭。一一妥當。方過前邊來。賈母王夫人處。問安吃飯。正值鳳姐兒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後大嫂子帶著姑娘們在園子裏吃飯。等天煖和了。再來回的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這也是好主意。刮風下雪。倒便宜。吃東西受了冷氣。不好的。空心走來。一肚子冷氣。壓上些東西。也不好。(索隱) 世祖早歲。歷經侍膳於慈寧宮。後以距離較遠。起居不便。遂建分膳之議。不如園子後門裏頭的五間大房子。橫豎有女人們上夜的。挑兩個廚子。女人在那裏。單給他姊妹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在總管房裏支了去。或要錢要東西。那些野雞獐狍。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

我也正想著呢。就怕又添廚房多事些。鳳姐道：並不多事。一樣的分例。這裏添了。那裏減了。就便多費些事。小姑娘們受了冷氣。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連寶玉兄弟也禁不住。況兼衆位姑娘。都不是結實身子。鳳姐說畢。未知賈母何言。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亦雪芹補本之一。前後兩小段中間一大段。自開首起至皆不是的句止。爲前一小段。承上面製造而下。由乾嘉之世。迴溯開國時事。故標其名曰懷古。曰新編。八首皆出於正史。而最後兩首。忽殿以西廂牡丹亭。故留罅隙。藉此發出自己一段議論點醒後人。若曰：吾書之作。雖托繆於傳奇小說。而實追蹙於涑水龍門。讀者按跡以循。無難得其梗概。此爲雪芹先生有意瀟灑。春光處。自今日天短句起至如今恰全了句止。爲中間一大段。襲人出宮。晴雯患病。寫得纏綿悱惻。旖旎風光。全部言情書中。正當出色文字。妙在手揮目送。表裏俱到。所謂玉馨聲聲徹金鈴。個個圓也。自一面說句起至本回完畢。爲後一小段。引起下文。

（護花評）襲人母死。引起後文許多喪事。又爲晴雯麝月。親近寶玉之由。及晴雯得病之根。

太醫診脈。看見晴雯手上。兩根指甲長二三寸。頂爲七十七回。晴雯臨危時。咬下贈寶玉伏線。

麝月取銀給醫生一節。描寫絀袴公子。不知物力。及平日一切。俱係襲人料理。亦是補寫暗描法。

（大某評）襲人一個丫頭。但一出門。寫得如許體面。跟隨者六人。坐者大車。妝身者盛服。而又上得太太之歡。心下承奶奶之恩典。比尋常服役者不同。作者取以特書之。以著微詞也。

自襲人以外。竟無一個見知於鳳姐。吾爲晴雯等一歎。且見平日襲人之巴結。二奶奶者。獨勤寶玉於睡聲中。便叫襲

人可知平素衾褥一夜未曾離過者。

此回仍是壬子年冬事。

第五十二回 悄平兒情掩蝦鬚蠟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話說賈母道。正是這樣好。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太多。如今又添出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著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們。就不體貼你們這當家人了。你既這樣說出來。便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嬌娘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因向王夫人等說道。今日我纔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遲了鳳丫頭的臉。二則衆人不服。今日你們都在這裏。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還有他這樣想得到的。沒有薛姨媽李嬌娘尤氏齊笑道。真個少有。別人不過是禮上面子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歎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鳳姐兒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怕活不長。世人都說。世人都信。獨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索隱)拍馬。屁拍到如此。真是圓轉如意。故作威宜的了。鳳姐可算是馬。風學的老祖宗。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樣福壽雙全的。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纔死呢。賈母笑道。衆人都死了。單剩咱們兩個老妖精有什麼意思。  
(索隱)三秀與孝莊皆係暮年再聘。不願塵取女界之妖。作者深惡痛絕。特借賈母口中。說出兩個老妖精。自畫。供。招。勝。於。

他人聽了，說的衆人都笑了。寶玉因記掛著晴雯等事，便先回園裏來。到了屋中，藥香滿室，一人不見。只有晴雯獨臥於炕上，臉上燒的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燙手。忙又向爐上將手烘煖。（素隱）情僧於用情處，所無不細意點作者，亦才大心細，一絲不苟，妙筆妙文，並有千古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熱。因說道：別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也這樣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了他去吃飯的。麝月是方纔平兒來找他出去了。兩個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說什麼。必是我病了，說不出。寶玉道：平兒不是那樣人。況且他並不知你病，特來瞧你。想來一定是找麝月來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來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乖覺，取和兒的常事。便不出去。有不是與他何干。你們素日又好，斷不肯爲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也是。只是疑他爲什麼忽然又瞞起我來。寶玉笑道：等我從後門出去，到那窗根下聽聽他說些什麼。來告訴你。說着果從後門出去。至窗下潛聽。麝月悄悄問道：你怎麼就得了的。平兒道：那日彼時洗手時不見了。（素隱）手鐲不失於平時，而獨失於割腥啖醜之後，以見上行下效，淫穢之風有所自啓。此作者深文刻筆，勿輕易略過。二奶奶不許噪嚷，出了園子，卽刻就傳給園裏各處的媽媽們，小心訪查。我們只疑惑那姑娘的丫頭本來又窮，只怕小孩子家沒見過，拏了去也未可知。（素隱）四真以外，人托身宮，禁遭疑見，誘自所不免。再不料定是你們那裏的。幸而二奶奶沒有在屋裏，你們那裏的宋媽來了。拏著這支鐲子，說是小丫頭墜兒偷了來的。被他看見，來回二奶奶的。我趕忙接了鐲子，想了一想。寶玉

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爭勝要强的。那一年有一個良兒偷玉（索隱）補筆一偷玉一竊金隱寓竊玉偷香之意良兒者良家兒也偷玉者為良兒偷錫者為墜兒顧名思義自顯此必宮中當日有私孕墮胎之事發現於外穢德彰聞人言藉藉剛冷了這二年開時還常有人提起來趁願這會子又跑出一個偷金子的來了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索隱）墜兒之所歡當為王公外戚故云偷到街坊家去偏是他這樣偏是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倒忙叮囑宋媽千萬別告訴寶玉只當沒有這事總別和一個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聽了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說我往大奶奶那裏去誰知錫子褪了口丟在草根底下前兒雪深了沒看見今兒雪化盡了黃澄澄的映著日頭還在那裏呢我就拾了起來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來告訴你們你們以後防著這些別使喚他到別處去等襲人回來你們商議著變個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娼婦（索隱）明言之為娼婦也見過些東西怎麼這樣眼淺平兒道究竟這錫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說這叫做蝦鬚錫倒是這顆珠子重了（索隱）以喻珠胎暗結文心深曲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要告訴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時氣上來或打或罵依舊嚷出來所以單告訴你留心就是了說著便作辭而去寶玉聽了又喜又氣又歎喜的是平兒竟能體貼自己的心（索隱）暗點情字氣的是墜兒小竊歎的是墜兒那樣伶俐做出這醜事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之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又說他說你是個要强的如今病了聽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訴



你晴雯聽了。果然氣的蛾眉倒蹙。鳳眼圓睜。即時就叫墜兒。寶玉忙勸道。這一喊出來。豈不孤負了平兒待你我的心呢。不如領他這個情。(索隱)明點情字過後打發他出去。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住。寶玉道。這有什麼氣的。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了二劑。夜間雖有些汗。還未見效。仍是發燒。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太醫又來診視。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燒。仍是頭疼。寶玉便命麝月。取鼻煙來。給他聞些。痛打幾個噴嚏。就通快了。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小扁盒兒來。遞與寶玉。寶玉便揭開盒蓋。裏面是個西洋磁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裏面盛著些真正上等洋煙。晴雯只顧看畫兒。寶玉道。聞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嚙入鼻中。不見怎麼。便又多多挑了些。嚙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顙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噴嚏。眼淚鼻涕。登時齊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快拏紙來。早有小小丫頭子。遞過一疊兒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拏來。揩鼻子。寶玉笑問如何。晴雯笑道。果然痛快些。只是太陽還疼。寶玉笑道。越發盡用西洋藥治一治。(索隱)董如貴。謂當其清恙。未痊。情僧百般調治。護花心切。或有徵召西醫之舉。只怕就好了。說著。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就說我說的。姐姐那裏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做依弗哪。(索隱)西法初入中國。士大夫心理類皆不以爲然。名之曰依弗哪。示其不可依也。找尋一點兒。麝月答應去了。半日。果然拏了半節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了角兒。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將那藥烘煬了。

用簪挺攤上。晴雯自拏著一面靶兒鏡子。貼在兩大陽上。麝月笑道。病的蓬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倒俏皮了。二奶奶貼慣了。倒不大顯。(索隱)醫或由發玉而進說畢。又向寶玉道。二奶奶說明日是舅老爺的生日。太太說了。叫你去呢。明兒穿什麼衣裳。今兒晚上。好打點齊備了。省的明兒早上費手。寶玉道。什麼順手。就是什麼罷了。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清。(索隱)清初王公大臣賜簪之風最盛說著。便起身出房。往惜春房中去看畫兒。剛到院門外邊。忽見寶琴小丫頭。名小螺的。從那邊過去。寶玉忙趕上問那裏去。小螺笑道。我們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裏呢。我如今也往那裏去。寶玉聽了。轉步也便同他往瀟湘館來。不但寶釵姊妹在此。且連那岫煙也在那裏。四人圍坐在薰籠上。敘家常。紫鵝倒坐在矮閣裏。隔窗做鍼線。一見他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沒了你的坐處了。寶玉笑道。好一幅冬圍集豔圖。(索隱)冬圍集豔亦即隋煬迷樓可惜我遲來了一步。橫豎這屋子。比各屋子煖。這椅子坐着並不冷。說著。便坐在黛玉常坐的。搭着灰鼠椅搭的一張椅上。因見矮閣之中。有一玉石條盆。裏面攢三聚五。栽著一盆單瓣水仙。寶玉便極口讚道。好花。這屋子越煖。這花香的越濃。怎麼昨兒沒見。黛玉笑道。這是你家的大總管。(索隱)大總管班尚稱總管。如近今李鴻章呼之為李總管。賴大奶奶送薛二姑娘的兩盆水仙。兩盆臘梅。他送了我一盆水仙。送了雲丫頭一盆臘梅。(索隱)總管時有貢獻。讀慈禱外紀及清季宮闈秘史可見一斑。我原不要的。又恐孤負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轉送你如何。寶玉道。我屋裏卻有兩盆。只是不及這

個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轉送人。這個斷斷使不得。黛玉道：「我一日藥罐子不離火，我竟是藥培著呢。那裏還攔的住花香來薰。越發弱了。況且這屋子裏一股藥香，反把這花香攪壞了。不如你擡了去。這花兒倒清淨了。沒什麼雜味來攪他。」寶玉笑道：「我屋裏今兒也有個病人煎藥呢。你怎麼知道的？」黛玉笑道：「這說奇了。我原是無心話。誰知你屋裏的事。你不早來聽古記兒。這會子來了。自驚自怪的。」寶玉笑道：「咱們明兒下一社。又有題目了。就詠水仙臘梅。」黛玉聽了，笑道：「罷罷。再不敢做詩了。做一回，罰一回。沒的怪羞的。」說著，便兩手握起臉來。寶玉笑道：「何苦來。又打趣我做什麼。我還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臉來了。」寶釵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個詩題。四個詞題。每人四首詩。四首詞。頭一個詩題，詠太極圖。限一先的韻。五言排律。要把一先的韻都用盡了。一個不許剩。」寶琴笑道：「這一說，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這分明是難人。若論起來，也強扭出來的。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生填。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的時候，跟我父親到西海沿上賣洋貨。誰知個真真國的女孩子，年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著黃頭髮，打著聯垂，滿頭帶著都是瑪瑙珊瑚貓兒眼祖母綠。身上穿著金絲織的鏡子甲，洋錦襖袖，帶著倭刀，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也沒他那麼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國詩書，會講五經，能做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他做的詩。衆人都稱奇道：『寶玉忙笑道：』好妹妹，你拏出來我們瞧瞧。」寶琴笑道：「在南京收著呢。」

此時那裏去取。寶玉聽了。大失所望。便說沒福得見這世面。黛玉笑拉寶琴道。你別哄我們。我知道你這一來。你的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裏。自然都是要帶上來的。這會子又撒謊說沒帶來。你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寶琴便紅了臉。低頭微笑不答。寶釵笑道。偏這舉兒。慣說這些話。你就伶俐的太過了。黛玉笑道。帶了來。就給我們見識見識。也罷了。寶釵笑道。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清。知道在那個裏頭呢。等過日收拾清了。找出來。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寶琴道。你若記得。何不念念我們聽聽。寶琴答道。記得他做的五言律一首。若論外國的女子。也就難爲他了。寶釵道。你且別念。等我吧雲兒叫了來。也叫他聽聽。說著。便叫小螺來分付道。你到我那裏去。就說我們這裏。有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索隱。西婦入觀。或清初已有此風。其爲湯若巽南懷仁輩之眷屬。耶。抑入宮就診之女醫士耶。一是。二。未由考證。總之。漢皇重色。名聞海外。髮鬢碧眼。之流。聯袂借來。集豔一堂。熙朝盛事。做的好詩。請你這詩瘋子來瞧去。再把我們詩獸子也帶來。小螺笑著去了半日。只聽湘雲笑問。那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一頭說。一頭走。和香菱來了。衆人笑道。人未見形。先已聞聲。寶琴等讓位坐。遂把方纔的話。重訴了一遍。湘雲笑道。快念來聽聽。寶琴因念道。

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島雲蒸大海。嵐氣接叢林。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

衆人聽了。都道難爲他。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索隱)海外女子。能作吾國五言律詩。此與近年赫德之子。

業工入股文者可稱珠聯璧合。後先輝映。一語未了。只見麝月走來說：「太太打發了人來告訴二爺明兒一早往舅舅那裏去。就說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親身來。寶玉忙站起來。答應道：『是因問寶釵寶琴。你們二位可去寶釵道。我們不去。』」昨兒單送了禮去了。大家說了一回。方散。寶玉因讓諸姊妹先行。自己在後面。黛玉便又叫住他問道：「襲人倒底多早晚回來？」寶玉道：「自然等送了殯纔來呢。」黛玉還有話說。又不能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說道：「你去罷。」寶玉也覺心裏有許多話。只是口裏不知要說什麼。想了一想。也笑道：「明兒再說罷。」（索隱）卿卿。我相喻於無言之表。董妃龍冠六宮。蓋可想見。一面下臺階。低頭正欲邁步。復又忙回身問道：「如今夜越發長了。你一夜咳嗽幾次。醒幾遍？」黛玉道：「昨兒夜裏好了。只嗽了兩遍。卻只睡了四更。一個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寶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緊的話。這會子纔想起來。」一面說。一面便挨近身來。悄悄道：「我想寶姐姐送你的燕窩。一語未了。只見趙姨娘走進來。瞧黛玉。問姑娘這幾天可好了。黛玉便知他從探春處來。從門前過。順路的人情。忙陪笑讓坐。難得趙姨娘想著。怪冷的。親自走來。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與寶玉。（索隱）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寫來情景逼肖。寶玉會意。便走了出來。正值吃晚飯時。見了王夫人。又囑付他早去。寶玉回來。看晴雯吃了藥。此夕寶玉便不命晴雯搬出。煖閣來。自己便在晴雯外邊。又命將薰籠擡至煖閣前。麝月便在薰籠上睡。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未明。晴雯便叫醒麝月道：「你也該醒了。只是睡不穀。」（索隱）太平。聞人此處評云。話中有話。你出

去叫人給他預備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來道：「咱們叫他起來穿好衣裳。擡過這火箱去。再叫他們進來。老媽媽們已經說過。不叫他在這屋裏。怕過了病氣。如今他們見咱們擠在一處。又該嘮叨了。晴雯道：「我也是這麼說。二人纔叫時。寶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來。收拾妥了。纔命秋紋等進來。一同伏侍。寶玉梳洗畢。麝月道：「天又陰陰的。只怕有雪。穿一套氈子的罷。」寶玉點頭。即時換了衣裳。小丫頭便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建蓮紅棗湯來。寶玉喝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來。寶玉噙了一塊。又囑付了晴雯。一回便往賈母處來。賈母又未起來。知道寶玉出門。便開了房門。命寶玉進去。寶玉見賈母身後。寶琴面向裏睡著未醒。(索隱)太平閒人。此處評云：爲睡不著。說法兩評皆深。文周內吾所不取。賈母見寶玉身上。穿著荔枝色哆囉呢的箭袖。大紅猩猩氈盤金彩繡石青縐緞沿邊的排穗褂。賈母道：「下雪了。麼？」寶玉道：「天陰着。還沒下呢。」賈母便命鴛鴦來。把昨兒那一件孔雀毛的氅衣給他罷。鴛鴦答應走去。果取了一件來。寶玉看時。金翠耀煌。碧彩黏灼。又不似寶琴所披之氅。只聽賈母笑道：「這叫做雀金泥。這是俄羅斯國。擎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前兒那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妹。這件給你罷。」(索隱)四貞、蒙慈、奪極、深冊、妃。一說其事在傳疑傳信之間。觀此處。分賜衣飾。儼有弁珈敵盪之意。寶玉磕了一個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瞧去。再去。」寶玉答應了。便出來。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鴛鴦發誓絕婚之後。也總不合寶玉說話。寶玉正自

日夜不安。此時見他又迴避。寶玉便上來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著這個好不好？鴛鴦一撒手，便進買母房中來了。」寶玉只得到了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園中，與晴雯、麝月看過，來回覆買母，說太大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叫「我子細穿別遭踢了。」買母道：「就剩了這一件，你遭踢了，也不再沒了。」這會子特給你做這個，也是沒有的事。說著，又囑付不許多吃酒。早些回來。寶玉應了幾個，是老嫗跟至廳上，只見寶玉的乳兄李貴王和榮、張若錦、趙亦華、錢啓周瑞六個人，帶著焙茗、伴鶴、鋤藥、掃紅四個小廝。(索隱) 御前侍衛內侍衛之類，皆著衣包，擎著坐褥，籠著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老嫗又囑付他們些話。六個人忙應了幾個，是忙捧鞍墜。寶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王和榮、籠著嚼環。錢啓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兩邊緊貼寶玉身後。(索隱) 六飛外出儀衛，儼然寶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咱們打這角門走罷。」省了到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索隱) 當時有皇父攝政王之稱，過其邸第，禮宜下馬，著此一段，以見非常。仕宦家之體制，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書房裏，天天鎖著，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索隱) 攝政王自建避痘山莊後，在別墅之日，多故此處。云天鎖著，以見攝政之器遊廢事，亦見保傅非人不能導君以正。寶玉笑道：「雖鎖著，也要下來的。」錢啓、李貴都笑道：「爺說的是，便託嬾不下來，偷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也要勸兩句所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給爺禮了。」周瑞、錢啟便一直往角門來，正說話時，頂頭見賴大進來，寶玉忙籠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

來抱。住。腿。寶玉便在鏡上站起來。笑著。搵手說了幾句話。接著。又見。個。小。廝。帶。著。二。三。十。人。擎。著。掃。帚。畚。箕。進。來。見。了。寶。玉。都。順。牆。垂。手。立。住。獨。爲。首。的。小。廝。打。了。個。千。兒。說。請。爺。安。寶。玉。不。知。名。姓。只。微。笑。點。點。頭。兒。(素隱此爲巡城御史之流御駕過時例應俯伏道側報名接駕匆匆一唱正如晨風過耳不辨誰何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了於是出了角門外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廝並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專候一出角門李貴等各上馬前引一陣煙去了)(素隱一路宴御駕經行時排場規矩歷歷如繪以見警蹕清塵典禮至爲隆重否則一公子哥兒出門何必費如許筆墨不在話下這裏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只會騙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勸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仙丹。那有這樣靈藥。你只靜養幾天。自然好了。便越急越著手。(素隱晴雯與麝月秉性不同一則刀斬斧劈除惡務一則優柔寡斷養癰貽患借論病一段映射下文擇遂墮兒事亦自空靈有致)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那裏攢沙去了。瞧我病了。都大着膽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個一個的。纔揭了你們的皮呢。嚇的小丫頭子定兒忙進來。問姑娘做什麼。晴雯道。別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就說著。只見墮兒也蹭了進來。晴雯道。你瞧瞧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來呢。這裏又放月錢了。又散菓子了。你該跪在頭裏了。你往前些。我是老虎吃了你。墮兒只得往前湊了幾步。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邊拿起一丈青。向他手上亂戳。口內罵道。要這爪子做什麼。拈不得針。拈不動線。只會貪嘴吃眼皮子。



又淺。爪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亂喊。麝月忙拉開。接著晴雯踢下道。你纔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子鬧什麼。晴雯便命人叫宋嬷嬷進來。說道。寶二爺纔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墜兒很癩。寶二爺當面使他。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也背地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明兒寶二爺親自回太太就是了。宋嬷嬷聽了。心下便知錫子事發。因笑道。雖如此說。也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說。寶二爺今兒千叮囑萬叮囑的。什麼花姑娘草姑娘的。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早帶了去。早清淨一日。宋嬷嬷聽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了他的東西。又見了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麼了。你姪女兒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麼攆出去。也倒底給我們留個臉兒。晴雯道。這話只等寶玉來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我有膽子問他去。他那件事。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他總依的。姑娘們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纔說話。雖背地裏。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晴雯聽說。越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說我野也攆我出去。麝月道。嫂子。你只管帶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個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禮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擔待我們三分。便是叫名字。從小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分付過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難養活。巴巴的寫了他的。小名兒。各處

貼著。叫萬人叫去。爲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化子都叫得。何況我們。(索隱)世祖、御名、爲、福、臨、二字、獨不在敬避之列。寶玉之影射何人。顯然可見。連昨兒林大娘叫了一聲爺。老太太還說呢。此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的話去。可不叫著名回話。難道也稱爺。那一日不把寶玉兩字。叫二百遍。偏嫂子又來挑這個了。過一日。嫂子閒了。在老太太跟前。聽聽我們。當著面兒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跟前。當些體統。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怪不得不知道我們裏頭的規矩。(索隱)一波、一折、舌端有劍。這裏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會。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來問你了。有什麼分證的話。且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來找二爺說話。家裏上干的人。他也跑來。我也跑來。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說著。便叫小丫頭子。拿了擦地的巾來擦地。那媳婦聽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站。賭氣帶了墜兒就走。宋慈懣忙道。怪道你這嫂子不知規矩。你女兒在屋裏一場。臨去時。也給姑娘們磕個頭。沒有別的謝禮。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磕個頭。盡心罷咧。怎麼說走就走。墜兒聽了。只得翻身進來。給他兩個磕頭。又找秋紋等。他們也並不睬他。那媳婦唉聲歎氣。口不敢言。抱恨而去。晴雯方纔又閃了風。著了氣。反覺更不好了。香騰至掌燈。剛安靜了些。只見寶玉回來。進門就噙聲頓足。麝月忙問原故。寶玉道。今兒老太太歡歡喜喜的。給了這件褂子。誰知不防。後襟上燒了一塊。幸而天晚了。老太太都不理論。一面脫下來。麝月看時。果然有指頭大的燒痕。說這必定是手虛裏

的火迸上了。這不值什麼。趕著叫人悄悄拏出去。叫個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說著。便用包袱包了。一個嫵嫵送出去。說趕天亮就有纜好。千萬別給老太太知道。婆子去了半日。仍舊拏回來。說不但織補匠能幹裁縫繡匠。並做女工的。問了都不認得這是什麼。都不敢攬。麝月道。這怎麼樣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寶玉道。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說了。還叫穿過這一個去呢。偏頭一日就燒了。豈不掃興。晴雯聽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拏來我瞧瞧罷。沒福氣穿就罷了。(索隱)詩云。衰則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此回補裘。實隱寓補衰之義。詳見本回總評。故又逗出沒福氣三字。以證其意有所指。說著。麝月便遞與晴雯。移過燈來。細瞧了一瞧。說道。這是孔雀金線的。如今咱們也拏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還可混得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裏除你還有誰會界線。晴雯道。說不得。我掙命罷了。寶玉忙道。這如何使得。纜好了些。如何做得生活。晴雯道。不用你蠅蠅整整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實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寶玉著急。少不得很命咬牙掙著。便命麝月。只幫著拈線。情雯先拏了一根比一比。笑道。這雖不很像。若補上。也不很顯。寶玉道。這就很好。那裏又找俄羅斯國的裁縫去。晴雯先將裏子拆開。用茶杯口大小一個竹弓釘。紮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用鍼縫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來。(索隱)曰。分出經緯。曰界出地子。必具補天手段。方能使金匱無缺。後依本紋。回來織補。補兩鍼。又

看看織補不上三五鍼。便伏在枕上歇一會。寶玉在傍。一時又問吃些滾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拏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拏個枕頭與他靠著。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眼睛搵摟了。那可怎麼好。寶玉見他著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剛剛補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麩毛來。麝月道。這就好了。若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寶玉忙要瞧瞧。笑說。真真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幾陣。好容易補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了。倒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索隱)神情口吻一絲不走。看似平淡無奇文字。然使普天下才子。掩去原文。另易數語。雖嘔盡心血。恐不能如此恰對。好處石頭記一書。所以爲空前絕後之作。順晴了一聲。便身不由主倒下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雖分寫兩事。然實一氣。嗚呼。而下脈絡貫通。文筆更顯麗。嫻嫻在全書中。亦是刻意經營文字。開國之初。百凡草創。宮中佚聞尤多。此回所隱兩事。在當時必已傳播人口。鼓鑄於宮。聲聞於外。無所用其隱飾。故遂放膽抒寫。如天寶宮人爭說開元遺事也。上半回重在情掩二字。蝦蟇鏡之稱號。既極刻薄。猶恐後人不悟。乃以障兒爲名。點出題旨。葦陰。巫婆。蘭艾。並集此種穢亂宮禁之舉。動何代。莫有特以情僧倡導於上。風行草偃。不免變本加厲。下半回重在病補二字。按小琉性明敏。博通書史。張公亮傳中。曾有智計百出。保全實多之語。自邀宸眷。宮闈靜好。或亦與密勿於當日。重要國計多所裨補。世祖自製董鄂妃傳。盛稱妃德。治喪詔書內。復有端敬皇后彌留時。諄諄以著恤秋。汝爲言。豈梅村諷此。偶述云。微聞金雞詔。亦自玉妃出。聚各方面考之。妃之匡補聖德。確而有徵。周初十亂。太任居一誠。

熙朝之盛事而歷史之美談，導揚懿徽，固秉筆者之所有事也。

（護花評）鼻煙壺是西洋瑣瑣的黃髮赤身女子，引起後文西洋詩女，真是一筆不肯鶴突。

寫寶玉出門，僕從簇擁，衆人請安，反襯後來衰敗出家光景。

墜兒被攆，引出後來晴雯司棋等被攆情事。

寫晴雯攆墜兒說話，氣喘志滿，是反挑後來自己亦被逐出。

寶玉若不告訴墜兒偷竊，何至晴雯病中生氣，寶玉若不燒破雀毛裘，何至晴雯病上加病，晴雯之死，實由寶玉所謂愛之適以害之也。

第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一大段，應分五小段，四十五回爲一段，寫黛玉之多病，寶釵之多情，四十六回爲一段，寫賈赦之漁色，鴛鴦之烈性，四十七八回爲一段，敘薛蟠之出門，香菱之進園，四十九回至五十一回上半回爲一段，寫園中閨秀之多，詩社之盛，五十一回下半回至五十二回爲一段，寫晴雯之氣病重。

（大某評）寶玉見了黛玉，不知要說什麼，大家多歡，二人心緒如麻，各格格不能吐，蓋凡能吐者，俱非情之至也。

晴雯決計攆墜兒，而宋嫵云等花姑娘回來，則逢彼之怒，愈發愈緊，是以墜兒必不能少留矣。

描寫晴勝二人，錚錚辨論，不但不聽見者想所不到，即聽見者亦筆所難達，何物雪芹，具此狡猾。

燒破雀毛裘，晴雯說寶玉沒福氣穿，此豈婢女對主人之言乎，可知其平日縱容嬌養者慣矣。

此回仍是壬子年冬時事。

第五十二回 情平兒情掩蝦蟆鏡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毛裘補完。已使得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來替他捶著。彼此捶打了一會。歇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叫快請大夫。一時王太醫來診了脈。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敢是吃多了飯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卻倒輕了。這汗後失了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寶玉看時。已將疏散驅邪諸藥減去。倒添了茯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寶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歎說。這怎麼處。倘或有個好歹。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唉道。好二爺。你幹你的去罷。那裏就得了。勞病兒呢。寶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年。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證雖重。幸虧他素昔是個使力不使心的。再者素昔飲食清淡。飢飽無傷。這賈宅中的祕法。無論上下。只一略有些傷風咳嗽。總以淨餓爲主。(索隱) 北人至今猶守此法。諺謂之宮中方。次則服藥調養。故於前一日病時。就餓了兩三日。又謹慎服藥調養。如今雖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幾日。便漸漸的好了。近日園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吃飯。炊爨飲食甚便。寶玉自能要湯要羹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墜兒一事。並晴雯攆逐出去。也曾回過寶玉等語。一一的告訴襲人。襲人也沒說別的。只說太性急了。只因李執亦因時氣感冒。邢夫人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藥。李執之兄。又接了李嬌娘。李紋。李綺家去住幾日。寶玉又見襲人常常思母含悲。

晴髮又未大愈。因此詩社一事皆未有人作興。便空了幾社。(索隱) 一一收京在他人必露手忙脚亂之狀。而此則一氣包舉。舒展自如。何等力量。當下已是臘月。離年日近。王夫人與鳳姐兒治辦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點。(索隱) 暗指九門提督。賈雨村補受了大司馬。協理軍機。參贊朝政。不題。且說賈珍那邊。開了宗祠。著人打掃收拾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遺真影像。此時榮寧二府內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這日寧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蓉之妻。打點送賈母這邊的餽線禮物。正值丫頭捧了一茶盤押歲銀子進來。(索隱) 荷包銀子。均為宮中頒賞之品。回說與兒回奶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裏頭成色不等。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銀子。說著遞上去。尤氏看了一看。只見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筆錠如意的。也有八寶聯春的。尤氏命收拾起來。就叫興兒將銀鏤子快快交了進來。丫鬟答應去了一時。賈珍進來吃飯。賈蓉之妻迴避了。(索隱) 潘州。舊俗。翁姑。進。膳。兒。媳。旁。侍。捧。巾。櫛。盥。諸。具。隱。與。古。禮。相。合。此。處。特。言。迴。避。者。反。射。賈。蓉。前。妻。秦。氏。夾。縫。中。正。有。文。字。賈珍因問尤氏。咱們春祭的恩賞。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了。賈珍道。咱們家。雖不等這幾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關了來。可以給那邊老太太送過去。置辦祖宗的供。上領皇上的恩。下託祖宗的福。咱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倒底不如這個有體面。又是沾恩錫福。除咱們這樣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襲窮官兒家。若不仗著這銀子。拏什麼上供過年。真正皇恩浩蕩。想得週到。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著。

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賈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麼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回說：「今兒不在禮部關領了。又在光祿寺庫上。因又到了光祿寺。纔領下來了。光祿寺官兒們都說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著實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那裏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了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封條。就是皇恩永遠四個大字。那一邊又有禮部祠祭司的印記。一行小字道：是寧國公賈演。榮國公賈源。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淨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襲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個硃筆花押。賈珍看了。吃過飯。盥洗畢。換了靴帽。命賈蓉捧著銀子。跟了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邊。回過賈赦那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口袋向宗祠大爐內焚了。又命賈蓉道：「你去問問你那邊二嬌娘。正月裏請吃年酒的日子。擬了沒有？」（索隱）清制每逢歲首。賜王公大臣吃肉。聽戲於太和保和諸殿。若擬定了。叫書房裏明白開了單子來。嗜們再請時。就不能重複了。舊年不留神。重了幾家人家。不說嗜們不留心。倒像兩宅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的一樣。賈蓉忙答應去了。一時拏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單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與賴昇去看了。請人別重了這單上的日子。因在廳上看著小廝們擡圍屏。擦抹几案金銀供器。只見小廝手裏拏著一個稟帖。並一篇帳目。回說：「黑山村烏莊頭來了。」（索隱）此當指西嶽、喇嘛之進貢者喇嘛、崇奉紅黃二教。故以黑山村烏莊頭稱。賈珍首言。言個老兒。首句。已覺來。賈蓉接過稟帖和



帳目忙展開捧著。賈珍倒背著兩手。向賈蓉手內看去。那紅稟上寫著。門下莊頭烏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並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珍笑道。莊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笑道。別看文法。只取個吉利兒罷。一面忙展開單子看時。只見上面寫著。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麇子五十隻。暹豬二十個。湯豬二十個。龍豬二十個。野豬二十個。家臘豬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鱒魚二百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雞鴨鵝各二百隻。風雞鴨鵝二百隻。野雞鴨貓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鯉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瓢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乾蝦二十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御田麩脂米二擔。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雜色梁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擔。各色乾菜一車。外賣梁穀牲口各項。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頑意兒。活鹿兩對。白兔四對。黑兔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鴨兩對。賈珍看完。說帶進他來。一時只見烏進孝進來。只在院內磕頭請安。賈珍命人拉起他來。笑說你還硬頭。烏進孝笑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索隱二年一度入貢。故云。走慣不來也。悶的慌。他們可不是。都願意來見見天子脚下世面。他們到底年輕。怕路上有閃失。再過幾年。就可以放心了。賈珍道。你走了幾日。烏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難走得。很。隱索天山葱嶺一帶地多積雪。耽擱了幾日。

雖走了一個月零兩日。日子有限。怕爺心焦。可不趕著來了。賈珍道。我說呢。怎麼今兒纔來。我纔看那單子上。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掃臺來了。(索隱)清世待遇外藩。視為外府朝廷。既多誅求。部院亦肆禁索。以致威信漸落。蒙服不常。烏進孝忙進前兩步回道。回爺說。今年年成。實在不好。從三月下雨。接連著直到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五六日。九月一場碗來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纔這樣。小的並不敢撒謊。賈珍皺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穀做什麼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了八九個莊子。(索隱)西藏、回部、內外蒙、朝鮮、安南、琉球、暹羅、統計其時。藩服蓋有八九處。今年倒有兩處報了旱潦。你們又打掃臺。真是叫別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這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離我那裏。只有一百多里。竟又大差了。他現管著那府八處莊地。比爺這邊多著幾倍。今年也是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賈珍道。如何呢。我這邊倒可已。沒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我若受用些。就費些。我受些委曲。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裏。這幾年。添了許多化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化的。卻又不添銀子產業。這一二年裏。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孝笑道。那府裏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賚。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聽。他說的可笑不可笑。賈蓉等忙笑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裏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皇上鈔庫。給我們不成。他心裏總有這心。他不能作主。豈

有不賞之理。按時按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頑意兒。就是賞。也不過一百兩金子。纔值一千多兩銀子。穀什麼。這二年。那一年不賠出幾千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化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窮了。(索隱)此為康熙時屢下江南說。賈珍笑道。所以他們莊客老實人。外明不知裏暗的事。黃柏木作了磬槌子。外頭體面裏頭苦。賈蓉又說又笑。向賈珍道。果真那府裏窮了。前兒我聽見二嬸娘和鴛鴦悄悄商議。要偷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索隱)其時部庫告匱。撥內帑以繼之。賈珍笑道。那又是鳳姑娘的鬼。那裏就窮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大了。實在賠得很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項的錢。先設出這法子來。使人知道。說窮到如此了。我心裏卻有個算盤。還不至此田地。(索隱)亦當時執政大臣弄權盜帑之實。泥說著。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話下。這裏賈珍分付。將方纔各物。留出供祖宗的來。將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裏去。然後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第一分一分的。堆在月臺底下。命人將族中子姪喚來。分與他們。(索隱)八分公、輔國公、貝子、貝勒、固山、額駙、等例有年賞。接著榮國府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及與賈珍之物。賈珍看著收拾完備。供器、靴、著鞋。披著一件猢猻大皮襖。命人在廳柱下石階上。太陽中。鋪了一個大狼皮褥子。負暄。閒看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做什麼也來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聽見大爺這裏。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

你那些閒著無事沒進益的叔叔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閒著。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裏管事。家廟裏管和尙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有和尙等的分例銀錢。都從你手裏過。你還來取這個來。太也貪了。你自己瞧瞧你穿的。可像個手裏使錢辦事的。先前你說沒進益。如今又怎麼了。比先倒不像了。賈芹道。我家裏原人口多。費用大。賈珍冷笑道。你又支吾我。你在家廟裏幹的事。打諒我不知麼。你到了那裏。自然是爺了。沒人敢抗違你。你手裏又有了錢。離著我們又遠。你就爲王稱霸起來。夜夜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索隱)不肖宗室驕奢游惰。恰有如斯行徑。這會子化得這個形像。你還敢領東西來。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馱水棍去纔罷。等過了年。我和你二叔說。叫你回來。賈芹紅了臉。不敢答言。人回北府王爺。送了對聯荷包來。賈珍聽說。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家。賈蓉去了。這裏賈珍攆走賈芹。看著領完東西。回房與尤氏吃畢晚飯。一宿無話。至次日更忙。不必細說。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齊備。兩府中都換了門神對聯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寧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煖閣。內廳。內三門。內儀門。並內塞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階下一色硃紅大高燭。點的兩條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母有封誥者。皆按品級著朝服。先坐八人大轎。帶領衆人進宮朝賀。行禮領宴。畢。回來便到寧府煖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且說寶琴是初次進賈祠觀看。(索隱)祭宗祠。無外人參預之禮。此處獨言寶琴者。因四真初有冊封東宮王妃之諭。屈在

本姓異姓之間書中於筋節處皆極注意不肯落一閒筆鋪敘及私家祠典無語已極且又須挽出外姓之寶琴進祠觀看以便曲寫出何苦著力如此足證所紀者爲天家大祀濟濟百官俱在趨踰執事之列也一面細細留神打諒這宗祠原來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面懸一扁寫著是賈氏宗祠四個字傍書特晉爵太傅前翰林學院事王希獻書（素隱）希獻著熙朝文獻也兩邊有一副長聯寫道

肝膈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也是王太傅所書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邊皆是蒼松翠柏月臺上設著古銅鼎彝等器抱廈前面懸一塊九龍金扁寫著是星輝輔弼四個字乃先皇御筆兩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勳業有光照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也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塊闢龍壇青扁寫著是慎終追遠四個字傍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已後兒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榮寧

俱是御筆裏邊燈燭輝煌錦帳繡幙雖列著些神主卻看不真只見賈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獻帛寶玉捧香賈蕙展拜墊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興拜畢焚帛奠酒禮畢樂止退出衆人圍隨賈母至正堂上影前錦帳高掛彩屏張護香燭輝煌上面正房中懸著寧榮二祖遺像皆是披蟒腰玉兩邊還有幾軸列祖遺像賈符賈正等從內儀門挨次列站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內是各女眷衆家人小廝

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至儀門。賈芹、賈芷等便接了。按次傳至階下。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獨他隨女眷在檻裏。每賈敬捧菜至。傳於賈蓉。賈蓉便傳於他媳婦。又傳於鳳姊、尤氏諸人。直傳供桌前。方傳於王夫人。王夫人傳與賈母。賈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東向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將菜飯湯點酒茶傳完。賈蓉方退出去。歸入賈芹階位之首。當時凡從文旁之名者。賈敬爲首。下則從玉者。賈珍爲首。再下從草頭者。賈蓉爲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俟賈母拈香下拜。衆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間大廳。三間抱廈。內外廊簷階上階下。兩丹墀。內花團錦簇。塞的無一些空地。鴉雀無聞。只聽鏗鏘叮噹。金玲玉珮。微微搖曳之聲。並起跪靴履。颯沓之響。一時禮畢。賈敬、賈赦等。便忙退出。至榮府。專候與賈母行禮。尤氏上房。地下鋪滿紅氈。當地放著象鼻三足泥繖。流金金毘。耶大火盆。正面炕上。鋪著新猩紅氈。設著大紅彩繡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坐褥。另外有黑狐皮的襖子。搭在上面。大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讓賈母一輩的兩三個妯娌坐了。這邊橫頭排插之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讓邢夫人等坐了。地下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腳爐。讓寶琴等姊妹坐。尤氏用茶盤親捧茶與賈母。賈蓉媳婦捧與衆老祖母。然後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賈蓉媳婦又捧與衆姊妹。鳳姊、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茶畢。邢夫人等便先起身來侍賈母吃茶。(索隱)設祭祀便儼然是祭祀。設朝賀便儼然是朝賀。一絲不走。此等處足見真實力量。賈

母與年老妯娌們閒話了兩三句。便命看轎。鳳姊兒忙上去攙起來。尤氏笑回說：「已經預備下老太太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體面。用過晚飯再過去。果然我們就不濟鳳丫頭不成。鳳姐兒攙著賈母笑道：「老祖宗走罷。咱們家去吃罷。別理他。賈母笑道：「你這邊供著祖宗。忙得什麼似的。那裏還攔得住我鬧。況且我每年不吃。你們也要送去的。不如還送了來。我吃不。留著明兒再吃。豈不多吃些。」(索隱)每於一段與重文字後。必著小小趣語。以疏宕文氣。作者慣用此法。說得衆人都笑了。又分付他好生派妥當人。夜裏坐著看香火。不是大意的。尤氏答應了。一面走出來。至煖閣前。尤氏等閃過屏風。小廝們纔領轎夫。請了轎出大門。尤氏亦隨那夫人等。同至榮府。這裏轎出大門。這一條街上。東一邊設立著寧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把一條街都塞滿了。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一時來至榮府。也是大門正門。一直開到裏頭。如今便不在煖閣下。轎了過了大廳。轉灣向西。至賈母這邊。正廳上下。轎衆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室之中。亦是錦綉繡屏。煥然一新。當地火盆內。焚著松柏香。百合草。賈母歸了坐。老嫗嫗來回老太太們來行禮。賈母忙起身要迎。只見兩三個老妯娌已進來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讓了一回。茶罷回去。賈母只送至內儀門。便回來歸了正坐。賈赦賈政等領了諸子弟進來。賈母笑道：「一年家難爲你們不行禮罷。」(索隱)兩句只十一字。極平淡無奇。而神情口吻。躍然紙上。更易不得。所謂成如容易卻艱辛。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一起。俱行過了禮。左右設下交椅。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兩府男女

小厮丫鬟亦按差級。上中下行禮畢。然後散了押歲錢。並荷包金銀鏤等物。擺上合歡宴來。男東女西。歸坐。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菓。如意齋畢。賈母起身進內閣更衣。衆人方各散出。那晚各處佛堂竈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著天地紙馬香供。大觀園正門上。挑著角燈兩傍高照。各處皆有路燈。上下人等。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人聲雜沓。笑語喧填。爆竹炮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鼓。賈母等人。按品大粧。擺全副執事。進宮朝賀。兼祝元春千秋。領宴回來。又至寧府。祭過列祖。方回來受禮畢。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概不會。只和薛姨媽李嬌娘二人說話取便。或同寶玉寶釵等姊妹。趕圍棋抹牌作戲。王夫人與鳳姐。天天忙著。請人吃年酒。那邊廳上與院內。皆是戲酒。親友絡繹不絕。一連忙了七八日。纔完了。早又元宵將近。寧榮二府。皆張燈結綵。十一日是賈赦請賈母宴。次日賈珍又請賈母。王夫人和鳳姐兒。也連日被人請去吃年酒。不能勝記。至十五這一晚上。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幾席酒。定一班小戲。滿掛各色花燈。帶領榮寧二府各子姪孫男孫媳等家宴。賈敬素不飲酒茹葷。因此不去。請他十七日。祀祖已完。他便出城修養。就是這幾日在家。只靜室默處。一概無聞。(索隱此處賈敬當是隱刺攝政見其喪禮教自外天倫)不在話下。賈赦領了賈母之賞。告辭而去。賈母知他在此不便。也隨他去了。賈赦到家中。與衆門客賞燈吃酒。笙歌聒耳。錦繡盈眸。其取樂與這裏不同。(索隱賈赦或指豫王亦屬自外天倫之列)這裏賈母花廳之上。擺了十來席。每席傍邊設一几。几上設爐瓶。



三事。焚著御賜百合宮香。又有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點綴著山石的小盆景。俱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放著舊窰十錦小茶杯。又有紫檀雕嵌的大紗透繡花草詩字的繡絡。各色舊窰小瓶中。都點綴著歲寒三友。玉堂富貴等鮮花。上面兩席。是李嬌娘薛姨媽坐。東邊單設一席。乃是雕夔龍護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上設一個輕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著茶碗漱盂洋巾之類。又有一個眼鏡匣子。賈母歪在榻上。與衆人說笑一回。又取眼鏡向戲臺上照一回。又說。恕我老了。骨頭疼。容我放肆些。歪著相陪罷。(索隱)曰。放肆。曰。歪。著。句。中有刺。孝莊老。而無恥作者。所深惡。故特下此冷語之筆。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拏著美人拳捶腿。榻下並不擺席面。只一張高几。設著高架繡絡花瓶香爐等物。外另設一小高桌。擺著盃箸。傍邊一席。命寶琴湘雲黛玉寶玉四人坐著。每饌菓菜來。先捧與賈母看。喜則留在小桌上。嘗一嘗。仍撒了放在席上。只算他四人跟著賈母坐。下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下邊便是尤氏李紈鳳姐賈蓉之妻。西邊便是寶釵李紋李綺岫煙迎春姊妹等。兩邊大梁上。挂著聯三聚五玻璃彩穗燈。每席前豎著倒垂荷葉一柄。柄上有彩燭插著。這荷葉乃是洋鑿瑤活信。可以扭轉向外。將燈彩逼住。照著看戲。分外真切。窗格門戶一齊摘下。全挂彩穗各種宮燈。廊簷內外。及兩邊遊廊罩棚。將羊角玻璃戳紗料絲。或繡或畫。或絹或紙。諸燈挂滿。廊上幾席。便是賈珍賈璉賈環賈琮賈蓉賈芹賈菖賈菱等。賈母也曾差人去請衆族中男女。奈他們有年老的。懶於熱鬧。

有家內沒有人。又有疾病淹留。欲來竟不能來。有一等妬富愧貧不肯來的。更有憎畏鳳姐之爲人。賭氣不來的。更有羞手羞腳。不慣見人。不敢來的。(素隱) 福晉命婦入侍者多。礙於天威。踴躍羞縮。讀清季宮闈秘史。可見一斑。因此族中雖多女眷來者。不過賈藍之母。蔣氏。帶了賈藍來。(素隱) 隱射「縉」字。爲一起開散宗室寫照。男人只有賈芹。賈芸。賈蕙。賈菱。四個。現在鳳姐麾下辦事的來了。當下人雖不全。在家庭小宴。也算熱鬧的了。當下又有林之孝之妻。帶了六個媳婦。擡了三張炕桌。每一張上。搭著一條紅氈。放著選淨一般。新出局的銅錢。用大紅繩串穿著。每二人搭一張。共二張。林之孝家的。叫將那兩張。擺至薛姨媽李嬌娘席下。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賈母便說。放在當地罷。這媳婦素知規矩。放下桌子。一並將錢都打開。將紅繩抽去。堆在桌上。此時正唱西樓樓會這齣將終。於叔夜賭氣去了。那文豹便發科諢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國府中老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些菓子吃。是要緊的。說畢。引得賈母等都笑了。(素隱) 供奉御伶。率以滑稽。便給上邀。宸眷然亦有因此得罪者。薛姨媽等都說。好個鬼頭孩子。可憐見的。鳳姐便說。這孩子纔九歲了。賈母笑說。難爲他說得巧。說了一個賞字。早有三個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小筐籬。聽見一個賞字。走上去。將桌上散堆錢。每人撮了一筐籬。走出來。向戲臺說。老祖宗姨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菓子吃的。說畢。向臺一撒。只聽豁琅琅滿臺的錢響。賈珍賈璉。已命小廝們擡大筐籬的錢預備。未知怎生賞去。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亦雪芹補本之一。除夕祭祀，元宵開宴，皆特紀朝儀之作。若大典禮寫來秩序井然，情景宛然，令讀者如身臨其境。此由力量氣魄足以副之。與前書之秦氏治喪，元妃歸省，爲三篇典重文字，全回共分一小段兩大段。自話說寶玉起至便空了幾社止，爲一小段。結束上文，自當下已是臘月起，至一宿無語句止，爲前一大段。寫目之上半，自至次日更忙起，至本回完畢，爲後一大段。寫回目之下半，其中實聯絡一氣。兩段仍不啻一段也。清自康乾以前，休養生息，物力豐阜，至五師屢出，江南頻幸，用財之途日廣，生財之道日蹙，於是帑藏告匱，國本動搖，雪芹生當其世，目擊心維，不免有取之錙銖，用之泥沙之慨。鬱積於胸，必欲一吐爲快。此回特借庄由收入，以見榮寧二府由盛而衰，漸露竭蹶之象。在書中亦是絕大關鍵。一發兩犯，中邊俱澈，故雖陸續增補，不蹈貂續之譏。

(護花評)尊榮二國公名諱，借恩賞祭祀銀補出恰好。

莊頭送年物銀兩，是反照將來之查抄。

借莊頭問答，寫出榮府費用浩繁，入不敷出，伏起後來虧乏。

宗祠聯匾殿宇，及行禮等事，若竟直敘，則作書者並非賈氏宗支，不在與祭之列，何由得知其細，便爲識者所笑。今借

寶琴留神細看，一一鋪敘，文筆即有根柢。

(大其評)敘寫布置席面，井井有條，從中插入賈母一段，遂使化板爲活。

此回自壬子年底入癸丑年正月時事。

##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綵斑衣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綵斑衣

卻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大筐籬的錢。聽見賈母說賞忙命小廝們快撒錢。只聽滿臺錢響。賈母大悅。二人遂起身。小廝們忙將一把新煖銀壺捧來。遞與賈璉手內。隨了賈珍趨至裏面。賈珍先到李嬪娘席上躬身取下盃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身笑說二位爺請坐著罷了。何必多禮。於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也俱垂手傍侍。賈珍等至賈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前捧盃。賈璉在後捧壺。雖祇二人捧酒。那賈琮弟兄等。卻也是排班接序。一溜隨著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索隱)是排班朝賀之儀。注非尋常家宴所宜有。湘雲悄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幫著跪下做什麼。有這樣。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再頓一會。再斟去。說著。等他二人斟完起來。又與王邢夫人斟過了。賈珍笑說。妹妹們怎麼樣呢。賈母等都說道。你們去罷。他們倒便宜些。說了。賈珍等方退出。當下天未二鼓。戲演的是八義觀燈入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問往那裏去。外頭炮仗利害。子細天上吊下火紙來。繞著寶玉笑回說。不往遠去。只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著。於是寶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幾個小丫頭隨著。賈母因說襲人怎麼不見。他如今也有些拏大了。單支使小女孩兒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他媽前日沒了。因有親孝。不便前頭來。賈母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卻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若是他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裏。這些竟成了列了。(索隱)潘伶了髮本不開。歛入關以後。襲人之

任職者輒以回籍守制爲請，當時或有猜疑，以爲薄於忠愛行之既久，乃成定例。鳳姐兒忙過來笑回道：「今晚便沒孝，那園子裏頭也須得看著燈燭花爆，最是擔險的。這裏一唱戲，園子裏的誰不來偷瞧瞧。他還細心各處照看，況且這一散後，寶兄弟回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來了，衆人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全，便各色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來。老祖宗要叫他來，我就叫他就是了。賈母聽了這話，忙說你這話很是，比我想得週到，快別叫他了。但只他媽幾時沒了，我怎麼不知道。鳳姐兒笑道：「前兒襲人云：親自回老太太的，怎麼倒忘了。賈母想了想，笑道：「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衆人都笑說：「老太太那裏記得這些事。賈母因又歎道：「我想著他從小兒服侍我一場，又服侍了雲兒，末後給了個魔王。（素隱）喻小璣之初爲妓，後嫁薛驪，終乃入宮，魔王二字亦暗點世祖諱，王中之隱也。與他魔了這好幾年，他又不是咱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素隱）以見董妃之實非旗籍。沒受過咱們什麼大恩典，他娘沒了，我想著要給他幾兩銀子發送他娘，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太太賞了他四十兩銀子就是了。（素隱）董妃父歿後，曾蒙彌帝詔，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前兒鴛鴦的娘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家去守孝。如今他兩個都有孝，何不叫他二人一處作伴去。又命婆子拏些菓子菜饌點心之類，與他二人吃去。」琥珀笑道：「還等這會子，他早就去了。」說著，大家又吃酒看戲，且說寶玉一逕來至園中，衆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裏茶房內烤火，和管茶的女

人偷空飲酒鬪牌。寶玉至院中。雖是燈光燦爛。卻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咱們悄悄進去。嚇他們一跳。」於是大家躡足潛蹤。進了鏡壁一看。只見襲人和一個人對歪在地炕上。那一頭有三兩個老嫗。打盹。寶玉只當他兩個睡著了。纔要進去。忽聽鴛鴦歎了一聲。說道：「天下事可知難定。論你單身在這裏。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沒個定準。想來你是再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裏。你倒出去送了終。襲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殼看著父母殯殮。回了太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倒也算養我們一場。我也不敢妄想了。寶玉聽了。忙轉身。悄悄向麝月等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咱們回去罷。讓他兩個清清淨淨的說一回。襲人正一個悶著。幸他來得好。說著。仍悄悄出來。寶玉便走過山石之後。去站著。擦衣。麝月秋紋皆站住。背過臉去。口內笑說：「蹲下再解小衣。子細風吹了肚子。後面兩個小丫頭。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內預備水去了。這裏寶玉剛過來。只見兩個媳婦迎面來了。又問是誰。秋紋道：「寶玉在這裏呢。大呼小叫。子細嚇著罷。那媳婦們忙笑道：「我們不知大節下來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著。已到跟前。麝月等問手裏拿著什麼。媳婦道：「是送給金花二姑娘的。（索隱）彼小解一段。迷離恍惚。其中大有文字。且第七回標目曰：「送宮花。寶釵戲鳳。鳳此處交。送給金花二姑娘的。映帶成趣。其有意耶。其無意耶。麝月又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裏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命揭起我來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兩個媳婦忙蹲下

身子寶玉看了兩個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菓品茶點點了一點頭就走麝月等忙胡亂蓋了盒蓋跟上來。寶玉笑道：「這兩個女人倒和氣會說話。他們天天乏了，倒說你們連日辛苦，倒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道：『這兩個就好。那不知理的是太不知理。』」（索隱）迎面來者明明祇有兩個媳婦，而麝月口中偏有這兩個，那兩個之說，未知所指，豈以連日辛苦一語適觸忌諱，遂憐憫然見於辭色耶？寶玉道：「你們是明白人，擔待他們是粗莽可憐的人就完了。」（索隱）粗莽可憐四字，下得突兀極可體味。一面說一面就走，出了那園門，幾個婆子雖吃酒鬪牌，卻不住出來打探。見寶玉出來，也都跟上。到了花廳後廊上，只見那兩個小丫頭一個捧著個小盆，又一個搭著手巾。（索隱）若即若離，與送宮花一回文字恰相映射。又擎著甌子小壺兒在那裏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試，說道：「你越越越粗心了，那裏弄得這冷水。」（索隱）極可體味。小丫頭笑道：「姑娘你瞧，瞧這個天，我怕水冷，倒的是滾水，這還冷了。」正說著，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著一壺滾水走來，小丫頭便說：「好奶奶過來，給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姐姐這是老太太泡茶勸你走去盥來罷。」那裏就走大了脚呢。秋紋道：「憑你是誰的，你不給我管把老太太的茶巾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了秋紋，忙提起壺來，倒了些秋紋道：「穀了你這麼大年紀，也沒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太的，要不著的，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沒認出這姑娘來。」寶玉洗了手，那小丫頭子擎小壺兒倒了一甌子在他手內。寶玉漱了口，秋紋麝月也趁熱水洗了一回。（索隱）極可體味。跟進寶玉來，寶玉便要了一壺暖

酒也。從李嬌娘斟起。他二人也笑讓坐。賈母便說他小人家兒。讓他斟去。大家倒要乾過這杯。說著。便自己乾了。邢王二夫人也忙乾了。薛姨媽李嬌娘也只得乾了。賈母又命寶玉道。你連姐姐妹妹的一齊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乾了。寶玉聽說。答應著。一一按次斟上了。至黛玉前。偏他不飲。拿起盃來。放在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乾。黛笑說多謝。寶玉替他斟上一杯。鳳姐兒便笑道。寶玉別吃冷酒。(索隱)鳳姐精靈鬼。怪當已。詭得寶二爺頃間舉動。故以隱語規之。不然。黛玉心眼最多。鳳姐何至忽然挑戰。而黛玉亦何至甘心受子細手顫。明兒寫不得字。拉不得弓。寶玉道。沒有吃冷酒。鳳姐兒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嚼付你。(索隱)太平間人。評謂薛姨媽寶釵會同勸寶玉吃冷酒。今用鳳姐勸之。直是羣攻。黛玉臨靴搔癢之談。未免真諦。然後寶玉將裏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命丫鬟們斟的。(索隱)五十三回。賈珍進來吃飯。賈蓉之妻。迴避本回。寶玉獨賈蓉之妻。係命丫鬟們代斟。家庭之間。守禮法。避嫌疑。如此反躬。前妻秦氏之圓融。得人。不惡。而嚴復出至廊下。又與賈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歸舊坐。一時上湯之後。又接著獻元宵。賈母便命將戲暫歇。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些滾湯熱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將各樣菓子元宵等物。拏些與他們吃。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兒進來。放了兩張杌子在那一邊。賈母命他們坐了。將絃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問李薛二人。聽什麼書。他二人都回說。不拘什麼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又添些什麼新書。兩個女先兒回說。倒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是。(索隱)此回仍入太下。據攝政王之爭。太后



下，緣可稱歷代以秦最大新聞，其云殘唐五代者，外人呼中國爲唐人，五與胡諱音發，殘唐人而胡人代也。賈母問是何名。女先兒回說：這叫做鳳求鸞。（素隱）鳳求鸞三字點題，亦顯豁，亦刻毒。賈母道：這個名字倒好。不知因什麼起的。你先說大概。若好，再說。女先兒道：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有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做兩朝宰輔。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素隱）王熙鳳者，王戲鳳也。孝莊改節，當係名王，佛達，解珮，相要，慈恩，高厚，不忍爲殺，稜之，拒使困，失望而抑鬱，觀鳳求鸞，王熙鳳之名，其意可見，不然儘可隨手捏造，一何必犯鳳姐，尊諱而女先兒給事權門，亦何至鹵莽至是。衆人聽了，笑將起來。賈母笑道：這不重了我們鳳丫頭了。媳婦忙上去推他，說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說。賈母道：你只管說罷。女先兒忙笑著站起來，說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諱。鳳姐兒笑道：怕什麼。你說罷。重名重姓多著呢。女先兒又說道：那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趕考，那日遇了大雨，到了一個莊子上避雨，誰知這莊上也有個鄉紳，姓李，與王老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裏。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芳名叫做雛鸞，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賈母忙道：怪道叫做鳳求鸞。（素隱）我亦云怪道，叫做鳳求鸞，不用說了。我已經猜著了。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爲妻了。女先兒笑道：老祖宗原來聽過這回書。衆人都道：老太太什麼沒聽見過。就是沒聽見也猜著了。賈母笑道：這些書就是一套子，總不過是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這麼壞，還說是佳人，編得連影兒也沒有了。開口都是鄉紳門第父親，不是

尙書就是宰相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絕代佳人。只見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像個佳人。就是滿腹文章。做出這樣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了。（索隱我嘗云。廉恥也。忘了名分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像個太后。就是滿腹經綸。做出這樣事來。也算不得是太后了。比如一個男人家。滿腹的文章。去做賊。那王法就看他。是個才子。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索隱此爲諷。益壽村叢說法不能因他是個才子。遂不入二臣傳也。作者滿肚牢騷。借此發洩。可知那編書的自己。堵自己的嘴。再者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就是告老還家。自然這樣大家人口多。奶媽丫鬟。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你們自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麼的。可是前言不答。後語不是。衆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誰都批出來了。賈母笑道。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人。有一等妬人家富貴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遭踢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己看了這些書。看邪了。想著得一個佳人纔好。所以編出來。取樂兒。何嘗他知道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別說那書上那些世宦詩禮大家。如今眼下。就拏著咱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沒那樣的事。（索隱就是下等百姓家。也沒那樣的事。而王家偏有之。怪極怪極。別叫他謫掉了下類了罷。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連丫頭們也不懂這些話。這幾年我老了。他們姊妹們住的遠。我偶然悶了。說幾句驢聽他們一

來就忙著止住了。李薛二人都笑說道：這正是大家子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沒有這些雜話。叫孩子們聽見。鳳姐兒走上來斟酒。笑道：罷罷。酒冷了。老祖宗吃一口潤潤嗓子。再辨誑。這一回就叫做辨誑。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日本時。（索隱：下嫁一節，清人自知其誑，諱而不言。至康熙之朝，已難指實，有疑為謠傳者，特密而闢之，以明其非誑。且云：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日本時。大書特書，董狐之筆，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誑，且不表。再整觀燈看戲的人。索隱：是真是誑，且不表。再說別事，所謂莫問事，且食蛤蚧，是羯鼓解穢之意。老祖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吃盃酒。看了兩齣戲，再從逐朝話言辨起如何。一面說，一面斟酒。一面笑，未說完，衆人俱已笑倒了。兩個女先兒也笑個不住。都說：奶奶好。剛口奶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吃飯的地方都沒了。薛姨媽笑道：你少興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笑道：外頭只有一位珍大哥。哥哥我們還是論哥哥。妹妹從小兒一處淘氣，淘了這麼大這幾年，因做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兒。妹妹只論大伯子小姑兒那二十四孝上。斑衣戲彩，他們不能來戲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這裏好容易引得老祖宗笑一笑，多吃點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纔是難道。反笑我不成。索隱：斑衣戲彩，即喜詔中養志之意。以見世祖雖稱純孝，而逢親之惡，適足成其為孝而已。賈母笑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痛的笑一場。倒是虧他纔一路說笑的。我這裏痛快了些。我再吃鍾酒。吃著酒，又命寶玉來敬你姐姐一盃。鳳姐兒笑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的壽罷。說著，便將賈母的

盃擎起來。將半盞剩酒吃了。將盃遞與丫鬟。另將溫水浸的盃。換一個上來。於是各席上的都撤去。另將溫水浸著的代換。斟了新酒上來。然後歸坐。女先兒回說。老祖宗不聽這書。或者彈一套曲子聽聽罷。賈母道。你們兩個對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合絃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因問天有幾更了。衆婆子忙回說。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浸起來。早有衆人丫鬟。擎了添換的衣裳送來。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老太太不如搬進暖閣裏地炕上。倒也罷了。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著他就是了。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搬進去。豈不煖和。王夫人道。恐裏頭坐不下。賈母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桌子。只用兩三張。揀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著。又親熱。又煖和。衆人都道。這纔有趣兒。說著。便起了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裏面直順揀了三張大桌。又添換了菓饌。擺好。賈母便說。都別拘禮。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說著。便讓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你挨著你太太。於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著寶玉、寶釵等姊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襲氏帶著賈藍。尤氏、李紈夾著賈蘭。下面橫頭。便是賈蓉之妻。賈母便說。珍阿哥帶著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等忙答應。又都進來聽分付。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纔坐了。又都起來。你快歇著罷。明兒還有大事呢。(索隱)是荷、大事、作者、故用、閃爍、之筆。賈珍忙答應了。又笑道。留下蓉兒斟酒纔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應了一個。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便

命人將賈琮賈瓚各自送回家去。便約了賈璉去追歡買笑。不在話下。這裏賈母笑道：「我正想著。雖然這些人取樂。必得重孫一對。雙全的在席上纔好。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和你媳婦坐在一處。倒也團圓了。」(索隱)以重孫媳婦之團圓。反射太上皇。皇太后之團圓。以文爲戲。狡獪至不可思議。因有家人媳婦。早上戲單。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得興頭。又要叫噪起來。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且叫他們歇歇。把咱們的女孩子們。叫他來。就在這臺上唱兩齣罷。也給他們瞧瞧。媳婦子們聽了。答應出來。忙的一面著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大人一概帶出。只留下小孩子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人。從遊廊角門出來。婆子們抱著幾個軟包。因不及擡箱。料著賈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只垂手站著。賈母笑道：「大正月裏。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來逛逛。你們如今唱什麼。纔剛八齣八義。鬧得我頭疼。咱們清談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聽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們。都比咱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的人家的班子。雖是小孩子。卻比大班子還強。咱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過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齣尋夢。」(索隱)虫飛。夢。夢。甘與子。同夢。只用簫和笙笛。餘者一概不用。文官笑道：「老祖宗說的是。我們的戲。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聽我們一個的脫口齒。再聽個喉嚨罷了。」賈母笑道：「正

是這話了。李嬌娘薛媽媽喜的笑道。好個靈透孩子。你也跟著老太太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意兒。又不去做買賣。所以竟不大合時。說著。又叫葵官唱一齣惠明下書。(索隱)惠明下書爲張爲撮合之第一功。此處唱尋夢下書。兩齣極有意思。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他二位太太聽個助意兒罷了。若省了一點兒力。我可不依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扮演上臺。先是尋夢。次是下書。衆人鴉雀無聞。薛姨媽笑道。實在戲也。看過幾百班。從沒見過只用簫管的。賈母道。也有。只是像方纔西樓楚江情一隻。多有小生吹簫合的。這合大套的實在少。這也在人講究罷了。不算什麼出奇。指湘雲道。我像他這麼大的時候兒。他爺爺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湊了西廂記的聽琴。玉簫記的琴挑。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索隱)聽琴是張鶯鶯情之始。琴挑是相如文君淫奔之始。胡笳十八拍則文姬再嫁也。若非有所寓意。何至湊集一處。竟成了真的了。比這個更如何。衆人都道。這更難得了。賈母於是叫過媳婦們來。分付文官等。叫他們吹彈一套燈月圓。(索隱)再找補一句。于是乎。人月雙圓矣。媳婦們領命而去。當下賈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鳳姐兒因賈母十分高興。便笑道。趁著女先兒們在這裏。不如咱們傳梅行一套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索隱)再找補一句。于是乎。春喜上眉梢。西廂記所謂春意透酥胸。春色橫眉黛也。賈母笑道。這是個好令。正對時景。忙命人取了一面黑漆銅釘花腔令鼓來。與女先兒們擊著。席上取了一枝紅梅。賈母笑道。若到了誰手裏。住了鼓。吃一盃。也要說些什麼纔好。鳳姐兒笑道。依我說。誰像老祖宗。

要什麼有什麼呢。我們這不會的。豈不沒意思。依我說。也要雅俗共賞。不如誰住了。誰說個笑話兒罷。衆人聽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說笑話。最是肚內有無限新鮮趣令。今兒如此說。不但在席的諸人歡喜。連地下服侍的老小人等。無不歡喜。那小丫頭子們。都忙去找姐姐喚妹妹的。告訴他們快來聽。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衆丫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於是戲完樂罷。賈母將些湯點細菓與文官等吃去。便命響鼓。那女先兒們。都是慣熟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急。或如驚馬之馳。或如疾電之光。忽如咽住鼓聲。那梅方遞至賈母手中。(素隱)太君先喜此篇主腦。鼓聲恰住。大家哈哈大笑。賈蓉忙上來斟了一盃。衆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們纔託賴些喜。(素隱)一邱之貉。讓之深矣。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兒。倒有些難說。衆人道。老太太的比鳳姑娘說得還好。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賈母笑道。並沒有新鮮的。招笑兒。少不得老臉厚皮的。(素隱)老臉厚皮之語。用太君自道惡極。說一個罷。因說道。一家子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房媳婦兒。惟有第十房媳婦兒。聰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九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兒。委屈便商議說。咱們九個心裏孝順。只是那小蹄子倒嘴巧。所以公公婆婆只說他好。這委屈向誰訴去。有主意的說道。咱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他一問。叫我們託生爲人。怎麼單單給那小蹄子兒一張乖嘴。我們都入了笨嘴裏頭。那八個聽了。都歡喜說。這個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往閻王廟裏來燒香。九個都在供桌底下。

睡著了。九個魂專等閻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到。正著急。只見孫行者駕著筋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魂。便要拏金箍棒打來。嚇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起原故來。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聽了。把脚一踩。歎了一口氣道。這原故幸虧遇見我。等這閻王來了。他也不得知道。九個人聽了。就求說大聖發個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卻也不難。那日你們妯娌十個話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裏去。因為撒了一泡尿在地下。你那個小嬌兒便吃了。(索隱)賦而比也。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就是了。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好的呀。幸而我們都是窮嘴笨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尤氏婁氏都笑向李執道。咱們這裏頭誰是吃過猴兒尿的。別糴沒事人兒。(索隱)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薛姨媽笑道。笑話兒在對景。就發笑說著。又擊起鼓來。小丫頭子們。只要聽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以咳嗽為記。須臾傳至兩遍。剛到了鳳姐兒手裏。小丫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衆人齊笑道。這可拏住他了。快吃了酒。說一個好的罷。別太鬧人。笑得腸子疼。鳳姐兒想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過正月節。合家賞燈吃酒。真真的熱鬧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媳婦。孫子。媳婦。重孫子。媳婦。親孫子。媳婦。姪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瀝搭拉的孫子。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孫女兒。姑表孫女兒。阿呀呀。真好熱鬧。衆人聽他說著。已經笑了。都說聽這數言嘴的。又不知要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無招我。我可撕你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家這裏費



力你們緊著混。我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你的底下怎麼樣。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團圓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索隱）以喻下文所隱之事，不過是一屋子團圓而已。衆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也都再無別話，怔怔的還等往下說，只覺他冰冷無味的，就住了。湘雲看了他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一個過正月節的幾個人，拏著房子大的砲仗，往城外放去，引了上萬的人，跟著瞧去，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著拏香點著，只聽見撲嗤的一聲，衆人哄然一笑，都散了。這擡砲仗的，抱怨賣砲仗的，捍的不結實，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本人沒聽見。鳳姐兒道：本人原是個聾子。（索隱）中葦之葦，播及全國，而本人悟不知，只得，以聾子解嘲，衆人聽說，想一回，不覺失聲都大笑起來，又想著先前那一個沒完的，問他道：先那一個到底怎麼樣，也該說完了。鳳姐兒將桌子一拍道：好囉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節也完了，我看人忙著收東西，還鬧不清，那裏還知道底下事了。衆人聽說，復又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多了，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咱們也該聾子放炮仗，散了罷。尤氏等用手帕握著嘴，笑得前仰後合，指他說道：這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笑道：真真這鳳丫頭，越發貧嘴了。一面說，一面分付道：他提起砲仗來，咱們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賈蓉聽了，忙出去帶著小廝們，就在院子內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吊齊備。這烟火俱係各處進貢之物。（索隱）非天家那得有此，雖不甚大，卻極精緻，各色故事俱全，夾著各色花砲，林黛玉真氣虛弱，不禁劈拍之聲，賈母便摟他在懷內。

薛姨媽便攔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寶釵笑道：他專愛自己放大砲仗，還怕這個呢。」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入懷內。鳳姐兒笑道：「我們沒人疼的。」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攔著你，你這會子又撒嬌兒了。」聽見放砲仗，就像吃了蜜蜂兒屎的。今兒又輕狂了。（索隱）吃猴兒屎，不足繼之以，吃蜜蜂兒屎，見輕狂之極，彌衡擊鼓無此淋漓。鳳姐兒笑道：「等散了，咱們園子裏放去。我比小廝們還放得好呢。」說話之間，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滿天星九龍入雲平地一聲雷，飛天十響之類的零星小砲仗放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索隱）孝莊再醮不久仍寡，故以蓮花落收場。撒得滿臺的錢，那些孩子們滿臺的搶錢取樂。上湯時，賈母說夜長，不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忙回說：「有預備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吃清淡的罷。」鳳姐兒忙道：「也有棗兒秫的粳米粥。」預備太太們吃齋的。（索隱）吃齋與開葷反射取作一。賈母說：「倒是這個還罷了。」說著，已命撤去殘席。內外另設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意吃了些，用過漱口茶，方散。十七日一早，又過寧府行禮，伺候掩了祠門，收過影像方回來。這日便是薛姨媽家請吃年酒。賈母連日覺得身上乏了，坐了半日，回來了。自十八日以後，親友來請，或來赴席的，賈母一概不會。有王夫人、邢夫人、鳳姐三人料理。連寶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餘者亦皆不去。只說是賈母留下解悶，閒言不提。當下元宵已過，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此篇爲皇太后下嫁攝政王之一篇正文，婦人從一而終，本是迂腐套語。皇皇國母高出羣倫，豈爲我輩設。

耶回目中特揭其旨曰史太君破陳腐舊套王熙鳳效戲綵衣刺其母象及其子蓋孝莊老而無恥固足貽萬世之羞而世祖不知幾諫破網常虞禮教猶復美詞掩說自託於養志之義曾是以爲孝吾不知于二十四孝中果居何等破陳腐舊套者如此效戲綵衣者又如此以不狂爲狂作者所以不能已於言也書中點睛之處曰鳳求慧曰王熙鳳曰尋夢曰惠明下書曰聽琴曰琴挑曰胡笳十八拍曰燈月圓曰春臺上眉梢無一不睡合巧切書中著力之處曰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像個人曰做出這樣事來也得佳人曰叫做辨說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日本時曰賈母壽高興曰老太太先喜曰老臉厚皮的曰吃猴兒尿曰本人原是個婊子曰蜜蟻屎曰今見又輕狂無一不明嘲熱調可算得放開手眼傾吐胸臆以寫此千古奇聞異事喜笑怒罵淋漓酣暢之極全回共分兩大段自開首起至仍舊歸坐而止爲前一段借點綴開文順便隱射各事如襲人之襲恩眷寶玉之多外寵是也自一時上湯之後起至本回完畢爲全回正文回目雖標分兩事其實聯絡一氣仍止一事大某山民評此回謂爲歸重一孝字似已得其筋節惜未知所指爲何事則立言仍無根據也

（護花評）女先兒說王熙鳳故事直伏一百一回散花寺神籤尋夢下書偏是西廂牡丹一是黛玉病死之根由亦是黛玉婚阻之模樣

聽琴琴挑胡笳十八拍俱與黛玉有關照

鳳姐不說完笑話說那知道底下的事接著便散雖是文章變換法即是暗伏以後襲敗諸事  
宴罷打蓮花落亦非吉兆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綵斑衣

(大某評)此回入正傳之第五年癸丑元宵事。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且說榮府中剛將年事忙過。鳳姐兒因年內年外操勞太過。一時不及檢點。便小月了。(索隱)此回入邢夫人事。邢夫人才而慧。待平西入滇於軍國大計。官庶要政多所贊助。故以探春協理家政。陰之小爲陰月。又陰象以見婦人用事之意。不能理事。天天兩個太醫用藥。鳳姐兒自恃強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什麼事來。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一人能有多少精神。凡有了大事。便自己主張。將家常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執協理。李執本是個尙德不尙才的。未免遲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執裁處。只說過了一月。鳳姐將息好了。仍交與他。誰知鳳姐稟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平生爭強鬪智。心力更虧。故雖係小月。竟著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又添了。下紅之證。他雖不肯說出來。衆人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於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藥調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證。遺笑於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舊如常。誰知服藥調養。直到三月間。纔漸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也漸漸止了。此時後話不提。如今且說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與李執暫難辦事。園中人多。又恐失於照管。特請了寶釵來。託他各處小心。因囑付他老婆子們。不中用得空兒喫酒鬪牌。白日裏睡覺。夜裏鬪牌。我都知道的。(索隱)滇中府邸驕奢淫佚。達於極點。其風下橫。行不法習。以爲常。不可究詰。鳳丫頭

在外頭。他們還有個怕懼。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人。你兄弟姊妹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別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說。他們不聽。你來回我。別弄出大事來纔好。寶釵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屆季春。黛玉又犯了咳嗽。湘雲亦因時氣所感。亦臥病於蘅蕪院。二天醫藥不斷。探春同李紈相住間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來往回話的人。亦甚不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吃過早飯。於午正方回。這三間廳原係預備省親之時。衆執事太監起坐之處。(索隱)陰象。故省親以後。也不用不著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索隱)陰象。如今天已和暖。不用十分修飾。只不過略略的陳設了。便可他二人起坐。這廳上也有一處扁。題著體仁論德四字。家下俗呼。皆只叫議事廳兒。(索隱)尋常第宅。決不至有議事廳。省親別墅。可不常有議事廳。此處云家中俗呼。殊覺牽強。不過借此點醒題目而已。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應執事的媳婦等。來往回話者。絡繹不絕。衆人先聽見李紈獨辦。各各心中暗喜。以爲李紈素日是個厚道。多恩無罰的。自然比鳳姐兒好搪塞。便添了一個探春。也都想著不過是個未出閨閣的年輕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鳳姐兒前。便懈怠了許多。只三四日後。幾件事過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索隱)的是圓圓之爲人。可巧連日有王公侯伯世襲官員十幾處。皆係榮寧非親卽世交之

家。或有陞遷。或有黜降。或有婚喪紅白等事。王夫人賀弔迎送。應酬不暇。(索隱)其時滇黔一帶文武百官。俱受平西節制。前邊更無人照管。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廳上起坐。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於夜間織線暇時。臨寢之先。坐了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比鳳姐兒當權時。倒更謹慎了些。因而裏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剛的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索隱)陰象。越發連夜裏偷著吃酒。頑的工夫都沒了。這日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執與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回至廳上。坐了。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日出了事。已回過老太太。太太說知道了。叫回姑娘來。說畢。便垂手傍侍。再不言語。彼時來回話者不少。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若辦得安當。大家則安個畏懼之心。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不但不畏服。一出二門。還說出多少笑話來取笑。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若是鳳姐前。他便早已獻勤。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舊例來。任鳳姐揀擇施行。如今他藐視李執老實。探春是年輕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試他二人有何主見。探春便問李執。李執想了一想。便道。前日襲人的媽死了。聽見說賞銀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兩罷了。吳新登家的媳婦聽了。忙答應了。個是接了對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來。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且別支銀子。我且問你。那幾年老太太屋裏的幾位老姨奶奶。也有家裏的。也有外頭的。有兩個分別家裏的若死了。

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個我們聽聽。一問吳新登家的，便都忘了。忙陪笑回說道：「這也不是什麼大事，賞多賞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胡鬧，依我說，賞一百倒好。若不按理，別說你們笑話，明兒也難見你二奶奶。」吳新登家的笑道：「既這麼說，我查舊帳去。此時卻記不得。」探春笑道：「你辦事辦老了，還不記得倒來難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現查麼？若有這道理，鳳姐姐還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寬厚了。還不快找了來。我瞧瞧。再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倒像我們沒主意了。」吳新登家的滿面通紅，忙轉身出來。衆媳婦們都伸舌頭。這裏又回別事。一時吳家的取了舊帳來，探春看時，兩個家裏的皆賞過二十四兩，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外還有兩個外頭的，一個賞過一百兩，一個賞過六十兩。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一個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兩。一個是現買葬地，外賞二十兩。（素隱）平西鎮守，滇中久著異志，旣擁關市，權稅鹽井，礦山之利，不惜金錢，網羅羽翼，凡其時文武官之銓選，到滇者輒陰遣私人誘令歸，身王府領身價銀，爲其効用多者數萬，少亦萬餘，視其才能之高下，爲等差，庭開錄會，載一則云：南昌劉崑官雲南同知，初到省平西，令其婿胡國柱投謁，乘間道意，袖出馮某賣身契，一紙劉檢視之中，云：立賣身文書楚雄府知府馮魁，本籍浙江臨海縣，今同母某氏賣到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媒人吳國柱賣身人馮某云：此云賞銀多少成例不一，殆即暗寫此事。探春便遞與李執看了，探春便說：「給他二十兩銀子，把這賬留下，我們細看。」吳新登家的去了，忽見趙姨娘進來，李執探春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裏的人都瞞下我。」

的頭去還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纔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董。誰踹姨娘的頭。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踹我。我告訴誰去。探春聽說。忙站起來說道。我並不敢。李執也忙站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下聽我說。我這屋裏熬油似的熬了這麼大年紀。又有你兄弟。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面。連你也沒臉。探春笑道。原來爲這個。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禮。一面便坐了。拏賬翻與趙姨娘瞧。又念與他聽。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裏舊規矩。人人都依著。偏我改了不成。這也不但襲人將來環兒收了外頭的。自然也是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著舊規矩辦。說辦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說辦的不好。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抱怨去。太太連房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之處。一文不賞。我也沒什麼沒臉之處。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了。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心。(索隱) 圓圓。春年於五華山披緇禮佛。或以闔房爭寵。祝聖。安道而由此歟。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我亂說的。太太滿心裏都知道。如今因看我重。纔叫我照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來作踐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爲難。不叫我管。那纔正經沒臉呢。連姨娘真也沒臉了。一面說。一面不禁滾下淚來。趙姨娘沒了別話答對。便說道。



太太疼你。你越發拉扯拉扯我們。你只顧討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了。叫我怎麼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的。李執在傍。只管勸說姨娘別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裏要拉扯。口裏怎麼說的出來。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扯誰。誰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他們的好歹。你們該知道。與我什麼相干。趙姨娘氣得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當家。我也不來問你。你如今現在說。是一說。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給了二三十兩銀子。難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們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無處使。姑娘放心。這也使不著你的銀子。明日等出了閣。我還想你額外照着趙家呢。如今沒有長翎毛兒。就忘了根本。只揀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沒聽完。已氣得臉白氣噎。抽抽咽咽的。一面哭。一面問道：誰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纔陞了九省檢點。那裏又跑出一個舅舅來。我倒素昔按禮尊敬。越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既這麼說。每日環兒出去。爲什麼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爲什麼不拿出舅舅的款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澈底的翻騰一陣。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素隱)梅村詩：教曲妓師憐。尚在流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珠。其語。意大約圓。入演。必有如其貴。盛而翻騰。玉峯武功舊事。以譏刺之者。故書中著此一段。也不知道是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糊塗不知禮的。早急了。李執急得只管勸。趙姨娘只管還嘮叨。忽聽有人說：二奶奶

打發平姑娘說話來了。趙姨娘聽說。方把嘴止住。只見平兒走來。趙姨娘忙陪笑讓坐。又忙問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沒得空兒。李執兒平兒進來。因問他來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奶說。趙姨奶奶的兄弟沒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舊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如今請姑娘裁度著。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拭去淚痕。忙說道。又好好的添什麼。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的。不然。也是出兵放馬。背著主人逃出來過的人不成。你主子真個倒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拏著太太不心疼的錢。樂得做人情。你告訴他。我不敢添減。混出主義。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來。愛怎麼添。怎麼添。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對半。今聽這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邊垂手默侍。時值寶釵也從上房中來。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又有一個媳婦進來回事。因探春纔哭了。便有二四個小丫鬢。捧了臉盆巾帕。靴鏡等物來。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丫鬢。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臉盆。那兩個丫鬢也都在旁屈膝捧著巾帕。並靴鏡脂粉之飾。平兒見侍書不在這裏。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鏡。又接過一條大手巾來。將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臉盆中盥沐。素隱雅容華貴。與圓圓身分恰稱。媳婦便回道。奶奶姑娘。家學裏支環爺和蘭哥兒一年的公費。平兒先道。你忙什麼。你睜著眼。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去伺候著。倒先說話來。二奶奶跟前。你也這樣沒眼色來著。姑娘雖恩寬。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說你們眼裏都沒姑娘。你們都吃了虧。可別怨我。

嚇得那個媳婦忙陪笑道：我粗心了。一面說，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勻臉，一面向平兒冷笑道：你遲了一步，沒見還有可笑的。連吳姐姐這麼個辦老了事的，也不查清楚了，就來混我們。幸虧我們問他，他竟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二奶奶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著你主子未必有耐性兒等他去。平兒笑道：他有這麼一次，包管腿上的筋早折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們。那時他們瞧著大奶奶是個菩薩，姑娘又是膾炙小廝，固然是託懶來混說著，又向門外說：你們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咱們再說門外的衆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個最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當，我們並不欺蔽主子。如今主子是嬌客，若認真惹惱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笑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奶本來事多，那裏照看得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語說：旁觀者清。這幾年，姑娘冷眼看著，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二奶奶沒行到，姑娘竟一添減頭一件，與太太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的情義了。（案隱此處之鳳姐係暗隱吳三桂）話未說完，寶釵李紈皆笑道：好丫頭，真怨不得鳳丫頭，偏疼你。本來無可添減之事。如今聽你一說，倒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孤負你這話。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氣，正要拏他奶奶出氣去，偏他碰了，來說了這些話，叫我也沒了主意了。一面說，一面叫進方纔那媳婦來，問環爺和蘭哥家學裏這一年的銀子，是做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說：一年學裏吃點心，或者買紙筆，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們的使用，都是各屋裏支月錢的。環哥的

是姨娘領二兩。寶玉的是老太太屋裏襲人領二兩。蘭哥兒是大奶奶屋裏領。怎麼學裏每人多這八兩。原來上學去的是爲這八兩銀子。(索隱)大家世族尚不免此無怪後來之入書院肄業者無非圖他幾兩膏火銀也。從今日起把這一項蠲了。平兒回去告訴你奶奶。說我的話把這條須免了。平兒笑道。早就該免。當年奶奶原說要免的。因年下忙就忘了。那個媳婦只得答應著去。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子來。侍書素雲早已攪過一張小飯桌來。平兒也忙著上菜。探春笑道。你說完了話。幹你的去罷。在這裏又忙什麼。平兒笑道。我原沒事的。二奶奶打發了我來。一則說話。二則恐這裏人不方便。原是我幫著妹妹們服侍奶奶姑娘的。探春因問寶姑娘的怎麼不端來一處吃。丫鬟們聽說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們去說。寶姑娘如今在廳上一處吃。叫他們把飯送了這裏來。探春聽說便高聲說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個高低都不知道。平兒這裏站著。叫他叫去。平兒忙答應了一聲出來。那些媳婦們都悄悄拉住笑道。那裏用。姑娘去叫。我們已有人去叫了。一面說。一面用手帕擰石礮上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地裏且歇歇。平兒便坐下。又有茶房裏的兩個婆子。拿了個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乾淨的。姑娘將就坐了一坐。兒罷。平兒忙陪笑道。多謝一個。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出來。也悄悄笑道。這不是我們常用的茶。原是何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罷。平兒忙欠身接了。因指衆媳婦悄悄說道。你們太鬧得不像了。他是個姑娘家。不

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個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現吃不了的虧。他撒個嬌。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樣。你們就這麼大膽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衆人都忙道。我們何嘗敢大膽子。都是趙姨娘鬧的。平兒也悄悄的道。罷了。好奶奶們。牆倒衆人推。那趙姨奶奶原有些顛倒。著三不著兩。有了事都說賴他。你們素日那眼裏沒人心術利害。我幾年難道還不知道。二奶奶若是料差一點兒的。早被你們這些奶奶們治倒了。饒這麼著。得一點空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幾次沒落了你們的口聲。衆人都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裏也就不算不怕你們的。前日我們還議論到這裏。再不能依頭順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個姑娘。你們都橫看了他。二奶奶在這些大姑子小姑子裏頭。也就只單怕他五分。你們這會子。倒不把他放在眼裏了。正說著。只見秋紋走來。衆媳婦忙趕著問好。又說姑娘且歇一歇。裏頭擺飯吃。等撤下飯桌子來。再回頭去。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裏等得說著。便直要上廳去。平兒忙叫他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這裏充什麼外圍子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悄問回什麼。秋紋道。問一問寶玉的月錢。我們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這什麼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憑有什麼事。今日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聽了。忙問這是爲什麼。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幾處利害事。與有體

面的人來開例。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來碰在這釘子上。你這一去說了。他們若拏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礙著老太太。若不要拏你們做一二件。人家又說偏一個向一個。仗著老太太太威勢的。就怕不敢惹。且拏著輕的做鼻子頭。你聽聽看。二奶奶的事也還要駁兩件。纔壓得衆人口聲呢。秋紋聽了。伸了伸舌頭笑道。幸而平姐姐在這裏。沒得臊一鼻子灰。趁早知會他們去說。便起身走了。接著寶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服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飯。寶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靜候。裏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丫頭。別人一概不敢擅入。這些媳婦們都悄悄議論說。大家省事罷。別安著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纔都討了沒意思。嚼們又是什麼有臉的。他們一邊悄悄議。等飯完回事。只覺裏面鴉雀無聞。並不聞箸碗之響。一時只見一個丫頭將簾櫳高揭。又兩個將桌擡出。茶房內有三個丫頭。捧著三個沐盆兒。見飯桌已撤。三人便進去。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來。方有侍書素雲鶯兒三個人。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盞碗茶進去。一時等他三人出來。侍書命小丫頭子好生伺候著。我們吃飯來換你們。可又別偷坐著去。衆媳婦們方慢慢的安分回事。不敢先前輕慢疏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來。你吃了飯快來。寶姑娘也在這裏。嚼們四個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問爲何去這半日。平兒便笑著將方纔的原故。細細說與

他聽了。鳳姐兒笑道：「好好好。好個三姑娘。我說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託生在太太肚裏。」（素隱）  
（）「團圓出身歌妓。雖貴爲王妃。終不免烏鴉變鳳之語。」平兒笑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不與別的一樣看待麼？」鳳姐歎道：「你那裏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卻比不得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爲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丫頭。比人家小姐還強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爲挑庶。正誤了事呢。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說著。又向平兒笑道：「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個背地裏不恨我的。我如今騎上老虎背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裏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百大小事兒。仍是照著老祖宗手裏的規矩。卻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了。省儉了。外人又笑話。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也抱怨剋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都賠盡了。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還有兩三個小爺們。一位老太太。這幾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笑道：「我也慮到這裏。倒也費了。寶玉和林妹妹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著官中錢。老太太自有體己。拏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算。剩了三四兩個。滿破著每人化上一萬銀子。環哥娶親有限。化上三千兩銀子。若不敷那裏省一點子。就敷了。老太太的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使費些。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再省儉些。陸續就敷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

事來。可就了不得了。(索隱三桂早有叛清之志，軍事費用平時已預爲籌及，作者微露其機於此，) 噤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聽他們商議什麼。這正碰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個臂膀。雖有個寶玉。他又不是這裏頭的貨。總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裏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與環兒。更是個燎毛的小凍貓子。只等有熱窩火炕。讓他鑽去罷。真真一個娘肚子裏。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那裏就不服。再者。林丫頭寶姑娘。他兩個人倒好。偏又都是親戚。不好管。噤們家務事。況且一個是美人。燈兒。風吹吹就壞了。一個是拏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難十分去問他。(索隱滇中邸第看似人材濟濟。而派別各分。有爲中央心腹者。有爲寄食客卿者。更有闖冗委瑣不堪任使者。平西舉事之先。必嘗統籌全局。一評議及之。倒只剩了三姑娘一個。心裏嘴裏。都也來得。又是噤們家的正人。太太又疼他。雖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裏卻是和寶玉一樣呢。比不得環兒。實在令人難疼。要依我的性子。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做個臂膀。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禮天理良心上論。噤們有他這個人幫著。噤們也省些心。與太太的事也有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身退步。回頭看看。再要窮追苦剋人。恨極了。他們笑裏藏刀。噤們兩個纔四個眼睛。兩個心。一時不防。倒弄壞了。趁著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往日噤們的恨。暫可解了。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裏挽



不過來。如今囑付你。他雖是姑娘家。心裏卻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說。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拏我開端。倘或他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纔好。千萬別想著怕我沒臉。和他一強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了。這會子纔囑付我。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裏眼裏。只有了我。一概沒有他人之故。不得不囑付。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這不是你。又急了。滿嘴裏的你呀。我呀。起來了。平兒道。偏說你。你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沒嘗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兒。要掂多少過兒纔罷。你看我病的這個樣兒。還來嘔我呢。過來坐下。橫豎沒人來。咱們一處吃飯。是正經說著。豐兒等三四個小丫頭。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兒吃燕窩粥。兩碟子精緻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半身猶立於炕下。陪著鳳姐兒吃了飯。服侍漱口畢。分付了豐兒些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亦圓圓正傳之一。專寫其入酒以後。襄助平西。學畫大計。以女子而具英雄概略。非凡流所可企及。至其事蹟當參觀蒼弁山樵之吳逆。取亡錄。劉健之庭。開錄。鈕玉樞之觚。勝以及近人林紆之劫外。曇花等書。然陸次雲圓圓傳。謂三桂之蓄異志。作讎。蔭結天下士。多出於同夢之謀。而觚。勝則謂延陵。潛著異謀。那窺其微。以齒長。請爲女。

道士霞冠星帔，日以藥爐經卷自隨，延陵訓練之暇，每至其處，清談竟晷，而還園圃，傳謂跋扈，豔妻同歸，滅似圓圓，同殉，此難而觚賸，則謂戊午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舞舞嬌嬌，鸞聯轡接，軫俱入禁掖，邢之名氏，猶不見於籍，劫外，蠶花亦謂邢夫人築宮禮佛，有先幾之明，昆明劫灰一棟，獨秀數說，互異，當俟好古者之考證，然圓圓傳于豔妻，上加以跋扈二字之微稱，則非長齋繡佛不預軍國事者，可知矣。全回共分四段，自開首起至連夜裏偷著吃酒的工夫，都沒了句止，爲前一段，虛虛籠起，自這日王夫人句起，至只一邊垂手默侍句止，爲第二段，係愚妾爭閒氣之正文，自時值寶釵也從上房中來句起，至不敢先前輕慢疏忽了句止，爲第三段，係刁奴蓄險心之正文，自探春氣方漸平起，至本回完畢，爲後一段，結束上文，兼寫鳳姐之狡猾，及賈府之衰落情形，結構極完整。

(太平評)一切壞事，必從不孝不忠起，故此回上半演不孝，下半演不忠，而因題造人，因人命意，都在似是而非之介，令人不覺。

(護花評)借趙國基死後給賞，補明趙姨娘出身不露痕跡，探春查舊例，先寫李執照襲人例，賞銀四十兩作襯，既見探春之能，又挑起趙姨娘之忿，寫探春才能見識，超出諸姊妹之上，已暗伏將來遠嫁，絕無依戀，必能相夫理家，中間夾寫平兒靈細及鳳姐心事，不但引起下回與利除弊等事，且暗描鳳姐平日之苛刻利害，此回雖專寫探春之才，而家人之先欺後畏，李執之忠厚老實，寶釵之不肯多言，平兒之乖巧恃愛，及鳳姐之深心籌度，衆丫頭之見怒小心，無不一一如畫。

(大某評)此回入癸丑三月間事，因卷中有時屆季春一語也。

## 紅樓夢索隱卷十二

###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著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丫鬚婆子諸內壺近人在窗外聽候。平兒進入廳中。他姊妹姑嫂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見他來了。探春便命他腳踏坐上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爲別的。只想著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又是二兩的事。我想我們一月已有了二兩月錢。丫頭們又另有月錢。可不是又同剛纔學裏的八兩一樣。重重疊疊。這事雖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妥當。你奶奶怎麼就沒想到這個。平兒笑道。這有個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自然該有分例。每月每處買辦買了。令女人們交送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個我們天天各人拏著錢。找人買這些去的。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與我們。至於姑娘們每月的這二兩。原不是爲買這些的。爲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家。或不得閒。姑娘們偶然要個錢。使省得找人去。這不過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意思。如今我冷眼看著各房裏。我們的姊妹。都是現拏錢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了一半了。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探春李紈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來了。脫空是沒有的。只是遲些日

子催急了。不知那裏找些來。不過是個名兒。其實使不得。依然還得現買。就用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子的弟兄兒子買來。方纔使得。若使官中的人去。依然是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索隱)影官中人結黨把持牢不可破之狀。雖有能者無所爲力。平兒便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別人買了好的來。買辦的也不依他。又說他使壞心。要奪他的買辦了。所以他們寧可得罪了裏頭。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若是姑娘們使了奶媽子們。他們也就不敢說閒話了。探春道。因此我心裏不自在。饒費兩起兒錢。東西又白丟一半。不如竟把買辦的這一項。每月蠲了爲是。此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裏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嗒們這個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嗒們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著呢。(索隱)以賴大家的園隱比耿尚二藩蓋耿靖南分封福建尚平南分封廣東其蓄地皆不及平西之廣探春道。我因和他們家的女孩說閒話兒。他說這園子。除他們帶的花兒。吃得筍菜魚蝦。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剩(索隱)當日那夫人獻替之際。或藉口於耿尚二藩整理得當收入較豐。以比例的觀念。遂設種種計畫。爲興利除弊之舉。從那日我纔知道。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寶釵笑道。真真膏粱紈袴之談。你們雖是千金。原不知道這些事。但只你們也都念過書識過字的。竟沒看見過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的文。慶探春笑道。雖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勵。虛比浮詞。那裏都真有的。寶釵道。朱子都有了。虛比浮詞了。那句句都是有的。你纔辦了兩天事。就利慾薰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

了些利弊大事越發連孔子也都看虛了呢。探春笑道：你這樣一個通人，竟沒看見姬子書當日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非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寶釵笑道：底下的一句呢？探春道：如今斷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寶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為你個聰明人。這大節目正事，竟沒經歷。李執事笑道：叫人家來了，又不說正事，你們且對講學問。寶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若不拏學問提著，便都流入市俗去了。三人取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探春又接說道：嗒們這個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倍算起來，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嗒們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踐，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裏所有的老媽媽中，揀出幾個本分老成，能知園圃的，派他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致作踐，白孤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半日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爲不可。(索隱)四履議論周密，透關此本，回目所以加一敏字，而經曆中所稱爲才而慧者也。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聽如此說，便點頭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饑饉矣。(索隱)史稱三桂據桂，王五華山舊宮爲藩，府置莊七，百頃，通使達，頤、喇、廣、市、西、番、蒙古名馬重飲，土司金幣開礦，權墜厚，自封殖，此等鴻規大舉，或出

於圖內陰謀三桂，以封殖既固，異志益堅。陸次雲作傳時，故遂據此，以爲圖圖罪狀歟。李執道好主意，果然這麼行。太太必歡喜，省錢事小。園子有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雖有此心，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裏住著，不能多弄些頑意兒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園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寶釵忙走過來，摸著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做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不說你們奶奶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說一套話出來，你就有一套話回奉。總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們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辦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們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想這話，若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掐，一個果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是不敢講究。天和小姑娘們就嚷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們奶奶便不是和咱們好聽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聽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氣了。誰知他來了，避貓鼠兒是的。站了半日，怪可憐的，接著又說了那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倒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話，不但沒了氣，我倒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己還鬧得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裏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內說到這裏，不免又流下淚來。李執等見他說

得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爲趙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淚來。都忙勸他。趁今日清淨。大家商議兩件與利別弊的事情。也不枉太太委託一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麼。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孃竟說誰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須得回你奶奶一聲。我們這裏搜剔小利。已經不當。皆因你奶奶是個明白人。我纔這樣行。若是糊塗多歪多妬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的乖一般了。豈可不商議了行的。平兒笑道。既這樣。我去告訴一聲兒。說著去了半日。方回來笑道。我說是白走一趟。這樣好事。奶奶豈有不依的。(索隱)三桂當日。殆亦願安承教。邢夫人一無掣肘。故能多所改革。探春聽了。便和李執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單要來。大家參度。大概定了幾個人。又將他們一齊傳來。李執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聽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片竹子單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裏吃的筍。一年還可交些錢糧。這一個說那一片稻地田交給我。一年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糧食。不必動官中錢糧。我還可以交錢糧。(索隱)揆克聚斂之臣。一時蠶起。探春纔要說話。人回大夫來了。進園瞧史姑娘去。衆婆子只得去領大夫。平兒忙說。單你們有一百個。也不成個體統。難道沒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來。回事的那人說。有吳大娘和單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著呢。平兒聽說。方罷了。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寶釵如何。寶釵笑答道。勤於始者怠於終。善其辭者嗜其利。探春聽了。點頭稱讚。便向冊上指出幾個來。與他三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來。他三人

說道。這一個老祝媽。是個妥當的。況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與他。這一個老田媽。本是種莊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稗之類。雖是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耕。也須得他去。再細細按時。加些植養。豈不更好。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蕪院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息之物。李執忙笑道。蘅蕪院裏更利害。如今香料舖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算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單只說春夏二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朵。還有一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寶相金銀花藤。花這幾色的草花。乾了賣到茶葉舖藥舖去。也值好些錢。探春笑道。原來如此。只是弄花草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寶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個的。上回他還採了些曬乾了。編成花籃葫蘆。給我頑呢。姑娘倒忘了不成。寶釵笑道。我纔讚你。你倒來捉弄我了。三人都詫異問道。這是爲何。寶釵道。斷斷使不得。你們這裏多少得用的人。一個個閒著沒事辦。這會子我又弄個人來。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人來。怡紅院有個老葉媽。(索隱)老祝老田老葉之名。隨手湊撥。以見其意有所寄。表面文字。不足重輕。他就是焙茗的娘。那是個誠實老人家。他又合我們鶯兒媽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的。不必嚼們說。給他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管。竟交與那一個。這是他們私情。若有人說閒話。也就怨不到寶釵身上。田七一了。尔門辨得又至公。於事又甚妥。李執平兒都道。是極。探春笑道。雖如此。



只怕他們見利忘義呢。(索隱)三種手下除王屏藩、馬寶、賈、將外餘皆見利忘義、首鼠兩端、故終於敗滅。平兒笑道：「不相干。前日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和厚得很呢。探春聽了，方罷了。又共斟酌出幾人來，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外邊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春與李執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仍憑你們採取了去。利錢年終算帳，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算帳，歸錢時自然歸到帳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裏。又剝一層皮。這如今我們與出這事來，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心裏有氣，只說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帳，他還不捉弄你們等什麼？再者，這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每常的舊規，人所共知的。如今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別人他們的手，每年歸帳，竟歸到裏頭來，纔好。寶釵笑道：「依我說，裏頭也不用歸帳。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倒多了事。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裏的人動用，我替你們算出來了。有限的幾宗事，不過是頭油、胭脂、香紙，每一位姑娘，幾個丫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筵簞、箕擔子，並大小禽鳥鹿兔吃的糧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帳房去領錢。你算算，就省下多少來。平兒笑道：「這幾宗雖小，一年統共算了，也省得下四百兩銀子。寶釵笑道：「却又來。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兩，打租的房子，也能多買幾間薄沙地，也可添幾畝了。」(索隱)繼長增

高所以能蓄蓄莊七百餘頃。雖然還有數餘。但他們既辛辛苦苦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貼補。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爲綱。然亦不可太齋。總再省上二三百銀子。失了大體統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帳房裏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得很艱齋了。他們裏頭卻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營生的媽媽們也寬裕了。園子裏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長繁盛。如此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幾不失大體。若一味要省時。那裏不搜尋出幾個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時裏外怨聲載道。那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如今這園裏幾十個老媽媽們。若只給了這個。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纔說的他們。只供給這個幾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這個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拏出若干吊錢來。大家湊齊。單散與這些園中的媽媽們。(索隱)入下半回正文。然細味回目數字。仍是美中帶貶。他們雖不料理這些。卻日夜也自在園中照管。當差之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擡轎子。撐船拉冰牀。一應粗重活計。都是他們的事。使一年在園裏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分內該沾帶些的。還有一句至小的話。越發說破了。你們只管了自己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裏卻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果子。多掐幾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沒處訴呢。他們也沾帶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的。他們就替你們照顧了。衆婆子聽了這個議論。又去了帳房受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算帳。一年不過多拏出若干吊錢來。各歡喜異常。都齊聲說願意。強如出去被

他們揉搓著。還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管地的聽了。每年終無故得錢。也都喜歡起來。口內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貼補的。我們怎麼好穩吃三注呢。寶釵笑道。媽媽們也別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也知道我姨娘。親口囑託我三五回。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閒。別的姑娘又小。託我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太太又多病。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閒人。便是街坊鄰居。也要個幫忙的。何況是姨娘託我。講不起衆人嫌我。倘或我只顧沾名釣譽的。那時酒醉賭輸了。生出事來。我怎麼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昔的老臉也丟了。這些姑娘小姐們。這麼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照管。皆因看得你們是三四代的老媽媽。最是循規蹈矩。原該大家齊心顧些體統。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娘聽見了。教訓一場。猶可。倘若被那幾個管家娘子聽見了。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你們一場。你們這年老的。反受了小的教訓。雖是他們是管家。管得著你們。何如自己存些體統。他們如何得來作踐呢。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個額外的進益來。也爲的是大家齊心。把這園裏週全得謹謹愼愼的。使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愼。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裏豈不敬服。也不枉替他們籌畫些進益了。你們去細細想想這話。衆人都歡喜。說姑娘說得很是。從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這樣疼顧我們。我們再要不體上情。天地也不容了。(素隱)平西盛時西選

官徧天下。投身藩下者尤夥。意必有施行小惠。收拾人心之政策。而其主動。又出於帷幄運籌。爲一時所盛傳者。惜諸家記載。多所忌諱。以致軼事不傳。剛說著。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說江南甄府裏家眷。昨日到京。(索隱)書中以賈寶玉喻清帝。甄寶玉喻明季諸王。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者。其義在此。又作者當係明季遺老。私衷惓惓。尙冀故國之復興。故卒以真屬之彼。而假屬之此。有魯連義不帝秦之意。此處所云江南甄家。非指福王。即魯王。唐王也。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索隱)曰進宮朝賀。曰送禮請安。卽納降。被俘之意。明季稗史中載勝國季年有人戲書一柬。曰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奉申敬賀。愚弟某某頓首拜。作者殆本此義。以寓憤惋。說著。便將禮單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縐緞蟒段十二疋。上用雜色緞十二疋。上用各色紗十二疋。上用各色紗十二疋。用上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去回了賈母。賈母命人叫李執探春寶釵等都過來。將禮物看了。李執收過一邊。分付內庫上人。說等太太回來。看看再收。賈母因說。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等封兒賞男人。只怕轉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預備下尺頭。一語未了。果然人回甄府四個女人來請安。賈母聽了。忙命人帶進來。那四個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紀。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大差別。請安問好畢。賈母便命拏了四個腳踏來。他四人謝了坐。等著寶釵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問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說。昨兒進的京。今兒太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所以叫女人們來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笑問道。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就來。四人都笑回道。正

是今年奉旨喚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太和哥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太都沒來。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索隱) 福王、田降、唐王、桂王被執，惟魯王、竄死。此云有來，有不來，關合却好。賈母道：人家沒有。四人道：還沒有呢。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們家真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來，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索隱) 滿洲自太祖太宗以來，國勢頓強，儼有與明敵體之意。此處自附於世交，老親照應，後輩庶幾如得親太宗，致哀崇煥，議和書可見一斑。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不自尊大。所以我們纔走的親密。四人笑道：這是老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這哥兒也跟著你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跟著老太太呢。賈母道：幾歲了？又問：上學不會。四人笑說：今年十三歲。因長得齊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氣異常。天天逃學。老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賈母笑道：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索隱) 世祖爲神武開國之君，明季諸王則爲荒淫無道亡國之主，然究其人格，正復不相上下。成則爲王，敗則爲賊，古往今來，寧有正論作者，一力推翻，爽練之至。你這哥兒叫什麼名字？四人道：因老太太當作寶貝一樣，他又生的白。老太太便叫作寶玉。(索隱) 寶玉二字隱寓至尊極貴之義。書中所謂寶玉，寶貴也。賈母笑向李執道：偏也叫個寶玉。(索隱) 有不許他僭稱尊號之意。李執等忙欠身笑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起了這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倒是曾有一個的。(索隱) 隱約其詞，所指云何不煩言而自見，只是這十年來沒進京來，都記不真了。賈母笑道：那就是我

的孫子人來。衆媳婦丫頭答應了一聲。走近幾步。賈母笑道。園裏把咱們寶玉叫了來。給這四個管家娘子瞧瞧。比他們的寶玉如何。(索隱) 儼然自命爲真主矣。衆媳婦聽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寶玉進來。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嚇了我一跳。若是我們不進府來。倘若別處遇見。還只當我們的寶玉。後趕著也進了京呢。一面說。一面都上來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寶玉也笑問個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長得如何。李紈等笑道。四位媽媽纔一說。可知是模樣兒相仿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們。再養得姣嫩。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醜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樣齊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是一樣。據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却比我們的好些。賈母忙問。怎見得。四人笑道。方纔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道了。若是我們那一個。只說我們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略動一動。也不敢所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們。四人未說完。李紈姊妹等。禁不住都失聲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強忍耐著。不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憑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的。(索隱) 自古帝王無非矯揉造作。以假爲真。向人。若他不還正經禮數。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也因爲他。一則生的得人意見。二則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更不錯。使人見了可愛。可憐。背地裏所以纔縱得一點子。若他一味只管沒裏沒外。不與大人爭光。憑他生得怎樣。也是

該打死的。四人聽了都笑道。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客。規矩禮數。比大人還有趣。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爲什麼還打他。殊不知他在家裏。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偏會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就是任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亂化費。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還治得過來。第一天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太回來了。王夫人進來。問過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歇去罷。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去。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來說了一會子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裏賈母喜得逢人便告訴。也有一個寶玉。也都一般行景。衆人都想著。天下的世宦大家。同名的這也很多。祖母溺愛孫子。也是常事。不是什麼罕事。皆不介意。獨寶玉是個迂闊。獸公子的心性。自爲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後至園中去看湘雲病去。史湘雲因說他你放心罷。先還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如今有了個對子。鬧急了。再打。狠了。你好逃走了。南京找那一個去。(索隱)此是反喻。起初以謂普天之下。惟我獨尊。可以任性妄行。今則兩雄對峙。宜力自檢點。以求優勝。寶玉道。那裏的誑話。你也信了。偏又有寶玉了。湘雲道。怎麼列國有個蘭相。如漢朝又有個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是沒有的事。湘雲道。怎麼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貨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貨雖同貌。却不同名。蘭與司馬雖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

話答對。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證。有也罷，沒也罷，與我無干。」說著，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來。若說必無，也作必有；若說必有，又並無目睹。心中悶悶，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盤算，不覺昏昏睡去。竟到一座花園之內。（索隱）賈寶玉夢入甄府，甄寶玉真入賈府，真入者被俘，國亡事實如此也。夢入者姑作是想取快一時也。證之於書，則怡紅院者樂朱氏之盛也，悼紅軒者憫朱氏之亡也。叙黛玉婚明清爭國也，叙勝黛清滅明也。賈珠先死，朱氏已亡也。王夫人說到賈珠眼圈一紅，悼紅之意亦即哀明之義也。以是知作者必為明季遺老，故宮禾黍感慨係之。寶玉詫異道：「除了我們大觀園境，又有這一個園子，正疑惑間，忽從那邊來了幾個女孩，都是丫鬢。」寶玉又詫異道：「除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千人。」（索隱）史可法、張煌言、聿功、葉氣、節、祝、范、文、程、洪、承、疇、輩，為何如？莫謂秦無人，吾謀不用耳。只見那些丫鬢笑道：「寶玉，怎麼跑到這裏來？」寶玉只當是說他忙來陪笑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姐姐們帶我逛逛。」衆丫鬢都笑道：「原來不是咱們家的寶玉，他生得也還乾淨，嘴兒也倒乖覺。」（索隱）刻畫寶玉聽了，忙道：「姐姐們這裏也竟還有個寶玉？」丫鬢們忙道：「寶玉二字，我們家是奉老太太之命，為保佑他延年消災，我們叫他。他聽見喜歡，你是那裏遠方來的小廝，也亂叫起來。子細你的臭肉，不打爛了你的。」又一個丫鬢笑道：「咱們快走罷，別叫寶玉看見，又說同這臭小子說了話，把咱們薰臭了。」（索隱）乘人於危，窺竊神器者，自以為天與人歸，萬方悅服，庸詎知殷頑心目中，直夷之於鼠，猶狗偷，豈體腥趨避，恐後說著，一逕去了。寶玉納悶道：「從來沒有人如此茶。」



毒我他們如何竟這樣的莫不真也有我這樣一個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走到了一所院內。寶玉詫異道。除了怡紅院。也竟還有這麼一個院落。忽上了臺階。進入屋內。只見榻上有一個人臥著。那邊有幾個女兒做鍼線。或有嬉笑頑耍的。只見榻上那個少年歎了一聲。丫鬟笑問道。寶玉。你不睡。又歎什麼。想必為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亂恨呢。寶玉聽了。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寶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纔做了一個夢兒。竟夢中到了都中。一個花園子裏。頭遇見幾個姐姐都叫我臭小廝。不理我。〔索隱〕 桀、大、吠、堯、各爲其主。好容易。我到他房裏。偏他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知往那裏去了。〔索隱〕 盡情痛詆。即第三回西江月詞中。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是也。寶玉聽說。忙說道。我因找寶玉。來到這裏。原來你就是寶玉。榻上的忙下來拉住笑道。原來你就是寶玉。這可不是夢裏了。寶玉道。這如何是夢。真而又真的。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老爺叫寶玉。嚇得二人皆慌了。一個寶玉就走。一個便忙叫寶玉快回來。寶玉快回來。襲人在傍聽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寶玉在那裏。此時寶玉雖醒。神意尙恍惚。因向門外指說。纔去了不遠。襲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探眼細瞧。是鏡子裏照的你的影兒。〔索隱〕 來軫。方遁。般。陸。不。遠。陡。下。此。語。點。醒。兒。寶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鏡。對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丫鬟捧過漱盂茶盞來。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囑付說。小人兒屋裏。不可多有鏡子。小人魂不全。有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做胡夢。

如今倒在大鏡子那裏安了一張牀。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那裏想得到放他。比如方纔就忘了。自然先陽下照著影兒來頑著。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的。不然如何叫起自己的名字來呢。不如明日搬進牀來。是正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寶玉。不知有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共分兩大段。自開首起至天地也不容了句止。為前一大段。是回目正文。自剛說著句起至本回完畢。為後一大段。則於回目外另起波瀾。揭明全書極大宗旨。至後半回獨聯綴於此。亦移置別處者。蛛絲馬跡。亦自有意。味可尋。蓋明自思宗殉國以後。而南都而浙閩而滇黔。雖旋起旋滅。然一線荷延。天祚未斬。至臺灣克復。三藩殄滅。滿清大一統之勢始完。全告成。明季遺黎。恢復舊國之心始完全絕望矣。故以甄府之送禮。賈府一段附於本回之後。意謂平西盛時。極力經營。享魚鹽銅鐵之利。聯土司。蒙藏之歡。聲勢駸駸。大有為願以手下。諸將未能協力同心。支柱數年。卒歸失敗。篇中見利忘義。何乃筋節。透露處不可忽過。甄府入京。送禮。示明社稷神器。有屬然又綴以賈寶玉之一夢。歷虛空之幻境。受甄府婢僕之訶責。聊以快心。雖然。無此事不能不有此想。過屠門大嘔。睡夢中殺賊。明知靈渺而滯。鬱積為之一。每結筆復以照的你的影兒作刻毒語。以咒咒之。作者嗟嗟。故國陽運。百折熱血。噴盡矣。

（護花評）探春有才。寶釵有識。中間夾敘學問一段。是作者指示經濟。必須根柢學問中來。方能與利除弊。不失大體。年終算帳。不歸帳房。借此寫出帳房之積弊。

此回下半段專寫兩個寶玉與上半探春與利寶釵得體絕不相屬。而一回標題却只說探春寶釵。此作者因下半段

頗有關係，不便標題，另有一片深心，不可不知（索隱）極有見地。

（大某評）賈寶玉夢見甄寶玉一段文字，可知天下事，有假必有真，假者只一，可向實處用筆，真者無窮，須於空中會意，恐以賈溢天下之疑，遂以甄壓天下之信，命意措詞，俱極慘澹經營。

此回仍是癸丑年季春事。

###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鵲情詞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癡

話說寶玉聽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裏，見其家形景，自與榮寧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者（索隱）宮中氣象，自然不甚差別，惟歷年較久，禮制當較為完備，故云或有一二稍盛者，不然賈府靡麗極矣。甄府胡又過之，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一日方回。寶玉不信，因晚間回家來。王夫人又分付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索隱）彼此往來，並無失禮，何以甄府母女去，並不作辭，微意可思。無話。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鵲正在迴廊上手裏作鍼線，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裏咳嗽的可好了。紫鵲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索隱）滿洲宮闈，信仰藏僧甚盛，每遇危險之事，必口誦佛號為禱，沿及末季，此風尤甚。紫鵲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索隱）帝王權力，與佛相等，而亦稽首慈雲，故可詫異。寶玉笑道：所謂病急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著彈墨綾薄綿襖，外面只穿

着青緞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道：「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裏坐著。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鵲便說道：「從此嘴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腳的。一年二年小的，叫人看著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帳行子們，背地裏說你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爲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分付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著，你還恐遠不及呢。」說著便起身，攜了鍼線進別的房裏去了。寶玉見了他這般景況，心中像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瞧著竹子發了一回獸。因祝媽正在那裏挖土種竹，掃竹葉子，頓覺一時魂魄失守，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獸了一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可偶值雪鴈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扭頭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託著腮頰，正出神呢。不是別人，却是寶玉。雪鴈疑惑道：「怪冷的，他一個人在這裏作什麼？春天凡有殘疾的人，肯犯病，敢是他也犯了獸病了一邊想，一邊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這裏作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鴈，便說道：「你又做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偷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鴈聽了，只當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曲，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鵲。紫鵲因問他太太作什麼呢？雪鴈道：「也獸中覺呢。所以等了這半日，姐姐你聽笑話兒。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釧兒姐姐坐在下房裏說話兒，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叫我，我只當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坐夜，明日送

殮去。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索隱)太平評云。所謂小人。言極穢。蓋此等處。雖無甚深意。亦借寫宮掖之內。爲女子小人叢集之地。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綾子襖兒。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往這地方去。恐怕弄壞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借我的。弄壞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麼好處。到咱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鵲姐姐收著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費多少事。別誤了你老人家出門。不再轉借罷。紫鵲笑道。你這小東西兒。倒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著你。他這會子。就去。還是等明日一早。纔去呢。雪鴈道。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鵲點頭。雪鴈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那裏哭呢。紫鵲聽了。忙問在那裏。雪鴈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紫鵲聽說。忙放下鍼線。又囑付雪鴈。好生聽叫。若問我。答應我就來。說著。便出了瀟湘館。一竟來尋寶玉。走至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爲的是大家好。你就一氣跑了。這風地裏來哭。弄出病來。還了得。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爲聽你說得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到這裏。自己傷起心來了。紫鵲也便挨他坐著。寶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尙走開。這會子如何又來挨我坐著。紫鵲道。你都忘了。(索隱)所問非所答。妙甚。此處本難答。答而不能。絲絲入扣。不如不答。此正文家之勝。挪法。幾日前你們姊妹兩個正說話。趙姨姨一頭走了進來。我纔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

日你和他纔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著問你。寶玉道。也沒什麼要緊。不過我想著寶姐姐。也是客中。既喫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託實。雖不便和老太太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個風聲。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我告訴他的。竟沒告訴完。如今我聽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鵲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樣忽然想起來。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天喫慣了。喫上二三年就好了。紫鵲道。在這裏喫慣了。明年家去。那裏有這閒錢。喫這個寶玉聽了。喫了一驚。忙問誰家去。紫鵲道。妹妹回蘇州去。寶玉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母。無人照看。纔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你扯謊。紫鵲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個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幾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喫。也是世代書香人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與親戚。奚落恥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裏總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前日夜裏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他也將你送他的。打點在那裏呢。寶玉聽了。便如頭頂上響了一個焦雷一般。紫鵲看他怎麼回答。等了半天。見他口不作聲。纔要再問。只見晴雯找來。

說。老太太叫你呢。誰知在這裏。紫鶻笑道。在這裏問姑娘的病證。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到拉他去罷。說著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獸獸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了。只說時氣所感。熱身被風撲了。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著。倒了茶來。他便喫茶。衆人見了這樣。一時忙亂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便差人去請李嬷嬷來。一時李嬷嬷來了。看了半日。問他幾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脈上。摸了摸。嘴唇人中上著力。掐了兩下。掐得指印如許來深。竟也不覺疼。李嬷嬷只說了一聲。可了不得了呀的一聲。便擡頭放聲大哭起來。(素隱)寫李、嫵、一段繪影、繪聲、蓋、聖、夫、人、為、滿、洲、老、嫗、其、愚、劣、行、徑、正、復、類、此、急得襲人急拉他說。你老人家瞧瞧如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去。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李嬷嬷捶牀搗枕說。還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襲人因他年老多知。所以請他來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却信以為實。也哭起來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才如此這般。襲人聽了。便忙到瀟湘館來。見紫鶻正服侍黛玉喫藥。也顧不得什麼。便走上來問紫鶻道。你纔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話。你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說著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見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泪痕。舉止大變。更不免也著了忙。因問怎麼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鶻姑奶奶說了些什麼話。(素隱)於紫鶻之下。加以姑奶奶三字。而氣急敗壞。口吻

便。顯然紙上若云不知紫鵲姐說了些什麼話直覺平弱無味能手與俗手之區別如此那個獸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媽媽掐著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連媽媽都說不中用了那裏放聲大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索隱)七字字銜接而下神氣逼真此種文字所謂成如容易却艱辛黛玉聽此言李媽媽乃久經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聲將所服之藥一口嘔出抖腸搜肺炙胃扇肝的啞聲大嗽了幾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擡不起頭來紫鵲忙上來捶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鵲道你不用捶你拏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索隱)除此一語無確當者作者真體會入微紫鵲哭道我並沒說什麼不過是說了幾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頑話認了真黛玉道你說了什麼話趁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醒過來了紫鵲聽說忙下牀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裏了賈母一見了紫鵲便眼內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什麼紫鵲忙道並沒敢說什麼不過說幾句頑話誰知寶玉見了紫鵲方阿呀了一聲哭出來了衆人一見都放了心來賈母便拉住紫鵲只當他得罪了寶玉所以拉紫鵲命他陪罪誰知寶玉一把拉住紫鵲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帶了去(索隱)伏後遙躡玉臺之根衆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鵲說要回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鵲道你這孩子素日是個伶俐聰明的你又知道他有個獸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麼薛姨媽勸道寶玉本來心實可巧林



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兩個一處長的這麼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刺刺的說一個去。別說他是個實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喫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著。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家的。都來瞧哥兒來了。賈母道。難爲他們想著。叫他們來瞧瞧。寶玉聽了一個林家。便滿牀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沒人來接他的。你只放心罷。寶玉哭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一面分付衆人。以後別叫林之孝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家孩子們。你們聽了我這一句話罷。衆人忙答應。又不敢笑。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格子上陳設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船。便指著亂說。那不是接他們的船來了。灣在那裏呢。賈母忙命拏下來。襲人忙拏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去。寶玉便被在中笑道。這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著紫鵲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入裏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拏了寶玉的手。診了一回。那紫鵲少不得低了頭。王太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世兄這證。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血氣虧柔。飲食不能消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急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證。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痰迷似輕。賈

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方。若喫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搵頭。耽誤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索隱)太醫院大堂爲皇家衙署。平常人能拆着。明指宮禁之事。作者於極不經意處。往往透露消息。後人粗心。自不體會耳。王太醫只躬身陪笑。說不敢不敢。他原聽了說另具上等謝禮。命寶玉去搵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之戲語。猶說不敢。(索隱)太醫院御醫。何至爲外人折辱如此。賈母與衆人反倒笑了。一時接方煎藥。藥來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鵲。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的。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鵲守著他。另將琥珀去侍黛玉。黛玉不時遣雪鷹來探消息。這晚間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去了一夜。還遣人來問信幾次。李奶媽帶宋媽等幾個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鵲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黛玉已去。便是說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鵲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藥。漸次好了起來。寶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鵲回去。倒故意作出徃狂之態。紫鵲自那日也著實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鵲笑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們這獸子。聽了風就是雨。往後怎麼好。暫且按下。且說此時湘雲之證已愈。天天過來瞧看。見寶玉明

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與他瞧引得寶玉自己伏枕而笑原來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聽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鵲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爲什麼嚇我紫鵲道不過是哄你頑的你就認真寶玉道你說得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呢紫鵲笑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實沒了人口總有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來接老太太也必不放棄的寶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鵲笑道果真的不依只怕是口裏的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睛裏還有誰呢寶玉聽了又驚問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鵲笑道年裏我就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了琴姑娘呢（素隱仍挽入孔四貞以四貞當日確有冊封東宮王妃之諭）不然那麼疼他寶玉笑道人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道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個形景麼先時我發誓賭呢噯這撈什子你都不知道麼我病的剛剛的這幾日纔好了你又來嘔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就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再化成一股烟一陣大風吹得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素隱即佛經涅槃寂滅之意）這纔好一面說一面又滾下淚來紫鵲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解釋道你不用著急這原是我心裏著急故來試你寶玉聽了更又詫異問道你又著什麼急紫鵲笑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

他蘇州帶來的還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裏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  
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裏。我若不去。孤負了我們素日的情長。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  
我疑惑。故說出這話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寶玉笑道。原來是你愁這個。所以你是傻  
了。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告訴你一句打聽兒的話。活著咱們一處活著。不活著咱們一處化灰  
化煙如何。(索隱)悼亡遜跡。敬履萬乘之意。已於此時基之。紫鵲聽了。心下暗暗籌畫。忽有人回環。爺蘭  
哥兒問候。寶玉道。就說難爲他們。我纔睡了。不必進來。婆子答應去了。紫鵲笑道。你也好了。該  
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夜就要叫你去。偏又忘了。我已  
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鵲聽說。方打疊鋪蓋。粧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裏頭。有兩三面  
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傍邊。睡著好照。明日出門帶著也輕巧。紫  
鵲聽說。只得與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衆人。自回瀟湘館來。林黛玉近日聞  
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證。多哭幾場。今見紫鵲來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  
去服侍賈母。夜間人靜後。紫鵲已寬衣臥下之時。悄悄向黛玉笑道。寶玉的心倒實。聽見咱們去  
就那樣起來。黛玉不答。紫鵲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裏就算好人  
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黛玉啞道。你這幾  
天還不乏。趁這會子不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鵲笑道。這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爲姑

娘替你愁了這幾年了。無父母無兄弟。誰是知冷知熱的人。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耽誤了時光。還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今日朝東。明日朝西。要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夜。也就丟在脖子後頭了。(索隱)公子王孫。尚然如此。况帝王。三千佳麗。環列後宮。羊車望幸。永巷空悲。有不得見者。三十六載乎。甚至憐新棄舊。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些。若姑娘這樣的人。有老太太一日。還好一日。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恐人去欺負罷了。所以說。拏主意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的。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黛玉聽了。便說道。這丫頭今日可瘋了。怎麼去了幾日。忽然變了一個人。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鵲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你心裏留神。並沒叫你去爲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喫了虧。又有什麼好處。說著。竟自己睡了。黛玉聽了這話。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哭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個盹兒。次日。勉強盥漱了。喫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付了許多話。目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禮。黛玉亦只得備了兩色鍼線送去。(索隱)曰。只得曰兩色。大有勉強之意。反振下半回。倍覺有力。是日也定了一本小戲。請賈母與王夫人等。獨有寶玉與黛玉二人不會去得。至晚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夥計喫了

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纔完結。因薛姨媽看見那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個荆釵裙布的女兒。便欲說與薛蟠爲妻。因薛蟠素昔行止浮奢。又恐遭踢了人家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地設的夫妻。(索隱)岫烟之許婚薛蝌。或云指鴛永黃媛介事。媛介字皆令家甚貧。依柳夫人如是落雲樓以居。賈文爲活。後歸揚世功。抗儷慕篇。因謀之于鳳姐兒。鳳姐兒笑道。姑媽。素知我們太太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慢慢。因賈母去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和賈母說道。姨媽有一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啓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啓齒。這是極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婆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來請了邢夫人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又作保山。將計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來此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說妙極。賈母笑道。我最愛管閒事。今日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總擡了整萬銀子來。只怕不稀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作媒。還得一位主親纔好。賈母笑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兩個。說著。便命人去叫過尤氏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分付道。我們家裏規矩。你是盡知的。從沒有兩親家爭禮爭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當中料理。不可太省。也不可太費。把他兩

家的事週全了回我。(索隱)此處之賈母，暗隱柳夫人，皆令之歸楊也。一切婚禮器具，俱柳夫人主之。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性情，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自囑付，只得應了。惟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倒還易說。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爲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個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個大姑子，一個小姑子，又何妨。況且都是女孩兒，正好親近些呢。邢夫人方罷。那薛蝌、岫烟二人前次途中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皆如意。只是那岫烟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與寶釵姊妹共處閒談。又兼湘雲是個愛取笑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索隱)明點知書達禮，以見皆令之嫻於筆墨，梅村詩、鹿門、獨有賢文、錢亦畧皆令之作。雖是女兒，還不是那種佯差詐醜、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那日見他起，想他家業貧寒，二則別人的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的父母，偏是酒糟透了的人。于女兒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情，亦非真心疼愛。且岫烟爲人雅重，迎春是個老實人，連他自己尙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與人張口。寶釵倒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與邢夫人知道。也恐怕是多心閒話之故。如今却是衆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門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索隱)世功有妹靜儀，亦賢淑工詩，與皆令爲文字交。有時仍與寶釵閒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這日寶

釵因來瞧黛玉。玉恰值岫烟也來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寶釵笑問他。這天還冷的很。你怎麼倒全換了夾的了。岫烟見問。低頭不答。寶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沒得。鳳丫頭如今也這樣沒心沒計了。岫烟道。他倒想著不錯日子給的。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道。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有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使什麼。橫豎有二姐姐的東西。能搭著些搭著。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是個老實人。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麼。他那些媽媽丫頭。那一個是省事的。那一個是嘴裏不尖的。我雖在那屋裏。却不敢很使喚他們。過三天五天。我倒得拏些錢出來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喫纔好。因此一月二兩銀子還不敷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日我悄悄得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索隱)以上云無非形容皆合家況之貧寒。寶釵聽了。愁歎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後年纔進來。若是在這裏。琴兒過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這裏就完了。如今不完了他妹妹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倒是一件難事。再遲兩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來。等我和媽媽再商議。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璧玉珮。問道。這是誰給你的。岫烟道。這是三姐姐給的。寶釵點頭道。他見人人皆有。獨你一個沒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一個。這是他聰明精細之處。岫烟又問姐姐此時那裏去。寶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子叫丫頭送來。我那裏悄悄的取出來。晚上再悄悄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閃著還了得。但不



知當在那裏了。岫烟道：「叫做什麼恆舒是鼓樓西大街的寶釵。」笑道：「這開在一家去了夥計們。倫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裳先到了。」(索隱)雅謹趣語。岫烟聽說，便知是他家的本錢，也不答。紅了臉一笑，二人走開。寶釵就往瀟湘館來，恰正值他母親也來瞧黛玉。正說閒話呢，寶釵笑道：「媽媽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幾日忙，總沒來瞧寶玉和他，所以今日瞧他兩人，都也好了。」黛玉忙讓寶釵坐了，因向寶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拏著姨媽和大舅母說起，怎麼又作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兒家那裏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裏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人的腳絆住。憑你兩家那怕隔著海國呢，若有姻緣的，終久有機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却是出人意料之外。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年在一處，以爲是定了的親事，若是月下老人不用紅絲拴著，再不能到一處。」(索隱)世祖之與小琬一則旌異籍，二則南北際隔，三則少長懸殊，且小琬又係有夫之婦，而竟珠聯璧合，海誓山盟，演出一番空前絕後的舉動，留傳人口，豈非咄咄奇事。有絲無絲，兩說一影，世祖一影，辟疆比

如你姊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寶釵道：「惟有媽媽說動話，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在母親懷裏笑說，咱們走罷。」黛玉就笑道：「你瞧這麼大了，離了姨媽，他就是個最老到的了。」姨媽他就撒嬌兒。薛姨媽將手摩弄著寶釵，向黛玉歎道：「你這姐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有了正經事，就有話和他商量，沒有了事，幸虧他開我的心。」

我見了他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黛玉聽說流淚歎道：「他偏在這裏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形容我。寶釵笑道：「媽媽你瞧他這輕狂樣兒，倒說我撒嬌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倒底沒個親人。又摩著黛玉笑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姐你傷心，你知我心裏更疼你呢。你姐姐雖沒父親，倒底有我，有親哥哥，這就比你強了。我每每和你姐姐說心裏很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的。你這裏人多嘴雜，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靠，爲人做人可配人疼。只說我們看太太疼你，我們也伏上水去了。」（索隱）小麝不得爲后宮中當日，或有貌爲親厚設計，以傾陷之者。薛姨媽蓋指其人。黛玉笑道：「姨媽既這麼說，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便是假意疼我。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寶釵。忙道：「認不得的。黛玉道：「怎麼認不得寶釵？笑道：「我且問你，我哥哥還沒定親事，爲什麼反將邢妹妹先說與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屬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說與兄弟了。寶釵笑道：「不是這樣。我哥哥已經相準了，只等來家就放定，也不必提出人來。我說你認不得，讓你細想，去說著，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黛玉聽了，便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攬著他，笑道：「你別信你姐姐的話，他是和你頑呢。寶釵笑道：「真個媽媽明日和老太太求了聘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黛玉便攏上來要抓他，口內笑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笑勸用手分開，方罷。又問寶釵道：「連邢姑娘也還怕你哥哥，哥哥遭踢了他，所以給你兄弟別說這

孩子我斷不肯給他前日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說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門子好親事前日我說定了那姑娘老太太還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倒被他說了我們一個去了雖是頑話細想來倒也有些意思我想寶琴雖有了人家我雖無人可給難道一句話也不說我想你寶兄弟老太太那樣疼他又生得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太斷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索隱)一折辱之一刺探之母女合謀而小婉遂墮入彀中矣黛玉先還怔怔的聽後來見說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寶釵笑道我只打你爲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寶釵笑道這可奇了媽媽說你爲什麼打我紫鵲忙跑來笑道姨太太既有這主意爲什麼不和太太說去(索隱)太平評謂一語破的乃李逵罵宋江吾亦謂姨媽奸詐紫鵲實已窺其隱故敢冒險直入而回目所以一慧字與之薛姨媽笑道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著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婿兒去了紫鵲也紅了臉笑道姨太太真個倚老賣老的說著便轉身去了黛玉先罵又與你這蹄子什麼相干後來見了這樣也笑道阿彌陀佛該該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及婆子丫鬢都笑起來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手裏擎著一張當票口內笑道這是什麼帳篇子黛玉瞧了不認得地下婆子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好東西這個乖不是白教的寶釵忙一把接了看時正是岫烟纔說的當票子忙摺了起來薛姨媽忙說那必是那個媽媽的當票子失落了回來急得他們找那裏得的湘

雲道。什麼是當票子。衆人都笑道。真真是個獸子。連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歎道。怨不得他。真真是侯門千金。(索隱) 惟其是侯門千金，乃可憫而弄之，暗結上文。而且又小。那裏知道這個。那裏去看這個。便是家下人有這個。他如何得見。別笑他是獸子。若給你們家的姑娘看了。也都成了獸子。衆婆子笑道。林姑娘方纔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就如寶玉。倒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雲黛玉二人聽了。方笑道。這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當舖也有這個不成。衆人笑道。這又獸了。天下老鴿一般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問是那裏拾的。湘雲方欲說時。寶釵忙說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是那年勾了帳的。香菱拏著哄他們頑的。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邢府裏大奶奶過來。請姨太太說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裏屋內無人時。寶釵方問湘雲何處拾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丫頭篆兒悄悄的遞與鶯兒。鶯兒便隨手夾在書裏。只當我沒看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偷著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這裏。所以拏來大家認認。黛玉忙問。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你寶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個。便將方纔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黛玉便說。免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也要感歎起來了。史湘雲聽了。便動了氣。說等我問著二姐姐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著。便要走出去。寶釵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下呢。黛玉笑道。你要是個男人。出去打一個抱不平兒。你又充什麼荊軻聶政。

眞真好笑。湘雲道：「既不叫問他去，明日也可把他接到咱們院裏一處住去，豈不是好寶釵笑道：「明日再商量。」說著，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聽說，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所寫之事，以紫鵲一氣聯絡到底，可作爲紫鵲正傳、相傳、豫、王、南、下、小、琬、於、兵、亂、中、被、擄、辟、疆、痛、不欲生、千方百計、訪求消息、後以入宮、被寵、其事、漸露、辟疆、奔走、四方、以重金、覓、傭、奴、入都、伺隙、卒因宮禁、森嚴、屢舉、不遂、然、謠、傳、漸逼、世祖、中心、惴惴、慮失、重寶、而小琬、眷懷、故劍、之心、亦如、離披、春草、枯絕、復、葬、此回、中、不許、提及、林、字、掖、住、自行、船、等、實、即、暗、寫、其事、至小琬、晚年、以不得、正位、爲、后、鬱鬱、而死、當日、宮中、必有、縫間、愚弄、之者、或云、卽、繼、后、博爾、濟、錦、氏、之、母、其事、隱、秘、莫、可、考、證、書中、以薛、姨、嫵、隱、射、之、就、地、位、情、勢、衡、度、或者、近、是、回、目、中、標、題、重、在、慧、芬、疑、四、字、紫、鵲、之、一、再、試、探、正、言、詭、語、相、繼、而、進、慧、字、已、十、分、透、澈、寶、哥、之、莽、亦、彰、彰、自、明、惟、姨、媽、之、設、計、籠、絡、貌、厚、心、險、錫、以、慈、字、嘉、名、實、是、暗、中、反、刺、黛、玉、認、賊、作、子、可、謂、癡、狀、已、極、作者、恐、人、不、悟、其、旨、特、爲、入、岫、烟、當、票、一、段、寫、出、孰、乖、孰、呆、應、照、上、文、如、桶、脫、底、簾、未、又、以、荆、軻、聶、政、打、抱、不、平、暗、作、紅、綠、隱、娘、之、替、代、使、慧、心、人、讀、書、得、問、者、自、能、體、會、有、得、含、情、欲、說、宮、中、事、鷄、鴉、前、頭、不、敢、言、此、種、將、吐、復、茹、若、藏、若、露、之、文、字、不、知、執、筆、握、管、時、費、盡、幾、許、心、血、而、百、數、十、年、閱、千、百、萬、讀、紅、樓、夢、人、無、一、知、其、究、竟、洩、其、義、蘊、者、壁、中、尚、書、必、待、伏、生、發、見、數、有、固、然、歟、全、回、分、一、小、段、兩、大、段、自、開、首、起、至、回、任、去、了、無、話、句、止、爲、前、回、之、餘、波、自、這、日、寶、玉、句、起、至、又、囑、付、了、許、多、話、句、止、爲、前、一、大、段、上、半、回、之、正、文、自、目、今、是、薛、姨、娘、的、生、日、句、起、至、本、回、完、畢、爲、後、一、大、段、下、半、回、之、正、文、

〔太平評〕此回上半回曰：「慧、真、慈也，明察寶玉心事，而惜其無主意，不留神而遊移無定，因生出一試，下半回曰：「慈、假慈也，經一試而病幾死，知寶黛之必不可分，聞賈母你放心，不許人說林字之言，知寶黛之必有主者，使必不分，釵情急，薛之情同急矣，不殺黛玉更有何術乎？於是生出一慰慰之正，所以殺之也，殊不知也是戮子，也是上當。」〔索隱〕此評靈光四射，筆曲而達。

〔護花評〕紫鵲正言拒寶玉，使寶玉發歎，詭言試寶玉，致寶玉昏迷，由淺入深，文有層次。

借紫鵲問話，補出賈母每日送燕窩，了結前文，一絲不漏，又即借喫燕窩，說起明年回去，絕無有心痕跡，真是天衣無縫。

紫鵲自言自語，恰是黛玉心事，不便自己說，故借紫鵲代說，如畫正午牡丹，無從落筆，借貓眼一線畫出，夾敘那岫烟姻事，旁襯黛玉之婚姻無就。

寶釵替那岫烟贖當，不但寫寶釵之賢，且見迎春之愚，衆人之勢利，那夫人之薄情，探春之明細，及富貴之不知窮苦，一件極沒要緊事，寫出無數人情物理。

〔大某評〕紫鵲身上抹一抹，低聲囑其尊重，礙臉相看，身已半許，寶玉發一回怔，不是不省，正見弗肯莽撞耳，典號恆舒，子歸之時，財已不舒矣，那岫烟真是貧星照命。

此回寫寶黛二人之情，純乎從紫鵲一人身上結撰而出，而紫鵲之真心事主，亦刻露到十分，即以此回爲紫鵲作不無亦可者。

此回仍是癸丑年春事。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撥癡理

話說他二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按住不題。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素隱老太妃者。當係太宗之妃。世祖之庶母。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接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二月不得婚姻。賈母婆媳祖孫等。俱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以後方回。在大偏宮。素隱宮無以大偏名者。藉示為妃嬪之喪。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孝慈縣。這陵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無主。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件。因託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嬾母雖去。然有時亦來往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媽與賈環來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付。託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媽素性也最憐愛他的。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黛玉同房。素隱繼后博爾濟錦氏之母。或奉宣召入宮照料。會與董鄂妃同居。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戴不盡。以後便亦如寶釵之稱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

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的丫鬢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過來。也不過應名點卯。亦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中。也只剩他一人料理。再者。每日還要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甚操勞。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處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躡踏下處的。也都各各忙亂。因此兩處下人。無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與暫權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並幾個管家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幾個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薦舉無因。種種不善。在在生事。(索隱)明寫宮中御駕外出。闍寺弄權之象。仕宦家婢僕。掀波作浪。不能有此大手筆。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概蠲免遣發。尤氏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個女孩子。(索隱)因國喪而遣散女樂亦當然之舉。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著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己去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因無能賣了做這事。裝醜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給他們幾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裏。都是有這例的。賸們如今損陰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幾個老的。還在。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我們家裏小廝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



兒叫他父母親來自領回去。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方安。倘若不叫上他的親人來。只怕有混帳人冒名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孤負了這恩典。(索隱) 清沿明制。以放遣宮女爲天家一種特恩。或入宮已滿十年。或年逾二十四歲以上。由其家族領回擇配。然奉行不善。致生冒名捏領扣留轉賣之弊。澤不下逮。此處故揭言之。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這話安當。尤氏等遣人告訴了鳳姐兒。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他當面細問。倒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的。也說父母雖有。他日以賣我們姊妹爲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所願去者。止有三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將願去者二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願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索隱) 書中以史、太君、隱、孝、莊、文、皇后、文與史爲一義。其例可通。猶恐讀者不寤。故於分配女伶之際。而曰。留下文官。自使金針。暗渡線跡。分明將正日芳官指與寶玉。將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黛玉。(索隱) 藕者。偶也。此回注重在假鳳。虛凰。故以藕官分給黛玉爲一影子。文心靜細。虛實兼到。將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豈官送了寶琴。將老外艾官與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衆人皆知他們不能鍼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恐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鍼黹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

更便去了。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歇息。用過早飯。略下片刻。復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乃比邱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王妃。每日晏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丫鬢婆子。皆有閒空。多在園內遊玩。更將梨香院內服侍的衆婆子。一概撤回。便散在園內聽使。更覺園內人多了。幾十個。因文官等一千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陵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大概不安分守己者多。因此衆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爭。如今散了學。大家趁了願。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廝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柩燒紙。寧府賈蓉。也同族中人。各處祭事前。往。因寶玉病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丟下粥碗就睡。存在心裏。寶玉聽說。只得拄了一枝杖。敲著鞋。走出院來。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剝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的。池中。又有駕娘們。行著船夾泥的。種藕的。湘雲香菱寶琴。與些丫鬢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寶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衆人都笑起來。寶玉

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著取笑兒。湘雲笑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  
索隱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原招笑兒反說起人來。說著寶玉便也坐下。看著衆人忙亂了一回。  
湘雲因說。這裏有風。石頭上又冷。坐坐去罷。寶玉也正要去看。黛玉起身拄杖。辭了他們。從沁  
芳橋一帶隄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縷。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  
而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索隱春女多感秋士。善悲觸景傷神。此影梅菴憶語之所由作也。寶玉因  
想道。纔病了幾天。竟把杏花孤負了。不覺到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  
那岫烟已擇了夫壻一事。雖說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二年。便  
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幾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幾年。岫烟也不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  
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歎息。正想歎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寶玉又發了  
獸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了葉。故也亂啼。這聲韻  
想是啼哭之聲。索隱開闢逗起下文哭奠一節。如畫家佈景。雲托月。神采倍覺生動。可恨公冶長不在眼  
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裏來。與杏花一會不能。索隱設  
想奇絕。文筆至此。作一管輅。有萬木無聲。待雨來之勢。正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邊發出。將雀兒  
驚飛。寶玉嗅了一驚。又聽外邊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麼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奶奶們去。  
子細你的肉。寶玉聽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裏。手內

還拏著火煤。守著些紙錢灰作悲。(索隱)入假風泣虛風一段不落一平筆不著一呆語此如貨殖平準遊俠諸篇爲司馬遷自己得意文字寶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裏燒。你或是爲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去叫小厮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寶玉。只不做一聲。寶玉數問不答。忽見一個婆子惡狠狠的走來拉藕官。口內說道。我已經回了奶奶們。奶奶們氣得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孩氣。怕辱沒了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得你們在外頭亂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著寶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呢。(索隱)小人偶爾得勢便忘其所以出言無狀描寫惡毒老嫗入木三分你是什麼阿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寶玉忙道。並沒燒紙錢。原是林妹妹叫他燒那爛字紙的。那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寶玉。也正添了畏懼。忽聽他反替遮掩。心中轉憂成喜。也便硬著口說道。你看真是紙錢兒麼。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的字紙。(索隱)小瑤後來身世恰有素絲墨染之悲故特用林姑娘寫壞的字紙爲言意存諷刺那婆子便彎腰向紙灰中揀出不曾化盡的遺紙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證又有憑。只和你驢上講去。說著拉了袖子。拽著要走。寶玉忙拉藕官。又用拄杖隔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拏了回去。實告訴我。我昨夜作了一夢。夢見杏花神向我要一挂白錢。不可叫本房人燒。另叫生人替燒。我的病就好得快了。所以我請了白錢巴巴的煩他來替我燒了。我今日纔能起來。偏你又看見了。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沖了。還要告他去。藕官你

只管見他們去。就依著這話說。藕官聽了。越得主意。反拉著要走。那婆子忙丟下紙錢。陪笑央告寶玉說道。我原不知道。若回太太。我這人豈不完了。寶玉道。你也不許再回。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原叫我帶他。只好說他被林姑娘叫去了。寶玉點頭應允。婆子自去。這裏寶玉細問藕官。爲誰燒紙。必非父母兄弟。定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心中感激。知他是自己一流人物。(索隱)假鳳泣虛鳳之說本爲辟疆小號作喻詳見本回總評此處藕官自係辟疆替身其云是自己一流人物者世祖雖託生爲帝王而愛妃一死不惜遁跡荒山以神器殉愛情風流天子千秋無雨使廬跡樞林與三吳水繪之流雍容裘馬選色徵歌未必不把臂言歡引爲個中知己也況再難隱瞞。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裏的芳官。合寶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撞見。這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一人言講。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悄問芳官就知道。說畢。怏怏而去。(索隱)偏不直說以便蹊起以下波瀾文心如江流九轉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黛玉。越發瘦得可憐。問起來。比往日大好了些。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一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寶玉只得回來。因記掛著要問芳官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官一處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耐著。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他親女兒洗過。纔叫芳官洗。(索隱)又作停頓徐爲妍。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剩水給我洗。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拏著。

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給我殘東剩西麼。他乾娘羞惱變成怒。便罵他不識擡舉的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沒一個好纏的。憑你什麼好的。入了這一行。都學壞了。這一點子小崽子也挑么挑六。臉嘴淡舌。咬羣的騾子似的。(索隱) 預預碎碎。恰有惡姐口吻。娘兒兩個噪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胡鬧。瞧著老太太不在家。一個個連句安靜話也都不說了。晴雯因說。這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麼。也不過是會兩齣戲。倒像殺了賊王擒過反叛來的。襲人道。一個巴掌怕不響。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惡些。寶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他失親少眷的。在這裏沒人照看。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如何怪得。(索隱) 各人所說。皆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而神氣又一絲不走。此爲寫生能手。又向襲人說。他倒底一月多少錢。以後不如你收了過來。照管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裏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幾個錢。纔照看他。沒的討人罵去了。說著。便起身至那屋裏。取了一瓶花露水。雞蛋香皂。頭繩之類。叫了一個婆子來。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噪鬧了。他乾娘越發羞愧了。說芳官沒良心。只說我剋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幾下。芳官便哭起來。寶玉便走出來。襲人忙勸做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乾娘說道。你這麼大年紀。太不懂事。你不給他好好的洗。我們纔給他東西。你自己不臊。還有臉打他。他要是還在學裏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揎我。我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聽了。

忙過來說道。你且別鬧。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裏。誰在主子屋裏教導過女兒的。就是你的親女兒。既經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罵。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們。也可以打得罵得。誰許你老子娘。又半中間管起閒事來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著我們學什麼。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日墜兒的媽來喚。你如今也來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個病。再老太太又不得閒。所以我也沒有去回。等兩日。咱們痛回一回。大家把這威風殺一殺兒。纔好呢。況寶玉纔好了些。連我們也不敢說話。你反打得人神號鬼哭的。上頭出了幾日門。你們就無法無天的。眼珠子裏就沒了人了。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也不要你這乾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寶玉恨得。擎拄杖。打着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鐵心石腸似的。真是大奇事。不能照看。反倒折挫他們。地久天長。如何是好。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攆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喫的。(索隱) 以上一大篇文字。如魯管繁。慈吳飲楚。些曲終三日。徐音繚梁。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身穿著海棠紅的小綿襖。底下綠綉灑花夾袴。做著袴腿。一頭烏油似的頭髮。披在腦後。哭得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個鶯鶯小姐。反弄成纔。拷打完了。紅娘了。(索隱) 以趣語收束。這會子又不裝扮了。還是這麼著。晴雯因走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絞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裝髻。命他穿了衣服。過這邊來。接著。司內廚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聽了。進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纔胡噪了一陣。也沒留心聽得幾下鐘了。

晴雯道：「這撈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拾說著。」拏過表來瞧了一瞧，說道：「再略等半鐘，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氣來，芳官也該打兩下兒。昨日是他擺弄了那簞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點現成。一時小丫頭兒捧了盒子進來，站住。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這四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喫。這稀飯鹹菜，鬧得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卻有一碗火腿鮮筍湯，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呷了一口，說道：「好湯。」衆人都笑道：「菩薩能幾日，沒見葷腥兒，纔得這樣起來。」一面說，一端起來，輕輕用口吹著。因見芳官在側，便遞與芳官說道：「你也學些服侍，別一味傻頑。」口兒輕著些，別吹上唾沫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幾口甚妥。他乾娘也端飯在門外伺候。向裏忙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子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讓他打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到裏面兒來？」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們也該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出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的。一半兒，那一半兒，是你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階下幾個等空盒家貨的婆子，見他出來，都笑道：「瘦子也沒有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得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次了幾口，寶玉笑道：「你嘗嘗好了沒有？」芳官當是頭話，只是笑著看襲



人等襲人道。你就嘗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嘗說著。便呷一口。芳官見如此。他便嘗了一口說好了。(索隱)吹湯是春雲一展嘗湯是春雲再展文情妍媚不露絲毫媚態之形遞與寶玉呷了半碗。喫了幾片筍。又喫了半碗粥。就罷了。衆人便收出去。小丫頭捧沐盆漱盥畢。襲人等去喫飯。寶玉使個眼色與芳官。芳官本來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妝肚子疼。不喫飯了。襲人道。既不喫。在屋裏做伴兒。把粥留下。你餓了再喫。說著去了。寶玉將方纔見藕官如何。託言庇護。如何藕官叫我問你。細細的告訴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聽了。眼圈兒一紅。又嘆一口氣道。這事說來。藕官兒也是胡鬧。(索隱)虛冒一筆得神得勢是急脈緩受法寶玉忙問如何。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藥官兒。寶玉道。他們兩個也算朋友。也是應當的。芳官道。那裏又是什麼朋友呢。那都是傻想頭。(索隱)堂堂丈夫不能庇護一牀頭人僅於鴻飛鶴逝後癡心懸吊亦何益哉以傻想頭三字罪辟強言外有無窮寄託他是小生。藥官是小旦。往常時他們扮作兩口兒。每日唱戲的時候。都妝著那麼親熱。一來一去。兩個人就妝糊塗了。倒像真的一樣兒。後來兩個竟是你疼我。我愛你。藥官兒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來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們見他也是那樣。就問他爲什麼得了新的。就把舊的忘了。(索隱)辭題明年再娶作者後春秋責備賢者之意於雙方俱有微詞他說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你說他是傻不是呢。寶玉聽了這話。獨合了他的獸性。不覺又喜又悲。又稱

奇道絕。拉著芳官囑付道：「既如此說，我有一句話囑付你，須得你告訴他，以後斷不可燒紙。逢時按節，只備一爐香，一心虔誠，就能感應了。我那案上也只設著一個爐，我有心事，不論日期，時常焚香，隨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盞，或有鮮花鮮菓，甚至葷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虛名。」（索隱）此論固然，然佳人之心已隨沙陀利而俱去，名既不存，心亦不附，哀哀冒子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已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芳官聽了，便答應著。一時喫過粥，便有人回老太太回來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標目假鳳虛凰四字，極可玩味。蓋自苑君被擄，失蹤辟疆，眷念故劍，惻惻寡歡，碧落黃泉，既窮鴻都，搜求之術，拳擗錦繡，增奉倩形影之悲，疑其生也，則釵鈿半股消息久湮，疑其死也，則羅襪一鉤埋香何處？於是歲時伏臘，紙錢一掛，清淚雙行，以春蠶未死之心，爲爲位長空之祭，事之固有情所不禁，作者以玲瓏剔透之心，驅宛轉如意之筆，紀迷離恫恍之事，成哀感頑豔之文，所謂人奇事奇而文亦奇也。水繪數年儼如曇花一現，侯門深入從此蕭郎陌路，舊塵影事遺跡如煙，曰假鳳虛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願以假者與彼，而以真者屬此，一子一奪之際，其有隱諷乎？全回共分四段，自話說句起至也難備述句止，以太妃薨逝之故，而榮寧二府舉室前往送喪，爲第一段，自又見各官宦家句起至不消細述句止，以國喪期年之故，而於是議遣女伶，派分各處，爲第二段，自且說大觀園內句起至快快而去句止，以女伶分散之故，而於是藕官樹下焚錢，獨自垂淚，爲第三段，自寶玉聽了句起至本回完畢，以私祭可疑之故，而于是寶玉轉轉設法探詢芳官，爲第四段，實皆層累而下，銜接一氣，四段如一段也。前半設想奇幻，如夏雲

起於天、半後半波瀾、疊起如匡廬九曲、愈轉愈引人入勝、其敘鞞官私祭一層、始終不用一直筆描寫、各人口吻、神氣身分、墨黍不爽、尤爲神乎、其技此在全部書中、亦作者矜心作意、極美滿淋漓之文字、讀者須焚香煮茗、屏人息、念甜吟、啞咏、以領略其旨趣。

(太平評)此回幻中弄幻、影外生影、與會淋漓文字也、而總著重在黛玉一人、不惟虛風癡理、立意特奇、卽說雀兒說杏樹、無非不可思議。

(護花評)湘雲打出船玄趣語、可謂善謔、又照應上回。

寶玉拄杖行去、是病後初愈光景、且卽借以隔開婆子手、並打著門檻之用、更爲細密。

芳官與乾娘拌嘴、攪起下文噴鴛叱燕事。

(大某評)晴雯教芳官吹湯、囑其輕著、勿吹上唾沫、豈知寶玉饑癆、每愛女兒唾沫、晴雯似殺風景、要亦就中更有深意耶。

### 第五十九回

荇葉渚邊噴鴛叱燕

絳雲軒裏召將飛符

話說寶玉聞得賈母等回來、隨多添了一件衣服、拄了杖、前邊來、都見過了。賈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著打點買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皆打點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鬟、十個老婆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駟轎器械、鴛鴦與玉釧兒

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預備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子。領了出來。坐了幾輛車。遶道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著買翠媳婦。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買珍騎馬。率領衆家丁衛護。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丫頭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他父母起身。趕上了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廳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令關了儀門。不放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裏院。不必關鎖。裏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將上房關了。自領丫鬢婆子下房去歇。每日林之孝家的帶領十來個老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厮打更。已安插得十分妥當。(索隱)總結一筆。反振起以下數回情事。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拳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啓戶視之。見院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索隱)此處必由寶釵領起。因寶釵本影戀后。博爾沛錦氏車駕外出宮中之事。自以繼后負其責任。春秋之義如此。於是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癩。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索隱)湘雲亦影長平公主。思宗殉國時。公主一臂被斷。每屆陰雨。輒作酸痛。故以兩腮作癢及犯杏斑癩等。暗相影射。寶釵道。前日剩的都給了妹子了。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欲要他些來。因今年竟沒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

兒應了纔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索隱）回顧上文，令癡理一段不寂寞，說著一徑同鶯兒出了蘅蕪院。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杏葉渚。順著柳隄走來，因見葉纔點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拏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著這葉子，編一個花籃，採了各色花兒，放在裏頭，纔是好頑呢。說著，且不去取確，就伸手採了許多嫩條，命蕊官拏著，他却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卻也別致有趣。喜得蕊官笑說：好姐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個，咱們送林姑娘。（索隱）編之義，為編籍之聲，為貶結給，以結寶，玉編柳，以編黛，玉小魂之不得，為后博爾，涉錦之得，以繼選，意當日，侍婢中必有為之密謀，定計者，鶯兒即其人歟。回來，咱們再多採些。編幾個大家頑，說著，來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妝，見了這籃子，便笑道：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說：我編了，送與林姑娘頑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讚你的手巧。（索隱）一編一結，具見手段。這頑意兒，却也別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叫紫鵑掛在那裏。鶯兒又問候薛姨媽。方和黛玉要確。黛玉忙命紫鵑去包了一包，遞與鶯兒。黛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與姐姐，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不敢勞他過來。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那裏去喫飯。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鵑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卻與藕官二人，正說得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笑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去等著，豈不

是好。紫鵲聽見如此說，便也說著。這話倒是他這裏淘氣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筋用了一塊洋布包了，交與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算一場差了。（索隱）點明爲宮中之事，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來，一徑順著柳隄走來。鶯兒便又探些柳條，索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裏捨得去。鶯兒只管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同你去了，再快回來。二人方去了。這裏鶯兒正編，只見何媽的女兒春燕走來，笑問姐姐編什麼呢。正說著，蕊官藕官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日你倒底燒了什麼紙。（索隱）又回顧上文，令虛風一段，亦不寂寞。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成，倒被寶玉賴了他好些，不是氣得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二三年了，積了些什麼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不知賺了我們多少東西。你說說可有的沒的。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著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帳話，想起來真不錯。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姐兒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得真了。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沒個差使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裏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算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盡。後來老姐兒兩個都派到

梨香院去。照着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幾年著實寬綽了。如今搬進來。也算丟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好笑不好笑。接著我媽和芳官又噪了一場。又要給寶玉吹湯。討過沒趣兒。幸虧園裏的人多。沒人記得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我們一家子。叫人家看著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來弄這個。這一帶地方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著。他一得了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著我們來看。生怕有人遭踢。(索隱)清初八旗有功之人。得於畿輔五百里內。走馬圍地。置莊戶。以管領之。當時各豪族王公。貪鄙很戾。或有如書中所紀之情形。我又怕誤了我的差使。如今我們進來了。老姑嫂兩個。照看得謹慎。一根草也不許人亂動。你還招這些好花兒。又折的。他嫩樹枝子。他們即刻就來。子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折招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裏每日皆有分例的。不用算。單算花草頑意兒。誰管什麼。每日誰就把各房裏姑娘丫頭帶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概不用送。等要什麼。再和你要。究竟總沒要過一次。我今便招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言未了。他姑媽果然拄了拐杖前來。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姑媽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採了許多鮮花。心裏便不受用。看著鶯兒編弄。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照看。你就貪著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拏我作隱身草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人家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分瓣子不成。鶯兒笑道。姑媽

你別信小燕兒的話。這都是他摘下來。煩我給他編。我攆他也不去。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顧頑。他老人家就認真的。那婆子本是愚笨之輩。兼之年邁昏耗。惟利是命。（索隱）年邁昏耗。惟利是命八字點題。一概情面不管。正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便倚老賣老。拏起拄杖向春燕身上。擊了幾下。罵道：小蹄子。我說著你。你還和我強嘴兒呢。你媽恨得牙癢癢。要撕你的肉喫呢。你還和我梆子是。打得春燕又愧又急。因哭道：鶯兒姐姐頑話。你就認真打我。我媽爲什麼恨我。又沒燒糊了洗臉水。有什麼不是。鶯兒本是頑話。忽見姑媽認真動了氣。忙上前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這不是臊我了麼。那姑媽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道爲姑娘這裏。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鶯兒聽這般蠢話。便賭氣紅了臉。撒了手。冷笑道：你要管。那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管去。說著便坐下。仍編柳籃子。偏又春燕的娘出來找他。說道：你不來舀水。在那裏做什麼。他姑媽便接聲兒道：你來瞧瞧。你女孩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這裏排揎我呢。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奶又怎麼了。我們丫頭眼裏沒娘罷了。連姑媽也沒了不成。鶯兒見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姑媽那裏容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瞧道：你瞧瞧你女孩兒。這麼大孩子頑的。他領著人遭蹋我。我怎麼說人。他娘也正爲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來打了個耳刮子。罵道：小倡婦。你能上了幾年臺盤。你也跟著那起輕薄浪小婦學。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乾的我管不得。



你是我自己生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索隱）此隱指旗漢之分。清制漢人詞訟歸地方官審理。入旗將軍都統。僅得管轄所在之旗民。此云乾的我管不得。你我自己生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又云跟著那起輕薄浪小婦學。蓋因不得過於漢人。忿而詛咒之詞。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死在那裏伺候。又跑出來浪漢子。一面又拏起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這叫做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什麼。鶯兒忙道。那是我們編的。你別指桑罵槐的。那婆子深妬襲人晴雯。一干人。早知道凡房中大些的丫鬟。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凡見了這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於衆。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姐姐的冤家。四處湊成一股怨氣。那春燕啼哭著。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爲何哭。怕他又說出來。又要受晴雯等的氣。不免趕著來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裏肯回來。急得他娘趕了去。要拉他。春燕回頭看見。便也向前飛跑。他娘只顧趕他。不防脚下被青苔滑倒。引得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賭氣將花柳皆擲於河中。自回房去。這裏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促狹小蹄子。遭踢了花兒。雷也是要劈的。自己且掐花與各房送去。卻說春燕一直跑入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問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我娘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這是賣弄你女孩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這婆子來了幾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兒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們閒事。都是你們縱的。還管什

慶(索隱)或有以當時臨民之官。多姑息。輕縱爲言者。說著。便又趕著打。襲人氣得轉身進來。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聽得如此喊鬧。便說姐姐別管。看他怎樣。一面使眼色與春燕。春燕便會意。直奔了寶玉去。衆人都笑說。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今兒都鬧出來了。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略殺一殺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一個情。還討不出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別怕。有我呢。(索隱)寶玉安慰春燕。從婆子眼中寫出彌魯其妙。春燕一行哭。一行將方纔鶯兒等事。都說出來。寶玉越發急起來道。你只在這裏鬧也罷了。怎麼連親戚也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道。怨不得這婆子說。我們管不著他們的。事。我們雖無知錯管了。如今請出一個管得著的人來管一管。婆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規矩了。便回來命小丫頭子。去把平兒給我叫來。平兒不得閒。就把林大娘叫了來。那小丫頭兒應了便走。衆媳婦上來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來罷。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是那個姑娘來了。也要評個理。沒有見過娘管女孩兒。大家管著娘的。衆人笑道。你當是那個平姑娘。是二奶奶屋裏頭的平兒姑娘。他有情說你兩句。他一翻臉。嫂子你喫不了攪著走。(索隱)族人犯罪。歸宗人府處置。不過革職。圈禁。禁錮。之輩。有所恃而不恐。若發交刑部治罪。則王法無私。真是所謂喫不了兜著走矣。法貴在持平。故知平兒二字之意義。說著。只見那個小丫頭回來。說平姑娘正有事呢。問我放十裏。我告訴了也。也說說這樣。且攆他出去。告訴林大娘。在角門打四十板子。

就是了。那婆子聽見如此說了，嚇得泪流滿面。央告襲人等說：「好容易我進來了，況且我自寡婦家，沒有壞心。一心在裏頭服侍姑娘們，我這一去，不知苦到什麼地步。襲人見他如此說，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在這裏，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話，又亂打人，那裏要你這個不曉事的人來。天天鬪口齒，也叫人笑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他去了正經。那裏那麼大工夫，和他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眾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分付了，以後改過。姑娘們那不是行好積德。一面又央告春燕原是爲打你起的，饒沒打成你，我如今反受了罪，好孩子，你好歹替我求求罷。寶玉見如此可憐，便命留下，不許再鬧。再鬧一定打了擻出去。那婆子一一謝過下去，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將就的就省些事罷。但只聽見各屋大小人等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是（索隱）包孕不少，且虛虛籠起下文。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裏反了，原來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算什麼事。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比這裏的還大，可氣可笑。不知平兒說出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自此回起至六十一回止，合成爲一大回，其主要之旨，無非紀宮車遠幸，闈寺乘間竊權，雞鳴狗盜，作奸犯科之事，不一而足。清庭初創，禮制未備，而武成告廢之後，驕奢淫佚，舊日家法，尤復蕩然。宜乎有此現象於賈府本，事則伏由盛而衰，獲證查抄之漸，或亦雪芹補本也。本回按步就班，自然結構，約略言其段落，則自開首起至已安插得十

分妥當句止，爲前一小段，總挈下數回文字，自於是喚起湘雲等人來句起至且招花與各房送去句止，爲上半回正文，自却說春燕句起至一一謝過下去句止，爲下半回正文，自只見平兒走來句起至本回完畢，爲後一小段，結束過渡，一定步驟。

（護花評）賈母等送靈，一切跟隨人等，及看守門戶，寫得詳細周到，隨後即寫園中婆子與鶯燕噪鬧，平兒又說三四日工夫，出了八九件事，所謂外寇未與，內患已萌，若認作敘事，閒筆，辜負作者苦心。（索隱）護花此評，眼光漸漸放大矣，襲人見婆子央求，即便心軟，平兒說得饒人處且饒人，兩人慈厚存心，所以結果不同，晴雯偏說打發出去，心很結怨，豈知後來婆子未逐，自己却遭擯逐，此等處，俱是反伏後文，且梨園女子，概行遣去，亦卽於此埋根。

（大某評）從鶯兒口中寫出寶釵，平日不愛花豔光景，與前賈母到寶釵房中，嫌其太喜素淨，一同閒中點綴，爲後來寶釵守寡作影子。

此回仍是壬子年春間事。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來也好笑。等過幾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且也不得閒兒一語未了，只見李執的丫鬢來了，說平姐姐可在這裏。奶奶等，你怎麼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內笑說：「來了來了。襲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醇醇了，都搶不到手。」（索隱）遙射六十二回與寶哥對拜一席事，寶哥之言曰：「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

想不到的。其中關係，自可默會。平兒爲賈璉侍妾，賈璉實指豫王，或暗射劉三秀，或豫王之另一妃，不能指實，亦不必指實也。平兒去了不提。這裏寶玉便叫春燕：你跟你媽去，到寶姑娘房裏，給鶯兒句好話兒聽聽，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寶玉又隔窗說道：不可當著寶姑娘說。子細反叫鶯兒受教導。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邊走著，一面說閒話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沒趣來纔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來支問著我了。春燕笑道：媽，你若好生安分守己，在這屋裏長久了，自有許多好處。我且告訴你幾句話。寶玉常說這屋裏的人，無論家裏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索隱）情僧固篤於情者，有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懷，抱放遣宮女之論，或於聖衷暇豫時偶道之。你且說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誑做什麼。婆子聽了，便念佛不絕。當下來至蘅蕪院中，正值寶釵、黛玉、薛姨媽等喫飯。鶯兒自己去泡茶。春燕便和他媽一逕到鶯兒前，陪笑道：方纔言語，冒撞姑娘，莫嗔莫怪。特來陪罪。鶯兒也笑了，讓他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來。忽見蕊官趕出，叫媽媽姐姐，路站一站，一面走上，遞了一個紙包兒與他們，說是薔薇硝，帶與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器了，還怕那裏沒這個給他。巴巴兒的又弄一包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萬帶回去罷。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

玉也纔進去。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聽了。自此百依百隨的。不敢倔強了。春燕進來。寶玉知道回復了。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略站了一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與芳官。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的說。與他蕊官之事。並與了他。確寶玉並無與環琮可談之語。因笑問芳官。手裏是什麼。芳官便忙遞與寶玉。瞧又說是擦春癩的。薔薇。確寶玉笑道。難爲他想不到。買環聽了。便伸著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便彎腰向靴統內。拿出一張紙來。托著笑道。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寶玉只得要給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給別人。連忙攔住。笑說道。別動這個。我另拏些來。寶玉會意。忙笑道。(索隱) 一路俱是擠眉弄眼。若就本回加評。當書之爲賊眉賊眼。且包上拏去。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啓奩看時。盒內已空。心中疑惑。早上還剩了些。如何就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著問這個。不過是這屋裏人。一時短了使了。你不管拏些什麼給他們。那裏看得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咱們好喫飯。芳官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拏來。買環見了。喜得就伸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買環見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買環連日。也便裝病逃學。如今得了。確與頭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娘閒談。買環笑嘻嘻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俏際癩。比外頭買的銀硝強。(索隱) 明言外頭則其爲宮中之事可知。你看看是這個不是。彩雲打

開一看。嗤的一笑。說道。你是和誰要來的。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一遍。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鄉老兒呢。(索隱)天家子弟。長年伏處宮中。至有不辨菽麥者。以鄉老兒譏之。恰合。這不是確。這是茉莉粉。賈環看了一看。果見比先的帶些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是好的。硝粉一樣。留著擦罷。橫豎比外頭買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娘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麼怨他們要你。依我拏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趁著這會子。撞屍的撞屍去了。挺牀的挺牀。噪一場兒。大家別心淨。也算是報報仇。莫不成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就問你。你有話說。寶玉是哥哥。不敢沖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裏的貓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索隱)明言御駕不敢衝撞。若宮娥妃嬪之屬。豈能受其陵侮。賈環聽了。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是何苦來。不管怎樣。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也別管。橫豎與你無干。趁著抓住了理。罵那些浪倡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環道。吓這下流沒剛性的。也只好受這些毛丫頭的氣。平日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拏了一件東西給你。你會扭頭暴筋。瞪著眼。擺著娘。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罷了。你明日還想這些家裏人怕你呢。你沒有什麼本事。我也替你恨。(索隱)清室嫡庶之分最嚴。而且上天下澤。名義所在。諸王儼於至尊之威。嚴整屏藩。舉動不敢自由。錘而走險。遂至陰謀篡奪。釀成怪象。康熙一朝。尤其甚焉者也。賈環聽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捧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又不肯去。支使了我。去鬧他們。偷或往學裏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的。遭遭調唆。我去鬧出事來。我捱了。

打罵你一般也。低了頭。這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丫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一句話戳了他娘的肺。便說道。我腸子裏爬出來的。我再怕了。這屋裏越發有得活。了一面說。一面拏了那包子。便飛也似的往園中去了。彩雲死勸不住。只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頑耍。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火。頂頭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瞧見趙姨娘。氣得眼紅面青的走來。因問姨奶奶那裏去。趙姨娘拍著手道。你瞧瞧這屋裏連三日兩日進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的分量。放小茶兒了。若是別一個。我還不惱。若叫這些小倡婦捉弄了。還成了什麼了。夏婆子聽了。正中己懷。忙問因什麼事。趙姨娘遂將以粉作確。輕侮賈環之事。說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纔知道什麼事。連昨日這個地方。他們私自燒紙錢。寶玉還攔在頭裏。人家還沒拏進個什麼兒來。就說使不得。不乾不淨的東西。這燒紙倒不忌諱。你想想。這屋裏除了太太。誰還大似你。你自己掌不起。但凡掌的起來。誰還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趁這幾個小粉頭兒。都不是正經貨。就得罪他們。也有限的。快把這兩件事抓著理。紮個筏子。我幫著你作證兒。你老人家把威風也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別的。就是奶奶姑娘們也不好為那些小粉頭子說。你老人家的不是。(索隱)此段雖非正文。而描寫宮中穢亂。小人煽惑情形。亦復淋漓盡致。頗上添毫。趙姨娘聽了這話。越發有理。便說燒紙的事。我不知道。你細細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偷或鬧起來。還有我們



幫著你呢。趙姨娘聽了，越發得了意。仗著膽子，便一逕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寶玉往黛玉那裏去了。芳官正與襲人等喫飯。見趙姨娘來了，忙都起身讓坐。問姨奶奶有什麼事。這等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芳官臉上摔來。手指著芳官罵道：「小倡婦養的，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了來學戲的，不過倡婦粉頭之流。我家裏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素隱）放小菜兒下菜碟兒，俱都中書人之詞，猶外間言做手脚也。寶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裏，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拏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裏有你小看他的。芳官那裏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行便說：「沒了，確。我纔把這個給他的。若說沒了，又怕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粉頭麵頭的。姨奶奶犯不著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這是什麼苦來呢。」襲人忙拉他道：「休胡說。趙姨娘氣得發怔，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襲人等忙上來拉勸道：「姨奶奶不要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捱了兩下打，那裏肯依。便打滾撒潑的哭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的著我麼？你照照你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著了。撞在他懷內，叫他打。衆人一面勸，一面拉。晴雯悄悄拉襲人道：「不要管他們，讓他們鬧去。看怎麼開交。如今亂世爲王了，什麼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樣起來，還了得呢。外面跟趙姨娘來的一千人，聽見如此，心中各各趁願，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千懷怨的老婆子，見

打了芳官也都趁願。當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處頑。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荳官。兩個聽見此信。忙找著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侮。你們也沒趣兒。須得大家破著大鬧一場。方爭的過氣來。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荳官先就照著趙姨娘撞了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跤。那三個也便走上來放聲大哭。手擗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得襲人拉起這個。又跑了那個。口內只說你們要死啊。有委屈。只管好說。這樣沒道理。還了得了。趙姨娘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蕊官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後頭頂住。只說你打死我們四個就罷。芳官直挺挺踢在地下。哭得死過去。正沒開交。誰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執探春三人。帶著平兒與衆媳婦走將來。忙把四個喝住。問起原故來。趙姨娘氣的瞪著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歎氣說道。這是什麼大事。姨娘太背動氣了。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姨娘商議。怪道丫頭們說。不知在那裏。原來在這裏生氣呢。姨娘快同我來。尤氏李執卻說道。請姨娘到廳上來。咱們商量。趙姨娘無法。只得同他三人出來。口內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丫頭子們。原是頑意兒。喜歡呢。和他說說笑笑。不喜歡。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如同貓兒狗兒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時。也該叫管家媳婦們說給他去責罰。何苦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體統。你瞧周姨娘怎麼沒人欺他。他

也不尋人去。我勸姨娘且回房去。殺殺性兒。別聽那說瞎話的混帳人挑唆。惹人笑話自己。白給人家做弄。心裏有十二分的氣。也忍耐這幾天。等太太回來。自然料理。一席話。說得趙姨娘閉口無言。只得回房去了。這裏探春氣得和李執尤氏道。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服。這是什麼意思。也值得噪一噪。並不留體統。耳朵又軟。心裏又沒算計。這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們挑唆的。作弄出個獸人。替他們出氣。越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挑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著出來。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裏那裏撈鍼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人喚來盤詰。都說不知道。衆人也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查。慢慢的訪。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來回了責罰。探春氣漸漸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向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和這芳官不對。每每的造出些事來。前日賴藕官燒紙。幸虧是寶二爺自己應了。他纔沒話。今日我與姑娘送手帕去。看見他和姨奶奶在下處。說了半天。嘖嘖嘖的見了我來。纔走開了。探春聽了。雖知情弊。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本皆淘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爲證。誰知夏婆的外孫女兒小蟬兒。（案隱蟬當夏令器樹亂吟。加一小字。尤耐尋味。作者於夏媽二字下點逗。得此可謂涉筆成趣。便是探春處當差的時常與房中丫鬟們買東西。衆女兒皆待他好。這日飯後。探春正上廳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蟬出去叫小么兒買糕去。小蟬便笑說。我纔掃了個大院子。腰腿很疼的。你叫別的人去罷。翠墨笑說。我又叫誰去。你趁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

老娘防著些兒說著。便將艾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了他。小蟬聽說忙接了錢道。這個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著。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廚房內此刻手閒之時。都坐在臺階上說閒話兒。夏婆亦在其內。小蟬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纔的話告訴了夏婆子。夏婆子聽了。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艾官問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訴冤。小蟬忙攔住道。你老人家去怎樣說呢。這話怎樣知道的。可又去討不是了。說給你老人家防著就是了。那裏忙在一時兒。正說著。只見芳官走來。把著院門。笑向廚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嬾子。寶二爺說了的。晚飯素菜。要一樣涼涼的酸酸的東西。只不要放下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兒怎麼又打發你來告訴這麼句要緊的話呢。你不嫌骯髒。進來逛逛。芳官纔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裏托了一碟子糕來。芳官戲說。誰買的熱糕。我先嘗一塊兒。小蟬一手接了道。這人家買的。你們還希罕這個。柳家的見了。忙笑道。芳姑娘。你愛喫這個。我這裏有。纔買下給你姐姐喫的。他沒有喫。還收在那裏。乾乾淨淨沒動的。說著。便拏了一碗子出來。遞與芳官。又說。你等我替他漱口好茶來。一面進去。現通開火燉茶。芳官便拏著那糕。舉到小蟬臉上說。誰希罕。喫你那糕。這個不是糕。不成。我不過說著頑罷了。你給我磕頭。我還不喫呢。說著。便把手內的糕。搯了一塊。擲著逗雀兒。頑口內笑說道。柳嬾子。你別心疼。我回來買二斤給你。（索隱寫

搬是非。老婆子便儼然一老婆子在眼前寫鬪口舌。小孩子便儼然一小孩子在眼前。文人之筆可愛。亦復可畏。小蟬氣

得怔怔的瞪著說道。雷公老爺也有眼的。怎麼不打這作孽的人。衆人都說道。姑娘們罷了。天  
天見了。就淘氣。有幾個伶透的。見了他們。拌起嘴來。又怕生事。都拏起腳來。各自走開。當下小  
蟬也不敢十分說話。一面自言著去了。這裏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日那話說  
了沒有。芳官道。說了。等一兩天。再提這事。偏那起不死的。又和我鬧了一場。前日那玫瑰露。姐  
姐喫了沒有。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喫了。他愛得什麼似的。又不好合你再要。芳官  
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來給他就是了。原來這柳家的有個女兒。今年纔十六歲。雖是廚役  
之女。却生得人物與平襲。鴛鴦相類。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五兒。因素有弱疾。故沒得差使。近  
因柳家的見寶玉房中丫鬢。差輕人多。且又聞得寶玉將來都要放他們。故如今要送到那裏  
去應名。正無路頭。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服侍得芳官。一千人比別  
的。乾娘還好。芳官等待他們也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芳官去與寶玉說。寶玉雖是依允。  
只是近日病著。又有事尚未得說。前言少述。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復了寶玉。這裏  
寶玉正爲趙姨。娘喚鬧。心中不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等喚完了。打聽著探春勸了他去。  
後。方又勸了芳官一陣。因使他到廚房說話去。今見他回來。又說還要些玫瑰露與柳五兒喫。  
去。寶玉忙道。有著呢。我又不大喫。你都給他喫去罷。說著。命襲人取了出來。見瓶中也不多。遂  
連瓶與了芳官。芳官便自攜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的帶進他女兒來散悶。在那邊畸角子一

帶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廚房內。正喫茶歇腳兒。見芳官擎了一個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來。迎亮照著。裏面有半瓶麝脂一般的汁子。還當是寶玉喫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快擎鑷子。燙滾了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這些。連瓶子給你罷。五兒聽了。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又謝芳官。因說道。今日好些。進去逛逛。這邊一帶。也沒什麼意思。不過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牆。正經好景致。也沒看見。芳官道。你爲什麼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沒叫他往前去。姑娘們也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日託你攜帶他有了房頭兒。怕沒人帶著逛麼。只怕逛膩了的日子還有呢。芳官聽了。笑道。怕什麼。有我呢。柳家的忙道。阿呀呀。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說著。又倒了茶來。芳官那裏喫這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索隱)月盈則虧。日盈則於。寫芳官驕倨已達極點。柳家的道。我這裏占著手呢。五丫頭送。五兒便送出來。因見無人。又拉著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沒有。芳官笑道。難道哄你不成。我聽見屋裏。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並沒補上一個。是小紅的。璉二奶奶要了去。還沒給人來。一個是墜兒的。也沒補。如今要你一個。也不算過分。皆因平兒每每和襲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連他屋裏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裏的事。沒尋著。何苦來往綱裏鑽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時候老了。倒難再回轉。且等冷一冷。老太太太心閒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兒一說。沒有不成的。(索隱)

（歸罪、孝莊之意深切著明，第五回所謂箕裘類廢，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敬者董貴妃，後後追封端敬皇后，寧者指慈寧宮，孝莊所居也。）五兒道：「雖如此說，我卻性兒急，等不得了。」（索隱）五兒亦董妃小影，董妃急於爲后，有迫不及待之勢，希望未達，遂致鬱抑自戕，趁如今挑上了頭宗，給我媽爭口氣，也不枉養我一場。二宗我添了月錢，家裏又從容些。三宗我開開心，只怕這病就好了，便是請大夫喫藥，也省了家裏的錢。芳官說：「你的話我都知道了，你只管放心說罷。」芳官自去了。單表五兒回來，與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承望得了這些東西，雖然是個尊貴物兒，卻是多喫了也動熱，竟把這個倒些送個人去，也是大情。五兒問送誰，他娘道：「送你姑舅兄弟一點兒。」他那熱病，也想這些東西喫。喫（索隱）既云多喫，又動熱，又云他那熱病，也想這些東西喫，一語之間，自相矛盾，蓋以饒槐看上五兒，妄思得稱，五兒諒侍寶玉，一意攀高，皆胸中熱念太熾，把持不住，以致掀動風波，故此處特借一熱字爲之影逗。我倒半盞給他去。五兒聽了，半日沒言語，隨他媽倒了半盞去，將剩的連瓶，便放在家貨廚內。五兒冷笑道：「依我說，竟不給他也罷了。倘或有人盤問起來，倒又是一場是非。」他娘道：「那裏怕起這些來？還了得。我們辛辛苦苦的，裏頭賺些東西，也是應當的。難道是作賊偷的，不成？說著不聽，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哥哥家中，他姪兒正踢著，一見這個，他哥哥嫂子姪兒，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涼水，喫了一碗，心中爽快，頭目清涼。」（索隱）諸人皆苦熱中，急當得「服清涼散以藥之」，剩的半盞，用紙蓋著，放在桌上，可巧又有家中幾個小廝，同他姪兒素日相好的伴兒，走來看他的病，內中有一個叫

做錢槐是趙姨娘之內親。他父母現在庫上管帳。他本生又派跟賈環上學。(索隱)內務府大臣，兼毓慶宮行走，勢能薰灼，咄咄逼人。因他手頭寬裕，尙未娶親。素日看上柳家的五兒標緻，一心和父母說了，娶他爲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卻也情願。爭奈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卻也中止。他父母未敢應允。近日又想往園內去，越發將此事丟開。只等三五年後，放出時，自向外邊擇婿了。錢槐家中人見如此，也就罷了。爭奈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發狠定要弄娶成配。方了此願。今日也同人來看望柳家的姪兒。不期柳家的在內，柳家的見一羣人來了。內中有錢槐，便推說不得閒，起身走了。他哥哥嫂子忙說：姑媽，怎麼不喫茶就走。倒難爲姑媽記望著。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裏面侍飯，再開了出來。瞧瞧兒罷。柳嫂子因向抽屜內取了一個紙包兒出來，拏在手內，送了柳家的出來。至牆角邊，遞與柳家的。又笑道：這是你哥哥昨日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道這五日的班兒。一個外財沒發。只有昨日有廣東的官兒來拜，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餘外給了門上人一簍作門禮。(索隱)凡入貢品物，內監權貴處，必另備一分爲孝敬由來舊矣。你哥哥分了這些。昨兒晚上，我打開看了，看怪俊雪白的，說拏人乳和了。每日早起喫一鍾，最補人的。沒人乳，就用牛乳，再不得，就是白滾水也好。我們想著，正是外甥女兒喫得的。上半年打發小丫頭兒送了家去。他說鎖著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來我要瞧瞧他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著主子們不在家，各處嚴緊。我又沒什麼差使，跑什麼。況且這兩日風



聞得裏頭家反宅亂的。偷或沾帶了。倒值多了。(索隱)處處映射下文。姑媽來得正好。親自帶去罷。柳氏道了生受。作別回來。剛走到角門前。只見一個小么兒笑道。那老人家那裏去了。裏頭二次兩次叫人傳呢。叫我們三四個人。各處都找到了。你老人家從那裏來了。這條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來了。那柳家的笑道。你小猴兒。這子你也合我胡說起來了。回來問你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當與六十一回連合。寫宮中戈矛紛起。奸盜叢生。種種之怪現狀。上回末尾平兒口中曾云。一共出了八九件。爲渾括之辭。此則就其所渾括者。稍敘一二。疑非原本所有。或亦雪芹先生後來插入。按清室中。惟康熙末年。諸子爭立。兄弟鬩牆。一時紛擾。黑闇情形。與書中所敘。極相類。天家內幕。本非外人所能窺。其真相而變生骨肉尤復諱莫如深。並世彙筆之士。慌於禁網。不敢以文字。實禍記載。極渺雪芹。生當乾隆中葉。歷時未遠。或有白髮宮人。慨談天寶者。遺聞軼事。耳熟能詳。遂借迷離恍惚之辭。留水月鏡花之影。使後之讀者。臨文默想。已得大凡。固不必指事以證之。求人。以實之也。本回段落。照例發放。無甚奇異。自開首起。至便作辭回來。句止。爲結束上文。自忽見蕊官趕出。句起。至一面咕噥著去了。句止。爲上半回標目正文。自這裏柳家的見人散了。句起。至本回完畢。爲下半回標目正文。(護花評)此回同下回。就平兒所說。三四日內。出了八九件事中。補敘兩三件。因與趙姨探春平兒司棋彩雲等。俱有干係。是以摘出補寫。此外與園內上房無干者。略而不敘。是文章剪裁法。

探春查誰人挑唆。必不可少。但若竟查出來。便難處分。隨手抹殺。省卻無數枝節。又偏有翠墨告知小蟬。小蟬轉告官

婆一層，以爲積怨地步，用筆最細，寫芳言之無知恃寵，真畫出小孩氣象，六十回，當與六十一回并作一氣看，總事事俱有根由。

（大某評）差輕人多，則人浮於事矣，寶玉房中尚如此，合府可知矣。

此回仍是癸丑年春時事。

